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蜀山剑侠传 (3)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第一 三回

长笑落飞禽 恶岭无端逢壮士还乡联美眷 倚间幸可慰慈亲

袁星从崖下狼狼狈地爬了上来，走到众人面前，躬身道：“吴仙姑因要回来比剑，原说去去就来，命袁星和钢羽把守后洞。这小贼和尚从空中一个斤斗坠将下来，袁星被来人打下崖去，本未听明来人来历，先在后洞又吃了来人一些亏苦，未免有些气愤，‘贼和尚’三字冲口而出。”金蝉见它出言无状，正要呵责，忽听叭的一声，袁星左颊上早着了一巴掌，疼得用一只毛手摸着脸直跳。金蝉笑道：“打得好！谁叫你出口伤人？”英琼见它连连吃亏，于心不忍，一面喝住袁星，休得出言无状，好好地说。金蝉不住口地喊：“笑师兄快现身出来，我想得你要死哩！”连喊数声，未见答应。

袁星见金蝉这等称呼，才明白来人竟是一家，自己白挨了许多冤打。众人又在催问，只得忍气答道：“袁星见和尚从空跌下，以为是什么人把他从空中打下的，好意怕他跌伤，叫钢羽来接。钢羽却说那和尚怕是奸细，且等他下来再说。袁星素来信服钢羽，却忘了前一时和它口角，它借此报复，给袁星上当，不但未去接救，反拔出剑来，准备厮杀。果然那和尚是存心捉弄人，眼看他快要落地，不知怎的一来，便没有了影子。回身一看，他正往洞内跑，嘴里还唠唠叨叨地说：‘峨眉根本重地，眼看不久一群男女杂毛要来大举侵犯，却用这么一个无用的秃尾巴大马猴守门，真是笑话。’因他不经通报，不说来历，旁若无人地往里就走，又口口声声揭袁星的短处，又忘了钢羽也在洞前一块山石上面站着，却并未阻拦，一时气忿不过，便追上前去。先因看不清是敌是友，只用剑将他拦住，问他是哪里来的。他也不发一言，先站定将袁星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然后说道：‘我看你虽然做了正教门下家养之兽，可惜还有一脸火气，须得多几个高明人管教才好。’弟子又忍气再问他的来历。他便退出洞去，说道：‘你问我的来历，想必是有人叫你在此做看家狗。你既有本事看家，来的敌人必定也对付得了。要是敌不住来人，你就想问明人家来历，也是白饶。莫如我和你打一架玩玩，看看你到底可能胜任，再说来历不迟。’袁星原是恨他骂人，又恐错得罪了主人的朋友，巴不得和他交交手，便问他怎样打法。他说他用空手，叫袁星用剑去砍他。袁星以为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先怕错杀了人，还是用手。是他连声催促，袁星又吃他打了几下很重。他人虽小，巴掌却比铁还硬。被打不过，好在是他逼袁星用剑。谁知不用剑还好，一用剑，任袁星将剑光舞得多急，只见他滴溜溜直转，休想挨得着一点。被他连骂带打，跌了十几次斤斗，周身都发痛。他竟说我是无用的废物，不和我打了。说罢，往里便走。钢羽始终旁观，不来帮忙。和尚一走，直催弟子快追。追到此地，看出主人仙姑们和他并不认识，才想在他身后乘机下手。只觉得他一转身，手上两口剑好似被什么东西挡住。接着便被他打了一下，踢了一脚，便跌到崖下去了。”

英琼闻言，觉得其错不在袁星，来人又是在暗中打人，未免有些不悦。这时，凡与来人认识的，俱都齐声请笑师兄现出身来，与大家相见。金蝉正喊得起劲，猛觉手上有人塞了一样东西。金蝉在成都与来人初见时，常被来人用隐形法作弄，早已留心到此。

也顾不得接东西，早趁势一把抓了个结实。心中一高兴，正要出声，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蜀山剑侠奇

(3)

eBOOK
网络资源 中华书局

忽听耳边有人说道：“你先放手，我专为找你来的，决不会走。只是这里女同门太多。我来时又见那猴子心狂气傲，仗势逞强，特意挫挫它的锐气。不想无心得罪了人，所以更不愿露面。我还奉师命有不少事要办，你同我到别处去面谈如何？”金蝉知他性情，只得依他。再看手上之物，竟是两个朱果。无暇再问来历，便对众人说道：“笑师兄不愿见女同门，你们只管练习。我和他去去就来。”说罢，独自往绣云涧那边走去。英琼一眼看见金蝉手上拿着两个朱果，猜是莽苍山之物，不由想起若兰，心中一动，正要问时，金蝉业已如飞跑去。灵云因法术竟封闭不住那洞穴，恐怕里面还有宝物再出差错，约了众人同去查看，想法善后。不提。

金蝉过了绣云涧无人之处，笑和尚才现出身来，手中拿着一口寒光射眼的小剑和一封书信。彼此重新见礼，互谈了一些经历。

原来慈云寺事完之后，众弟子奉派分赴各处，积修外功。笑和尚因与金蝉莫逆，便请求和黑孩儿尉迟火做一路，往云南全省游行，以便与往桂花山福仙潭去取乌风草的金蝉等相遇。先并不知金蝉等中途连遇鬚仙、妙一夫人，不回九华，径赴峨眉开辟凝碧崖仙府。后来计算金蝉等途程，该到桂花山，便和尉迟火商量，仗着隐形剑法，也不怕红花姥姥看破，索性赶往桂花山福仙潭看个动静。如红花姥姥讲理，答应给草便罢，否则还可助金蝉等一臂之力。

二人赶往福仙潭一看，那潭已成了火海劫灰，许多山石都被烧成焦土，找遍全山，不见一人。猜是金蝉等业已回山，只不知可曾得手，只得过些时日，再往九华相晤。他二人便决定深入民间，积修善行。他和尉迟火各人生就一副异相：一个是大头圆脸，颜如温玉，见人张口先笑，看似滑稽，带着一团憨气。一个是从头到脚周身漆黑如铁，声如洪钟，说话楞头楞脑，毫无通融，带着一团戆气。又俱在年轻，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装束又是一僧一道，不伦不类，结伴同行，遇见的人都以为他们是那寺观中相约同逃的小和尚和小道童。笑和尚见别人见他二人奇怪，越发疯疯癫癫，游戏三昧，所到之处，也不知闹过多少笑话。笑和尚心最仁慈，不到迫不得已，不妄杀人。惟独黑孩儿尉迟火心刚性直，嫉恶如仇。无论异派淫凶、恶人、土豪遇见他，十有九难逃性命。笑和尚觉他太不给人以自新之路，恐造恶因，劝他多次，当时总改不了，只落得事后方悔。

这一日走至昆明附近万山之中，眼看夕阳已薄暮景，时交暮春三月，山光凝紫，柳叶摇金，景物十分绚丽。尉迟火忽对笑和尚道：“笑师弟，常闻人说，你一声长笑，不但声震林樾，百鸟惊飞，还可惊虎豹而慑猿猩。我比不得你幼入佛门，素食惯了的，又会辟谷之法，吃不吃都不打紧。我虽在玄门，师父从未禁我肉食。腰中只剩师父给的五七两银子，业已沿途食用精光。这几日化些斋饭，难得一饱。满想在山里打只虎豹之类，烤肉来吃，既为世人除害，又可解馋。这里尽是些深山大壑，形势险恶，四外并无烟火，必有猛兽潜藏。你何不笑上一回，惊出些虎豹之类的猛兽来，请我受用？”笑和尚虽然本领高强，但是才脱娘胎，便被苦行头陀度化。因他生具佛根，极受钟爱。苦行头陀戒律最严，笑和尚奉持清规，潜移默化了十五六个年头。初次出世，积修外功，虽也有不免见猎心喜之时，闹着玩还可，总不愿无故随便杀生。便答道：“虎豹虽是吃人猛兽，但是它潜伏深山之中，并未亲见它的恶迹，我等用法儿引它出来杀死，岂不上干天和？怨难从命。”尉迟火道：“你真是呆子！天底下哪有不吃人的虎豹？现今不除，等到人已受害，

再去除它，岂不晚了？你如不信，你只管笑它出来，我们迎上前去。如果它见我们不想侵犯，可见是个好老虎，我们就不杀它。你看如何？”

笑和尚强他不过，只得答应。两人先寻了一个避风之处，又搬了几块大石，支好野灶，然后同往高处。四下看了一看，果然到处都是丛林密莽，危崖峻岭，绝好的猛兽窟宅。猛回头，远望山东北一个深谷里面，雾气沉沉，谷口受着斜日余照，现出一片昏暗暗的赤氛。笑和尚心中一动，暗想：“这时候天气清明，虽说是山高峰险，林菁茂密，可是这里有不少嘉木高林，杂花盛开，被这斜阳一照，到处都是雄奇明艳的景致。怎么向阳的一面，却是这般赤暗昏黄的晦色？凭自己目力，竟会看不到底。自入云南以来，沿途也遇见过许多毒风恶瘴，又与今日所见不类。那个地方，决不是什么好所在。”正想到这里，黑孩儿连声催促。笑和尚笑道：“黑师兄，听仔细，莫要震聋了耳朵。”说罢，大脑袋一晃，延颈呼吸，调匀了丹田之气，微张开口，先发出的是一种尖音，声如笙簧，非常悦耳。发声不过刹那，便听侧面树林之中，扑腾扑腾，起了一阵骚动。天边晚鸦，闻得长吟，俱都飞翔过来，就在二人头上展翅飞翔，盘旋不去。未后连别种雀鸟也闻声飞来，越聚越多，把二人所在之处，直遮成了一片黑影。尉迟火笑得打跌道：“笑师弟，原来学会的是女人腔。似这般引逗乌鸦耍子，几时才饱得了我的肚子？还教我留神耳朵，算了吧。”

言还未了，就在这余音未歇之际，笑和尚倏地引吭长笑，轰轰连声，如同晴天霹雳当头压下，山岳崩颓，风云变色。只吓得空中飞鸟登时一阵大乱，乱飞乱窜，扰作一团。

有的吓得将头埋入翅间，不能自持，纷纷坠地。有那闯出重围的拨转了头，束紧双翼，如穿梭般纷纷失群，四下飞散。尉迟火也觉禁受不住，直喊：“笑师弟，快些住口，这不是玩的，再笑，我耳朵都要聋了！”笑和尚也急忙住口顿足道：“糟了！糟了！我只顾一时高兴，和你打赌，却不料误伤了许多鸟雀，师父知道，如何是好？”说着，又连声称怪道：“我用师父所传，运化先天一气，练为长笑。每一发声，的确可以惊百兽而慑飞鸟。怎么连用刚柔之音，不但虎豹，连猴子也不见一个？我不信这里百里方圆之内，连一只虎豹都没有。”

正说之间，忽听声如洪钟般一声大喝，从山脚下跑上一个满头长发，身披豹皮，手执一根铁锏的矮短汉子，近前大喝道：“哪里来的小杂毛小秃驴，在这里怪叫，将我哥哥吓死！”说罢，对准笑和尚，当头就是一锏。笑和尚先见那人装束，形如野人，以为这一带多族杂处，定是山民之类，本想拿他开开玩笑。及听他说话口音，竟是汉人，想必自己适才狂笑，惊动人家，错在自己，便不和他计较，身微一闪，才待避开。尉迟火早一手将那人持锏的手抓住，喝道：“哪里来的野人，出口伤人，动手就打，待我管教管教你。”那人原因笑和尚怪笑，将他一个病中的好友吓晕过去，特地前来拼命寻仇。

却没料到一锏打下去，眼前人影一晃，便没有踪迹，同时身子却被一个黑面的小道士将持锏的手捉住。彼此一较劲，谁也没有将锏夺了去。那人一着急，起左手乌龙探爪，劈面便抓。他原不会什么武术，尉迟火只微一偏身，又将他左手擒住。尉迟火因见那人太凶横，不问青红皂白，就用重兵器伤人，这一锏要换了别人，怕不打得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存心想将他跌倒，打服了再问他来意。他却不知那人有一肚皮的气苦和天生就的神力。虽然将他两手擒住，用力一抖，并未抖动。尉迟火心中一动，大喝一声，拉紧来人

双手，用力先往怀中一带。猛地左臂一歪，右脚一上步，紧跟着用擒拿法，右臂乌蛇盘时，盖向来人左腕。右脚膝照来人腿弯，往前一靠。同时左时横起来，点向那人右肋。

满拟那人决难禁受，必定倒地无疑。谁知那人看去愚蠢，心却灵巧。未等尉迟火上步，也是一声大喝，两臂同时往上一振，差点被那人将双手挣脱。那人不只是一股子蛮劲，尉迟火连用许多巧招，都被那人随机应变避开，心中好生惊异。

笑和尚早从旁看出那人外愚内秀，骨格非凡，已有几分爱惜。见尉迟火跌他不倒，上前笑说道：“我等在这里笑着玩，怎生便会将人吓死？你先别和我师兄打，何不把事情说出来，看看谁是谁非？如果真是我吓死的，我给你救他回生如何？”那人被尉迟火擒住双手，拼了一阵，心中惦记山穴内吓晕过去的好友，情知斗这小黑道士不过，已不想打，急于想回去看视，偏又脱不得身，急得颈红脸涨。一闻此言，一面仍和尉迟火厮拼，口中骂道：“都是你们这两个小贼！我妈在时，说我力大，怕打死人，从来也没和人造过手。适才天未黑时，我哥哥正在生病，听见你这秃贼鬼叫，他偏说是飞来了凤凰。

我扶他出来一看，才知是你这个秃贼叫唤。先时还不甚难听，招来了一群黑呱呱，我哥哥也很喜欢。他不认得你，却知道你姓孙。正说你好，你却号起丧来。我哥哥大病才好一些，被你几声鬼噪，当时吓死过去。我将哥哥抱回洞去，拿了打老虎的铜，打死你，给我哥哥抵命。你却不敢动手，却让这黑鬼用鬼手抓人。是好的，你叫他放了手，同我回去，看我哥哥跟那日一样，死了半天，又活回来没有？要是活了，我听我妈死时的话，不要你这两个小贼的命。要是不死不活，我便和你们对打三铜。你先动手，打完我，我再打你同这黑鬼。谁打死谁，都不许哭一声，哭的不是好汉。”说到这里，尉迟火已听出原因，微一疏神，两手松得一松，早被那人挣脱了手，拨转头，捷如飞鸟般，往侧面数十丈高崖纵了下去。接连几个跳蹿，早蹿入崖后，没了影儿。

尉迟火未去追，回望笑和尚，也不知去向，知是用隐形法追去，便也跟踪前往。才到崖后，便听山石旁一个低穴内有人说话。一看里面，地方不大，光线甚是黑暗。近门处一块大青石上，乱置许多衣被，上面躺着一个少年，业已死去。那人喊了两声，不见答应，大喝一声，持铜往洞外冲出。刚一出穴，便见面前人影一闪，笑和尚现身出来。

那人先是吃了一惊，及至看清面目，分外眼红，举铜当头便打。笑和尚微闪身形，便到了他的身后。那人头一次学了乖，铜未到头，先准备收劲。一铜打空，未等铜头落地，早收铜回身，寻找敌人。一见笑和尚态度安详，满面含笑，站在身后，第二铜当头又到，二次又被笑和尚如法避开。那人将一柄铜，只管挥舞得和泼风一般。笑和尚也不还手，只围住那人身躯，在月光之下，滴溜溜直转，休想得沾分毫。尉迟火袖手旁观，不由哈哈大笑，引得那人越发急得暴跳如雷。未后知道再打下去，也不能奈何人家，气得将铜往地下一丢道：“我不打死你，不能解恨。这么办，照刚才的话，你先打我三铜，我决不躲。打完，我再打你。要不这样办，你躲到天边，我也得追着将你打死，岂不麻烦？”笑和尚笑道：“我同你无冤无仇，何必打死你则甚？”那人急怒道：“实对你说，我自幼就挨打惯了的。我的头，常和山撞，你决打不死我。我因为你太滑溜，比那黑鬼还不是好人，才想出这个主意。你打

我不死，我却一下就打死你，岂不报了仇？”笑和尚道：“你把心事都对我说了，我岂肯还上你的当？我不打你，你也不好意思打我，多好。”那人越发急怒道：“你这话对。我为什么要对你说我的主意？如今你不打我，我也打不了你。你也出个主意，让我打你，怎么样？”笑和尚道：“这多新鲜。我为什么那样贱，活得不耐烦了，出主意让你打我？”

那人眼看仇人在侧，奈何不得，瞪着两只大眼睛，目光炯炯，恨不能把笑和尚生吃下去。又怕笑和尚觑便逃跑，笑和尚微一转动，便拦了上去，一拦总是一个空，急得满头大汗。尉迟火却只是含笑旁观，不发一言，笑和尚估量已将那人火气磨了个够，才笑说道：“你不但奈何我不得，连拦我也拦不住。我要想走，你连影子都休想追上。你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将你哥哥救活，如何？”那人闻言，半信半疑地说道：“人要是没了气，那就叫死。我妈死时，我找了多少人，请过多少医生来，都没有救活。末后还是把她葬了。适才我已听你说，我只不信，我哥哥已经没了气，你会救活？只要他真能活，上天入地，我都听你。”笑和尚道：“既然如此，且不说别的，先救人给你看，如何？”那人闻言，大喜道：“那敢情好。不过我不哄你，我现时抓你不着，是这里四无遮拦。那洞口可没出路，你要和从前那些医生一样，人救不活时，我只把洞口一拦，你休想出来。我现在把话对你说明，省得你后悔。”笑和尚也不理他，径自走进洞去。那人果然把门一拦，注目看笑和尚施为，等人救不活时，下手报仇。

其实笑和尚适才早已随他隐形入洞，一眼便看出那青石上死去的少年骨格清奇，连那矮汉都是生有异禀，暗中惊异。心想：“荒山野谷之间，怎会有这么两块未经雕琢的美玉？此番出外积修外功，师父曾说，积千功不如度化一人。师父门下，只自己一个，如有闪失，师父衣钵，便无人承继。这两人资质，俱不在中人以下。这少年仅是病后气虚，受惊晕倒，并未真死，何不如此如此？”当下打定主意，先暗中和尉迟火使了一个眼色，叫他不要多事。自己把那矮汉捉弄了一阵，进洞再看少年，经了许多时间，已有微息。便将师父给的丹药取出一粒，塞进口内，对着嘴，一口元气渡了进去。丹药化成元津，随气运行，直入腹内。不到片刻，便听那人喊一声：“震杀我也！”立时缓醒过来。他要挣扎坐起，笑和尚连忙按住说道：“你大病新愈，须要将养，先闭目养神吧。”说时，又给他服了一粒丹药。那少年觉得丹药入口清香，一到口中，便顺津而下，一股暖气，直达涌泉。他生病已有二月，醒来觉着浑身舒畅，知是异人搭救。待要唤人时，那矮汉一见少年果然起死回生，早掷了手中铜，扑了上去，抱头欢笑道：“哥哥，你真活了！这小和尚真是好人。”少年道：“二弟休得胡言。愚兄病入膏肓，虽蒙二弟扶持，已难望好。这时觉得周身轻快自如，似没病一样，定是仙佛真人搭救。愚兄遵命，不敢下床，可代我上前拜谢恩人。”

那人闻言，慌不迭地答应，立刻击石取火，点燃了一束松燎。是时尉迟火也走了进来。他便走过去，朝着笑和尚、尉迟火二人，纳头便拜。笑和尚也不再打趣，忙将他扶了起来。那人道：“你真是活神仙，将我哥哥救醒。适才我得罪你，请你不要见怪。你要办什么事，你说吧，我哥哥已活，只要不离开他，全都听你的。”笑和尚道：“那事现在先谈不到，你且说你弟兄二人来历名姓。”那人道：“我妈姓商，我也跟着姓商，小名叫风子。我哥哥姓周。这是你，别人我不说真话。”笑和尚这才知道他和那少年并非同胞兄弟，见他交友如此血诚，愈发惊异。那人又要说他和姓周少年结交经过，那少年

已在石上插言道：“我这兄弟天真烂漫，二位恩公，由我说吧。”笑和尚同尉迟火闻言，便走了过去。那少年又要起身，笑和尚拦住道：“你虽服了丹药，元气亏伤太过，须待三个时辰以后，方能复原。你此时说话还可，且不要动。明朝起床，便不妨事。最好能吃点什么粥食才好。”那少年也觉着腹中饥饿，便问商风子，可有什么吃的。商风子答道：“哥哥要吃东西，真是好了，快活死人。还是前日你叫我将你的衣服卖了一两五钱银子，买得些米，熬了一锅菜粥。你吞吃不下，我心中难过，也没有吃，留在那里，我给你生火煮去。”

说罢，便去生火煮粥，嘴里却唠叨道：“我哥哥好了，又来了两个好人朋友。偏偏这一月多天气，这天蚕岭野兽都死绝了，连鹿儿也捞不着一个。我再几天不吃，倒不要紧。这两个好人朋友，一定还未吃东西，又救了我哥哥，拿什么给人家吃？真正难死我了。”笑和尚一听说近日山中猛兽绝迹，可见以前是有，想起适才长笑之事，好生奇怪。

那少年因商风子一说，也想起因商风子食量洪大，他先还打野兽来吃，自从野兽绝迹，自己和他一月多工夫，已将所带银钱衣物吃尽卖光，没法款待来人，不由着急起来。笑和尚看出他意思，说道：“你先不要着急。我吃素，吃不吃，没关系。我这位师兄倒吃荤。我们出家人都能饿个十天八天，你不用管我们。我看你言行服饰，面容手掌，定然出身富贵之家，怎生到此？你且说个详细。如有为难，我二人或许能助你一臂，也未可知。”少年闻言，也实无法想，只得在枕上颌首，说明经过。笑和尚一听，原来那少年不是外人，竟是醉道人新收不久的弟子周云从，便也说了经过，愈加高兴起来。

原来第一集上的周云从，自从在慈云寺被陷，大风雷雨的夜里，身经百险，逃出龙潭虎穴，多蒙张老四父女二人搭救，弃家逃出。行至神眼邱林家中，遇见峨眉派醉道人收归门下。因张氏父女对云从有救命之恩，由醉道人作伐，命云从与张女玉珍联了婚眷，又赐他一口霜谭剑，算是与玉珍的聘礼。醉道人要往碧筠庵会合众仙侠商议破慈云寺，匆匆只传了云从一部剑法入门，便即别去。云从与张氏父女拜送醉道人走后，到了次日，云从主仆与张氏父女一行四人往家乡进发。一路上有张氏父女护持，且喜没有出事。及至到了贵阳，张老四本想先寻一店房住下。后来因为云从十六个同年惨死，他又是半途回家，虽说事先并没结伴同行，到底有许多不便，盘算了一阵，还是同去的好。当下云从便叫小三儿骑着快马，先去向父母禀，将内室整顿出一间来，以备玉珍居住。

云从的父亲子敬，自从云从走后，不多几日，未知因何便觉心惊肉跳，坐立不安。

他们老弟兄九人原极友爱，且九房只此一子，均为云从入京之事着急。俱都后悔有如许家财，又是书香之裔，云从已有功名，比不得是个白丁，只顾一时高兴，由他跋涉山川，求取功名。这般万里辽隔，倘有闪失，如何是好？老弟兄九人，只一见面，都是谈的云从进京之事。子敬又说了自己近来夜梦不祥，常有警兆。云从小孩子不说，老家人王福偌大年纪，原教他不要心疼银钱，路上一遇便人，就捎信回家。初上路还不断有平安信回，这多日来，简直音信全无，好叫人放心不下。众人闻言，焦急了一阵。子敬说：“今日已不早，如明日没有音信，准定派人多带银钱，兼程赶路，追上前去，如能将云从追回，再好不过。如云从定不肯回，便叫那人跟随照应。沿路打听往来客商，不惜花费，托他随时捎信回来。如无便人，至迟不过半月期限，哪怕专人往返，也不能让信息中断。”大家多以子敬之言为然。周氏弟兄虽

未分家，却都住在邻近，分灶度日，每月也有几次轮流会食。这日大家心绪不佳，各自分别回去。

子敬正在焦愁烦恼，忽见小三儿满脸灰尘，一手提着一根马鞭子，急匆匆跑了进来。

子敬夫妻一见小三儿半途回转，想起前日许多警兆，俱都大吃一惊。偏小三儿跑得太急，口中又直喊旁立的人出去，益发叫子敬夫妻心慌意乱，谁都不敢先开口，问公子安否。

还算小三儿机灵，看出主人着急，头一句叫人出去，第二句紧接着说：“老爷夫人万安！”

公子回来了。”子敬夫妻本来恬淡，原不计较功名，一闻云从回家，好似天上掉下一颗明珠，喜出望外，忙问公子现在何处。小三儿见从人业已退尽，上前低声道：“公子身经百难，出生入死，多蒙一位姓张的老英雄相救，现在护送公子平安回家，已离家不远，着小的回来报信。张老英雄有一位姑娘，请老爷命人先行收拾两间住室。等公子回来，再详说一切。”子敬闻言，又惊又喜，一面叫人去收拾屋子，又叫人与八位兄弟送信，又不住口问小三儿详情。小三儿慌道：“这里面有多少事，公子说暂时先不要声张，等公子见面再说，先收拾屋子要紧。”

子敬闻言无奈，便叫他妻子杨氏先去命人收拾屋子，自己带了小三儿，忙到门外去观望。望到黄昏过去，天色渐黑，才见云从同了一个老者、一个少女骑马走来。小三儿赶忙迎上前去，拉住马嚼环。云从一见父亲倚闾凝望，想起前事，不禁一阵心酸，抢步上前，便要行礼。子敬在这个把时辰，已从小三儿口中得知一些大概，连忙唤住，身子往旁一偏，揖客入内。自有小三儿和旁立诸人，去帮同拿了三人行李，开发把式。子敬父子引了张氏父女直入内厅。云从的母亲也得信赶了出来，一见面，不顾别的，先把云从抱在怀里，把好儿子连叫。子敬已知张氏父女是风尘中英雄，还未引见，有多少正经话要说。一面唤住妻子，一面招呼张老四父女落座。云从过来，拜见了父亲，起来先朝子敬使了个眼色。然后躬身给张氏父女引见，说道：“孩儿不孝，因不耐长途风霜跋涉劳顿，又想起父母伯叔无人侍奉，行至半途，便赶了回家。船在江中遇险，多蒙张家岳父与玉珍姊姊奋不顾身，从百丈洪涛中，救了孩儿出险。因为玉珍姊姊救孩儿时救人情急，忘了男女之嫌，事后思量，打算终身不嫁。经一位仙长作伐，聘了玉珍姊姊为妻，一路护送回转，还望爹爹、母亲恕孩儿从权订婚之罪。所有经过情形，等过些时再行详禀吧。”

子敬也甚机警，见云从所言与小三儿之话不大相符，知有缘故，便不再问。云从的母亲放了云从，一眼看见一个面容美秀、丰神英爽的女子，已在赞许。及经听出是云从的聘妻，是救命恩人，又见她随侍在她父亲身旁，几番让座，都只谦辞答谢，越爱她知道礼教。未及云从把话说完，便过去强拉了来，坐在身旁，问她是怎生救的云从，不住地问长问短。玉珍因云从未来时嘱咐，知道有许多地方要避人耳目；未过门媳妇，初见婆婆的面，又不便说诳，答否皆非，正在为难。恰好云从把话说完，子敬招呼他妻子道：“聘媳初来，有话少时你怕问不完，还不随我拜谢救命恩人张亲家，只顾唠叨些什么？”一句话将云从母亲提醒，还忘了拜谢恩人，连忙舍了玉珍，随着子敬过去，夫妇双双下拜。张老四也连忙跪下还拜。云从朝玉珍看了一眼，小两口也各跟父母跪在一旁。子敬口中说道：“寒门德薄，弟兄九人，只此一子。此次不该由他小孩子心性，急于功名，跋涉长路。若非亲家令爱搭救，

险些葬身鱼鳖之口，寒门祖宗血食，亦将因之中断。又蒙亲家不弃，订以婚姻，亲自护送到此，越发令人感恩不尽。”张老四早年也是江湖豪侠，长于应对，一见子敬为人伉爽知礼，不以富贵骄人，越觉女儿终身有靠，欢喜非凡，随口谦逊了几句。大家拜罢，起身落座。

云从母亲总是想问出个详细，见子敬连使眼色，心中又忍耐不住，便对子敬道：“媳妇远来，适才小三儿话又没说明白，也不知她住的房，对她心意不？年轻人莫要委曲了她。你且陪亲家说话，我领她看一看去。”说罢，和张老四客套两句，拉了玉珍，便往里走。玉珍万想不到自己配着这般如意郎君，偏偏公婆又是这般慈爱，早已心花怒放。明白婆婆言中之意，当即含笑起立，用手扶着云从母亲，往后面走去。云从母亲见她如此大方伶俐，也是喜爱得说出口。婆媳二人，喜喜欢欢入内。不提。

子敬、云从又陪着张老四看好了房子，择好住所，遣退从人。云从早忍不住泪如泉涌，重又上前跪下，打慈云寺遇险逃出，多蒙玉珍搭救，二次遇见醉道人点化作伐，赠剑脱险之事，详说一遍。子敬虽有涵养，也不禁舐犊情深，心如刀割，泪流不止。当下重又谢了张老四几句。因为同行诸人俱都废命，各有从人留在重庆，异日难免不发生极大纠葛，觉得明说与隐瞒，两俱不妥。商量了一阵，还是暂时隐瞒为是，大家想好了同一的言词。下人早将酒饭备好，静候主人吩咐。子敬知道天已不早，别人都用了饭。云从本应亲往各房叔伯处叩见，因人数太多，云从又是历遭颠沛之余，好在大家友爱，视云从如亲生，可以不拘礼节，索性吃完了饭，再命人去请来团聚。计议已定，云从母亲命小三儿来说，酒饭已摆在内堂，请老爷、少爷陪着张亲家老爷入内用饭。子敬闻言，略一沉思，便邀张老四入内。云从跟随在后，一眼看见自己母亲两眼哭得又红又肿，知道玉珍已然禀明了实情，不禁伤心到了极点，早越步上前，母子二人又是一场抱头大哭。

张氏父女再三劝慰才罢。

虽然大家都是想起前情，十分痛心，只是事已过去，云从依旧无恙回来，还得了个美貌侠女为妻，悲后生喜，俱都破涕为笑。云从、玉珍是共过患难夫妻，子敬夫妻又是洒脱的人，不拘束什么形迹，边谈边吃。玉珍更是应对从容，有问必答。这一顿酒饭，倒是吃得十分欢畅。等到吃完，业已将近午夜。子敬才想起只顾大家谈笑，还忘了给各位弟兄送一喜信。若是这时去请，大家就是睡了，也许得信赶来，漫说人数太多，云从长途劳乏，不胜应对之繁。并且这般夜深，惊动老辈，也于理不合。决定还是明朝着云从亲自登门禀安为是。主意想定，便和云从母亲说了。云从母亲闻言，不由“嗟呀”一声道：“我们只顾说话，竟会忘了此事。别位兄嫂不要紧，惟独她有个小性儿，平时就爱说些闲话，近来又有了喜，越发气大，岂不招她见怪？”子敬道：“二嫂虽然糊涂，二哥倒还明白。我弟兄九人，都读书明理。今已天晚，其势又不能命云儿单去她家一处。

明日对大家说了详情，纵然二嫂见怪，二哥也未必如此，随他去吧。”夫妇二人便将此事搁过不提。

子敬又和张老四联坐密谈，商量云从夫妻合卺之事，直到三更过去，才行就寝。云从的母亲又拨了两名丫头服侍玉珍，当晚就叫玉珍和自己同睡，叫子敬父子到外面书房去睡。父子婆媳，难免在床上还有许多话说。

第二日早起，云从起身，正准备去拜见各房尊长，洗漱刚完，便见仆人人报，各位老爷太太驾到。子敬夫妻也得着信，父子夫妻四人慌忙迎了出

去，众弟兄妯娌已满脸堆欢走了进来。子敬见来的是大、三、五、六等八位兄嫂，二、四、八、九等四房夫妻还未来到。一面命云从上前叩见，便要着人分头送信。子敬的大哥子修笑道：“老七，你不要张罗，我们先并不知云儿回来，还是昨晚二更左右，你二哥着人挨家询问，说有人见云儿回来，老七可曾着人送信不曾？我猜定是云儿回来太晚，你怕他一人走不过来，所以没叫云儿过去。我想云儿长途劳乏，此次不考而归，必有缘故，若叫他一家一家去问安回禀，未免太劳。所以我得了信息，忙着叫人分头说与大家，吩咐今日一早，到你这边吃饭团聚，又热闹，又省云儿慌张，话反听不完全。我来时顺路喊了三弟、五弟、六弟，又叫人去催老二他们，想必一会就到了。”子修是个长兄，人极正直，最为弟兄们敬服，平素钟爱云从，不啻亲生。云从听完了这一番话，忙上前谢过大爹的疼爱。刚刚起立，子敬的二哥子华、四哥子范、八弟子执、九弟子中等也陆续来到，只子华是单身一人，余者俱是夫妇同来。大家见礼已毕，子敬夫妇问二嫂何不同来？子华脸上一红，说道：“你二嫂昨晚动了胎气，今日有点不舒服，所以未来。”云从母亲闻言，朝子敬看了一眼，说道：“少时快叫云儿看看他二娘是怎么了？”又问子华：“可请医生看了没有？”子华只是含糊其词答应。云从原是一子承祧九房香火，诸尊长俱都来到，忙着问安禀话，当时并未上子华家中去。全家团聚，自是十分欢乐。由云从照昨晚商就词句，当着诸尊长面前禀过。未后才由云从母亲陪了诸妯娌入内，引了玉珍上前拜见。外面也引见了这位新亲家张四老爷。男女做两起饮宴。

席后，云从要往子华家中探病，又被子华再三拦住，说：“云从初回，你二娘又没有什么大病，改日再去不晚。”云从连请几次，俱被子华拦住。一阵谈说，不觉天晚。

接连又是夜宴，席间大家商定，准在最近期中，择吉与云从夫妻合卺。直到夜深，才分别回去。

第二日一早，云从便到子华家中探病，只见着子华一人，子华妻子崔氏并未见着。

临出门时，看见外面厢房门口站定一人，生得猿背蜂腰，面如傅粉，两目神光闪烁不定，并不是子华家人。见云从出来，便闪进房内去了。云从当时也未做理会，顺路又往各位伯叔家禀安。这些伯叔们都是老年无子，除子华外，云从每到一家，便要留住盘桓些时，直到夜深，才回家。云从知道诸位伯母中，只二娘崔氏是续弦新娶，出身不高，与妯娌不合，恐父母不快，回去并未提起不见之事。未后又连去了两次，也未见着。赶到云从喜期，崔氏正在分娩期近，更不能来。这时老家人王福，业已着人唤回。云从自经大难，早已灰心世事。因是师命，玉珍又有救命之恩，所以才遵命完姻。夫妻二人虽是感情深厚，闺房之内却是淡薄。每日也不再读书，不是从着乃岳学习武艺，便是与玉珍两人按照醉道人传的剑诀练习。云从的父母伯叔鉴于前次出门之险，他既无意功名，一切也自由他。

过了不到一月，崔氏居然生下一子。这一来，周氏门中又添了一条新芽，不但大家欢喜，尤其云从更为遂心。子华大张筵宴，做了三朝，又做满月。亲友得信来贺者，比较云从完婚，还要来得热闹。玉珍完婚三日，曾随云从往各房拜见尊长，只崔氏临月，推托百天之内忌见生人，连子华也不让入内，只许两个贴身丫鬟同一个乳母进去。玉珍先未在意，及至满月这天，诸妯娌仍未能与崔氏相见。到了晚间回家，临行之时，玉珍刚要上轿，一眼

瞥见云从前日所见的那个猿背蜂腰的少年，不禁心中一动。回家问云从，云从说道：“白天入席之前，也曾见那人一面，大家都以为是不常见面的亲友，均未在意。自己却因回家时曾见过那人住在二伯家内，觉着希奇。席散时节，趁二伯一人送客回转，便迎上前去，想问问那人是何亲友，为何不与大家引见。说未两句，便见二伯脸涨通红，欲言又止。猛一回头，看见那人正站离身旁不远，用目斜视，望着自己，脸上神气不大好看。同时二伯也搭讪着走去，没顾得问。”玉珍闻言，忙着云从去请她父亲进来，将前事说了。张老四闻言，大惊道：“照女儿所说，那人正是慈云寺的党羽。府上书香官宦人家，怎会招惹上这种歹人？”云从闻言，也吓了一跳，忙问究竟。张老四道：“我当初隐居成都，先还以为智通是个有戒行的高僧。直到两年以后，才看出他等无法无天，便想避开他们。一则多年洗手，积蓄无多，安土重迁，着实不易。且喜暂时两无侵犯，也就迁延下去。有一天，我同女儿去武担山打猎回来，遇见一伙强人，在近黄昏时往庙内走进，正有此人在内。彼此对面走过，独他很注视我父女。第二日智通便着人来探我口气，邀我入伙。来人一见面，就是开门见山的话，将行藏道破，使我无法抵赖。经我再三谢绝，说我年老气衰，武艺生疏，此时只求自食其力，绝无他志。我指天誓日，决不坏他庙中之事，走漏丝毫风声，才将来人打发走去。后来我越想越觉奇怪。我青年时，虽然名满江湖，但是只凭武艺取胜，并非剑侠一流。智通本人不是说门下党羽多精通剑术之人，要我何用？若说怕我知道隐密，不但似我这种饱受忧患、有了阅历之人，决不敢冒险去轻捋虎须；即使为防备万一，杀人灭口，也不费吹灰之力。只猜不透他们用意。我彼时虽未入伙，却同那知客僧一谈得很投机，时常往来，慢慢打听出他们用意，才知是那人泄的机密。那人名叫碧眼香獬，是智通的养子。我和他师父南川大盗游威，曾有几面之识。我初见他时，才只十四五岁，所以没认出来。他却深知我的底细，并非要我入伙相助，乃是他在庙门看见珍儿，起了不良之心，去与智通说了，打算做了同伙，再行由智通主持说媒。被我拒绝，虽不甘服，当时因他还有事出门，智通又因善名在外，不肯在成都附近生事，料我不敢妨他的事，闷贼已走，也就放过一边。我知道了实情，深忧那里万难久居，骤然就走，又难保全，只得隐忍，到时再说。一面暗中积蓄银两，打点弃家避开；又向菜园借了些钱，在附近买了十来亩地，竭力经营，故作长久之计，以免他们疑心。不久便随你逃到此地。起初只知闷贼出门作案，不想冤家路窄，下手之处，却在你家。这厮生就一双怪眼，认人最真。只要是他，早晚必有祸变。他当初师父就很了得，如再从智通学了剑术，连我父女也非敌手。为今之计，只有装作不理睬，一面暗中禀明令尊，请他飏便问令伯，这厮怎生得与府上亲近，便可知他来历用意。我再暗中前往，认他一认。如果是他，说不得还要去请像令师这一流的人物来，才能发付呢。”

第一 四回 张老四三更探盗窟 周云从千里走荒山

云从恐父母听了着急，还不敢实话实说，只说见那人面生可疑，想知道他的来历，和二伯有何瓜葛。子敬闻言，叹了口气道：“这事实为难说。当你中举那年，不知怎的一句话，你二伯多了我的心，正赶你二伯母去世，

心中无聊，到长沙去看朋友，回来便带回了一个姓谢的女子。我们书香门第，娶亲竟会不知女家来历，岂非笑话？所以当时说是讨的二房。过了半年多，才行扶正。由此你二伯家中，便常有生人来往。家人只知是你二伯的内亲。我因你二怕对我存有芥蒂，自不便问。你大伯他们问过几次，你二伯只含糊答应，推说你二伯母出身小户小家，因她德行好，有了身孕，才扶的正。那些新亲不善应酬，恐错了礼节，不便与众弟兄引见。你诸位伯叔因你二伯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宠爱少妻，人之恒情。每次问他，神气很窘，必有难言之隐。老年弟兄不便使他为难，伤了情感。至多你二伯母出身卑下，妻以夫贵，入门为正，也就不闻不问。及至你这次出门，你二伯母将她家中用了多年的女仆遣去，那女仆本是我们一个远房本家寡妇，十分孤苦，无所依归，我便将她留了下来。被你二伯母知道，特地赶上门来不依，说那女仆如何不好，不准收留，当时差点吵闹起来。你母亲顾全体面，只得给那女仆一些银子，着她买几亩田度日，打发去了。据那女仆说，你这二伯母初进门时，曾带来两个丫头，随身只有一口箱子，分量很重。有一天，无意中发现那箱子中竟有许多小弓小箭和一些兵器。不久她连前房用的旧人，一起遣去，内宅只留下那两个丫头。二伯问她，她只说想节俭度日，用不着许多人伺候。她娘家虽有人来，倒不和她时常见面。除此便是性情乖谬，看不起人，与妯娌们不投缘罢了。”

云从闻言，便去告知张老四。张老四沉思了一会，嘱咐玉珍：“云从虽然早晚用功，颇有进境，但是日子太浅，和人动手，简直还谈不到。醉仙师赐的那口宝剑，不但吹毛断钢，要会使用，连普通飞剑全能抵御，务须随时留心，早晚将护才好。”到了第二日晚间，张老四特意扮作夜行人，戴了面具，亲身往子华家中探看。去时正交午夜，只上房还有灯光。张老四暗想：“产妇现已满月；无须彻夜服侍。这般深夜，如何还未熄灯？”大敌当前，不敢疏忽，使出当年轻身绝技，一连几纵，到了上房屋顶。耳听室内有人笑语。用一个风飘落叶身法，轻轻纵落下去。从窗缝中往室内一看，只有子华的妻子崔氏一人坐在床上，打扮得十分妖艳。床前摆有一个半桌，摆着两副杯筷，酒肴还有热气。

张老四心中一动，暗喊不好，正要撤步回身，猛听脑后一阵金刃劈风的声音。张老四久经大敌，知道行踪被人察觉，不敢迎敌，将头一低，脚底下一垫劲，凤凰展翅，横纵出去三五丈远近。接着更不怠慢，黄鹞冲天，脚一点，便纵出墙外。耳听飕飕两声，知是敌人放的暗器，不敢再为逗留，急忙施展陆地飞腾功夫，往前逃去。

且喜后面的人只是一味穷追，并不声张。张老四恐怕引鬼入宅，知道自己来历，贻祸云从，只往僻静之处逃去。起初因为敌人脚程太快，连回头缓气的工夫都没有。及至穿过一条岔道，跑到城根纵上城去，觉得后面没有声息。回头一看，城根附近一片草坪上，有两条黑影，正打得不可开交。定睛一看，不由叫声惭愧，那两人当中，竟有一个和自己同一打扮，一样也戴着面具，穿着夜行衣服。那一个虽纵跃如飞，看不清面目身材，竟和前年所见的那个碧眼香拂阁小棠相似，使的刀法，也正是他师父游威的独门家数。本想上前去助那穿夜行衣服的人一臂之力，后来一想不妥，自己原恐连累女婿，才不敢往家中逃去。难得凑巧，有这样好的替身，他胜了不必说，省去自己一分心思；败了，敌人认出那人面目，也决不知自己想和他为难。权衡轻重，英雄肝胆，到底敌不了儿女心肠。正待择路行走，忽见适才来路上，

飞也似地跑来一条黑影，加入闵小棠一边，双战黑衣人。这一来，张老四不好意思再走，好生为难。终觉不便露面，想由城墙上绕下去，暗中相助。

刚刚行近草坪，未及上前，便听那黑衣人喝道：“无知狗男女！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夜游太岁齐登是怕人的么？”一言未了，闵小棠早跳出了圈子去，高喊双方住手，是自己人。那夜行人又喝问道：“俺已道了名姓，我却不认得你二人是谁。休想和刚才一般，用暗器伤人，不是好汉。”闵小棠道：“愚下闵小棠，和贵友小方朔神偷吴霄、威镇乾坤一枝花王玉儿，俱是八拜之交。这位女英雄也非外人，乃是王玉儿的令妹、白娘子王珊珊。若非齐兄道出大名，险些伤了江湖义气。我和珊妹因近年流浪江湖，委实乏了。”

现在峨眉、昆仑这一班假仁假义的妖僧妖道，又专一和江湖中人为难，连小弟养父智通大师，都没奈何他们。公然做案，他们必来惹厌。恰好珊妹在长沙遇见一个老不死心的户头，着实有很大的家财，便随了户头回来。本想当时下手，又偏巧珊妹怀了身孕。那户头是个富绅，九房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是他本人亲生。前月珊妹分娩，生了个男孩，乐得给他来个文做，缓个三二年下手。一则可避风头，二则借那户头是个世家大户，遇事可以来此隐匿。不料近日又起变化，遇见一个与我们作对的熟人，只不知被他看出没有，主意还未拿定，须要看些时再说。好在那厮虽是父女两人，却非我等敌手。如果发动得快，一样可以做一桩好买卖。到底田地房产还是别人的，扛它不动。不如文做，趁着他们九房人聚会之时，暗中点他的死穴，不消两年，便都了帐，可以不动声色，整个独吞。今晚看齐兄行径，想是短些零花钱，珊妹颇有资财，齐兄用多少，只说一句话便了。”

齐登人极沉着，等闵小棠一口气将话说完，才行答道：“原来是闵兄和王玉儿的令妹，小弟闻名已久，果然话不虚传。适才不知，多有得罪。恭喜二位做得这样好买卖。”

峨眉派非常猖獗，小弟纵横江湖，从来独来独往，未曾遇见对手，近来也颇吃两个小辈的亏苦，心中气忿不过。现在有人引进到华山去，投在烈火祖师门下，学习剑术，寻找他们报仇。路上误遭瘴毒，病了两月。行到此地，盘川用尽。此去倒并不须多钱，只够路上用费足矣。”闵小棠与王珊珊同声说道：“此乃小事一端。本当邀齐兄到家一叙，因耳目不便，我等出来时已不少，恐人觉察，请齐兄原谅。待我等回去，将川资送来如何？”齐登道：“我们俱是义气之交，又非外人，无须拘礼，二位只管回去。川资就请闵兄交来，小弟愧领就是。”说罢，闵、王二人便向齐登道歉走去。一会，闵小棠单身送来了一个包裹，交与齐登，大概送的金银不少。齐登谦谢，便行收下。闵小棠又要亲送一程，齐登执意不肯，才行分别走去。

齐登原是在安顺铜仁一带作案，路遇诸葛警我从关索岭采药回山，吃了大亏，幸得见机，没有废命。齐登立誓此仇不报，决不再作偷盗之事。谁知路上生了一场大病，行至贵阳，待要往前再走，钱已所余无几，重为冯妇，又背誓言。心中烦闷，进城寻了一家酒铺，买了些酒肉，独个儿往黔灵山麓无人之处，痛饮吃饱。想了想，这般长路，无银钱还是不行。借着酒兴，换了夜行衣，恐万一遇见熟人，异日传成笑柄，便将面具也戴上，趁着月黑天阴，越城而入。一看前面是一片草坪，尽头处有一条很弯曲的小巷，正要前进，因为饮酒过量，贵州的黄曲后劲甚烈，起初不甚觉得，被那冷风一吹，酒涌上来，两眼迷糊，觉着要吐，打算呕吐完了，再去寻那大户人家下手。刚刚吐完，猛觉身后一阵微风，恍惚见一条黑影一闪。未及定睛注视，巷内

蹿出一人，举刀就砍。这时齐登心中已渐明白，见来人刺法甚快，不及凑手，先将身往前一纵，再拔出刀来迎敌。

两人便在草坪上争斗起来。闵小棠本从智通学会一点剑术，虽不能飞行自如，也甚了得。

因为昨日遇见熟人，晚间便来了刺客。张氏父女和周家关系，早从子华中探明，便疑心来人定与张氏父女有关。所以紧追不舍，仗着脚程如飞，想追上生擒，辨认面目，问明来因，再行处死。偏巧一出小巷，便见敌人停了脚步。先后两人，俱是一般身材打扮，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人并非先前奸细。及至打了半天，各道名姓，竟是闻名已久的好友。

彼此忙中有错，忘了提起因何追赶动手之事，自己还以为无心结纳了一个好同党。万不料适才刺客，已经隐秘而去。

张老四等他二人走后，才敢出面。暗想：“幸亏自己存了一点私见，如果冒昧上前，一人独敌三个能手，准死无疑。如今详情已悉，自己越装作不知，敌人下手越慢。”因为出来已久，恐女儿担心，耳听柝声，已交四鼓，便绕道回来。果然玉珍已将父亲夜探敌人之事对云从说知，正准备跟踪前往接应。一见张老四回来，夫妻二人才放了心，忙问如何。张老四连称好险，把当时的事和自己主意，对云从夫妻说了。命云从暂时装作不知，最好借一个题目，少往诸伯叔家去。又说：“听敌人口气，对我们尚在疑似之间，此时我就出门，容易招疑。你可暗禀令尊，说我在江湖仇人太多，怕连累府上，可从明日起，逐渐装作你父母夫妻对我不好，故意找错冷淡我。过个一月半月，装作与你们争吵，责骂珍儿女生外向，负气出走。对方自昨晚闹了刺客，必然每晚留心，说不定还要来此窥探。不到真正侵犯，千万不可迎敌。他见我等既不去探他动静，又不防备，定以为珍儿没有认清。最近期内，他要避峨眉派追寻，必不下手。我却径往成都去寻令师，寻不见便寻邱四叔，转约能人，来此除他，最妙不过。”大家商议已定，分别就寝。

闵小棠、王珊珊两个淫恶等了三天，不见动静，竟把刺客着落在齐登身上。但还不甚放心，第四日夜间，到云从家中探了一次，见全家通没做理会，便自放心走去。子敬并不知个中真相，一则因张老四是全家恩人，加上相处这些日来，看出张老四虽是江湖上人，其言行举止，却一点都不粗鄙，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故由亲家又变成了莫逆至好，哪里肯放他走。说是纵有仇家，你只要不常出门，也是一样隐避，何必远走，再三不肯。

经张老四父女和云从再三陈说利害，云从母亲只此一子，毕竟胆小怕事，才依了他们。

子敬终是怕人笑话忘恩负义，做不了假。结果先是过了半月，由张老四借故挑眼，和玉珍先争吵了两句。云从偏向妻子，也和乃岳顶嘴。双方都装出赌气神态，接连闹了好几回假意气。周家虽是分炊，等于聚族而居，弟兄们又常有聚会，家中下人又多，渐渐传扬出去。各房都知他翁婿不和，前来劝解。张老四更是人来疯，逢人说女生外向，珍儿如何不对，闹得一个好女婿，都不孝敬他了。自己虽然年迈，凭这把力气，出门去挑葱卖菜，好歹也挣一个温饱，谁希罕他家这碗馐气饭吃，有时更是使酒骂座，说些无情理的话。

闹不多日，连这一班帮他压服云从夫妇的各房伯叔都说是当老辈的太过，并非小辈的错。内中更有一两个稍持门第之见的，认为自己这等世家，竟与种菜园子的结了亲，还不是因为救了云从一场。如今他有福不会享，却

成天和女儿女婿吵闹，想是他命中只合种菜吃苦，没福享受这等丰衣足食。先还对他敷衍，后来人都觉他讨厌，谁爱理他。

张老四依旧不知趣似的，照样脾气发得更凶。子敬知道一半用意，几次要劝他不如此，都被云从拦住。张老四终于负气，携了来时一担行李，将周家所赠全行留下，声称女儿不孝，看破世情，要去落发出家。闹到这步田地，子敬不必说，就连平日不满意张老四的人，也觉传出去是个笑话，各房兄弟齐来劝解，张老四暂时被众人拦住，只冷笑两声，不发一言，也不说走。等到众人晚饭后散去，第二日一早，张老四竟是携了昨日行囊，不辞而别。玉珍这才哭着要云从派人往各处庙宇寻找，直闹了好几天才罢。

这一番假闹气，做得很像，果然将敌人瞒过。云从夫妇照醉道人所传口诀，日夜用功。云从虽是出身膏粱富厚之家，娇生惯养，但却天生异禀，一点便透。自经大难，感觉人生脆弱，志向非常坚定。闺中有高明人指点，又得峨眉真传，连前带后，不过三数月光景，已是练得肌肉结实，骨体坚凝。别的武艺虽还不会，轻身功夫已有了根柢。一柄霜镡剑，更是用峨眉初步剑法，练得非常纯熟。就连玉珍，也进步不少。夫妻二人每日除了练剑之外，眼巴巴盼着张老四到成都去，将醉道人请来，除去祸害，还可学习飞剑。谁知一去月余，毫无音信。倒是玉珍自从洞房花烛那天，便有了身孕，渐渐觉着身子不快，时常呕吐，经医生看出喜脉，全家自是欢喜。玉珍受妊，子敬夫妻恐动了胎气，不准习武。只云从一人，早晚用功。云从因听下人传说，二老爷那里现时常有不三不四的生人来往；张老四久无音信，也不知寻着醉道人没有？好生着急烦恼。

有一天晚上，夫妻二人正在房中夜话，忽然一阵微风过处，一团红影穿窗而入。云从大吃一惊，正待拔出剑来，玉珍已看清来人，忙喊休要妄动，是自己人。云从一看，来人是个女子，年约三十多岁，容体健硕，穿着一身红衣。手里拿着一个面具，腰悬两柄短剑，背上斜插着一个革囊，微露出许多三棱钢尖，大约是暗器之类。举动轻捷，顾盼威猛。玉珍给来人引见道：“这位是我姑姑，江湖上有名的老处女无情火张三姑姑。”说罢，便叫云从一同上前叩见。张三姑道：“侄婿侄女不要多礼，快快起来说话。”

三人落座之后，玉珍道：“八年不见，闻得姑姑已拜了一位女剑仙为师，怎生知道侄女嫁人在此？”三姑道：“说起来话长，我且不走呢。侄婿是宦宦人家，我今晚行径，不成体统。且说完了要紧话，我先走去，明日再雇轿登门探亲，以免启人惊疑。”玉珍心中一动，忙问有何要事。三姑道：“侄女休要惊慌。我八年前在武当山附近和你父女分手后，仍还无法无天，作那单人营生。一天行在湘江口岸，要劫一个告老官员，遇见衡山金姥姥，将我制服。因见我虽然横行无忌，人却正直，经我一阵哀恳，便收归门下。

同门原有两位师妹。后来师父又收了一个姓崔的师妹，人极聪明，资质也好，只是爱闹个小巧捉弄人。我不该犯了脾气，用重手法将她点伤。师父怪我以大欺小，将我逐出门墙，要在五年之内，立下八百外功，没有过错，才准回去。只得重又流荡江湖，管人闲事。因为我虽在剑仙门下，师父嫌我性情不好，剑法未传，不能身剑合一。如今各派互成仇敌，门人众多，不比昔日。所以和江湖上人交手，十分留心。

“上月在贵州入川边界上，荒野之中，遇见你父亲，中了别人毒箭，倒卧在地，堪堪待死。是我将他背到早年一个老朋友家中，用药救了，有一月光景，才将命保住。他对我说起此间之事，我一听就说他办得不对。侄婿是

富贵人家，娇生惯养。醉师叔是峨眉有名剑仙，既肯自动收侄婿为徒，他必看出将来有很好造就，岂是中道夭折之人？遇见家中发生这种事，就应该自己亲身前往成都，拜求师尊到来除害才是，岂可畏惧艰险？你父亲早年仇人甚多，却叫他去跋涉长路。侄婿虽然本领不济，按着普通人由官道舟车上路，并不妨事。反是你父亲却到处都是危险。就算寻到醉师叔，也必定怪侄婿畏难苟安，缺少诚敬，不肯前来。怎么这种过节都看不到？你父亲再三分辩，说侄婿父母九房，只此一子，决不容许单身上路，又恐敌人伺机下手，一套强词敷衍。我也懒得答理。因多年未见侄女，又配的是书香之后，峨眉名剑仙的门下，极欲前来探望。又因你父亲再三恳托，请我无论如何都得帮忙，最好先去成都寻见醉师叔，婉陈详情，请他前来。又说醉师叔如何钟爱侄婿，决不至于见怪等语。我看他可怜，因他还受了掌伤，须得将养半年，才免残废。我将他托付了我的好友，便往成都碧筠庵去，见着醉师叔门下松、鹤二道童，才知慈云寺已破，醉师叔云游在外。那里原来是别院，说不定何时回来，回来便要带了松、鹤二童同往峨眉。我将来意说了。一想慈云寺瓦解，这里只有闵小棠、王珊珊两淫贼，估量我能力还能发付。等了两三天，又去问过几次，果不出我之所料。这后一次，醉师叔竟然回来又走去。听松、鹤二道童说，醉师叔听了这里的事，只笑了笑道：‘你周师弟毕竟是富贵人家子弟，连门都懒得出，还学什么道？你传话给张三姑，叫她回去，说你师弟虽然今生尚有凶险，只是若做富贵中人，寿数却大着呢。凡事有数，穷极则通，久而自了。’松、鹤二童关心同门，把详情对我说了。

‘我一闻此言，只路遇熟人，给你父亲带了个口信，便赶到此地。日里住在黔灵山水帘洞内，夜里连去你二伯父家探了数次。本想能下手时，便给你家除去大害，再来看望你夫妇。谁知到了那里一看，闵、王两淫恶还可对付，因为慈云寺一破，一些奉派在外的余党连明带暗，竟有十三四个能手在这里。你二伯父迷恋王珊珊，任凭摆布，做人傀儡，对外还替他们隐瞒，只说是他妻子娘家乡下来了两三个亲戚，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如今闹得以前下人全都打发，用的不是闵贼同党，便是手下伙计。所幸他们至今还不知侄婿这面有了觉察，因避峨眉耳目，准备先将家中现有金银运往云南大竹子山一个强盗的山寨中存放，然后再借着你二伯家隐身，分赴外县偷盗。未了再借公宴为由，用慢功暗算你全家死穴，你全家主要数十人，便于人不知鬼不觉中，陆续无疾而终。最后才除去你的二伯，王珊珊母子当然承袭你家这过百万的家业，逐渐变卖现钱，再同往大竹子山去盘踞。你道狠也不狠？我见众寡不敌，只得避去。想了想，非由侄婿亲去将醉师叔请来，余人不是对手。他们虽说预备缓做，但是事有变化，不可不防。我一人要顾全你全家，当然不成。若单顾你父母妻子，尚可勉为其难。意欲由侄婿亲去，我明日便登门探亲，搬到你家居住，以便照护。至于侄婿上路，只要不铺张，异派剑仙虽然为恶，无故绝不愿伤一无能之人。普通盗贼，我自能打发。天已不早，我去了。明早再来，助侄婿起程。’

说罢，将脚一顿，依旧一条红影，穿窗而去。云从夫妇慌忙拜送，已经不知去向。

因听张老四中途受伤，夫妻二人越加焦急，玉珍尤其伤心。因为三姑性情古怪，话不说完，不许人问，等到说完，已经走去，不曾问得详细，好不悬念。知道事在紧急，云从不去不行，又不敢将详情告知父母，商量了一夜。第二日天一亮，便叫进心腹书童小三儿，吩咐他如有女客前来探望少太

太，不必详问，可直接请了进来。一面着玉珍暗中收拾一间卧室。自己还不放心，请完父母早安，便去门口迎候。不多一会，老处女无情火张三姑扮成一个中等人家妇女，携了许多礼物，坐轿来到。云从慌忙迎接进去，禀知父母。那轿夫早经开发嘱咐，到了地头，自去不提。子敬夫妻钟爱儿媳，听说到了远亲，非常看重，由云从母亲和玉珍婆媳二人招待。云从请罢了安，硬着头皮，背人和子敬商量，说是在慈云寺遭难时许下心愿，如能逃活命，必往峨眉山进香。回来侍奉父母，不敢远离，没有提起。连日得梦，神佛见怪，如再不去，必有灾祸。子敬虽是儒生，夫妻都虔诚信佛。无巧不巧，因为日间筹思云从朝山之事，用心太过，晚间便作了一个怪梦。

醒来对妻子说了，商量商量，神佛示兆，必能保佑云从路上平安，还是准他前去。

云从闻知父母答应，便说自家担个富名，这次出门，不宜铺张，最好孤身上路，既表诚心，又免路上匪人覬觐。子敬夫妻自是不肯。云从又说自己练习剑术，据媳妇说，十来个通常人已到不了跟前。这些家人，不会武艺，要他随去何用？当时禀明父母，悄悄唤了七八个家丁，在后院中各持木棍，和云从交手。子敬夫妻见云从拿着一根木棍当剑，纵跃如飞，将众家人一一打倒，自是欢喜。云从又各赏了一些银子，吩咐对外不许张扬出去，说主人会武。子敬夫妻终嫌路上无人扶持，云从力说无须，只带了小三儿一人。又重重托了张三姑照看父母妻子，然后拜别父母起身，循着贵蜀驿道路上路。因为想历练江湖，走到傍晚入店，便打发了轿子，步行前进。

走了有四五天，俱不曾有事。最后一日，行至川滇桂交界，走迷了路，误入万山丛里。想往回走，应往西北，又误入东南，越走越错。眼看落日衔山，四围乱山杂沓，到处都是丛林密莽，蔽日参天，薄暮时分，猿啼虎啸，怪声时起。休说小三儿胆战心惊，云从虽然学了一些武艺，这种地恶山险的局面，也是从未见过，也未免有些胆怯。主仆二人一个拔剑在手，一个削了一根树枝，拿着壮胆，在乱山丛里，像冻蝇钻窗般乱撞，走不出去。头上天色，却越发黑了起来。又是月初头上，没有月色，四外阴森森的，风吹草动，也自心惊。又走了一会，云从还不怎么，小三儿已坐倒在地，直喊周身疼痛，没法再走。幸得路上小三儿贪着一个打尖之处，腊肉比别处好吃，买了有一大块，又买了许多锅盔（川贵间一种面食），当晚吃食，还不致发生问题。云从觉着腹饿，便拿出来，与小三儿分吃。小三儿直喊口渴心烦，不能下咽，想喝一点山泉，自己行走不动，又不便请主人去寻找，痛苦万分。云从摸他头上发热，周身也是滚烫，知己劳累成病，好不焦急。自己又因吃些干咸之物，十分口渴。便和小三儿商量，要去寻水来喝。小三儿道：“小人也是口渴得要死，一则不敢劳动少老爷，二则又不放心一人前去，同去又走不动，正为难呢。”云从道：“说起来都是太老爷给我添你这一个累赘。我这几个月练武学剑，着实不似从先。起初还不觉得，这几日一上路，才觉出要没有你，我每日要多走不少的路。走这半天，我并不累。今天凭我脚程，就往错路走，也不怕出不了山去。

你如是不害怕，你只在这里不要乱走，我自到前面去寻溪涧，与你解渴。”这时小三儿已烧得口中发火，支持不住，也不暇再计别的，把头点了一点。

云从一手提剑，由包裹中取了取水的瓶儿，又嘱咐了小三儿两句，借着稀微星光，试探着朝前走去。且喜走出去没有多远，便听泉声垢耳。转过

一个崖角，见前面峭壁上挂下一条白光。行离峭壁还有丈许，便觉雨丝微漾，直扑脸上，凉气逼人，知是一条小瀑。正恐近前接水，会弄湿衣履，猛看脚下不远，光彩闪动，潺潺之声，响成一片。定睛一看，细瀑降落之处，正是一个小潭。幸得适才不曾冒昧前进，这黑暗中，如不留神，岂不跌入潭里？水泉既得，好不欣喜，便将剑尖拄地，沿着剑上照出来的亮光，辨路下潭。自己先喝了几口，果然入口甘凉震齿。灌满一瓶，忙即回身，照着来路转去。这条路尚不甚难走，转过崖角，便是平路，适才走过，更为放心大胆。如飞跑到原处一看，行囊都在，小三儿却不知去向。云从先恐他口渴太甚，又往别处寻水，他身体困乏，莫非倒在哪里？接连喊了两声，不见答应，心中大惊。只得放下水瓶，边走边喊，把四外附近找了个遍，依然不见踪影。天又要变，黑得怕人，连星光通没一点。一会又刮起风来，树声如同潮涌，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云从恐怕包裹被风吹去，取来背在身上，在黑暗狂风中，高一脚低一脚地乱喊乱走。风力甚劲，迎着风，张口便透不过气来。背风喊时，又被风声扰乱。且喜那柄霜镡剑，天色越暗，剑上光芒也越加明亮。云从喊了一阵，知是徒劳，只得凭借剑上二三尺来长一条光华，在风中挣扎寻找。不知怎的一来，又把路径迷失，越走越不对。

因在春天，西南天气暖和，云从虽只一个不大的随身包裹，但是里面有二三百两散碎银子，外加主仆二人一个装被褥和杂件的大行囊，也着实有些分量。似这般险峻山路，走了一夜，就算云从学了剑诀，神力大增，在这忧急惊恐的当儿，带着这些累赘的东西，一夜不曾休息，末后走到一个避风之所，已劳累得四肢疲软，不能再走。暗想：“黄昏时分，曾听许多怪声，又刮那样大风，小三儿有病之身，就不被怪物猛兽拖去，也必坠落山涧，身为异物。”只是不知一个实际，还不死心，准备挨到天明，再去寻他踪迹。

此时迷了路径，剑光所指，数尺以外，不能辨物，且歇息歇息，再作计较。便放下行囊，坐在上面，又累又急，环境又那么可怕，哪敢丝毫合眼。只一手执紧霜镡剑柄，随时留神，观察动静。山深夜黑，风狂路险，黑影中时时觉有怪物扑来。似这样草木皆兵的，把一个奇险的后半夜度去。

渐渐东方微明，有鱼肚色现出，风势也略小了些，才觉得身上奇冷。用手一摸，业已被云雾之气浸湿，冷得直打寒噤。云从先不顾别的，起立定睛辨认四外景物。这一看，差一点吓得亡魂皆冒。原来他立身之处，是块丈许方圆的平石，孤伸出万丈深潭之上，上倚危崖，下临绝壑。一面是峭壁，那三面都是如朵云凌空，不着边际。只右方有一尖角，宽才尺许，近尖处与右崖相隔甚近。两面中断处，也有不到二尺空际，似续若断。

因有峭壁拦住风势，所以那里无风。除这尺许突尖外，与环峰相隔最近的也有丈许，远的数十百丈之遥。往下一看，潭上白云滃莽，被风一吹，如同波涛起伏，看不见底，只听泉声奔腾澎湃。云从立脚之处最高，见低处峰峦仅露出一些峰尖，如同许多岛屿，在云海中出没。有时风势略大，便觉这块大石摇摇欲坠，似欲离峰飞去，不由目眩心摇，神昏胆战。哪敢久停，忙着携了行囊包裹，走近石的左侧。一夜忧劳，初经绝险，平时在家习武，一纵便是两三丈的本领，竟会被这不到两尺宽，跬步可即的鸿沟吓住，一丝也不敢大意。离对崖边还有两三尺，便即止步，将剑还匣，先将行囊用力抛了过去，然后又将小包裹丢过，这才试探着往前又走了两三步，然后纵身而过，脱离危境。

第一 五回

举步失深渊 暮夜冥冥惊异啸挥金全孝子 风尘莽莽感知音

云从惊魂乍定，才往崖边又看了一眼。暗想：“昨晚拿剑触地，一路乱走，都是实地。曾记有一空隙，剑光照见是一条尺多宽的沟，只顾随便跨了过去，恰好走的正是离对面大石极近之处。当时若非劳累已极，不能再走时，稍一多走两步，便坠入万丈深潭，怕不粉身碎骨？”想到这里，又急出了一身冷汗，觉出有点头晕，不敢再看。待去寻小三儿时，不知路径应如何走法。高喊了几声，不见答应。默想昨晚来路，以为再往前越走越远，便回头觅路。且喜这条来路，倒甚平坦，只是路甚曲折，树木也不甚多，还是且走且喊。走来走去，忽见前面两边危崖壁立，出口路分左右，时闻一股幽香，随风袭人。站定想了想，想出该往右崖转走。这崖左半伸出路侧，右半却是凹缩进去。

云从刚刚往崖右转过，便见满山满崖，俱是奇花老松，红紫芳菲，苍翠欲流。对崖一片大平坡，万千株梅花，杂生于广原丰草之间。花城如雪，锦障霏香，时有鸣禽翠羽啁啾飞翔。崖上飞瀑流泉，汇成小溪，白石如英，清可见底。溪水潺湲，与泉响松涛交应，顿觉悦耳爽心，精神一振。若非关心小三儿忧危，几乎流连不忍速去。沿溪行完崖径，转入一个山环，走到一个峭壁底下。这山谷里面，陂陀起伏，丰草没腔，山势非常险恶。有松梅之属，杂生崖隙，比起来路景物，清华幽丽，相去何止天渊。云从一路喊一路走，还不时回望梅林景致。正行之间，猛听头上面鼻息咻咻。抬头一看，离头三四尺高处盘石上面，正爬伏一个吊睛白额大虎，浑身黄绣，彩色斑斓，瞪着一双金光四射黄眼，看看云从，张开大嘴发威。云从几曾见过这个，吓得哪敢再看第二眼，拔步便跑。

逃出有半箭之地，忽听那虎在后面一声狂啸，登时山鸣谷应，腥风大作，四外丰草如波浪一般，滚滚起伏。定睛一看，怕没有百十条大虎，由草丛中跑了出来。云从匆忙逃走，包裹行囊，竟会忘了卸下，跑起来十分累赘。等到想起卸下，那些大虎已分四方八面包围上来。云从心胆皆裂，眼看无路可逃，猛地灵机一动，暗想：“死生有命，自己虽不比剑侠一流，据妻子玉珍说，因为师父剑诀是峨眉真传，数月工夫，通常数十人休想近前。尤其这一口霜镡剑，吹毛过铁。枉自学了本领，何不拼他一拼？”想到这里，不等那虎近前，先将宝剑舞起。那剑映着日光，分外显得青光闪闪，晶莹生辉。那些虎群本已近前，作势待扑，见了这般景象，想是知道厉害，那头一条大虎吼了两声，首先旋转身躯退去。其余众虎，也都分别蹿入丰草之中，转眼没有踪影。

云从知是师父宝剑之力，胆气为之一壮。这时才觉腹中饥饿，因为所剩食物不多，不知今日能否出山上路，又怕寻着小三儿没有吃的，忍着腹饥，背了行囊前进。满想小三儿如果未死，只须寻着昨晚瀑布之所，便可跟踪寻觅。谁知直走到午牌时分，云从心急如焚，施展轻身功夫，且跑且喊，也不知翻了多少崇山峻岭，登高四望，慢说小三儿，连那昨日黄昏分时所见的景致，都看不到。被他四路乱跑，越走越远，走到午后，周身疲乏，饥火中烧。

没奈何，将昨日所剩的吃食取出一看，还剩有七个锅盔，斤许腊肉，各吃了一小半，略解肚饥。喝了一些山泉，歇息了一会，太阳业已衔山。知道不特小三儿寻找不着，今晚恐怕也难走出山去，不得不预为准备，只好挣扎上路。这次两俱绝望，且先寻了落脚住处再说。

走不多远，便见山崖旁有一石洞，入内一看，洞里倒甚干净，便将被褥打开铺好。

进洞时已近黄昏，往附近高处观望，还作那万一之想。观望了一会，仍是毫无征兆。下山时节，猛见道旁树林内一条黑影一闪。云从惊弓之鸟，连忙举剑准备。定睛看时，一只苍背金发、似猿非猿的东西，如飞从林中蹿出，疾若飘风，转眼间纵到对面峰后去了。

云从因它不来侵犯，只受了点虚惊，准备回洞安歇。猛觉脚底下踏着一样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正是小三儿穿的一件外衣，不知被什么东西撕破，上面留有血迹爪印，腥气扑鼻。适才又见那许多大虎，知他准死无疑。想起自幼相随，这次跋涉长路，辛苦服侍，何等忠心。悔不该不由官道坐轿马走，害他葬身虎口，不禁痛哭起来。读书人毕竟有些酸气，他见小三儿死去，只剩一件血衣，没有尸骨，便想用剑掘土埋了，当作坟墓。那剑何等锋利，触石如粉，不消一会，便埋了血衣。云从又用剑在山石上划了“义仆小三衣冢”六个大字。一切做完，已是夕阳落山，瞑色向暮，不敢再像昨日莽撞夜行，独个儿空山吊影，踽踽凉凉，回到洞中坐定。才想起这里野兽甚多，此洞焉知不是它们巢穴，少时睡着，前来侵害，如何是好，再走势又不能，而且哪里都不是安乐之地。筹算了一会，又往洞外去搬了许多大小石块，当洞门堆了两个石堆，摆放一前一后，特意做得不牢固，一碰便倒，以便夜中闻声惊觉。将石堆好，委实力尽精疲，再也不能动转。因为连日连夜辛劳，身一落地，便睡得如死了过去一般。

一梦非常酣适，忽觉有东西刺眼，醒来一看，早晨阳光，正斜射到脸上，洞门口石堆还是好好的。暗想：“自己昨晚竟睡得这样香法，且喜没有出事。”觉着腹中饥饿，且先不管它。略揉了揉眼睛，伸了伸懒腰，手提着剑走出洞去一看，洞门挨近处，竟伏了一地的斑斓大虎。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举剑纵身时，见那些虎都不怎动弹。留神一看，满地都是血迹，心肝五脏洒了一地，那些虎个个脑裂肠流，伤处都在脑背两处。虽然死去，却都是爬伏在地，没有倒卧的，虎目圆睁，威猛如生。那虎何等凶恶，尚且死了这些，那杀虎东西，必定比虎还要厉害十倍。昨晚迭经猛虎怪兽之险，自己竟丝毫不觉，安然度过，不由越想越怕。知道这里不是善地，连东西都不顾得吃，回洞取了随身包裹，算计小三儿决无生理，择那轻便得用之物带了，余者连行囊都不要，省得上路累赘。二次出洞，忽见洞口遗有一个提篮，篮里尽是一些松榛杏子同许多不知名的山果，好似采摘未久，有的还带着绿叶。算计是贩卖果子的小贩，山行至此，为虎所伤，遗留在此。昨晚自己入洞时天色向晚，不曾发现。自己正愁食物只够一顿，心中焦急，这满满一提篮，也可敷三四日之用。左右无主之物，便用手提了，绕过那群死虎，死心塌地，专打出山主意。先以为此地既有小贩来往，必离山外不远。谁知一路攀藤附葛，绝涧穿壑，也不知受了多少辛苦颠连，行到日落，依然只见冈岭起伏，绵亘不断，不知哪里是出山捷径。想起家中之事，着急也是无法。没奈何，只得又去寻找山洞住宿。连遭惊险，长了阅历，不敢再为大意，老早就筹备起来。

寻到山洞之后，相看好了地势，先运两块大石到洞里去，将地铺打好。再出洞去搬运石块，将洞口堆塞，只留一个尺许宽、三尺来长的孔隙，作为出入口。然后将余剩的腊肉、锅盔和那拾来的松榛山果，胡乱饱餐一顿。天将近黑，便即入洞，将两块大石叠做一起，连那仅可容人的孔隙，一并填没。因时光还早，事到如今，惟有一切听天由命，不再忧急。睡了一会睡不着，便起来做了阵功课，才行就卧。第二日倒没什么异处，仍旧认定一条准方向往前走，不管是什么地方，出山就有了办法。就这样在万山之中辛苦跋涉了十多日。最后一天，登高四望，才见远处好似有了村落，还隔有好几个山岭。知道自练剑诀以来，连日山行经验，目力大增，至少还得走一两天，才能走到那所在去。

总算有了指望，心里稍微安慰一些。自己离家日久，决计一到有人烟地方，问明路径，便雇车船，兼程往成都进发，以便早日请了师父同回，免得父母妻子悬念。一看提篮中山果，还足敷三数日之用，不由想起自打那日拾这提篮，第二日便断了粮，这十多日山行，全仗它充饥，怎么老不见少，还是这么多？若说命不该绝，神灵默佑，怎又不见形迹？这晚因见路旁有适宜的地方，老早便歇了下来。

闲中无事，将那些山果一一数过，再行饱吃了一顿，看看明日还有那么多没有。第二日早起一看，篮中山果竟少去十分之二。走到下午，又吃了一顿，简直去了一少半。

并不似往日，天天吃，天天都是那么多。好生后悔，不该数它，破了玄机，行粮再有二日，便要断绝。一路上虽然见有不少野生果树，彼时因携带不便，篮中之果又甚多，赶路心急，不曾留意摘取。未后这两日，夹道松篁，并无果树，须要早些赶出山去才好。

想到这里，越发不敢怠慢，努力前行。

且喜行到第二日午牌时分，已望见远处山脚附近人家水田，有了村落，心中大喜。

决计趁今日傍晚时分，赶出山去。沿途又经了许多艰险难行之路，直到日色偏西，才走到尽头一看，是一座大峭壁，离下面还有百十丈高下。绕行了许多路，有的还隔着深潭大壑，壁立耸拔，四无攀援。眼看下面就是村落，只是无法下去，干着了一会子急。未后看到一处离地较低，长着许多藤蔓，上面丛刺横生。云从情急无奈，拣那粗的拉起，用剑将刺削去，以便把握，用力试试，倒还坚韧。将十来丈的大藤接好了两三大盘，先寻大石挂住，放下崖去，将剑插在背后包裹上面系牢，然后两手摸藤，倒换手往下缒落。

崖底附近人家，先见这亘古无人的高崖上面有人来往，非常诧异。村人闻声惊动，群出围观。云从一时心急，竟有一盘刺未削尽，下到半崖，手上已被藤刺扎伤了好多处，觉得非常麻痛，其势欲罢不能，只得奋勇咬牙下落。眼看离地还有两丈多高，两手一阵肿痛酸麻，再也支持不住，手一松，坠落下去。幸得练过轻身功夫，连日山行，长了不少勇气阅历，又在生死关头，疼痛迷惘中，将气一提，一个蜻蜓点水架势，两脚着地。

那些村人见云从从两丈多高失手坠落，都代他心惊，以为即使不死，必带重伤。见落地无恙，不由轰雷也似地喝了一个大彩，纷纷上前相问。这时云从两手已肿起一两寸高，疼胀得连话都说不出。

众人中有一个姓姚的老年人，在本村算是首富，早年也曾进过学，因为性子倔强，革了衣领，隐居在此，已有三十多年，人极好善。见云从穿着

虽不甚华贵，形容举止都是衣冠中人，便排众上前，对云从道：“这北斗岩是此间天生屏障，从没有生人来往，尊兄怎得到此？”说时，见云从牙关紧咬，面色难看，一眼又看到云从的手上，说道：“这位尊兄中了毒刺，难怪不能言语。快着两人来扶他到我家去想法医治吧。”说罢，便有两个壮汉，一人一边，将云从架住。云从几次想要说话，都觉口噤难开，周身发冷，手痛又到了极处，连谦谢都不能谦谢，只苦笑着，点了点头，任那两人扶起就走。到了姚家老者家中，已是面如金纸，失了知觉。幸得主人好善，村中又有解毒藤刺伤的药，先与他将毒刺一一用针挑出，敷上解药，日夕灌饮米汤。不消二日，毒是解了，只是一连十多日在山中饱受惊险劳乏，风寒湿热，一齐发作，重又病倒。医了两日，问起地名，叫做万松山，有数百里的绝缘岭，尽头已入云南腹地。四周山峦杂沓，仅有一条八百里山径小道，可通昆明省城。如要入川，须由此路到昆明附近大板桥，再雇舟车上路。

云从心忧祸患，惦记着父母妻子，便将自己迷路事向主人说了。只隐瞒了家中现有隐患一节，说自己有大事在身，出门已有多日，急于入川寻人，决计带病上路，请主人设法，觅一代步。姚老者因他病势沉重，时发时愈，疾发时便不知人事，勉强又留住两日。云从病中也勉强用功，连出过两回透汗，觉着好些，再三谢别要走。姚老者劝他不住，只得好人做到底，派了两个老成可靠佃户，用山兜抬着他走。姚老者是个富家，救命之恩无法答谢，只得口头上谢了又谢，问明了姚老者住址，同他两个儿子名字，记在心里，准备将来得便报恩。姚老者又带了儿子亲送了一程，才行作别回去。那两个佃户极为诚实，久惯山居，行走甚速。云从有时昏迷，全仗他二人照料。不时把些银钱与他，愈加感激卖力，虽是病中行路，却比山行还觉舒适。一路无话。

这日走离大板桥还有二十里路，离省城也只有二十八里，地名叫做二十八沟。云从一行三人到了店中打尖，觉着病已好了十分之四，心中甚喜。刚刚摆好酒饭未及食用，忽听人声鼎沸，闹成一片。云从喜事，走到店门前一看，隔壁也是一家饮食铺子，门前有一株黄桷树，树上绑着一个黑矮汉子，相貌奇丑。两个店伙嘴里乱骂，拿着藤鞭木棍，雨点般没头没脸地朝那丑汉打去。那丑汉低着头任人打，通没作理会，也不告一声饶。

云从看着奇怪，忙喊跟来佃户前去打听。店小二从旁插口道：“客官不要多事。这是本镇上有名赖铁牛，前年才到此，也不知哪里来的。想是爹娘没德，生下他，一无所能，有气力又不去卖，只住在山里打野兽吃。打不着没有吃的，就满处惹厌，抢人东西。如今官府太恶，事情小，不值得和他经官。他每次来搅闹一次，人家就将他痛打一顿。他生就牛皮，也不怕打。每次抢东西吃了，自知理短，也不还手，只吃他的，吃完了任人绑在树上毒打。打够了，甩手一走，谁也追他不上。他曾到小店中抢过几次，我们老掌柜不叫打他；别人打他，还劝说。后来他也就不来抢了。隔壁这家，原本也小气一些，一见必打。他也专门抢他，抢时总是跳进店堂，或抢一个腊猪腿，再不就整块熟肉，边吃边走。你打他，虽不还手，如果想夺回他抢去的东西，二三十人也近不了前。隔壁这家恨他入骨，可是除了臭打一顿，有什么法子？打够了的时候，他自会走的。客官外方人，不犯招惹这种滥人，由他去吧。”

说到这里，忽见隔壁出来一个面生横肉的大胖子，手中拿着一个烧得通红的大火钳，连跑带骂道：“你这不知死的赖铁牛！平常十天半月专门搅我，今天也会中了老子的圈套，且教你尝尝厉害。”那丑汉见火钳到来，也

自着急，想要挣脱绑绳，不料这次竟然不灵，把一株黄桶树摇晃得树叶纷飞，呼呼作声，眼看那火钳要烙到那丑汉臂上。云从早就想上前解劝，一着不好，一着急，一个旱地拔葱，纵将过去，喊声：“且慢！”已将那胖子的手托住。那胖子忽见空中纵下一个佩剑少年，吓了一跳，凶横之气，不由减去大半，口中仍自喝问道：“客人休要管我闲帐！这赖铁牛不知搅了我多少生意，他又不怕打。今番好不容易用了麻渍和牛筋绞了绳子，用水浸透，将他捆住，才未跑脱，好歹须给他一些苦吃才罢。”云从道：“青天白日，断没有见死不救，任人行凶之理。你且放了他，他吃你多少钱，由我奉还如何？”那胖子闻言，上下打量云从两眼，狞笑一声道：“我们都不是三岁两岁，说话要算数，莫待他跑了，你却不认帐。”说罢，便吩咐两个店伙停打解绑。那绑绳本来结实，又经水泡过，发了胀，被矮汉用力一挣，扣子全都结紧，休想解开。那丑汉仍挣他的，口中骂不绝口，直喊：“好人休要多事，我不怕他。”那胖子见他骂人，抢了鞭子，又上去打。

云从方要解劝，说时迟，那时快，耳听咔嚓咔嚓连声大响，尘土飞扬，观众纷纷逃窜，一株尺许粗细的黄桶树，被那丑汉连根拔断，连人带树朝胖子扑去。一个用得力猛，手又倒绑树身，树根断处，还有尺许，带着许多根株，焉能行走。还未抢走两步，早已连树带人，扑倒在地。那胖子早知不好，三脚两步跑进店去，抢了一把厨刀，奔将出来。

云从一见，想起身佩宝剑，未容胖子近前，拔剑出匣，日影下青光闪处，绑绳迎刃而解。

丑汉将身一摇，背上断树连枝带叶，倒在一边。同时胖子也提刀赶到，口中大喊：“我这条命与你们拼了！”说时，提刀便砍。云从见势不佳，迎上去将剑轻轻一撩，厨刀连柄削断。胖子见云从的剑晶光耀眼，寒气逼人，高喊：“强盗杀人了，地方快来！”说着，掉头就跑。那丑汉也要追去，却被云从横身上前拦住。丑汉急得直跳道：“好人放手，我力气大，休跌了你。因他上月骂我死去的娘，我想起原是怪我不该强拿他东西，这两回都只寻别人要，并没寻他。今天我到村里讨些盐回来煮菜吃，已走过他的门口，是他着人追上我，说他店里新煮肥腊肉，问我要不要？我说你只要不骂我娘就要，他满口答应。给肉我吃了，才说要打我，看看到底我有多大本领。一来事前没有讲吃了不打，二来这些日身上痒苏苏的，只得凭他。他却使巧法，用他水泡过的牢瘟绳子捆我，使我打够了，挣不脱，才用火来烧，我岂能饶他？”说着，便想绕道追过去。他虽然天生神力，怎耐云从身法灵活，他又不愿将云从撞跌，只是着急。

云从暗想：“小三儿已死，这人如此诚厚多力，我不久便是世外之人，讲什么身分？何不与他结交，也好做暂时一条膀臂。”便诳他道：“你休得倔强，不听我劝，打死人要偿命的。你死了，何人管你死去的娘？阴灵也不得安。若就此丢手，我情愿与你交朋友，管你一世吃喝穿用。你看如何？”那丑汉闻言，低头想了想，说道：“你说得对。”

我娘在时，原说我手重，如打死人，她没得靠的，便要寻死。如今她死了，人还在土窟窿里睡着。山上野兔野猪多，莫不闹得没人管。还是信我娘的话，吃了点亏，算了吧。

只是我还从没遇过你这样的好人。话可说在前头，你管我吃，我可吃得。你要嫌我时，打我行，一不许你骂我娘，二不许如那胖猪一般，用火烧我。”

云从见他一片天真，言不忘母，好生喜欢。因为那胖子已去喊了地方和一伙持棍棒的人来到，猛想起昆明还有两个亲友世家，心中一宽。忙对丑汉道：“你说的话，我件件依从，连打都不打你。你现在可不许动，由我分派。”说罢将剑还匣，迎了上去。这两个跟来的佃农见云从亮剑，以为要出人命，吓得躲在一边，这时听明云从意思，才放心走拢。未及说话，一眼看见那两个地方竟是熟人，心中大喜，不等云从吩咐，早抢先迎了上去，那正地保早先本是那佃农同乡，受过姚老者大恩。一听佃农说起经过，云从又是位举人老爷，姚老者的上宾，心下有了偏向，早派了那胖子一顿不是。那胖子不服道：“我虽然用巧打他，也是他祸害得我太厉害。就拿今天这株黄桷树说，还是我爷爷在时所种，少说也值五六钱银子，如今被他折断，难道凭你一说，就算完了？”云从笑道：“你先不用急，树已折了，没法复活。连他吃你的腊肉一起，算一两银子给你，准可完了吧？”胖子还待不依，地方发话道：“你这人也太不知足。这位老爷不和你计较，只说好的，给你银子，世上哪里去找这样劝架的人？赖铁牛谁不知他浑身不值三个钱，莫非你咬他两口？再不依，经官问你擅用私刑打人，教你招架不起。”胖子见地方着恼，又经旁人说好说歹，才接了银子要走。地方又拉住道：“你可记住，银子是举人老爷买价，那黄桷树须不是你的，当面讲好，省得人走了，又赖。”胖子见地方想要那树，又不服起来。还是云从劝解，树仍旧归他，另赏了地方一两银子，才行了帐。地方谢了又谢。众人都说，毕竟当老爷的大方，一出手，就讲银子。那赖铁牛不知交了什么好运，免了火烧，还跟老爷走，正不知有多少享受呢。纷纷议论，不提。

云从再寻丑汉，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断树身上，瞪着眼正望着前面呢。云从唤他近前，同进店中。病后用了些力，觉着有些头晕，当时也未在意。先命丑汉饱餐一顿。问起他的姓名家乡，才知姓商，并不姓赖，乳名风子，本是乌龙山中山村的人。他母亲做闺女时，入山采野菜，一去三年，回来竟有了身孕。家中本有一个老母，想女身死。邻舍见她不夫而孕，全不理她。好容易受尽熬煎，又隔了一年零八个月，生下风子。三四岁上，便长得十来岁人一般。加以力大无穷，未满十岁，便能追擒虎豹，手掠飞鸟。人若惹翻了他，挨着就是半死。幸是天生至孝，只要是母命，什么亏都吃，什么气都受。众人畏他力大，不敢再欺凌他母子。及见他娘并不护短，又见他力大无穷，想法子支使磨折，不当人待。他原是块浑金璞玉，心中何尝不知众人可恶，碍着母命，仍是埋头任人作践。

有时问他母亲：“怎么人都说我无父，是个畜生，什么缘故？”他母亲一听就哭，吓得他也不敢再问，自始至终只从母姓。后来他母亲实受众人欺负不了，才由他背了，到天蚕岭东山脚下居住。母子二人，都不懂交易。先时他打来的野兽皮肉，都被众人诓要了去，所以自始至终，不知拿野兽换钱。那村的人虽不似先时村人可恶，也利用他不肯明说，众人给他打了一条铁铜，叫他去打野兽。打了来，拿点破衣粗盐。日用不值钱的东西和他换。有时他母子也留些自用。他母终究受苦不过，得病将死，急得他到处求人。

他又没钱，打听是医生，就强背回去医治，始终也未治好。死时说：“你爷是熊……”一句话未完，便即咽了气。因死前说过那村也没有好人，娘死了，可将娘葬在远处，也休和他们住在一处等语，自己用斧子砍了几根大木，削成尺许厚的木板，照往时所见棺材的样，做了一口大材。盛殓好了尸首，将铁铜及一切应用的东西绑在材上，也不找人相助，两手托着材底，便往山

里跑。由岭东直到岭西，走了两天，好不容易才寻着一个野兽窟穴，将野兽一齐打死，就穴将材埋葬。每日三餐，边吃边哭，边喊着娘。因为先时披着兽皮打猎吓伤过人，守着死母的诫，一到没有吃的，出山强讨，总是穿着那件旧衣，不围兽皮。他也能吃，也能饿，知人嫌他，不到万般无奈，从不出山。近两月天蚕岭野兽稀少，所以才时时出山强讨，不想遇见云从。吃完之后，见云从仍和先时一样，只和他温言问答，喜得不知如何是好。

云从问完他话，那两个佃户也和地方叙了阔别进来，乡下人老实，也没管闲事。一行四人，同着起身，到了大板桥，又给商风子买了衣服。因为适才耽误，天已不早，须得明早上路。那两个佃户又说家中有事，要告辞回去。云从给每人二两银子，打发走了。

不时觉着身上不舒服。商风子也说要走，云从问他为何，他说要回去看娘。云从才把人死不能复生，人生须要做一番事业，你纵守庐墓一生，济得甚事，种种道理，婉言告诉。

商风子恍然大悟，只是执意还要回去跟娘说声，请云从先走，只要说了去路，自会追上。

云从不便再拦他孝思，又恐他憨憨呆呆，明日追迷了路。心想：“反正今日不能起身，即或回不来，明早打他那里动身，再雇车马，也不妨事。自己又不是没有在山中宿过，何不随他同去看看？”当下便问路的远近。风子道：“并没多远，我一天走过十来个来回，还有耽搁呢。”云从便说要和他同去。风子闻言大喜。云从存心和他结交，命他不要满口好人，要以兄弟相称。当下算完店帐，由风子买了些吃食，拿了云从包裹，一同前走。走到无人之处，云从想试试他脚程，吩咐快走。风子道：“哥哥你赶得上吗？”云从说是无妨。风子笑了笑，如飞往前跑去。云从到底练习轻身法不久，又在病后，哪当他生具异禀，穿山如飞，勉强走了一二十里路，休说追上，还觉有些支持不住。风子也跑了回来道：“我说哥哥追不上呢！”云从称赞了他两句，一同将脚步放慢。

又走了二十多里，云从见山势越发险恶，夕阳照在山背后，天暗暗的，十分难看，便问还有多远。风子道：“再转一个山环就到了。”二人边走边说，快要到达。行过一个谷口，风子因洞中黑暗，想抢在前面，去把火点起来。刚前走没多远，忽听云从在后喊道：“你看这是什么？”风子闻声，回头见赤暗暗一条彩雾，正往谷里似飞云一般卷退回去。云从晃了两晃，直喊头晕，等到风子近前，业已晕倒。风子连问：“哥哥是怎么了？”云从只用手指着心口同前边，不能出声。风子大惊，便把云从捧起，跑回山洞，放在铺上。第二天还能言语，说是昨天走过谷口，看见谷里飞也似地卷出一条彩雾，还未近前，便闻见一股子奇腥，晕倒在地，如今四肢绵软，心头作恶等语。说到这里，便不省人事。由此云从镇日昏迷，风子又不知延医，直到遇见笑和尚、尉迟火，才行救转。

笑和尚一听云从是醉道人新收弟子，便将自己来历说了。云从闻言，越发心喜，忙即改了师兄称谓。又说起家中隐患及自己出来日久之事，不觉泣下。笑和尚道：“师弟休要伤心，既遇我和尉迟师弟，便不妨事。你病后还得将养数日，由我传你运气化行之法，才能完全复原。醉师叔终日在外云游，你行路迟缓，去了还不一定便能相遇。他既知你家中有这种隐患，慢说是自己得意门人，就是外人，异派余孽如此猖狂，也决不袖手。他原见你资质虽好，却出身膏粱富厚之家，恐你入门不惯辛苦，特地示意，命你亲去受

些磨折，试试你心地专诚与否。现在已然连遭大难奇险，终未变却初志，即此一桩，已蒙鉴许，恐怕不俟你赶到成都，你家之事已了。为万全计，我二人俱能御剑飞行，往返成都也不过一日。可由一人先去，如见醉师叔未去你家，可代你呈明中途迷路遭险，养病荒山之事，必蒙怜悯垂援。你这事看似重大，其实倒无关紧要。反是适才见那谷口妖气笼罩，你又在那附近中过毒，里面必有成形的妖魔之类潜伏，看神气离成气候已是不远。我二人奉命出外积修外功，难得遇见这种无形大害，万不能不管，正好趁它将发未发之际除去，以免后患。不然它一出世，左近数百里内生灵无噍类了。”云从自然是惟笑和尚之马首是瞻，不住伏枕叩谢。

当时议定，由尉迟火去成都，就便寻同门师兄，要些银子路上使用，由笑和尚看护云从。吃粥之后，互谈了些往事。商风子先见尉迟火一道光华，破空飞行，又听笑和尚说了许多异迹，忽然福至心灵，恳求笑和尚教他本领。笑和尚道：“我哪配收徒弟，你如有心，且待事完之后，以你这种天性资质，不患无人收录。且待明日尉迟师弟回来，除妖之后再说。”当晚三更时分，笑和尚跑到洞外先观看那妖物的动静。商风子也要跟了前去。笑和尚又给云从服了一粒丹药，吩咐睡下，才同风子出洞。到了高处，商风子见谷里黑沉沉没有什么迹象，便对笑和尚道：“笑师兄隔这么远，哪里看得见，何不往前看去？”笑和尚道：“你是肉眼，哪里看得透。待到天色将明，便有把戏你看。这妖物我也断不透它的来历，我在这里都闻见腥味，定然其毒无比，慢说近前，无论什么飞禽走兽，离它二三丈以内，休想活命。怪不得白日里，我笑不出野兽来。我本可遥祭飞剑将它除去，只是还想趁它未成气候以前，看清是个什么东西，长长见识。你且噤声，少时自见分晓。如有举动，你千万不可上前，一切俱要听我吩咐。”说罢，便寻了一块石头坐下。

又待了一会，不觉斗转参横，天将见曙。风子见仍无动静，正想开口，笑和尚连忙用手点了他一下，风子便觉周身麻木，不能出声。正在惊异，忽然听远远传来一种尖锐的怪声，好似云从在那里唤他一般。再看笑和尚，踪迹不见。心疑云从出了什么变故，想奔回洞中看视，怎奈手脚都不得转动，空自着急。忽见谷内冒起拳头大小两串绿火，像正月里耍流星似的，朝空交舞了一阵，倏地火龙归洞似地依次收了回去。觉着有人摸了自己一下，不禁失口说了一声：“这是什么玩意？”同时手脚也能动转。惦记云从，正想奔回洞去，猛觉有人将自己拉住，回头一看，正是笑和尚。

第一 六回

雾涌烟围 共看千年邪火香霏玉屑 喜得万载空青

商风子刚想问笑和尚，使什么法儿将自己制得不能动转？笑和尚道：“真险真险！”

我稍疏虞一步，差点误了你和周师弟的性命。现在天色已明，我们回洞再说吧。”风子满腹茫然，待要问时，笑和尚已迈步前行。回到洞中一看，云从睡梦方酣，还未醒来。

便问笑和尚道：“适才你往哪里去了？我听见我哥哥喊我，可有什么

事？”笑和尚道：“那是妖怪的叫声，哪里是你哥哥喊你。日里我见那谷中妖气弥漫，与寻常妖气不同，便疑心可有特别凶毒怪物潜伏。我自幼从师，常听师父说，在深山大泽之中行走，如闻异声呼唤名字，千万不可答应，否则气机相感，必被它寻声追上，遭了毒手。又教给我许多鉴别妖物之法，因此知道厉害不过。我随恩师到处斩妖除害，像谷里那般狠毒的东西，连恩师也只知道来历，没有见过。这东西乃千百年老蝎与一种形体极大的火蜘蛛交合而生，名文蛛，卵子共有四百九十一颗。一落地，便钻入土中。每闻一次雷声，便入土一寸。约经三百六十五年，蛰伏之地还要穷幽极暗，天地淫毒湿热之气所聚，才能成形，身长一寸二分。先在地底互残同类，每逢吃一个同类，也长一寸。并不限定身上何处，吃脚长脚，吃头长头。直到吃剩最后一个，气候已成。再听一回雷声，往上升起一尺，直到出世为止，那时已能大能小。这东西虽是蛛蝎合种，形状却大同小异。体如蟾蜍，腹下满生短足，并无尾巴。前后各有两条长钳，每条长钳上，各排列着许多尺许长的倒钩刺，上面发出绿光。尖嘴尖头，眼射红光，口中能喷火和五色彩雾。成了气候以后，口中所喷彩雾，逐渐凝结，到处乱吐，散在地面，无论什么人物鸟兽，沾上便死。

它只要将雾网一收，便吸进肚内。尤其是没有尾窍，有进无出，吃一回人，便长大一些。

腹内藏有一粒火灵珠，更是厉害。日久年深，等被它炼成以后，仙佛都难制服。还会因声呼人。起初离它五六里之内，听见它的叫声，无论谁人听了，都好似自己亲人在喊自己名字，只一答应，便气感交应，中毒不救，由它寻来，自在吞吃。以后它的叫声越叫越远，直到它炼形飞去为止，所到之处，人物都死绝了。因它形体平伸开来宛似篆写文字，所以名叫文蛛。乘天地穷恶极戾之气而生，任什么怪物，也没它狠毒。先前我用定力慧眼远看，见暗雾中有两条长臂带着一串绿星，隐约闪动，便疑心是这怪物。及至听见叫声，又稍看清了上半截形象，与当年恩师所说一般无二，更知是它。此时见你站在旁边，恐你一答应，虽然它全体尚未出土，不致追来吃你，一则初见这种怪物，不敢拿准，二则气机相感，中的毒也非同小可。事在紧急，又恐周师弟醒转，闻声答应，连忙将你点了哑穴，才回来用法术封了这洞。再赶去时，它已隐入土中。这东西要等全身现出，才可下手，一入土中，便无法除它。从今日起，如无我话，千万不可离开此洞。周师弟新愈，你二人尚无吃的，待天大明之后，我飞身入城，与你二人化点饭食度过一顿。

尉迟师弟回来，带有银钱，你二人便不愁用度了。”

说罢，略待片时，云从醒转。笑和尚恐风子无知莽撞，又再三嘱咐云从。将云从霜镡剑要来，暗悬洞口之内，又用法术封了洞口。然后取了饭钵，别了二人，笑嘻嘻将大脑袋一晃，转眼间不知去向。约有个把时辰，端了一钵熟饭，还买了许多荤菜、锅盔回来。风子一见大喜，上前便接过去，首先端与云从食用。笑和尚笑道：“我因见你能吃酒肉，服侍周师弟这几日，必定馋得可以，适才还为你破了戒，平白拿人家十两银子，又拿银子去偷换了许多荤菜与你。恩师知道，说不定还怪我呢。”说罢，又从身上取出几两散碎银子，交与风子。云从好生过意不去，忙问究竟。笑和尚道：“我每日代尉迟师弟向人化斋，从未遇见这等刻薄人家，不给我饭是他本分，硬说我是他逃走的雇用小厮，要叫人捆我。是我气他不过，隐身形打了他两个嘴巴，顺手掏了他十两银子。和尚不便买荤，我又隐形到了铺中，取了荤菜。我见

那施主甚是本分，留了一半银子与他。

自从出家，做贼还是第一次呢。”风子听笑和尚戏耍那刻薄人家，不由哈哈大笑。笑和尚本能辟谷，斋饭有时还吃，却不动荤。云从病后腹饥，风子更是连饿数日，狼吞虎咽，各吃了一个大饱。饭后云从精神大振，觉着腹痛作响，由笑和尚扶着，出外行动了一次，才向笑和尚重新跪谢。笑和尚无法，还礼起来，便在洞外闲眺，也无甚动静。

下午过去，谷中赤氛又起。尉迟火也从成都赶回，得知醉道人自打发了张三姑娘，不多几日，留话给松、鹤二童，说有要事往衡山一行，归途还往云从家去代他除害。又代他起了一卦，本人凶险甚多，且喜吉人天相。如有人来，可着原人护送云从回家，待他妻子生产，安排好了家务，不必再往成都，径往峨眉飞雷洞李师叔处相见等语。云从闻言，自是大放宽心。尉迟火又问笑和尚，可知这里妖物来历。笑和尚道：“看你神气，必然遇见前辈师伯叔指教，何妨先说给我听听？”尉迟火道：“我倒未遇见别位尊长，只因周师弟等要用钱，知道辟邪村玉清师太存有不少施主善资，前去讨些。说起我和你在此，玉清师太便问可曾发现什么妖气？我对她说了。她说她昔日打此经过，知道这天蚕岭潜伏着一个极厉害的妖物，名叫文蛛，只因时刻未到，无法下手。非等今年五月端午，大雷雨后，不能出世。现时各位师尊为准备三次峨眉斗剑，均有要务在身，她又在端午前后要连往青螺魔宫两次，去救她当年一个同门生死患难之友，不能建此大功。如有人将它除去，不下立十万外功，还得妖物的腹内一颗乾天火灵珠，助将来成道之用。

嘱咐你我须要小心从事，莫放妖物跑了。据她算计，妖物还不应该遭劫，如今只两条前钳出土，不到端午，白费辛劳。最好叫你我先行送周师弟回去。不要打草惊蛇，等端午前一日赶到，便可下手。你看的又是怎样？”笑和尚道：“与玉清大师所说一些不差。

她既如此说法，幸喜不曾冒昧下手。为今之计，只好先送周师弟回去再说。只是那妖物虽然还不能现身害人，但毒气太重，又能发声叫人，生物挨近一些，便难活命。倘如我们走后，有人误来此地，我等知而不备，岂不有罪？”

尉迟火道：“据我看，这山势崎岖危险，二三十里方圆，连樵径都没有，常人决难到此。有几个似这位呆兄弟，到这种好地方来往？这层倒也过虑。”风子也说，终年并无入迹，只有野兽来往。如今才想起，自从谷里每日下午有了红雾，连野兽都逐渐稀少绝迹。随大家去极好，但是他娘还葬在这里，恐尸首被妖物所害，要笑和尚想个法儿。

笑和尚说：“已死的人，相隔又远，绝无妨碍。不过就此一走，终难放心，恐怕有人误蹈险地。”当下先飞身上空，相好地势。然后下来，在二三十里周围要口山石上面，口诵真言，画了许多灵符。若有人到此，自会被许多法术妙用化成的怪兽大蟒吓退。笑和尚先没想到最厉害的妖物文蛛，自己又不愿往世俗人家跑。原打算叫云从在这里养病，传他运气化行之法，日夕打坐，就便自己除妖。今见妖物毒气如此重法，又有玉清大师传语，不敢怠慢，只好先送云从回家之后再来的。

布置完竣，便要动身。风子又去他母亲葬处，将身伏在土堆上，不住数说。三人见他虽未出声大哭，泪落不止，知是伤心到了极处，用好些譬解，才行劝住。将云从交给尉迟火，笑和尚带了风子，吩咐紧闭二目，喊一声：“起！”破空便飞，觉着风子并不骨重，越发爱他资质。

剑光迅速，飞到贵阳云从家中，天不过二更向尽。这时敌人方面因为接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同党送信，说是由川入贵途中，在野外遇见张老四和一个峨眉门下小辈，名叫孙南的，打听醉道人踪迹，露出一些口风，虽未听得详细，已知与周家之事有关。那人又打听到醉道人要往衡山一行，趁张老四与孙南分手走单时节，将他用暗器打倒。自己往回走时，不知怎的，竟会被那小辈孙南追上。正在危急受伤之际，幸遇一人相救，才得活命，一路将养到来，请大家留心在意。敌人一听这信，才知踪迹果被张氏父女看破，喜得张老四已中毒药暗器身死，还不妨事。只恐夜长梦多，便提前由云从父子先下手。

及至一打听，云从业已走了数日，猜知必是张老四不回，亲往成都、峨眉两处求救。当天即派同党分两路去追，追上便行杀死。这里也同时发动，数日之内，连用重手法，暗中点伤了好几个周氏老兄弟。张三姑因自家势孤，玉珍又有身孕，如要解救，反启敌人注意，祸发更速，惟有权且隐忍，等醉道人来了施治。事已至此，云从的父母又因子远出，思念太切，还不如说明的好，便命玉珍便中婉言略说真相。云从的父母因家中新出变故愁烦，一听媳妇张玉珍说了经过，心中大惊。想起云从一去多日，尚未出贵州境内，托便人捎过两封书信，以后连亲家张老四都渺无音信。虽然媳妇和张三姑俱说无碍，到底不放心。而云从夫妻又是恐吓着老人，一番孝心，不得不从权行事，势难怪他们。仇敌如此狠毒，事若经官闹明了，反而愈加猖獗，全家俱有性命之忧。张三姑和媳妇只能保住自己全家，不能兼顾别人，眼前同胞骨肉，命在旦夕，焦急如焚。他却不知敌人势大，正因为云从不在家中，恐怕打草惊蛇，想等人将云从追上杀死，再行下手，否则头一个就是他全家遭殃。张三姑和玉珍岂有不知之理，不过恐二老忧惊过甚，不得不拿话壮胆罢了。

谁知天不绝人。在大、三、四、五、六房相继出事，无故病倒，除了云从父母知道祸变，他人俱还闷在鼓里之际，有一晚云从父母在中堂以内，正和张三姑、玉珍愁颜相对，忽然一阵微风穿帘而入。张三姑疑是敌人行刺，大喝一声，便飞身迎上前去。烛影闪动处，现出一个背红葫芦的道人。玉珍认得是醉道人，喜从天降，首先伏地下拜。三姑也收剑上前，招呼云从父母一同见礼，又叩谢了救子之恩。坐定以后，一见云从并未跟来，心下好生不定。醉道人看出了心意，说道：“令郎虽然近时灾晦很多，但处处因祸得福，绝无妨碍。贫道先从卦象上看出敌人发动还早，想往衡山会一位老友，随后再来。路遇同门师侄孙南中了妖法，我将他安顿好，即到此地，每日在尊府各房巡视，都由贫道暗中向受伤的人说了经过。恐妨打草惊蛇，令这一干妖孽又逃往别处，为祸世间，将贤昆仲一一救转之后，仍请他们装病不起，静等贫道所约的两个同伴到来，一齐下手，省得敌人漏网。适才同伴已到，事完之后，便要远行。令郎已收归贫道门下，将来前途甚佳。因承祧九房，不能不勉徇世俗之见，令他略尽人事，生子娶妻，即此已误他许多功行了。不久双喜临门，尊府积善之家，日后子孙必能昌达。只是令郎非功名中人，如生子之后强留在家，反倒于他有损无益。知贤夫妇爱子情深，恐难割舍，特在事前面告。

再约半月，自有高人送他回转。生子周年，他必入山学道。又过三年，他仍可时常回家省亲，并非从此便弃家不返。那时，贤夫妇望勿拦阻。”

说罢，玉珍、三姑还想叩问自己前途时，醉道人袍袖展处，一道光华，破空而去。

云从父母吓得慌忙下拜，起来思量，几曾见过这样飞行绝迹的仙人？不由信心大增。知道爱子不久便从他去，成仙虽是好事，到底难于割舍，既是命中注定，想留也未必能够。

且喜弟兄无恙，云从再有半月即回，仙人之言，决不会差，才放了心，一切俱等到时再说。

第二日，家人偷偷报信，说是昨晚三更后，二老爷上房院中光华乱闪。今日午前，二老爷亲自开门，喊近邻三老爷家去几个人，帮他打扫。入内一看，上房院内有好几滩黄水，只丢下二老和他跟前的外少爷奶妈。其余从二太太起，连那些亲友下人，俱都不在。二老爷说昨晚和二太太拌嘴，天没亮就吵着回娘家。那些下人，原都是那些亲戚荐用，夫妻一赌气，所以二太太连闲住的亲戚和那些下人都带走了。二老爷没人使唤，所以唤去几个服侍，一面招呼旧日用人回来等语。子敬一听，吩咐下人，二老爷性情不好，你们休要乱说。一面入内，去喊媳妇和张三姑来问。只玉珍一人到来，问起此事，玉珍说：“昨晚张三姑曾随后追了醉仙师去，天明前回来，说醉仙师约有两位剑仙，共同将敌人用飞剑杀死，一个也未漏网。未后，又用化骨丹将尸首化去。二伯父已于前晚看破敌人奸谋，所以并不难过，只向醉仙师恳求，留下那小孩。醉仙师因小孩无知，本不想杀戮，便即走了。三姑因有他事，又要去看望媳妇父亲，托媳妇代为辞行，回家去了。”子敬夫妻听了，好不骇然。一会，九房弟兄齐来，背人互说了经过，分别嘱咐家人，不准传扬。好在周氏是积善之家，那些人俱非本乡本土，一去不归，先还有人诧异，事不关己，久亦淡忘。

这晚正在计算日期，忽见一道金光直坠庭心，现出四人，竟有云从在内。以为同来的人，又是剑仙一流，忙着便要下拜。笑和尚早料到此，先就拦住。云从也忙着略说了一些来历。问起家中之事，果然已了，好不欣慰。因为不是外人，一面着人去唤玉珍与笑和尚等见礼。然后才分别落座，细说详情。云从父母和玉珍见云从面容消瘦许多，本已担心他路途受苦，及听说完经过，才知又是出死入生。小三儿还不知存亡下落，俱都伤心不止。感激笑和尚等相救之德，免不了朝三人又有一番称谢。云从因自己行踪奇特，恐启人疑，悄悄传来心腹家人，嘱咐了一套说词。一面安排来宾住处。笑和尚、尉迟火二人，除教云从、风子二人一些初入门的口诀功夫外，所有外人一概不见。常时依旧出门积修外功，有云从财力相助，救助孤寒的事，着实做了不少。

光阴迅速，转眼还有五日，便到端阳。笑和尚因此去除妖，不便携带风子同行，命风子与云从做伴，等玉珍分娩，尽完人事，同往峨眉寻师，再图相见。自己同了尉迟火二人，告辞上路。云从又备了不少黄金白银，请二人带在身旁行善。二人离了周家，驾剑光直飞天蚕岭。行至云贵交界，遇见矮叟朱梅，在空中将二人唤住，一同收了剑光，落地叙话。笑和尚拜见之后，请示机宜。朱梅道：“你出世未久，便去建立这样大功，休说斩除恶妖，功德无量，文蛛腹内那粒乾天火灵珠，如能得到，加以修炼，与身相合，将来成道时，也可抵千年功行，真是旷世难逢的机遇。不过那妖物护这粒火灵珠甚于性命，先斩了它，珠便自行飞去。先得珠时，斩妖又恐生变化。此事关系重大，非同小可。

那妖物未出土以前，必将珠吐出离它头顶三丈以内，照着妖物出来，同时往上升起。妖物全身脱壳出土，便即与珠合为一体，成形飞去。不到正

午，不可下手。可是妖物出土，也只一刹那工夫，稍纵即逝。等到妖物身与珠合，就非你的能力所能胜任。所以下手的时节，须要一人在前，去抢那珠。珠到手后，妖物必不甘休，定然放出满腹毒气追来。

那珠本是它的内丹，相生相应，无论怎样隐形潜迹，也能跟踪而至。纵用法力将它斩掉，但是业已中了它的毒气，难于解救。这时全仗在后之人，从后面用飞剑斩它，才能完全成功。那乾天火灵珠乃天材地宝，正邪各派俱都重视，非有积世福德根基，不配享受。适才袖占一卦，若论斩妖，还不怎么，只恐有阴人从旁暗算。你二人又面带晦色，主有灾难，我和诸位道友俱有要事在身，无暇及此。如为万全之计，最好你二人趁这还有数日余暇，寻找剑术较深的同门师兄兄弟相助，以防其他妖人暗算。事不宜迟，必须慎重小心从事。切记：专顾得珠，便不能建除妖之功；想建功，便不易得那珠。二者轻重差不多，只能各居其一，不存贪念，当无妨碍。”说罢，先行飞去。

二人拜送之后，尉迟火自知能力有限，一切全凭笑和尚主持，无所希冀。笑和尚起初以为妖物纵然厉害，到底初次成形。凭自己能力，还不手到擒拿？及至听了矮叟朱梅嘱咐，先时也未敢怠慢。计算小辈同门，自己素常不惯和师姊妹交往，不便相烦。这投契相熟的，只有玄真子门下诸葛警我，还有金蝉、尉迟火三人。金蝉道行虽浅，两口宝剑却是至宝，不畏邪污。已听尉迟火在成都得来消息，说金蝉端午节前要往青螺。其他同门虽多，不是不熟，便是本领不济。想了想，还是找诸葛警我去。到了东海三仙洞府中一打听，只遇见玄真子一个道童，说三仙俱在丹炉旁祭炼宝剑，诸葛警我奉命往雁荡采药未归。笑和尚闻言，也没惊动三仙，径直离了东海。一则艺高人胆大，一则贪功心甚，不由改了念头。暗想：“自己本领，隐形潜踪，出神入化，纵有异派妖人作梗，难道还胜似慈云寺那一干妖孽不成？再说各位前辈俱知那妖物出世，为祸不小，岂有不去剪除，放在一边之理？明明怜爱小辈，将这般大功留给自己，自己还不领受，只管找人相助则甚，那火灵珠只得一颗，又不便分润，只须自己事前多加留神便了。”他这一念之差，才惹出失剑百蛮山，再遇绿袍老祖，智劈辛辰子，三探阴风洞，再斩文蛛，风雷洞面壁十九年，几乎丧了道行之事，这且不提。

笑和尚自把主意决定后，心想：“矮叟朱梅曾说有妖人在侧暗算，何不早去两日，仔细搜索，作一个预防之法，以备万一，省得临时出错。”当下同了尉迟火，径飞天蚕岭，仍往风子所居的土穴潜身。到时天色尚早，见谷里虽无甚动静，妖氛已浓。飞身四外查看自己前时行法之处，知道无人来过，略觉放心。便叫尉迟火去到村里，备办他自己的食粮，等他回来，再设法封山，遮掩异派中人耳目。还恐妖人早在山内潜伏，尉迟火走后，独自又往周围数十里内加意搜查，稍觉形迹可疑之处，丝毫不肯放过。

到了下午，除谷内妖气较前更浓外，一无所获。自信一双慧眼，决不至于看漏，想是妖人要到时才来。这时尉迟火业已回转，二人又商量了一阵，到时由笑和尚在前面去抢珠子，尉迟火由后面下手斩妖，只要引得那妖物回首，笑和尚再由前面回身，两下夹攻，合力将它除去。这种算计，笑和尚虽然略存私心，但是要换了尉迟火在前，委实也有些能力不够。计议定后，笑和尚才向天默祝，朝着东海下拜，叩求师父法力遥助自己成功。祝罢起身，走到山崖上面，叫尉迟火站在身后，暗运飞剑护法，相机保卫。自己盘膝入定，按照苦行头陀所传两界十方金刚大藏真言，施展开来，用佛法改变山川，潜移异派视线，到时纵有妖人想来，也无门可入。由戌初直到第二日辰初，

才行完了大法。

起身问尉迟火，昨晚在这密迩妖穴的高岩上面冒险行法，可曾见什么异象？尉迟火道：“自你入定，一会便隐去身形。我知你还坐在我前面，不敢大意，四外留神，先倒没有什么异兆。一交子时，远远看见谷内一点红光，比火还亮，引起两串绿星，离谷底十丈高下，如同双龙戏珠一般，满空飞舞。那红光先时甚小，后来连那两串绿星，都是越长越大。直到月落参横，东方有了明意，仿佛见红光左近不远，冒起一阵黄烟，那红光引着两串绿火，倏地飞入黄烟之中，只一个转折，疾若流星赶月一般，便飞入谷里，连那黄烟都不见了。你难道一丝也不曾看见？”

笑和尚道：“我炼这两界十方金刚大藏非同小可，炼时心神内敛，不能起丝毫杂念。

恐妖物知道不容，前来扰害，所以才请你护法，为备万一，还将身形隐去。这还是妖物不曾出土，敢于轻试，否则岂敢轻易冒险？此法一经施展，别的妖人休想到此，我们可以安心从事了。你所说情形，大约还是妖物独自作怪，且等晚来亲见再说吧。”因隔端阳还有两夜，闲着也是无事，仍和尉迟火遍山搜寻。因昨日时间已晚，一恐打草惊蛇，二因下午毒气太重，全山俱都查遍，只谷内妖穴没有轻易深入，便着尉迟火在离谷不远的高坡上了望。自己趁着正日照中天，阳光最盛之际，飞身入谷，查看妖穴。到了谷中一看，那谷竟是个死的，恰如瓶口一般。谷底四面危崖掩护，终古不见阳光。地气本就卑湿，再加崖上野生桃杏之属，成年坠落谷中，烂成一片沮洳，臭气潮蒸，中人欲呕。

靠近妖穴处，有一个丈许方圆的地穴，背倚危崖，拔地千丈，慧眼观去，深不见底，骨嘟嘟直冒黑气。时见五色烟雾，耳中闻得呼噜呼噜之声，响成一片。笑和尚内服灵丹，还是凌空下视，已觉气味奇腥，头目昏眩，估量这般奇毒险恶之区，除了妖物，异派中纵有能人，也决难潜伏。不愿再作流连，便往回飞走。

出谷之际，一眼瞥见谷口内有一块凸出的岩石，上面安排着八堆石块，成一个八卦形势，门户分得非常奇特。石旁野生着许多丛草矮树。猜是前人镇压之物。因为看了谷里形势，甚合下手心意，急于要和尉迟火商量，没有十分在意，匆匆飞回。见尉迟火正在那里呆望，近前一看，觉着尉迟火脸上颜色发青。笑和尚到底细心，问尉迟火可觉身体有些异样？尉迟火说：“想是昨晚在山头露立了一夜，适才又往谷口看了一眼，顺风闻着腥味，便即退回，也许稍中了一些妖毒。现时只觉头有些晕，并不怎样。”笑和尚嘱咐小心，不要妄入，一切由自己安排。当下给他吃了一粒丹药，也就放过一边。他却不想尉迟火纵然剑术造就不及他深，但是从师多年，已能飞行绝迹，身剑相合，岂是一夜风露和那些毒气所能侵袭？这一大意，几乎害了尉迟火性命，这且留为后叙。

尉迟火眼药之后，头晕稍好，两人商量下手之策。因听苦行头陀说，妖物天生异禀，全身只要一见风，便变成了钢鳞铁骨。只当胸前有一白团，是它心窍，连那初出上时两只后爪，比较柔嫩。别处纵用飞剑斩断，也不能将它除去。且这东西最灵，一受伤，自知不敌，便要化风逃走，无法跟寻。算计妖物从地穴中一出土，必往谷口方面冲出，到时着尉迟火在谷底危崖顶上，居高临下，运用元神，指挥飞剑，静等笑和尚抢珠到手，先用飞剑斩去那两只后爪，妖物必然负痛回身。笑和尚再驾无形遁光，从前面远处动用飞

剑，乘它后爪斩断、前爪登起之时，直刺它的心窍。双管齐下，前后夹攻，以防它弃珠不要，入土遁走，异日又为祸人世。计议停妥，不觉到了下午。这次不比往日，夕阳衔山，异声便起，谷内外宛似百十亩晴云笼罩，邪彩氤氲。二人看了，暗自心惊。待了一会，异声渐厉，仿佛是唤二人名字。二人虽是预知厉害，屏息凝神，不去理它，笑和尚还可，尉迟火已觉闻声心颤，烦躁不宁。

子夜过去，一粒鲜红如火的明星，倏地从彩雾浓烟中疾如星飞，往上升起，红光闪耀，照得妖穴左近的毒氛妖雾，如蒸云蔚霞，层绢笼彩，五色变幻，绚丽无俦。耳边又听轧轧两声，接着飞起两串绿星，都有碗大，每串约有二十多个，绿闪精莹，光波欲活，随着先前红星，互相辉映，在五色烟雾中，上下飞翔。舞到极处，恰似两条绿色蛟龙，同戏火珠。忽而上出重霄，映得满山都是红绿彩影，忽而下落氛围，变成无数星灯。氤氲明灭，若隐若现。尉迟火看到奇处，不由目定神移，几番出声呼怪，俱被笑和尚止住。

等到天将见曙，红绿火星渐渐由高而低，由疾而缓，倏地冲霄三次，瞥然下落，没入妖穴，不见踪影。阳光升起，妖云犹未散去，仍如五色轻纱雾縠，笼罩崖穴。只尉迟火昨早所见妖穴附近的黄烟，始终没有出现，未免又疏忽过去。算计过了今晚，明日正午端阳，便该是妖物出土之期。二人恐惊动妖物，一同飞到远处，各将飞剑放出，互相演习了一阵。尉迟火不知怎的，总觉人不对劲，气机不能自如，吃力勉强。向笑和尚要了一粒丹药服下，又运用了两个时辰内功，一同回至天蚕岭。此番不往妖穴查看，只在附近周围巡视，以防万一有异派妖人潜伏。这连日查看结果，只到处都是些零乱鸟毛，鸟身却不见一个，野兽自然早已绝迹。知道这些飞禽俱为妖物吞食，吃剩羽毛，随风飞散。

且喜别的尚无异兆，当下回到风子土穴。尉迟火独自坐在石床上进食，忽然失声道：“笑师兄，我们先后在这土穴来了多少次，你觉着有些和别处异样么？”笑和尚问是为何？尉迟火道：“先我并不觉得，这些年蒙恩师指教，已能寒热不侵。自从前晚到谷口转了一下，便觉身上烦热，连服两次丹药，也未全好。我只一坐在这石头上，心里便凉爽起来。起初还认为是偶然，今早听了那妖物怪声，又同你练了一回剑，老是心烦发热，神志不宁。适才进来，又坐在这石头上，一会便宁贴了许多。莫不这石头还有些异处？”笑和尚日来一心只在除妖搜敌，百事俱未在心，一闻此言，不禁起了好奇之想，叫尉迟火起来，仔细端详这土穴和那块大石形势，看出那土穴附在崖脚，泥石夹杂，并无别的异处。五月天气，穴内自较外面凉爽，原不足奇。那块大石是风子昔日睡处，虽然是一块方形青石，却是通体整齐，有六尺见方，四面端正，出土约有三尺，下截埋在地里。

穴口大小，风子纵有天生神力，决难运进。石身又是那般四周平滑光洁，穴内清凉，抚石却有温意。据风子说，本是狐獾之类扒掘的巢穴，何以洞里面却藏着这一块方石？越看越觉希奇，左右暂时无事，想查个水落石出。略一寻思，先不动石，二人合力将石旁乱石泥沙用剑拨开。然后用穴中风子留下的锹铲，不一会工夫，便将那石扒见了底。细一端详，竟是上下四方，高下如一，毫厘不差。凭二人神力，毫不费事将石抬开，往下一看，粗如人臂的黄精，似无数黑蟒般，纠缠盘结做一堆，也不知有多少。笑和尚折了一截来尝，入口甘芳，胜似先前所食十倍。猛然心中一动，大喜道：“斩妖之后，师弟将乾天火灵珠让我独享，受之有愧。今见这石形如此奇异，起初以

为有别的宝物藏在下面，今见这好而又多的黄精附生石底，先前你又有清心感觉，定是石中宝物灵气感应。

再说石中如无宝物，外形决不会如此整齐，如人工磨就一般。说不定还能帮助明日除妖之事，也未可知。不过我虽常听师父说，莽苍山万年美玉晶英结成温玉莲花，与将来光大峨眉门户有关，只是还不到出世之期，也只听说，没有见过。这石头摸上去倒也温热，可不知里面是否也藏有温玉之类的宝物？既经发现，又有这半日余闲，其势不能放过，凭我二人飞剑，不难削石如泥，但是不知此石来历，要在无心中损毁了，岂不可惜？石形四方，宝物必定蕴藏石中。我较你略微细心，还是由我一人动手，如能侥幸得着宝物，仍赠你如何？”

尉迟火还要推谢，笑和尚已叫他站过一旁，手指处，一道金光绕石旋转，四周如同霰迸雪飞，霜花四洒。顷刻之间，剥茧碾玉一般，早去了三分之一。先时毫无异状，只石质越往后越觉细腻，金光闪闪，玉雪纷飞。不多一会，六尺见方一块大青石，变成尺多方圆，六尺高的一根石柱，仍是一无所获。笑和尚一面动手，正在后悔自己不该贪心，将天然生就一块光滑成形的大石，削得一无所用。眼看越削越小，已只剩八九寸粗细，忽见金光影里，似有银霞。连忙住手，近前一看，这石上下皆形如常玉，只中心处有银色从石里透出，隐约可辨，估量大小，也不过六七寸之间。知道所料不虚，宝物行即发现。金光过处，先将上半截青石切去，移开一边，再将下半截同样切断。笑和尚刚将石心捧起，准备拿过一旁细看，尉迟火无心中低头往下半截石根上一看，只见哧地一股清泉，细如人指，从下半截石根心处直喷起来。

第一 七回 积虑深仇 劫妖天蚕岭 伤心前路 求友钓鳌

矶

尉迟火猝不及防，溅了一脸。猛觉口里沾了一点，觉着甘芳凉滑，沁人心脾，知是灵泉。自己正在烦渴之际，恐怕洒落可惜，也顾不得喊笑和尚，张开一张大口，堵着泉眼便接，骨嘟嘟连饮两口。立刻觉着身心轻爽，头脑空灵，烦渴一法，如释重负。不舍住口喊人，便将两脚直顿，反手招摇。等到笑和尚过来问他，尉迟火才住口喊他去饮时，口才一住，同时泉也涓滴无存。尉迟火说了泉的好处，笑和尚恍然大悟道：“你饮的分明是灵石仙乳，万载空青。我只注意怎样取出石中宝物，未及分润一口。幸而你平素迟钝，这次却有灵机，否则灵泉无多，转瞬流尽，大家都吃不成了。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仙缘际合，各有来因。我这样用心，竟会一时大意，忘了上下两头，若照先前削法，岂不可以分润一些？适才我将石心捧过，觉着手上温润，连忙回身，见你头伏石根，回手招我，已是不及。恭喜师弟，饮了这空青仙乳之后，不但可抵多年功行，目力还大异寻常，虽未必视彻九幽，比我炼就的慧眼，就强多了。”尉迟火笑道：“师兄且慢，可惜这石下半截既有，上半截难道便无？何不将那上半截石根细细探寻，如有时，岂不是你我又可多得一点仙气？”

笑和尚闻言，也觉有理。果然取过上半截断石，仍用剑光细削，直到连下半截石根都削完，哪有涓滴。且喜石心有宝，业已断定，两人坐到一起，重用剑光细细磋磨，对于石里的银色，一丝也不敢伤损。不多一会，银色愈显，仿佛在石中跳动，益发兢兢业业，不敢大意。忽见一丝白气，从石眼里哧的一声喷出，转瞬即灭。再看石面上，现出七个小孔。二人业已看透石层里面，竟是空的，中间好似盘着一个东西。剑光削处，七个小孔越显越大，见石中之物乃是一条银色小牛，在里面转动不停。二人都不知是什么宝物，恐怕取出遁走，便停了手。谁知石里银牛透了外面空气，渐渐行动由急而缓，一会工夫，伏在石上，不再动转。尉迟火主张取出，笑和尚还不甚放心，先使了禁制之法。

然后再用金光将石面削去一看，石心圆平，形如盘盂。那牛非石非玉，通体银光灿烂，碧眼白牙，四蹄朱红，余下连角都是银色，形态如生，全是天然生就，看不出一丝制作之痕。明知天生灵物，只不知用处来历。二人俱都大喜，尤其尉迟火爱不忍释。笑和尚抽了几根僧衣上麻缕将银牛系好，挂在尉迟火贴胸之处，另用符咒禁制，以免真形飞去。

宝物得到，时已黄昏。尉迟火服了石乳空青，身心益发通畅。高高兴兴一同走出穴外一看，对面妖谷业已妖云弥漫，毒雾蒸腾，映着落日余霞，满山都是暗赤色彩，比昨晚还要浓厚许多。二人看了一会，日落西山，夜色已浓，满天繁星，一点微风都没有。

四外静悄悄的，只见谷中妖气，蓬蓬勃勃涌个不住，时而现出点红绿光影。因为相隔明日端午还有不少时辰，此时也无法下手，便同飞到远处，盘膝用功。三更过去，以前所见的红绿火星相继出现。这次星光愈大，更显光华，已能看出妖物两条长爪，一个尖头，在烟雾中飞舞隐现。一交子夜，愈更猖獗。红星长有栲栳大小，引着两串碗大绿火，在妖穴上空乱飞，映得妖云毒雾，如同蜃光叠彩，五色迷离，分外好看，不时闻得奇腥之气。妖物身形，也越来越显，似要现出全身，出土飞去。二人若非玉清师大与矮叟朱梅谆嘱，几乎就想上前动手。因恐妖物觉察，笑和尚早已隐去身形，尉迟火也在僻静之处潜伏。细看那妖物，浑身碧色，头尖口锐，阔腮密鳞，身形颇似蟾蜍。腹下生着两排短脚，形如鸟爪。两条前爪长有三丈，色黑如漆，尽头处形如蟹钳；中节排列着许多尺许长的倒钩，形如花瓣，发绿光的便是此物。只剩两条后爪，尚有半截没有出土。近身半截，与前爪大同小异，只颜色却是白的。玉清师大曾说妖物腿射红光，此时并未看出。

那鸣声却异常凄厉，听了叫人心神难安。正在观察之际，忽见前面妖物不远，另有几点绿火，夹着一阵黄烟，直扑妖物头上火星。就这一转眼的工夫，时光离天明还早，倏地妖云乱卷，毒火齐收，如流星坠雨般纷纷落下，连妖物全身都没入土内，不见踪迹。只剩一堆毒氛彩雾，如五色锦堆般笼罩岩谷。

直至天明，也不见再有动静。二人俱都诧异，与往日不同，先疑是妖物自己弄的狡狴，并未想到别的。等到交了已正，日丽天中，碧空万里，又是端阳藻夏，风和日暖，休说雷风暴雨，连一丝云彩影子都无。尉迟火道：“玉清师太曾说，今日午时大雷雨，妖物才得出土。你看天气这般好法，哪有雨来？”正说之间，笑和尚抬头一看，只见西北天际，似有几缕轻云飞动，果然没有雨意。因昨晚情形不似往日，也觉有些疑虑。时已不早，且不管天气怎样，仍照以前商定下手。当下同了尉迟火，由高空飞行，越过妖谷，

到了那千丈危崖之上，下面便是妖物出土的巢穴。一切俱经预先商定，勿庸再为谆嘱。又恐惊动下面妖物，俱都用手略微示意。笑和尚安置好了尉迟火，往回飞走，打算飞到前面谷口内平崖之上，等妖物出土，上前抢那乾天火灵珠。仗着隐去身形，静等尉迟火将妖物两条后爪斩断，护痛回身之际，再行飞回，两下夹攻。身刚飞落平崖，忽然一阵狂风吹过，抬头一看，时光刚交午初。就在这一会工夫，西北乌云已如潮涌卷至，转眼阳乌匿影，四方八面的云雾疾如奔马，齐往天中聚拢。满天黑云弥漫，仿佛昼晦，天阴已极。倏地黑云层的电光，如金蛇乱窜，只闪得一闪，震天价一个大霹雳打将下来。

那些笼罩岩谷的毒气妖雾，经这大雷一震，全都变成彩丝轻缕，随风四散。接着妖谷上空电光闪闪，雷声大作。那大霹雳紧一阵，慢一阵，轰隆轰隆之声，衬着空谷回音，恰似山崩地陷，入耳惊心。只震得山石乱飞，暴风四起，同时酒杯大的雨点也如冰雹打下。

那大雷虽然响个不停，却只在妖穴上空三四丈高下发火震散，并不下击。妖谷中先时一任雷声震动天地，毫无动静。那雷声直打了一个半时辰，渐渐雷声愈大，雷火也愈形降低，雷火去离妖穴只有丈许远近。忽然一道红光疾如星飞，直往天空冲起，照得山谷通明，比电光还要明亮。这时正有一个霹雳朝那穴打下，经这红光一冲，竟在天空冲散。

随后雷声越响越高，那道红光仍往妖穴落下。红光才收，雷火也随着降低。二次红光再起，又将雷火冲高。似这般几起几落，眼看午时将近，妖穴不远冒起一阵黄烟，忽然雷声停息，云散雨收。妖穴中先是红光闪了两闪，那毒雾妖云腾腾勃勃由穴中涌出，将妖穴附近笼罩，恰似一个彩堆锦障，映着阳光，越显奇丽。

待了不多一会，又见彩烟中冲起一粒红星，离地约有三丈多高，停在空中，不住滚动。远看好似浑圆一个火球，没有前几次所见的大，光辉也凝而不散，不似先前虽然光焰较大，却带阴晦之色。知道妖物经了这次雷劫，气候已成，那粒乾天火灵珠也凝炼精纯，可大可小。因妖物身躯还未出土，不敢贸然去抢。正在盘算之际，倏地妖穴里又冒出千百条五色匹练般的毒气，荡漾空中。紧接着两条三四丈长的前爪先行出土，爪上绿星在阳光下倒不显怎样光明，只是那发出来的毒气却异常腥臭，闻着头脑昏眩。知道妖物快要出土，益发不敢大意，聚精会神，真气内敛一处，准备相机下手，眼看妖物两条前爪直伸向天，舞了几下，那空中停留的乾天火灵珠也由近而远往前移动。长爪尽头，先现出妖物身躯，裹着一身腥涎毒雾，好似非常疲倦，缓缓由穴内升了上来。大白日里，分外看得真切，有时两爪交叉，果似一个古写的半截文字。尖头上生着一双三角眼睛，半睁半闭，射出红光。嘴里的烟雾，一喷便似十来丈长的匹练，喷一回，往上升起一些。

看它神气，颇觉吃力。笑和尚见妖物转瞬出土，这般厚重的毒雾，如何近身？那粒乾天火灵珠照在妖物顶上，四周俱有毒雾妖云环绕，不拼冒着大险，决难抢到手。这时那妖物两条后爪又上来了半截，前爪交叉，直撑空际，后爪着地，全身毕现。加上那样生相凶恶，奇形怪状，又知妖物毒气非常厉害，纵然口中含了灵丹，也未必能保无恙。又知时机稍纵即逝。正在为难，忽见妖物后爪只出来了一半多，倏地停止不动，伏地怪啸起来。鸣声异常尖锐凄厉，叫得人耳眩心摇，不能自主，比较前时还要格外难听。叫约有四五十声，倏又昂头将身竖起，两眼闭拢，将尖嘴阔腮一张，白牙森森，吐出来的火信疾如电闪，粼粼吞吐，肚腹一阵起伏，似往里吸收什么。先前

所喷出来的毒雾妖云似五色匹练，如众流归壑一般，纷纷向妖物口中吸涌而进，顷刻间只剩妖物口前有两三尺火焰，所有妖氛一齐被它收去。同时它又人立起来，两条后爪快要出完，空中乾天火灵珠也似在那里往前移动。

笑和尚一看，还不下手，等待何时？说时迟，那时快，当下驾起无形剑遁，直朝那粒乾天火灵珠飞去，口诵避毒真言，伸手便抢。方喜容容易易将珠得到手中，及至抢了珠子，回身飞遁，才觉那珠似有一种东西在下面牵引，拿着飞走，甚是吃力。百忙中往下一看，那妖物已有了觉察，一双三角眼全都睁将开来，尖嘴中火信直吐，待要喷出毒雾。笑和尚大吃一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急中生智，一手提定那珠，往回飞走，手指处将飞剑放出，往那粒乾天火灵珠下面一绕，果然无心中将妖物真气斩断。那珠失了依附，入手轻灵，与先前重滞宛不相同。笑和尚用飞剑时不能隐形，已被妖物觉察。还算妖物初经雷劫之后，正在出土吐纳养神之际，气体不充，飞行不远，只怒得怪啸连声，口中一二十丈长的毒气又似匹练般直朝空中喷去，同时两条后爪也一齐出土，待要全身飞起。笑和尚见已得手，哪敢怠慢，早已收回剑光，隐形飞遁。

尉迟火在危崖上潜伏注视妖物动静，见大雷雨后，妖物果然现身，火灵珠停在空际，左右毒气甚重，先时也代笑和尚着急。及见金光闪了一闪，火灵珠不见，知已得手，心中一喜欢，略微慢了一慢，那妖物业已全身出土。先时动作尚慢，突然刮起一阵腥风，妖物口中乱喷五色匹练，周身有彩雾烟云环绕，张开四爪，恰似一个七八丈长的四脚蜘蛛，往前便飞。尉迟火才大喝一声，将剑飞出去斩妖物两条后爪。这时妖物离地也不过才两三丈高，还待向上去追仇敌。忽见谷口一个伸出的危崖上面，先是一溜绿火，直敌尉迟火的飞剑。接着起了一阵绿烟黄雾，恰似一面百数十丈方圆的烟网。烟雾中一个断臂长人，面貌狰狞，披头散发，手持一面纸幡，连人带烟，直朝妖物扑去。这时先前那一溜火，已迎着尉迟火的飞剑两下一碰，同时一绿一白两道光华，双双坠地消灭。

笑和尚原意，是遁出毒雾氛围，再回身运用飞剑，与尉迟火前后夹攻。刚飞出去里许地面，猛一回身，正见那断臂妖人破了尉迟火飞剑，用一团黄绿烟雾，网一般围住妖物全身，连人带烟，抱住妖物，破空飞去。不由大吃一惊，忙喝道：“大胆妖孽休走！”手指处，一道金光疾如闪电，往前便追。那断臂妖人想是知道厉害，也不回身迎敌，怪啸一声，疾如飘风，直从尉迟火潜伏的危崖上面飞越过去。笑和尚剑光何等神速，连忙追去时，刚刚飞至危崖上面，忽然闻着一股奇腥，立刻觉着天旋地转，目眩头晕，若非素常修养精纯，几乎倒地。就在这略一停顿之际，妖人逃走已远。再看尉迟火，业已倒地不省人事。笑和尚大吃一惊，不顾再追敌人，因崖上毒气太浓，不敢停留，百忙中屏着一口真气，就地上抱起尉迟火，先飞离了险地再说。知道一时疏忽，闯了大祸。到了土穴左近，将尉迟火放在地上一看，尉迟火两目紧闭，浑身绵软，只前胸以下肉色未变，其余自颈以上，俱是色如乌漆。连忙塞了两粒丹药下去，在旁守护。等了两个时辰，丝毫不见醒转，知他受毒已深，灵丹无效，越发忧急。这时妖物虽然逃走，余氛犹自笼罩岩谷，在晴空中随风飘荡。倘若随风吹散，必要贻祸于人，也是将来隐患，只苦无法消除，干看着急。准备尉迟火到晚上不醒，只好自己抱着他，驾剑光回转东海，拼着一身不是，求师尊们搭救，别的暂时也顾不得了。

渐渐日色偏西，正在无法可施之际，猛见一道匹练般金光，电闪星驰

般地飞来，宛似神龙夭矫，围着妖穴附近绕去。接着便是震天价一个大霹雳，那道金光往岩谷上面只绕了一转，便掉转头长虹泻地般直往妖穴射去。笑和尚一见金光，便认出是三仙一派，来了救星，只不知是三仙中哪一位，不由又惊又喜。不等来人现身，早合掌跪在当地，不敢抬头。耳旁又听霹雳两声，悄悄拿眼偷觑，金光敛处，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清瘦法师，缓缓从空中往二人存身之处行来。笑和尚见是师父，目前妖氛已尽，尉迟火也不致丧生，固然欣幸。但是想起自己许多措置失当之处，虽然师父平日钟爱，定难免去责罚。

吓得跪在地下，不敢出声，只不时拿眼偷看动静。苦行头陀也似不曾看见笑和尚跪在地下一般，径走近尉迟火身前，将他扶起，手指处一道金光，细如人指，直往尉迟火口中钻去。一会工夫，那金光穿口出鼻，就在尉迟火七窍中钻进钻出，不住游走。约有顿饭光景，苦行头陀才收回金光，双手合掌，口诵真言，搓了两搓，手上放出光华，往尉迟火上半身摸了一遍。然后取了两粒光彩晶莹、绿豆大小的丹药，塞进尉迟火口内。又过了顿饭时候，才听尉迟火长长地咳了一声，缓醒过来，见是苦行头陀，连忙起身下拜。

苦行头陀道：“这次很难为你。如非事先疏虞，未看出妖人潜伏之处，妖物定然授首。

我同玄真子道友在东海炼丹，正是火候吃紧，那丹关系三次峨眉斗剑及几辈峨眉道友生死存亡，我三人采药多年，才得齐备，一毫大意不得。所以来迟了一步，致你失去飞剑，身受妖毒，几乎堕劫沉沦。那妖物毒气本就厉害，这是它的救命毒烟，休说你等小小功行，连正邪备派中主要人物，也未必全能禁受。幸而你事前无心中服了万载空青灵石仙乳，又有东方太乙元精所化的石犀护着前心，仅仅七窍中了毒气，不然纵有灵丹，也难复原了。更幸妖物毒烟，终身只放一次。它因没生后窍，食物有入无出，腹中淤积天地间淫毒污浊之气，不到生死关头，不会发泄。这次因失去它的元阳，变成纯阴之质，又被妖人在急中一抢，那妖人又完全知它克化禁忌的来历，无法脱身，情急无奈，才将这万分恶毒之气，震开腋缝，发将出来。妖气已泄去大半，此后除它，比平空遁去，容易多了。只是你飞剑既失，元气又伤，事情为助我的孽徒成功而起，你始终不存一毫贪念，即此已很难得。现时你也不能再去积修外功，可随我回转东海，由我炼一口飞剑，赐还与你，以奖你这一番苦劳之功便了。”

这时尉迟火已听出苦行头陀有怪罪笑和尚之意。笑和尚更是早已听出语气不佳，吓得心头乱跳，战兢兢膝行挨近前去，想等师父把话说完，再行苦告乞恕。谁知苦行头陀始终不曾理他，把话一完，不候他二人张口，僧袍展处，单携了尉迟火，一道金光，直往东方飞去。笑和尚一见不好，忙驾无形剑遁，从后追随。到了东海一看，洞门紧闭，知道师父剑光迅速，业已早到。若像往日，已经叩户径入。因为负罪之身，又猜不透师父究竟要怎样责罚，徬徨无计，只得跪在洞门外面，低声默祝。直跪到第三日清晨，毫无动静，越发焦急起来。暗想：“自己一出世，便由师父抚育教诲，甚得钟爱，说是将来还要传授衣钵，平素从无过错，连重话都未责罚过一句。今番斩妖无成，只是一时疏虞，没有看出妖人藏匿在旁，也是无心之过，何以情形这般严重，大有摒诸门墙之外的意思？自己长跪哀求了一夜，竟不能丝毫挽回。”越想越伤心，不由哀哀痛哭起来。悲泣了一阵，先于求恕之中，还有些怨望师父薄情，处罚太过。后来一想：“以这次而论，要专为除妖不成，

那只是自己法力经验不够，并非自己不尽心力，纵然有罪，何至于此，其中必然还有原故。”又仔细想了一想，才想起自从参加破慈云寺后，因为出马得意，又见众同门能如自己者甚少，未免狂妄自大。一路上虽然也积了不少外功，回想许多处置事情，都有点不得其平，一任自己喜怒。尤其那日听说妖物身上藏有宝珠，不该心心念念只在珠上盘算，斩妖除害之事反倒不甚注意。如与尉迟火异地而处，或者得珠之时，不再狂喜远遁，也许纵有妖人潜伏，不致使妖物遁去。又想起师父教规素严，那日代云从、风子化斋，土豪固然可恶，惩治尚可，岂能犯戒，盗人银两，以供自己快意？虽然银子并非自用，终是犯了清规。更想起路遇矮叟朱梅那般谆谆嘱咐，不该因为宝珠存下私念，找寻诸葛警我不着，便逞能不再找人。照那日形势，如再得一人相助，得珠之后，将珠交与助手，自去对付妖物、妖人，何能让它逃走？岂非一念之私，误了全局？越想越觉错误太多，事情全坏在自己身上，责无旁贷，怎能怪师父薄情？不禁心寒胆战，愧悔万分。

正在惶急，忽见玄真子与乾坤正气妙一真人双双缓步走来。笑和尚一见，仿佛是得了救星，连忙膝行着迎上前去，恳求代为缓颊。妙一真人道：“你师父性情，平素看去，较我等还要和易，但是戒律却异常精严。你不应该连犯贪、嗔、妄三行戒条。据我看，你师父心中甚是难过，大有将你逐出门墙之意。所幸你尚能忏悔，觉悟前非。我又念你能为峨眉宣劳，因此约了你玄真师叔，向你师父求情，纵能免却追还飞剑，逐出门墙，责罚也不在小。你可小心在此谨候，万勿任意行动，少时自有回音。”笑和尚哪敢答言，不住含泪叩谢，眼看妙一真人与玄真子走到洞府门前，石门自开，双双走了进去。一会诸葛警我走来，向笑和尚略一点首，匆匆入内。又待有两个时辰，才见诸葛警我面带忧色，走了出来，唤笑和尚起立道：“师弟，恭喜恭喜，已蒙师伯怜宥了。”笑和尚大喜，忙问：“师父可准小弟进去拜谒请罪？”诸葛警我道：“此时谈何容易。这事都怪我晚回了两三日，累得师弟你遭此无心之过。适才师父和妙一师叔向苦行师伯再三求情，只免逐出门墙，尚有许多下文，暂时无暇谈此，可随我到钓鳌矶新辟的洞府中细谈吧。”

笑和尚闻言，不由忧喜交集，先向着洞府跪谢师父宽恕之恩。然后随着诸葛警我下了仙山，驾起剑光，直飞海滨钓鳌矶神吼洞坐定，听诸葛警我详说经过。才知苦行头陀果然怪他不该狂妄贪嗔，盗人银子，一心看重宝珠，精神不属，以致未看出妖人潜伏，遗留莫大后患。对他甚是灰心，不但不肯传授将来衣钵，还要追去飞剑，逐出师门。幸而念在他资禀不差，又是初次犯过，事后跪在洞前，尚能自觉前非。又经玄真子、妙一真人再三说情，才免逐出之罪，给与自新之路。

那妖人乃是百蛮山阴风洞妖孽绿袍老祖门下、叛师恶徒辛辰子。自从绿袍老祖在慈云寺被极乐真人李静虚腰斩，恰巧辛辰子赶到，趁着顽石大师失利的当儿，冒险将绿袍老祖上半身抢了逃走。他拼命救师，心里并非怀有好意。他因早已知道绿袍老祖尚有第二元神炼成的玄牝珠，乃是邪教中的至宝，存心不良，并不将绿袍老祖上半身送回百蛮山，寻找替身还元。而是径将他带至滇西大雪山极隐秘的玉影峰风穴寒泉之内，用妖术、法宝将峰封锁，每日毒钉邪火禁制，要逼绿袍老祖将玄牝珠献出。绿袍老祖知他性情歹毒，与自己不相上下，宁受折磨，至死不肯将珠交出。辛辰子才知弄巧成拙，靠自己法力，只能给他受尽痛苦，要弄死却非容易。又加上百蛮山尚有三十几个两辈同门，时常查问绿袍老祖上半截尸身下落，俱疑辛辰子捣鬼，绿袍老

祖未死，渐渐追问甚急。玄牝珠如能到手，便不愁他这些同门余孽不服，如果珠不能得，迟必生变。再要走漏机密，被人救去，绿袍老祖残忍非常，报复起来，定比自己施之于人者，不知还要惨上多少倍。

越想越害怕，擒虎容易放虎难，情急无奈，只得费尽心力手脚，盗了红发老祖一把天魔化血神刀。这原是绿袍老祖的克星，交珠便罢，否则使用神刀将绿袍老祖连残身带元神全部斩化。

谁知迟了一步，绿袍老祖径被妖人西方野魔雅各达救走，狠心毒意，乘人之危，在青螺魔宫中，双双活割了天师派教祖天灵子得意门徒师文恭的身躯，接复后，遁回百蛮山去。发下大誓，二次再炼百毒金蚕蛊，捉到辛辰子，将他折磨三十年，身受十万毒口，后然斩去元神，化骨扬灰，用法术咒成蛊蚁，轮回生死，日受毒蚕咬食，永世不完苦孽。

辛辰子当时被绿袍老祖用拔毛代体、化神替身瞒过，未得追上，已知上了大当。后来一闻此信，吓得胆落魂飞，哪敢再回百蛮山去，到处潜伏匿影，以避绿袍老祖搜寻。知道尽自藏躲，终非了局。又听别的妖人说起，要破金蚕蛊，只有生擒到云南天蚕岭的千年文蛛，用自己心血祭炼，与妖物分神化体，用此才可将金蚕一网打尽。否则这次绿袍老祖下了狠心，不久便将身与金蚕合而为一，蚕存与存，蚕亡与亡，就未必能制了。他得了那妖人指教，又传了妖物文蛛禁制之法，用千年毒蝎腥涎和蛟丝结的毒网，去擒妖物，预先在妖谷内用妖法隐去身形。笑和尚同尉迟火去时，他已察觉，本想下手暗算。又因妖物有乾天火灵珠护体，非毒网所能克制，指教他的妖人，也算出他非因人成事不可，因此才隐忍未动，决计借别人抢珠之时下手。但他生性太恶，就这么打算，还趁尉迟火往谷口探头之际，暗打了他一阴魂毒火弹。那弹中上，不出七天，便要烦渴而死。偏偏尉迟火无意中又服了万载空青灵石仙乳，才保无恙。及至笑和尚得珠到手，辛辰子趁他回身，用毒网抱了文蛛，污坏了尉迟火的飞剑，行法遁走。笑和尚追他时，他因乾天火灵珠已与妖物元气脱离，不但没有顾忌，反起觊觎，原想暗使妖法一网打尽。一则恐人觉察，传扬出去，作贼心虚；二则笑和尚剑光非比寻常，同时文蛛又放出那救命毒气，他虽满身妖法，又知禁忌，也觉禁受不住，连已经倒地的尉迟火都未及下手，径自逃走。

谁想冤家路窄，指点他盗取文蛛的妖人走漏了消息，那绿袍老祖门下一个名叫唐石的听了去，密告了绿袍老祖，自是容他不得，早派了十几个门下妖孽跟踪窥探。一则怕他那柄化血神刀，又兼想连那妖物文蛛一起得去，当时并未下手。直等辛辰子得手之后，暗地跟随，到他潜伏的玉屏岩地穴以下，用妖法隐形化身入内。趁他和一个妖妇饮庆功血酒之时，暗下销魂散，将辛辰子和那妖妇醉得昏迷过去，再用柔骨丝缚好，连蛟网中的文蛛一起带回百蛮山阴风洞去。行至中途，正遇红发老祖寻来，向辛辰子要还化血神刀。这一伙妖人不知厉害，言语不逊，恼了红发老祖，施展妖法，困住众妖，斩断柔骨丝，震醒辛辰子，索还化血神刀。辛辰子醒转一看，才知中了仇敌道儿，如非红发老祖索刀起衅，要被这些同门妖孽捉了回去，其身受的惨毒，哪堪设想。当下便向红发老祖跪下谢罪，将刀献还，历说绿袍老祖怎样狠毒，他盗刀自卫，情出不得已，再四苦苦哀求搭救。红发老祖也未理他，将刀取回，竟自飞回山去。辛辰子趁众人畏惧红发老祖不敢动手之际，见红发老祖一走，连那妖物文蛛和心爱的妖妇都顾全不得，也乘机同时行法遁走。这伙妖孽欲待追赶，已是不及，只得带了那妖妇和妖物文蛛，回山复命。

绿袍老祖闻得辛辰子中途逃走，暴跳如雷，不但恨红发老祖切骨，怒到急处，竟怪唐石不加谨慎，一口咬断唐石臂膀，又要将这些妖人生吃雪恨。还算雅各达再三求情，说他等俱非红发老祖之敌，文蛛既已得到，除了后患，可以将功折罪。辛辰子失了文蛛和化血神刀，无异于釜底游魂，早晚定可擒来报仇雪忿，何必急在一时？这些妖孽才免葬身老妖之口。那绿袍老祖自从续体回山，性情大变，越发暴戾狠毒，每日俱要门下妖人出去抓来人畜，供他生吃。人血一喝就醉，醉了以后，更是黑白不分，不论亲疏，一齐伤害。不似从前对门下，暴虐之中，还有几分爱惜。总以为自经辛辰子这一来，其他余孽难保不有人学样。传授法术，学成以后，去为将来叛师害己之用，简直休想。他从前虽然狠毒，女色却不贪恋。自得妖妇，忽然大动淫心，每日除了刺血行法，养蚕炼蛊之外，便是饮血行淫。偏那妖妇又不安分，时常与门下妖孽勾搭，偶然觉察，他却不究妖妇，只将门人惨杀生吃。门下三十几个妖人，已被他生嚼吃了好几个。在他淫威恶法禁制之下，跑又跑不脱，如逃出被他擒回，所受更是惨毒。不逃走，在他身旁，法术既不曾再传，又是喜怒难测，时时刻刻都有惨死之虞。他回山没有多日，闹得这些门下妖人个个提心吊胆，如坐针毡。及至这次唐石领了多人盗回文蛛，除去他的隐患，有功不奖，反将唐石咬断一只臂膀，又要生吃众人。虽经人解劝得免，可是一见唐石断臂，便想起昔日咬断辛辰子臂膀，结怨复仇之事，不时朝唐石狞笑，话言话语，总拿辛辰子作比。

唐石平时虽是恶毒，甚得众心。向辛辰子追究绿袍老祖下落，也是他一力主持，却闹得这般结果，朝不保夕。越发众心解体，反觉不如当初与辛辰子一气，同谋将他除去，倒不致受今日荼毒。真是众叛亲离。那辛辰子也自知早晚没有活路，探知绿袍老祖也想利用文蛛炼成妖法，与峨眉寻仇，得到以后，并未弄死。只因金蚕蛊尚未炼成，不能分心，将文蛛仍用蛟网网好，关在阴风洞底风穴之内。自己既与恶师势不两立，除了将文蛛再行盗回，觅地藏炼，将来还可拼个强存弱亡之外，更无善策。处心积虑，想去冒险一试。半月之内，必要前去。

苦行头陀用佛法坐禅，神仪内莹，智珠远照，算出许多因果。又看玄真子与妙一真人情面，将斩除妖物之事，责成笑和尚前去办完。命诸葛警我传语，指示了绿袍老祖藏匿妖物之所。给了三个密柬，外面标明日期，到日危急，才许开看。斩妖回来，不但将功赎罪，那时苦行头陀也值功德圆满，仍可令笑和尚继承衣钵。

笑和尚备悉经过，好生优急，忙对诸葛警我道：“斩妖赎罪，责无旁贷。只是那绿袍老祖何等厉害，门下许多妖人，俱非弱者，我人单势孤，本领有限，如何能够深入妖穴？师兄念在往昔情分，好歹救我一救。”诸葛警我道：“你真遇事则迷，在自平日那样聪明。你想师伯既将全责交你，如非预算成功，岂有叫你前去送死之理？不过怪你这次狂妄自私，犯了教规，特意借此磨折你一番罢了。绿袍老祖厉害，我等自不是他对手，其间当然免不了许多惊险磨难。所幸师伯虽命你一人负责，并未禁止你约请帮手。前辈师伯叔自不便请去相助。连我也因三次峨眉之事，师父和这两位师伯师叔时有差遣，不能离开一步。但是别的同门尚多，尤其是破完青螺以后，新入门的几位同门，不但本领高强，还有许多异宝。师伯第一封柬帖外面，写有你起身日期，计算离今天还有半个来月，你何不趁此时期，请好助手，再往百蛮山去，相机行事，岂不是好？”笑和尚道：“我平日不善和师姊妹们应酬，除你之外，

只和小师弟金蝉交好，但他的能力，还不如我。余者同门虽多，我俱不熟，又不知何人身有异宝，也不好意思事急请人相助，这便如何是好？”

第一 八回 藏珍无份 寒萼怨偏私 敌忾同心 金蝉急友 难

诸葛警我道：“你又呆了，斩妖除害，乃是我等应为之事，虽说助你，也是为公，不过你身任其难罢了。只一对他们说，除非另奉师命，有事在身，都是义不容辞。峨眉与我等一家手足，俱是同门，分什么男女和交情深浅？我代你打算，这些同门当中，别看小师弟金蝉本领不如你，还就数他是第一福人，毕生永无凶险，又最得妙一夫人和诸同门爱护，难得他又和你交好，约他相助，最为妥当。你如不好意思请师姊妹们相助，一约他去，师姊妹们也决不袖手，纵然自己不去，必借法宝助你成功。我听说他们所有法宝，除朱文有朱师伯的天遁镜，专破妖氛毒气外，如李英琼的紫郢剑，秦家姊妹的弥尘幡，还有申若兰借用半边老尼的紫烟锄也未送还。他们现时俱聚集在峨眉山凝碧崖洞天福地之内，前门法术封锁，初去不易找寻。你可往髯仙李师叔飞雷洞对过后洞入内，只须约去小师弟，再借得两件法宝，悄悄偷上百蛮山，用隐身法入洞，去斩文蛛，金蝉与你接应，纵不手到成功，也不致失陷妖人手内。事要缜密，不可再似前时大意。我将师父给我的九转真元再造神丹给你两粒，以防不测，少赎我力不从心，不能分身相助之罪如何？”

笑和尚知那仙丹经三仙多年道法炼成，因念诸葛警我频年采药劳苦功高，戒律谨严，从无过犯，同门中只他一个得蒙恩遇，赐了七粒，有此在身，不啻多得一条生命，连忙跪谢，又谢了指教之情。因为事不宜迟，大功未成，师父不许见面，诸葛警我又忙着检配新采灵药，事已商量停妥，无可留恋，将那火灵珠与诸葛警我看了，又商谈了一些别的事，便别了诸葛警我，径往峨眉飞去。

虽听说飞雷洞在峨眉后山，有危峰峭壁围绕，人迹罕到，但是从未去过。照诸葛警我所指的路径，在空中飞行，寻了好一会，才看见山阴峰峦耸聚之下，有一片平崖，上面有一座洞府，背倚崇冈。一面孤峰拔云，一面广崖上洪波浩浩，急流汹涌。到崖尽处，直落千寻，飞沫喷雪，银涛幻彩，声如雷轰，震动山谷。洞府对面，又是一座洞府，洞门似较稍小，白石如玉，映日生光。洞前有亩许方圆平石，突伸出去，左右各有一根白玉石柱对列。两崖中断，下有百丈深潭，寒波澎湃。两洞相去并没多远，到处都是奇花异卉，古木灵石，允称仙境，笑和尚算计这两座洞府，必有一处通着凝碧仙府。正待收剑下落，忽听一声雕鸣。定睛一看，从洞内高视阔步地走出一个金眼大黑雕，出洞便纵向洞旁石柱上面，铁羽神骏，顾盼威猛。紧接着洞中又纵出一个比人还高的大猩猩，手中拿着两柄长剑，出洞便在平崖上舞将起来，光华闪闪，纵跃如飞，虽不能与身合一，已宛然峨眉家数。笑和尚看着希奇，暗想：“前日闻得凝碧崖有一个仙缘极深的女同门，名叫李英琼，得了白眉禅师的神雕佛奴，甚是通灵。却不想还有这么一只大猩猩，居然也得了峨眉传授。诸葛师兄说不久有许多妖人来此侵犯，有这两个灵物守洞，寻常异教

还难擅入雷池一步呢。”

正想看那猩猩舞完了剑再行下去，忽见空中飞过一群大山鸠，那时猩猩正舞到疾处，倏地将足一点，连人带剑，直突高空。那群大山鸠飞逃不及，早被冲入鸠群，剑光过处，穿杀了好几个，纵下地去。收了双剑，便作人言，叫那黑雕去吃。那黑雕偏着头看了它两眼，嘴里叫了两声，想是不肯领情。那猩猩一赌气，提起几只死鸠，便往崖溪中丢去，零毛碎羽，落了一地。笑和尚心最仁慈，暗骂：“扁毛畜生！才学了多少本领。既会人言，必已通灵，如何行事还这般残忍？前辈师伯叔从不收异类为徒，金蝉比较淘气，说不定就是他所豢养。这东西已学会峨眉剑法，又有这两口好剑，现时见它为恶，不加惩治，异日多事杀生，再要野心不退，归入旁门，岂不贻羞峨眉门户，害他主人为他受过？何不下去惩治它一番，就是它主人知道此事，也难怪我。”想到这里，故意闹个玄虚，收了无形剑遁，从空中似断线风筝般，飘飘荡荡往下坠落。神雕得自白眉和尚佛法点化，笑和尚无形剑遁须瞒不过去，早看出来人是峨眉一家，存心给袁星一点苦吃，才有袁星吃亏挨打之事。笑和尚连打带闹，戏耍了袁星一阵，已断定这里定是凝碧仙府的后洞无疑。正待迈步往前行走，忽然鼻孔闻着一股子异香，见洞口里石头上放着三个朱红如火的果子。拿起一看，清香扑鼻，以为是洞中仙果，被袁星盗来。尝了一个，非常香甜好吃，顺手揣起，往里便走。

原来袁星委实心高志大，自见主人为余英男逃走莽苍山之事每日焦急，想到与神雕同立奇功，将英男寻回，以搏主人欢心。背着众人，和神雕商议。神雕也因日前寻英男无着，觉着有负使命。先因奉命看守后洞，不敢擅离。禁不起袁星一再怂恿，说它自幼生长莽苍山，洞穴甚熟，又有许多子孙，可以相助找寻，除非英男不在那里，否则没有寻不着之理。你飞行又快，哪有这么巧，就会出事？何况对门还有两位大仙相助，决无妨碍。倘如寻着，其功非小，也省得主人着急。又从脑后拔下几根长毛，交与神雕。说莽苍山同类中，凡年代深远一点的都通鸟语，可将此毛带去，用鸟语说了英男相貌。你如当时寻不见英男，只管回来，明日再去，他们自会帮你找寻，随到随回，不过几个时辰。我再故意绊着对面两位大仙，在此说话学剑，即使有警，由二位大仙抵敌，我回去送信，也不至于误事。如此既可立功，又可不废职守，岂不两全其美？神雕被它说动，又因深通灵性，能预知警兆，预料目前不会有事，便由袁星先将石、赵二人请出，借学剑为由，帮助防守，径往莽苍山飞去。

那里千山万壑，大小洞穴不计其数，自不能一一遍寻，仅在空中盘旋下视，全山寻遍，倒见了不少大马熊。除此之外，虽遇见几个小猩猩，俱是年龄尚轻，灵气毫无，一见神雕飞来，吓得乱抖乱叫。一一抓住，问了问，哪里通什么鸟语。将袁星长毛与它们看，倒似乎有些认得，也没有什么特别表示。神雕便舍了这些小的，再去空中寻找，休说英男，连大点猩猩一个都无。记挂后洞，不敢久停，只得回飞。飞过一处山崖，见地下有几个朱果，神雕自然识货，飞身下去抓起。四外细看，只有几十匹马熊，在那里吃草，余无朕兆，便飞回来。到家先埋怨袁星所言不实，颇为嗔怪。袁星不住指天发誓，表明心迹。更担心同类子孙又被什么木魅之类的妖物所害，苦于不能分身前去，好生难受。那朱果共是五个，因未禀命而行，人未寻回，不敢向主人们呈奉，和神雕商量分吃。

神雕昔日承主人赐过好几个，只吃了两个，多分一个给袁星。袁星想

自己吃一个，偷偷送两个给芷仙，报她得剑之恩。因那仙果清香扑鼻，闻一会，看一会，放在石上，不舍就吃。却被笑和尚跑来拿去，如何肯舍，大叫一声，拔出剑来，拼命就追。

笑和尚何等迅速，身又隐去，顺着洞中路径，到了凝碧崖，见着金蝉，同往无人之处，把来意告知，问金蝉可肯帮忙。金蝉自是一口应允。又说起责罚袁星经过，金蝉听了大笑。笑和尚问出袁星也是女同门李英琼豢养的神猿，深悔适才不该处治过分。虽说同门一家，自己初来，到底是客，只顾一时高兴，举动太以放肆，不好意思去见众人，好生踌躇。金蝉笑道：“笑师兄，你又太迂了。我们年轻道浅，本不应收门徒，何况异类。无非李师妹仙缘太好，又是在未入门以前收下，得了掌教夫人默许。大师姊早就虑它野性难测，异日在外生事。偏它当了我们的，又非常恭谨，不能无过相责。不料背地却敢放肆，得你做戒一番，再好不过。就拿这两个朱果说，闻得李师妹说，只莽苍山才有，并且不是年年结实，叫它把守后洞，它却不知偷往哪里弄来，也不禀报，多么可恶。适才我们来时，听李师妹在后呼唤，想必有事。我们且先回去，和大家见了面。好在时间还早，索性留你盘桓些日，到时她们即使不去，好歹也借几件法宝。日前髯仙李师叔曾派仙禽传书，说不久凝碧崖还有妖人侵犯呢。”笑和尚强不过金蝉，只得随他同往太元洞内，请新旧诸同门一一见礼，红着一张脸，又向英琼道了歉。金蝉便说袁星任意妄杀，咎由自取，责它乃是为好，并不过分。

说还未了，英琼记着英男，也未暇计及别的，抢着问道：“袁星一个畜生，做错了事，本应责罚，岂能介意？倒是笑师兄所持朱果，乃莽苍山之物，笑师兄必从莽苍山来，可曾见着一个孤身女子？”笑和尚自来不善和女同门应对，未及开言，金蝉早将朱果取自袁星说出。英琼一听，忙要去喊袁星来问。袁星适才听英琼和灵云等谈说朱果，早恐少时事要泄露，满腹鬼胎，等在外面，不等呼唤，入内跪下，战兢兢说了经过。它这种行为，正合英琼的心意，拿眼望着灵云，并不作声。芷仙、朱文也先代它说情。灵云道：“妄戮飞禽，已有笑师弟责罚过了。把守后洞，何等重要，岂可远离？连神雕佛奴俱有放弃职守之罪。姑念为主心切，从宽免罚。下次再若故犯，轻则追回宝剑，逐回莽苍，重则飞剑斩首，决不宽容。速往后洞，小心防守去吧。”袁星闻言，喜出望外，连忙叩头谢了众人，起身出去。

金蝉为友心切，便将笑和尚现奉师命，要往百蛮山阴风洞斩妖除害，将功折罪，只因绿袍老妖厉害，人单势孤，来请同门相助之事说了。这一班小辈同门，除了灵云、秦紫玲、吴文琪几个素来持重外，余下都是急功喜事，好几个都愿前往。笑和尚当然满口称谢，金蝉更是兴高采烈，不住的商量怎样去法。灵云看了，甚是好笑，插口说道：“蝉弟你就是这火爆性子，也不知乱些什么。你先不要打岔，听我来说。”金蝉见灵云脸色似不赞同，心中大为不快，鼓着一张嘴，抢着说道：“姊姊，这还有什么说？我们既然以剑仙自命，斩妖除害，乃是天职。何况笑师兄受了苦行师伯重责，独肩千斤重担，我和他情同骨肉，你们不肯帮他，也得帮我。莫非这义不容辞的事，也要禀命而行么？我不管你们，谁要怕事，只管不去。适才文姊姊和李师妹、申师妹、秦二师妹都说去的，想必不会说了不算，再连我一同……”还要往下说时，灵云见他一面激将，一面挟制，又好气，又好笑，不等说完，喝道：“蝉弟住口，休得胡言！这凝碧仙府，乃本派发扬光大之基。我以微末道行，奉师父前辈之命，暂行主持。以后同门日多，都似你这样放肆狂妄，言行任

性，如何能行？昔在九华，念你年幼无知，处处宽容。如今年龄与学识俱应竿头日进才是，一言一动，都似这般浮躁，岂是修道人的体统？外人为妖孽侵害，我等遇见，尚难袖手，何况同门至契。只是凡事须有个条理章法，大敌当前，尤须慎重，岂是随便张皇，便能了事的？”金蝉原有些畏惧灵云，只因激于一时义愤，疑心灵云不肯相助，才说了那一番话。被灵云义正词严地数说了一顿，早羞了个面红过耳。英琼、朱文一知来意，就首告奋勇。寒萼、若兰也相继说是要去。英琼素来天真，最得全体同门钟爱，谁说她也不计较。朱文与灵云姊弟又是生死患难之交，更不在意，反看着金蝉受屈好笑。若兰得依峨眉，引为深幸，平素本极敬重灵云，反认为自己冒昧，不该也抢着说去。其余自紫玲起，没一个不佩服灵云的。笑和尚自不便有何表示。只寒萼一人生来不曾受过拘束，自负甚高，又系初来，闻言好生无趣。

灵云心中明白，转向笑和尚道：“前者成都众同门分手，掌教师尊原有飞剑传谕，命我等分头建立外功。彼时正值护送朱师妹往福仙潭求取仙草，归来开辟仙府，接着又破青螺，未能下山历练。如今遇见这种事，不但相助师兄，如能侥幸成功，将绿袍老妖除去，正是我等积修外功机会，为公为私，俱无坐视之理。偏偏仙府正值多事之秋，灵峰飞走，灵药恐生变化。日前藏珍出现，也不知是何宝物，化成一道光华，破空飞遁。

适才第二口飞剑又要遁走，多亏师兄赶来，用分光摄影之法，才得收住。现在不知穴中宝物还有多少。算计这两日宝物飞化，都有一定时间，我等法力有限，封锁无效，要到明日，才能分晓。封既不能，只有事先预防，通力合作，等它一出便收。要是宝物还多，须留两位本领较大、能收宝物之人在此防守，以收尽为止，免致化形飞去，落于异派之手。时日甚难预料。最重要的，还有李师叔仙鹤传警，说不久有异派来滋扰。此间根本重地，师祖昔年贮藏的灵药异宝甚多，芝仙也移植在此，稍有失陷，非同小可。李师叔只说为期不远，并未指明时日。全数在此，尚恐抵敌不过，再如分开，其力更微。李师妹有一姓余姊妹，异日也是本门中人，如今孤身独走莽苍山，虽知她决无凶险，总在磨难之中，李师妹几番要约人前去找寻，我也在为难，尚未决定。百蛮山除妖，为期尚有半月，如在此期中妖人来犯，正好借师兄大力相助御敌。事完之后，酌留数人守护仙府，余者随着师兄同建奇功，岂不是好？只恐妖人迟迟不来，我等难以兼顾。蝉弟福厚，毕生无什凶险，诚如诸葛师兄所言，令他一人同去还可，其余同门只好到时再定行止了。”

这一席话，自是解释尽情。笑和尚早知师父以重责相委，必有磨难，决无容易之理，原在意料，倒也泰然，能得金蝉相助，于愿已足。金蝉虽不甚乐意，想起目前仙府中实多碍难，只有盼望妖人早来侵犯，决一胜负罢了。

商议停妥，笑和尚便将适才接的那口飞剑交还灵云。又将柬封外面注明赴百蛮山日期，与众人看了。灵云见那口飞剑形式特别，连柄长只尺许，剑身三棱，青芒耀眼，寒气疹人毛发。众人正在传观，笑和尚猛地心中一动，对金蝉道：“藏剑宝穴现在何处，发现以后，既然未能封锁，各位师姊师兄可曾入内观察？”一句话将灵云提醒，忙答道：“这几日，一则仙府多故，二则初回时因未看见飞走的法宝形象，恐能力有限，不敢妄入。今日见这第二柄宝剑化成青蛇飞去，才猜宝物是按时飞行。又因师兄新来，忙于接谈，竟未及想到入穴窥探。现被笑师兄一提，才想起若论我等本领功行，本不该冒昧擅窥师祖的宝藏。但是穴中宝物既要次第飞遁，先已失去一件，再不先事防范，如有遗失，后悔无穷，自以冒险入内试探为是。不过穴中宝物深浅

难知，时听里面金铁交鸣，我等是否能收尚不可料。稍一失措，便有杀身之危，此事不能大意。所幸笑师兄无形剑遁，妙术通玄，更有朱、李、秦三位师妹各有至宝。我等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入内人不须多，只由我与笑师兄二人，借了三位师妹的紫郢剑、天遁镜、弥尘幡，连那九天元阳尺四样宝物，入内观察，以作防身之用，得便将穴中法宝收住。余人各驾剑光，在穴外防守，以防宝物遁走，最为稳妥。”

当下便向三人要过三样宝物，将新得飞剑带在自己法宝囊内，布置好了众人，将弥尘幡交与笑和尚，元阳尺藏在袖内，一手持着天遁镜，一手拿着紫郢剑，领了众同门，走到宝穴前面峭壁之下。先和笑和尚飞剑上去，在穴口侧耳一听，里面金铁交鸣之声又起，只不如先前响亮。灵云道：“先时每值宝物飞去以前片时，响声甚大，宝物一经飞出，便即停息。据这两次闻声观察，这穴必甚深广。现在就要进去，笑师兄可有什么高见？”笑和尚道：“师妹道法通玄，为同门表率，无须太谦，就请下手吧。”灵云便将手一挥，峭壁下除了英琼已将紫郢剑借与灵云，芷仙不能身剑合一，只在下面旁观外，余人各将剑光放起，连人带剑，十来道光华，冲霄而上，似五彩匹练起在半空，神龙天矫，略一游转，齐往宝穴上空会合。寒光宝气，耀目生辉，杂以雷电之音，穿织成一盘光网，笼罩穴顶。灵云料无疏虞，对笑和尚道得一声：“有僭！”揭开石穴盖，用手中天遁镜往下一照。见里面是一个井一般的深穴，从上到下，约有二十余丈，比穴口约宽三倍。内壁上面有一个石门，余外三面俱是平滑如玉的石壁，一无所有。才知宝穴原是两层，宝物正藏在石壁以内。略一端详，看出穴中并无异兆。回头招呼笑和尚，一前一后，飞身下去。到了穴底，走向石门前一听，果然金铁之声出自门里，空穴传音，分外清晰，铿锵悦耳。见那石门竟似天然生就，仅略看出一丝轮廓，无法进去。二人商量了一会，先用笑和尚的飞剑，往缝隙里试了试，竟不能削动分毫，也不知以前宝物怎能破壁飞去。猜这石门定有仙法妙用，不然何致笑和尚的飞剑都破它不开。又用弥尘幡试了试，以为弥尘幡能随心所至，穿金入石，必能连身入内。谁知彩云起处，仍不能飞入雷池一步，只在石门之上回旋。才知仙法厉害，越发不敢大意。忙收了弥尘幡，取出英琼紫郢剑，向门缝里刺去。先以为飞剑、宝幡失效，紫郢剑也未必成功，姑且试试。谁知紫光到处，立刻一道白烟一闪，石门不见，石门以内金光耀眼，夹着一团彩气，疾若闪电一般盘旋，阻住去路。二人不禁吃了一惊，先以为这是宝物。猛听出金铁交鸣之声，出自光层里面，才悟出这是仙法封锁宝物的妙用。

灵云将天遁镜交与笑和尚，要过弥尘幡，叫笑和尚持镜远照，相机进退，自己决意冒险入内一探。一手持着紫郢剑，用弥尘幡护体，再与自己飞剑将身合一，试探着往光层里穿去。笑和尚在光层外面了望，眼看一道紫光，会合一幢彩云，穿入光层以内。顷刻之间，便见灵云带着一条青光，重又穿光而出，落地收了法宝、飞剑，口中连称好险。

笑和尚忙问究竟，灵云道：“我用法宝、飞剑护身，侥幸入了宝穴，里面地方甚是深广，玉柱瑶阶，如同仙阙。尽头处见有五道光华，互相纠结盘绕，其形不一，色彩各异，光华照眼，也辨别不出是什么宝物。我正寻思一人决难下手收取，脚才着地，便觉适才师兄所收那形如青蛇的三棱飞剑，在百宝囊中跳动，未及检看，便化成一条青蛇，破囊而出，亏我手快，才得将它收回。百宝囊已破，无法收藏，只得连弥尘幡拿在手内。这青蛇才一照面，五道光华之中，倏地一道形如蜈蚣的红光，往我手上扑来，这青蛇也好似要

在我手上挣脱，同时那余外四道光华也纷纷飞到。我恐措手不及，仍用前法遁出，才保无恙。那五道光华，好不厉害。那头一道红光飞到时，若非紫郢剑敌住，险遭不测。

就这样，还将百宝囊损伤，连玉清师太所赠的乌云神蛟网，以及我自己炼的两样小法宝，俱都失落在内，还不知能保原壁与否。幸喜九天元阳尺藏在袖内，不曾失落。那尺不用真言，不能发挥妙用。要是失陷损伤，不但见了凌师伯无法交代，日后还有不少用它之处呢。不过我已看出一些下手之法，至少还得三位有本领的同门，才能前去收宝。若只你我二人，决难胜任。”

正说之间，忽见一道光华从空飞降。来人正是轻云，手中拿着两封柬帖，标明拆看次序。那柬帖正是妙一夫人的飞剑传书，先是金蝉接到。因金蝉霹雳剑仅比紫郢剑稍次，胜过众人，可以帮助防守。又因有一封柬帖标有取宝之法，才请轻云下来，交与灵云。

灵云先朝柬帖跪拜，打开第一封一看，不由心中大喜。顾不得先说别的，忙请轻云将那青蛇形飞剑带了上去，交与寒萼代收。再约秦紫玲与朱文，连她本人一同下来，相助收宝。余人仍在上面防守。不一会，轻云将朱、秦二人约到，灵云才将收宝之法说出。

原来那宝物乃是长眉真人采五行精英，用九九玄功，按七真形相，炼就的七口飞剑。

深藏在凝碧崖旁天波壁中腰青井穴中元洞内壁上七个玉石剑囊之内，总名七修，分龙、蛇、檐、龟、金鸡、玉兔、蜈蚣七种，各有象形，专破异派五毒，乃是峨眉至宝。长眉真人飞升之时，因火候尚未纯青，未传门下。用法术将洞穴一齐封闭，由七口飞剑各依生克，昼夜三次，在洞中自相击刺磨练。仅留了一封柬帖，交与妙一真人。昨日妙一真人算计时日已到，打开柬帖，才知这七口飞剑来历和收用之法。柬帖上并说因为那日母猿袁星身上来了周甲天癸，五灵脂污了青井穴的法术封锁，也正值宝物该是出世之期，穴外法术虽然被污，内洞还有两层封锁：头一层便是那石门，第二层是一面六阳诀。这六阳诀如遇午年午月，每日午时阳盛阴衰，物极必反，转致失了效用。同时那七口宝剑在洞内互相击刺，因有生克关系，较弱的一口，必乘此时被迫穿出，石门阻隔不住，自然随它本身灵性飞遁。内中有一口玄龟剑，首先化形飞去。第二口蛇形的青灵剑，也在次日相继飞出。虽然当时收住，如不会运用，仍要飞逃。头一口玄龟剑飞出之后，落在一个未入门的弟子手内，不久自会珠还。其余六口，务要早日下手，以免失落异派之手。

妙一真人因为与玄真子、苦行头陀轮流合炼一样纯阳至宝，不能分神，恰好妙一夫人到东海看望，也因有事他去，才用飞剑传书，命灵云率领轻云、朱文等，照长眉真人所传收剑之法，即时下手。收剑之后，由灵云收藏，等真人回山，再行分派。

灵云吩咐好了众人，传了咒语，手举九天元阳尺，念动真言，朝洞门内旋转的光华一指，金光闪处，光华全敛，一面玉诀，随着飞入灵云手内。众人入内一看，洞中五道光华仍在闪转腾挪，互相纠结，斗个不息。正待往里进步，门外六阳诀一收，宝物好似有了觉察，倏地相次分散，向外便飞。灵云早有防备，手中九天元阳尺往上一举，先化成一道金虹，往那五道光华围去。余人早各按分派，念动收宝真言，照预说的方位，往左右四壁一指，那五道光华也各依众人指处，掉转头，疾如闪电往壁上飞去，晃眼钻入壁中不见。灵云收了元阳尺，见适才遗失的乌云神蛟网等宝物仍在地上，因未使

用与剑相敌，并未损伤，便取来收好。同了众人近前一看，果然有大小七个玉囊嵌在壁上，色如羊脂，与壁相平，仅看出周围细缝。囊形也与剑形相类，注有古篆剑名：龙名金鼉，蟾名水母，鸡名天啸，兔名阳魄，蜈蚣名赤苏。除去玄龟、青灵二剑外，俱在囊内。众人各用真气将七个剑囊一齐吸出，忽见金光闪处，壁上空穴全都生长还原，并无缝隙，俱都惊叹仙法妙用不置。再看手上玉囊，竟是透明如晶，囊中剑形，俱与名称相符。

各人高高兴兴捧了出洞，驾剑光上升穴顶，招呼洞外诸人，同往太元洞内。又向寒萼要过青灵剑，藏入囊中。众人见那七个剑囊，只龙、蛇二剑最大，约有尺许，小的只三四寸大小。听灵云说起收剑经过，才知竟有若干妙用，互相称赞了一阵。灵云便将这天啸剑取来带在身上。其余五剑，金鼉交与紫玲，水母交与轻云，阳魄交与英琼，赤苏交与朱文，青灵交与若兰，玄龟剑空囊交与芷仙暂时佩带，静等教祖回来定夺。灵云原意，七修剑乃是灵物，三次峨眉斗剑破异教五毒囊的至宝，剑数太多，既不能全数随身携带，供在室内又恐疏虞，不如分给众人佩带，较为稳妥，既非私情赠授，又未传用法，不过是暂时分着保存，并非有所厚薄。不料随意一分，引起寒萼许多不快，心中好生怏怏。紫玲从旁看出，知道灵云事出无心，寒萼尘孽本重，深恐她倚强任性，入门未久，得罪同门，大是不便，觑着众人不注意时，偷偷用目示意。寒萼明白乃姊用心，只微笑了一笑，面容转趋和蔼，仍和往常一样，寻着若兰说笑，好似依了紫玲暗示一般。紫玲才放了心。这时灵云已将妙一夫人的第二封柬帖打开，与众人传观。

原来妙一夫人未到东海以前，路遇诸葛警我。诸葛警我知道妙一夫人道行高超，性情尤其宽厚，同门仙侠无不尊崇，若求她向苦行头陀缓颊，必蒙允准。上前参谒之后，便禀明笑和尚获罪之事。并说绿袍老妖何等厉害，笑和尚独入虎穴，决无幸理，务求夫人援手说情，妙一夫人道：“笑师侄九世苦修，厚根独具。苦行道友不久功行圆满，要用他承继法统，纵然稍犯清规，不过借此惩戒，使他早完三劫，磨炼身心，以备异日付托衣钵之重。此去虽当凶险，定能因祸得福。你既关心同门，且待我到了东海，见了诸位道友，问明前后因由，再作区处。”说罢，别了诸葛警我。到了东海，见三仙正在丹房内轮流交替，用自身三昧真火炼一件纯阳之宝，只在便中与妙一真人晤谈，除命灵云照长眉真人遗柬收取七修剑外，顺便谈起笑和尚之事。妙一真人道：“你来了正好。我同玄真、苦行两道友因炼这件纯阳之宝，大干许多邪教禁忌，虽不畏妖人破坏抢夺，总恐他们得信准备，一切都不可不防。又因此宝炼时颇耗元气，宁愿多延时日，凡事谨慎。

自炼宝之日起，我等三人以二人对着丹炉，运用玄功，发动真火；一人休息，化身照护，隐蔽宝光，以免妖人发觉。似这样每隔三日轮流接替，还有八九之期，便可炼成。现时不但斩除文蛛，消灭妖人未炼成的恶蛊，事关紧要，峨眉也在多事之秋。灵峰飞去，有恩师遗留仙阵封锁，尚可等我回山，再取灵药。只是三英行即同归门下，内中英男为往莽苍山寻找李英琼，现受黑霜阴霾之厄，冻僵在莽苍山阴寒晶之内，已有数日。幸得她未遭难时，因腹中饥饿，从几个大猩猩手中夺了几个以前英琼采遗的朱果吃了，借着仙果之力，周身气血虽已冻凝，惟独心头方寸尚是温热，苟延残息。那莽苍山冰冻万丈，如此高寒之所，只为山阳藏有万年温玉精英，亘古不凝冰雪，四时皆春；所有阴寒之气，萃于山阴。英男年幼无知，被一妖道利用，想借她一身仙骨，几世纯阴，去盗取寒穴玄晶之内的冰蚕。他又本领不济，未算准

日时生克化用。英男去时，正值寒风归穴之际，入穴数步，便被寒风吹倒。妖道眼看别人为他僵死洞内，他却袖手而去。如今英男骨髓皆化成寒冰，纵有我等灵药，救活之后，非得到万年温玉，不能回温复原。峨眉不久又有许多妖人来盗芝仙精血，众弟子不能远离。英琼仙缘最厚，多服灵药仙草，元阳充沛，又有神雕、灵猿为她辅助，神雕顷刻千里，灵猿莽苍原是故里，众弟子中，只她一人可以前去。趁寒风出穴之际，入内将人救转峨眉，再敌守五妖尸，盗取万年温玉。笑和尚百蛮山除妖之日，也正是妖人侵犯峨眉之时。若论力敌，众弟子皆非对手，此事全仗临机应变，举动缜秘，人多反不相宜。可着金蝉借了朱文天遁镜，助他前往便了。”妙一夫人便照妙一真人意思及应如何行事，写了两封柬帖，用飞剑传书，命灵云等依次行事。

大家看完了妙一夫人柬帖，头一个英琼悲喜交集，当下便要带了一雕一猿，赶往莽苍山去，将英男救回。灵云道：“琼妹先不必如此急躁。既有掌教夫人之命，去是一定由你前去，不过你初次独身远行，虽有神雕相助，也须慎重。按说，救人只须寻到了地头，并非难事。只是那冰蚕和温玉两样宝物，一个有妖道觊觎，一个有妖尸守护。那妖道处心积虑，想得冰蚕，他见英男妹子失事，决不就此甘休，必要另想法儿。你救人时，难保不会遇上。若论你的剑术，虽然入门未久，仗你资禀颖异，苦功练习，造诣已非常人。加以紫郢剑又是师祖炼魔之宝，如会运用，无论正邪各派飞剑，俱非敌手。可惜你应敌阅历稍差，青螺两次遇险，皆由于临事疏忽，并非此剑能力不济。此去如遇妖人阻拦，切忌贪功轻敌，务须记住守多攻少。若用剑光护身，无论对方如何厉害，至多不能取胜，万无一失的。还有柬上所说寒风洞穴，约在丑未寅初，现在时辰已过，去也无益。

神雕顷刻千里，何必如此亟亟？为防万一起见，可将紫玲师妹弥尘幡借去一用，在今晚课完时起身，将人救回以后，再商盗玉之策便了。”

英琼答道：“师姊之言极是，只是妹子与英男姊姊情同骨肉。昔日她在解脱庵失陷，彼时妹子能力太差，各位师姊有事在身，又断定她借此可学昆仑剑术，并无凶险，延搁至今，累她受了多少气苦，可怜她盼望妹子接她回来，犹如望岁。现在又为寻找妹子，奔走逃亡，受尽艰辛，冻僵在寒穴之内。虽说吃了朱果，苟延残息，但是身已冻僵，不能转动。每日尖风刺骨，其苦更甚于死。妹子读完恩师柬帖，心如刀割。不知踪迹，还打算明日禀明师姊，拼着命不要，上天入地，也要寻她回来。今既知道她受苦之处，哪能再作迟延？即使时辰已过，寒风厉害，此乃有形之物，不比妖法难于防范，如见不能前进，自会知难而退，但求早早见着她的本人，寸心才安。而况袁星虽是畜类，自随妹子，业已离乡甚久，适才听它说起莽苍情形，它的子孙多半失踪，想有妖物侵害，情甚可悯。提前赶去，既可代它除害，又可观察情形，先事准备。妹子定遵师姊吩咐，倘遇妖人，决不冒昧从事便了。”灵云起初原恐英琼早去不能救人，遇见妖人怪物，又去贪功吃亏，才命她算好往返时辰前往。及见英琼秀目红润，慷慨陈词，眷言伦好，诚挚悲壮，不禁为之动容。又因莽苍山面积甚大，柬帖只说风穴在山之阴，并未说明地址，纵然神雕飞行迅速，目光锐利，早去探寻，也不为无理。只得请轻云、文琪二人暂代神雕守洞。再三嘱咐小心，不可大意。紫玲将弥尘幡递过，英琼道谢收下，别了众人，与轻云、文琪二人径往后洞，连袁星同跨神雕，直飞莽苍山而去。

第一 九回

彩毅撑空 万顷金波飞恶蛊阴风入洞 一团红肉走妖蚕

英琼走后，灵云便问笑和尚，对金蝉同去，意下如何？笑和尚道：“来时诸葛师兄早料及此。既有掌教夫人传谕，不久便有妖人来盗芝血，诸位师姊不能分身，除妖之事，孽由自作，无可推倭。能得蝉弟同去，又承借用朱师姊的宝镜，已属万幸了。除妖日期相隔还有十多天，本想在此暂住，倘如妖人早来侵犯，还可从旁少效微劳。现观柬上所言，百蛮山除妖之日，正是妖人来犯凝碧之时，两地同时发动，势难兼顾，在此暂住，并无用处，还是同了蝉弟先行为便。一则可以早日赶到，先观察好了情势，商量如何下手。二则就这十来天空闲，往成都去见见玉清道友，看看可能相助一二。她为人甚是和蔼热心，对于同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昔日共破慈云寺，在辟邪村玉清观中承她指示，说我一二年内必犯灾劫，叫我处处留心。此番去斩妖物文蛛，承她对尉迟师弟预示先机，可惜彼时自己狂妄，未将忠言在意，才惹出乱子，犯了清规，如今想起，悔之不及。所以想在便中向她请教。大师姊如无甚吩咐，现在就想同蝉师弟告辞。”灵云再三留他盘桓几日，笑和尚本不惯和女同门周旋，求助之事只限于此，无意留连，仍是执意要走。

灵云只得留他暂住一日，明日早行，和众同门陪了他将凝碧仙景走了一遍。又嘱咐金蝉许多言语。将朱文天遁镜借过，传了用法，交与二人。大家互相谈说了一些别后经历。

第二日清晨，笑和尚与众同门作别道谢，约同金蝉，驾无形剑遁，先往成都飞去。

到了玉清观一看，玉清大师不在观内。笑和尚原知事已至此，无可解脱，倒也坦然自在，并不忧急未来。转和金蝉二人沿途担搁，邀游名胜，缓缓往百蛮山进发。一路上虽也管了几件不平之事，左不过是惩戒凶顽，铲除奸恶。所遇的人，俱都是些土豪恶霸，污吏贪官，无什出色人物。以笑和尚、金蝉的本领，嬉笑怒骂，举手便了，情节平常，不值一述。

这一日游到滇桂交界，屈指行程，距离苦行头陀柬上除妖日期，只有三日。笑和尚对金蝉道：“这回事情，我是犯了清规，孽由自作，却累师弟随我跋涉冒险。明日便是拆看柬帖之期，大后日便须赶到百蛮山去。绿袍老妖何等厉害，此去只可智取，见机行事。我如遇见不测，师弟你不比我，切不可轻易涉险，可驾剑光遁往东海，求恩师念在自幼相随之情，宽我既往，与我报仇除害。再将我元神度去，仰仗恩师法力，转劫托生，不致昧却未来，就感恩不尽了。”说罢，不禁凄然。金蝉因素昔笑和尚总是嘻嘻哈哈，从无愁容，闻言心中甚是难过。便劝慰他道：“据家母飞剑传书，和诸葛师兄所说之言，此去凶险磨难，自是难免。至于便遭不测，漫说你来因甚厚，本领高强，就是苦行师伯自幼教养，一番苦心，平素又那样疼爱，也决不会任你葬身妖穴。至于我更是和你情逾骨肉，除妖去恶，分所应为，更谈不到感谢之言。师兄只管放心，纵不马到成功，我想万无一失。”笑和尚强笑道：“多谢师弟好意。我又何尝不知恩师用心，怎耐我平素疾恶如仇，现时虽想谨慎从事，一入妖窟，见了那般凶残狠毒之行，一个按捺不住，不暇计及利害轻重，稍一失慎，便遭毒手。事难逆料，蝉弟你只紧记我说的话便了。”金蝉

又劝慰了一阵，二人本来天性旷达，仍和往日一样，行行止止，随意游赏。

第二日行至中途，打开苦行头陀第一封柬帖一看，除外面注明下手日期，去的路径外，里面只写着四句法语：“逢石勿追，过穴莫入；血焰金蚕，以毒攻毒。”二人彼此参详了一阵。笑和尚道：“‘逢石勿追’，那石不是人名，便是人姓。诸葛师兄曾说绿袍老妖手下有一恶徒，名叫唐石，曾被她妖师嚼吃了一条臂膀，本领不在辛辰子以下。

恩师命我等如遇上将他打败，不要穷追，还可说得过去。第三、四两句，含有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意，现时虽难深知，也可解释，只须到时留神取巧便了。惟独第二句‘过穴莫入’，穴便是洞，这妖物文蛛明明被绿袍老妖封藏阴风洞底，要不入内，从何斩起，岂不难人？”金蝉道：“苦行师伯预示先机，必有妙用，我等反正得去见机行事，猜他则甚？”笑和尚道：“话不是这般说法。以前就为大意，才惹出乱子，还是谨记恩师手谕，彼此提醒的好。现在下手除妖，为期还隔一日。恩师柬帖既未禁止早去，我意欲留贤弟在此，先去探一探动静，并不下手，稍得着一点虚实，再与师弟同去如何？”金蝉执意不肯，定要同行。笑和尚无法，只得同了金蝉，径往百蛮山进发。

剑光迅速，不多时，已离百蛮山还有百十里之遥。那百蛮山独峙南疆万山之中，四面俱是穷山恶水。岭内回环，丛莽密菁，参天蔽日，毒岚烟瘴，终年笼罩。离山五七百里外，还有少数山民，野外穴居。五七百里以内，亘古无有人踪。除潜伏着许多毒虫怪蟒外，连野兽都看不见一个。二人用无形剑遁盘空下视，见下面尽是恶云毒烟笼罩沟谷之中，时见奇虫大蛇之类，盘屈追逐，鳞彩斑斓，红信焰焰。知是百毒丛聚之区，此去须与盘踞此间的绝世妖人，决一生死存亡，还未深入重地，见着这般险恶形势，已经触目惊心。因二人俱是初来，按照柬帖所示途径，一路留神观察。正待寻找百蛮主峰阴风洞所在，忽见下面烟岚由稀而尽，四周山势如五丁开山，突然一齐收住，现出数千百亩方圆一片大平坂。中间一峰孤矗，高出天半，四面群山若共拱揖。万崖断处，尽是飞泉大瀑，从许多高低山崖缺口泻将下去，汇成无数道宽阔清溪。从空中往下凝视，宛如数百条玉龙，挂自天半，与地面数百条匹练，围摊在那一片平板上下，飞翔交错，涛声轰轰，水流淙淙，轰雷喧涵之声，与瀑援细碎之音，织成一部鼓吹，仿佛凝碧仙瀑，有此清奇，无此壮阔，不禁大为惊异。

渐行渐近，见这主峰虽五六百亩大小，因为上丰下锐，嵯峨峻嶒，遍体都是怪松异石。山石缝中，满生着许多草花藤蔓，五色相间，直似一个撑天锦柱，瑰丽非常。笑和尚、金蝉从一路毒烟恶瘴上面飞了过来，万没料到这山民殊域，妖邪奥区，却有这般仙景。心中虽然互相惊异，因妖人机灵，不敢出声，只围在峰的上半绕行观察。刚刚飞向西面，笑和尚一眼瞥见峰西北方高崖后，似有几缕彩烟，袅袅飘荡。同了金蝉飞过崖去一看，那崖背倚平坂孤峰，十分高阔。崖前有百十顷山田，种着一种不知名的花草。那崖壁石色深红，光细如玉，纵横百十丈，寸草不生。一顺溜排列着三个大圆洞，上下左右，俱是两三寸大小窟窿，每个相隔不过尺许，远望宛如峰案一般整齐严密。不时有几缕彩烟从那许多小窟中袅袅飞扬，飘向天空。仔细一看，那彩烟好似一种定质，并不随风吹散，由窟中飞出，在空中摇曳了一阵，又缓缓收了回去。飞行较近，便闻着一股子奇腥，知是妖人闹的玄虚。再一细看，崖下那一片田畴中所种的花草，花似通萼，叶似松针，花色绿如翠玉，

叶色却似黄金一般，分野井布，层次井然。尤其是花的大小，叶的长短，与枝干高下，一律整齐，宛如几千百万万个金针，密集一处，在阳光之下闪动；又似一片广阔的黄金丽褥上面，点缀着百万朵翠花，更显缛丽。笑和尚暗想：“久闻这里妖孽专惯血食。奇峰仙景，还是天生。这些花田和这许多不知名的花草，分明人工种植。难道妖人吃人吃腻了，特意种些奇花来观赏么？”

正在寻思之际，忽听一阵怪啸之声，起自崖后孤峰那边。二人连忙将剑光升高，遁入云中，往孤峰那面一看，只见峰脚南面一个洞中，走出二十四奇形怪状的高矮汉子，俱都面如白纸，没有一丝血色，相貌狰狞，宛似出土僵尸一般。每人上身穿着一件不长不短，敞着颈口的红衣，胸前戴着一个金圈，两手袖长只齐肘。手腕上黄毛茸茸，青筋暴露，干瘦如柴。下身赤着一双泥脚。手中各持一面白麻制就的小幡，血印斑斓，画着许多符篆和赤身倒立的男女。为首一人，面相和日前所见的妖人辛辰子相似，却没他高，也断了一只手臂，单手拿着一柄长剑，麻幡却插在身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口中不住发出嘘嘘之声。一个个满身邪气笼罩，随着为首断臂妖人，缓缓往前行走，宛如行尸，毫不自如，渐渐走到崖前。那断臂妖人先是口中喃喃，似念邪咒，倏地怪啸了一声。这些妖人立刻按八卦方位，分散开来，站好步数，将足一顿，升起空中，与崖顶相齐。那为首妖人忽然忙乱起来：时而单手着地，疾走如飞；时而筋斗连翻，旋转不绝。口中咒语，也越念越疾。余人随声附和，手中幡连连招展，舞起一片烟云，喧成一片怪声，听着令人心烦头昏。似这样约有个把时辰，日光略已偏西。那断臂妖人将手中剑一挥，只见一道绿光，朝空中绕了一绕，随即飞回。然后将剑还匣，取出背后麻幡，会合全体妖人，一声怪啸，各将空中妖幡朝下乱指。便见幡上起了一阵阴风，烟云尽都敛去，随幡指处，发出一缕缕的彩丝，直往花田上面抛掷，越往后越急。二十四面妖幡招展处，万丝齐发，似轻云出岫，春蚕抽丝般，顷刻之间，交织成一片广大轻匀的天幕，将下面花田一齐罩住，薄如蝉翼，五色晶莹，雾纱冰纨，光彩夺目。透视下面花田中，翠花金叶，宛如千顷金波，涌起万千朵翠玉莲花。若非闻着腥风刺鼻，目睹妖人怪状，几疑置身西方极乐世界，见诸宝相放大奇观。

二人知道厉害，各用手互拉示意，借着无形剑遁，盘空下瞩，连一丝形迹也不敢遗漏。正在相顾惊奇，这五色天幕业已织得只剩为首断臂妖人存身之处，有二尺方圆空隙。

断臂妖人又长啸了一声，余人都停了手脚，全往空隙上空聚拢，仍驾阴风，按八卦方位立定，安排就绪。断臂妖人从空隙中飞身而下，降离崖前约有十丈，仍是单手着地念咒，手舞足蹈了一阵，先放起一团烟雾，笼罩周身。口中又是念念有词，将手一撒，便有三溜绿火，朝崖上三个大圆洞中飞去。法才使完，更不怠慢，接着慌不迭地腾身便上。身才离地，崖前狂风大起，崖上三个圆洞中，先现出三个妖人：居中一个，头如栲栳，眼射绿光，头发胡须绞作一团，隐藏着一张血盆大口，两行獠牙，身有烟雾环绕，看不甚清，一望而知是妖人首脑绿袍老祖；右洞妖人，与先见妖人形象装束相似；左洞妖人，是个红衣蛮僧，生得豹头环眼，狸鼻阔口，金蝉认得是昔日在滇西雪山鬼风谷所见妖僧西方野魔雅各达。忍不住正想和笑和尚说他来历，耳听下面吱吱连声，猛觉笑和尚将他拉了一把，意思叫他噤声，往下面观看。

就在这拨头转脸的工夫，金蝉往下一看，不由吓了一跳。原来作者一枝笔，难于兼顾，就在断臂妖人行完了妖法，慌慌张张往上升起，绿袍老祖

在洞前现身之际，崖上成千累万的小洞穴中，一阵吱吱乱叫，似万朵金花散放一般，由穴中飞出无量数的金蚕，长才寸许，形如蜜蜂，飞将起来，比箭还疾。那绿袍老祖好似成心与断臂的妖人为难，容他飞离五色天幕还有一半，突然伸出一张又细又长像鸟爪一般的手臂，望空一指。上面二十三个妖人令到即行，毫不顾惜那断臂同门生死，各将手中幡指处，又抛出无数缕彩丝，将那空隙一齐封蔽。断臂妖人也早知有这一场苦吃，飞得本快，眼看穿隙而上，忽见空隙被彩丝封蔽。金蝉慧眼看得最真，只见他满脸怒容，咬牙切齿，口中喃喃，待要施为。又见那天幕一面的同党，好似朝他用目示意，那断臂妖人才长叹一声，重又飞落下去。同时穴中飞出来的万千个金蚕，早如万点金星，朝天飞起。飞近天幕，似有畏忌，纷纷落下，飞入花田之中，食那金叶，吱吱之声，汇成一片异响。断臂妖人刚往崖前落下，一部分千百个金蚕，忽然蜂拥上来，围着断臂妖人，周身乱咬。断臂妖人想必万分畏惧绿袍老祖，对这些并未炼成的恶虫，只用一只手护着双目，不但不敢伤害，丝毫不敢抗拒，跪在地上，不住口喊师父救命。转眼工夫，咬得血肉纷飞，遍体朱红，眼看肉尽见骨。连空中妖人见了这般惨状，脸上都含不忍之色，一则上下相隔，二则绿袍老祖万分残毒，谁也不敢开口。还是西方野魔看不过去，朝着绿袍老祖说了几句，似在代他求情。绿袍老祖才狞笑了一声，厉声说道：“唐石，你须记住：今日我炼的金蚕尚未成形，已经这般厉害。异日擒到你那叛逆师兄辛辰子，须令他供我金蚕每日零碎咬啃，见筋见骨，再与他上药生肌，连受三年金蚕之若，才将他锉骨扬灰，消魂化魄。你也被我那日发怒时咬去一臂，今日先给你稍微尝点厉害，你如学他背叛，便是榜样。今看雅各达之面，且将你狗命暂且饶过。”说罢，随手一指，一道绿光一闪，那些金蚕似有灵性，纷纷舍了断臂妖人，飞往花田之中去了。断臂妖人忍痛起身，已经浑身破碎，成了血人，咬着牙将身一纵，飞入南面大洞去了。

再看花田之中，那些金蚕真是厉害，耳旁只听蚕翅摩擦之音，与嚼吃吱吱之声，混合在一起，震人耳鼓。花田里面，竟如一片黄金波涛，涌着万千朵翠玉莲花，起伏闪动。

不消片刻，万马奔腾般轰的一声，千万朵金星离开花日，朝空便起。绿袍老祖早有准备，突将手着地倒立，口中念咒，时而起立旋转。细长脖颈上，撑着一桠桠大的脑袋，乱摇乱晃。倏地两手一搓，一条细长鸟爪般的手掌，往崖壁上密如蜂窝的小洞穴中连连乱指。

血盆大口张处，喷出一道绿烟，飞向崖上。同时这些小洞穴中如抛丝般飞出千百万道彩气，仿佛万弩齐发，疾如闪电，射往金蚕群里，那千万金蚕全被彩气吸住。每两缕彩气，吸住一个金蚕，挣扎不脱，急得吱吱乱叫，转眼工夫，全被彩气收入万千小洞穴之内。

这时黄金一般的花田，已被这些恶虫将千顷金叶嚼吃精光，只剩一些翠绿莲花，分行布列，亭亭田内。绿袍老祖用妖法收完金蚕，将长手往两旁圆洞一指。右洞一个妖人与左洞雅各达，各带四个妖人，手中各抱一个高大如人的葫芦，走出洞来，先朝绿袍老祖打一稽首。然后飞身花田之上，约有五丈高下，分八卦方位站好，口念手书，行使妖法。

猛然一声怪啸，俱都头朝下，脚朝上，连葫芦也都倒转，将手把葫芦一抱，血光闪处，红雨飘洒，由葫芦之内喷了出来。十个妖人凌空旋转，将这花田全都洒遍。绿袍老祖怪啸了一声，雅各达同众妖人收了妖法，各抱葫芦归洞。将手往空一招，左洞内唐石手持麻幡，狼狼狈狈飞了出来，会合上

面妖人，各使妖法，展动妖幡。眼看天空无量数的彩丝结成的天幕，渐渐由密而稀，随着妖幡招展，剥茧抽丝一般，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众妖人仍和先时一般，缓缓走了回去。

笑和尚、金蝉二人隐身高空，正在触目惊心，凝神下注，忽见绿袍老祖伸出长颈大头，往空连嗅了两嗅，倏地一声凄厉的怪啸，大口一张，一溜绿火，破空而起，直往二人存身之处飞来。金蝉不知就里，还未在意。笑和尚早就留神，一看绿袍老祖神气，便知不妙，纵能支持，也是众寡不敌，柬帖所示时机未到，仍以退去为是。未容绿火近身，轻轻对金蝉喊一声走，驾着无形剑遁飞去。笑和尚终是细心，飞出去约有数十丈，回头观看，那一溜绿火，先飞向适才存身之处，直冲上空。倏又急如闪电一般，左右四方上下激射。虽似在搜寻敌人踪迹，只如浑水捞鱼，并无一准目的，也未跟踪追来。想是妖人嗅觉甚灵，闻出生人气味，故尔如此。且喜自己隐形剑遁，并未被他识破，略放宽心。

正在徘徊瞻顾，那绿火在空中绕了几转，倏地往四外爆散开来，绿星飞溅，在百十丈方圆内，陨星如雨般坠了下去，相距二人也不过咫尺光景。知道厉害，决计明日再照柬帖所言行事。

当下仍往回路飞走，寻到一处瘴烟稀少的山谷之中落下，互商明日进行之策。笑和尚对金蝉道：“那妖幡上所发出的彩丝，连妖人自己俱都不敢沾染，想是什么虫蛇腥涎、毒岚恶瘴炼成的妖术邪法。那万千金蚕虽未炼成气候，看那千顷花田，被这些恶虫顷刻之间咬吃净尽，定非易与。花田中的异草，虽然翠花金叶，生得好看，既用血雨培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今日虽然得知一些情形，到底阴风洞是在孤峰下面，还就是那崖壁上三个大洞，尚且不能断定。师父柬帖，又有‘以毒攻毒’之言。以我之见，明日到了那里，第一由我一人隐形飞身下去，你在上面接应。等我先探明了封藏文蛛之所，然后相机行事。诸葛师兄原说，明日辛辰子也要赶到，这‘以毒攻毒’，定应在此人身上。

到时我们只隐形窥伺，先不下手。那辛辰子定敌绿袍老妖不过，决不敢公然下手。他此来目的，不外两种：第一想盗走妖物文蛛；第二在恶虫尚未成形之时，偷偷下手除去。

他以前本是绿袍老妖得意门徒，轻车熟路，自是清楚。我们只消暗中跟定他的身后，他如得手，我们便惊动绿袍老妖，将他绊住，然后由我去将文蛛刺死；他如不胜，我们已经尽知虚实，辛辰子或逃或擒，绿袍老妖决不疑心除他之外，还有别人暗算，也可乘其不备，骤然下手。我二人俱非绿袍老妖之敌，只把妖物刺死，大功已成，那时进退由心，胜固可喜，败亦可以回山复命。虽说师父柬帖尚有两封，事没这般容易，我又还有许多磨难未完，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能不作此打算。大敌当前，能如我们预料固好，万一失利，遭劫受害，你千万记着昨日所托之言，不可轻易涉险，即速赶往东海，或者我还有一线生路；否则白白连你一齐失陷，干事无补，就更糟了！”

寺蝉见笑和尚这几日总是防前顾后，把失利的话说了又说，面色非常沮丧，好生代他难过，劝慰了一阵。同寻了一个洁净山洞，正准备打坐运用玄功，到翌日黎明起身，忽然一阵腥风吹入洞来，笑和尚何等机警，一见风势，便知有异，知道此洞并无出路，除非与来的妖人迎个对头。忙用隐形法连金蝉将身隐起，又用手拉了金蝉一把，示意噤声。二人刚把身形隐起，那阵怪风旋转起一根风柱，夹着沙石，发出嘘嘘之声，业已穿洞而入。金蝉慧

眼看得最真，看出风沙之中，隐约有一条细长黑影，进洞之后，略一回旋，嘘的一声，倏又往洞外飞去。金蝉便要追出，又被笑和尚一把紧紧拉住，轻轻在耳边说道：“蝉弟休要言动，留神妖人回来。”

一言甫毕，果然嘘嘘之声由远而近，二次又飞进洞来。这次竟是忽东忽西，上下四方，满洞飞滚。笑和尚早有防备，拉了金蝉，紧随风柱之后，与他一齐滚转，存心不让他发觉自己，倒看看他是个什么来历。飞转了一阵，那旋风忽然收住，现出一个长身细瘦，形如枯骨，只眼断臂的妖人，正是那日在天蚕岭所遇绿袍老祖门下恶徒辛辰子。见他才一现身，便朝洞内举手喝道：“洞中道友，何不现身出来相见？”连喊几声，不见答应，渐渐有些不耐。先是脸上现出怒容，未后好似想了一想，又勉强忍住，改说道：“道友在此修炼，我本不合入洞扰闹。但是为事所逼，须借贵洞用上三日，事成之后，必报大德，暂时惊扰，请勿见怪。”说罢，他见仍无应声，便盘膝打坐起来。

原来辛辰子自在唐石手中漏网之后，情知长此避逃，终须要遭绿袍老祖毒手，不如趁他金蚕蛊尚未炼成，心无二用之际，下手一拼，还可死中求活。特地在别处借了几件法宝，赶到此间，见这洞正合行法之用，入洞一看，先就闻见生人气味，却看不出一丝踪影，起了疑心，不敢停留。及至往别处飞行了一阵，虽有许多洞穴，俱无这里隐秘合适。又因先时间闻出的气味，不似以前同党和仇敌设下的机关，以为是隐居修炼之士，想回来看看动静。如果所料不差，自己正缺少帮手，能得那人相助更妙，不然，或者将他除了，或者彼此言明，两不侵犯。所以二次又回进洞来，施展妖法，想查出那生人踪迹。

谁知转了好一会，仍无朕兆。换了别人，定以为误认。可是辛辰子嗅觉最灵，明明闻着那生人气味就在左近，偏偏查看不出，只得收了妖法，又打招呼。及见通统无效，如非穷途危难，普通隐形之法，他原不放在心上。若在平日，早就发威逞凶，用最狠毒的妖法，禁制洞中之人现身出来。无奈自己已成惊弓之鸟，这里又密迹仇敌，不敢再树敌结怨，忍了又忍。如是另寻洞穴，布置妖法，再没这般隐秘合适之所；如就用本洞，虽然知道那生人决非绿袍老祖一党，自己有妖法异宝护身，也非普通剑仙所能伤害，但是自己行法之际，却伏着一个外人在暗中窥伺，终是不妥。踌躇了好一会，才决定仍与洞中之人打个招呼，一边小心提防，姑试为之。如果洞中之人是个隐居修炼、独善其身之士，不来干涉，再好不过；否则自己即用妖法将洞口封锁，他如轻举多事，说不得只好和他决个胜负便了。也是辛辰子太自大，以为除绿袍老祖而外，别无忌惮，却忘了东海三仙隐形剑法和金蝉两口霹雳剑，决不是他的妖法所能封锁，以致少时被笑和尚、金蝉二人无心中破了他从红发老祖门下借来的五淫呼血兜，终于惨死在阴风洞绿袍老祖之手。这且不提。

且说笑和尚、金蝉见辛辰子独自捣鬼，看不见自己，只是好笑，艺高人胆大，并未放在心上。若非记着柬帖“以毒攻毒”之言，依笑和尚心思，还想在暗中戏耍他一番。

谁知辛辰子才一坐定不久，便从身后取出七面妖幡，将手一指，七道黄光过处，一一插在地上。又取出一个黑网兜，挂在七面幡尖之上。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疾！”幡和网兜突然由地而起，后面四根幡高与洞齐，前面三根只齐洞口一半，将那向兜撑开，恰似山中猎人暗设来擒猛兽的大网。网撑好后，辛辰子站起身来，披散头发尸赤身单手着地，口中念咒，绕着幡

脚疾走。顷刻之间，便见幡脚下腥风四起，烟雾蒸腾。若在旁人，早不见妖人形影。似这样约有三四个时辰，又听一声怪啸，一溜绿火，往洞外一闪，满洞烟云尽都收敛，连人带幡，俱都不见。

金蝉用慧眼定睛一看，妖人虽走，七根妖幡仍然竖在地上。幡头上有一层轻烟笼罩，连带网兜俱未携走。知是妖人弄的玄虚。这里离百蛮山阴风洞少说也有三四百里，妖人法宝却在此地施为，猜不透是什么用意。二人正想低声商议，金蝉猛往洞口外一看，忙说道：“师兄，外面天都快明了。”一句话将笑和尚提醒，才知只顾看妖人行法，忘记天已不早，一着急，拉了金蝉，驾遁光往外便飞。金蝉一见笑和尚飞得太急，竟忘了咫尺之内，就是妖人设下的妖幡妖网。昔日在慈云寺尝过妖法厉害，不敢大意，连话都不及说，忙将双肩一摇，身旁霹雳剑化成红紫两道剑光，护着自己和笑和尚全身，由幡网中同往洞外冲去。耳旁只听滋滋两声，当时并未在意。出洞一看，果然五月天气，天色已渐微明。金蝉一面飞行，一面对笑和尚道：“可笑妖人在自捣了半夜鬼，费了多少心神，他那妖术邪法竟无多大用处。”笑和尚问是何故，金蝉便将前事说了。

原来笑和尚的目力不如金蝉，竟未看出妖人的妖幡尚在，一听金蝉说洞外天明，才知妖人已走，恐怕迟去误事，忙着往外飞遁，若非金蝉机警，说不定便许中了妖法暗算。

笑对金蝉道：“起初我还小看妖人，以为本领不甚出奇，谁知那妖法竟这样厉害，连我都未看出。以为时间还早，仗着我们飞行迅速，打算与你商量几句，再随后追赶。当时我只见洞外黑乎乎的，听你一说天明，才想起你二目被芝仙舐过，已能透视尘雾，忙着飞走。见你展动霹雳剑，还以为是一时技痒，却不想妖幡还在，据我看，妖人将妖法设置在远处洞穴之内，必是想用诱敌之计，将仇敌引来，陷入网内。那妖幡、妖网敢与老妖为敌，决非寻常。你那霹雳剑原是峨眉至宝，我两人既未被妖法困住，妖人法宝必然被你飞剑所毁无疑了。”

正说之间，金蝉忽喊：“师兄快看妖人！”笑和尚举目一看，前面天空云影里，隐约有一星星绿火闪动，连忙催动遁法，往前追去。不多一会，已追离百蛮山主峰不远，眼看快要追上，那一溜绿火忽从云层里陨星坠落一般往下泻去。二人跟踪飞将下去一看，下面正是昨日所见的花田，就这一夜工夫，田中金草竟然长成，映着朝阳，闪起千顷金波。崖壁上彩烟缕缕，徐徐吞吐。四外静荡荡的，一点声息都没有。再看辛辰子，业已不见踪迹。正在留神观察，忽见崖上左面圆洞，有一条人影一晃。连忙飞近洞前一看，这三个圆洞里面，各有一个妖人打坐。中洞妖人，正是那绿袍老祖，细颈大头，须发蓬松，血盆阔口，獠牙外露，二目紧闭，鼻息咻咻，仿佛入定。身旁俱是烟雾围绕，腥气扑鼻。笑和尚心想：“妖人在此入定，正好趁此时机，去斩文蛛。柬帖上虽说文蛛藏在阴风洞底，不知是否就从此洞入内？”正在寻思，忽见辛辰子从左侧洞内飞身出来，手中拿着一面纓络垂珠、长有三尺的幡幢，对着崖壁才一招展，腥风大作。便听吱吱之声，广崖上万千小洞穴中，成千累万的金蚕，似潮涌一般轰轰飞出，直向那面幡幢扑去。

辛辰子更不怠慢，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中幡幢往空中一抛，发出十丈方圆烟雾，裹住一团红如血肉的东西，电闪星驰，往他来路上飞去。那些金蚕如蚁附膻，哪里肯舍，轧轧吱吱之声响成一片，金光闪闪，遮天盖地，纷纷从后追去。金蚕飞走，不多一会，左洞一声怪啸过处，飞出昨日所见的断

臂妖人唐石，抬头往空一看，见金蚕全都飞走，不由慌了手脚。先飞身进了中洞，见绿袍老祖入定未醒，急得口中连连发出怪声。顷刻之间，又由中洞内飞出二三十个妖人，齐问：“师兄何事，这般着急呼唤？”唐石道：“祸事到了！师父的金蚕，全被人引走。师父入定醒来，我等性命难保，还不快追！”

众妖人闻言，俱往崖上看了一眼，不约而同怪啸一声，全都飞起高空。只见尘沙漫漫，烟云滚滚，宛如一阵旋风，簇拥着一团绿火，直往来路追去。那辛辰子埋伏在洞侧崖壁之下，始终未被人发现。众妖人走后，唐石倏地浓眉倒竖，目露凶光，将足一顿，待要飞向中洞。刚刚飞至洞口，又似有所顾忌，拨转头似要飞走，身才离地，辛辰子也随着跟踪而起。这时崖洞中只有绿袍老祖与右洞西方野佛入定未醒。依了金蝉，恨不能乘机下手，将这两个妖孽杀死。笑和尚细心，早看出唐石昨日无辜受了茶毒，怀恨在心，适才命许多同门去追金蚕，自己却置身事外，便知他不怀好意。看他欲前又却，并未下手。这种妖人，居心狠毒，有甚师徒情义，分明知道厉害，顾忌不敢下手。又因绿袍老祖虽然入定，满身烟雾，似有防备，仍以慎重为是。辛辰子引走金蚕，并不逃走，必是想盗文蛛。柬帖又有“逢石勿追，以毒攻毒”之言，只须跟定辛辰子，便知文蛛下落。

正向金蝉示意拦阻，谁知唐石一去，辛辰子也跟在身后，大出意料之外，诚恐稍纵即逝，不假思索，便也随后追赶。

第一一 回

匝地妖氛 脱身悲失剑

弥天血雨 极恶斗元区

当下辛辰子跟定唐石，二人又跟定辛辰子，刚刚飞过那座孤峰，忽见辛辰子朝前面唐石打了一个招呼。唐石回头一看，见是辛辰子，先要变脸动手，猛一寻思，将手一招，双双落了下去。二人也隐身跟下，才一落地，便听唐石道：“我早猜那金蚕是你放走。”

如今我和你也皇同病相怜，我已被老妖吃了一条臂膀，昨日又叫金蚕咬我全身见骨，说擒着你，便是榜样。若非许多师弟再三拦我，昨日便准备拼命逃走。不想祸不单行，你又来惹这大乱子。如今我已想开，事难怪你，我再不逃走，早晚也遭毒手。你想我帮你叛他，我却不敢似你这样大胆，我自去九星岩等你。那文蛛有三个藏处，两个你都知道。

惟有一处，在他打坐的石头底下风穴之内，有法宝封锁，只恐你盗走不了。似他这般狠心恶毒，我何尝不想将他害死，无奈他在玉影峰吃你困住，他用第二元神修炼多日，静中参悟玄机，比了从前还要厉害，慢说你我，就是各派剑仙有名的飞剑，也伤他不了。

可笑他心肠狠辣，当时只顾将师文恭害死，取了人家尸体，接续全身，没料师文恭原是中了天狐白眉针，闹得要死不活，一见难逃老妖毒手，将所中两根白眉针，运用玄功真气导引，藏在两腿之内，自己却甘愿受老妖飞刀之苦，只为叫老妖难得便宜，多受痛苦，老妖原是瞒着毒龙尊者行事，作贼心虚，急于将身接续。谁知忙中有错，每日一交寅卯辰三时，白眉针在两腿

穴道中作怪，痛痒酸辣，一齐全来。欲待斩断重续，一时又找不着这好法体。那针没有吸星球，无法取出。到了每日寅卯辰三时，只好将穴道封闭，将真火运入两腿，慢慢烧炼。须过两个八十一天，才能将那两根白眉针炼化。炼时元气须要遁出，以免真火焚烧自己。他自从你背叛以后，把门人视若仇敌，入定时非常小心，常用法术护卫全身，元神却遁往隐僻之处，似防门人暗算。那西方野魔雅各达，也用师文恭的断手相接，虽无白眉针在内，不知师文恭使什法儿，也是到时作怪。若非他防备周密，情知制他不了，适才我就下手了。这时他正如死去一般，不到已初，你只能近他，要盗文蛛，正是时候。这洞穴虽在他的座下，但是与藏养蚕母的洞穴相通，在他身后，形如七星，趁蚕母全都被你引出，正是时候。那金蚕虽未炼成，已甚厉害，我只不明白你用什法儿能将它们引出？”辛辰子道：“话说起来太长。我此次前来，原是以死相拼，相机行事。昨日已来过一回，见你吃他茶毒，万没料到你会和我做一路。那些恶虫已被我一网打尽。承你好意相助，指引明路，少时待我大功告成，再作细谈。”言还未了，猛然抬头一看，不由大惊失色道：“恶虫飞回，红发老祖法宝被人破去，如何是好？”笑和尚闻言，回头往来路一看，远方云空中，果有一丛黄光绿火波动。正在观望，猛觉金蝉拉了他一下，转身再看两个妖人，业已不在眼前。正要问金蝉，可曾看见妖人何往，金蝉用手往前面一指，说道：“那不是辛辰子？”

原来辛辰子自被红发老祖亲自将化血神刀取还，益发不是绿袍老祖敌手。他和红发老祖门下姚开江、长人洪长豹俱是至好，那化血神刀也是洪长豹偷来转借。情知要和绿袍老祖拼命，除了请洪长豹设法，转求红发老祖相助，决无办法。及至寻着洪长豹一问，说红发老祖无故不愿和人开衅，为那化血神刀，自己还招了许多埋怨，慢说求他相助，连自己下山也不能够。不过自己也不肯坐视，愿将两件心爱法宝，一个叫作天魔聚毒幡，一个叫作五淫兜血兜，借他拿去报仇。这两样东西，专破正邪各派法宝、飞剑。五淫兜更是金蚕蛊的克星，乃是师父所传镇山之宝，为了朋友情长，担着不是相借，务须谨慎从事，以防失落。又传了他一种极厉害的潜形匿影的法术，如遇紧急，只管使法，将二宝抛在隐密之所，别人任是道力高强，也难看出，以免落入外人之手。辛辰子知道二宝厉害，当下不便再求红发老祖相助，道谢起身，昨日便赶到了百蛮山阴风洞上空，往下窥探。绿袍老祖闻风知异，先将阴火放起追寻。幸而辛辰子新学红发教下潜形之法，没有被他发现，只吓了一跳。不敢怠慢，遵照洪长豹所传，先觅好了相当之地，如法布置。

不料笑和尚、金蝉二人已先在洞中隐身，辛辰子报仇心切，以为洞中之人是别派中隐居岩穴的炼士，又仗着法宝厉害，未曾顾忌。被金蝉慧眼看出行径，霹雳剑虽然不如紫郢剑，也同是当年长眉真人炼魔除邪之宝，自赐与妙一夫人，更经多年修炼，已是百邪不侵，无意中遇见克星，竟将他借来的五淫兜破去。辛辰子哪里知道？先趁着绿袍老祖入定之际，用妖法将金蚕一齐引走，自己再安安稳稳盗取文蛛，得手之后，回往原处。那些同门妖人，除了唐石一人还可与他支持外，余人本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又有两件厉害法宝在身。说好便好，说不好，索性一齐除去，虽不能当时便将绿袍老祖制死，也可去掉他身边的羽翼。偏巧又看出唐石也要背叛，更是心喜。二人见面之后，算计时间还早，正在兴高采烈，劝唐石和他一同背叛，恶师心毒，单是逃避，并不是事。话还没说几句，猛抬头看见天边金光闪动，仔细一看，金蚕业已飞回，知道五淫兜定被别人破去，好不咬牙痛惜，暴跳如雷。情知事

已紧急，许多昔日同门必然回来，将绿袍老祖惊醒；蚕母回穴，更是无门可入，文蛛不能到手。被绿袍老祖知道行径，再想得手，岂不万难？依了唐石，原主慎重，暂时避开，改日下手。辛辰子哪里肯听，事已至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不得只好孤注一掷。

当下见唐石不敢同去，狞笑一声，往广崖那面便飞。笑和尚、金蝉二人自是不舍，也双双随后追赶。身才离地，便听身后一声惨呼，金蝉回头一看，大小两溜绿火，正往孤峰之下投去。金蝉知道那两溜绿火，有一个是唐石所化，怎会多出一个妖人，自己当时竟不曾看见？正想之间，无形剑遁迅速，已追离辛辰子背后不远。眼看辛辰子并未觉察二人跟在身后，径投中洞，望着烟雾环绕中的绿袍老祖，咬牙切齿，戟指低骂了两句，急匆匆转过身，钻入一个形如七星的小洞下面去了。笑和尚、金蝉二人连忙跟踪而入，只见下面黑沉沉，腥风扑鼻，深有千寻。二人初入虎穴，莫测高深，只跟定前面那溜绿火往前游走。在黑暗中转了不少弯子，未后转入一个形如扩穴的甬道，忽闻奇腥刺鼻，尽头处有一个深窟，窟口挂着一面不知什么东西织成的妖网，彩雾蒸腾，红绿火星不住吞吐。定睛一看，正是那妖物文蛛，四只长爪连同腹下无数小足，紧抓在那面网上，似要破网飞去。这时辛辰子已经现身出来，离窟回三五丈远近立定，身上衣服业已脱尽，正在赤身倒立，念咒行法。那文蛛一见生人到来，早又张开尖嘴阔腮，露出满嘴撩牙，呱呱怪叫起来，声音尖锐，非常刺耳。金蝉尚是初见这种丑恶体态，不禁骇然。笑和尚情知这种毒蛟蛇涎结成的妖网，专污正教法宝飞剑，不敢下手，只好静等辛辰子的机会。

只须他将妖网一破，再在暗中出其不意，连辛辰子带妖物一齐斩杀。眼看辛辰子使完了法，站起身来，手指处一道绿光火焰，粗如人臂，直往网上烧去。那妖物正在怪叫挣扎，不大耐烦，一见绿光飞到，啸声愈加凄厉，猛地将口一张，从网眼中喷出万朵火花，将那绿光迎住，两下相持，忽前忽后，约有半个时辰。辛辰子想是知道时光紧迫，只急得抓耳挠腮，满头大汗。笑和尚见辛辰子不能得手，虽说潜形遁迹，不怕妖人看见，到底身居危境，也是非常着急。

只有金蝉年幼心高，并不怎么顾忌，反倒看着好玩。猛地失声说道：“师兄，这样等到几时，我们还不下手？”一句话将笑和尚提醒，猛想起自己身边现有矮叟朱梅的天遁宝镜，何不取出应用？想到这里，刚要用手取镜，那辛辰子百忙中闻得黑暗中有人说话，吓了一跳，以为中了绿袍老祖的道儿，心慌意乱，长叹一声，把心一横，先收回那道绿光，咬破舌尖，一口血随口喷出，化成一道黄烟，笼罩全身，直往窟口扑去，伸手便要摘网。同时笑和尚也将宝镜交与金蝉，吩咐小心从事。自己收了无形剑遁，准备运用剑光下手。正在这双方张弓待发，时机一瞬之际，辛辰子原知绿袍老祖妖法厉害，所有宝物全都能发能收，所以先时不敢去摘，及见阴火无功，时机转瞬将逝，不得不拼死命连网带妖物一齐盗走，逃出之后，再作计较。手将伸到网上，金蝉迫不可待，也将镜袱揭开，口念真言，道一声：“疾！”一道五彩金光，匹练长虹般，也已罩向网上，登时烟云尽灭，光焰全消。那妖物文蛛也似遇见克星，抓伏网上，闭着一双绿黝黝的双目，口中不住怪叫，毫不动弹。那辛辰子忽见一道金光一闪，现出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幼童。

认得那小和尚曾在天蚕岭盗文蛛时见过，剑术甚是了得。尤其是那幼童，手上拿着一面宝镜，出手便似一道五彩金虹，照得满洞通明，烟雾潜消。

知道来者不善，未免有些心惊。猛一转念：“何不趁着眼前时机，抢了文蛛逃走？”说时迟，那时快，辛辰子已将蛟网揭起半边，一见文蛛如死去一般，并不转动，心中大喜，正要往前扑去。忽听脚下鬼声啾啾，冒起一丛碧绿火花。知道中了仇人暗算，顾不得再抢文蛛，正待飞身逃走，已来不及，被那一丛绿火涌起来，当头罩住。同时觉着脚底下一软，地下凭空陷出一个地穴，似有什么大力吸引，无法挣脱，活生生将辛辰子陷入地内去了。

这里笑和尚全神注定辛辰子，准备他从妖网之内将文蛛抱出，便飞剑过去，一齐腰斩。忽闻异声起自地中，陷出一个地穴，冒起一丛火花，将辛辰子卷了进去，便知不妙。

正唤金蝉小心在意，猛觉眼前五根粗如人臂的黑影，屈曲如虬，并列着飞舞过来，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忙着招呼金蝉。正待先将身形隐起，将身剑合一，身子已被那五条黑影绞住。笑和尚一着急，大喝一声，索性用剑光分出迎敌。谁知眼前起了一阵绿火彩焰，闻见奇腥刺鼻，自己飞剑竟失作用，身子又被几根蛇一般的東西束住，才知飞剑被污，身已被人擒住。刚喊：“我已失陷，蝉弟快照昨日所说，逃往东海。”一言未了，一道金色长虹照将过来，金光影里，看清那地穴中现出一个碧眼蓬头的大脑袋，伸出一只瘦长大手臂。来者正是妖人绿袍老祖，束身黑影便是妖人邪法变化的大手。吃金蝉天遁镜照在他的脸上，眼看妖人绿眼闭处，手也随着一松。笑和尚连忙用力挣脱。那大手想也畏惧镜上金光，竟然疾如蛇行，收了回去。笑和尚已被妖人大手束得周身生疼，喘息不止。金蝉忙着跑了过来，刚将笑和尚扶好，地下鬼声又起。先是一丛绿火彩烟过处，那封藏文蛛的怪洞，忽然往地里陷落下去，如石沉水，一点声息全无。接着满洞绿火飞扬，四壁乱晃，脚底虚浮，似要往下陷落。

笑和尚见事危急，忙喊：“蝉弟快快带着我将身飞起，我飞剑已被邪法污损了。”金蝉闻言大惊，刚刚扶着笑和尚将身飞起，果然落脚之处又陷深坑，脚底火花如同潮涌。

光影中隐隐看见绿袍老祖张开一张血盆大口，眼露凶光，舞摇长臂，伸出比簸箕还大、形如鸟爪的大手，似要攫人而噬。金蝉不敢怠慢，连用霹雳双剑护着全身，手持宝镜照住坑穴。穴内万千火花被金光一照，便即消灭。回耐妖法厉害，灭了又起。下面绿火彩烟虽被天遁镜制住，可是四外妖火毒烟又渐渐围绕上来。这时地洞中方位变易，已不知何处是出口。相持了好一会，笑和尚知道妖人厉害，暂时虽擒不住自己，必然另有妖法，迟则生变，好不着急。及见四外火烟虽然越聚越浓，却只在二人两三丈以外围绕，并不近前，情急生智，悄声嘱咐金蝉：“火烟不前，说不定便是霹雳剑的功效，你一双慧眼，能烛见幽冥。何不权拼万一之想，冒险觅路逃生，死中求活？”金蝉原是全神贯注绿袍老祖，恐他乘隙冲起，抵敌不住，惊慌忙乱之中，竟忘了逃走之路。被笑和尚提醒，才定睛往四外一看，火烟中依稀只左侧有一条弯曲窄径，仿佛来时经行之路。余者到处都已陷落，四外都是火海烟林，一片迷茫，无路可通。一面夹着笑和尚，身与剑合；一面将宝镜舞起，一团霓光，光照处，火烟消逝，路更分明。可是后面地下异声大作，竟如儿啼，也随着追了上来。笑和尚忙喊快走。金蝉运用真气，大喝一声，直往外面冲出。

才飞走了不远，便听后面山崩地裂一声大震。二人哪敢回头，慌不择路，有路便走，居然飞离穴口不远，金蝉慧眼已看见穴外天光，心中大喜。

就在离出穴还有两三丈远近，忽见眼前数十点黄影，从两旁壁上飞扑上来。金蝉见那东西并不畏惧天遁镜上金光，大吃一惊。恐有闪失，将手一指，先分出一口雄剑上前迎敌。一道红光闪过，只听吱吱连声，数十道黄星，如雨般坠落，并不济事，才略放心。身临穴口，刚要飞出，又见有数十条彩缕在穴上飞动，忙将宝镜一照，悉数烟消。赶忙趁势飞了出去，一眼看见外面天空，似穿梭一般，飞翔着二十四个人。只为首之人不是唐石，却换了红衣蛮僧雅各达。

各拿一面妖幡，彩丝似雨一般从幡上喷起，已组成了一面密密层层的天幕。见二人出穴，齐声怪啸，二十四面妖幡同时招展。那面五彩天幕，映着当天红日，格外鲜明，被妖法一催动，渐渐往二人头上网盖下来。

二人见势不佳，因知妖网一定厉害，想起昨日曾经看它在生门上留有空隙，欲待寻着飞出，省得以身试险。定睛细看，果然西面角上有一个小洞没有封闭，只是相隔甚远。

正要驾剑光飞冲过去，忽听后面怪声。回头一看，绿袍老祖同了几个手下妖人，已从穴内飞出，现身追来。一丛绿火黄烟，如飘风一般涌至，相隔二十丈远近。绿袍老祖长臂伸处，又打出千百朵绿火星。同时那五彩天幕，已离二人头上不过两丈。金蝉用天遁镜上下左右一阵乱晃，后面绿火虽能暂时抵住，镜上金光照向天幕，却并无动静，越发心慌意乱。眼看天幕越低，将及临头。烟火中绿袍老祖用一只手挡着头面，另一只长手不住摇晃，就要抓到。四外妖人，也都包围上来。二人只凭一面天遁镜护住全身，顾了前后，顾不了左右，稍一疏忽，被妖火打上，便有性命之忧。见情势业已万分危急，一落妖人之手，便无幸理。只一转念间，耳听绿袍老祖猛然两声怪啸，四外妖人忽然分退。

由绿袍老祖身旁飞出三道灰黄色匹练，直往二人卷去，天幕也快要罩到二人头上。笑和尚知道再不冒险冲网而出，绝没活路，忙叫蝉弟快走，口中念起护身神咒。说时迟，那时快，金蝉先也是怕两口飞剑被妖人彩幕所污，及见存亡顷刻，把心一横，用丹田真气大喝一声，驾着红紫两道剑光，冲霄便起，剑光触到网上，仿佛耳边咝咝几声。及至飞起上空，那天幕竟被霹雳剑刺穿了一个丈许大洞，彩丝似败绢破绢般四外飘拂。

绿袍老祖以为这两个小孩已是瓮中之鱼，虽然被他刺死许多蚕母，自己却可得着两个生具仙根的真男，作一顿饱餐，还可得那面宝镜。正在又怒又喜，万没料到来人虽然年幼，飞剑却这般厉害，竟然不怕邪污，破网而去。出其不意，又惊又恨，暴跳如雷，怪啸一声，率了手下妖人，破空便追。笑和尚、金蝉见后面满天黄烟妖雾，绿人星光，如风卷残云般赶来，哪敢迟延，急忙催动剑光，如飞遁走。无奈笑和尚飞剑被污，不能隐形潜迹；霹雳剑虽然迅速，云空中现出红紫两道光华，正是敌人绝好目标。绿袍老祖狠毒凶恶，蚕母被戮，吃了大亏，哪里肯舍，只管死命追赶。转瞬之间，已追离昨晚投宿山洞不远。二人在空中偶一回望，别的妖人飞行没有绿袍老祖迅速，俱都落后，只剩绿袍老祖一人，业已越追越近，烟光中怪声啾啾，长臂摇晃，眼看不消片刻，就要追上。

正在危急万分，忽见脚下面腥风起处，一片红霞放过二人，直往后面飞去。二人又飞出去有百十里远近，渐渐听不见后面声息，觉着奇怪，这才回身看去。遥见远远天空中，适才所见那一片红霞，已和后面追来的绿火黄烟绞作一团，光烟激滟，翻腾缭绕，宛如海市蜃楼，瞬息千变，知道妖人又

遇劲敌。适才所见红霞，虽然逃走匆忙，不及细看，但是色含暗赤，光影昏黄，隐闻奇腥之气，定是一个妖邪之辈，不知为何帮助二人，反与妖人火拼，甚是不解。金蝉还想稍往回飞，看个动静。笑和尚飞剑被污，心乱如麻，又痛又惜，急于寻觅地方，拆看第二封柬帖。那一片红霞虽说相助自己，也不一定是好相识，再要抵敌不过，又生意外。当下催着金蝉飞走，直飞到云贵交界的绝缘岭，看妖人并未追来，才行落下。先寻了僻静之处，打开柬帖，一看柬帖所说，已不似第一封严厉。

原来笑和尚三劫将临，所幸根行甚厚，并非不可避免。第一次到百蛮山阴风洞，如果守定时间，不预先前去探看，便不会先在洞穴中遇见辛辰子，无心中被金蝉破去他的五淫兜，辛辰子必在第二日早起用五淫兜将百万金蚕恶蛊一网打尽。那时笑和尚、金蝉也按照时间赶到。金蚕蛊因绿袍老祖用精血妖法修炼，虽未炼成，已是息息相关，金蚕飞走，必然警觉，跟踪追去。笑和尚、金蝉恰好乘虚而入，就由他坐处飞身到阴风洞底风穴之内，寻见文蛛，先用天遁镜破去封锁，再用飞剑，便可将它除去。只因一时过于小心，上来便错了步数。后来又只顾从辛辰子、唐石二人身上得点虚实。谁知他二人刚跟在辛、唐二人身后，飞走不多一会，绿袍老祖以为辛辰子只能将金蚕引走，并不妨事，还不知他借有红发老祖的五淫兜，想给他一网打尽。仗着有法收回，自己又正当白眉针在身上按时作怪之际，不能归窍，功亏一篑，便用第二元神紧随辛、唐二人身后。一来笑和尚、金蝉隐身潜形，没有被他发现；二来痛恨辛辰子切骨，情知他逗留不走，必是为了文蛛，不得已他和唐石一同入洞，自投罗网。及见唐石虽学辛辰子叛师，胆子却不大，并不敢去。知道辛辰子只要一入洞，便难逃走。却不愿便宜了唐石，那辛辰子一走开，先将唐石制住。这时众妖人已用妖幡将金蚕招回。绿袍老祖收了金蚕，将众妖人一一嘱咐布置妥当，然后飞入阴风洞底，由外自内用妖法层层封锁。到了洞底一看，辛辰子正在施为，想破他的妖网。绿袍老祖强忍怒气，也不去惊动他，只在暗中运用第二元神，附在文蛛身上，放出妖火，和他支持。挨到本身痛苦时间过去，才将元神归窍，二次入洞，又发现正教中还有两人，不知何时闯入，虽然年纪不大，本领却甚高强。内中有一个手持一面镜子，发出五色金光，已将文蛛制伏不动。绿袍老祖一见大怒，先用妖法将辛辰子擒了。见笑和尚立得较近，便将玄牝珠运用元神幻化大手抓去。笑和尚的无形剑在同辈门人自炼的飞剑中自然数一数二，但到底年轻，功候未纯，不是玄牝珠的敌手。见大手抓来，忙用飞剑抵敌，一照面，便被妖法污损，还了原质。那剑本是苦行头陀采用西方太乙精英千锤百炼而成。还算笑和尚机警，连忙收住，剑虽失了效用，未曾脱手失去。

绿袍老祖擒住笑和尚，正往回收，预备擒入地穴，再擒金蝉，正遇金蝉手中宝镜光芒，直往他脸上射来；手中笑和尚飞剑虽然被污，仍有一身本领，也在用力挣扎，元神不及分用。只因小觑敌人，不料天遁镜如此厉害，险些吃了大亏。绿袍老祖自经大劫，在玉影峰风穴寒泉中，已炼成不坏之身，攻行只差这一双碧眼。见势不佳，又惊又怒，只得收回元神，护住双目。手松处，笑和尚业已挣脱，被金蝉救去。还以为妖法严密，敌人已成釜底游魂，纵然暂时侥幸，也决难逃出罗网。便用一手护着双目，仍用妖法幻化元神，打算生擒享用。几番冲起，都被金蝉天遁镜、霹雳剑阻住。越发暴跳如雷，顿改了原来打算，将洞底风窍开放，想用阴飘恶飓，将两个敌人吹化。更不料金蝉生具一双慧眼，竟从妖云毒雾中辨清门户遁去。出穴之时，又将他砸

果仅存的蚕母用霹雳剑杀死。

那金蚕原是南疆产生的一种毒虫，在千百种恶蛊之中最为厉害，其性异常凶淫。雌的虽不如雄的厉害，但是繁殖之力极强，一雌常交百雄，始能产卵，每产千枚，见风即能化成小蚕。绿袍老祖当初受毒龙尊者之托，赶往慈云寺与正派为仇，所炼十万金蚕恶蛊，一齐带去，只剩下四十九条衰弱蚕母，随意弃置在阴风洞底隐秘之处，当时并未在意。及至在慈云寺被极乐童子李静虚将金蚕一齐刺死，遭劫回山，见那些蚕母竟未被辛辰子发现，只是久未用生血饲养，都快僵死，便用丹药生血，先行调养。怎奈蚕母这东西秉天地极淫极戾之气而生，久旷疾疫，体气业已亏残，仅仅可供生育，别的效能已失。

其种又绝，更无法寻觅许多雄蚕配合。只得另想妙法，在百蛮山西，阴毒污湿的天愁谷内，寻到许多天蝎代替雄蚕。这天蝎也是一种极淫恶的毒虫，形如常蝎，有翼能飞。经绿袍老祖寻到以后，先用毒药喂养，符咒祭炼。三日之后，再给天蝎吃了自身生血，去与蚕母配合。一昼夜间，天蝎与蚕母交尾后，全被蚕母吃光，第三日便生下无数小蚕。

绿袍老祖嫌它力弱，知道天蝎在天愁谷专吃瘴岚湿毒淫气凝聚而生的一种金丝菌，便在阴风洞前崖，又开辟了千顷花田，移植毒菌，喂养金蚕，果然吃了更增体力。又因金蚕食量太大，一经放出，千顷花田似春蚕食叶般，顷刻净尽，供不应求，又命门人寻找毒虫毒蛇生血浇种。一方面用法术催长，当时虽然吃完，第二日又是千顷金波，恢复旧观。放时四周用妖气组成天幕罩住，防备周密。只这次所生尽是公蚕，所以对这些衰老蚕母极为珍惜，打算等小蚕成长，再与蚕母配合，只要产出母的，便可取之不尽。不料这些蚕母封闭地方，正是一条出口秘径，被金蝉无心遁出，见有生人到来，如何不上前嚼咬，被金蝉霹雳剑光一绕，全数了帐。绿袍老祖岂不恨如切骨，死命追赶。

追至中途，偏巧遇见对头红发老祖的门人、长人洪长豹。他因和辛辰子交情深厚，当时有事不能分身。及至将法宝借与辛辰子，又后悔起来，恐自己法宝有什闪失，拼着冒险，瞒了红发老祖，盗了天魔化血神刀，借着往绝缘岭采药为名，偷偷赶到百蛮山来。

他知辛辰子必在百蛮山左近寻觅地址，设下妖阵，以便运用五淫兜将金蚕引来，一网打尽。一路寻踪追迹，寻到一处，见下面有一岩谷，藏风聚气，地势隐秘，离百蛮山主峰不过二百里左右，甚是合用。正心疑辛辰子在此施为，不由停了遁光，仔细留神一看，果然闻见五淫兜的气味，忙即下来，找到辛辰子昨晚行法的洞穴。一进门便知五淫兜业已被人破去，又惊又怒，好生痛惜。再捡了现形魔兜及七根妖幡一看，不知被什么东西啃咬粉碎。两样至宝全都被毁，如何不恨。辛辰子又不见踪迹，愤恨切骨，正要赶往百蛮山阴风洞去。忽听头上雷声隐隐，夹着一阵破空之声，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如电闪星驰一般，由远处空中打头上飞过。暗想：“绿袍老祖妖法高强，这里是他老巢，如何会有别派之人到此？”好生诧异。刚想借遁光飞起迎上前去看个动静，身才起在空中，来人剑光迅速，已打他头上飞出好远。猛一抬头，看见绿袍老祖发出万点绿星，烟雾围绕中，伸出乌爪一般的长臂大手，风卷残云般赶将过来。因为时间凑巧，便猜前面逃走红紫光华许是辛辰子请来的帮手，被绿袍老祖战败追来，已然快到面前。百忙中并未寻思邪正不能并立，峨眉教下岂能与辛辰子一党。心疼法宝，怒发千丈，仗着本领高强，

学会身外化身，又有绿袍老祖克星天魔化血刀在身，不问青红皂白，劈头迎上前去，厉声喝道：“辛辰子何在？我的五淫兜是否被你所毁？”

绿袍老祖催动妖云，正在追敌心急，忽见一片红霞中现出一个身高丈许、相貌狰狞的赤身红人，拦住去路，挡住妖火，已是不快。及听来人发话，定睛一看，认得是辛辰子莫逆好友、红发老祖门人洪长豹，不由勃然大怒。两下里连话都未多说，就在空中争斗起来。一会工夫，后面手下妖人一齐追到，一片妖云绿火，将洪长豹围了个风雨不透。

洪长豹见人孤势薄，寡不敌众，长啸一声，将化血神刀放起。一道赤阴阴冷森森的光华才一飞出手去，满天绿火星扫着一点，便如陨星纷纷下坠，近身妖人早死了好几个，平空变成数段残躯，落下地去。绿袍老祖先见洪长豹放过笑和尚、金蝉，将他拦住，本想就下毒手，到底有些顾忌着来人的师父红发老祖。打算使洪长豹知难而退，自己好去追赶两个逃走的肥羊。谁知洪长豹本领竟是不弱，一片红霞，裹住了满天绿火，丝毫不能前进一步，眼看先前两个仇敌逃走已远，已是咬牙切齿忿恨。及至洪长豹放起天魔化血神刀，一出手先破了妖云绿火，死了四五个门人，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这时手下妖人正在纷纷败逃，化血神刀劈面飞来。绿袍老祖把心一横，一声怪啸，元神运化长臂，伸出簸箕般的大手，就近抓起一个门人，迎上前去。只听一声惨呼，那道暗赤光华接着那人只一绕，便斩成两段。绿袍老祖更不怠慢，将手一指，一阵阴风吹处，从那门人血腔子里冒出一股绿烟，将那暗赤光华绕住。两半截残躯并不下落，不住在空中飞舞，刀光过处，血雨翻飞，一霎时尽变残肢碎骨。仍是随着绿烟，与刀光纠结，兀自不退。虽然几次被化血神刀冲散，怎奈那是妖人阴魂，受绿袍老祖妖法催动，随聚随散，紧紧围住刀光不能上前。

洪长豹见绿袍老祖竟是这般残忍，不惜牺牲门人生命，用小藏炼魂却敌大法，将飞刀裹住，不由大吃一惊。正要另想别的妖法施为，对面一闪，绿袍老祖踪迹不见。还未及仔细观看，忽觉眼前一团绿阴阴的光影罩向头上，才暗道得一声：“不好！”已被绿影里绿袍老祖元神、玄牝珠幻化的大手抓个正着，顿觉奇痛彻骨。知道想要全身后退，已来不及，只得咬紧钢牙，厉声喝道：“我与你这老妖今生今世，不死不休！”说罢，玄功内敛，怪啸一声，震破天灵，一点红星一闪，身躯死在绿袍老祖手上，元神业已遁走。绿袍老祖原因化血神刀厉害，自己此时回山不久，法宝未成，尚不能破，用一个门人去做替死鬼，纠住刀光，暗运玄功，擒到洪长豹，心中大喜。满想擒回山去，用极恶毒的邪法消遣报仇，不想洪长豹竟学会红发老祖身外化身之法，将元神遁走。人未擒到，反与红发老祖结下血海深仇，将来平添一个劲敌，又惊又怒。再看化血神刀时，那刀究是灵物，主人一去，失了主持，竟也随了飞去。绿袍老祖未施解法，一任那千百残骨碎肉，缠绕着化血神刀，电闪星驰，破空飞去，当时并未在意。只想起今日蚕母被害，连连丧失许多法宝、门人，看看手上洪长豹尸身，越想越恨。猛地张开血盆大口，咬断咽喉，就着颈腔，先将鲜血吸了一阵。算计那两个敌人无法追寻，厉声命将已死门人带回山去享用。手持残尸，一路叫嚣嚼吃，驾起妖云，回去拿辛辰子泄忿去了。

这一幕惊心惨剧，把手下一干妖人吓得魂飞魄散。积威之下，虽不敢彼此商量，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先见他用自己人去抵挡化血神刀，临死还遭消魂碎骨之惨，邪教入门时，本有舍命全师誓言，还可说临危救急，不得

不尔。及见最初那几个为他御敌而死的同门，都要将尸身带回山去嚼吃，未免触目惊心，一个个都有了异图。那不见机的十来个，还诚惶诚恐，奉命谨慎地带了那几口死尸回去。见机一点的，彼此存心落后，觑一个便，纷纷逃走，即或被同类发现，俱有心照，谁也装作不知。这一天工夫，绿袍老祖手下妖人，连死和逃叛，倒去了多一半，共只剩下十来个胆子较小的妖人回转。洪长豹白白为了辛辰子牺牲一个肉身，又丧失了几件法宝，元神回到山去，与他师兄姚开江相见。真是无独有偶，一个丧了法体，一个坏了元神，好不伤心。红发者祖见两个传衣钵的心爱门人俱都吃了大亏，对于怪叫花凌浑，自然早就怀恨结仇；对于绿袍老祖，也是当然不肯甘休。不过他为人比较持重，不肯轻举妄动，机会一到，自然会去代徒报仇。

这且留为后叙。

且说笑和尚看罢苦行头陀第二封柬帖，知道了一些失败的大概，事尚未完，仍须努力。只是飞剑被污，要复原状，须待斩完妖物回山之后。柬帖上虽说金蝉现有双剑，可以借用一口，就本来功行，向金蝉请教峨眉剑诀及使用之法，便可应用。但是失去无形剑遁，隐不住身形，硬要冒险，再入虎口，岂不比初上百蛮山，还要难上十倍？一手拿着柬帖，望着这口被污了的飞剑，虽然晶莹锋利，不比凡铁，但是灵气已失，不能使用，前途危难正多，丝毫没有把握，好不伤心。

金蝉见他难过，再三劝慰说：“师伯故意使你为难，无非玉成于汝，虽蹈危机，终无凶险，忧急则甚？”笑和尚含笑道：“我岂不知师父成心激我成人，我只可惜这口飞剑，自从师父传授到如今，没有一天断了修炼，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和工夫。柬帖上虽说异日成功回山，仍可祭炼还原，到底能如以前不能，并不知道。实不瞞师弟说，师父和许多前辈师伯叔，都道我宿根既厚，功行又好，年纪虽轻，因为师父苦心传授，在小辈同门中，可算数一数二。不想一败涂地，若非师弟仗义相助，几死妖人之手，岂不令人惭愧伤心？”金蝉道：“胜负乃兵家常事，这有何妨？柬帖上教你我先觅地修养十余日，将我的飞剑分一口给你，练习纯熟。到了时候，只须谨慎小心，仍有机缘成功。

此时悔恨，有何用处？”

笑和尚也明知除了奋斗成功，不能回山再修正果，只得打起精神，照柬帖所言行事。

他和金蝉惧是一般心理，不获成功，不愿再回凝碧崖去。见绝缘岭风景甚好，可惜并无相当的洞穴可以打坐凝神，寻了几处，不大合意。笑和尚猛想起莽苍山藏有两口长眉真人炼魔飞剑。其中一口叫作紫郢，现被李英琼得去，连许多前辈剑仙的飞剑都不能及，尤其是不假修炼，便能出手神化。还有一口，尚未出世。那山岩洞幽奇，何不赶到那里，一面借练霹雳剑，顺便寻访。即或自己与此剑无缘，也可先行默祝，暂借一用，将来再物还原主。如能到手，岂不比分用霹雳剑要强得多？金蝉因李英琼现正寻找余英男，不知已否找到，她为人甚好，又有神雕，说不定她能背着灵云，乘机助笑和尚一臂之力，闻言甚为赞同。二人打好了主意，离开绝缘岭，直飞莽苍山。

第一回

穷搜岩涧 手挥剑气晃银河
直上苍穹 足踏云流行紫昊

笑和尚和金蝉飞到莽苍山时业已深夜，先寻了一处树林打坐，养神敛息。不久天明起身，看了看地势，并不中意。重又飞身空中，留神观察适当地点。笑和尚昔时虽曾路过，无奈此山面积太大，路径不熟，飞了许多地方，一些朕兆都没有。明知此山太大，要寻觅那口飞剑，无殊大海捞针。恐怕误事，只得落下，先寻了一个山洞存身，向金蝉借了一口雌剑，学了口诀用法。苦行头陀所传，与峨眉剑法原是殊途同归，当时便能使用。虽然霹雳剑不比寻常，初学难于驾驭，仗着笑和尚功夫本来精纯，至多约有五七日，便可运用纯熟，略放了一些宽心。决计先将此剑练习纯熟，再去寻找那一口长眉真人遗藏的飞剑，能到手更妙，不能也不妨事。金蝉终是喜事，因知英琼纵然将人救回，还要来盗温玉，决不会相遇不上。将剑法传了笑和尚，便由他在洞中凝神修炼，独自一人，离了山洞，到处寻找英琼下落。因昔日曾听英琼说，当初曾被一群马熊、猿猩将她抬往一个大山洞内，那便是埋藏温玉之所，只须发现大群马熊、猿猩，便不难跟踪寻觅那座山洞。尤其那山洞，据母亲飞剑传书上说，里面还有一个厉害妖人，正想独吞那块温玉，必有形迹显露，岂会寻找不见？他不知走错了方向，自己身在山南，昔日英琼所住的山洞却在山北一个环谷之中，外有密林掩覆，路径甚是隐僻曲折，身经其地尚且不易发现，何况又是驾剑光在空中寻找，纵然一双慧眼能辨毫芒，也难转折透视，一直寻到天黑，毫无踪影。顺便采了些松仁果实，摘了一个干葫芦，用剑掏空，装了一葫芦山泉，回洞与笑和尚同吃。

第二日一早，又去寻找。似这样寻了三四日，俱未寻见。猛想起英琼盗温玉并非易事，预计还得好些时日，经过多少麻烦，才能到手。漫说她用紫郢剑和妖人争斗，不会不露形迹，就是那一雕一猿，俱是庞然大物，焉有不见踪迹之理？定是日里潜伏，夜晚才去动手，也说不定。想到这里，决定晚间再去寻找。这日晚间，恰巧笑和尚已将霹雳剑运练纯熟，二人约好一同寻找，由黄昏时分，直找到半夜，猛见西北方远处有一道银光，疾如流星，直往正北山凹里飞投下去。笑和尚见那剑光非比寻常，虽看不出是何派中人，决非异教所有，好生惊奇。急忙同驾剑光，跟踪飞去，落地一看，竟是一处广崖，下临清流，崇冈环抱，稀稀落落地生着数十棵大楠树，古干撑天，浓阴匝地，月明如水，光影浮动，时有三四飞鹤归巢，鸣声唳天，越显景物幽静。遍寻那道银光下落，已无踪迹。又等了一会，并不见他二次飞起，心中好生纳闷。猜他不曾去远，必在附近岩穴之中隐身。虽然事不关己，因见那道银光正而不邪，不是同门，也是同道之士。此山早有妖人盘踞，如是一向在此潜修，必难两立；要是新从别处赶来，必有所为。惺惺相惜，总想寻出一个下落，与那人见上一面，看看到底何许人也。

找来找去，找着一个山洞，甚是宽敞洁净，连外面风景都比前几日所居要强得多。

便决定移居在此，就便寻访那道银光的下落。商议既定，同出洞外，飞身上空，四外观察。这时朗月疏星，犹自隐现云际，东方已现了鱼肚色。一会日出天明，四围山色苍翠如染，远处高山尖上的积雪，与朝霞相映，变成浓紫，空山寂寂，到处都是静荡荡的。

二人飞行巡视了一阵，那道银光还是神龙见首，不再出现。最奇怪的是，连寻了好几天，竟没一处似英琼当时所说的景致，虽有时也看见许多虎豹豺狼、野鹿黄羊之类的野兽，独没遇见过一猩一熊。

金蝉暗自奇怪。末后采了些山果，取了些清泉，回转洞中，才看出洞外岩壁苔藓中，还隐隐现有“奥区仙府”四个古篆。入洞细看，那洞坐东朝西，没有出路，四壁钟乳纓络下垂，宛如珠帘。虽甚整洁广大，除了洞外景物幽秀外，并无什么奇特之处，显然与洞壁所题不符。当时也未在意，一同坐下，互相谈说。笑和尚道：“想不到昨晚看得那般仔细，相隔又不甚远，那道银光竟未发现，我近来真是越修越往后退了。”金蝉道：“谁说不是？李英琼师妹明明在此山中，我前后寻了这几日，连个影子都未找见，真是古怪。我们还是先找师祖遗藏的那口宝剑吧。”笑和尚道：“人都寻找不见，那口宝剑，外面必有法术符篆封锁，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适才我在空中，见此山有许多地方甚是灵奇幽奥，还有极隐秘之处。莫看我们穴中寻找，一目了然，反到难于发现。离往百蛮山去，还有好多天，我借你飞剑已能应用，闲着也是闲着，莫如从今日起，我们实事求是，穷幽探奥，步行寻找那藏温玉的古洞。想和凝碧崖一般，别有洞天，就连那口宝剑，也会在无心中发现，都说不定。”

金蝉闻言，猛想起道：“我们初出来时，家母来书曾说，余英男失陷在山阴一个风穴之内。李师妹如去过，必有些踪迹可寻。连日都以为英男妹已被李师妹救出，只注意那藏温玉的古洞，竟未想到风穴。莽苍山虽是李师妹旧游之所，你想她当时并未成道，是由猩、熊将她抬到那里，后来又走了好多天，才遇见我们同返峨眉，沿途路径，如何记忆得真？她有雕、猿引导，自然容易寻到。我们仅凭这想象情形，来时我又不曾想到这里来，只知在山南一面寻找。这山有千百方里，无怪乎难于找到了。至于那口宝剑，据说不久三英相见，纵不能为你所得，也该是出世之时了。我们再往山阴一带看看，只须寻到那风穴，总可寻着一点迹兆。你看如何？”笑和尚闻言称是，二人一同起身出洞，先端详了一下方向，舍却明显之处，专往狭窄幽僻的崖径寻找。

且行且说，所谈尽是以前旧事和英琼得剑经过。刚走到昨晚降落之地，金蝉的眼尖，看见北山密林掩覆中，后面广崖中间，似有一条尺许宽的狭缝，从丛树隙里望过去，仿佛看见里面花树藤萝，交相披拂。不由动了好奇之想，拉了笑和尚，径往密林里走了过去。近前一看，那片峻险高崖，依然一片完整，并无缝隙。若在别人，必然回去。金蝉自信不会错看，猛一转身，忽然大悟，回头笑道：“在这里了！”原来刚才站处是一片山坡，由坡上到坡下，少说也有二十来丈。那些密林俱是多年古木，合抱参天，虽是上下丛生，因为生得太密，将地形遮住，远看斜平，似无高低。那岩缝生在半崖腰间，二人谈笑忘形，所以一时蒙住。及至回看来路，上下相去甚高，举头一望，才看出危崖撑天，中腰裂开一条十来丈长的窄缝，宽处不过一尺，上下俱被藤萝矮松遮掩，只刚才所见之处，略微稀疏。飞身上了隙口，往里一看，竟是一个极黝深曲窄的岩孔，斜坡向下，形势奇险，猿揉都难飞渡。尽头处似见天光，照见花影闪动，知有奇境。二人因不能并肩而行，驾着剑光一前一后，顺斜坡往下飞走。到了有天光处一看，只是一个天窗，直达崖顶，中通一线，并没有什么奇境，不禁有些失望。笑和尚正想招呼金蝉回去，金蝉仍不死心，答道：“当初我们在峨眉开辟凝碧崖时，也是走到尽头，是一个突出的孤崖，

上极青冥，下临无地，幽暗逼窄，毫无意思。若非李英琼师妹去过，又有神雕领路，也不会发现仙府奇景。反正没事，别处找也是一样，这岩孔生得太古怪，总要寻个水落石出，我才死心。”

正说之间，忽见左侧一个稍宽的所在，壁上藤蔓中似有银光闪闪。笑和尚忙拉了金蝉一把，悄悄飞身过去。金蝉早已看出一些迹象，猛伸手将壁上藤蔓揭起，现出一个极窄小的洞口。一个秀眉虎目、隆准丰额的白衣少年，长身玉立，英姿飒爽，满脸笑容，站在那里。二人未及发言，那少年已开口问道：“二位敢莫是峨眉同道么？”二人见那少年一脸正气，虽不认识，知非异教中人，甚是心喜。金蝉忍不住先答道：“正是峨眉掌教之子齐金蝉。这位是东海三仙、苦行禅师门下弟子笑和尚。道友何以知我二人来历？”那少年闻言，慌忙下拜道：“原来是二位师兄。小弟乃是太湖西洞庭山妙真观方丈严师婆的侄孙，贱名严人英，新近拜在峨眉醉道人门下。奉师尊之命，来此等候一人。”说时，脸上微微一红，略顿了一顿，又说道：“那人该要明日才来，秘助她得一口长眉真人遗留的青索剑。到手以后，再和她一同去助刚才二位师兄所说的李英琼师妹，同盗温玉。来时师父曾说，妖人厉害，就是明日那二位师妹同来，借紫郢、青索二剑之力，也不过将他逐走，并不能就此除去。小弟道浅才疏，吩咐到此觅地潜伏，不可妄动。那晚小弟也曾冒险到北山一探，果然妖人布置严密，难以下手。彼时曾见月光下一团紫光，护着一只大黑雕往东飞去。小弟剑光在黑夜中极为显目，也幸妖人只顾追赶那道紫光，不曾发现小弟，不敢逗留，就回来了。”笑和尚一听是长眉真人同辈的剑仙、碧雯仙子严师婆的侄孙，又是醉道人新收弟子，同门一家，越发欣喜，忙着还礼。听完答道：“昨晚银光，竟是你么？真正门下无虚。我二人找了一夜，也未发现，不想无心相遇，真妙极了！”金蝉也喜得不住拍手。人英谦道：“二位师兄大夸奖。我日前到此，无心中寻见这座洞府，里面奇景甚多，外人且难发现呢。今早还探出一条甬道，直通妖人洞旁一个古树穴内，明日盗玉，甚是有用。刚刚将这条路打通回来，行至此间，看见洞外漏进天光，才知这里还有这么一个小洞，正在察看，忽听见二位师兄说话声音。我知这里是一个夹岩壁，下面有一凹窟，潜伏着千百马熊，甚是凶猛，除了奇人异士，常人绝难到此。因不知就里，伏在一旁静听。后来听清是自己人，正想用剑斩去藤蔓，出来相见，不想已被二位师兄发现。二位师兄想必也是为了盗玉之事而来，正好合力进行。请到里面看看，如果合意，大家同住此间，岂不有趣？”金蝉正要答言，笑和尚道：“话说起来太长，我们入洞再详谈吧。”人英闻言，举手揖客。

二人进洞一看，那洞口也是一个天然生就的岩隙，仅有数尺宽的一块大石可以容足，里面甚是幽暗。石尽处直落千寻，只底层隐隐见有光亮，仿佛甚是宽敞。人英已驾起银光在前引导，剑光照见两面壁上，尽是碧油油的薜萝香草，万绿丛中，时见嫣红数点，越显幽艳。也不知是什么奇花异草，扑鼻清香，中人欲醉。只可惜生在这种幽暗深邃，不透天光的岩洞以内，清标独秀，终古孤芳，不能供人赏玩罢了。剑光迅速，转眼到达地面，才将那段千寻高下的岩洞走完，豁然开朗，现出一座洞府。落脚处是一同广大石室，洞壁如玉，当中一座黑石丹炉，云床石鼓，设备齐全。石壁上悬嵌着栲栳大一团银光，照在四壁透明钟乳上面，真个是金庭玉柱，锦屏珠纓，五色迷离，庄严华美。人英先领二人巡视大小石室，共有二十余间，每间俱有刚才所见的银光，大小不同，因室而异。及至到了洞外一看，正门是个方形，高有两

丈，上面有“清虚奥区人间第十七洞天”十一个古篆字。洞门外仍被山石覆住，地平若砥。又走出去有十余丈远近，忽见清波阻路，喷珠飞雪，奔流浩浩。两面俱是万丈峭壁，排天直上，中腰被云层隔断青旻，偶从闲云卷舒中，窥见一点点天日。阳光从云缝里射入碧渊，宛如数十条银线，笔直如矢，随云隐没，时有时无。奇境当前，引得金蝉、笑和尚不住口地称赞。

原来那洞深藏绝壑凹岩之内，又有藤蔓薜萝隐蔽。两道峭壁，亘古云封，上出重霄，下临无地，奇险峻削，不可落脚。如非素知其处，纵使来人是个剑仙异人，能够降落涧底，踏波而行，不到洞口，也难发现。果然不愧是人间洞天，奥区福地。三人观赏一阵，重又回身入内。金蝉忍不住问道：“看这洞府题额和设备，自然是往昔仙灵的窟宅，用不着说了。难道各石室壁上光明，也是前人遗留的奇迹么？”人英请二人在就近一间石室内坐下，答道：“此洞是哪位高人修真之所，因是初来，又从未听人说起，还不知底细。至于室内光明，乃是小弟当年在东洞庭采来萤火炼成的小玩意儿，共是二十八个。

此洞什么都好，只是黑暗异常，是个缺点。恰巧所有石室也是二十八间，一时高兴，将它安上，倒也合用。小弟自从先祖姑同了我师姊姜雪君路见不平，从黄山五云步万妙仙姑许飞娘手内救回小师妹廉红药之后，只传了不到一年的道法，便值功行圆满，将衣钵传与了姜师姊，吩咐她带着廉师妹，仍在东洞庭修炼，静候三次峨眉斗剑，前去相助，以应劫数。因先祖姑得意弟子、先母天聋老女早已遇劫兵解，大仇未报，小弟自幼留养观中，虽承先祖姑赐了这一口银河剑，但是根行太浅，先祖姑飞升以后，无人教诲。若从姜师姊学习、又因男女有别，恐遭敌派物议，好生为难。恰值家师醉道人至洞庭登门拜访，谈起许多前后因果，先祖姑才想起当初教祖长眉真人遗言，命小弟拜在家师门下，从此归入峨眉。不久先祖姑圆寂，肉身坐化。小弟拜别遗容，辞了师姊师妹，径往成都碧筠庵。在武侯祠门首，遇见家师，说奉了掌教师尊之命，命小弟到莽苍山相助李英琼师姊，共敌妖人，同盗温玉。又交代了一些话和一封柬帖，外面注明相遇和下手时日；小弟性急，又因此山甚大，不知妖人藏于何所，想先来看个动静。自来此山，差不多已有一月光景。初来数日，一心到处寻找妖人踪迹。那日行至洞外悬崖之上，见下面云雾甚浓，以为是个无底深壑，并未在意。忽见远处疾如闪电，飞来一道光华，直投壑底，看出无人驾馭，是个宝物，急忙跟踪追去。穿过云层，追到下面岩凹，才看出这里有这么一个洞府。小弟因为洞太幽秘，必有仙灵潜伏，那道宝光定是洞中人在操纵发收，虽然不似邪教之人所有，不知虚实深浅，也未敢深入。多次装作叩门试探，终不见洞中有何回应。后来冒昧闯入，直将全洞走完，不见一人。细查洞中情形，知道洞中主人离去已久。因为先时慎重，耽搁了半日，那宝光已不知去向。此地既无人住，我便以洞主人自居，各室都安了萤光，每日除用功外，满洞搜寻那道宝光下落，至今没有再发现它。

前日开视柬帖，知道李师姊同了一位周师姊，明日要来，盗玉在即，对那宝光仍不死心。

全洞都好似一块整石生成，势难一一发掘。猜它必藏在洞中隐秘所在，有宝之处，终有迹象可寻，又穷搜了一阵，仍未搜着。下午出洞闲游，听见怪兽惨叫。向山北低洼之处一看，见两个道童正用妖法驱逐七八只大马熊，往北面崖上走去。我因马熊并非善兽，未去理他。猛想起此山向无人迹，这

两个道童满身妖气，定是妖人爪牙。悄悄跟他们走到北山崖后一个弯曲山环之内，果然发现柬帖上所说的大洞。又从那两道童口中，得知日前已有一个女子来盗温玉，他师父几乎吃了大亏，更知是妖人无疑。那妖人想是有了戒心，洞外烟云环绕，似有邪宝笼罩。因见妖法厉害，恐被觉察，当即回转。昨日晚间又去，刚才已曾说过。今早无事，又在洞中寻找宝物，无意发现后洞深处岩窗内，藤萝荫覆中有一极窄小径。循径而入，越走越深，竟通到妖人所居洞外的一株古树腹内。如从此径前去盗玉，可以避去外洞邪法，不致被妖人觉察。回来便遇见二位师兄了。”

笑和尚、金蝉听完人英之言，也将经过细说了一遍。人英道：“原来二位师兄另有使命。且喜时日还宽，盗玉就在明后两日，功成之后，如不嫌我功力浅薄，小弟情愿追附骥尾，勉效微劳，如何？”笑和尚闻言，连忙称谢。又向人英道：“适才师弟说，明日先助一位道友去得那口长眉真人遗留的青索剑，后来又提起周、李二位师妹，那得剑的人，想便是周师妹了。既然此剑仗师弟相助才能到手，醉师叔必将藏剑之所与下手之法，先行示知。我同蝉弟日前在百蛮山失败，也曾有借剑一用妄想。现在知道物各有主，未便妄借，颇愿一闻究竟，可能说否？”人英闻言，脸上又是一红，微现忸怩之色，答道：“若论此剑，原与李师妹所得紫郢功用大同小异，只是取时比较紫郢要难得多。地方也离此不远，并非小弟不肯明言，实因其中尚有难言之隐，不久自知。倒是我以前所见那道光华，不是异宝，定是极好的飞剑，遍寻无着。并非小弟心贪，既经发现，或许有缘，此时畏难放弃，异日落人外人之手，岂不可惜？何不我们三人一同加细搜寻，侥幸得到手中，岂非快事？”笑和尚一见人英，便看出他语言纯挚，胸襟兀爽，不愧峨眉门下之士，心中甚是敬爱。及见他两次提到得剑之人，都是面红迟疑，未后又拿先时发现的那道光华岔开，情知内中必有隐情。等他说完，见金蝉还要追问，便使了个眼色，止住金蝉道：“严师弟之言极是，我们先助他寻那宝物吧。”

人英也知笑和尚看出他适才语意矜持，怎奈自己平素那般豁达，竟不好意思将原意说出，只得含糊答应道：“这洞门比里面矮得多。那日追赶宝光，追到洞口，仿佛见它入洞，往上斜穿进去，及至在洞外耽误了一会，便不见踪迹。忖度当时情形，不像飞入地内。这洞甚高，又有许多复壁甬道，死岩窗到处都是，虽然被我连日搜寻，只恐还有遗漏之处。所以我想借二位师兄法眼，仔细搜查，或者发现，也未可知。”说到这里，金蝉忽然灵机一动，插口问道：“你说那道宝光，可是颜色金黄，杂有乌光，飞时光芒闪烁，变幻不定的么？”人英诧道：“那光华正和师兄所说一样，怎便知晓？”金蝉又问明发现时日，拍手笑道：“恭喜师兄！这宝剑定是峨眉凝碧崖青井穴七口飞剑当中的玄龟剑，而且这剑终究归你所得无疑了。”

第一一二回

万蹄扬尘 铁羽红裳驱兽阵
孤身犯险 灵药异宝返仙魂

人英听了金蝉之言，忙问何故。金蝉便将青井穴封锁，被灵猿无心污秽，又该是七修剑出世之时，彼时众人俱在青螺未归，被它遁走了一口。后

来问起芷仙，所说剑光与人英所说相似，以及妙一夫人柬帖之言，一一说出。笑和尚道：“若论那七修剑中的青蛇剑，收时颇为容易。后来我和大师姊入穴，去收其余五口，却是那般繁杂。只不知这口如何？要和那五口一样，我们三人不定能不能收呢。且不管它，这剑原为三次峨眉斗剑破妖人五毒之用，不能缺少，既经发现，关系重大，现在就去找吧。”说罢，仍由人英领路，把全洞极隐秘之处，一齐又找了一遍，然后再互相分头搜寻。别人不说，如有宝光，须瞒不过金蝉慧眼，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既知是七修剑中之一，三人哪肯死心，直找到第二日清早，恐怕英琼等要来，彼此相左，才废然停手，一同出洞。由笑和尚和严人英在洞前守候，着金蝉顺她二人来路，飞身迎上前去。

到己未午初，果然英琼同了轻云并驾神雕，摩空穿云而来。金蝉早在空中等候，连忙上前招呼。彼此都不及谈话，由金蝉引导，到了洞前，停雕下地，任神雕自行飞去。

见着笑和尚与人英，大家叙礼之后，一同入内落座。金蝉想起袁星，不由冲口问道：“大师妹，你不是将袁星也带来了么？它呢？”英琼说道：“再也休提，连我都几乎吃了大亏，它至今死活还不能定呢。”轻云笑道：“你两个说话，总是这般性急，像这般没头没脑的问答，别人怎会清楚？蝉弟你只静听，由她从头说吧。”说时，无意中与人英目光相对，二人都觉心中有什么感觉，彼此都把脸一歪，避将过去。这里英琼也将救余英男，涉险盗玉之事说出。

原来英琼那日读罢妙一夫人飞剑传书，允许她独往莽苍山救回英男，为友血诚，早已关心。又加入门未久，师尊竟许以这般重任，不由喜出望外。急匆匆辞别了凝碧崖诸同门，独自带了一雕一猿，星驰电掣般直往莽苍山赶去。英琼自到峨眉，一向随着众同门在凝碧崖修炼，从未单身骑雕长行。上次与若兰骑雕同飞青螺，去时兴高采烈，互相谈笑，并未留神下面景致。两次中毒大败，铙羽而归，又是紫玲用弥尘幡护送，迷惘中更谈不到观赏。想起前情，时常气闷。难得有这种机会，又在连日功行精进之余，大可一试身手，心中好不痛快。身在雕背上穿云御风，凭临下界，经行之处，俱是崇山大川，一些重冈连岭，宛如波涛起伏，直往身后飞也似地退去。有时穿入云层，身外密云，被雕翼撞破，缓魂氤氲，滚滚飞扬，成团成絮，随手可捉。偶然游戏，入握轻虚，玉纤展处，似有痕缕，转眼又复化去，只余凉润。及至飞出云外，邀翔青冥，晴辉丽空，一碧无际，城郭山川，悉在眼底，蚁垤匀流，仿佛相似，顿觉神与天会，胸襟壮阔。迎着劈面天风，越飞越高，娇叱一声：“佛奴带了袁星前走，看我追你。”一言甫毕，早已超出雕背，身剑合一，紫虹贯日，疾如星飞。神雕见主人高兴，益发卖弄精神，倏地束拢双翼，如弹丸脱手，往下坠落。离地数十丈，倏又振羽高骞，破空直上。一路闪展腾挪，风舞龙翔，往前疾飞。英琼秉着峨眉真传，紫郢名剑，也只能追个平手。只苦了袁星，用两条长臂，紧抱神雕翅根，不住口怪叫：“主人快些上来，袁星要跌死了！”英琼明知神雕故使促狭，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后来确见神雕翻腾震动，太过激烈，袁星吓得连眼都不敢睁开，于心不忍，骂得一声：“蠢东西，胆子这么小！”一言未了，收剑光重上雕背。神雕见主人上骑，阔翼展处，又复平如顺水行舟。只见脚下山川，倒着飞退，铁羽凌风，仅剩雕顶柔毛微微颤动，稳速非凡。袁星才止了喘息。英琼还尽自说它没有勇气，将来怎能和人交手？袁星哪敢还言，只拿眼偷觑前面，忽对英琼

道：“前面莽苍山到了！”神雕闻言，回望英琼。英琼便照柬上所指道路，吩咐先莫惊动妖人，快往山阴飞去。神雕点了点头，又往上升高了百十丈，照旧飞行。袁星见主人没有了愠意，才敢恣意说话，不住口指给英琼，何处是昔日旧游所经，前面不远，便是那斩妖所在。

飞行迅速，谈笑中不觉飞过莽苍山阳，渐及山阴。忽听尖厉之声，起自山后，恍如万窍呼号，狂涛澎湃。隐隐看见前面愁云漠漠，惨雾霏霏，时觉尖风刺骨，寒气侵人。

英琼驾着神雕，便往阴云之中飞去。凭着自己与神雕两双神目，仔细寻找那寒晶洞坐落何处。在阴云中飞行了一会，忽听神雕长啸一声，倏地左翼微偏，一个转侧，斜飞上去。

英琼情知有异，连忙定睛下视，只见下面愁云笼罩中，隐隐现出一座悬崖。崖根凹处，旋起一阵阴风，风中一股股黑气，似开了锅的沸水一般，骨嘟嘟涌沫喷潮，正往雕脚下冒起。神雕想是知道厉害，刚将身侧转避过，那旋风已卷起万千片黑影，冲霄而上，飞起半空，微一激荡，便发出一种极尖锐凄厉的怪声。倏地分散，化成千百股风柱，分卷起满天黑点，往四面分散开去。英琼在雕背上微微被风中黑点扫了一片在脸上，觉着奇冷刺骨，机伶伶打了个寒颤。取下一看，色如墨晶，形同花瓣，薄比蝉翼，似雪非雪，虽然触手消融，微觉冰痛麻木，情知柬上黑霜定是此物。再看神雕、袁星，均各自着了几点，袁星固是喊冷不置，连那神雕也不住抖翎长鸣，片刻方止，不由暗自心惊。霎时间怪声渐远，风势渐小，下面景物略可辨认，才看出那崖背倚山阴，色黑如漆，穷幽极暗，寸草不生。崖根有一个百十丈方圆的深洞，滚滚翻翻，直冒黑气，仿佛巨狮蹲坐，怪兽负隅，阔吻怒张，欲吞天日，形势险恶，令人目眩。

正要下去看个仔细，忽听巨洞中怪声又起。神雕早有防备，不等旋风黑霜从穴中卷起，首先冲霄直上。这次飞得较高，只见雕足下千百根风柱中墨青翻腾，飞花四溅，怪声器号，万壑齐吼，较先前声势还要来得骇人。英琼虽在风的上面，有时雕翼被风头扫着一下，竟觉铁羽钢翎都有些抵御不住，知道厉害。等二次旋风吹散，重又冲霾下视，才及穴口，三次旋风又起。似这样循环上下，飞行了十来次，以英琼神雕的本领，竟无法在下面落脚，休说再想人穴救人，英琼好不着急。神雕被狂风激荡了一阵，倒不怎样。

袁星已有些禁受不住，因为适才在雕背上被英琼数说过几句，不敢现出畏难之色，虽在强自支持，上下牙齿却不住在那里打战。英琼暗想：“这也难怪，它不过是一个畜类，通灵未久，怎比神雕受过真传，道行深厚。柬上原说趁寒风出穴之际，才能人穴救人。”

看风势一次比一次激烈，想必还早。何不命神雕领去寻找袁星的子孙和那些马熊下落，以备再来盗玉之用？”想到这里，便将心意对神雕、袁星说了，又吩咐谨慎小心，休要惹事淘气。袁星闻言，正是求之不得，骑着神雕，领命自去不提。

英琼索性飞身上空静候，直等到正午时分，风势才渐渐减小。救人心急，不顾寒冷，决计用弥尘幡和剑光护体，冒险冲入。主意打定，恰好旋风黑霜渐渐停歇，只穴口还有黑气，似洞中山泉微微起伏翻滚。英琼先不使弥尘幡，身与剑合成一道紫虹，从天下注，直往洞内穿去。飞临洞口，觉着那洞口黑气竟似千万斤阻力，拦住去路。毕竟紫郢剑不比寻常，被英琼娇叱一声，运用玄功，冲破千层黑青氛围。入洞一看，紫光影里，照见洞口内只有

不到五六尺宽的石地，日受霜虐风残，满洞石头都似水蚀虫穿，切锉铲削，纷如刃齿。过去这数尺地面，便是一个广有百寻的无底深穴，黑氛冥冥，奇寒凛冽，瘁人毛发。这还是寒飈业已出尽之时，连英琼这般身具仙根仙骨，多服灵药灵丹，已有半仙之体，都觉禁受不住，不敢怠慢，便将弥尘幡展开护身。再看英男，哪有踪迹。心想：“柬上原说她被妖道所算，入穴便倒。如今不见在此，万一陷入无底深穴之内，怎生下去寻找？”正在伤心焦急，忽听穴底隐隐又起异声，洞外怪啸也仿佛由远而近，遥相呼应。暗喊：“不好！倘如狂风归洞，与霜霾出穴，两下夹攻，万一这幡不能支持，岂不连自己也葬身穴内？”又因柬上指定今日，时机稍纵即逝，想起英男，不忍就去，徘徊瞻顾，好不惊惶失措。口中连喊英男，毫无应声，反觉穴底风吼雷鸣，越来越紧。紫光影里，眼看穴内黑氛越聚越浓，冷得浑身直打抖战，危机转瞬将临。心想：“今日不将英男救出，休说对不起死者，屡次出山失败，有何面目去见凝碧同门？”不由把心一横，咬紧银牙，准备驾剑光冒险，到穴底探看一番。

英琼身临穴口，还未下入，忽见一丝黄光，在洞壁上闪了一闪。回身一看，洞口黑氛聚处，隐隐见有一道黄光退去。猛一眼瞥见洞口左近地面上，似有一个四五尺长短的东西隆起，通体俱被黑霜遮没，只一头微微露出一块白色。定睛一看，不由心中大喜，如获至宝，飞上前去，抱了起来，立觉透体冰寒，身体麻木。同时穴内异声大作，黑氛已经冲起。知道危机一发，不敢丝毫怠慢，也不暇再顾身上寒冷，战兢兢舍死忘生，驾起剑光，从洞口千层黑氛中破空飞起。身才离地不过数十丈高下，忽见一道黄光直从对面飞来。英琼怀中抱着一人，浑身冷战，正愁无法抵御，忽然又见一团黑影翩然下投。

英琼仗着紫郢剑刚刚让开，耳听一声惨叫，两道光华同时闪处，那黄光如陨星坠落，落下地去。回头一看，那团黑影正是袁星骑着神雕，舞着两口长剑，发出两道光华，已将敌人击落。英琼因为救人要紧，自己虽有幡、剑护身，仍恐闪失，忙喊：“你们快来！”神雕闻声回飞，英琼在彩云拥护之中，命往山阳飞去。行未片刻，后面狂风大作，黑青遮天，又是刚才阴惨气象。不一会，飞过山阴，寻了一个有阳光之处落下。一看自己周身，业已湿透。再看怀中英男，全身僵硬，玄冰数寸，包没全身，只微微露出一些口鼻。

不由一阵心酸，流下泪来。急于想将英男身上坚冰化去，看看胸前是否还温。所幸山阴山阳，一冷一热，宛如隔世，又值盛夏期中，阳光下不消片时，玄冰化尽，现出英男全身，面容如生。只是颜色青白，双目紧闭，上下牙关紧咬，通体僵直。解开湿衣一摸，果然前胸方寸虽不温热，却也不似别处触手冰凉。知还有救，先将身带灵丹强撬开口塞了进去。问起袁星，知它子孙和马熊俱受妖尸之害，现藏在两处幽岩夹层之内。英琼专注英男，不愿将袁星带来带去，便命它暂留莽苍山，等自己救人回来，一同去盗温玉。

匆匆抱起英男，上了雕背，直往峨眉飞回。

到了凝碧崖落下，灵云等见将英男救回，甚是心喜，连忙接入洞内。这时英男服了丹药，一路上受了和风暖日，自腹以上，已不似先时寒冷，只四肢手足还是冰凉。灵云对英琼道：“不料琼妹竟如此神速，将人救回，真是可喜。据我观察，必有更生之望。”

不过她在玄晶洞，多受风霜之厄，已经冻得周身麻木，失去知觉，此时将她救回，五肢精血俱已成冰，必然痛苦非常。还是由琼妹急速去将温玉盗来，方可施救。适才飞雷洞赵师弟来说，你走后不久，便发现妖人痕迹，

着我留意。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英琼闻言，急匆匆换了湿衣，又向灵云要了几粒丹药，带在身旁备用。见英男秀目紧闭，仍未醒转，抱着满腹热望，二次别了众人，驾起神雕，直往莽苍山飞去。

飞到山麓，业已深夜，空山寂寂，四无人声。英琼在雕背上借着星月光辉，凭虚下视，四外都是静荡荡的，除泉鸣树响外，什么动静都没有。暗想：“适才急于救回英男，没顾得细问袁星，那些马熊、猩猩藏在什么地方，妖尸巢穴是否昔日洞府？”正想之间，已经飞到日里救人所在，按下神雕，喊了几声袁星，神雕也连作长鸣，俱都不见回音。

暗骂：“蠢东西，日里虽不曾明白吩咐，难道就不知我回来，等在原处？”先在附近僻处找了一遍，仍未找着。二次上了雕背，凭着神雕一双神目，仔细搜查，哪有些微踪迹。

观看星色，已离天明不远。一赌气，命神雕重又降下。惟恐离开后，袁星寻找不见，只得仍在原处，候至明天，再作计较。神雕放下英琼，便自飞走，只剩英琼一人，独坐岩石旁边。正在调息凝神之际，忽听远远风吹树梢，簌簌作响，声音由远而近。只顾盘算盗玉之事，当时听了，并未在意。

一会工夫，忽觉一股冷气吹到脸上，登时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冷战，毛发根根欲竖。

定睛一看，离身三尺以外，站定一个白东西，形如乌灵，长有尺许，似人非人，周身俱是白气笼罩，冷雾森森，寒气袭人，正缓缓往自己身前走来。这黑夜空山之中，看了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英琼虽是一身本领，乍见之下，也不免吓了一跳。及至定睛注视，才看出那东西一张脸白如死灰，眉眼口鼻一片模糊，望着自己直喷冷气，行起路来只见身子缓缓前移，不见走动。英琼猜是深山鬼魅之类，估量它未必有多大能为，一面暗中准备，且不下手，看看它玩些什么花样。见它前进一步，自己也往后退下一步。那东西也不急进，仍是跟定英琼，缓缓往前移动。似这样一进一退，约有二十多步。英琼猛想起袁星平素极为灵敏，怎会今日不在此地相候，莫不是中了妖物暗算？不过袁星身佩双剑，不比寻常，似这般蠢物，岂有不能抵御之理，又觉不像。想到这里，忽然颈后又是一股凉气吹来。回头一看，也是一个白东西，与先前所见一般无二，正在自己身后，相离不到二尺，一伸手便可将自己抱住。怪不得先前一个并不着急，只是缓缓跟随，原来是想将自己逼到一处，两下夹攻。暗骂：“大胆妖物，你也不知我的厉害，竟敢暗算于我。”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白东西倏地身上锵锵响了两下，风起云涌般围了上来。

英琼早已防备，脚点处，先自将身纵开。正待将身旁飞剑放起，忽见那两个白东西竟互相扭作一团，滚将起来。只觉冷气侵人，飞砂走石，合抱粗树被它一碰就折，力量倒也着实惊人。有时滚离英琼身旁不远，竟好似不曾看见一般，仍在扭结不开。英琼好奇，便停了手，静作旁观，心中好生奇怪，只不解这是什么来历用意。眼看东方已见曙色，这两个白东西仍是滚作一团，不分胜负。英琼不耐再看，手指处，紫郢剑化成一道紫虹，直朝那两个白东西飞去。紫光影里，只见一团白影一晃，踪迹不见，竟未看出是怎么走的。

天光大亮，神雕尚未飞回。先以为神雕昨日原和袁星一路去寻猩、熊，必见袁星不在，前去寻找。及至等了一会，雕、猿两无踪迹，不免着起急来，将身飞起空中，四处了望。这时朝阳正渐渐升起，远山凝紫，近岭含青，晴空万里，上下清明。惟独北面山背后有数十丈方圆灰气沉沉，仿佛下雾一般，

氛围中隐隐似有光影闪动。英琼年来功行精进，已能辨别出一些朕兆。情知袁星失踪，昨晚又看见那两个白色怪物，神雕一去不归，吉凶难测。附近一带，纵非妖人窟穴，也非善地。那团灰雾，说不定便是妖人在弄玄虚。想到这里，便往那有雾之处飞去。飞过北面山崖，往下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下面是一个极隐秘的幽谷，由上到下，何止千寻。四围古木森森，遮蔽天日。那雾远望上去，还不甚浓；这时身临切近，简直是百十条尺许宽、数十丈长的黑气在那里盘绕飞舞。隐隐看见袁星骑在雕背上，舞动两道剑光，在那里左冲右突。神雕飞到哪里，黑气也跟到哪里，交组成一面黑网，将神雕、袁星罩住。袁星两道剑光有时虽然将黑气挥断，叵耐那黑气竟似活的一般，随散随聚，刚被剑光冲散，重又凝成一条条黑色匹练，当头罩到，休想脱出重围。英琼见雕、猿正在危急，心中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也未看清对面妖人存身之所，娇叱一声：“袁星休急，我来救你！”一言未了，连人带剑，直往黑气丛中穿去。果然长眉真人炼魔之宝不比寻常，一道紫色匹练往黑气影里略一回翔，便听一阵鬼声啾啾，漫天黑氛，都化作阴云四散。英琼心中大喜，精神勇气为之一振。

袁星在雕背上杀了半夜，已杀得力尽精疲，神魂颠倒，只顾舞那两道剑光，竟未看见主人到来，妖法已破，仍不停手。还是神雕看见主人从空飞降，不住昂首长鸣，才将它惊觉。同时英琼也飞上了雕背，忙问妖人何在。袁星气喘吁吁地答道：“是两个鬼小孩，就在那旁岩石上面。”英琼手指剑光，护着全身，从袁星手指处一看，半崖腰上，有一块突出险峻岩石，石上放着一个葫芦，余外什么都没有。不敢大意，先将剑光飞过去，只一绕间，葫芦裂成粉碎。近前观察，并无什么奇异之处。情知袁星适才只顾迎敌，神志不清。又问神雕，可知妖人去处。神雕也摇头表示不知。英琼无法，默忖妖人知难而退，必在暗处弄鬼，自己现在明处，不可大意，还是暂时离去，问明了袁星经过，同妖窟所在再说。

正要命神雕飞走，袁星忙道：“主人慢走，它们俱在下面岩洞中呢，我们走了，一个也休想活命，求主人开恩，救救命吧。”说罢，张口朝下面长啸了两声。不多一会，只听下面一阵杂沓之声，震动山谷，尘土飞扬中，先高高矮矮纵出二三百个大小猩猩，后面跟随着四五百只马熊，一个个朝着上面英琼伏膝哀鸣，甚是依恋凄楚。英琼想起前情，颇为感动，便向袁星道：“昔日莽苍山那些猩猩、马熊俱尽于此么？”袁星眼泪汪汪答道：“它们都被妖怪害了，剩的就只这些。昨日袁星在两处夹岩层里将它们找着，听说主人前来，又可代它们斩妖除害，欢喜非常。不料昨日以为主人走了再回来，还得好久时候，又去和它们团聚，大意了一些，被妖人手下两个鬼小孩看见，跟在袁星身后，引鬼入室，来捉它们。袁星和他们打了半天，被他们用妖法全数赶到下面岩洞以内。只袁星仗着两口宝剑，虽吃他们困住，他们却没法近前。到了半夜，又被内中一个鬼小孩捉去十八只马熊和袁星的子孙，想必难免一死了。他们虽捉袁星不住，可是有那黑气罩住，一刻也不能停手，只要被黑气挨上一点，立刻便倒。正在危急时候，远远听见鬼叫，鬼小孩一听，连忙收了黑气，将洞封住就走了。袁星和它们合力去推，也未推开，只得拼命叫喊，只盼主人听见，赶来搭救。忽然洞口响了一下，听见钢羽在外叫唤，洞口石头也被它抓开。封洞的石头并不大，不知先前怎会推它不开。它们初见钢羽都害怕，不敢上前。正想说明，唤它们逃命，那两个鬼小孩业已飞了回来，未容钢羽飞起，先放出一条条的黑气。钢羽说主人已来，那黑气是生

魂炼成的妖法，它也怕缠上走不脱。幸而这两口剑不怕邪污，叫袁星快用剑光护着全身，只要主人一来，便不妨事。那黑气真是厉害，看似空的，剑斫上去，虽能将它斫散，却是非常费力，刚刚斫散，又合拢成条。

急得袁星一面拼命抵敌，一面高喊主人快来。后来钢羽说，声音被黑气罩住，外面听不见，除了主人自己寻来，只有到危急之时，它拼着再转一劫，自己顶上炼的金丹，将它烧化飞去了。后来袁星实实支持不住，摧它快烧。它又舍不得，说主人定会寻来，实在危急再说。眼看气力用尽，主人就寻来了。”

英琼自经青螺两次大难，比先前持重。明知敌人不战而退，必有用意，现时处境，颇为危险。眼看着这么多的猩、熊，凭自己一人，怎能护着退走？即使侥幸走出谷去，猩猩身轻矫健，长于纵跃，还可命它们自行觅地潜藏。惟独那些马熊，俱是庞然大物，又蠢又重，走起路来，蹄声震动山岳，最易为人追踪觉察。妖尸厉害，和那些猩、熊在一起，岂非给敌人一个绝好的标记？如果救出谷去，就丢开手不管，它们仍是一样，要葬送妖人之手，何必多此一举？好生迟疑不决，只顾在雕背上沉思。那些猩、熊竟一齐延颈哀鸣起来，袁星更是不住垂泪哀告。英琼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暗想：“柬上原有借助它们之言，且做到那里再说。”想罢，将神雕降低飞行，命袁星手舞双剑在前领路，自己在雕背上压队护送。那谷甚是幽僻曲折，连穿过了两个岩洞，才得出险。且喜后面始终无人追赶，那些猩猩、马熊，想都被吓破了胆，出谷以后，只顾随着袁星攀援纵跃，穿林过岭，飞也似地往前奔跑，头都不回，只搅得崖土滚滚飞扬，蹄声动地。

英琼驾雕横翼低飞，督率这些威猛无匹的兽队，宛然中军主将。铁羽凌虚，英华绝世，寒虹在手，翠袖临风，顾盼自豪。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峻岭崇冈，幽谷大壑，前路欲尽，忽见袁星领着猩、熊竟往一个密林之中穿去。林后碧蟑摩空，壁立万丈，仿佛无路可通，神雕已停飞不前。英琼暗骂袁星：“蠢东西，适才经过许多隐僻之处，却不藏躲，我当你有什么好所在，却跑到这树林以内，人家就寻不见么？”正要呼唤袁星近前来问，只见密林中一阵骚动过去，树梢青叶起伏，宛如碧浪，耳听兽蹄踏在残叶上面，沙沙作响，与枝干摩擦萧萧杂杂之声，汇成一片。顷刻之间，风息树静，所有猩、熊都没了踪影。英琼心中奇怪，娇叱一声：“袁星何往？”身早离了雕背，飞身穿林而入，密林尽头，便是适才外面所见峭壁，一片浑成，并无洞穴，猩、熊一个不在。猛见袁星从一个藤萝掩覆的崖缝中钻了出来，英琼喝问：“这里是什么所在？那些猩、熊何往？它们既受妖尸之害，可知那妖穴在什么地方么？”袁星答道：“这里是个崖孔，里面有一地穴，甚是广大僻静，自从那年袁星因采果子发现，还从没有人来过。今日因为事在紧急，北山虽有几处地方，都被那两个鬼小孩搜遍，难以藏身，所以才带了它们来此潜伏。那妖尸巢穴，便是昔日主人斩完山魃所居的山洞。昨日主人走后，它们已对袁星说了详细，连主人昔日命它们留神寻找的宝贝，也被妖尸得去。说起来话长，妖尸向来不出洞，那两个鬼小孩却要防他们跟踪寻来。待袁星去对钢羽嘱咐两句，请它在妖穴附近空中巡视防备，再请主人到地穴里详说如何？”英琼闻言，点了点头。袁星便去嘱咐好了神雕，回至崖前，将危崖根际一盘百数十年古藤揭起，请英琼入内。

英琼见那人口处是四五尺方圆的洞穴，黑影中仿佛只有两丈四五尺深便到了尽头。壁上尽是苔藓，触手湿润。山石错落高下，甚是难行，不

似有多大容积。入内走不两步，袁星已将封洞古藤还原，越过英琼前头领路。走离尽头还有三四尺光景，忽然回身，又走两步，往下一沉，便即不见。英琼近前一看，袁星降身之处，乃是一块突出的大石。如从地面上看过去，举步便到了尽头。须由石上越过，回转身来，才看出那石根脚还有一个三尺大小孔洞，通到下面。洞并不直，形势弯曲，常人至此，须要返身转侧，前胸贴石，滑溜而下。否则即使发现这洞，也当它是一个石上死窍，用东西试探，触手可以见底，难知里面尽有深奥呢。英琼见那洞只能蛇形而入，索性驾起剑光，穿了进去。

初进去时，那孔洞与螺旋一般。有的地方石齿犀利，幽险绝伦。有的地方石润如油，滑不留手。休说常人难至，就连袁星也是连滚带溜而下。转过两三次弯环以后，越走越宽，袁星已能立起身来。又向下斜行有半里左右，才将这甬穴走完，到了平地。猛见极薄一片丈许宽的光华，直射地面，恍如一张数百丈长银光帘子，自天垂下。定睛一看，出口之处，乃是一个广约数顷，天然生就的地穴，四外俱被山石包没，只穴顶有一条丈许宽的裂缝，阳光便从此处射入。耳听兽息咻咻，声如潮涌。光幕之下，照见前面千百条黑影，在那里左右徘徊。英琼才一现身，那些猩、熊早轰地吼了一声，争先恐后，跳纵过来，离英琼身旁尺许，纷纷爬跪欢呼。英琼急于要知妖尸底细，不耐烦器，吩咐袁星命它们退散开去，不许喧哗。袁星领命，吼了两声。这些异兽真也听话，吓得一个个垂首贴耳，轻轻缓缓散过一旁，只微微一阵骚动过去，即便宁静。

袁星又领了英琼走入侧面一个凹洞之内，寻了一块石头，用手拂拭干净，请英琼坐定，说道：“那妖尸的洞，主人昔日曾经住过，离刚才袁星被陷之处，不过二十余里。

因为主人这次所行方向不对，未曾看出。那洞内先前盘踞过两个山魃，自被主人除去，本山猩、熊便成了一家。那洞本来甚大，主人去后，因为行时吩咐，还有再来之言，想起恩德，益发不敢无故伤生，同居一处，甚是相安。因知主人爱吃那朱果，以为别处还有，它们每日吃饱，便去满山寻找。数月前在原生朱果的一个崖洞之内，居然找到一株。

它们知道那朱果如不采摘，永远不落，每日总有数十猩、熊在洞外轮流看守。

“不多几天，忽然看见前回从天上飞落用剑光伤了几只马熊的姑娘，还同了一个女的，飞落在那先前生朱果的大石上面。马熊虽然记恨她昔日残杀同类之仇，只怕她飞剑厉害，不敢上前。起初以为她也寻找朱果，后来见连那朱果树下大石都被她翻转，又用剑光在周围挖土寻找，才知不是，朱果也没被她发现。她二人由早起来，找到天黑，什么也没找见。忽然径往洞里走去，和主人先前寻找宝物一样，用剑光到处搜寻。满洞猩、熊都被吓跑，且喜这次一个俱未伤害，只在洞中连住了几日。有那胆大一点的猩猿，常去偷看，见她二人全都面壁而坐，手里不知拿着什么东西，放出一道光华，照向壁上，也不知是什么意思。第三天，又有猩猿前去偷看，那洞已被她们用光华将石壁打通，新发现了许多石室，还有一层天井。那两个女子又满处搜寻了一阵，最后忽然朝着主人昔日在洞里坐卧的那块大石打起坐来。两人四手，不住在石上摩擦，只擦得光华闪闪，火星直冒。火光射到那块大石上面，没有多少时辰，听见石头沙沙作响，石灰子像下雪一样纷纷飘撒。从石里也发出一片半黄半青的光华，先是由青黄转成深黄，又由深黄转成红紫，未后又

变成深紫。石头也由厚而薄，由大而小。忽然又是一亮，由石上闪起三尺来高的紫色光焰。

“那两个姑娘好似非常喜欢，正在同时伸手往那发紫光的地方去取时，倏地一声像夜猫子般的怪啸，平空现出一个四五尺高、塌鼻凸口、红眼绿毛、一身枯骨、满嘴白牙外露的僵尸。那两个姑娘只顾注定石上紫光，起初丝毫没有觉察。那僵尸突然出现在大石旁边，一照面，便像怀里取东西一般，先将那发紫光的東西伸手抢去。那两个姑娘又惊又气，手一扬，飞出两道青光，直朝那僵尸头上飞去。那僵尸怪笑一声，把嘴一张，冒起一道黄烟，当当两声，青光落地，原来是两口宝剑。那两个女子一见不好，内中一个不知拿出一个什么东西，火光一亮，同时飞走。幸得那僵尸颈上锁着一条铁链，双脚底下又套一个铁环，跳起身来，追了没有多远，铁链已尽，只好落下。急得他两手扯住铁链，又咬又叫，却没法去弄断它。在气愤头上，不知怎的，被他飞起身来，用那双枯瘦如柴的手臂一捞，捉住了几个猩猩和马熊，当时被他咬断咽喉，吸血而死。只有两个伏得最远的猩猩，得逃活命，逃出对大众一说，知道洞里出了妖怪，比以前山魈虽小，却厉害得多。偏偏它们在洞中住惯，觉得哪里都没有这个洞好，割舍不下，虽不敢当时回去，过了两日，老断不了前去窥探，想趁僵尸睡时报仇。

“有一次去了三个猩猩、两个马熊，刚到洞口，便被僵尸看见，追了出来，居然逃回了一个，才看出僵尸那条链子能长能短，是他克星，只能追离洞口十丈以内，任他怪叫挣扎，也不能再长。一到尽头，链上便发出火星，烧得他身上绿毛枯焦腥臭，枉自着急跳叫，只好回去。可是他口中黄烟沾上就死，如非他头上有条链子，那些猩、熊都要被他害尽了。后来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双，实在无法近前，个个胆寒，也都不敢再往洞里去了。

“过没多日，洞里又多出两个小孩，也是僵尸手下，长得倒和生人一样。不过他们受了僵尸传授，头上又没有锁链。自从出了这两个小孩，全山猩、熊便遭了大殃。也不知他们使什么法术，只将手里那些黑气放出，猩、熊挨着，便被捆上，随着他们走，先还是每日出来，捉上三两个，供僵尸吸血，他们吃肉。随后简直是见了就捉，不拘多少。

还算他们每次捉猩、熊时，都有一定远近，只须逃出他们站立之处半里以外，便不妨事，他们也不来追赶，单将离他们切近的捉去，因此才没被他们绝种。众猩、熊逃来逃去，好容易逃入两处崖夹层里去，苟延残喘，有半个多月，没有受他们伤害。直到昨日主人带袁星到来，寻见猩猩和马熊，才知走后已被他们害死了十成之七。被捉去的猩、熊，仅仅在半月前逃回了一个。据它说起洞中情形，那僵尸身上已渐渐长肉，不似先前浑身尽是骨头。每日在洞中只磨那条链子，却命那两个鬼小孩出洞到处去搜寻野兽。捉了回去，不全是为吃，每次总挑出七个，用口中妖火烧死，将那烧出的青烟，收在一个葫芦以内。那两个鬼小孩虽是他的手下，他并不放心，每次命他们出洞，也用一条黑烟绕在头上，回洞再由他收去，大约有一定长短，走过了头便不行，所以他们不能离洞太远。

这日共被他捉去了十五个，头一天烧死了七个，第二天照样烧死七个。只剩下逃回来这一个，原被僵尸用黑烟捆住，在后洞地穴内不住哀号，以为准死不活。万不料妖怪也会发善心，另外一个从没见过的小孩忽然走来，手上拿着一口黑越越的小剑，上面发出乌光，往捆的地方一指，便将黑烟挑破，放了出来。逃时走过前洞，见僵尸和那两个鬼小孩俱都不在洞内，满洞尽是

猩、熊的残肢碎骨，血肉狼藉，烧化成灰的更不知有多少。

“袁星自是伤心，彼时因主人要救余姑娘，急于回转峨眉，不及细说。等主人走后，又去寻找他们，不料有一个鬼小孩中途跟上袁星，到了地头，便被困住，差点连袁星都遭了毒手，幸得主人赶到，才得活命。因见两个鬼小孩惧怕主人，不敢露面，又知他们自有黑烟拘束。昨日虽然比往日离开妖洞要远得多，如往这里来，相隔有二百里山路，他们没有僵尸吩咐，决来不了，又是绕路走的，还穿过几处崖洞，只要他们不从后面偷偷跟来，再也看不透我们的去向，何况还有主人保护呢。百十年前，本山原有一条山龙，甚是凶恶，专吃野兽，这地穴便是当初仙人驯龙之所。袁星出生不久，曾见这龙大白日里从适才入口处破壁飞去。一则地太隐秘，二则有龙盘踞，先时从没敢到这崖前来的。

年深月久，那龙也不见飞回，袁星才敢到崖前林中采果。那年春天采桃子，落了一个在崖壁下面，揭起藤萝寻找，才发现那裂口。一时好奇深入，寻到此地，当时不甚在意。

自随主人们学习内功，猛想起这地穴还有多少奇处，恰好它们受僵尸侵害，无处存身，引到此地躲避，再好不过。即使被僵尸寻到，不知底细，也进不来。只是昨晚还被一个鬼小孩捉了许多猩、熊去，至少捉到便须死几个，余下的也要挨日烧死。只望主人赶来除妖，救它们活命了。”说罢，跪了下来。

英琼闻言，只管盘算如何对妖尸下手。还有三个妖童，俱甚厉害，这些猩、熊已是望影而逃。柬上所说借助它们，想必便是从袁星口中得知这些底细了。既说盗玉，当然还须隐秘，且等自己前去探个动静再说。便向袁星问明了路径，正要由原路出洞，袁星道：“主人既不要袁星同去，这地穴后面有一条窄路，转过去又是一片凹地，比这外面还宽，生着许多花草野果，尽头处是个夹层，两崖对立，高有百丈，有一天窗，直达崖顶。因为太高太陡，没爬上去过，想必通着外面。主人何不打那里出去，顺便看看景致？”英琼命袁星领路，由石缝中钻了出去，果然是一片凹地，黑暗中花影披拂，时间异香。

走有数十丈远近，到了夹层，两面峭壁削立，宽才数尺，黑暗阴森，异常幽险。渐行渐窄，忽见路旁壁上，有二尺方圆白影闪动。抬头一看，已到崖窗底下，上面窗口密叶交蒙，隐约只露微光。当下舍了袁星，驾剑光飞身而上，越往上升，窗口光影越暗，转觉窗口并非出路。正在心中奇怪，猛一回身，瞥见侧面还有一个岩隙，适才那团白影，竟是从这隙口漏入。随即飞将过去一看，果然是个出口。随意用飞剑将隙外藤萝削去，以便出入。毕竟心中好奇，还放那崖窗不过，重又回身，还想从崖窗上面飞出。近前借剑光一看，哪有洞口，崖顶石形错杂，一条一条的甚是纷乱，色黑如漆，并非枝叶。暗忖：“刚才在下面明明看见这里密叶交蒙，怎么到此反不见有什么孔窍？”心中惦记往妖穴探看，不愿久延。正要飞身回转，忽见头上光影微微一闪，照在石顶条纹上，仿佛枝叶闪动，和先前下面所见一样，转眼消逝。情知有异，急忙定睛细看，忽然又是一闪，才看出那光影是从侧面凹处一个石缝中反射进来。不假思索，指挥剑光，竟往那石缝中射去。一道紫虹闪过，碎石纷裂，喳喳两声，震开石缝，连人带剑，飞将出去，落在崖顶上面。耳旁猛听“咦”的一声，一道乌光敛处，面前站定一个青衣少年，猿臂蜂腰，面如冠玉，丰神挺秀，似带惊异之容。英琼久闻灵云等常说异派剑光，颜色

大都斑驳不纯，离不了青、黄、灰、绿、红诸色。这人用的剑光，乌中带着金色，虽未听见说过，估量不是什么好人；又加这里离妖穴虽有二三百里，并不算远，适才率领猩、熊逃遁，难免不被妖人跟踪迫来。来人年纪，至多不过十七八岁，穿着似僧非道，赤足芒鞋，也与袁星所说鬼小孩相似。一时情急，见面不由分说，娇叱一声：“大胆妖孽，敢来窥探！”一言未了，手指处，一道紫虹，直朝那青衣少年飞去。那少年原怀着一肚皮心事，特意到此练习剑法，正在得心应手之际，忽见地下石缝震开，飞起一个美如天仙的红衣少女，已是先吓了一跳。及至定睛一看，来的女子正和日前仙人指示的一般，心中大喜，只苦于说不出口。正待上前用手招呼，那少女已娇嗔满面，指挥着一道紫虹，直往头上飞来。

情知危险，忙将那日仙人所传剑法，将手中小剑飞起，一道乌光，将紫光迎个正着，斗将起来。这少年来历，后文自有交代。

且说英琼满以为紫郢剑天下无敌，少年怕不身首异处。谁知敌人并非弱者，那道剑光乌中带着金彩，闪烁不定，与自己紫光纠结一起，暂时竟难分高下。暗想：“妖尸手下余孽，已是如此难胜，少时身入妖穴，势孤力薄，岂不更难？”不由又急又怒。一面留神看那少年，也不张口说话，只管朝自己用手比画。恐他另用妖法，又和以前一样吃苦，将脚一顿，飞身上去，用峨眉真传，身剑合一，迎敌上去。那少年先见紫虹夭矫，宛如飞龙，甚是害怕。及见自己乌光竟能敌住，略放宽心。正用手比画，招呼敌人住手，忽见敌人飞入紫光之内，身剑相合，凭空添了许多威势。自己虽承日前仙人传授身剑合一之法，只是尚未学会，敌人又不知自己心意，一个失手，立刻便有性命之忧。机会到来，又舍不得就此遁走。只得停了手势，聚精会神迎敌，仍是不支。渐渐觉着自己剑光芒彩顿减，再不逃走，眼看危机顷刻。无可奈何，暗中叹了一口气，将手一招，收回飞剑，借遁光便往后路逃走。英琼一向赶尽杀绝，紫郢剑疾若闪电，饶是少年万分谨慎，且敌且退，就在收剑遁走的当儿，还被紫光飞将过来，微微扫着一点紫芒。只觉头上一凉，情知不妙，飞起时一摸头上，后脑发际已扫去一大片。吓得亡魂皆冒，不敢再顾旁的，催动遁法，流星坠落般逃命去了。

英琼哪里肯舍，忙驾剑光随后追赶。眼看一道黑烟中含着一点乌光，比闪电还快，往正北方疾驰而去。追过两三处山峦，忽然乌光一隐，便没了踪影。上面碧空无云，下面虽有陂陀，也无藏身之处，又未见乌光下落，不知被他用什么法儿隐去。仔细往四外一看，晚照余霞，映得四外清明，正北山后面如下雾一般，灰蒙蒙笼罩了二三里方圆地面。飞近前去一看，颇与袁星所说地形相似。按剑光落下，寻着袁星所说的石洞窄径，飞身进去，越走路越低，往下转了几个弯曲，觉着方向又变往回路。行未多时，已将窄径走完，看见缺口外面天光，才一出口，便是昔日遇见缥缈儿石明珠的大石下面，知道已到旧游之地，那大洞就在旁边不远。连忙敛了剑光，略沉了沉气，细一辨认，洞前风景，依稀仍似以前一样。心想：“偷盗终是黑夜的事，自己又不知温玉形象，天已不早，索性等到天黑，再行入内，先看明了温玉所在，能下手便盗，不能再退出另打主意。”这时太阳已被高峰隐蔽，满天晴彩，将近黄昏，倦鸟在天际成群结队飞过，适才所见灰色浓雾，已不知何时收去。峰峦插云，峭壁参天，山环水抱，岩壑幽奇。洞旁绿柳高槐上，知了一递一声叫唤，鸣声聒耳。花草松萝，随着晚风飘拂。越显清静幽丽，令人到此意远神恬。谁又料到这奥区古洞中，还潜伏着一个穷凶极恶的妖尸，危机咫尺

呢！英琼想好了主意，便将身隐入缺口以内，待时而动。

身才立定，忽闻人语。悄悄探头往外一看，由侧面大洞中，走出两个幼童打扮的人来。及至近前，细看容貌，一个生得豹头塌鼻，鼠耳鹰腮，一双三角怪眼闪闪发光，看去倒似年纪不大；那一个生得枯瘦如柴，头似狼形，面色白如死灰，鼠目鹰准，少说也有三旬上下。都和先前所见青衣少年一样，道袍长只及膝，袖子甚短，头梳童髻，赤足芒鞋。英琼暗忖：“据袁星所说，妖尸手下已有三个妖童。这两个妖人，虽然生得短矮，并非幼童。照这样推测，洞中妖尸，正不知有多少党羽。自己孤身涉险，倒不可以大意呢。”正在寻思之间，那两个妖人已走至缺口左面一块磐石上，挨着坐下，交头细语。

英琼伏在缺口左面，心想：“如在暗中下手，将他们除去，枉自打草惊蛇。不如先从这二人口中探一些虚实。”便轻轻向左移了两步，正当二人身后，相隔不过数尺，虽是悄声低语，也听得清楚。

第一一三回

美仙娃失机灵玉崖

哑少年巧得玄龟剑

先听那瘦子对他同伴说道：“米道兄，你知我因在黑海采千年珊瑚，无意中救了玄天姥姥的外曾孙黄璋，承他传我向玄天姥姥学会的七禽神术，从来算无一失。当初我原说温玉虽好，一则没有昆仑、峨眉、华山、五台诸派的三昧真火，不能化石如粉；二则不将后洞打通，不能知道藏宝之所，待洞一通，你我的对头便会出现。你偏不听，硬说当年偷看了长眉真人遗简，温玉该在此时发现，另有能人开石取宝，临时出了变故，只须知道底细，临机应变，手到拿来。我素常谨慎，怎样劝说也强不过你。又为若得了温玉，便寻得出青紫剑的线索之言所动，才商量好一个盗玉，一个盗剑，同来此地。当时如依我，你先进去探看，也不至连我也失陷此地。如今被他收去法宝，破了飞剑，强逼着我二人做他的奴隶，打扮得大人不像，孩子不像。休说见着同道，即使将来法宝盗回，脱身逃走，传将出去，也是笑话。”

那姓米的闻言，叹了一口气，答道：“刘道兄，事到如今，埋怨也是枉然。凭良心说，我二人并非善良之辈，可是一到他的手内，才觉出世上恶人还多。这还是长眉真人的火云链，尚未被他弄断。他的元神，尚未炼得来去自如，凭他用尽心力，离不开洞前五里方圆。山中猩、熊，已被他害死过千。现在因要采取生魂，炼阴魔聚兽化骨销形大法，用得着，还不去说他。起初没打算火云链如此难破，还在想原身脱出，采用童男童女祭炼之时，每回捉到猩、熊，总是当时一齐弄死，略吸一点血便丢开，一任猩、熊宛转哀号，休说放走一个，从未看他变过脸色。又要逼我们做他徒弟，又不放心我们。每次命我们出去擒捉生物，总是用他多年在石穴内采取的千年地煞之气炼成的黑煞丝，将我们套住，以防我们逃走。他却不知我们千辛万苦炼成的法宝，俱已被他收去，如不还给我们，叫我们走，我们也不愿意。后来猩、熊死的死，逃的逃，渐渐没有踪影，他却说我们不愿他炼成法宝，一意凌逼我们。可他这般凶恶，还有登门拜师的。那孩子一身仙骨，别说他，连我看了都爱，

那种好质地，又值各派收徒之际，何愁没人物色，偏投到他的门下。我以为他见了必定不怀好意，也不知那孩子和他说了些什么，居然他头一次开了笑脸，并且非常宠信。我们得道多年，还得受那孩子节制，每次都由那孩子去探出猩、熊所在，算准了里数、方向，才命我们套了黑煞丝，前去寻找。我们像狗一般，被他套来套去，一些不能自主。今早捉猩、熊时，好容易连白眉和尚的神雕也都困住，还有那只神猿。不料飞来一个红衣女孩，用一道紫虹，斩断黑煞丝，破去他的造孽葫芦，硬将那一群猩、熊彰明昭著地公然救走。我好心好意要跟踪探个下落，那孩子却说早晚猩、熊还可寻找，你二人却休想借此逃走，也不敌那女子，立逼我们回洞。我早看出那孩子心怀叵测，藏有深意，若论他的性情，决不会和他一气，这一来越发可疑，果然他回去编了好些谎话。若不是念在他往时讲情好处，几乎想给他明说出来。总算他一听那道剑光形如紫虹，只有吃惊，没有迁怒于人，还是万幸。那玉被他终日擎在手上，我们接近身前便倒。虽说每日黄昏前后与天明前后，有个把时辰回死入定，有那孩子在侧守护，也难近身，要想盗玉，更是休想。早晚他元神炼就，他道一成，我们便死无葬身之地了。”

那姓刘的答道：“你莫多虑，适才我又私下占了一卦，甚是不祥。我们身在虎穴，固是不好，可是他的劫数，也快到来了，眼前有一厉害阴人与他为难。早上所见红衣女子，定非寻常。最奇怪的是，卦象上现出昨早捉来的百十只猩、熊，竟是他莫大的隐患。我们平时是怕他发觉追赶，只须乘他不利之时，冒险闯入他以前潜伏的石穴，盗了自己宝物逃走便了。”

英琼闻言，才知这两个矮子，不是妖尸本来党羽，出于暴力压迫，为他服役，心中并不甘愿。连另外一个孩子，也都未必和妖尸一气。无形中要少却多少阻力，颇为心喜。

不过温玉现在妖尸身旁，片刻不离，谁都不能近身。这两个矮子，虽不知他们道行如何，听他二人说话语气，也非弱者，竟被妖尸制得行动不能自由，妖尸本领厉害，可以想见。

下手盗玉，决非易事。且喜已从二人口中得知妖尸黄昏、黎明前后，有一两个时辰回死，这二人已抱了坐山观虎斗之心，只须制得住那妖尸宠信的少年，便可下手。此时想是妖尸回死之时，所以这二人在洞前这般畅言无忌。适才赶走的少年，如是他们所说的孩子，正好趁此时机，前往洞内探个明白。只是自己不会隐形之法，如要出去，又恐被这两个矮子觉察，到底有些不便。

正在委决不定，猛然灵机一动：“现放着两个绝好内应，何不现身出去，和他二人说明？不提盗玉之事，只说奉了长眉真人遗命，来此除妖，情愿助他二人盗宝脱身，叫他们说出那孩子详情，谅无不从之理。”想到这里，才要举步走出，忽听洞内传出一阵异声。那两个矮子一听，立刻现出慌张的神气，互相拉了一把，一言不发，起身便走。

同时洞前一点乌光，从空飞坠，现出适才所见青衣少年。才一现身，便指着那两个矮子直比手势，口中喃喃，单见嘴动，不见出声。那两个矮子好似和他分辩，隐约听见“师父入定，我二人因洞中烦闷，又以为你在洞中守护，出来闲眺，并未远离”等语。那少年仍是戟指顿足，比说不休。英琼已看出矮子所说的孩子，果是适才所见少年，不由又增了几分胆气。看神气甚是向着妖尸，他这一次又和自己想定的主意作梗，心中有气，暗骂：“看你一表人才，却去作那妖尸手下鹰犬！何不趁此时机，将他除去，去了妖尸

爪牙，乘机入洞，除妖盗玉便了。”随想随即将手一指，一道紫虹，直往少年顶上飞去。

那少年猛不提防，大吃一惊，知道厉害，一面仍用那乌光迎敌，一面往洞中退走，两手不住朝着英琼连挥。那两个矮子，早一道黑烟直往洞内飞去。英琼也不明白那少年挥手用意，趁妖尸未醒，索性一不作二不休，紧紧追逐不舍。那少年见英琼进洞，满脸现出惊疑之容，不住比手顿脚。英琼也不理他，追入洞中一看，洞门依旧，里面景物已非昔比。以前所睡的大石，业已不知去向。当中石壁上，开通了丈许宽的门户。满洞血肉狼藉，猩、熊残肢碎骨到处都是，腥气扑鼻。这时那少年已从石门中退入，英琼跟踪追进。里面已开出一个天井，方圆约有数十丈。庭心有一株大可十抱的枯树，年代久远，已成石质。放眼左右，石室纷列，玉柱丹庭，珠纓四垂，光怪陆离，美丽已极。到了这里，那少年越发情急，拼命运用玄功，迎敌英琼飞剑，手里直比，不到万分无奈，不肯退后一步。英琼早变了先前主意。暗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哑少年又非自己敌手，既已显露形迹，乐得追到妖尸存身所在，乘他未醒时，将他除去，岂不一举两得？”

正在举棋若定之际，忽见那少年脸色惨变，猛觉脑后微微有一丝冷气，那少年突地将手一指那道乌光，身子从旁飞纵出去。英琼见那少年竟然不顾危险，离却剑光护庇，身子往侧纵开，暗骂：“不知死的妖孽！”刚要指挥紫光放出毒手，取那少年性命。英琼先前迎敌方酣，又知妖尸未醒，那两个矮子心有异图，不会前来助战，并未留神到脑后那一丝冷气。就在用紫光追逐少年，侧身转眼的当儿，猛觉脑后寒毛直立，打了一个寒噤。情知有异，连忙回身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只见离身三二尺远近，站定一个形如骷髅的怪人。头骨粗大，脸上无肉，鼻塌孔张，目眶深陷，一双怪眼，时红时绿，闪闪放光，变幻不定。瘦如枯木，极少见肉。胸前挂着一团紫焰，浑身上下乌烟笼罩。走路如腾云一般，不见脚动，缓缓前移。正伸出两只根根见骨的大手，往英琼头上抓来。英琼兀自觉着心烦头晕，寒毛倒立，机伶伶直打冷战。知道妖尸出现，想起飞剑传书之言，自己恐不是他的对手，不敢再顾杀那少年。少年剑光也非弱者，诚恐腹背受敌，连忙将手一招，招回剑光，护住全身。百忙中一看那少年，业已收剑旁立，面带忧容，并未上前助战。英琼若趁此时遁走，本来无事。无奈素常好高，贪功心切，总以为紫郢剑万邪不侵，目前已炼得身剑合一，即使不能取胜，再走也还不迟。只这恃强一念，几乎命丧妖窟。这且不提。

且说英琼放下少年，飞剑直取妖尸。眼看紫光飞到妖尸头上，那妖尸忽然一声狞笑，从头上飞起一条红紫火焰，直敌紫光。一颗骷髅般的大脑袋，撑在细颈子上，如铜丝纽的拨浪鼓一样，摇晃个不停。那红紫火光宛如龙蛇，和英琼紫光绞在一起。舞到疾处，有时妖尸颈上也冒起火来，烧得他身上绿毛焦臭，触鼻欲呕。那妖尸满嘴撩牙，错得山响，好似他也怕火非常。只不知他自己炼的法宝，何以用时连他本人也要伤害。似这般相持了个把时辰，渐渐那条红紫火光被英琼剑光压制得芒烟锐减，那妖尸却怪笑连声。

英琼暗忖：“原来妖尸不过如此，除了那条火光，并无别的本领。”正在心中高兴，猛听两个矮子在暗中说道：“你看师父颈上的火云链，只要一被这女子的紫光烧断，便可出世了。”英琼一听，猛想起适才在洞外所闻之言，那道火光便是长眉真人的火云链。

怪不得妖尸忍受火烧，也不用别的法宝和自己对敌，原来是想借自己

紫郢剑，去破火云链，他好脱身。若不是这两个矮子从旁提醒，险些上了妖尸的大当。这妖尸本就凶恶，火云链一去，更是如虎生翼，那还了得。但是既不能用飞剑除他，难道和他徒手相搏不成？就在这稍一迟疑之际，那妖尸好似欣喜万状，怪笑连声，跳跃不停。颈上火光逐渐低弱，眼看就要消灭。英琼一见不好，连忙将手一招，刚要将剑光收回时，那妖尸已似有了觉察，未容剑光退去，倏地将长颈一摇，口中喷起一口黑气，催动那条火光，如风卷残云般飞将上去，裹住紫郢剑光尾只一绞。英琼收剑已来不及，耳听铮铮两声，紫光过处，将那条整的火光绞断，爆起万千朵火星，散落地面。英琼情知火云链已被紫郢剑绞断，好生后悔。同时那妖尸早狂啸一声，破空飞起。英琼不识妖尸深浅，见他想逃，惦着那块温玉，一时情急，忘了危险，竟将手上紫光一指，朝空追去。

紫光升起，约有二三十丈。英琼正待跟踪直上，猛觉脑后寒风，毛发直竖。急忙回身，又见一个妖尸，与前一个一般无二，周身黑气环绕，直扑过来，离身不过数尺，便觉脑晕冷战，支持不住。知道中了妖人分身暗算，收回剑光护身，已来不及。当此危机一发，忽然急中生智，猛想起昔日与若兰同赴青螺，芷仙一人留守峨眉凝碧崖，心中害怕，若兰曾传芷仙木石潜踪之法护身，自己当时好奇，将它学会，从未用过，如今事在危急，何不试它一试？当下一面将身纵开，百忙中竟忘了收回紫郢，心中默念真言，就地一滚，刚要将身形隐起，对面妖尸已喷出一口黑气。总算英琼一身仙骨，稟赋过人，逃避又快，虽然沾受一点妖气，立时晕倒，身已隐去。那妖尸原知紫郢剑来历，拼着忍受痛苦，借它断了火云链后，知道敌人有此异宝护身，决难擒到。且喜锁身羁绊已去，便将元神幻化，先将紫郢剑引走，然后趁敌人身未飞起，从她身后暗下毒手。偏偏英琼十分机警，竟自避开，将身隐去。妖尸也看出敌人用的是隐身之法，必然尚在旁边。因为不知敌人本领虚实，又因敌人既然身带长眉真人当年炼魔的第一口宝剑，必是峨眉门下嫡传得意弟子，不论来人功行如何，就这口飞剑先难抵挡。明知敌人尚在洞中受伤未去，顾不得擒人，不如趁她暂时昏晕之际，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先使用法术将她困住，将那口宝剑隔断，然后用冷焰搜形之法，慢慢将她炼化，以除后患。英琼才一隐身，妖尸便口中念念有词，黑气连喷，顷刻之间，地上隐隐起了一阵雷声过去，偌大山洞，全变了位置。妖尸知道紫郢剑通灵，外人无法收用。敌人已被自己用玄天移形大法困住，除了即时钻通地窍，不易脱身。仍回地穴之内，去炼那冷焰搜形之法。不提。

且说英琼当时觉着一阵头晕眼花，浑身冷战，倒在就地，耳旁只听雷声隐隐，身体宛如一叶小舟在海洋之中遇见惊涛骇浪一般，摇晃不定，昏沉沉过了好一会。所幸生具仙根，真灵未混，心中尚还明白。强自支持，坐起身来，从身畔取出灵云给的丹药，咽了下去，才觉神志清醒。猛想起那口飞剑还未曾收回，知道那剑是通灵异宝，除了自己，别人无法驾驭。即使勉强收了去，一经自己运用吐纳玄功，一样可以收回。谁知连用几次收剑之法，毫无影响，猜是入了妖尸之手，这才着急起来。再看四外，都是漆黑一片，仿佛身在地狱。用尽目力，也看不出是什么境界。又过了一会，雷声渐止，已不似先前天旋地转，痴心还想逃出。后来见无论走往何方，俱如铁壁铜墙一般。飞剑在手，尚可勉强想法；利器一失，更是束手无策。情知已被妖法困住，不能脱身，只急得浑身香汗淋漓，心如油煎。正在无计可施，忽听四壁鬼声啾啾，时远时近，平空一阵阵冷气袭来，砭人肌骨，地底也在那里隆

隆作响。先还可以禁受，几个时辰过去，渐渐冻得身摇齿震起来。那鬼声越听越真，现出形象，英琼知难抵御，只索性仍用那木石潜踪之法，避个暂时。丛丛绿火中，隐隐看见许多恶魔厉鬼，幢幢往来，似在搜寻敌人。那地下响声，更如万马奔腾，轰隆不绝，听了心惊。英琼强忍奇寒，咬紧牙关，如捉迷藏一般，与这些恶鬼穿来避去。有时避让不及，身微挨近绿火，益发冷不可当。

似这般避来躲去，也不知经过了多久时候。忽又听到远远妖尸怪啸，那冷气好似箭簇一般直射过来。先还是稀稀落落，后来竟似万弩齐发，由疏而密。漫说是黑暗之中，就在明处，任你天生神目，遇见这种无形的冷箭，也叫你无法躲闪。英琼吃这冷箭射到身上，宛如利簇钻骨，坚冰刺面，又冷又疼。觉着东边冷箭射来得密，便躲到西边，西边密，又躲到北边。一方面还得避着那些鬼火魔影，到处都是危机。似这样在这不见天日的幽暗地狱中蒙头转向，四面乱撞，不知如何是好。一会妖尸怪声越来越近，虽仗有法术隐身，究不知能否瞒过敌人眼目。再加魔鬼寒飊，无法抵御，地下响声大震，更不知妖人闹的什么玄虚。时候一多，实觉支持不住，眼看危机顷刻，就要冻得痛晕倒地。

忽听山崩地裂一声大震过去，接着又听万蹄踏地之声，轰隆四起。正在惊心骇目，以为死在眼前，猛觉一股温热之气，由前面袭来。那些冷箭寒飊，也如一阵狂潮，从身后涌到。英琼一个抵挡不住，扑地跌了一交。昏瞽惊惶中，觉着背上吹过一阵飓风，勉强将身站起，冷箭已息，只剩四外绿火，仍在闪动。阵阵暖风从侧面吹将过来，奇冷刺骨之余，被这暖风一吹，立时觉得百骸皆活，如被重棉，舒服了许多。起初不明究竟，还在惊疑，正赶上的一大丛绿火拥来，英琼当然回身就跑。刚一回身，便见黑暗中有数十点蓝光闪动，先又疑是鬼魅妖火。忽听那蓝光丛里发出怪兽吼声，听去甚是耳熟，留神一听，地下大响渐止，只剩蹄声骚动。不但那吼声和马熊相似，同时还听到神雕也在不远的高处长鸣，猛然灵机一动。暗想：“妙一夫人飞剑传书，曾说马熊要助自己成功。适才听那一声大震，便觉冷气全收，暖风袭来。莫非那些马熊寻来，将这陷身的妖穴攻穿么？事已至此，只得冒险一试。”便向那有蓝光之处跑去。身临切近，已听出马熊咻咻鼻息，心中大喜，不由失声说道：“我李英琼被妖法困住，你们若是马熊，急速领我逃了出去！”一言未了，那些蓝光果然纷纷后退。恰好有一个马熊回身时节，一条长尾正扫到英琼身上，英琼顺手一抓，毛茸茸地抓了个满手。料无差错，连忙随了这群马熊就跑，只听巨蹄踏地，吼啸四起。前行没有几步，便见最前面蓝光下落，听到马熊纵落之声。英琼恐有差池，看准蓝光落处，纵将过去一看，下面是一地穴，仿佛有亮光从外透进。正待也将身随着纵下，忽听身后马熊悲鸣，奔腾跳跃，拥将过来。英琼忘了自己有法术隐身，马熊虽能暗中视物，怎能看见自己，一不留神，被马熊一撞，撞落穴底。百忙中回头一看，身后还有十几点蓝光，业已随着惨叫，不复再有声息。那许多绿火魅影，正飞也似往穴口扑来。

原来妖尸想在他潜伏的地穴之内，先使妖法，驱遣魔鬼，想要生擒敌人，好久没有结果。算计敌人决未被妖气喷倒，仍然隐住身形，擒她不了。此女不除，隐患无穷。把心一横，拼却自己不能享受，玄功入定，再使那冷焰搜形之法，想将英琼活活冻死，已经过了两天一夜。却未料到英琼多服灵丹仙果，已有半仙之体，虽然难以支持，末后又被马熊攻穿地窍，破了冷气。

那些魔鬼也颇厉害，虽擒不了英琼，却能循声追迹。英琼不该情急失声，被魔鬼追将过来。英琼已经逃脱，只苦了后逃的七八只马熊，白白送了性命。

英琼一见魔鬼追来，知道不妙，正要往那有亮光之处逃跑。忽然顶上剥啄一声巨响，一道紫虹自上而下，紫光影里，照见一块大石，连着上面天光，直射下来。外面雕鸣分外清晰。英琼认得是自己的紫郢剑，不由喜出望外，连忙将手一招接住。这时上面鬼火魔影，也在那里纷纷下投，只吓得下面马熊乱撞乱叫，走投无路。英琼飞剑在手，胆气一壮，因为鬼火已快临近，惊弓之鸟，原只想护身逃走。谁知紫光才一出手，近身魔火宛如寒冰投火，一见消散。接着又听远处妖尸啸声，上面魔影全都蜂拥退去。英琼听到外面神雕鸣声越急，知它通灵，必是在唤自己逃走。忙驾剑光，飞身上去一看，立身之处，正是妖尸洞前一块石地，陷身石穴，虽然宽大，高只丈许。那些马熊，约有四五十只，也都奔纵上来，只管四望叫啸，并不往身前走拢，似在寻找什么。猛想起自己还隐住身形，连忙收了法术，现出身来。神雕早已注定紫光，翩然降下，一见主人无恙，不住昂首长鸣示意。此时英琼虽脱虎口，尚在险地，觉着周身酸痛，四肢麻木。又见神雕用嘴紧扯衣袂，情知不是妖尸对手，要想盗玉，还得略微将养再来。正待乘雕飞走，忽见那些马熊一齐围拢上前，伏地哀鸣。适才全仗它们攻穿地穴，才得脱身，丢下它们而去，必然死于妖尸之手。欲待似前次救走，势又不能。正在为难之际，一眼瞥见黑烟起处，妖尸已从洞中飞身出来。神雕越发用力衔扯，似催英琼赶快逃避。两下相隔，原不甚远，眼看黑烟快要飞到跟前。英琼一见势在紧迫，紫郢剑失而复得，有了前车之鉴，不敢再使飞剑离身上前迎敌；又加这些马熊于己有恩，弃之不仁，只得勉强用剑光护住全身，相机进退。

那妖尸一见紫郢剑仍在英琼手内，大吃一惊，正要施展妖法取胜。英琼见妖尸忽然停步，周身冒起黑烟，转眼之间，又是天旋地转。知道再如不走，难免又蹈先前覆辙，玉石俱焚，将身飞上雕背。倏地晴空一个大霹雳，夹着数十道金光，从天下射。未及看清来历，便觉眼前一片漆黑，耳旁呼呼风响，身在雕背上，仿佛腾云驾雾一般。以为又被妖法陷住，忙运玄功，两手紧抱雕背，将剑光舞了个风雨不透。过没有多大时候，倏地眼前一亮。定睛一看，自己仍骑在雕背上，并没飞动，存身之处，已换了一个境界，妖尸不知去向，面前一片大梅林。虽然五六月天气，早过了梅花时节，老干槎桠，绿叶浓荫，鸣禽上下，衬着满山野花杂卉，姹紫嫣红，远山含翠，近岭凝青，越显得天时融淑，景物幽艳。偶觉身上还在痛楚，想起前事，如在梦中。再往绿林尽处一望，一角墙宇，朱红剥落，若有梵宇。四望云林烟树，岩壑泉石，无不依稀似曾相识。心想：“明明适才和妖尸交手，霹雳一声，便觉昏暗不能自主，怎会换了这个所在？莫不又是妖尸玄虚？端的吉凶难测。”

正在惊疑之际，忽听神雕长鸣示警。耳听头上飞剑破空之声，一道乌光，直往身前不远降下，现出以前两次交手的青衣少年，一手拿着一张纸卷，一手连连摇摆，似要试探着走将过来。英琼见妖尸党羽跟踪而至，又惊又怒，不问青红皂白，手指处，剑光直飞过去。那少年早已防到，也不抵敌，先将手中纸卷扔将过来，满脸愁容，将足一顿，破空便起，一点乌光，转眼飞入云中消逝。英琼吃过苦头，不敢穷追。那纸卷上面还包着一块石头，拾起一看，大出意料之外，甚是后悔。

原来那少年名叫庄易，本是与红花姥姥同辈的异派剑仙可一子的惟一门人。只因可一子早悟玄机，不肯滥收徒弟，为祸世间，自知所学不正，难

参正果，爱庄易资质，不肯误他，只传了一些防身法术。兵解以前，庄易正因误食涩芝，失声暗哑。可一子与他留下两封柬帖，吩咐到时开视，自有仙缘遇合。可一子兵解以后，庄易到时打开柬帖一看，上面写着命他某日去到莽苍山灵玉崖前，有一大洞，里面有一个妖尸，守着一块万年温玉。那妖尸生名谷辰，曾将自己一部道书盗去，穷凶极恶。后来长眉真人用七口神剑将他诛心而死。知他因得那部道书，已能变化幽冥，当时不能将他元神消灭，若干年后，仍要出土为害，给他颈上锁了一根火云链，再用玄门先天妙术开叱地窍，将他尸身元神一齐封闭。那谷辰秉天地极戾之气而生，与百蛮山阴风洞绿袍老祖心肠手段一样毒辣。只因真人飞升在即，不及运用八九玄功将他元神炼化，出此权宜之计。当时曾经留下两口炼魔宝剑同两个预言，等妖尸地窍中炼得可以出土之后，自有能人前去除他。那妖尸虽能将火云链炼得长短随心，到底长眉真人至宝，有生克妙用，无法取脱，仍不能离开灵玉崖一步。再加他在地窍之内，日受地风，周身已成枯骨，虽然得了那块温玉，只能使身上渐渐还暖，不能长肉生肌，须要本门百草阳灵膏，才可使他还原。命庄易拿了阳灵膏同一封书信，假说师父被峨眉所算，死时想起谷辰该到出世之日，命庄易拜在谷辰门下，用阳灵膏坚他的信心，必蒙收留。只须设法将他那块万年温玉盗在手内，便不愁没有机缘，得归正果等语。庄易看完柬帖，依计行事。妖尸先要吃他生血，经庄易表明来意，交了书信，妖尸果然大喜，非常信任。他知妖尸厉害，那温玉日常挂在胸前，虽然早晚有一两个时辰回死，怎奈人一近前，便中邪倒地，不敢造次，只得静等机会。

无事时，也常往满山游玩。

这日无心中发现洞前枯树下有暗道，一时好奇，飞身下去，想探个仔细。先时穴径甚狭，越走越宽。刚走到一处甬道，忽见对面飞来一道乌光，大吃一惊。知道后退已来不及，冒险用他师父可一子所传收剑之法一试，居然收住。原来是一口龟形小剑，乌光晶莹，鉴人毛发，剑柄上有两个“玄龟”篆字，知是一口上好飞剑。正在谛视，忽然满壁红光，现出一个道婆，自发飘萧，高鼻大耳，手拄一根铁拐。庄易见那道婆气概不是寻常，以为剑的主人追来，情知不敌，一时福至心灵，躬身施礼，便要將剑奉还。那道婆已看出他是个哑子，便对他道：“物各有主，果然不差。剑是你的，无须还我。我隐居在此已有多多年，从无人知道。今日正在丹室闲坐，瞥见一道剑光飞过，我认得那是长眉真人的七修剑之一，稍来慢了一步，已经落在你手，想是前缘。我看你资质甚好，虽然所学不正，人却是一脸正气。你口哑不能出声，乃是误服毒草，并非生来口哑。这后洞门户原通灵玉崖，自从长眉真人禁锁妖孽谷辰，倒转山岳，移动地肺，业已封闭多年，你竟能到此，必是妖尸业已出土。问你也说不出，你在此少候，待我去看看，或能助除妖盗玉的人一臂之力，也未可知。”说罢，便化成一道红光，往庄易来路飞去。

约有顿饭光景，道婆飞回，手中拿着一封柬帖，说道：“长眉真人，纤微之事俱能前知，真不愧为一派开山宗祖。你的来历，我已明了。我现受长眉真人遗柬之托，说你奉有师命，准备改邪归正。那温玉你到不了手，自有能人来取。从今以后，可以息了你那盗玉之想，处处取那妖尸信任，静候机缘到来。那盗玉的人，名叫李英琼，是个少女，所用飞剑，是一道紫光。你只须助她成功，必能归到峨眉教下。此洞已与妖穴相通，我已不愿居此。我近来也正嫌此洞幽秘，新近另辟了一座洞府，即时就要移去。这口玄龟剑，虽仗你师父所传收剑之法将它收下，但此剑乃长眉真人当年亲炼，异派中人

能运用者极少。我现在先传你口诀，从明日起，你可抽空去到外面崖顶练剑，还有别的机缘凑合。那妖尸也知此剑来历，你回洞以后，不可隐瞒，可比手势，说你今日闲游，到山南一座破庙旁边石洞之内，看见一块画有符篆的石碣，被你无心中将它推倒，便见下面陷一深穴。下去一看，石案上平列着七口异形的小剑。刚取得这一口龟形的，便觉天摇地动，雷响光摇，心中一害怕，连忙纵起时，只见六七道五色光华，从穴中冲霄飞去。少时没有动静，再下穴去一看，除了这口玄龟剑当时拿在手里外，余下六口，俱都飞走。

还要故意问他可知此剑来历。妖尸闻言，不但不疑，一定另传你用剑之法。你只管阳奉阴违，每日仍来此地学习便了。”庄易已看出那道婆是神仙一流，早跪了下去，还未及请问法号，那道婆把话说完，化道红光飞去。

第一一四回

猛兽报恩 神禽救主
真人遗柬 侠女寻珍

庄易因出来时久，也从原路回转，并未深入。回去对妖尸一说，果然并无疑忌。对那两个矮子，却是拘束百端。他看出两矮心有异志，乐得利用，不时市恩市惠，代他两人解围。这日出外闲游，发现袁星同一大群猩、熊。心想：“妖尸虽然多伤性命，犯不着助他为恶。但是米、刘二人，正为妖尸祭炼百兽生魂，寻不见猩、熊，每日受罪。加上这些俱是山中猛兽，猩猩还可，那马熊何等凶恶，多死几个，以暴除暴，也不为过。”便回去说与米、刘二人，禀明妖尸，算准地点，由二人拿了法宝妖丝，前去擒捉。先擒回来了百十个马熊，除照例弄死一些，余下关闭在地穴之内。第二次前去，因袁星双剑厉害，米、刘两人多时不回，庄易奉命前去监督，正遇英琼飞到，救了神雕、袁星，还破了装黑煞丝的葫芦。庄易一见用紫色飞剑的女子，便知道婆之言应验，心下大喜，只碍着米、刘二人，不便上前相见。他恐米、刘二人与英琼为难，借一个故，逼着米、刘二人隐身退去。

当日天明，又照往常到那崖顶练剑，复遇英琼从下面飞身出现，几次想表明心迹，只苦于说不出口。末后被逼无奈，恐防玄龟剑有失，只得先行遁走，差一点没被紫郢剑送了性命。正往妖洞飞逃，忽觉身子似被什么力量吸着下沉，大吃一惊。及至落地一看，正是前日所见的道婆，说：“那女子我已在暗中见过，长眉真人果然赏识不差，只可惜杀劫太重了些。她顷刻之间便要追入妖洞，被妖尸困住。你如见她失陷，可算准那关马熊的石穴上面，将这一道符篆焚化，三日之内，自有妙用，使她脱身。那时妖尸行法未完，必不能即时收法追赶。你再隐住身形，将第二道符篆焚化，将妖尸震倒。同时将这第二道符篆，朝那女子身旁南面掷去，顷刻移山易岳，那女子连在旁生物，便都离开了险地。然后再拿我一个纸卷，速驾遁光，往南方追去。等那女子落地现身，你再将这纸卷丢与她看。上面写有你的来历，教那女子速返峨眉，约请一个姓周的女子，同来盗玉除妖。那妖尸我也难以制他。这三道灵符，俱是长眉真人遗留，还是那日你我相见时，在一个洞窟里寻到。用时只须默念发火真言，便生妙用。切不可乱了次序。”当下传了发火真言，

递过三道灵符，一个纸卷，道袍展处，一道红光，踪迹不见。

庄易两次和那道婆相见，俱都不及问得姓名。只得默记于心，望空跪拜，赶回洞去。

刚到洞前，便和英琼交起手来。心中还想用手势叫英琼趁妖尸未醒前回去，偏偏英琼听了米、刘两人之言，有了先人之见，苦苦追逼，以致妖尸警觉，借英琼紫郢剑破去火云链，用妖法将英琼困住。庄易去看囚马熊的石穴，已经无门可入。趁妖尸入穴行法之际，偷偷化了灵符，眼看一道银光，直穿地下，才行暂时离开。然后在左近隐形观察。到了第三日，听到地下怪声大震，日前所见那只金眼大黑雕钢爪上抓住了那道紫光，不住用长喙去啄地下石头。接着闻得地下隆隆之声，那女子已现身出来。妖人也由洞中飞出追赶。忙将第二、三两道灵符次第焚化，见妖尸已被震倒，他就追上英琼，将纸卷扔下，才行飞去。

英琼看完纸卷，才知那哑少年并非妖尸一党，如果早些得知就里，不但不会涉险被围，下手还要容易得多。如今妖尸颈上火云链被自己紫郢剑斩断，行动已能自如，又有了防备，岂不难上加难？照纸卷上所说，明指着要周轻云相助，才能成功。暗想：“轻云虽然入门较久，论她飞剑能力，还未必能胜过自己。况且凝碧崖正在多事之秋，若须她相助，妙一夫人飞剑传书怎未明言？来时颇为自负，怎便事急回去求人？而且轻云也未必分身得开。好在已有哑少年做内应，妖尸每日仍有两次回死，莫如还是再试上两回，真不能盗玉，再行回山求助不迟。”

主意打好，吩咐那些马熊自行觅地潜伏，径跨神雕回转原处。穴中猩、熊见她回转，俱都欢呼跳跃，围上前来。英琼一见袁星不在穴内，等了一会，也未见回来，心甚忧疑。

刚刚飞身出穴，想命神雕前去寻找，袁星已经狼狼狈狈跑了回来。问它何往？袁星说道：“因听神雕回说，它在妖尸洞顶上空了望，见洞中妖氛四起，将附近山环全都遮蔽。待了好一会，仿佛看见主人的剑光闪了几下，便不见动静。待要飞身下去，不知虚实，未敢造次。主人无事，固用不着；万一有事，再连它一齐失陷，回去求救的都没有。回来一见主人果然未回，才着了慌。知道袁星此地路径甚熟，背了袁星到妖穴附近落下，由袁星前去先探个动静，它在空中接应，想法将主人救出。到了那里，由那条螺形山窟钻出去一看，只见那洞已变了形状，宛然不似先前主人住时样儿。刚想偷进洞去，便遇见那日所遇见过的两个鬼小孩。袁星知敌他们不过，回头就跑，以为他们俱会妖法飞行，必定追上。谁知他们先只是步行，直到追出很远，才一人一面，将袁星围住。他们说主人业被洞中妖尸害死，要袁星答应他们两件事，才饶活命：第一是袁星归顺了他们；第二是要袁星将两口长剑送他们。袁星不服，便用宝剑和他们打。这两个鬼小孩并无法宝、飞剑，不知他们用什麼妖法，兀自天昏地暗，山摇地动，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到处都有恶鬼现形。

“正在危急，忽见一道紫光一闪，耳听钢羽叫声，立时妖云全散，两个鬼小孩也不知去向。及至留神一看，只见钢羽飞来，爪上抓着主人的飞剑。它说它在上空飞翔，看见主人剑光在山崖后地面上不住盘旋，不时穿入地内，好似要择一个所在飞入。它知主人被困时，剑光业已自行飞走，恐怕失落在敌人之手，仗着白眉禅师传它抓剑之法，费了无穷气力，追逐过好几个山头，先前很难抓住，有时抓住也被它挣脱，还伤了好几片毛羽。末后剑光好似失

了驾驭，在空中自在游行，才得冒险上前抓住。算计剑光自行往地下冲击之处，必是主人失陷之所。知主人仙根仙骨，不会送命，想往剑光飞翔之处寻找。回来看见两个鬼小孩将袁星困住，只可惜不敢将剑光松爪，不及兼顾，被两个鬼小孩逃走。因救主人情急，也不管利害轻重，一面命袁星仗着路熟，偷入洞中寻找；钢羽却往先前发现剑光的地方，用另一只钢爪去抓开山石。若是真正无法，再行回山求救。

除妖尸住的后进有妖气挡住，舞动剑光也冲不进去外，凡是从前所晓得的地方，全都找遍，也未寻见主人踪迹。总觉地形全都改变，与前大不相同，钢羽说是妖尸弄的玄虚。

似这样寻有两天，老想回山送信，老是迟疑不定。洞中共有三个鬼小孩，除了有一个穿青衣身材略高一点的，见了我们自己避开外，先遇那两个，遇见几次，都被钢羽赶跑。

“第三天上，钢羽忽然抓了剑光飞去。等了有好一会，那两个鬼小孩又现身出来。

袁星因钢羽不在，连忙寻了一处地方潜伏，幸而未被他们看见。后来见钢羽飞回，看准一个地方，连连用爪抓地，只几下便听得几声地震，主人带了马熊飞身出来。袁星心里喜欢，刚要过去，忽听洞中怪声大起，飞出一个似僵尸的怪物，放出黑气，朝主人飞去。

眼看近前，晴天一个大雷，射下无数道金丝，将那怪物震得跌了一交，爬起来回头往洞里就跑。同时又见一朵彩云，比电闪还急，往南方飞去。再看主人、钢羽，连那许多马熊，俱都不知去向。这时袁星正往主人站的地方跑去，劈头遇见两个鬼小孩从地上爬起，迎个满怀。连忙舞动剑光退走，逃到一个山环之内，被他们追上，又将袁星困住。正在头晕眼花，支持不住，一道乌金光亮一闪，那穿着青衣的小孩飞来，一见面便唤住那两个鬼小孩，收了妖云，袁星业已将要晕倒。后来这个却是哑巴，眼看他和那两个鬼小孩比画了一阵，又争论了一阵。那两个鬼小孩先是不服，后来这个又用手在地下画了几下，才勉强分出一个，将袁星追上。说他三人中一个，主人已经见过。那两个矮鬼，一个姓米，一个姓刘，俱非鬼怪，乃是天生异相。主人已经被救走，他们也不再同我们为敌，并且还愿为主人的内应。只求将来擒妖尸时，不要伤他们。现在妖尸已被长眉真人灵符震伤元气，须要静养，养好就要离开此地，请主人急速下手。适才妖尸传话，每日要寻取十三只马熊、猩猩，连饮生血，并炼法宝。知主人回山再来，还得两天。袁星就是猩猩头子，在主人未斩妖尸以前，务必给他们办到，以免妖尸亲自用法术搜寻，玉石俱焚，并省他们受妖尸凌逼。如若不从，纵有后来穿青衣的讲情，他二人也不能放袁星逃走。

“袁星被迫无奈，只得答应下来。他二人果然没有追赶。走没多远，便遇钢羽飞来，将袁星接回。它说适才明明看出主人就困在附近地下，只是无门可入。忽然看见山南有先辈熟人的剑光一闪，知道有了救星。飞过去一看，果然是失踪多年，在白眉禅师那里听过经的前辈异派剑仙中数一数二的人物青囊仙子华瑶崧，便向她哀鸣求救。听华仙姑说起，她本就要离开此山，也是受了长眉教祖之托，知主人有难，前来相救。因为这次妖尸劫数未到，不愿露面结仇，只可在暗中指点。说主人已被妖尸易岳移山，陷身地肺之内。漫说妖法厉害，就是洞中阴恶之气，也受不住。所幸根基甚厚，多服灵药，暂时还不妨事。还算妖尸一时疏忽，移山时恰巧将关马熊的石穴一齐倒转，

正当地肺的穴窍，那里比较容易攻穿。上面虽有妖法封锁，却忘了下面那些马熊受不住闷气，必然用头乱撞。这东西原是山中力大无穷的猛兽，不消两日，便可攻破，地气一泄，妖寒全散。惟恐主人还不易脱身，又给了一道破山灵符，命钢羽掷向主人陷身之处。只需稍露孔隙，主人剑光便可穿入，震开山石，脱身出来。它谢了华仙姑，依言行事，将主人救出。又叫袁星对主人说，还是急速回山，寻一位仙姑相助才好。”

英琼一听，妖尸震伤，手下全都和自己一气，多一周轻云，也无关重要。想起那哑少年曾在洞顶相遇，何不再去寻他，问明详细，以定行止。想到这里，便命袁星暂时回洞歇息，神雕仍往妖穴附近探看。独自一人，回到夹缝中，飞身穿出崖顶一看，那哑少年庄易面带焦急之容，正在那里往来盘旋。见英琼现身出来，慌忙上前相见，先用手指了指心、口两处。英琼知他口哑，便先向他道了歉。然后请他坐下，用手在地上写画，以代谈话。庄易点了点头，随手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写道：“那妖尸被长眉真人灵符震伤元气，须要修炼三十六天，才能复原。颈上火云链已破，复原之后，便要飞往别处。”

现在正命刘、米两矮子到处搜寻猛兽，祭炼妖法。因与英琼交手时节，见庄易未曾上前相助，颇起疑心，如今谁都不肯信任。为防英琼再去和他为难，已用身外化身之法，将元神分化。另用极厉害的妖法防卫本身，全洞都布置好了罗网。除却晨昏回死之时，妖尸元神须要入穴守护，外人一进洞，便会被获遭擒。就是趁他回死之际，休说他藏身地穴，那头层洞门都难进去。我此时抽空与你送一个信，须要急打主意才好。”英琼又问了问妖尸的起居动作，知妖尸防护严密，那块温玉就挂在他的胸前，实实想不出好法子。

庄易又因身在虎穴，妖尸颈上束缚已去，行踪诡秘，来去飘然，万一回醒，元神飞出，一个不及觉察，被他看破，便有性命之忧，急于要想回去。

英琼正待起身相送，猛想起自己来时，曾借有秦紫玲的弥尘幡。救若兰回山时，因为想借天风阳光暖和一下，又因雕行迅速，自己到底功行尚浅，弥尘幡虽快，上次在青螺中了妖法，被紫玲救回峨眉时，昏憺之中，兀自觉得头晕心跳，又未遇见大敌和危险，所以仅止用它护身，回去并未催动，一直再未使用。只奇怪二次救马熊，正苦无法护送，头一次虽仗敌人未来追赶，第二次被妖尸困住，何以也忘了取出应用？想到这里，伸手往怀中一摸，不由急出了一身冷汗，粉面通红，心头直跳。原来那弥尘幡已不知在何时失去。连忙唤住庄易，略微镇静心神，想了想，猜是被妖尸困住时节，那幡不比紫郢剑，已和自己成了一体，别人不能使用，不被妖尸得了去，也必遗失在地穴之内。休说回山去约轻云，此宝一失，怎好意思去见秦家姊妹之面？越想越急，便对庄易说了，请他留神探个动静。庄易又急匆匆在地上写出，那幡似未落到妖尸之手，不是遗失地窍以内，便是在旁处失去。只要遗在地窍，自适才被马熊和英琼的剑光攻破以后，妖尸并未使它还原，进去搜寻不难等语。英琼连忙重重拜托，连用法一齐传他，如果寻着，急速飞来。

庄易点头答应，便作别飞去。英琼几番细想，除了遗失地穴以内，实在想不出遗落何所。

据庄易传那华仙姑之言，再三说是如无轻云相助，一人决难成功。先前是不想回山，现在就是想回山，不将弥尘幡寻到，也是无颜回去。左思右想，打不定主意。

一会黄昏过去，进入深夜。算计妖尸已经回醒，不便前去，且候至清

晨见了庄易，再作计较。在崖顶忧惶徘徊，到了天色黎明，庄易飞来，说弥尘幡遍寻不见。妖尸已对他起了疑心，无可奈何，只得编了一套说词，现在尚不能明告。问英琼愿去约人来助不？如想独自盗玉，他说对妖尸所说那一番话，正是一个机会。只要英琼到时肯委屈假意承应，即使被擒，仍可脱身。可趁今晚黄昏，妖尸回死时，前去一试。不行再回峨眉求助，也不迟在这一日。英琼问他承应什么？庄易又不肯明写出来，把树枝指在地上，脸上红了又红。英琼心乱如麻，一心记挂失幡之事，见他为难，也未追问。一会庄易又告诉英琼，前洞外人已难入内，指明了崖夹缝中那条通至二层洞门古树穴内的窄径暗道，请英琼由此前往，可以躲过头层封锁，省得用妖尸所传出入之法，招妖尸疑心。万一被擒，休要慌乱，能暂时从权更好，倘如不能，他必在无人之时前来看望，彼此一切意会，千万不可说私话。因为妖尸心灵无比，如不在他回死之时，离他五六十丈远近以内，口角微动，他俱觉察。不能从权降顺，痛骂他一顿，倒是无妨。一露马脚，二人同时遭殃。

说罢，作别飞去。

这一来，英琼越发失望。庄易走后，猛想起救英男回山时，曾在山南一座崖前取暖。

回来又在—个地方等候袁星，打了一夜坐，被两个似人非人的白色怪物放寒气将自己惊动。莫非一时不留神，将幡遗落在彼？何不趁着这富余时间，前往寻找？明知法宝非常物件，如无绝大本领之人盗去，或是在被妖法困住，心神无主，决难随便失落。但是事已至此，不能不作万一之想。当下便令袁星留守，带了神雕，先往山南降落之处，寻了一个仔细，哪有丝毫踪迹，满腔失望。再往那晚打坐之处飞落，仍留神雕在空中，先往树林之中寻找，仍无踪迹，细想那两个白色怪物相斗时情形，正要出林再找，忽听远远起了一阵细微声息。英琼自来机警，便停声缩步，从林隙中往外—看。只见—阵旋风，卷起—团白雾，从西面峰脚—个岩洞中飞落林外。这次两个白东西—落地，先揭去头上的白面罩。看身量容貌，俱都生得—样，好似两个孪生的兄弟。英琼才知那晚两个怪物，竟是这两个妖人闹的玄虚。弥尘幡如果遗失，必落他们之手。—着急，几乎飞出林去。

再看那两个白衣人，已走近身旁不远立定，说起话来。英琼藏身树后，侧耳听时，偏是相隔稍远，那两人说话声音又低，啾啾不似人言，—句也听不出。英琼又急又恨，待要移前几步，听他两人说些什么。身略移动，猛然—眼看见树杪阳光，将自己的影子斜射了半个在地上，离那两人立处不远，心中—动：“那两人既会法术，自己的人影落在他们面前，没有不见之理，怎么连头都不往后回—回，若无其事—般？这事太不近情理，莫非又在闹什么鬼？”

才—转念，忽听空中—声雕鸣，日光之下一团黑影，直往自己顶上扑到，疾如飘风。

只听身后风声呼呼，树木折断，咔嚓连响。知有变故，连忙回身—看，—个面如黑铁的道人，—手拿着—张小木弓，弓上排列着数十小箭，似连珠般射将上去；另—手拿着—柄拂尘在头上连挥，顷刻之间，白色茫茫，将道人全身笼住。那小箭—出手，倒是一溜黄色火星。空中神雕，正用两只钢爪抓那火星，虽然随抓随灭，无奈火星大多，只这—转瞬间，已射了三四十个上去，看看有些忙乱神气。

原来那道人正是利用余英男去盗冰蚕的无影道士韦居。自盗蚕未能得

手，反被英琼在风穴中剑斩了爱徒魏宗，恨如切骨。当时因见英琼剑光厉害，又有白眉和尚座下仙禽，未敢公然报仇。跟踪到了莽苍山阳，见英琼业已救了英男飞走。正在无可奈何，忽听有人呼唤，回头一看，正是多年老友、福建武夷山雪窟双魔黎成、黎绍。同恶相济，久别重逢，自然一见心喜。问起情形，才知黎氏兄弟被怪叫花凌浑追逃到此，就在这莽苍山阳的兔儿崖玄霜洞内藏身。韦居也略说了经过，约他俩同盗冰蚕，开创一家道数。黎氏兄弟便约他同居洞中，相机行事。

第二日英琼又来，黎成在暗中看出英琼身有异宝，想好计策，先用魔雾想将英琼迷倒。不料英琼多服灵药，仙根甚厚，还未近前，便即警觉。黎氏弟兄以前吃过许多苦头，见英琼身旁剑气逼人，魔雾难侵，不敢再上。改用幻影，乘英琼分心之时，由韦居隐了身形，偷至英琼身后，用妖法将弥尘幡盗去。彼时英琼正注视两个怪物满地乱滚，神雕又不在跟前，并未在意。随后便驾剑光飞起，去察看袁星踪迹。三个妖人跟踪追到袁星被困所在，见下面黑气如丝，满空交织，英琼已将剑光飞出手去，一道紫光过处，妖氛尽扫，救出猩、熊。三个妖人俱认得那雕是白眉和尚座下仙禽；又见英琼驱遣猛兽；还有先前雕背上那一只大猩猩，手使两道剑光，也分不出什么家数，宛如神龙闹海，长虹刺天，寻常不易得见；尤其那满空黑丝，何等厉害，被紫光一照面，便破了去，施放的人比自己定然高明。故未敢露面，任她从从容容将这数百猩、猿救走。知这女子来历必然不小，当时并未敢造次，仍回兔儿崖。取出所盗来宝物，见是一面似锦绣织成的小幡，上面绘有烟云古篆，霞光隐隐。三个妖人未曾见过天狐，虽知是件异宝，只苦于不知来历用处，暂时商量，先由韦居保管。正在商量之时，忽见幡上彩霞做湘，光云骤起。就在这疑诧谛视之间，倏地轰隆两声，似花炮脱手般，化成一幢彩云，冲霄飞去，转眼不见。再看韦居，拿幡的左手业已震破，五根手指倒震断了四根。黎氏弟兄原知正派法宝，外人到手不易使用，特意叫韦居去盗，如能使用无事，再和他强要，本无好心。一见韦居果然吃了苦头，好不暗幸。对于英琼，更是不敢轻视。偏那韦居不知死在临头，一面将自备丹药嚼破敷治，越发心中愤恨，只是觉着能力不济，也无可奈何。

事有凑巧。那妖尸洞中两个矮妖人，一名米鼯，一名刘遇安，原是异派中有数人物，因盗温玉未成，反被妖尸谷辰强作奴仆，常思背叛。这时趁妖尸困住英琼，入穴行法，庄易又不在跟前，偷偷溜出商议，正赶上韦、黎三人闲游北山。两矮原与黎氏弟兄相识，五人相见之后，互谈经过。两矮便请韦、黎三人遇机相助。三人一听妖尸谷辰业已出世，两矮那般本领，都被他收去法宝，做了奴隶，如何敢惹，略与敷衍，便即避开。因两矮谈起被困女子穿着容貌和被困时情形，好似那女子法宝虽然厉害，自身并无多大道行。

头一个韦居心中后悔，为女子先声所夺，未使妖法一试。当时也未想到英琼会脱出妖尸毒手，以为必死，也就丢开。

今日三人正商量用什么方法去盗冰蚕，忽见神雕背了英琼飞来，落即便即飞去。依了黎氏弟兄，说英琼既能逃出虎口，本领必非寻常，不可冒昧。韦居执意要代爱徒报仇，非下手不可，猜英琼是为了寻仇而来。仍由黎氏弟兄故意飞到英琼身前说话，引她偷听注意。再由韦居从林后入内，暗使妖法冷箭，两下夹攻。不料这次神雕并未飞远，早看见两个妖人飞落近英琼身前不远，因见主人未有动作，也未下击。忽见还有一个妖道，隐身绕入林中，要从主人身后暗下毒手，如何不急，两翼一束，如弹丸飞坠，从空下投，快

要到达地面，才长鸣示警。林中树林丛密，虽然碍事，禁不起神雕得道多年，炼就钢爪钢羽，一双阔翼，收合之间，成抱大树，俱都纷纷折断，砂石纷飞。妖道韦居已拿着数十支穿心弩，口念咒语，想要发将出去。忽听大风扬尘拔木，当头一大团黑影飞到，知道不好，连忙将身飞纵出去一看，正是日前所见白眉和尚座下仙禽，已经离头不远，大吃一惊。忙使妖法，展动在手拂尘，祭起一团浓雾，护住身躯。神雕识货，见主人业已警觉，妖道拂尘上的妖雾异常污秽，不愿沾染，将身飞起高空。妖道在急忙中，不顾暗算英琼，左手穿心弩向空发出。只见神雕伸开钢爪，一抓就是一个。妖道着了慌，便把手中弩箭化成数十点黄火星，连珠发出。心中暗骂：“你这扁毛畜生！任你钢爪能抓，只要射中一支，怕你不周身寒颤，落下地来。”神雕原本性烈，一见黄火星飞来太多，不好应付，略一疏忽，左翼上连中两箭，身上一冷，知道已吃了亏，长啸一声，将两翼展开，直朝那数十点火星扑去。等到一齐射到翼上，倏又将两翼一收，将那数十点火星一齐夹入腋下，一个禁受不住，直往林外坠落。

就在神雕刚中头两支弩箭时，英琼已经回身，看出神雕忙乱，娇叱一声，一道紫光，直往雾影中妖道穿去。韦居想是应该遭劫，明知敌人飞剑厉害，竟会以为自己护身妖雾，聚天地至淫极秽之气炼成，专污法宝飞剑，用它护身，万无一失。正可惜此牵制敌人，会同黎氏弟兄，另用别的妖术邪法，两下夹攻，使敌人措手不及。万没料到紫郢剑不怕邪污，等到紫光飞入雾影氛围，并未坠落，才知不好，休说遁走，连“嗷呀”两字俱未喊出，被英琼飞剑拦腰斩为两截。黎氏弟兄中的黎绍最为奸狡，早就垂涎英琼姿色，一见英琼回身和韦居交手，忘了身后敌人，脚一点处，首先飞到英琼身后，取出一面妖网，正要张口喷出一股妖雾，再将妖网罩将过去。谁知英琼一心惦记弥尘幡，见妖雾散处，妖道腰斩就地，早纵将过去，低身便要搜检。忽闻一股奇腥从后吹来，觉得头脑昏眩，猛想起那两个白衣妖人尚在身后，暗道一声：“不好！”忙摄心神，连人连剑飞起。回头一看，离身不远，一个白衣妖人口中冒出黄烟，手持一团五色妖网，似要发出。英琼不问三七二十一，指挥剑光，直飞过去。黎绍刚把妖气喷出，忽听身后喊得一声：“且慢！”便见韦居身首异处。英琼纵身过去，口中妖气又未将人迷倒，知道不能讨好，不敢再将手中妖网发出。还未及回身逃遁，英琼剑光已疾若闪电，飞射过来，紫虹齐腰一绕，登时了帐。黎成比较胆小，见神雕飞来，英琼已和韦居对面，抱了坐山观虎斗的主意，原不想上前。一见黎绍轻敌，到底骨肉关心，喊了一声“且慢”未喊住，忙也纵身入林，想将黎绍唤住，正赶上英琼连斩韦居、黎绍。英琼见神雕中弩飞坠，不知吉凶，飞身出林，寻踪查看。一见黎成飞来，再也凑巧不过，两下连话都未说一句，被英琼紫光迎面当中穿过，黎成只“嗷呀”一声，肚肠已被剑光穿破。

英琼连诛三凶，听神雕在前边长啸，更比弥尘幡还要来得关心，也不顾搜检三凶尸首，忙驾剑光飞身过去。只见神雕正站在林外一块岩石上面，两爪紧抓石根，两翼展开，似飞不飞，浑身羽毛根根直竖，抖颤不已，仿佛平时抖翎发威的神气。身旁不远，散落着一地的小弩箭，箭头黄色火星早已熄灭，只微微有些放光。英琼起初不知神雕身受重伤，见它依旧神骏，略放宽心。一眼看到适才妖人施放的法宝，顺手便要拾取。可怜神雕业已周身寒颤，不能奋飞，一见主人又要步它后尘，奋起神威，一声长啸，倏地从岩石上跃掠下来，微微将英琼身子一撞，撞出一两丈远近。英琼见神雕无故撞她，

两翼不收，身上毛羽老是不倒，才觉出有些异样。忙停了手，走近身旁，用手一摸，到处都是冰凉颤抖，触手麻木。不由吃了一惊，忙问道：“我看你这样儿，莫非受了妖人的害了么？”神雕闻言，将头连点几点，不住低头去挨英琼手臂，漫声长啸，甚是依恋。英琼忙将身上丹药与它吃了，仍是无效。言语不通，又不知怎样才能解救，飞又飞不起来。

意欲用自己剑光勉强带它飞转岩穴，它又只是摇头，心中焦急万状。一会神雕强挣着将头低到地面，连颤带抖地用嘴在地上画了一个“袁”字。英琼猛想起神雕异常灵异，必然自知解救之方，只苦于鸟语难通，想必是要叫袁星前来代它传话，问了问，果然点头。

明知邻近妖人窟穴，不知是否还有余党，丢它在此，去带袁星，不大放心。但是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得嘱咐它不要叫唤惊动敌人，自己去去就来。神雕又点了点头。英琼什么都不顾，忙驾剑光直飞岩穴。袁星倒不曾外出，英琼只说得一声“跟我走”，命袁星横倒，伸出一双皓腕，将它抱定，驾剑光飞回来路。

剑光迅速，来去不到一个时辰，且喜没有出事。神雕见主人带袁星飞来，不住低鸣，示意袁星跑近前。袁星问了问，对英琼道：“它和妖人对敌时，见妖人放的冷箭太多，抓收不及，恐防中了要害，坏了功行，仗着佛法，运用真气，护住前胸，特地展开双翼，将那些冷箭一齐收去。它却中了妖法，只是外面寒颤，不能飞行。又服了主人给的灵丹，并不妨事。不过眼前不能飞动，须在附近择一隐秘之处藏身，由它自运玄功，将阴寒之气从翎毛中抖散，须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复旧如初。命中该遭此劫，仗着主人福庇，没受大伤，还算便宜。请主人不要忧惊。”英琼闻言，略放宽心。想起适才曾见妖人从西面崖脚洞中飞出，远看那洞倒不甚小，如无妖人余党在内盘踞，这里峰回路转，四周山岭排天，林峦幽静，倒是绝好藏身之所。想了想，命袁星看护神雕，自己飞往洞中一看，那洞果然高大明亮，细细搜寻了一遍，并无妖人余党，心中甚喜，连忙回身。因神雕已不能飞行，纵跃俱觉为难，便命袁星伏下地去，举起神雕双脚，同往洞内放下。才准备去寻弥尘幡，出洞搜检三个妖人的尸首。

袁星忙道：“适才钢羽说，妖人冷箭是采北海阴寒之精炼成，虽然妖人死后失了作用，寻常还是近它不得，遗留此间，恐为别的妖人得去。请主人用紫郢剑将它毁了，切不可用手去拿。”英琼才明白神雕撞她用意。仍命袁星守护，径往林中一看，三个妖人尸首俱在林中未动，血污遍地，蚊蝇纷集。惟独第二次杀死的白衣妖人，身上一个蚊蝇都无有，猜他怀中有宝。因恐又有冷箭之类的东西，用剑挑破衣服一看，竟是一无所有，只左手拿着一个五色网兜，隐隐放光。试探着拾起一看，轻如绦绡，薄比蝉翼，颜色鲜明，似丝非丝。估不透来历，且揣在身旁囊内，将来回山问了诸同门再说。妖人左手却压在下面，用剑背拨翻转来，见还压着一个装宝物的兜囊。挑开一看，中有一块似晶非晶、似玉非玉的东西，色如渥丹，入手阴凉。另有一柄小剑，一本道书，翻了翻，俱是符篆，全不认得。再将那两个尸身细细搜检，除最后死的妖人身旁也检出一口同样小剑，那行刺自己的妖人，除了那柄放妖雾的拂尘，已被紫郢剑斩断，冷箭被神雕收去外，别无长物。连搜数次，哪有弥尘幡的踪迹，不由又着急起来。因天已不早，须赴庄易之约，无可奈何，只得把所有搜来的东西，全装入自己宝囊以内，用剑光将许多冷箭断成粉碎，飞身入洞。命袁星不许离开神雕，驾剑光飞回地穴。

第一一五回

重返仙山 灵泉初孕暖冰肌

三探妖窟 毒青齐飞裂地肺

黄昏将近，英琼算计庄易不会再来，便照他所说的捷径，往灵玉崖妖尸洞内飞去。

起身时节，仿佛见身侧下面，似有一丝银光一闪，因为时机紧迫，没有在意。黑暗之中，借着剑光照路，不多一会，便从那枯树窟中，穿了出去。一看，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俱无。天空雾漾漾，低得似要到了头上。再看二层洞门，黑气弥漫，定睛细看，仅仅辨出门户。英琼大着胆子，身剑合一，冒险从二门穿了过去。里面倒还光明，只封锁门户的黑气有二三尺厚，虽然闻见奇腥，却无他异。到了里面一看，一排五间天然生就的石室，几榻丹炉，森然罗列，石壁莹洁，似玉一般。因早得庄易指示，知道当中一间钟乳屏障后面，甬道尽头处，有一深穴，下面便是妖窟，便将剑光按住，悄悄循路走进。走完甬道，忽觉奇腥刺鼻，霉气袭人。指剑光一照，果然有一深穴，又有黑气笼罩，看不见底。

只得加紧戒备，仍用剑光护身，往下飞落。在浓密黑氛里弯曲转折，降有数十百丈，才得到底。又前行了几丈远近，忽睹微光，渐渐身子也穿出浓雾。剑光照处，看出两旁岩石低合，只有人高。前面现出一个广洞，到处都是湿阴阴的，霉气中人欲呕，那微光便从洞中发出。知妖人巢穴已到，且喜没有惊动。二次收了剑光，移步行近洞前，微微听得兽息咻咻。

探头往里一看，洞里竟是一个怪石丛列，穷极幽暗深窟，宽约百丈。满地上竖着数十面长幡，俱画着许多赤身魔鬼。每面幡底下，叠着三个生相狰狞的马熊、猩猩的头颅，个个睁着怪眼，磨牙吐舌，仿佛咆哮如生。当中有一面一尺数寸长小幡，独竖在一个数尺高的石柱之上。幡脚下有一油灯檠，灯心放出碗大一团绿火，照在妖幡和兽头上面，越显得满洞都是绿森森阴惨惨的，情景恐怖，无殊地狱变相。英琼虽然胆大，看看也未免心惊。正在细查妖尸踪迹，忽听当中主幡后面起了一阵怪声。接着满洞吱吱鬼叫，阴风四起，大小妖幡一齐摇动，那些兽头也都自动口张，似要飞起。英琼疑心妖尸又闹什么玄虚，待要使用剑光护身时，怪声忽止，阴风顿息。猛一眼看见石柱背后，还躺着一个绿衣怪物，微将身纵起，辨出正是日前对敌的妖尸。周身四围，突现出一圈绿火，将他围住，绿衣赤足，僵卧地下，口里黑烟袅袅。胸前碗大一团红紫光华，正是那块温玉放光。心中大喜，不问青红皂白，就要飞进。

刚一入洞，忽然劈面一样小东西打来，被剑光一挡，落在地下。同时好似见石柱往里闪动，迎面有一道乌金光华飞来。定睛一看，哪有什么石柱，竟是哑少年庄易，穿着一身墨绿怪样衣服，垂手站在那里，头顶一个灯檠，因为满洞幽碧，适才没有看清。见他飞剑来得甚慢，知是示警，叫自己退去，并非为敌。暗想：“日里明明和他约定，来此一试，他既未再见自己的面，事前又未说明妖窟还有这般布置，只说往常妖尸回死，他便可随意飞出，怎

又与妖人去作灯檠？尤其是以前两次和自己对敌，总怕紫郢剑伤了他的剑光，且战且退，这次却死命抗拒自己的飞剑，拦住去路，不能上前抢玉，令人不解。”

一面迎敌，一面盘算。还待抽空冲到妖尸身旁动手时，忽听洞顶怪石上有人喝道：“胆大女娃，竟敢前来送死！”言还未了，便听当当几声磬响，衬着地下回音，眼前怪状，格外令人心悸。英琼循声注视，看出洞顶怪石上面，还站着日前所见的米、刘两矮，穿着麻衣麻冠，脸如死灰。手中一个持磬连敲，一个持钟待打，手却指着英琼，往外直挥，意思也是要她退出。英琼虽然明白他们示意妖尸厉害，但是事已至此，一不作，二不休，娇叱一声：“妖孽休要猖狂，还不纳命！”说罢，算计庄易剑光不会伤害自己，打算不管庄易，上前抢玉。

正在这连前带后没有多少分晷之际，猛地磬声才毕，钟声又响，地下妖尸突然缓缓坐起。先是目瞪口呆，宛如泥塑。倏地咧开阔嘴，露出满口獠牙，似笑似哭地怪啸一声。

接着把手一指，大小妖幡全都展动，满洞阴风起处，鬼声啾啾，兽息咻咻。暗绿光影里，数十百个兽头，带起浓雾黑烟，直扑过来。妖尸身旁绿火，化成千万点黄绿火星，一窝蜂般飞起，妖气薰人，头晕目眩，地动山摇，又和上回被陷情形一样。英琼惊弓之鸟，才知先未见机，后退嫌迟，不敢怠慢，忙将身剑合一，依原路往外飞逃。且喜紫郢剑光毕竟是长眉真人至宝，英琼又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始终不曾离身。就在这惊慌昏暗之中，暗运玄功，一任剑光觅路飞遁，紫光闪闪，宛如飞电驾虹般，往上游走穿行。不时听到后面地合石坠，宛如雷震山崩，惊心动魄，哪敢回看。不多一会，穿过甬道，出了二洞石室，慌不择地忙往古树穴内钻去。到了地穴，见那里猩、熊三个一堆，二个一丛，分散在穴内盆地之上，自在嚼食藤草花果。看见紫光飞来，一齐昂首长鸣示意，跳跃不停。暗想：“谁说畜生无知？猩猩一向素食，倒没什么，这些马熊都是天生异兽，凶猛绝伦，性喜血食，多厉害的虎豹豺狼，遇上便无幸理，竟会被自己当初几句劝勉的话，改用草木充饥，不再杀生害命，真是难得。”心中惦记雕、猿，适才拼死命从妖窟冲逃，虽仗有紫郢剑护身，仍沾染了一些妖气，兀自觉得头脑昏眩，心头作呕。见猩、熊无恙，便不下落，只在穴中略一回翔，径往兔儿崖玄霜洞飞去。袁星早在洞口等候，迎接进去，见神雕仍在颤抖不停。英琼问袁星：“钢羽可曾好了一些？”袁星说：“钢羽须照这样运用玄功接连七日七夜，才能将阴寒之气一齐驱散。洞外三个妖人尸首，已经埋好，以免显露形迹。适才听到山北地震，疑是主人又遭失陷，袁星和它都非常着急。

再候一个时辰，主人不归，便要命袁星去寻找日前那位救星了。”

英琼见雕、猿如此忠义，甚为感动，近前抱着神雕头颈，抚摸它的毛羽，觉得虽然冷气侵人，已不似先前触手麻木，知道好些，略微宽慰。渐渐月上中天，月光从洞内移向洞外。黑暗之中，只有神雕一双火眼金睛放光。英琼觉得心头发烦，又为失了弥尘幡无处寻找，神雕中邪不能远离，好生焦急。待了一会，嫌洞中黑暗闷气，出洞飞上顶去一看，半轮明月高悬空表，碧空万里，净无纤云。下面却是四山云雾齐起，到处都是白茫茫成团成絮，包围着许多遥峰近岭，只露角尖，宛如大海汪洋独掉扁舟，容于洪涛骇浪之中，时见远方岛屿出没隐现。转觉昔日莽苍山夜月梅花，有此清丽，无此壮阔。奇景当前，终因心事在怀，身体不适，无意留连。兔儿崖原是中最高

所在，洞在崖根，一面平冈，一面下临绝壑，云雾都在足下。英琼正想心事，忽见崖冈之下，似有银光一闪，低头一看，一片轻云，正从脚下升起。先似成团白絮，笼以轻绢。不一会零云整雾，暖魂凝合，山下云层逐渐升高。身在银海，一片浑茫，更觉得没什么意思，心头又烦热作恶。便将身转回洞去，寻了一块石头坐下，尽自盘算心事，越来越觉得头晕难受。无聊中想起日里在妖人尸身上搜来的几样东西，见洞口云稀，月光又现，打算取出观看。

往宝囊中一伸手，首先摸着日里所得的那一块似晶非晶、似玉非玉的圆石。才一取出，顿觉满洞黄光闪耀。定睛一看，那光竟从石上发出，光虽不强，近身三两丈内，已能毕睹，猛想起弥尘幡失落，因为归时天晚，还忘了搜寻洞内，何不搜寻一回？

当下又强打起精神，持玉照路，在洞中寻找。找来找去，忽然发现石壁旁边还有一个石穴。钻将进去一看，里面也是一间石室，有两个石榻，一个石案，陈列着一些酒肉、干粮、鲜果之类，还有半葫芦丹药，知是妖人遗留之物。正苦烦渴，随手取了两个桃杏吃了。再找室内，别无他物。刚喊袁星进来，将案上果子取去，与钢羽同吃，猛觉头脑昏眩，身上烦热，越发厉害起来。一个懒劲，坐在榻上，便即晕倒，以后便神志昏昏，不知人事。有时清醒，觉着周身寒热酸疼，仍难坐起。见袁星已用葫芦吸来清泉，随侍在侧，问想饮不。英琼问天亮了没有。袁星道：“天已亮了。钢羽说主人身染妖气，有一半天将养，便见痊愈，并不妨事。千万不可劳动心神，求速转缓。”英琼闻言，想起自己又病倒荒山，妖穴密迹，虽有雕、猿随护，神雕一样的在那里受苦；尤其是温玉未得，反将弥尘幡失去，无颜回山。一阵焦急，心如油煎，立时又昏了过去。

迷惘中，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仿佛听见袁星在喊：“主人醒来！秦仙姑来接你了。”睁眼一看，果然是秦紫玲含笑坐在身旁。先以为是心切成梦，及见是真，想起弥尘幡，不由“咦”了一声，羞得无地自容。正要起身开口述说，紫玲道：“你受毒不轻，现在尚未复原，且缓起来。我们正在后洞抵御许多妖人，忽见神雕独自回山，你又多日不返，疑你失陷，大师姊特地命我抽空由前洞暗开教祖封锁，偷偷前来，探个动静。行至中途，想起你身边的弥尘幡，不知可曾失落？那幡经我母亲和我用过心血祭炼，已与身合，虽然非我母女亲手相借，外人不能使用，但是那妖尸神通广大，恐用邪法毁去。一时情急，姑且用收宝之法一试，径从东南方飞来。上面还附着我母亲一封小柬，说近来得三仙相助，功行大进，参透玄秘。那日正受完了风雷之苦，忽见弥尘幡飞回，以为我姊妹失了事，大吃一惊。忙拔了一根头发，用三昧真火，点起信香，请玄真师伯驾到洞前，哀求解救。经玄真师伯运用玄机，告知因果，才知你还有八难未了，掌教师尊特地命你饱历艰辛。我姊妹并未遭难，幡是在你手中失去。并知你连在妖穴失利之事。你中的乃是万年地煞阴霉之毒，仗你一身仙根仙骨，并无大碍，仅只数日，便可满难。我母亲因灵元初复，不能多耗真气，将幡给我送回，知我不久便会知道，用法收转。又以超劫在即，嘱我峨眉事完之后，与司徒师兄同寒妹等大劫到前再去等语。及至神雕将我领到这里，才放了心。至于仙府，目前正值多事之秋，被妖人大举围困，业已多日，须等你将玉盗回，英云遇合，才能将妖阵破去，妖人逐走。所幸前洞通天绝壑，长年云封，下临无地，又仗教祖灵符障眼，没被妖人觉察，出路未断，才能前来接你回去，将息好了再来。有了弥尘幡，更可随意出入。一切话长，你多日不归，大师姊们虽知你不致失陷，总不甚放

心，神雕一回，更是悬念，还以先回山去为是。钢羽、袁星尚有用它之处，无须同回，仍留在此，省得山中出入不便。”英琼闻言，又感又愧，不便再说什么，只得由紫玲扶起。出室一看，神雕业已昂首长鸣，依然神骏。先问袁星，才知刚刚病了二十三昼夜，且喜未生变故，卧忆前尘，好不心惊。

当下二人同出洞外，嘱咐雕、猿小心潜伏，只可探查情形，休要轻举妄动。然后由紫玲抱定英琼，取出弥尘幡一晃，化成一幢彩云，飞回峨眉。英琼在空中往下一看，妖云密布，山壑潜踪，时见光华乱窜，也分辨不出底下是什么所在。就在这微一寻思的工夫，觉得身子往云雾中飞沉，忽然满眼光明，仙景如绘，已降落在凝碧崖前。南姑正在大元洞前闲立，一见彩云飞坠，现出二人，慌忙迎了上来，说道：“适才敌人又用风雷攻袭飞雷后洞，诸位仙姊俱往后洞迎敌去了。”紫玲闻言，忙对英琼道：“琼妹身尚未愈，千万不可造次，可由南妹扶你进洞养息。我去见了大师姊们，叫她们放心。”英琼身子也委实软得厉害，眼看紫玲仍用弥尘幡一晃，竟往侧崖飞雷捷径飞去。南姑殷勤来扶英琼进内，到了室中一看，只有虎儿一人在石榻上面壁兀坐。南姑要唤他下来相见，英琼连忙拦阻说：“用功夫时，不宜中断，等他坐完再说。”南姑笑道：“他哪有那个福气就得传授？就是妹子，学了一些入门口诀和坐功，除了转教他打打坐，养养心神外，本门真传，慢说自己尚未得着皮毛，就是会了，没有诸位姊姊吩咐，怎敢私相授受？不过是怕他淘气，仙府正在多事之秋，恐他又和上次一样闯祸，逼他面壁养心罢了。”

说时，虎儿已跳下来，上前施礼相见。英琼见他果然安详得多，随口夸奖了几句。

正要问妖人侵犯之事，几道光华闪处，灵云、轻云、紫玲姊妹及芷仙先后入室。诸同门相见之后，灵云首先说道：“异派妖人想乘各位前辈炼宝不能分身，欺我等年幼力薄，勾结许多同类侵犯仙府，打算劫取芝仙和七口飞剑。石、赵两位师弟被困飞雷洞前，业已数日，仗有掌教师尊灵符护体，没有受害。如今全山虽被妖法封锁，一日三次风雷攻山，有我等支持，并不妨事。英男师妹，已蒙掌教夫人飞剑传书，收归门下。知取温玉尚须时日，怜她受苦，特赐殊恩，用灵符开了本山温泉，将她身体自腰以下浸入泉眼，借灵泉阳和之气暖身，已能言笑如常，就只暂时不能随意走动。再将温玉得来，当时便好。这里的事，话说起来太长。你中邪情形，我们业已尽知。你须要服了丹药，静养一半天，痊愈之后，再与周师妹同往莽苍，先寻师祖遗留的青索剑，再去盗取温玉。只有你两人双剑合璧，用弥尘幡护身，飞入妖阵，斩断妖人的都天神雷烈火旗，才能将妖人封锁破去，大获全胜呢。”

英琼闻英男回生，心中大喜，急着想见一面。灵云说：“此后成了同门，朝夕聚首。

她既不能离开泉眼，你又急于调治，好在不出数日，诸事全了，何须急在一时？你走后接连飞剑传谕，莽苍妖尸自被你误破火云链，脱了羁绊，情知正教要和他为难，你必还要再去。一则聚兽妖法尚未炼成，不舍功亏一篑；二则意狠心毒，还想借着机会报仇，到时将山脉倒转，将来人陷身地肺，和他以前所遭一样。助你的庄、米、刘三人，除庄易是奉有师命，准备归入本门外，那米、刘二人，又将妖人的钟磬故意慢打，才使你于万分危急之中，脱身而去。彼时稍慢一些，地肺翻裂，纵有紫郢剑护身，也难脱走。这三人都被妖尸看透行藏，处死他们，不过一举手之间，因为尚有利用之处，表面故作不知，心中已恨如切骨。庄易有华仙姑传授仙法，到时尚可脱险。米、

刘两人，以前虽行不义，近已洗手多年，又有向善之心，不宜负他们。掌教夫人说，你将来光大门户，用人之处甚多，与别人不同，特授取舍之权，任你伺机处置。不过你到底年幼道浅，一切仍须小心谨慎为是。”英琼见师尊如此器重，自是感奋异常。灵云说完了话，便取飞剑传书中附来的丹药，与英琼服了，吩咐好生静养，一交子夜，起来运用两次玄功，便可痊愈。说罢，等众同门略微寒暄，便即一同出去。关于妖人侵犯凝碧之事，留为后叙。

且说英琼服药不久，便觉神气渐渐清健，到了第四日早上，已经复原。苦思英男，正想前去探望，忽见轻云一手拿着弥尘幡，飞将进来说道：“适才寒萼师姊轻敌，从正门上空出去，绕向飞雷崖敌人阵后，想破掉妖阵中央主旗，没有得手，若非仗有弥尘幡护身，差点陷入阵内。归途看见你那神雕独自盘空下看，似要择门飞入。恐妖法厉害，将神雕陷住，命它暂在远方高空等候，回来送信。紫玲师姊袖占一卦，说是应在袁星身上。大师姊因你身体业已痊愈，本想敌罢妖人，回来命我和你遵照飞剑传谕，同往莽苍。

一听神雕飞回，必然莽苍有事，不便延迟，着我和你即刻动身，现在一干妖人正用妖法攻洞，我们由前洞通天绝壑上去吧。”英琼闻言，连忙接过紫郢剑，与轻云同驾弥尘幡，一幢彩云，飞出通天壑，直升高空。神雕早在空中等候，迎上前来。当下二人一雕，同往莽苍山飞去。先到了地穴之中一看，果然袁星不见踪迹。又飞往兔儿崖玄霜洞，亦是无有。英琼忙问神雕：“袁星被妖尸捉去了么？”神雕点了点头。依着英琼，当时便要前往探看。还是轻云再三主张慎重，说：“既然妖窟有了三位内应，妖尸又在黄昏时分回死，何必急在一时？”英琼只得勉强忍耐。因地穴之内黑暗卑湿，穴中猩、熊又未被妖尸发现，决定暂住玄霜洞内，与轻云先寻那口青索剑的藏处，到了傍晚再作计较。

轻云取出飞剑传书附来的柬帖一看，大意说紫郢、青索，一个阳刚，一个阴柔。青索剑原埋藏在妖洞左近，离昔日英琼斩木魑的山壑不远。自那日妖尸倒转山谷，泄了地气，封锁灵符失去效用，青索剑原本灵通，径自在地下穿行，已离奥区仙府不远。三日之内，便要穿透地壳，自行飞往北海。不到时候，没法掘取。到时稍一防备不及，稍纵即逝，难于追寻。那奥区仙府，在猩、熊潜伏的地穴附近，已由醉道人派一位与轻云有三世宿缘的弟子在彼准备，命轻云于后日午前赶到，一切自能应手等语。英琼惦记袁星，只草草看过，不曾留神。轻云猛想起昔日餐霞大师传授飞剑时，曾有“宿缘三世，有碍飞升”之言，不但把来时一腔欢喜一齐冰消，反倒羞急起来，当时也未便说明。

到了黄昏将近，轻云与英琼骑着神雕，便往灵玉崖飞去，离崖不远落下。英琼以为仍可从三个内应口中，得知一些底细，照旧由袁星所指的秘径出去。那秘径原来窄小，自经那日妖法震动，好些地方俱被堵塞。两人用剑光费了好些事，才得走到出路的缺口。

英琼首先听到外面有人笑语和野兽悲号之声。探头往外一看，并非庄、米、刘三人，乃是两个从未见过的道童，地下生着一堆火，一边躺着一个被妖法禁制的野猪。两个道童便坐在猪的身上，一人手持一柄短剑，另一人手持一个半片葫芦，里面盛着一些红水，不住拿短剑就活猪身上挑开皮毛，切那生肉，就火烤吃，也不将猪先行杀死，一任它悲鸣呼号，以为笑乐。火光之下，照见两童虽然不过十六七岁，却都生相异常凶恶。再见了这般惨恶之状，英琼首先按捺不住，将手一拉轻云，相继飞身出去。才一照面用，那两

个道童已经觉察，知道来了敌人，同时站起，手扬处，各将短剑化成一道黄光飞出。

轻云暗笑：“小小么魔，也会卖弄。”玉肩摇处，早将剑光飞出，将两童黄光绕住。接着飞纵过去，用玉清师大所传禁身擒拿之法，双双捉住。那两道黄光已被英琼剑光绞断。

一同将两童擒入缺口喝问，才知妖尸发觉庄、米、刘三人联合背叛，终觉有些不妙。偏偏这日又来了一个恶党，便是这两个小道童的师父、云边石燕峪三星洞的青羊老祖路过莽苍山，看见一只猩猩在那里舞剑，宛然峨眉嫡派，细看无人侧，用妖法将它擒住。

那猩猩竟通人言，说剑是在土内掘的，因昔日偷看别人舞剑，学得一些，并没师传，只要放了它，自愿拜师，跟回山去。它说这山里还有一口剑，可惜拿不出。青羊老祖自是心喜，要它领去。领到一处山崖，忽从空中飞来一只大黑雕，那猩猩忽然高叫起来，那雕闻声，往下飞扑。青羊老祖看出那雕是白眉和尚的神禽，才知上了当。正和那雕对敌，巧遇洞中妖尸神游洞外，帮着青羊老祖用妖法将雕赶走，将猩猩擒回洞去，留青羊老祖师徒帮他几日的忙。那猩猩非常狡猾，几番想逃，都被识破。本来想将它杀死，因为妖尸要用它日后炼那妖法，如今吊在地穴，已有数日了。

正说到这里，轻云见那两个道童一身妖气，知非善类，本想杀他们除害，又因他二人年纪太幼，于心不忍。正在寻思，忽听缺口外面一声怪叫，两童闻声，同时高喊道：“师父快救我们！”轻云手提二人原未沾地，因见他们俱都驯服乞怜，毫不挣扎，渐渐疏了防范。这时听外面有了怪声，略一分神，两童喊了一声，倏地往下猛力一挣，一道黑烟闪处，直往缺口外面飞去。英琼、轻云也跟踪追出，见迎面飞来一个青脸长须道人，穿着一身青服，手持一根竹杖，一颗头长得如山羊一般。那两个道童业已落地，一溜烟往洞里跑去。那道人将手中竹杖一晃，化成一条青蛇飞来。英琼知是道童师父，手起处紫光飞出。道人一看见紫光，知道不妙，想收法宝，已来不及，紫虹过去，将那青蛇断成两截。略一回旋，更不怠慢，直往道人顶上飞去。道人见情势危急，不及再使别的妖法，化成一溜黑烟，径往洞内飞逃。英琼刚要追进，倏地四周黑烟弥漫，地动山摇，鬼声啾啾，惨雾漾漾。隐约听到神雕在空中连声示警，不敢怠慢，连忙招呼轻云，用剑光和弥尘幡护体，纵身高空，上了雕背，故意往东遁走。初升起时，还听后面怪声，转眼不听响动，才绕回兔儿崖落下。英琼见今晚情形和那日涉险一样，妖尸到时并未回死，越发长了凶焰。尤其袁星被擒，三个内应俱被妖尸觉察，适才可惜不曾问那两个道童，三人情况如何，估量吉凶多，越发焦急。轻云也是另有心事在怀，默默相对。

到了次日清早，英琼又要轻云前往奥区，早将飞剑到手，便可早日将事办完。轻云说：“师尊命有时日，早去也是无用。”英琼道：“不是还有一位同门道友在那里守候吗？我以前怎地竟未发现？就是不能得剑，早作商量也好。”轻云仍是推托不去。英琼无法，对于妖穴三个内应毕竟仍然放心不下，见这日无事可作，觉得既有弥尘幡可以护身退走，索性日里前去探上一回。轻云不便再不应允，只得答应一同前往。这次神雕也不带，命它守洞，径自出其不意，直扑妖穴，与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或者盗玉，或者救出袁星，一得手便即遁回。只须两人紧持弥尘幡，形影不离，再加有紫郢剑光护体，虽不一定有功，料无闪失。商议已定，由轻云将弥尘幡一展，化成一幢

彩云，直往二层妖洞飞去。刚要到达，离地还有数十丈，便见下面黑雾沉沉，将一座山洞完全罩住。转眼之间，云幢护着二人身体，业已穿过雾层，落在二层洞内一看，四外静得一点声息俱无。二人见未被敌人觉察，忙将弥尘幡收起，暗持手内。英琼原是熟路，悄声将那已成化石的古树穴指给轻云，以备万一脱身之用。然后轻悄悄照日前行经之路，仍由当中石室走了进去。

才一进门，便听见侧面一同石室有人叹息，英琼侧耳一听，甚是耳熟。一个道：“你说救星快来，怎么还不见动静？时机一过，没活路了。”另一个正要还言，英琼已经探头往里，看出说话这人脚上头下，倒悬空中，两脚似被什么东西绑住，却又不见绳索痕迹，英琼便要近前相救。轻云自在成都辟邪村与玉清大师同居多日，对于旁门妖法已经知道不少，看出那两个矮子被妖法禁制，倒吊室中，身旁定有妖法埋伏，防人援救。

见英琼毫不思索，便要走近，连忙拉住，悄悄对英琼说了，叫她不可造次。同时两矮也看见英琼同了一个仙风道骨的女子站在室外，正议论救他二人之事，忙同声喊道：“我们虽被妖尸用黑煞丝捆住吊起，身旁设有埋伏，但是并拦不住李仙姑的紫郢剑，只须用那紫光朝我两人头脚身侧绕它一绕，便可破去。我们已和庄易商量好了，决计改邪归正，助李仙姑盗温玉斩妖。快请下手相救吧。”英琼不俟二人把话说完，早指挥手上剑光，直往二人近身之处飞绕了两圈。紫光影里，果然看见百十条黑丝似断线一般，满室飘扬。

米、刘两矮脱身之后，慌不迭地跑将过来说道：“那妖尸甚是机警，此时必因炼法将身绊住，如不快走，等他发觉，必然又用妖法移形换岳，将我等困住，再用阴飙地火，化成齏粉，那时想走，便走不脱了。”

言还未了，英琼正想向他打听袁星、庄易踪迹，猛觉双脚一软，往下一沉，脚下的地平空直陷下去。同时阴风四起，鬼声啾啾，黄雾绿烟一齐涌，红火星似火山爆发一般往上升起。轻云本就时刻留神，一见不好，首先一手抓住英琼，一手展动弥尘幡，往上升起。烟雾火星中，眼看足下成了一个无底火坑。米、刘二矮猝不及防，哪里存身得住，竟似弹丸飞坠，往下翻滚飞落，口中不住哀号：“仙姑救命！”就在英琼、轻云转瞬升起之际，一见二人命在顷刻，竟忘了危险，同时大动恻隐之心，连话都未及说，好似彼此都有意会，不约而同地手中掐诀，返身往下飞沉。彩云飞坠中，降没有二十多丈，早一人抓着一个，同喊得一声：“起！”比电闪还疾，冲霄直上。英琼百忙中注视下面，忽见一朵火花一闪，往脚底冲上，耳旁又听怪声，那妖尸突地从地穴下面现身追上，睁着一双黄绿不定怪眼，张开满嘴撩牙，手拿着一面妖幡，一手掐诀，那五色焰火似春潮一般，往上冲来。且喜挨近彩云，全都消灭。再抬头往上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二人只顾救人，忘了危机四伏。

就在彩云下沉之际，虽然时光不及分暑，上面适才裂开的地穴，突又四面合将拢来，眼看只剩二尺宽的隙口。下面是无边无底的火焰地狱，上面地壳又将包没，如何不急。

刚要将紫郢剑飞出手去，猛听嚻嚻连声，身子已在彩云保护中穿出地面。再看下面，石块如粉，已将地壳包没，真个是危机一发，少迟便未必能够脱身。这时石室业被妖法震裂，二人便驾着彩云，提着米、刘二矮，穿透黑氛，直往空中飞去。到了兔儿崖落下，米、刘两矮先谢了救命之恩。英琼问起袁星，才知袁星被擒以后，几次逃脱，都为不舍那两口宝剑，想要一同盗走，最后仍被那羊面妖人擒住。先因想将袁星带回石燕峪看守门户，并没

害它之心，后来看出野性难驯。同时妖尸谷辰又因主幡短一灵兽真魂，起初碍着青羊老祖情面，本想就庄、米、刘三人中择一代替，及见袁星不肯驯服，用它作主幡元神，自是再好不过。如今袁星同庄易俱被妖尸困入地穴，业已二日。早先三人未被妖尸看出行藏时，曾定本月庚辰为妖法炼成之期，颈上残留的半截火云链也同时可以脱卸。自从英琼来到，它知敌人厉害，日夜加紧祭炼。近来虽说每日仍有几个时辰在穴中行法，已无须回死。大后日才是庚辰，如果日期不改，庄易、袁星尚有数日活命。青羊老祖手下两个道童虽然年幼，也是穷凶极恶，每日常去凌虐米、刘二矮。昨早听他们在室外说话，仿佛说妖尸有突然改期，在期前下手之说，庄、袁吉凶就不可知了。说着，忽然跪了下来，说是他二人虽然身在旁门，业已洗手多年，这回偶因一时贪心，几蹈不测。算出此次虽得侥幸脱难，因为以前造孽太多，魔劫还重，非归入正教门下，跟着广积功行，不能免祸。又看出英琼一身仙根仙骨，前程远大。明知峨眉门下男女弟子不能乱收徒弟，尤其是异派旁门中人。但因向善与避祸心切，他二人也颇会一些旁门道术，善于隐行潜踪，入地穿行，并不一定要求传授，只望作为驱遣的奴仆。一则借她福庇；二则除了妖尸时，好代他们夺回已失的几件法宝和他们所炼的护命元丹。说罢，叩头不起。

英琼正为袁星之事愁烦，一则念他二人前次在妖穴两番提醒之功，二则又不忍见他们身遭惨死，三则想得一点虚实，才奋勇冒险将他们救出。一闻跪求之言，又不便伸手相扶，不禁着起急来道：“你两人真是胡闹！我在峨眉不但所学有限，为时不多，而且许多年长功深的同门，并无一人收徒。无心收了一雕一猿，已恐教祖怪罪，何况你二人虽在旁门，俱是得道多年，又是男的，我怎能违了教规，做你们的主人师父？你们如有心向善，事成之后，待我代你们禀过大师姊，教她给你们设法，此时万万不可。”边说边往侧面避开。米、刘二矮仍不起来，一味哀求说：“仙姑来历我等已早闻传言，非比寻常。又从卦象上看出，主人如不收容，我们早晚必遭横死。否则，这位周仙姑一样是仙根深厚，因为无缘，所以不敢相求。主人既因教规为难，我等情愿立下重誓，永归正教，只求收为奴仆，托庇门户。也不敢随主人厕居仙府，但求事完带往峨眉，我们另在附近择地潜修，不奉呼唤，也不妄与主人相见。有事驱遣，再命我二人前去，岂不可以两全？雕、猿畜类尚蒙主人收留，何况我等。”无论如何恳切陈词，英琼只是一味躲闪。

二矮忽然对使了个眼色，一阵旋风，似走马灯一般将英琼围住，跪拜哭求起来。轻云本就见二矮生相奇特，又见英琼受窘，不禁好笑。正要开言劝说，英琼被迫不过，倏地秀眉一耸，说道：“我一肚皮愁烦，你二人却如此纠缠，真悔适才误救了你们。再不起来，休怪我下绝情了！”说罢，手一扬，将剑光飞出，指着二人。英琼原是想将二人吓退，谁知出手快了一些，二矮又是十分情急，不曾留神躲避，紫光照处，只听“嘎呀”两声。英琼一见不好，忙将剑光收起时，二矮已双双倒于就地，鲜血淋漓。英琼连忙同轻云近前一看，一个削落半截手臂，一个将头发削去大半，头皮也削去一层，痛晕过去，好生过意不去，直说：“怎好？”忙着便要取灵丹出来救治。

轻云早看出二人受伤不重，一多半是用幻术打动英琼怜悯。一则因来时有灵云吩咐；二则代米、刘两人设想，也是旁门中得道多年有数人物，只为脱劫心切，情愿为一女子奴仆，可见修行委实不易，早动了恻隐之心。一见英琼为难，乐得觑便成全，便说道：“琼妹你忘了临来时大师姊传掌教夫人法旨么？三英二云，独你根厚，日后光大门户，险难正多，不比旁人，须

多要几个助手。雕、猿遇合，因是仙缘注定；这两人如此存心，也非偶然。人家为做你门人，落得受了重伤，你还不屑答应么？”英琼着急道：“你怎么也帮着说情？你看他两人生相和以前行为，漫说教规有碍，我也不敢当此大任，保他们将来。如说助我盗玉有功，向善心切，我情愿遇见机会，尽力量帮助他们，不是一样，何必非做我徒弟奴仆不可？于我有损无益，还伤了他们的体面呢。”轻云道：“缘有前定，由不得你。掌教夫人怎不准别位同门相机行事？你如再为难，不妨和他们说明，须等事完回山，禀过大师姊，问了诸同门，再定可否，如蒙赞许，不论为徒为仆，仍照他们自己请求，在仙府附近另寻修真之所，平时供你驱遣，到时助他们脱劫。你看如何？他二人俱是旁门，被你仙剑所伤，不易痊愈。我曾从玉清师大学了一点旁门法术，你如依得，我情愿成全他们，将伤治好。否则成了残废，你又不收人家，孽由你造，我可不管。”英琼经轻云再三劝说，只得勉强应允。轻云才含笑过来，只取了两粒灵丹，在二人伤处各按一粒，口中念念有词，喊一声：“疾！”二人应声而起，先向英琼叩完了头，又谢了轻云成全之德。英琼一看地上血迹虽在，二矮伤处却是好好的，任何仙丹，也无此快法，才知上了人家的当。既已答应，不便反悔，埋怨了几句。轻云只含笑不答。米、刘二矮却是垂手侍立，非常恭敬。因知袁星被困地穴，除了制伏妖尸，万难入内，只得先商议寻剑之事。

第一一六回

含群力 同收青索剑

从众请 初试火灵珠

二人正在商议之间，英琼一眼瞥见米、刘二矮站在洞门口边交头接耳，低声细语。

神雕在洞外，也不住长鸣。英琼对这两人本是无可奈何，暂时将他们收下，并非出于心愿。一听神雕鸣声有异，出洞一看，夕阳偏西，松林晚照，四外静荡荡的，悄没一些声息。回头见二矮仍在低语不休，越发起了疑心。正待开言喝问，二矮已走近身侧，躬身说道：“弟子等蒙恩收录，异日超劫有望，只是寸功未立，难邀主人及各位仙长信任。

回想以前，弟子等原在北海潜居，为了莽苍山这块万年阳和之精凝成的温玉与长眉真人遗留的青索剑而来。那剑原分雌雄二口，交相为用，能有无穷变化，神奥超玄。即使不能双剑合璧，能得一口，也非异教旁门所能抵御。一时起了贪心，冒险前来盗剑。自经劫难，痛悟前非，才知神物有主，弟子等福薄道浅，不配觊觎。因见主人已将雄剑紫郢得去，如再将青索到手，异日必为一代宗主。未来时商量，本想脱出妖穴，取来献上。

无奈那剑原藏在妖洞不远深壑之内，起初不知地点，四处搜寻不遇。自那日主人被陷脱身，震穿地肺，无心泄了地气。那剑因有长眉真人封锁，不能即时往上飞升，连日顺着泄口，在地下穿行。晚来宝气上烛重霄，弟子等刚刚寻见一些蛛丝马迹，未及下手，便被妖尸发觉行藏，用黑煞丝困住，不能脱身。偶听主人与周仙姑商量取剑之事，不知是否此剑？如是此剑，主

人与周仙姑虽然剑术精深，仍恐难以到手。当初长眉真人原为此剑未炼到火候纯熟，非常野性，极难驾驭，所以才将它封锁地肺之内，受地底水火风雷昼夜淬炼，循环不息。一出地面，便有千百丈精光，照耀天际。幸是此山有石处太多，不然，此剑早已出土飞去。须要预先有人深入地肺，取了剑囊，顺着此剑穿行之路，由后追赶，直追到它出土之所。上面更须有剑术极精之人，还得用四五口极好仙剑拦堵。

那剑异常灵通，一见不能飞越，必然掉转头来，飞回故道。恰好地下之人，正手持剑囊等候；上面的人，再用峨眉本门收剑口诀。一入剑囊，得剑之人只须受过峨眉真传，行法之后，再照预先布置防它飞遁，取出试习，一与身合，此后便能应用自如。当日我等探寻宝气来源，发现长眉真人遗偈，参详后，知道此剑如此难收，自知能力不济，恐求荣反辱，所以不敢下手。那剑囊现时仍在那深壑岩缝之中，弟子等虽有入地之能，只是还有长眉真人封锁，非有本门解法，不能近前。那妖尸和青羊老祖原知此剑来历，但也知此剑是他克星，又无法驾驭。因见宝气上腾，知道快要出世。又因主人迭次和他为难，一见那口紫郢剑，便料出是长眉真人所命，越发惊慌。更因祭炼妖法，不能离开，出洞寻仇，诚恐那剑被正教中人得去，神物遇合，于他不利。所以昼夜赶炼，想在期前成功飞遁。所幸他还不知长眉真人留有收剑偈语；又因党羽太少，一心炼法，不及兼顾。

那剑囊所在，虽与妖尸近隔咫尺，但没有防守。如果今晚趁妖尸入定之时，命弟子等前去，弟子等得到剑囊，照适才所言行事，必能成功。这里山脉阴阳向背，地层厚薄，昔日寻剑，弟子等业已查勘详细。只须傍晚时分，先行看准那剑穿行之处，算好出土之时，至多不过二日，那剑必冲破地层，斩断山脉而出。主人和周仙姑只在那里守候，此剑一得，雌雄二宝遇合，如妖尸不在期前遁去，决无幸理。只是期前须要再约两位剑术精通、持有仙剑之人，以保万无一失才好。”

英琼闻言，方在半喜半疑，沉吟不语，轻云早看出二矮虽在旁门，并非凡士，所说真诚，亦无虚假，心中大喜。便代答道：“你二人如此诚心，异日必蒙教祖嘉许。至于收剑一层，我们事前已有掌教夫人传偷，到时自有安排。惟独你们所说剑囊，甚关紧要。

你二人既有入地之能，等到今晚，看准宝剑穿行所在，由我们亲身保护尔等前去，用解法解开深壑封锁，好让你们下去。此乃入门第一件奇功，你二人所受艰苦不少，须要格外仔细。我再给你二人灵丹数粒，以防地气中人。”说罢，取出四粒丹药，分给二矮。

二矮连忙称谢，接过道：“弟子等当初所炼旁门左道，原善于在地下潜形遁迹，寻常阴寒卑湿恶毒之气，已是不能侵害。可惜此山石质太多，宝剑穿行范围恐怕不大，稍觉费事。更恐时久，有些窒息，无处吸引清气。有此灵丹，更无妨害了。”

四人一阵问答，时光易过，不觉到了黄昏。出洞一看，神雕不知何时他往。六月天气甚长，夕阳虽已没入崦嵫，远方天际犹有残红，掩映青旻。近处却是暝烟晚雾，笼冪林薄，归岭闲云，自由舒卷。时当下弦，一轮半圆不缺的明月，挂在崖侧峰腰，随着云雾升沉，明灭不定。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因风碎响，与涧底流泉汇成音籁。端的是清景如绘，幽丽绝伦。惟独干莫宝光，深藏地肺，渺难追探；不似丰城剑气，上射穹霄，可以迹象。看了一会，忽然风起云涌，弥漫全山，月光底下，仿佛银涛，又和那晚英琼所见

一样，浓云广覆，宝光剑气，更难寻觅。漫说李、周二人觉与二矮所言不对，连二矮也自惊奇，说道：“那剑光只初发现时最盛，光华上烛，就是俗眼，也不难窥见。第二日只在西南方现得一现，便被云遮。本山常起云雾，虽是时隐时现，但是象适才那样清明景象，应无不见之理。此剑决不会为妖尸得去。若说就在弟子等被困之时，为外人取去，又无这等容易。这都不足为虑，只恐神物变化通灵，业已穿出地肺，化龙飞去，那就太可惜了。”轻云虽知飞剑传书仙谕，不会落入外人之手，听二矮一说，也觉可虑。

正想命二矮去探剑囊在否，忽听一声雕鸣，神雕从半峰腰上穿雾摩云而来。英琼刚要问它适才到哪里去了，神雕业已近前落下，口中衔着一封柬帖。英琼取过一看，上面写着：“青索剑明日正午便当出世。妖尸明晚子时定将妖法炼成，因为自恃穷凶，一意孤行，急于飞遁，不俟庚辰正日，便行举动，弄巧成拙。命轻云等仍照已定之策，明日午前前往奥区仙府，自有能人相助。得剑以后，稍微练习纯熟，一齐飞往妖穴深处，有此两剑合璧，便能护身无碍。那温玉挂在妖尸胸前，妖尸一斩，急速用弥尘幡罩住妖尸，以防他变化元神抢走。那剑光华冲霄，恐为外人发现，已用法术隐没，少时便当一现。”周、李二人正看之间，忽然二矮齐声喊道：“那不是宝光，主人们快看！”周、李二人顺二矮指处一看，西南远方，相离数十里之间，果然有一团青气，穿出云雾之上，缓缓往前移动，转眼消逝。二矮道：“弟子等日前所见，较此还要明亮，不知何故？”周、李二人才将柬帖与他二人看了，只未署名。英琼看出是那日所见纸卷华瑶崧笔迹，一问神雕，果然点头。料知明日便可告成功，心中甚喜，和轻云望空拜谢了一阵。因二矮说那剑既是明午出土，恐来不及，须要早些前去，取那剑囊，照计而行。

当下仍留神雕守洞，四人站在一起，英琼原本去过，展动弥尘幡，直飞昔日生朱果的深壑之中落下。二矮以前曾用许多心机探寻，更是轻车熟路。先寻到一个岩凹之内，将石上遗偈与周、李二人看了，果与所言相符，便由二矮自去进行。因离妖穴大近，恐防呆得时候久了，惊动妖尸，便用弥尘幡同转兔儿崖，决计当晚不再前往妖穴，养气凝神，静等明日午前，赶往奥区仙府，寻着相候之人，先取那口青索剑。

时光易过，不觉到了巳时。英琼主张不用弥尘幡，驾了神雕先去，两翼翔云，一会到了岩穴前面落下。金蝉已早在半路相候，迎接下去，与严人英、笑和尚相见，互说经过。人英因为醉道人事前有话，先时见了轻云，未免神态不宁。谈了一阵，因见为时无多，那剑又该归轻云所有，只得忸怩对轻云说道：“小弟来时，奉有师命，原有柬帖一封，面交师姊。小弟只知上面写有取剑之法，不过家师曾说此信只可令师姊一人观看罢了。”说罢，躬身正色，将柬帖取出，放在身旁石上。轻云原本心内有病，连忙拾起，走向旁边一看，不禁脸上红了又红。转身对人英说道：“醉师叔柬上说，师兄已知收剑之法，就请师兄吩咐，相助妹子成功吧。”人英道：“理应如此。不过师姊原是主体，目前尚少一人相助，不知会不会有差错？时机已到，我们先在外面指定的地方商量，以防万一如何？”金蝉忍不住答道：“严师兄，先前问你怎样取剑，你不愿说。如今又和周师姊对打哑谜，说什么还缺少一个人。莫非以我们五人之力，还不行么？”

说时，五人正往外走，忽见外面一道乌光，一闪而过。人英惊叫道：“那口仙剑在这里了！”一言甫了，大家全以为青索仙剑出世，纷纷驾起剑光飞出。英琼在后面，先未听清，及至随了众人飞出一看，乌光敛处，现出一个

青衣少年，正是那被困妖穴的庄易，连忙唤住众人，分别引见。庄易急匆匆在地上写出时辰已到，速照仙柬所言行事。

轻云忙请人英领到那日金蝉、笑和尚第一次发现的洞中，说道：“庄道友来，恰好足了人数。现在就请庄道友和笑师兄、严师兄、琼妹分守四角，如见仙剑出土，急速拦住，再由琼妹用紫郢剑去逼它回转。那时我已从二矮手内取过剑囊，用本门收剑之法，引它归鞘。”

那洞原本甚大，众人分配已毕，才将方位站好，便听地下隐隐起了异吼。众人俱都聚精会神，目不旁瞬，觑准中心柬帖所指之处。一听地下声音越吼越近，一声招呼，除英琼，余下四人各将剑光飞起，乌光、银光与金蝉、笑和尚霹雳双剑的红紫光华，连成一团异彩光圈，照眼生辉，笼罩地面。不一会，地皮震裂，渐有碎石飞起。英琼也连人带剑，化成一道紫虹，飞贴洞顶，注目下视。顷刻之间，石地龟裂，裂纹四起，全洞石地喳喳作响。忽然轰的一声大震，洞中心石地粉碎，宛似正月里放的火花一般，四下飞散，地下陷了一个大洞。砂石影里，一条形如青虬的光华，离土便要往洞外飞腾。当门一面，正是庄易、严人英，一道乌光，一道银光，如银龙黑蟒，双绞而上，拦住去路，只几个接触，便觉不支。恰好笑和尚、金蝉二人的霹雳剑也转瞬飞来，才行敌住。四口仙剑，纠缠这道青光，满洞飞滚了好一会，渐渐青光越来越纯，也不似先时四下乱飞乱撞，急于逃遁。轻云也飞身入穴，从二矮手中取来剑囊，估量时候已到，喊一声：“琼妹还不下手！”英琼早等得不甚耐烦，闻言指挥紫郢剑飞上前去，才一照面，青光倏地在空中一个大翻滚，大放光华，挣脱原来四口飞剑，拨转头便往原来地穴飞去。轻云正用自己飞剑护着全身，口诵真言，使用收剑之法，一见青光飞来，方要手举剑囊，收它入鞘，猛觉一股寒气，疹人毛发，竟将自己剑光震开。刚喊得一声：“不好！”幸而人英飞剑追来，一见轻云危急，不顾利害，飞身与剑合一，直穿过去。英琼剑光也同时飞到，两下一合，将青光压住。轻云才觉站定，六人五道剑光，紧逼着这道青光缓缓归鞘，入了剑囊，才行停手。

大功告成，轻云自是心喜。因为急于要用此剑去盗玉除妖，一切都顾不得谈，先回人英洞内，寻了间石室，请大家在室外守护，以防不测。独自在室内，用峨眉心法炼气调元，身与剑合，一俟纯熟，便可前往除妖夺玉。那口青索剑也真奇怪，先时那般神妙莫测，天矫难制，一经用了峨眉本门心法，收剑归鞘之后，便即驯服。轻云入门较久，功夫颇深，因知此剑非比寻常，仍是丝毫不敢大意。先将真气调纯，诵完口诀，二目聚精会神，觑定剑柄，谨谨慎慎，运气吐纳，直到那剑顺着呼吸，出入剑囊，青光莹莹，照得眉发皆碧，了无异状，才敢放心大胆，将剑收起，凝炼先天一气，指挥动静。不消个把时辰，虽还不能身剑相合，已是运用随心，不禁大喜。练到黄昏过去，居然可以驭剑飞行。轻云便驾着剑光出室，满洞游行了一转，才收去剑光，落下与诸同门相见。大家自免不了一番称赞道贺。

英琼对轻云道：“这位庄道友被困妖穴，业已数日。原来妖尸要拿他和袁星择一个来祭炼妖法，只因青羊妖道爱袁星质地，执意想收回山去看守门户。妖尸性情执拗，说一不二，只为妖法炼成飞走之后，青羊妖道虽无他厉害，于他却甚有好处，这次又帮他的忙不少，不好意思违拗。盘算了多时，最后决定，用庄道友生魂主持妖幡。又因事机紧迫，不及等待庚辰正日下手，恰好今日时辰是个庚辰，便定在今早晨时祭幡，一切俱已布置完备。如在原来地穴下手，庄道友甚难幸免。想是妖尸恶贯满盈，作法自毙，要等我们前

去除他，庄道友不该遭他毒手，好端端在前些日倒翻地肺，变了形位，泄了东方太乙之气，所居地穴已成死户，与日時生克不合，将地下法坛移至二层洞前举行，仗着妖法封闭严密，以为外人万难入内扰乱。谁知青囊仙子华仙姑，早已预料到此，埋伏在二洞前面古树穴内，眼看时辰快到，乘妖尸闭目入定，准备身与幡合，再由青羊妖道代他摄取庄道友生魂，连那口玄龟剑，一起拘纳主幡之际，倏地冒着百险，隐身上前，从青羊妖道字下抢了庄道友，便向古树穴中逃去。这不过与妖尸一个措手不及，知道庄道友受妖法禁制，神志昏迷，逃时万不及使用隐身之法，必被妖尸、妖道觉察，跟踪追赶。彼时我等青索剑尚未到手，要任他追到此间，岂不引鬼入室，给我们添了大患，误了取剑之机，妖尸岂不更为难制？但是上有妖法封锁，不能逃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刚避入穴底凹处，正要先连庄道友身形一齐隐去，妖尸、妖道已经追离切近，匆促忙乱之间，妖尸忽然又使故智，移山换岳，想将逃人困住。不料弄巧成拙，地形才倒转一些，华仙姑退路忽然裂了一条大缝。华仙姑见后面上石已夹着妖气潮涌一般卷来，后退一样无路，姑且冒险，连用剑光冲进，万一地层不厚，破上而出更好，总比束手待毙强些。

恰巧那条裂缝正通青索剑穿行之路，上面便是我等昨日所见藏剑的入口，居然一些也未费事，平安逃出。当时真是危急，间不容发。华仙姑带了庄道友隐身遁到别处，妖尸已追赶不及了。更巧的是地层变动，将通奥区那一条捷径，被妖尸无心堵死。他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和他为难，恐再将袁星失去，妖法更炼不成功，追敌未得，便赶回去，未曾觉察，尚是幸事，否则刚才取剑，岂不棘手？如今妖尸因时辰已经错过，计算干支，除了今夜子时勉强可用外，余者便非等庚辰正日不可，否则便不能得天地交泰之气，妖幡灵效更差。生魂定用袁星，青羊妖道自无话说。我们因为时间不足一个整日，华仙姑说妖尸鉴于以前失误，这次防备更为严密，所以妖术、法宝，全数使用出来，宛如设下好几层天罗地网。没有紫郢、青索两口仙剑开路，纵使弥尘幡也难入内。这口青索剑非常神异，收时那般难法，万一师姊驾驭不住，错了机会，温玉未得，反误了袁星性命，如何是好？不想师姊功夫如此深纯，炼得这般快法，真是难得。”

轻云道：“哪是我功夫深纯。一则仗诸位师兄妹道友相助，先免去收剑时难关；二则教祖仙剑不比寻常，原是本门之物，一经收伏，自能运用。你得那口紫郢剑，不比我更易吧？”金蝉道：“仙剑合璧，本门光大，妖尸授首在即。先时李师妹那般着急，如今正该早些前去除妖夺玉，也省得袁星多受许多罪，怎么大家都说起闲话来了？”英琼道：“大家都说我性急，小师兄竟比我还要性急。你没见适才庄道友所写华仙姑的话，须在妖尸、妖道行法之时前去，乘妖尸入定，下手夺玉，比较要容易些么？”金蝉方才无话。

英琼见笑和尚总是闷闷不语，便笑问道：“听说师兄得了一粒宝珠，何妨取出来大家鉴赏一回？”笑和尚道：“再休提这粒珠子。我如非一时贪心，尚不致惹出这般大祸，将多年辛苦炼成无形仙剑，成了顽铁。此珠虽在身旁，因尚未除去妖物，将珠献过家师，奉命收用，一则不知用法，二则有些悔恨，实不愿取出来赏玩。日前只蝉弟强着看了一次，不看也罢。”轻云道：“师兄休要心中难受。那无形仙剑乃是苦行师伯独门传授，不同寻常宝剑。是凝聚五金之精，采三千六百种灵药，吸取日月精英，化成纯阳之火，纯阴之气，更番洗炼成形。再运用本身真元，两门灵气，合而为一。可惜师兄功夫尚未

上臻绝顶，所以才被邪污。但是灵物一样要受灾劫，才成正果。听家师说，三仙二老以及各位前辈所用镇魔之剑，哪一口不经几回灾劫，才到今日地步。何况灵气未失，本元尚在，只须除妖回山，略破一些功夫，必比以前还要神妙，何必为此愁烦呢？倒是这粒宝珠，委实非比寻常，异日一经苦行师伯祭炼，化邪宝为灵物，足可照耀天地。上次在凝碧仙府未及鉴赏，还请取出，我等一开眼界如何？”笑和尚本来见了女子不善应答，被周、李二人相继一说，虽不甚愿意，不便再为拒绝，只得说道：“此珠我尚不会应用，不过早年随家师学了一些藏光晦影的障眼法儿。因见此珠精光上烛九霄，自知本领不济，恐启外人觊觎，特地将它收入宝囊，将光华用法术封闭。如就这样观看，只是一颗鹅蛋大小的红珠，并无什出奇之处。如要看它原形，须稍费一些事罢了。”说罢，从僧袍内先取出一个形如丝织的法宝囊，然后把那粒乾天火灵珠取将出来，请大家观看。

众人围拢前去一看，那珠果有鹅蛋大小，形若圆球，赤红似火，摊在笑和尚掌上，滴溜溜不住滚转，体积虽大，看去却甚是轻灵，余无他异。英琼好奇，便请笑和尚将法术解去，看着光华如何。笑和尚答道：“此珠自经那日在东海当着诸葛师兄封闭宝光之后，虽与蝉弟看过，并未显露宝光。妖穴密迩，一旦被妖尸警觉，岂不有了麻烦？”英琼说：“此洞深藏壑底，宝珠虽然灵异，光华岂能穿山贯岳而出？”执意要看。金蝉也因以前未见此珠灵异之处，从旁力请。笑和尚无奈，答道：“我此时正当背晦，还是谨慎些好。我这宝囊乃是家师采集东海蛟丝，转托严师兄的令祖姑、太湖西洞庭山妙真观方丈严师婆用神女梭织成，经过法术祭炼，专一收藏异宝。另有一根蛟丝绦，系在颈间，一经藏宝入囊，不但不会遗失，外人也休想夺去。既是诸位同门道友执意要看，好在离除妖还有两个时辰，待我将它先收好了再看，也是一样。”说罢，先将火灵珠收放囊内，手持囊颈，盘膝打坐，口诵真言。约有顿饭时顷，渐渐囊上发出一团红光，照得满洞皆赤，人都变成红人。宝囊原极稀薄透明，先还似薄薄一层淡烟，笼着一个火球。顷刻之间，光华大盛，已不见宝囊影子，仿佛一个赤红小和尚，手擎着比栲栳还大的火团一般。除了金蝉一双慧眼，余人俱难逼视。更不知经过祭炼，运用时节，还有多大神妙。

大家齐声称赞了一会。笑和尚正要施展法术，封闭宝光，英琼猛听洞外神雕连声鸣啸，心中一动，喊声有警，便驾剑光飞出洞去。宝光果然上透崖顶，把天红了半边，星月都映成了青灰色。循声一看，山北面一道黄光，如电闪星驰般飞走，神雕展开双翼，正在追赶。英琼知有妖人窥探，哪里容得，忙驾剑光追上前去。身还未到，神雕已先追临切近，那黄光倏地回头朝神雕飞来。英琼见这道黄光与那日妖洞道童所用虽是一样路数，光华却强盛得多，恐怕神雕有失，手指处，紫郢剑飞迎上去。后面众人也随后追到，纷纷将剑光祭起。还未近前，黄光已被英琼紫光绞个粉碎，化成百十点金星四散。再寻那行使飞剑之人，已经不知去向。

第一一七回

斩妖尸 得宝返仙山

逢巨恶 无心留隐患

英琼听神雕随着落下，还在叫唤，过去一看，原来钢爪之下，还紧紧抓着一个妖人，神气业已奄奄待毙。英琼认出是那日所见羊面妖人的徒弟，正要接过来问，庄易连忙抢上前去，口诵禁法，从身旁取出一根丝绦捆好，提在手上，不使沾地，与众人比了比手势。轻云想起那日被她挣逃，明白用意，知道小妖人曾借土遁逃走，便和众人说了。那道童先是装死，后知识破机关，决难活命，不住口大骂，尤其把庄易骂了个淋漓尽致。

众人问他话，也不言语，只管骂两声，高喊一声“师父救命”。金蝉恨他不过，顺手一个嘴巴，连门牙打掉了好几个，他仍是骂不绝口。这时笑和尚也收了宝珠飞来，见他拼死大骂，过来说道：“你好好招出实情便罢，否则你想好死，且不能呢！”说罢，将手一指，使用佛门降魔锁骨缩身之法，那道童立刻觉着周身又疼又痒，骨髓奇酸，实在禁受不住，忙喊：“快请住手！我说就是。”众人问他来意，才知他名杜远，还有一个师兄名叫甄柏，俱是青羊老祖门徒，适才妖尸正将袁星绑出，布置法坛，忽见南山红光烛天，看出是一种千年修炼的稀世奇珍。因为时辰快到，妖尸和青羊老祖俱不能分身。两童宝剑又已被周、李二人日前破去，没有防身利器，虽然得了袁星两口长剑，尚难运用飞行。便命二童同驾青羊老祖的剑光前去探看，准备到子夜炼成了妖幡之后，再去取那宝物，同回云边石燕峪三星洞去，联合各异派能手，与峨眉为仇。二童到了奥区仙府前面，正遇神雕盘空巡视，哪里容得，只一下先将杜远抓擒。甄柏一见不好，首先撇下杜远，独驾剑光逃走。

众人一听还逃走了一个，少不得回去报信，已经打草惊蛇，多数主张就此前往。惟独笑和尚不以为然，说道：“妖尸自恃妖法厉害，决不舍去炼幡机会，轻易逃走，至多寻了前来。既然华仙姑事前指示，还以到时进行为是。好在为时无几，我们如不放心，且将人分布妖穴上空，相机行动如何？”金蝉、英琼不肯，仍主早些下手。笑和尚不好意思拗众，只得作为罢论。依了笑和尚与人英，妖童到底年幼，既已说了实话，不妨告诫一番，饶他活命。英琼却说那日亲见他杀猪饮血凶恶之状，妖人手下绝无善类，还是除去好。米、刘二矮也从旁说此人万不可留，久必为恶多端。杜远还待哀求，金蝉已等得不甚耐烦，只说了一声：“这还有什么为难的？”把手一扬，剑光过处，斩为两截。

当下由米、刘二矮前导，同驾剑光，直飞妖穴。到了一看，到处都是黑烟妖雾笼罩，哪里看得出山崖洞府。众人端详了地位，按照前定，首由周、李二人当前开路；余人由金蝉手持弥尘幡护身，跟踪下去。英琼、轻云二人刚一落地，便见庭院之内，景象阴森，无殊地狱变相，与那日地穴所见大略相同。满院云烟笼罩，到处兽嚎鬼哭。数十面大小妖幡，发出黄绿烟光，奇腥刺鼻。二人剑光到处，黑烟随分随聚，虽然不为妖法所伤，只看不清妖尸、妖人与袁星所在。正待指挥剑光，往发光的妖幡上扫去，忽听金蝉高叫道：“周师妹，那西边古树前面，不是袁星么？你们还不赶快上前救它！”英琼闻言，忙和轻云驾剑光往西飞去。身临切近，青紫两道光华照处，才看见袁星绑在一面长幡之下。英琼剑光过去，数十缕黑丝，化为飞烟四散。袁星脱了羈困，看见紫光在黑烟中飞翔，方要赶过，忽然一只枯如蜡人的怪手伸将过来，一把将袁星抓去，接着群幡齐隐，不见踪迹。英琼闻声追上，那怪手已隐入黑烟之中。这里严人英、庄易、笑和尚、金蝉与米、刘二矮六人，仗

着金蝉一双慧眼，早借弥尘幡掩护，各人指挥剑光，将青羊老祖围住。周、李二人见黑烟越来越盛，看不见妖尸所在，袁星又被妖尸抢去，情知危险，又恐妖尸逃脱，焦急万状。一会工夫，青羊老祖的飞剑连被人英等剑光绞断，自知不敌，一同没入黑烟以内。众人益发冥搜无着，只得由人英等六人将剑光在空中交织，以防妖尸遁走。

正在无计可施，刘遇安忽对笑和尚道：“满天都是黑煞丝，妖尸将温玉光华祭起，我们虽有至宝护身，要想伤他，颇非容易。妖尸诡计多端，迟则生变，莫要中了他的道儿。大仙那粒乾天火灵珠，精光上烛重霄，是纯阳之宝，何妨取出一试？”笑和尚自得此珠，因为取自妖物身上，未奉师命，不知用法来历，从未用过。被刘遇安一句话提醒，心想：“用虽不能，若持在手中，照觅妖迹，或者可用，也说不定。”当下忙请金蝉、人英等到一处，用弥尘幡护身，盘膝坐地，口诵真言，解了禁法。刚刚将宝囊取到手中，便觉地皮震动，同时一团红光透起，照彻天地，妖气尽扫，阖院通明。这才看出妖尸已将满院妖幡全数移在隐僻之处，袁星又被绑在一根幡脚之下，青羊老祖守护在侧。妖尸闭目兀坐，口诵手摇，五指上发出五道黑气，指着袁星。英琼、轻云一见袁星情势危急，双双飞出剑去，一取妖尸，一取青羊老祖。紫光过处，青羊老祖应声而倒，斩为两截。

刚要协助轻云夹攻妖尸，猛听地底砰的一声大震，立刻地覆天低，当院陷下一个无底的深坑，坑内罡风夹着烈焰，如怒涛一般往上涌起。就趁众人惊心骇胆之间，妖尸倏地化成一股黑气，比电闪还疾，冲到英琼身边。英琼日前吃过苦头，不知是妖尸炼成的黑煞飞剑与身相合，微一顾忌却步，被他就地又将袁星抢起，也不和众人为敌，满院乱飞，所到之处，将地上竖立的数十百面大小妖幡逐一拔起；二矮知道妖尸就要收幡夹了袁星逃遁，连忙齐声高叫：“诸位大仙！妖尸就要拔幡遁走，温玉在他胸前黑煞丝结成的囊内，非有生血，不能点破，快快下手！”

二矮只顾一路狂喊，众人早将剑光纷纷飞上前去，虽有剑光弥尘幡护身，烈火不侵，但是妖尸非常厉害，一条黑气，宛如乌龙出海，在七八道剑光丛中闪来避去，怪声啾啾，并没有受着一些伤害。得便就将妖幡收去，转眼工夫，妖幡剩了不到十面。英琼既恐袁星丧命，又恐妖尸带了温玉逃走。正在着急，恰巧笑和尚触动灵机，暗想：“妖尸如此重视那些妖幡，到了这般田地，还想带了逃走，我们怎的见事则迷，何不先将妖幡斩断？”想到这里，径将剑光直往那妖幡上面飞去。这些妖幡，共是八十一面，每一面都经妖尸在地底修炼多年，好容易才采得千百只猩、熊生魂，如何肯舍，打算收一面是一面，到了势在临危，再行遁走。一见众人只顾追敌，不曾顾到妖幡，益发得志。他那黑煞剑在异派中最为厉害，又存心不与紫郢、青索迎敌，一味避让，所以众人困他不住。只可惜安坛之时，颇费手脚，虽能随意移动位置，收起来也非顷刻可能了。知道今日虽无幸理，只须避开紫郢、青索二剑，余人剑光不能伤他。英琼、轻云一时情急，忘了双剑合璧之训，由他往复纵横，干自着急。这时一见笑和尚飞剑去斩妖幡，猛被提醒，二人一个在东，一个在南，双双不约而同，各将剑光直朝一面幡前飞去。

也是妖尸该遭劫数，自恃不走，抢幡心切。英琼的紫郢剑原与金蝉的霹雳剑同是一般的颜色，只光华威势略有差异，先与金蝉同追妖尸。妖尸一见笑和尚已将妖幡连连斩去两面，九九之数既不能全，恐再不足八九之数，异日报仇更难，情急匆忙，回顾紫光追来，只图避让，直往幡前飞去，没料

到英琼倏地分道扬镳。妖尸一到，正要用收诀取幡，猛见轻云青索剑迎面飞来，一时乱了步数，不及躲闪，打算姑且一挡再走，谅不妨事。无巧不巧，英琼紫郢剑也同时飞到，青、紫两道光华无心合璧，光华大盛，幻成一道异彩，绕着黑气只一绞。只听“吱哇”两声惨叫，黑气四散，一朵黄星疾如星飞，冲霄而去。这时上面妖雾未散，地下烈焰犹在飞腾。金蝉眼快，一眼看见黑烟散处，两团黑影正往火坑中坠落，想起袁星在那黑烟之中，忙将弥尘幡展动，往下一沉，伸出两手，一把一个，抓个正着。上来未及说话，严人英叫道：“此处快要地震，我们飞身出去再说吧。”众人见金蝉一手提着妖尸躯壳，一手提着袁星，还带着一团红紫光华。知道袁星遇救，妖尸除去，温玉已得，心中大喜。闻言纷纷各驾剑光飞起，到了远处峰头落下。

妖尸天灵盖震破，直冒白烟。袁星满口血迹，两手紧持那块温玉，业已死去。英琼见了，不由悲恸起来。米、刘二矮道：“主人不必难受。袁道友想是听我二人说那温玉在黑煞丝结成的囊内，潜光晦华，非有生血，不能破去，趁妖尸夹着它飞行，疏于防范之际，咬碎舌尖，破了妖法，将玉抢到手中。正值妖尸在遭劫之时发觉，急欲运用元神遁走，没顾得下手将袁道友弄死，也许只喷了一口妖气。如将它带回仙府，必能设法起死回生。

那妖尸神通广大，幸是我们下手快了一步，妖尸又只图留着它活命，以为炼幡之用；不然微一弹指之间，怕不将它身体裂如碎粉，纵有起死灵丹，也难活命了。”袁星虽然周身依旧温暖，众人因为连用丹药施救无效，它两口宝剑也不知失落何方，纵得温玉，也觉得不偿失，个个戚然无欢。恼得英琼、轻云性起，各将飞剑放出，指着妖尸枯骨，青紫光华连连绕转，只听碎骨沙沙之声，顷刻粉碎。

正待商量携着袁星骸骨回山，忽听山崩地裂一声大震，连众人站立的峰头都摇摇欲坠。眼望妖洞那边沙石纷飞，扬尘百丈，把一座大好灵山仙洞，震塌了一个深坑。金蝉眼快，看见尘沙之中，似有两道光华冲起，正随着许多残枝碎木，由上往下飞落。知是宝物，忙将弥尘幡一晃，一幢彩云直往尘沙之中飞去。少时飞回，捞了许多东西回来。

内中正有袁星两口宝剑，只是剑鞘全失。还有一柄拂尘，两个铁铃，一柄乌金小剑。二矮一见大喜道：“我等知道地肺倒转，顷刻山崩地裂，不及收回法宝，原打算事定之后，再去掘土搜寻，不想齐大仙竟施妙法，代我们取来。只此两件，是我二人多年辛苦炼成，虽被妖尸收去，灵气已失，再加祭炼，仍可还原。余下还有几件东西，且等随了诸位大仙回转灵山，认明仙府，再来寻取吧。”说罢，拿眼望着轻云。轻云知他二人志在寻回故物，又恐后返峨眉事有变局。因已看出二人向善心诚，便对他们道：“你们随我们同返，或是后去，俱不妨事。我等回山，必代你二人力求，如有仙缘，早晚俱是一样，莫如你二人还去寻你们的法宝，就便寻取袁星失落的剑鞘，以免落入外人之手。”说时，金蝉早将所得之物交还二矮。二矮闻言，正合心意，一面谢了金蝉，答道：“既承周仙姑体谅微衷，还望主人开恩成全。万一袁道友难于回生，我二人情愿深入北海，盗取返魂香，救它活转，以报收容之恩。”英琼点了点头。

二矮刚走，英琼猛想起神雕为何不见？正问众人可曾看见，忽见神雕健羽摩云，从西南方面盘空而来，转眼到众人头上，钢爪松处，掷下一封柬帖。更不停留，旋转双翼，竟往妖洞陷落之处飞去。英琼打开柬帖一看，乃是青囊仙子华瑶崧交神雕带回来的，大意说：众人去得稍早了一步，妖尸未

劫未终，仅仅兵解而去。所炼妖尸、邪宝，俱已失去，解却异日凶焰不少。笑和尚所得乾天火灵珠同这块温玉，俱是纯阳至宝，未有师承，不可妄用。袁星乃被妖尸邪气所中，昏迷不醒，只须回转仙山，用九天元阳尺驱走邪气，再用灵丹调治，即可回生。袁星剑匣与米、刘二矮失去的宝物，俱被埋藏地底，业已告知神雕，自会取去。还有妖尸遗下的数十面聚兽妖幡，也在地下埋藏。妖尸元神虽然遁走，对他心血祭炼而成之物必然不舍，一将元神凝炼成形，或借躯还形，定要回来收取。

那幡已与妖尸心灵相通，无论藏在何方，都能跟踪寻觅。尤其那幡上许多无辜猩、熊生魂，永受妖尸禁制，也觉可怜。青囊仙子意欲自己带去，寻一位道行高深的同辈，设下法坛，将幡上邪法破去，解了猩、熊生魂羁缚，以便转轮化生。等神雕将妖幡搜出以后，可做一堆放好，自会来拿；并命众人不可私自携走，无益有损。庄易可随笑和尚、金蝉同往百蛮山先立外功，自有复音良机。余人回转峨眉，双剑合璧，解困退敌之期已至。

不久便是妙一真人夫妇回山，开辟峨眉五府，众弟子分宝修真，出世济人之时等语。

众人读罢，少不得望空拜谢一阵。尤其是哑少年庄易，受恩深重，临别竟未得向青囊仙子当面叩辞，异日有无见面之期，柬上未曾提起，心中更为难过。金蝉道：“笑师兄，我们此去百蛮山，又得一个好帮手了。”庄易闻言，连忙摇手逊谢不迭。再说神雕一经飞落灵玉崖妖尸地穴之上，钢爪起处，沙石翻飞，顷刻之间，便掘深下去有三数十丈。米、刘二矮又帮着用彻地玄功，一同寻找。不多一会，将七十余面妖幡、两个剑匣，连米、刘二人失去的宝物，全都搜掘出来。二矮当中，以刘遇安存心最贪。他知妖尸主幡共是大小九面，还有两面最小的才只七寸多长短，更见妖尸行法时持在手内，估量是个厉害法宝，恰巧寻时首先被他自己发现，便悄悄取来藏在宝囊以内。神雕何等灵异，况且来时青囊仙子说过数目多少，那妖幡不运用时虽然看似黄色粗麻织成，上面仅只画些赤身男女魔鬼与奇怪符篆，并无异处，但是上面妖气怎能瞒得过神雕，事完以后，还不住在他头上盘桓飞鸣。偏偏众人也飞身过来，刘遇安不由又悔又惊。先已藏过，再当着众人取出，深觉不便；不取出交还，又恐神雕不允。只得悄悄低声默祝：“雕仙成全，容我这一回。”神雕意似不允，眼看越盘越低，众人也身临切近。

刘遇安正在为难，忽听一阵破空声音，一道黄光自东方飞来，落地现出一个黄冠草履、身容威猛的长髯道者，直奔那一堆妖幡，伸手便要拾取。事出不意，柬帖又有“自己来拿”之言，多半疑是青囊仙子遣来，方打算上前问讯。只庄易看出来人是异教之士，打算上前拦阻。忽然一道光华一闪，比电还疾，光华敛处，现出一个年老道姑，认出来人正是青囊仙子华瑶崧，业已抢在道人前面，将幡取在手中，对那道人道：“吴道友，飞升在即，还要此物何用？让贫道拿去，解却这些沉沦的冤魂吧。”那道人原是个异派中的能手，路经此地，看出便宜，打算飞身下来，抢了妖幡便走。没料到青囊仙子早已隐身在此，没有得手，反闹了个无趣，不由厉声喝道：“老虔婆，自从那年青城一遇之后，多少道友寻你报仇，俱不知你下落，以为你死多年，不料你却在此兴妖作怪，移形换岳，倒转灵玉崖，坏了灵山仙景，定是你这老虔婆和你手下这一干无知的小辈所为的了。你不露面，还可饶你，你既敢现身出来，如不将灵玉崖那块温玉献出，我定和你清算青城旧帐，叫你这老虔婆难逃公道！”青囊仙子闻言，一丝也不冒火，含笑说道：“我们一别多年，

没料道友还是这般气盛。夺去道友金鞭崖，乃是当年道友误听恶徒蛊惑，擅起兵戎，以致为矮叟朱道友赶走。贫道当时因为贵门徒虽然多行不义，道友本身尚少惭德，曾为道友再三缓颊，才得免遭飞剑殒身之难。怎么不去寻朱道友报仇，倒怪起贫道来了？至于倒转地肺，破坏灵玉崖仙景，乃是妖尸谷辰所为。贫道只为峨眉门人斩了妖尸，取去温玉，所遗妖幡附着千百野兽生魂，意欲解除异类冤孽，向峨眉诸道友要了，还未取走，便遇道友驾临，不得不现身出来相见。闻得道友功行不久圆满，理应名山静养，以等仙缘，何苦出山多事？难道忘了极乐真人前时预言么？”

那道人闻言，转身往左右一看，见英琼、轻云、金蝉、笑和尚、庄易、严人英等个个仙风道骨，不比寻常，俱都环立在侧，怒目相视，不由又惊又怒道：“原来老虔婆仗着峨眉小辈人多，故尔口出狂言。须知我吴立一生言出法随。你既然在此，盗玉之事，决非这几个小辈所能办到，必定是你主持无疑。快将幡、玉献出，免我动手。”青囊仙子未及答言，金蝉早向庄易、英琼问明敌友，一见道人出言不逊，一个忍耐不住，用手一拉笑和尚，先喝一声：“无知妖道，擅敢在此猖狂！”接着各将霹雳双剑飞出手去。

那道人先见这些少年男女资禀出群，虽然惊异，心中还以为不过是峨眉门下新收弟子，以前又未听说过，仗着自己本领，并没放在心上。一听骂声，回脸一看，竟是那面如冠玉，垂发披肩，颈戴金圈，在众人当中最年幼的一个，还不屑放出飞剑，只打算行法禁制，略微给他一点苦吃。

就这一转念头之际，忽见那幼童同另一个小和尚将手朝他一指，便有红紫两道光华，夹着风雷之声，迎头飞来，认得是峨眉掌教的霹雳双剑，才知这些小孩并非易与。忙将手一张，先飞出两道黄光，分头敌住。英琼本来早想动手，因为轻云见青囊仙子一任来人出言冒犯，并不发怒动手，猜那道人必非弱者，力主慎重行事，英琼虽被轻云拦住，心中还是跃跃欲试。一见金蝉和笑和尚动手，庄易、严人英也跟着将剑光放出，如何能耐，也将紫郢剑放起。轻云见大家动手，战端已开，道人既非易与，自然是相助为佳了。

吴立分出两道黄光，敌住了金蝉、笑和尚。因为对面强敌青囊仙子尚未动手，不敢怠慢，正待另使法术、飞剑取胜时，侧面又飞来一道银光、一道乌光。喊一声：“来得好！少时让尔等这一干小妖孽知道祖师爷的厉害。”随说将手一挥，又飞起七八道黄光，打算一半迎敌，一半乘隙飞将过去，乘敌人措手不及，伤他性命，再另用一口主剑，去敌青囊仙子。

谁知这些少年年纪虽轻，剑光却如游龙一般，神化无穷。黄光虽然较多，休说飞越过去伤人，竟被这四道光华阻止，休想上前一步。暗付：“这些小孩，哪里来得这许多好飞剑？”方在失惊之际，倏地又听两声娇叱，对面两个少女，各人又飞出一道紫光、一道青光，比电闪还疾，直往剑光丛里穿去。越知不比寻常，略一迟疑，后来这两道青紫光华；已与自己黄光接触，只绕得一绕，倏又合拢，盘绕着三四道黄光，似毒龙互斗，绞结争命一般，微一屈伸，便见黄光收敛。知道不妙，想收回已经不及，被敌人青紫两道光华联合截住三道黄光一绞，黄光四碎，往下飞落，宛如明月天香，洒了一天桂子。

余下六道，一道被敌人银光盘住，一道被乌光盘住，先时两道被霹雳剑盘住，急切间一道也收不回来。剩下还有两道，又被这后两道青紫光华二次盘住，光华渐敛，眼看又要步适才两道后尘。再看青囊仙子，仍是含笑旁立，始终不曾动手。才知今日轻敌，上了大当，不由又痛又惜，又悔又恨，

急出一身热汗，无计可施。未后实实不舍多年心血炼就的飞剑，把心一横，用手一拍顶门，先披散了头发，口中念念有词，正要将舌尖咬碎，行法向敌人喷去。忽见满天黄雨，纷纷落下，空中六道黄光，同时又被敌人破去四道。

下余两道也在危急，敌人更不容情，立刻破了，纷纷如陨星坠落一般，直飞过来。又听青囊仙子说道：“峨眉诸道友虽然年轻，已受本门心法，内有紫郢、青索两口仙剑。道友一再执迷，莫非还要待毙么？”吴立一听那青紫光华，竟是长眉真人当年炼魔之宝，久已闻名，不想今日在此遇上，眼看大祸临头，危机一发，再不见机遁走，定要身败名裂。

他自前些年和矮叟朱梅斗剑，失去金鞭崖后，怀恨在心，立志报仇，炼成了二十六口黄精剑，准备约好当年同住金鞭崖的同门伴侣麻冠道人司大虚，去寻朱梅晦气，夺回金鞭崖。到了崂山一谈，才知司太虚自青城一败，隐迹参修，已悟正果，不但不肯相助，反劝他道：“你我二人超劫在即，以前原是自己错误，难怪旁人，何苦又动无明，自寻魔障，耽误飞升？”吴立终觉恶气难消，见司太虚执意不肯下山，一怒而去。因为以前朱梅有迫云叟、青囊仙子等人相助，这多年来，更听说与峨眉派有了密切交情，惟恐众寡不敌，想另约几个能人，异日可壮声势，再寻朱梅晦气方休。

刚越过莽苍山，迎面飞来一朵黄星，疾如电驶，知是异派中人的元神破空出游。因想看看是谁，给他开个玩笑，忙用玄门先天一气大擒拿法，想将那黄星收住。那黄星竟似早已料到此着，并不躲闪，眼看近前，倏地黄光一闪，自动飞入吴立袍袖之内。吴立很是惊异，便问：“适才我没留神，今见道友这般行径，莫非是我的熟朋友么？”说罢，忽听袖中尖声答道：“吴道友，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现在时机紧迫，没工夫多说。

我现在被人所害，躯壳已失，须要借你法体隐身，日后另觅屋舍，报仇雪恨。我在地肺之内采地下万年玄阴之气，用黑煞丝凝炼成了数十面玄阴聚兽幡，也一同失去。幸而我预先掩去幡上灵气，敌人并不知就里。诚恐我走后，敌人将它破坏，现在情愿送给道友。

你可速往前面灵玉崖，那里已经陷成深坑；你如见一人俱无，那幡便已失去，可以不必找寻；如见有人，想他们必然还在寻找，可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抢了就走，省得肥水便宜仇人。”吴立一听，暗忖：“久闻人言，当初玄阴教祖谷辰未死以前，惯炼聚兽之法。

这玄阴幡乃是异教中至宝，如得在手中，再知用法，足可报仇，胜似寻人相助。”因为袖中连连催促，说时机稍纵即逝，利心一动，也未计及袖中元神是谁，所言真假，不计利害，便照所言往灵玉崖飞去。到了一看，崖已倒陷成穴，地下尘土飞扬，果然有数十面黑幡妖气隐隐，放在一堆。离幡不远，站定几个少年男女。此时神雕正在低飞迫迫着刘遇安将私藏的幡现出。吴立志在取幡，也未留神到这一个白眉和尚座下神禽，一催剑光，径往下面飞坠。原以为对方既能移形换岳，斩了袖中之人，本领必不寻常，只打算抢了就走。及至现出一个老道姑，正是当年帮助朱梅夺去金鞭崖的青囊仙子，以为一切之事，俱都是她所为。幡未到手，还吃人家奚落，已是羞恼成怒。自问能力，还可抵敌，想起前仇，正要动手，谁知反吃了几个小孩的大亏，连被破去好几口黄精剑。知道紫郢、青索厉害，纵使法术，也是无效。如要脱身，不但外面剩余两剑难保，还得牺牲两口，才能免祸。就在这一转瞬之间，所有放出去的飞剑全数消灭，敌人飞剑纷纷往自己头上飞来。幸而吴立早已见机，先放起四道黄光迎住，接着又放起两道黄光去敌霹雳双剑。

事已至此，多延一刻，多遭一点殃。又想起袖中黄星，竟是那厉害魔王妖尸谷辰的元神，有名的心狠意毒，请是请来了，不知该如何打发，福祸委实难测。又悔又急，又惜又恨，心乱如麻。微一踌躇，第二次放出去的剑光又有消灭之势。暗道不好，将脚一顿，也不再收那六口飞剑，径驾剑光破空逃走。刚刚飞过峰顶，忽听一声雕鸣，金睛火眼，一只大黑雕直从下面冲霄追来。定睛一看，认出是白眉和尚座下神禽，不由吓了个亡魂皆冒。一面驾着剑光逃遁，一面默使隐身之法，已是慢了一步，被神雕追来，钢爪舒处，正抓在吴立背上，连皮带肉，抓下一大片去。吴立拼命挣脱，且喜身形隐去，神雕也未穷追，才得逃命。

这里英琼等见吴立逃走，正要分人去追，青囊仙子连忙止住，吩咐众人：“暂且停手，待我奉些微意。”说罢，将手一指，飞起一道光华，先将空中六道剑光圈住，然后默用玄功收了下来，分给众人，恰好六人各得一口。原来是六柄黄色短剑，大小长短，一般无二，非金非铁，映日生光。众人心中大喜，连忙拜谢。

第一一八回

绝巘立天风 朗月疏星白云入抱

幽岩寻剑气 攀萝附葛银雨流天

青囊仙子道：“吴立虽是异教，除了性情刚愎外，并无多大过恶。他因心慕正教，采取黄金之精，炼成此剑，辛苦淬砺，已有多年。先还不敢自信，一出手先遇见峨眉派两位道友，因他飞剑有二十余回之多，众寡不敌，败在他的手内，渐渐自满得意。意欲再寻几个助手，找矮叟朱道友报仇雪恨，夺回金鞭崖。却不想遇见你们，虽是人门不久，各人仙剑俱非寻常。尤其紫郢、青索二剑，乃长眉真人遗命传授，你们前辈诸道友中，也找不出第三口，他如何能是敌手。他功行将满，不久羽化飞升。我始终不出手者，就是想使他败在你们手内，让他知道峨眉后辈尚且如此，如何能再为仇？知难而退，免遭兵解之苦。后来我又留神观察，他竟带着一身妖气，为以前所无，而他所炼飞剑，并无邪气。适才明明见他从远方飞来，一到就抢妖幡，好似预定一般。如非我早在旁隐身防备，几乎被他拿去，为祸后来。假使他是无心路过，遇见妖尸元神，得了指示，在妖尸固然是得益不少，如虎生翼，可是他本人异日惨祸，恐怕还不止于兵解呢。袁星现虽昏迷，回山之后，有了元阳尺，解去邪毒，自然会醒，尔等事已办完，可以速返峨眉，去解围退敌了。”英琼、庄易又分别上前叩谢解救之德。米、刘二矮也双双过来，跪请指示仙机，并求代向众人说项。

青囊仙子对英琼道：“你应劫运而生，光大峨眉门户，与别人不同。三英二云，独你杰出。虽然杀气太重，然亦非此不可。不久齐道友回山，自会特许你一人便宜行事。”

他二人虽然出身邪教，现已悔悟回头，向道真诚，你尽可收录，决不受责。吴立走时，我拦阻白眉仙禽稍慢了一步，临逃还吃了大亏。此人心地偏狭，必然痛恨切骨。他门户以外，有本领的朋友甚多，如不见机改悔，必

从此多事。米、刘二人，于你也甚有用，不过他们所炼法宝、飞剑，均属旁门左道，暂时又不能使他们丢弃，务须用之于正，以免耽误正果罢了。”说罢，拿眼看了刘遇安一眼。刘遇安原本心中有病，适才向青囊仙子求情时，语带双关，惟恐青囊仙子向他索取妖幡。一闻此言，又喜又愧，首先起誓明心：“弟子如将那宝去行错事，必遭惨祸，永久沉沦！”青囊仙子早明白他言中之意，微笑说道：“你二人苦修也非容易，既能如此，再好没有。倒是我不久超劫，原不想参加此次劫数，所以只在暗中相助，并不露面，以为妖尸决难知道有我。谁知临时生变，非出面不可。如今造下恶因，决难脱身事外。起初我原想将这妖幡去寻一位道友，共同解去冤孽。这一来，又须缓日行事，留它以毒攻毒，相助三次峨眉斗剑时一臂之力了。”

只是我如用这妖幡致胜，伤我清名，我索性成全你们。你二人到了峨眉，等候教祖回山。

入门听训之后，可仍回此地。我当再到奥区仙府，传你二人用幡之法，以备异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如？”米、刘二矮闻言惊喜，尤其刘遇安更是喜出望外，形于颜色。青囊仙子当时微微皱了皱眉头，众人俱未觉察，只笑和尚看在眼里。青囊仙子又道：“庄易自赴百蛮山相助除去文蛛，不久便可复音还原。现在髯仙李道友飞雷洞被毁，除妖之后，他门下弟子移居凝碧，人英前去，也不愁起居寂寞了。”说罢，向众人一举手，道声：“各自珍重前途！”一道光华闪过，破空而去，转眼没入云中不见。

这里众人也各自分手。英琼、轻云、人英三人，带了袁星尸体，与米、刘二矮用弥尘幡同回凝碧仙府。笑和尚、金蝉、庄易仍往奥区，共商二上百蛮山之策。笑和尚道：“都是蝉弟心急，如不是米、刘二人提醒我，取出乾天火灵珠，后来妖尸又不舍弃幡逃走时，险些功败垂成。此番到了百蛮山，再心急不得了。”金蝉道：“我也是怕时间稍纵即逝，早去岂不更好？谁知妖尸竟那般厉害，黑烟密布，离开剑光和弥尘幡光华所照之处尺许以外，连我都看不清楚，别位更是不行。彼时我一手持定弥尘幡，一手指挥霹雳剑，这幡和剑俱非寻常法宝。幡因发出妙用，非运玄功不能把持。那剑更因我学剑成功日浅，不敢大意。只顾全神贯注，大敌当前，简直无暇将怀中天遁镜取出。后来准备收剑取镜，你已将火灵珠取出。此珠真也神异，发出来的光华四面均亮，不似天遁镜只照一面。你虽吃了许多辛苦，坏了无形飞剑，得此也足以自豪了。”笑和尚道：“你说哪里话。休说那剑经我多年苦修，而且出诸师父，岂能与珠去比得失？何况只我冒险一试，尚不知用法呢。”金蝉道：“事已过去，悔也无益。你得此珠，总可算是慰情聊胜于无。适才李师妹托我，说此间猩、熊对她有些恩义，因为回山匆忙，不及招呼。它们现藏在地穴之中，还有一些在山南觅地潜伏，因为惧怕妖尸，不敢外出求食，恐怕日子久了，地穴内的丛草不够吃的，请我去放它们出来。我们何不去看一看？”说罢，同了笑和尚、庄易，径从天窗洞下去。

那些猩、熊先见紫光红光，以为英琼回来，个个踊跃欢呼。及至三人落地一看，并不认得，尤其庄易昔日捉过它们，有的吓得乱叫乱窜，有的竟拼命向三人扑来。三人将剑光升往高处，下面猩、熊还是咆哮不已。金蝉道：“这种胜于虎豹的恶兽，见人就扑，放了出去，岂不造孽？”笑和尚道：“这话并不一定，也许是我等面生之故，你且将话说明了试试看。如果真的冥顽无知，哪怕李师妹异日见怪，不但不能放它们，还得惩治一番，以免将来受害。”金蝉答道：“你的话不错。李师妹日里相见时不是说过，它们俱有灵性，

自从收伏以后，轻易从不伤生，只知以草木为食么？”说罢，高声喝道：“尔等休要咆哮。尔等的恩人李仙姑，已和我们合力除去妖尸，因为急于回山，不及来此看视，请我们到此，放尔等出去。尔等如系一时误会，以恩为仇，可一齐俯伏，我便放尔等过去；倘如自恃猛恶，出去为祸生灵，我们飞剑便不容情了。”说罢，下面猩、熊便驯服了一大半。金蝉又高声再喝一遍。先是下面猩猩朝着那些马熊叫啸了几声，倏地同时俯伏，昂首鸣啸起来。

三人都觉奇怪。金蝉还不甚放心，又亲自飞落下去，试探一回。那些猩、熊见金蝉落下，不但不似先前磨牙张口，咆哮扑噬，反而缓缓爬行过来，围着金蝉跪伏，不时用口在金蝉脚底闻嗅示媚，神气非常驯善亲昵。金蝉心中大喜，又招呼笑和尚与庄易飞身下来。那些猩、熊对笑和尚也和金蝉一样，惟对庄易却有好多都是怒目猜猜，带着又恨又怕神气。金蝉、笑和尚才知适才咆哮，是为了庄易。便对它们说道：“这位庄大仙已经弃邪归正，与我们是家人了，你们怕他则甚？外面已无敌手，尔等去留，可以随便，无须再存戒心了。”说罢，又叫庄易特地去接近它们。众猩、熊仍是望而却退，也不往外走出，意似观望。金蝉、笑和尚俱觉它们能解人意好玩，不时摸摸这个，抚抚那个。

过有顿饭光景，忽听外面隐隐有猩、熊鸣啸，声音由远而近。洞内猩、熊也互为应和，声震耳鼓。正要分人出外看视，忽听扑腾腾响成一片，百十只大小猩、熊，相继由壁侧缝中转了过来。同时满洞猩、熊，俱都悲鸣起来。三人料是山南那些猩、熊已发觉妖尸伏辜，前来会合。不多一会，众猩、熊忽向三人跪下，昂首吼了几声，纷纷站起，猩猩在前，马熊在后，转过岩壁，径往入口之处纵跑上去。三人跟在后面，一同走出。那些猩、熊到了后面，又都回身伏地，意甚依恋。笑和尚道：“妖尸已除，尔等已无后虑。”

此后可各寻岩穴潜伏，优游岁月，将来转劫，自有善果，勿伤生灵，以干天戮。我们不久也要他去，尔等无须再为依恋，只顾走吧。”说罢，将手一挥。众猩、熊又同声狂吼了一阵，才起立欢啸，三五成群，蹿高纵矮而去。三人见此光景，甚为感动。笑和尚道：“这般猛兽，为数又多，不是李师妹以德感化，正不知每日要伤多少生灵。无怪诸位前辈，说她将来要光大门户，领袖群英。即以这件事而论，出世不久，便积了若干外功，虽然仙缘注定，一半也可算得时势造成，好事都叫她遇上，岂非奇怪么？”

金蝉道：“这几日除了练剑，无什事做。闻说此山颇多奇迹，庄道兄先来多日，定然知道，我们去玩一玩，好么？”二人点头称善，一同离了奥区，先往兔儿崖走了一遭。

见崖上洞府甚是清幽雅净。金蝉嫌奥区黑暗，人英又将各室悬的星光收走，青囊仙子曾约米、刘二矮来此传授妖幡用法，此时不归，想是为了三人借居之故，主张移居玄霜洞内。好在三人除身以外，俱无长物，决定了移居之后，因见星月交辉，又往别外游了一会，才行回洞打坐。

到了午夜过去，笑和尚运用玄功，将真气转透三关，连坐完了两个来复，觉得身心异常舒泰。想起借用金蝉这口宝剑，虽已运转精熟，到底还是比不了自己的无形剑，用过多年苦功，可以随意变化，出神入化。又见洞外月朗星明，景物幽静，想到外面崖前练上一回。回看金蝉、庄易，俱在瞑目入定，便不去惊动他二人，径自起身，走出洞外。

见月虽不圆，因为立身最高之处，云雾都在脚下，碧空如拭，上下光明。近身树林，繁荫铺地，因风闪烁。远近峰峦岩岫，都回映成了紫色。下

面又是白云舒卷，绕山如带，自在升沉。月光照在上面，如泛银霞。时有孤峰刺云直上，蓊莽起伏，无殊银海中的岛屿，一任浪骇涛惊，兀立不动。忽然一阵天风吹过，将山腰白云倏地吹成团片，化为满天银絮，上下翻扬。俄顷云随风静，缓缓往一处挨拢，又似雪峰崩裂，坠入海洋，变成了大小银山，随着微风移动，悬在空中，缓缓来去。似这样随分随聚，端的是造物雄奇，幻化无穷，景物明淑，清彻人间，比那日英琼对月，又是一番境界。这般清奇雅丽之景，漫说难于形诸笔墨，也不能绘以丹青，作者一支秃笔，仅能略述梗概，尚未穷其万一。

闲言少叙。

且说笑和尚振衣绝顶，迎着天风，领略烟云，心参变化，耳得目遇，无非奇绝，顿觉吾身渺小，天地皆宽，把连日烦襟法除净尽，连练剑都忘却了。正在越看越舍不得离开，猛想：“如此灵山胜域，纵无异人遗迹，亦定多有仙灵来往，怎么连日除遇青囊仙子和新来不久的严、庄二人，并无多士，难道偌好灵山，只供妖尸盘踞么？好在还有几日不走，明日会同金蝉、庄易二人，且去搜寻一下，或有奇遇，也未可知。”刚想到这里，倏见下面崖腰云层较稀之处，似有极细碎的白光，似银花一般，喷雪洒珠般闪了两下。要是别人，早当是月光照在白云上的幻景。笑和尚幼随名师，见闻广博，何等机警，一见便知有异。心想：“日里俱驾剑光往来，崖下还不曾去过。适才所见，明明是宝物精光，破云上烛，岂可失之交臂？”想到这里，更不怠慢，急驾剑光，刺云而下。到了崖脚一看，这一面竟是一个离上面百余丈高的枯竭潭底，密云遮蔽崖腰。虽不似上面到处光明如昼，时有月光从云隙里照将下来，景物也至幽清。满崖杂花盛开，藤蔓四垂，鼻端时闻异香。矮松怪树，从山左缝隙里伸出，所在皆是。月光下崖壁绿油油的，别的并无异状。再往银光发现之所仔细找寻，什么迹兆都无。悄悄潜伏在侧，静候了好一会，始终不曾再现。

又一会，云层越密，雾气湿衣，景物也由明转暗，渐渐疑是自己眼花。还想再候一会，忽然下起雨来，又闻得上面金蝉相唤之声，觉着无可留恋，便驾剑光飞身直上。行近崖腰云层，劈面一阵狂风骤雨，幸是身剑相合，没有沾湿僧衣。到了上面一看，依然月白风清，星光朗洁。金蝉早迎上前来，问他到下面去则甚，可有什么好景物？笑和尚便将适才所见说了。金蝉道：“你说得对，这样仙山，必有异人怀宝潜藏，明日好歹定要寻他一寻。”庄易闻言，过来用树枝在月光地下写道：“我自随妖尸不久，常于夜晚在灵玉崖闲眺，时见银光在云海里飞翔，一瞬即逝，知有异人在此，几次追踪，没有追上。后来见严道兄用的剑光也是银光，以为是他，见面匆促，没有细问。适才听笑师兄所说，那光华仿佛是洒了一堆银花，这才想起除妖夺玉时，所见严道兄的银光似一条匹练，与此不类。我们如过于加紧追寻，恐宝物警觉遁去。笑道兄既然记准了地方，我每次观察宝物出现，多在午夜以后顷刻之间，地点也在这附近一带。现在时间已过，莫如暂不惊动。明早先下去端详好了地势，看看有无可异之处。等到晚来宝物出现时节，上下分头埋伏准备，稍显痕迹，便跟踪寻找。难道它还胜过青索，怕它跑上天去不成？这时仍以少说为是。”笑和尚、金蝉听了，点头称善，便丢下这个不谈，同赏清景，静候天明。

转眼东方有了鱼肚色，极东天际透出红影。三人都巴不得早些天明，谈笑之间，一轮朝日已现天边。一边是红日半规，浮涌天未。一边是未圆冰

轮，远衔岭表。遥遥相对，同照乾坤。横山白云，也渐渐散去，知道下面雨随云收。山居看惯日出，夜间清景已经看够，志在早些下手觅宝，无心观赏日出，天甫黎明便一同飞身下去。宿雨未干，晓雾犹浓。三人到了下面，收去剑光，端详地势，不时被枝藤露水弄了个满身满脸。朝阳斜射潭底，渐渐闻得岩石缝间矮树上的蝉鸣，与草地的虫声相为应和。知了唧唧，噪个不住，从笑和尚所指方向仰视，峭壁排云，苔痕如绣，新雨之后，越显肥润。间以杂花红紫，冶丽无恃，从上到下，碧成一片。仅只半崖腰上，有一块凸出的白圆石，宛如粉黛罗列，万花丛里，燕瘦环肥，极妍尽态当中，却盘坐着一个枯僧，方在入定一般。

昨晚笑和尚因下来匆忙，只顾注意潭底，那地方又被密云遮去，没有看到。这时一经发现，三人不约而同，又重新往上飞去。落到石上一看，孤石生壁，不长寸草，大有半亩，其平若倚。一株清奇古怪，粗有两抱的老松，从岩缝中轮囷盘拿而出。松针如盖，刚够将这块石头遮荫。石头上倚危崖，下临绝壑，俱是壁立，无可攀援，决非常人足迹所能到达。细看石质甚细，宛如新磨。拔去壁上苔藓一看，石色又相去悬殊，仿佛这块石头并非原来生就，乃是用法术从别的地方移来一般。三人当中，笑和尚见闻较广，早已看出有异。金蝉、庄易二人也觉奇怪。那石又恰当昨晚笑和尚发现银花的下面，便猜宝藏石中，和尉迟火得那灵石仙乳万载空青及灵玉崖温玉一样。先主张剖石观看，又因那石孤悬崖腰，将它削断，既恐坏了奇景，又恐坠落下去，损了宝物；不削断，又不知宝物藏在石的哪一端。正在彼此迟疑不决，金蝉一面说话，一面用手去揭那挨近石根的苔藓，揭来揭去，将要揭到古松着根的有罅隙边，笑和尚道：“蝉弟真会淘气，苔藓斑驳，多么好看，已经看出这石不是崖上本生，何苦尽去毁残则甚？”

正说之间，猛听金蝉大喝一声道：“在这里了！还不与我出来！”一言未了，倏地从树根罅隙里冒起一股银花，隐隐看见银花之中，包裹着一个赤身露体、三尺多高的婴儿，陨星飞雪一般，直往崖下射去。三人一见，如何肯舍，忙驾剑光跟踪追赶。到了崖底一看，已经不知去向。金蝉直怪笑和尚、庄易不加小心，被他遁脱。笑和尚道：“我看那婴儿既能御光飞行，并非什么宝物。那银花正而不邪，定是他炼的随身法宝。只是他身上不着寸缕，又那般矮小，只恐不是人类，许是类乎芝仙般的木石精灵变化，也说不定。好在他生根之处，已经被你发现，早晚他必归来，只须严加守候，必然捉到无疑。

假如我所料不差，又比芝仙强得多了。”金蝉道：“适才我因看出石色有异，便想穷根究底，看那块石头是怎生支上的。只要找着线索，便可寻根。你偏和庄道兄说宝藏石中，我又防宝物警觉，未便嘱咐。其实我揭近根苔藓时，已仿佛见有小孩影子一闪了。我仍故意装作不见，原想声东击西，乘他不备，抢上前去。后来我身子渐渐和他挨近，猛一纵身，便看见他两手抱胸，蹲伏在树根后洞穴之中，睁着两只漆黑的眼睛望着外面。先一见我，好似有些害羞，未容我伸手去捉，只见他两只手臂一抖，便发出千点银花，从我头上飞过，冷气森森，又劲又寒，我几乎被他冲倒。随后再追，已经晚了。你说他与芝仙是一类，依我看，不一定是。因为我和芝仙平时最是亲热，它虽是天地间的灵物，到底是草木之精英所化，纵然灵通善变，周身骨肉柔而不刚，嫩而不健。我们爱它，常时也教它些本门吐纳功夫，它却别有长进，与我们不同。而且见了刀剑之类就怕，不能练剑。适才所见小孩，虽然看似年

轻，却甚精炼，体健肉实，精华内蕴。若非人类修炼多年，得过正宗传授，不能到此。看神气颇和你我相类，怎能说是草木精灵所化？他昨晚既有心显露，今日与我初见时，又那般乐呵呵的。如存敌视，我适才未想到他如此厉害，丝毫没有防备，要想伤我，易如反掌。既不为仇，何以又行避去？只怪我太忙乱了些，果真快一步，未必不可以将他拦住。否则先打招呼，和他好好他说，也许知他来历用意。如今失之交臂，岂不可惜？”笑和尚道：“如照你所说，他要是本领来历的高人，必有师长在此，待我向他打个招呼。”便向崖上大声说道：“道友一身仙气，道术通玄，定是我辈中人，何妨现出法身，交个方外之友？我们决无歹意，不过略识仙踪，何必拒人千里，使我们缘慳一面呢！”

说了两回，不见答应。又一同飞回石上，照样说了几遍，仍无应声。再看他存身的树根石隙，外面是藤蔓香萝掩覆，一株老的松树当门而植，壁苔长合，若从外看，简直看不出里面还有容身之所。再披藤入视，那隙宽只方丈，却甚整洁，松针为蓐，铺得非常匀整。靠壁处松针较厚，拱作圆形。三人恐有变故，早将剑光放出，光华照处，隐隐看见石壁上有一道装打坐的人影子，身材比适才所见婴孩要大得多，此外空无所有。

又祝告了几句，仍无动静。金蝉提议，分出庄易在崖底防守，笑和尚在崖顶了望，自己却埋伏在侧，一有动静，上中下三面一齐会合，好歹要知道他到底是人是宝，不然决不甘休。分配已定，一直等到天黑，仍无动静。因为再过一会，便是笑和尚发现银光之时，庄易往常所见，也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以并不灰心，反而聚精会神，守候起来。谁知半夜过去，依然是石沉大海，杳无影踪。转眼天将黎明。今晚不比昨晚清明，风雾甚大。

崖顶上笑和尚因为地位最高，有时还能看见星月之光。崖下庄易立身最低，也不过是夜色冥蒙，四外一片漆黑。惟独苦了金蝉，身在崖腰危石上面，正当云雾最密之处，不多一会，衣服尽都沾湿。虽然修道之人不畏寒侵，又生就一双慧眼，可以洞察隐微，到底也是觉得气闷难受。天光明后，知道暂时不会出现，便招呼崖上笑和尚与崖下庄易，同到危石上面。因为浑身透湿，又沾了许多苔藓，甚是难看，便对笑和尚道：“这东西想是存心避着我们。你一人且在这里，不要走开。容我去寻一溪涧，洗上一个澡儿，就便将衣衫上面的五颜六色洗了下去，趁着这热天的太阳，一会就晒干了。今晚他再不出现，我非连他的窝都给拆了不可。”笑和尚、庄易见金蝉一身通湿，沾满苔痕，说话气忿忿的，鼓着小腮帮子，甚是好笑。

等金蝉走后，笑和尚和庄易使了个眼色，然后说道：“蝉弟虽然年幼，从小便承掌教夫人度上九华，修炼至今，怎么还是一身孩子气？穴中道友耽于静养，不乐与我们见面，就随他去吧，何苦又非逼人家出面不可？少时他回来，他一人去闹，我们已守了一天一夜，且回洞歇息去吧。”庄易会意，点了点头，二人一同飞身上崖，且不入洞，各寻适当地位藏好，用目注定下面。约有半盏茶时，先见危石松树隙后，似有小人影子闪了一下。不一会，现出全身，正与昨晚金蝉所见小孩相类，浑身精赤条条，宛如粉装玉琢。乌黑的头发，披拂两肩。手上拿着一团树叶，遮住下半身。先向上下左右张望了一下，倏地将脚一顿，直往天空飞去。日光之下，宛似洒了一溜银雨。笑和尚也不去追赶，径对庄易道：“果然金蝉弟所料不差，这小孩确非异类。看他天真未凿，年纪轻轻，已有这么大本领，他的师长必非常人。只不明白他既非邪教，何以不着衣履？这事奇怪，莫非此人师长没有在此？昨晚蝉弟

守株待兔，他却仍在穴内，并未走开，如非岩下另有间道，必是用了什么法术，将我等瞒过。如今我们已看出他一半行径，只须趁他未回时，到他穴内潜伏，便可将他拦住相见。如能结为好友，或者拉他归入本门，也省得被异派中人网罗了去。”说罢，同了庄易，飞回悬石，潜身树后穴内藏好，暗中戒备，以防又和昨日金蝉一样，被他遁走。

又待有半个时辰过去，忽听风雷破空之声，往石上飞来。笑和尚见金蝉回转，恐他警觉小孩，自己又不便出去，正想等他近前，在穴口与他做个手势，叫他装作寻人上去时，金蝉已经收了剑光，落到石上，脸上带着一脸怒容。一眼看见笑和尚在穴口探头，便喊道：“笑师兄，你看多么晦气，洗个澡，会将我一身衣服丢了。”笑和尚一看，金蝉穿着一身小道童的半截破衣服，又肥又大，甚是臃肿难看，果然不是先时所穿衣履。

因已出声相唤，只得和庄易一同走出问故。金蝉道：“我去寻溪涧洗衣浴身，行至灵玉崖附近，见下面马熊、猩猩正在撕裂人尸，因为日前才行告诫，怎地又残杀生灵？便飞身下去，想杀几个示做。那些猩、熊一见我到，竟还认得，纷纷欢呼起来。我心里一软，手才慢了一些，否则又造了无心之孽。原来它们所撕的，竟是那日所斩的妖童，它们也未嚼吃人肉，只不过撕裂出气，它们身受其害，也难怪它们。我只略微警戒几句，逼着它们扒土掩埋。我又见那妖童所穿衣服虽剩半截，又有泥污，因为猩猩是给他先脱下来再撕裂的，尚是完好。又见一只小猩猩穿着一条裤子，更是干净。想起昨日所见小孩赤身露体，我便将这身衣裤取来，打算见时送他。到了灵玉崖那边，寻着溪涧，连我衣服，一齐先洗净，择地晒好。还恐猩、熊们无知淘气，乘我洗澡时取走，特意还找了几个猩、熊来代我看守。马熊还不觉怎样，那些猩猩竟是善解人意，不但全明白我所说的话，还做出有人偷盗，一面和来人对敌，一面给我送信的样子。我逗了它们一会，安心乐意，洗了一个痛快澡。因为那水又清又甜，不舍起来，多耽延了一会。忽听猩、熊咆哮呼啸，先以为它们自己闹着玩，没有想到衣服上去。及至有两个跑下来作手势唤我，赶去一看，我的一身衣服已不知去向，只剩下这妖童所穿的半截道袍和一条裤子，业已快干。我大怒之下，既怪它们不加小心，又疑猩猩监守自盗。后来见猩猩俱举前爪，指着崖这面的天上，日光云影里，隐隐似有些微银星，一闪即逝。才想起是那小孩，见我们昨晚守候在此，不让他归巢，怀恨在心，暗中跟来，将我衣服盗去。否则那猩、熊固然无此胆子，那样凶猛精灵的野兽，平常人物也不敢近前呀。总算他还留了后手，要是连这一身一齐偷去，我也要和他一样赤条精光了。”

第一一九回

涤垢污 失衣逢异士
遭冤孽 辟石孕灵胎

笑和尚、庄易闻言，好生发笑。笑和尚对金蝉道：“这都是你素常爱淘气，才有这种事儿发生。适才你走后，我们想看一看这穴壁上的人影，才到，你便飞回。这位小道友既避我们，必然不会出面。这身衣服送给他，交个朋友，有何不可？如嫌这身衣服不合适，好在为期还有数日，我二人陪你回转

凝碧崖，换上一件，再去百蛮，也不至于误事。我们无须在此呆等，且回崖上去商谈吧。”笑和尚原是故意如此说法，好使那小孩不起疑心，仍用前策行事。金蝉不明言中之意，听了气忿忿说道：“衣服事小，若是明送，休说一件，只要是我的，除却这两口飞剑，什么都可。他却暗取，让我丢人，不将衣服收回，日后岂不被众同门笑话？他如不将衣服送还，或者现身出来与我们相见，我早晚决不与他甘休。”笑和尚又再三相劝，说包在自己身上，将衣服寻回，这事大小，还有要事，须回洞中商议，才将金蝉拉了一同飞上崖顶。先和庄易说了几句耳语，然后高声说道：“庄道兄，你和华仙姑相熟，你可到奥区去看她回来不曾？”说完，等庄易走后，又拉金蝉同往洞中。金蝉便问笑和尚：“意似做作，是何缘故？”笑和尚道：“我适才和庄道兄亲见那小孩现身，同往树后石穴守候，无心中看见对崖有一通天岩窗，外有萝树隐蔽，埋伏在彼，甚是有用。那小孩虽然现在还断不定他的家数，可是质地本领俱非寻常，恐防异派中人网罗了去。又因他异常机警，恐被觉察，不便在石上商量，请庄道兄借着探望华仙姑为名，绕道往对面岩窗埋伏。他既盗你衣服，存心与你作耍，必然还要再来。我们只须装作没有防备，等他来到临近，才行下手，将他收服。即使被他遁回穴内，庄易已经由对崖转往他存身的穴内隐藏，三面一齐下手，何愁不能将他擒住？昨晚你在他穴旁等了一夜，他却另由间道回去，不再出现。如仍在那里守候，岂非守株待兔么？”金蝉闻言，点头称善。

先在洞中等候了一阵，随时留心，并没什么动静。金蝉耐不住，又拉了笑和尚装作崖前游玩，举目下视，石上仍无小孩踪影。对崖看不见庄易，知道他藏处必甚隐秘。算计小孩出现，定在晚间，只得走向洞去。路上金蝉悄悄对笑和尚道：“这厮如老不出现，到了我们要去百蛮山时，岂不白费心思？”笑和尚正说不会，忽然一眼望到洞中，喊一声：“快走！”首先驾剑光飞入洞去。金蝉也忙驾剑光，跟人一看，洞门石上，放着自己适才失去的那件上衣，裤子却未送还。四外仔细一寻，哪有丝毫人影。笑和尚想了一想，对金蝉道：“我明白了，此人早晚必和我们做朋友。他明明是因为赤身露体，羞于和我们相见，所以将你衣服盗去。后来你在石上一骂，他恐你怀恨，坏他洞穴，所以又将上衣给你送还。只不懂此人虽然幼小，已有如此神通，他的师长必非常人，何以他连衣服都没一件？以我三人之力，用尽方法，俱不能查出他的踪迹，始终他在暗处，只能以情义结纳，收服之事，恐非容易。姑且先不将庄道兄唤回，等你将自己衣服换了，待我将这一件送到石上，和他打个招呼，看看如何，再作计较。”说罢，将金蝉换下那件半截道衣拿了，回身到了石上，对穴内说道：“小道友根器本领，我等俱甚佩服。我师弟一身旧衣，既承取用，本可相赠，无奈游行在外，尚有使命他去，无可穿着。今蒙道友将上衣送还，反显我等小气了。现有半截道衣一件，虽然不成敬意，权供道友暂时之需。如荷下交，今晚黄昏月上，我等当在崖上洞中相候。否则我等在此已无多日，事完之后，当为道友另制新衣，前来奉约如何？”说罢，将衣挂在松树上面，仍返洞内。

没有多时，庄易也飞了回来，金蝉便问可曾见那小孩。庄易往地上写道：“先并未见他出现。后来二位道兄到石上与他送衣，通白走后，才平空在石上现身，也未看出他从哪里来的。身上穿着齐道兄那条裤子。先取那半截衣服试了试，他人本矮小，那条裤子虽是短裤，他穿了已差不多齐着脚面，这半截道衣虽不拖地，却是大肥大，实在不成样子。他试了又试，好似十分

着急，忽然脸上一变，带着要哭的神气，拿了这半截衣服，径回穴内去了。我见二位道兄适才那般说法，自忖一人擒他不住，也未曾过去惊动，就回来了。”话还未完，金蝉早跑了出去。笑和尚知道金蝉去也白去，并未在意，只和庄易一个用手，一个用口，互相计议，怎样才能和那小孩见面。

谈有顿饭光景，忽听金蝉与人笑语之声，由崖上传来。出洞一看，见金蝉裤子也换了原来所着，同着一个罗衫芒履，项挂金圈，比金蝉还矮尺许的幼童，手拉手，一同说笑欢跃走来。定睛一看，正是适才石上所见的小孩，生得面如凝玉，目若朗星，发际上也束着一个玉环，长发披拂两肩，玉耳滴珠，双眉插鬓，虽然是个幼童，却带着一身仙气。笑和尚与庄易俱都喜出望外，忙着迎了上去。金蝉欢笑着，给二人引见道：“这是我新结交的石兄弟，他名叫石生，他的经历，我只知道一半。因为忙着要见二位道兄，给他装扮好了，就跑来，还没听完。且回洞去，等他自己说吧。他还说要同我们去百蛮山呢。”

那石生和三人都非常亲热，尤其是对金蝉，把哥哥喊了个不住口。大家兴高采烈，回至洞中坐定，细听石生讲述经历。才知石生的母亲，便是当年人称陆地金仙、九华山快活村主陆敏的女儿陆蓉波。陆敏原是极乐真人李静虚的未入门弟子。九华山快活村陆姓是个首富，到了陆敏这一辈，几房人只有陆敏这个独子，幼年酷好武艺，专喜结纳方外异人。成家以后，父母叔伯相继去世，陆敏一人拥有百万财富，益发乐善好施，义名远播。因为尚无子息，家务羁身，不能远方访友，于是广用金帛，派人出外，到处约请能人，到快活村教他本领。自古只闻来学，不闻往教，异人奇士，岂是区区金银所能打动。

凡来的人，差不多俱是些无能之辈。陆敏并不以此灰心，只要来的，不管有无真实本领，莫不以礼相待。他这千金市骏骨的办法行了数年，终无影响。幸而他为人饶有机智，长于经营田产，并不因食客众多，而使家道中落。

有一年闻得黄山出了一个神尼，在天都峰结茅隐居，善知过去未来，因为相隔甚近，悄悄独自一人前去拜访。起初不过想同一点休咎，也是合该仙缘凑合。他裹粮在黄山寻了数日，把天都峰都踏了个遍，并无神尼踪影。以为传闻之误，正要回去，行至鳌鱼背附近，不知怎的，一个失足，坠落悬崖下面。此时他虽不会道术，武功已甚了得，坠到悬崖中间，抓着一盘春藤，侥幸没有葬身绝壑。当他失足坠落之时，看见一道光华，由侧面峰头疾如闪电飞来，等他抓住了壁上春藤，又倏地飞了回去。陆敏攀藤上崖，惊魂乍定。想起这道光华，颇似江湖上传说的飞剑。异人咫尺，岂可当面错过，便息了回家之念，径往侧面文笔峰上下寻找。仅见峰顶危石旁边，放着一个石丹炉，一个蒲团。日前没有走到危石前面，所以不曾发现。这一来，更证实了所见不差。连在峰顶候了数日，把干粮俱都吃尽，终不见剑仙踪迹。心知这般呆等，决无效果，故意装作粮尽回去，口里自言自语，埋怨剑仙拒人太甚，此番决计回去，心中却逐处留神。时当三四月间，遍山俱是果树，一路采了些充饥，连头也不回，径往峰下走去。其实他沿路采果耽搁，并未走出多远。那峰笔立千丈，途径极为难走。由上到下，须要攀藤扶树，绕峰旋行。渐渐转行到危石下面，上下相隔，不过两丈来高，倏地施展轻身功夫，一个鹞子翻身，出其不意，直跃上去。果然看见一个中年女道姑，面对丹炉，端坐蒲团上面。才一照面，便放起一团光华，连身带丹炉一齐罩住。近身数尺以外，

眩晕生花，冷气疹人毛发。陆敏不敢再进，只得向前跪下，低声默祝。道姑始终不走，光华也未撤去。一会丹炉里面放出火花，颜色由红转黄，由黄转白，变幻不定。

陆敏跪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日正午，直跪得形骸皆散，痛楚非常，将要委顿不支。

忽见丹炉内一道青焰冲起，炉顶焰头上结着一朵五色莲花。同时光华收处，道姑现身，伸手在丹炉内取出一捧丹药，清香袭人。炉中火焰莲花，也都不见。那道姑缓缓起立，对陆敏道：“居士请起说话。”陆敏见已肯和他说话，知道有望，精神一振，痛楚全忘。

哪里敢立起身来，越发虔敬，跪请收录。道姑道：“居士义侠，本是我辈中人，无奈贫道门下不便收容。且请起来，当为设法如何？”陆敏不敢再为违拗，好容易勉强起立，腰腿都酸疼得要断。道姑道：“居士生长膏粱富厚之家，却有这般诚心，委实难得。这里有丹药一粒，服了下去，可解痛苦。以居士根骨而论，原是上品，只可惜纯阳之质已丧，纵有奇缘，难参正果罢了！你且回去，一月之内如有异人来访，倘蒙收录，纵不能置身仙佛，将来亦可解脱尘孽，千万不要错过。”

陆敏躬身接过丹药服下，不消一会，果然神清气爽。重又跪谢，苦苦哀求，并问法号。道姑道：“贫道餐霞，日前采来灵药，欲在此峰炼丹，见有一人失足坠崖，前去援救。不料你竟会武功，坠至中途，攀藤而上。因此现了形迹，被你跟踪寻来。我因与你无缘，本不想见你。一则见你意念虔诚；二则预定时机，不便错过。明知你必去而复转，只是正当发火时候，不能与你分说，倒累你跪在风露之中，受了许多苦楚。将访你的那位金仙，是贫道的前辈，已经快成正果，胜似贫道百倍，与你别有一种因果。急速回去，准备静室迎候吧。”陆敏情知仙人不会诳他，再求也是无益，便道谢拜辞而去。到了家中，将所有江湖上宾朋，俱都设辞多送金银遣开。另辟了一间净室，每日在村前恭候。

过了半月光景，果然来了一位长身玉立，仙风道骨的道人，陆敏看出有异，慌忙下拜。那道人也不客气，径由陆敏迎接到了净室之中。屏退从人，跪问姓名，才知道人便是名驰八表的极乐真人李静虚，因为成道在即，要五方五行的精气凝炼婴儿。这次根寻东方太乙精气，循搜地脉，看出九华快活村陆敏后园石岩底下，是发源结穴所在。因为时机还差月余，便道往黄山闲游，遇见餐霞大师上前拜见，谈起陆敏如何向道真诚。极乐真人道：“我因门户谨严，虽有几个门徒，魔劫尚多，未必能承继我的衣钵。陆某质地虽佳，已非纯阳之体。不过既借他家采炼太乙精气，总算与我有缘。且俟到日后，我亲去查看他的心地如何，再行定夺吧。”餐霞大师原是极乐真人的后辈，见真人并未峻拒，知道有望，不敢再多说。因怜陆敏虔诚，略示了一点玄机。由此陆敏便从极乐真人学了一身道法和一种出奇的剑术，只是正式列入门墙，未蒙允许，只算做一个循墙未入室的弟子罢了。陆敏自得仙传，当时看破世缘，便想弃家学道。反是极乐真人说：“世上无不孝的神仙，你家嗣续尚虚，又早坏了纯阳之体，非超劫转世，不能似我平地飞升。

即使要出家静修，完成散仙功业，也须等有了嗣续以后。”

陆敏不敢违拗，且幸往黄山时，妻子便有了身孕，等到临盆，竟然双生一男一女，不由心中大喜。这时极乐真人已经将法炼成别去，陆敏便将抚育儿女之事交托妻子，独自在静室之中勤苦用功。他那子女，男的单名叫达，

女的叫做蓉波，俱都生得玉雪可爱，聪敏非凡。蓉波尤其生有夙根，自幼茹素，连奶子都不吃荤的。等到长到十来岁光景，每当早晚向陆敏室中问安之时，必定隔户跪求学道。陆敏此时已是大有精进，家中虽然一样有求必应，广行善举，自己本人，却是推说远游在外，杜门却扫，连妻子儿女都不常见面。后来看出蓉波小小年纪，不但根器极好，向道尤其真诚。心想：“神仙也收弟子，何况亲生。”渐渐准她入室，教些入门功夫。蓉波竟非常颖悟，一学便会。陆敏自是心喜。又过了几年，见儿子已经成人，嗣续无忧，家声不致废堕，索性带了蓉波，出门积修外功，交结剑仙异人。隔个五七年，有时也回家看望一次。因爱莽苍山免儿崖玄霜洞幽静，便以那里为久居之所。陆敏常以自己坏了纯阳之体，遇着旷世仙缘，仍不能参上乘正果，引为终身恨事。所以对于蓉波非常注意，几次访着极乐真人，代她求问将来，俱没有圆满答复。气得蓉波赌神罚誓：如坠情孽，甘遭天遣。最末一次见面，极乐真人对蓉波道：“你志大力薄，孽重缘浅，甚是可怜。我给你一道灵符，作为保身之用吧。”蓉波跪谢领受之后，极乐真人便不再见。陆敏不再回家去，父女二人隐居玄霜洞，一意修持。有时出门积修点功行，原无甚事。

偏偏这一年，南海聚萍岛白石洞凌虚子崔海客，带了虞重、杨鲤两个门人闲游名山，行至莽苍山，与陆敏父女相遇。凌虚子原是散仙一流，陆敏昔日带了蓉波往东南海采药，曾经见过两面。多年不见，异地重逢，又有地主之谊，便留他师徒盘桓些日。凌虚子本爱莽苍山风景，又经陆敏殷勤留住，便在玄霜洞住了下来。凌虚子喜爱围棋，益发投了陆敏的嗜好，每日总要对弈一局。虞重生性孤僻，沉默寡言，虽在客居，每日仍是照旧用功，一丝不苟。杨鲤却是凌虚子新收弟子，年才十六七岁，生得温文秀雅，未言先笑，容易与人亲近。又是入门未久，一身的孩子气，与蓉波谈得来。仙家原无所谓避忌防闲，杨鲤贪玩，蓉波久居莽苍，童心未退，自以识途老马自命，时常带了杨鲤各处游玩。

这日两人又在洞前闲眺，见下面云雾甚密。杨鲤道：“此崖三面都有景致，惟独这一面笔立千寻，太过孤峭了。”随便谈说，两人并未在意。后来又一同去南山一带闲游，看见一条大溪中，兀立着两块大石，温润如玉。蓉波猛想起适才之言，便对杨鲤道：“你不是嫌我们洞前崖壁大过孤峭么，我将这石运回去，给它装上，添些人迹难到的奇景如何？”杨鲤年轻喜事，自然十分赞同。彼时崖壁下面，还有瀑布深潭。二人商量好了形势，便由蓉波用法术将大石移去一块，就在瀑布泉眼下面，叱开崖壁插入。又移植了一株形如华盖的古松。那石突出危崖半腰，下面是绝壁深潭，头上瀑布又如银帘倒卷，白练千寻，恰好将那块石头遮住，既可作观瀑之用，又可供行钓之需，甚是有趣。二人布置好后，坐谈了一会，回洞各向师父说了，也都付之一笑。

第二日蓉波做完早课，不见杨鲤，还想给那块石头添些花草做点缀。到了石上一看，杨鲤正如醉如痴地靠壁昏睡，身旁散堆着许多奇花异卉，俱是山中常见之物。以为杨鲤也和自己是一样心思，并没想到修道之人，怎能无端昏睡，正要上前将他唤醒，忽然看见那些花草当中，有一种从未见过的奇花，形状和昙花一般无二，只大得出奇。花盘有尺许周围，只有一株，根上带着泥土，独枝两歧，叶如莲瓣，歧尖各生一花，花红叶碧，娇艳绝伦。更有一桩奇处：两花原是相背而生，竟会自行转面相对，分合无定。蓉波本来爱花成癖，见了奇怪，不由伸手抬起端详，放在鼻尖一闻，竟是奇香透脑，中人欲醉。

方要放下，转身去唤杨鲤，忽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耳鸣心跳，一股热气从脚底下直透上来，周身绵软无力，似要跌倒。知道中了花毒，随手将花一扔，方要腾身飞起，已经不及，两腿一软，仰跌在石头上面，昏沉睡去。

直到日落西山，杨鲤先自醒转。他原是乘早无事，采了些异样花草，想种植在近石壁上。采时匆忙，并未细辨香色，只要见是出奇的便连根拔来。及至到了石上，种没两株，越看那朵大花越觉出奇，拿近鼻间一闻，当时异香扑鼻，晕倒于地。蓉波后来又步了他的后尘。那花名叫合欢莲，秉天地间淫气而生，闻了便是昏沉如醉，要六个时辰才能回醒。轻易不常见，异派邪教中人奉为至宝，可遇而不可求。不想被杨鲤无心中遇见采来，铸成大错，几乎害了蓉波功行性命。蓉波如不随手将花掷落潭底，也不至于险些惹出杀身之祸。虽然因祸得福，到底受了多少冤苦，这些留为后叙。

且说杨鲤一见蓉波跌卧在地，如果稍避嫌疑，回洞去请凌虚子与陆敏来解救，原无后来是非。总是二人相处太熟，只知是中了花毒，想将蓉波唤醒。喊了有十几声，约有半盏茶时，蓉波才得醒转。再找那花，已经不知去向。还等种植余花时，忽听陆敏在上面厉声呼唤。二人飞身上去一看，才知南海来人，说岛中有事，请凌虚子师徒急速回去。

相处日久，彼此自不免有些惜别。蓉波见陆敏送客时节面带怒容，当时既未在意，也忘了提说中了花毒之事。从这日走，蓉波兀自觉得身上不大自在，渐渐精神也有些恍惚，心神不定，做起功课来非常勉强。又见陆敏每日总是一脸怒容，愁眉深锁，对自己的言动面貌，非常注意，好生不解。几次想问，还没出口。这日又到了那块石上闲眺，想起前事，暗忖：“我虽中了花毒，昏迷了几个时辰，但是既能醒转，当然毒解，怎么人和有病一般，身体上也有好些异样，每日总是懒懒的，无精打采？”想了一阵，想不出原因，便随意卧倒在石上，打算听一会瀑声，回去请问她的父亲。

身才躺下，便听崖上一声断喝：“无耻贱婢，气杀我也！”一言未了，一道银光，如飞而至。蓉波听出是父亲陆敏的声音，心想：“父亲近年来很少呵责自己，今日为何这般大怒，竟下毒手？”这时蓉波处境危机一发，已不容多加思索，忙将自己平时炼的飞剑放起抵御。一面高声问道：“女儿侍父修道，纵有过失，也不应不教而诛，为何竟要将女儿置诸死地？”言还未了，只见对面银光照耀中，陆敏厉声骂道：“无耻贱婢，还敢强辩！昔日恩师极乐真人常说你孽重缘浅，成不得正果。我几番要将你这贱婢嫁人，你赌神罚咒，执意不从。你虽修道多年，自是将近百岁的人，竟会爱上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孺子，还在我眼皮底下，公然做出这样丑事。我如留你，一世英名，被你丧尽。”说罢，将手一指，千万点银花，如疾风骤雨而至。

原来那日陆敏正和凌虚子对奕，忽然凌虚子一个门人从南海赶来，说岛中出了变故，须要急速回去。陆敏一见蓉波、杨鲤俱不在侧，又见他师徒正在愁烦商议，恍如大祸之将至，知道他二人定在新移大石上观云听瀑，便亲自出洞呼唤，起先并未有什么疑心。

及行至岩前，忽听下面杨鲤连唤师姊醒来，声甚亲密，不禁心中一动。想起昔日极乐真人之言，女儿素常庄重，只恐孽缘一到，堕入情魔，不但她多年苦功可惜，连自己一世英名，俱都付于流水。又想起二人连日亲切情形，越觉可疑。连忙探头往下面一看，正赶上蓉波仰卧地上醒转，杨鲤蹲在身旁不远，不由又添了一些疑心。厉声将二人唤了上来，首先端详杨鲤，英华外舒，元精内敛，仍是纯阳之体。心虽放了一半，怀疑蓉波的心理，却未完全

消除。暗幸发觉还早，凌虚子师徒就要回去，省却许多心事。送客走后，再看蓉波，虽不似丧失精神元气，总觉她神情举止，一日比一日异样。未后几日，竟看出蓉波不但恍惚不宁，腰围也渐渐粗大，仿佛珠胎暗结，已失真阴。猛想起自己和凌虚子一言投契，便成莫逆，以前相见时短，连日只顾围棋，竟不曾细谈他修行经过。散仙多重采补，莫非他师徒竟是那一流人物？杨鲤这个小畜生，用邪法将女儿元精采去，所以当时看不出他脸上有何异状？越想越对，越想越恨越气。已准备严询蓉波，问出真情，将她处死，再寻凌虚子师徒算帐。一眼瞥见蓉波又闷闷地往石上飞去，便咬牙切齿，跟在后面。由崖上往下一看，蓉波神态似乎反常，时坐时立，有时又自言自语。后来竟懒洋洋地将腰一伸，仰卧在石头上。更想起那日所见情景，一般无二，以为是思恋旧好，春情勃发。不由怒火中烧，再也按捺不住，想迅雷不及掩耳，飞剑将她刺死。

蓉波天资颖异，随父名山学道多年，已尽得乃父所传。只所用飞剑出于自炼，不比陆敏的大自分光剑，是极乐真人炼成之后相赠，所以差了一着。偏偏陆敏又是在万分火气头上，一任蓉波悲愤填膺，哀号申诉，一味置之不理，口中怒骂不绝，只管运用剑光，绝情绝义地下毒手。蓉波眼看自己飞剑光芒渐减，危石上下左右俱被银花包围，危机顷刻，连抽身逃遁都不能够。蓉波此时并非惜命，只想辨明不白之冤。一面竭尽精力抗拒，一面不住在剑光中哀号道：“爹爹，你纵不信女儿，你只暂为停手，略宽一时之命，女儿绝不逃死，只求说几句话。难道父女一场，这点情分都没有么？”陆敏只是不听，又骂道：“一切都是我眼中亲见，你还有何话说？想要乘机逃走，做梦一样。我如不清理门户，也对不起恩师极乐真人。”

第二次又提起极乐真人，猛将蓉波提醒，暗想：“昔日师祖曾说我孽重缘浅，赐我灵符一道，以备临危活命，何不取出一试？”想到这里，忙伸手从胸前贴肉处，将灵符取出时，自己那道剑光已是光芒消逝，快要坠落。飞剑一失，便要身首异处，知道危急万分，反正是死，生机只靠在这道灵符上面。惊慌悲愤中，将银牙一咬，也不再顾那口飞剑，运用一口先天真气，朝那道灵符喷去。神一转注，耳听咔嚓之声，蓉波一看飞剑，已经被陆敏剑光绞成粉碎，银光电闪星驰，飞近身来。人到临死，自是忙乱求生。蓉波“哎呀”一声，忙不择地往后便退。倏地一道金光，上彻云衢，从身后直照过来，金光到处，崖壁顿开。蓉波慌忙逃了进去，身才入内，崖壁便合。猛见眼前银光一亮，还疑是父亲剑光追来，悲苦冤愤，拼死逃窜，业已精力交敝，吓得魂不附体，晕死过去。

醒来见穴中漆黑，面前似有银光闪动，定睛一看，竟是自己父亲素常用的那口飞剑。

试一运用，竟和往日自己向父亲讨来练习时一般地圆转随心。惊魂乍定，细想前事，知是灵符作用，只猜不透为何要将自己关禁穴内？几番想运用飞剑破壁而出，竟不能够。

正在惊疑，忽听壁外隐隐有陆敏的声音说道：“蓉儿醒来没有？适才为父错疑你了。幸而师祖灵符妙用，仙柬说明原因，才知我儿这段宿孽，非在穴中照本门传授，静中参悟三十六年，不能躲过魔孽，完成正果。你此时已有身孕，并非人为，乃是前孽注定，阴错阳差，误嗅毒花合欢莲，受了灵石精气，感应而生。此子将来成就，高出我父女之上，生育以后，务须好好教养。日期不到，因有你师祖灵符封锁，不能破壁出来。你师祖赐我那口仙剑，

已因追你时为你师祖灵符收去，现在便转赐给你。日后道成，可再赐给你子。我现奉你师祖之命，怜我修道多年，有功无过，命我到北海去受寒冰尸解，转动以后，才能与你相见。玄霜洞尚留有我父女炼的丹药、法宝，将来可一并传授尔子便了。”蓉波闻言，不由放声大哭。陆敏在外，不住劝慰，说是此乃因祸得福，暂时父女分别，无庸悲伤。蓉波自然禁不住伤心，陆敏又何尝不是难受。父女二人似这样隔着一层岩壁，咫尺天涯，对面不能相见，各自哭诉了个肝肠痛断。终因师命难违，不便久延，陆敏才行忍痛别去。

蓉波由此便在穴中苦修，直到第二十一年上，功行精进，约知未来。算计日期，知道元胎已成，快要出世，才用飞剑开胁，生下婴儿。因秉灵石精气而生，便取名叫作石生。母子二人在穴中修炼，又过了十五个寒暑。石生生具异禀，自然是无论什么，一教就会。只是没有衣穿，常年赤身露体。蓉波将自己外衣用飞剑为针，抽丝当线，改了一身小孩衣帽服饰。又将身上所戴昔日离家时母亲赐给的替环，用法术炼成了金圈。只暂时不许石生穿戴，另行用法术封锁藏好。临要坐化时节，对石生先说明了以前经过。然后说道：“我面壁三十六年，仗着师祖极乐真人真传，静中参悟，已得上乘正果。如今元神炼成真形，少时便要飞升。我去以后，岩壁便开，你仗着我传的本领，已能出入青旻，邀翔云外。只是修道之人，岂能赤身露体出去见人。我不是不给你衣穿，惟恐我去以后，你随意出游，遇见邪魔外道，见你资质过人，引诱走入旁门。所以暂时不给你衣穿，也不准出山偷盗，坏本门家法。你须记住，此后你便是无母之儿，一切须要好好为人，莫受外魔引诱，但看洞外石上瀑布干时，便是你出头之日。接引你的人，乃是峨眉派掌教真人转劫之子，名叫金蝉，也是一个幼童模样。不见此人，任何人都不许你上前相见。你二人相遇之后，他自会接引你归入峨眉门下，完成正果。”石生听说慈母就要飞升，远别在即，好不伤心难过。

到了这日午夜将近，蓉波重新嘱咐了石生一遍，将飞剑转赐，说明了玄霜洞藏宝所在。然后两手一擦，朝岩壁一照，一阵隐隐雷声过处，岩壁忽然开辟，领了石生，走出穴外大石上面。又移植了许多藤蔓，将穴口遮没，指点石生地势景物。石生初见天地之大，星月景物之美，虽然心中高兴，也免不了失母的悲痛，悲悲切切，随着回转穴内。

蓉波硬着心肠，又嘱咐了几句，将后壁一指，飞身上去，立刻身与石合，微现人影。石生一把未拉住，眼看一朵彩云从壁上人影里飞起，上面端坐着一个女婴，与自己母亲身容一般无二，冉冉出穴，飞入云中不见。一阵伤心，独自在穴内望着石像，哭了个力竭声嘶，才行止住。他虽是有一身惊人本领，一则初见天日，二则饱闻乃母警告，所以非常谨慎。先时每日并不外出，望着石影，面壁用功，与乃母在时一般。后来静极思动，渐渐也知拾一些松毛树叶，铺在洞内。每日只盼瀑布流干，好和接引之人相见。这日正在石上闲眺，忽见崖上似有光华闪动。潜身上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女子和三个奇形怪状之人动手。那女子所用紫光非常厉害，手下还养着一只金眼大黑雕，顷刻之间，便将三个怪人杀死。后来竟在玄霜洞住下。石生见不是意中所期之人，甚是闷闷。因听母亲常说各派剑仙家数，猜是峨眉派门下。想向她打听，自己赤身露体，怎能和幼女相见？连日有过两次地震，潭已枯干见底，接引的人还未见来。屡次往北山一带夜游，总发觉有人驾着一道玄色光华，跟踪追赶。几次想和那人见面问讯，想起母亲临去叮嘱，不到出世时节，不准和生人相见，只得避去。独处空山，好不寂寞焦急。生恐将机缘错过，

当夜又出去夜游。回来时，云雾甚密，形迹稍微显露了些，差点被崖上的女子发现。

过了三日，忍不住飞上崖去窥探那女子有无同伴。行至洞前，那只金眼大黑雕竟展开一双阔翼飞扑出来。心想：“一个大飞禽还有什么，姑且将飞剑放出试试。”竟不能伤那黑雕分毫。又想：“一只黑雕已经如此，那女子必更厉害，无怪母亲说外面能人甚多。”恐将洞中女子惊觉，连忙遁了回去。且喜那雕见他一退，并未跟踪追赶。

又等了多日，忽见又是接连一日两次地动山摇，崖上瀑布点滴无存。正盼得两眼将穿，忽有三道光华飞落崖上。内中有一道颇似那日女子所用，疑有接引之人在内。刚要上前探看，那三道光华倏又飞起，也未看清来人模样。到了晚间，自己出外洗完澡回来，竟为崖上之人发觉，跟踪下来寻找。他在石上往下一看，原来是个小和尚，并非预期之人。且喜云雾甚密，没有被他发现。

第一二回

两仙童风穴盗冰蚕

四剑侠蛮山惊丑怪

那小和尚在下面找到天明，又喊来两人，内中一个幼童，竟与母亲所说一般无二，不禁喜出望外。原想下去相见，后来一想到自己赤身露体，未免太不雅相；如不下去，又恐错过机会。正在委决不下，忽被金蝉发现那块大石，上来寻找，竟看出行迹，上前擒捉。两下一对面，越发不好意思，慌不迭地驾起剑光逃走。当时并未逃远，他又长于隐形潜迹，众人追他时节，他正潜伏在那块石头底下，乘人不觉，用隐形法回转穴内，望着金蝉等三人商议分路防守，暗暗好笑。几次想和金蝉说话，都是羞于出口。虽知以前母亲给他做过一身衣服，苦于当时未及问明，不知藏在什么地方，遍寻无着，兀自在穴中着急。

直到次日天明，金蝉要去洗澡，那小和尚也唤了那个同伴走开，听二人语气，仿佛对他不甚注意，不久就要离开此山，这才情急起来。暗想：“再不露面，定会失之交臂。”

他去洗澡，也是赤身露体，何不趁此时机，赶去相见？说明以后，再请他弄件衣服穿穿。”想到这里，探头往上下看了看，且喜无人在侧，便驾剑光跟踪而去。因为金蝉先走了好一会，只知照着他飞行的方向追赶，却没料到金蝉半路途中下去警戒猩、熊，取那妖童所遗衣服，无心中听见泉声，换了路径。石生飞了好远，连见下面几个常去的溪涧，并无金蝉踪迹。失望之中，也恐是走错了方向，姑且再往回路找寻，仍未遇见。正行之间，猛见在下方许多猩、熊围着一人在那里咆哮。飞行前去，低头一看，原来是几件衣服，摊在一个石笋上面，远望跟人一样。当时以为是无主之物，衣服主人已享兽吻，自己正无衣穿，乐得拿走。刚刚飞身下去，那数十只猩、熊一见有人抢衣，纷纷怪吼，猛扑上来。论石生本领，这些猩、熊岂值得他一击。一则出世不久，一切言谈行动，无不幼稚，二则不愿杀生害命，急匆匆地抱

起便飞。

刚刚升到空中，偶一偏头，看见石后溪涧之中，有人泅泳方欢，定睛一看，正是自己想见之人。再往手上一看，那衣服原本共是两身，急忙之中，随手拿了两件。原想回穴穿好，再从隐处探他三人对自己有无嗔怪之意，然后出面相见。剑光迅速，顷刻回转穴内。穿好一看，因为金蝉一身短装，石生又是初次穿衣，觉得非常满意。正要出穴去见人家，猛想起母亲在日，曾再三嘱咐，说自己家法最严，不准偷盗他人之物，何况偷的又是接引自己之人，不告而取，怎好和人相见？不禁又为难起来。想要送还，又舍不得。正不知如何是好，忽听石上有人说话的声音。侧耳一听，正是金蝉和笑和尚在说失衣之事，并说如不将衣送回，决不甘休。才知上穴还有人在彼守候。金蝉只有一身衣服，恰巧自己取了来，暗幸自己回穴时节，径往下层穴内，没有到上穴里去，未曾被那小和尚堵上。因听金蝉嗔怪，益发添了悔恨，便乘二人不觉，决计将衣服送还，再图相见之地。及至绕到玄霜洞，刚将一件衣服脱下，金蝉、笑和尚已经回转，恐怕撞见，连忙飞回穴内。一会又听金蝉、笑和尚二次到了石上，商量赠衣之事，又感又愧。等二人去后，才从下穴回到上穴，探头往外一看，大石上面果然无人守候。这才断定，所来三人并无恶意，只不过想和自己交个朋友。不由喜出望外，忙跑出去将所赠衣服拿起就穿。道袍原本宽大，又断去半截，虽然长短还可将就，只是袖子要长出多半，肥胖臃肿，远不如金蝉所穿衣服合身好看，越看越不顺眼。来人走得快，更不容再为延迟。又想起母亲教养恩深，如今天上人间，不知神游何所，自己就要出世，连衣服都没给留一件。想到伤心之处，一时忿极，发了童心，赌气将衣服一脱，奔回穴去，两手抚着壁上遗容，哀哀恸哭起来。

哭没多时，恰好金蝉见衣追来，一眼看见昨日所见的孩子赤着上身，在穴中面壁而哭。恐怕又将他惊跑，先堵住穴口，暗作准备，身子却不近前，远远低言道：“何事如此悲苦？可容在下交谈吗？”说罢，见那小孩仍是泣声不止，便缓缓移步近前，渐渐拉他小手，用言慰问。石生原已决定和来人相见，请求携带同行，只为盗衣之事，有点不好意思。又因慈容行将远隔，中怀悲苦。一见金蝉温语安慰，想起前情，反倒借着哭泣遮羞，一任金蝉拉着双手，也不说话，只管悲泣。金蝉正在劝解之间，忽听四壁隐隐雷鸣，穴口石壁不住摇晃。石生一下地便被关闭穴内多年，知道石壁有极乐真人灵符，以前业已开阖几次，恐又被封锁在穴，不见天日，连忙止了悲泣，道声：“不好！”拉着金蝉，便飞身逃出。忽见一道光华一闪，后面石壁平空缓缓倒了下来。

二人刚刚飞到穴外石上，将身坐定，那石壁已经倒下丈许方圆大小，落在地面，成了一座小小石台，上面端端正正，坐着一个道姑。石生定睛一看，慌不迭地跑了进去，抱着那道姑放声大哭。金蝉也跟了进去，看那道姑，虽然面容如生，业已坐化多时。听那小孩不住口喊亲娘，连哭带数，知是他的母亲，便随着拜叩了一番。立起身来，正要过去劝慰，猛见道姑身旁一物黄澄澄地发光，还堆着一些锦绣。拿起一看，原来是一个金项圈和一身华美的小衣服，猜是道姑留给小孩之物。忙道：“小道友且止悲泣，你看伯母给你留的好东西。”说时先将那件罗衫一抖，打算先给小孩穿上，忽见罗衫袖口内，飘坠下一封柬帖。石生已经看见，哭着过来，先接过柬帖。还未及观看，金蝉已一眼看清上面的字迹。同时穴口石壁上下左右，俱一齐凑拢，隆隆作响。知道不妙，慌忙一把将石生抱起，喊一声：“石壁将合，还不快走！”

二次出穴，才行站定，又是一道光华闪处，石壁倏地合拢，除穴口丈许方圆石壁没有苔藓外，余者俱和天然生就一般，渺无痕迹。石生见慈母遗体业已封锁穴内，从此人天路隔，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自然又免不了一番悲恸。金蝉温言劝慰了好一会，才行止泪。

再细看手中柬帖时，外面只写着“见衣辞母，洞壁重阖，见机速离，切勿延搁”十六个字。再打开里面一看，大意是说石生的母亲陆蓉波，在穴中面壁苦修多年，静中参悟，洞彻玄机，完成正果，脱体飞升。算准石生出世之日，特以玄功先期布置，使石生临别，得瞻谒遗体。此后由金蝉接引，归入正教，努力前修，母子仍有相见之日。所留衣饰，早已制就，因恐石生年幼，有衣之后，随便见人，离穴远游，错走歧路，所以到日，才行赐与等语。石生读完，不禁又是伤心。经金蝉再三劝慰，说伯母飞升，完成正果，应当喜欢，何况只要努力向道，还有相见之日。一面说，又给他将上下衣服穿的穿，换的换，金项圈给他戴好。这一来越显出石生粉装玉琢，和天上金童一般。金蝉交着这么一个本领高强的小友，自然高兴非凡。石生头一次穿这般仙人制就的合体美衣，又加金蝉不住口地夸赞，也不禁破涕为笑。他自出娘胎，除了母亲怜爱外，并未遇见一个生人。自从乃母坐化飞升，每日守着遗容，空山寂寂，形影相吊，好不苦闷。一旦遇见与自己年貌相若，性情投契的朋友，既是接引自己的人，又那般地情意腕挚，哪得不一见便成知己，口中只把哥哥喊不住口，两人真是亲热非常。略谈了一些前事，金蝉起初只想和他交友，不料竟能随他同去，喜得无可形容。为要使笑和尚、庄易听了喜欢，忙着将他脱下的衣服换好，急匆匆拉了他便往玄霜洞走去。

众人见面之后，自是兴高采烈，觉着此行不虚。谈了一阵，石生便去玄霜洞后昔日英琼寄居养病的石室里面，用法术叱开石壁，取出陆敏遗藏的几件法宝。然后又约了金蝉等三人，重到那大石上下观察，见下穴也同时封闭，仙山瘿骨，灵符封锁，不愁有异派妖邪来此侵犯，才行复回玄霜洞坐谈。金蝉笑问石生，昨日为何隐形回穴，让自己在穴外白等一夜？才知那穴先时只有上层，因为陆蓉波坐化以后，石生时常独自游行，屡次发现有人跟踪，恐怕早晚无意中被人寻到地方，匆忙中不及隐形藏躲。他原会叱石开山之法，偏那石穴有极乐真人灵符作用，仅有一处石脉没有封闭，被他用法术打通，里面竟有极曲折的长石孔，通到大石下面两丈远近。有一石穴，穴口虽只二尺多宽，只能供人蛇行出入，穴内却甚宽广，比上穴还大得多。穴外藤蔓封蔽，苔痕长合，非知底细，拨藤而入，决难发现。而且上下两层，须自己叱石开山，才可通行，所以外人不能发现，笑和尚道：“那日我见蝉弟追你，银光往下飞落，一闪不见，后来又发觉你仍在穴内，便知下面必有路可通，我曾经四处细找，全穴并无缝隙。却不知石弟还会玄门禁制大法，叱石开山。却累蝉弟白白守了你一夜，岂不有趣。”石生忙向金蝉谢过。金蝉又笑问石生：“既是等着了相见之人，何以来了又不肯相见？”石生红着脸，又将赤身怕羞，及见众人势欲擒捉，其势汹汹，拿不准来人用意好坏说了。众人见他天真烂漫，一片童心，俱都爱如手足。金蝉嫌他怕和生人见面，又将如今异派纷起，劫运在即，遇见妖恶，须要消灭，为世人除害，才是剑仙本色，详为解说了一遍。石生道：“哥哥你看错了。我怕见人是因守着母训，不到时候之故。不然诸位未来时，我常往灵玉崖窥探，看见妖雾弥漫，早就下手了。”

金蝉闻言，自是越发高兴。再看陆敏给他所留的宝贝，共是三件，倒

有两件是防身隐迹之物。一件是两界牌，如被妖法困住，只须念动极乐真人所传真言，运用本身先天真气，持牌一晃，便能上薄青旻，下临无地。一件是离垢钟，乃蛟绡织成的，形如一个丝罩，运用起来，周身有彩云笼罩，水火风雷，俱难侵害。还有一件，乃是石生母亲陆蓉波费三十六年苦功，采来五金之精炼成的子母三才降魔针，共是九根。只可惜内中有一根母针，因为尚未炼成，便因孽缘误会，封锁在穴内，运用起来，减了功效。大家观赏夸赞了一阵。石生天赋异质，又经仙人教养，从小即能辟谷。其余三人，笑和尚自不必说，金蝉、庄易，俱能服气，原用不着什么吃的。只金蝉喜欢热闹，说想出去采些山果，作一个形式上的庆会。石生也要跟去。笑和尚道：“本派同门虽多，只我和蝉弟知己，如今添了石弟，更是一刻都形影不离了。既然去采果子，何不我们大家同去，一则好玩，二则此山佳果甚多，多采一些，也省得遗漏。”说时，金蝉猛道：“前在凝碧崖见你时，你拿的那两个朱果，这东西吃了可以长生，乃本山所产。这些日来，忙着除妖，也不曾想起，何妨同去找找？”笑和尚点了点头。当下约定，四人分成两起：金蝉、石生去往山南；笑和尚、庄易却往山北。分途往采佳果，回来聚餐，就便留神寻觅朱果。

先是金蝉、石生飞往山南，四处寻找，并没什么出奇的果子，不过是些特别生得肥大的桃、杏、杨梅、樱、枣之类。路上遇见许多猩、熊，拦住两个猩猩，连叱带问，也问不出什么来。因为笑和尚是往山北去寻朱果，便和石生也往山北飞去。这次飞行较远，归途在无心中飞越一个高峰，一眼瞥见山阴那边愁云漠漠，阴风怒号，嘘嘘狂吼，远远传来。猛地心中一动，想起日前英琼曾说余英男被妖人诓去，代盗冰蚕，以致失陷风穴冰窟之内。后来她将英男救走，始终也不曾将冰蚕得到。反正无事，何不前去探看一回，侥幸得手，也未可知。便和石生说了，同驾剑光，直往山阴飞去。两处相隔，甚是辽远，飞行了个把时辰，才得飞到。快要临近，便听狂飙怪啸，阴霾大作，黑风卷成的风柱，一根根挺立空中，缓缓往前移动。有时两柱渐渐移近，忽然一碰，便是天崩地裂一声大震，震散开来，化成亩许方圆的黑团，滚滚四散，令人见了，惊心动魄。二人虽驾剑光飞行，兀自觉得寒气侵骨。一两根风柱才散，下面黑烟密罩中，无数根风柱又起，澎湃激荡，谷应山摇，飞砂成云，坠石如雨。试着冲上前去，竟会将剑光激荡开来。幸都是身剑合一，不曾受伤。二人一见大惊，石生忙将离垢钟取出，将二人一齐罩上。金蝉也将天遁镜取出，彩云笼罩中，放起百十丈金光异彩，直往狂飙阴霾中冲去。这天地极戾之气凝成的罡风发源之所，竟比妖法还要厉害。二人虽然仗着这两件异宝护身，勉强冲入阴霾惨雾之中，但是并不能将它驱散，离却金光所照之外，声势轰隆，反而越发厉害。

二人年少喜功，也不去管它。正在仔细运用慧目察看风穴所在，忽见下面危崖有一怪穴，穴旁伏着一个瘦如枯骨的黑衣道人，两手抱紧一个白东西闪闪放光，似在畏风躲避的神气，金光照处，看得逼真。金蝉一见，认定是妖邪，见他见了宝镜金光并不躲闪，不问青红皂白，手一指，剑光先飞将出去。石生自然随着金蝉，也将剑光飞出。眼看剑光飞近道人身旁，倏地道人身上起了一道乌油的光华护着全身，也不逃避，也不迎敌。

及至二人飞离穴口较近，那道人忽然高声喝道：“来的峨眉小辈，且慢近前。你们无非为了冰蚕而来，这冰蚕已落在我的手中。只因取时慢了一步，正值罡风出穴，无法上去。”

此物于你们异日三次峨眉斗剑大是有用，我也不来哄骗你们。此时我尚有用它之处，如能借你二人法宝护身，助我上去，异日必将此物送到峨眉。如不相信，今日天地交泰，罡风循环不息，此时罡风初起，还可支持，少时玄冰黑霜，相继出来，再加上归穴狂飙，两下冲荡，恐你二人也难脱身了。”金蝉见那道人喊自己做后生小辈，已是不快。再一听所说的话，意存恐吓，暗想：“既能下来，岂难上去？这道人身形古怪，一身鬼气，定是邪魔外道，不要被他利用，中了道儿。”正要开言，那道人又厉声喝道：“休要观望，我并不怕你们。前时你同门李英琼来救那姓余的女子，一则仗着时日凑巧，罡风不大；二则有仙剑、神雕相助，侥幸得手。今日窟内玄霜，被我取冰蚕时用法术禁制，才未飞扬。少时地下玄阴之气发动，我的法术不能持久，出穴时比较平常尤为猛烈，你们法宝仅可暂时护身，一不小心，被归来风旋卷入地肺，后悔无及。”

言还未了，忽听穴内声如雷鸣地陷，怪声大作，早有无数风团，卷起亩许大的黑片，破穴而出，滚滚翻飞，直往天上卷去，那穴口早破裂大了数十百丈。那道人直喊：“不好！你二人还不快到我跟前来，要被归穴罡风卷入地肺了。”金蝉、石生还要迟疑，就这一转瞬之间，猛听头顶上轰隆轰隆几十声大震，宛如山崩海啸，夹着极尖锐的嘘嘘之音，刺耳欲聋，震脑欲眩，无数的黑影似小丘一般，当头压下。金蝉一看不好，连忙回转宝镜，往上照去。金光照处，亩许大小的黑团散了一个，又紧接着一个，镜上力量重有万斤，几乎连手都把握不住。同时身子在彩云笼罩中，被身侧罡风激荡得东摇西荡，上下回旋，渐渐往穴前卷去。用尽本身真气，兀自不能自主，宝镜又只能顾着前面，那黑霜玄冰非常之多，散不胜散，才知不好。正在惶急，眼看被罡风黑霜逼近穴口，穴内又似有千万斤力量往里吸收。危机顷刻之间，那道人忽然长啸一声，张口一喷，同时两手往上一张，飞出大小数十团红火，射入烈风玄霜之内，立刻二人眼前数丈以外，风散霜消。风势略缓得一缓，那道人接着又厉声喝道：“你们还不到这边来，要等死吗？”此时二人惊心骇目，神志已乱，身不由己，直往道人身旁飞去。才得喘息，道人所放出的数十百团烈火，已卷入罡风玄霜之内消逝。同时风霜势又大盛，穴口黑霜时而咕嘟嘟黑花片片，冒个不住，时而又被穴外罡风卷进。

二人持定宝镜，护着前面，不敢再存轻视之意，回问道人来历姓名，分别见礼。那道人道：“现时无暇和你们多说。我虽不是你们一家，已算是友非敌。并且你们持有矮叟的天遁镜，可以助我早些脱身，少受玄冰黑霜之苦。此时分则两害，合则彼此有益。

我立身的周围十丈以外，已用了金刚护身之法，只是地窍寒飙厉害，不能持久。又恐损害冰蚕，须要早些出去。今尚非时，须等狂飙稍息，我三人用这一只钟护身，用你天遁镜开路，再借我本身三昧真火烧化近身玄霜，避开风头，冲了上去，才能脱离危境。你二人虽有法宝，不善应用。我又无此法宝，起初只想趁今日天地交泰当儿，风平霜止，取了冰蚕就走，没料到这般难法。所以如今非彼此相助不可。”金蝉因道人是异教中人，虽然尚未尽信，无奈适才连想冲上去好几次，都被风霜压回。又见道人语态诚恳，又肯在危机之中相救，除此别无良法，只好应允。

待了有两个时辰，忽然惊雷喧腾中，数十根风柱夹着无量数的黑霜片，往穴内倒卷而入。道人道得一声：“是时候了。”首先两手一搓，放出一团红火，围绕在彩云外面，三人一同冲空便起。金蝉在前，手持天遁镜开路。那

无量数的大黑霜片，常被旋飙恶飓卷起，迎头打来，虽被镜上金光冲激消散，回耐去了一层，又有一层。金蝉两手握镜，只觉重有千斤，丝毫不敢怠慢。身旁身后的冰霜风霾，也随时反卷逆袭。尚幸其势较小，石生和那道人防备周密，挨近彩云火光，便即消逝，金蝉不致有后顾之忧，只一心一意，防着前面。由下往上，竟比前时下来要艰难得多。费了不少精神，约有顿饭时候，才由恶飓烈霜之中冲出，离了险地，一同飞往山阳，业已将近黄昏月上。二人见那道人虽然形如枯骨，面黑如漆，却是二目炯炯，寒光照人。手上所抱冰蚕，长约二尺，形状与蚕无异，通体雪白，隐隐直泛银光，摸上去并不觉得寒冷。

正要请问道人姓名来历，那道人已先自说道：“你们不认得我，我名叫百禽道人公冶黄。七十年前，在枣花崖附近的黑谷之内潜修，忽然走火入魔，身与石合为一体。所幸元神未伤，真灵未昧，苦修数十年，居然超劫还原，能用元神邀翔宇宙。所居黑谷，四外古木阴森，不见天日，地势幽僻，亘古不见人踪。积年鸟粪，受风日侵蚀，变成浮沙，深有数丈，甚是险恶。任何鸟兽踏上去，万无幸理。我的躯壳，便在那一片浮沙之上的崖腰石窟以内。那日刚刚神游归来，见一女子陷入沙内，救将起来一问，才知她名余英男，乃是阴素棠门下的弟子，因受同门虐待，欲待逃往莽苍山，去寻她的好友李英琼。见那女子生就仙风道骨，根器不凡。目前又听人说起，峨眉门下不久有三英二云，光大门户。内中有一李英琼，座下有白眉和尚仙禽神雕，新近又在莽苍山得了长眉真人遗留的紫郢剑。因为那女子不会剑术，我又正在修炼法体，脱离石劫，不能相送，便指引她一条去莽苍山的捷径。那女子走后多日，我的功行也将近圆满，忽遇多年不见的同门师侄玉清师大打从黑谷路过。招呼下来一谈，才知李英琼早已离却莽苍，归入峨眉门下。余英男因走捷径，路遇妖人，利用她去盗冰蚕，陷身冰窟之内。幸得英琼得信赶去，将她救走。因那冰蚕是个万年至宝，于自己修道甚有用处，功行圆满以后，算明时日生克，造化玄机，赶到此地。刚将冰蚕取到手内，便为霜霾困住，连使金刚护体之法，才得勉强保全。如果你二人不至，须要经受七天七夜风霾之苦，过了天地交泰来复之机，风霜稍息，方能脱难。正在勉强支持，恰遇你们二人赶到。我一向独善其身，对于各派均无恩怨，此番经过数十年石灾苦劫，益发悟彻因果，原不打算相助任何人。只因自己道成，便即飞升，那时冰蚕要它无用。因玉清师大再三相嘱，与你二人相助脱险之德，情愿用完以后，送至峨眉，以备异日之用。”说罢，将手一举，道得一声：“行再相见。”立刻周身起了一阵烟云，腾空而去。

石生道：“这位仙长连话都不容人问，就去了。”金蝉道：“他既和玉清师太相熟，虽是异派，也非敌人，所说想必是真。我们在自辛苦了一场，冰蚕没得到，真是冤枉。

出来时久，恐笑师兄他们悬念，我们回去吧。”二人所采山果，早在风霜之中失却。天已傍晚，急于回去，只得驾起剑光，空手而归。刚刚飞落玄霜洞前，笑和尚、庄易也已飞到。

原来二人照袁星所说神雕昔日得朱果之处寻找，并无踪迹。产果之地，原在灵玉崖左近，已被妖尸谷辰连用妖法倒翻地肺，成了一堆破碎石坑，更是有无。便随意采了一些佳果回洞，久候金蝉、石生不回，知此山地方甚大，岩谷幽奇，多有仙灵窟宅，恐防出事，又往山南寻找，盘空下视，哪有踪影。笑和尚因金蝉剑光带有风雷之声，石生剑光飞起来是一溜银雨，容易辨认，

便同庄易飞身上空，盘空下瞩。直到天黑，才见金蝉、石生二人剑光自山阴一面飞来。跟踪回洞一看，二人手上空无所有，一只山果也未采到。

问起原因，互说经过，笑和尚一听大惊道：“你二人真是冒昧，哪有见面不和人说话，就动手之理？听师父说，各异派中，以百禽道人公冶黄为人最是孤僻，虽是异派，从不为恶。他因精通鸟语，在落伽山听仙禽白鹦鹉鸣声，得知海底珊瑚礁玉匣之内藏有一部道书，费了不少心力，驱走毒龙，盗至黑谷修炼，走火入魔，多年苦修，不曾出世。他的本领甚是惊人，而且此人素重情感，以爱憎为好恶。若论班行，照算起来，如果玉清师太不算，要高出你我两辈。还算他现在悟彻因果，飞升在即，不和我们后生小辈计较，又有借助之处，否则以你二人如何是他的对手？事已过去，下次见人，千万谨慎些好。”大家谈了一阵，又将采来果子拿了，同出洞外，观云赏月，随意分吃，言笑晏晏，不觉东方向曙。算计还有两日，便是往百蛮山之时，又商量了一阵，才行回洞用功。

第二日照样欢聚。因为头次走快一步，出了许多错，这次决计遵照苦行头陀乘上时日下手。直到第三日早上，才一同驾剑光直往百蛮山飞去。一入南疆，便见下面崇山杂沓，冈岭起伏，毒岚恶瘴，所在皆有。石生第一次远行，看了甚是希奇有趣，不住地问东问西，指长说短。剑光迅速，没有多少时候，便到了昔日金蝉遇见辛辰子，无心中破去五淫兜的山洞上面。笑和尚因为乘上说去时须在当日深夜子正时分，见天色尚早，那里地势幽僻，去阴风洞又近，石生、庄易均是初来，不可大意。虽说诸事业已商妥，必须先寻地藏身，审慎从事。便招呼三人，一同落下。进洞一看，那几面妖幡虽然失了灵效，依然竖在那里，知道此地无人来过，更觉合用。四人重又商量一阵。笑和尚主张照乘上所说时刻，将四人分作两起：由金蝉和自己打头阵，冒险入穴；庄易、石生随后接应。金蝉说庄易、石生俱都形势生疏，妖人厉害，现时纵然说准地方，到时一有变化失措，反倒首尾不能相顾，还是一同入内的好。庄易凡事随众进退，只石生初生犊儿不怕虎，既喜热闹，又不愿和金蝉离开，便说他随乃母陆蓉波在石内潜修，学会隐身法术，又有离垢钟可避邪毒，两界牌可以通天彻地，护身脱险，更是极力主张同去。笑和尚虽强不过二人，勉强应允，心里总恐石生经历太少，出了差错，对不起人，便将以前去时情形和阴风洞形势，再三反复申说，嘱咐小心。

那藏文蛛的地方，原有三个通路：一处便是绿袍老祖打坐的广崖地穴；一处的主峰后面，百丈寒潭之上，风穴之内；还有一处是绿袍老祖的寝宫，与妖妇追魂娘子倪兰心行淫之所。那第一处广崖深穴，自从笑和尚、金蝉初上百蛮山，在穴底被困之时，已为绿袍老祖用妖法将地形变易，因防敌人卷土重来，除在穴内设下极恶毒的妖法埋伏，等人前去入阱外，文蛛业已不在原处。第二处风穴和潭中泉眼，便是禁闭辛辰子和唐石凌辱受罪之所，旁有不少妖人看守。乘上说第一处广崖深穴布置妖法最密，不可前往，往必无幸。而对于二、三两处，只说俱可通至藏文蛛的地方，并未指定何者为宜。笑和尚因为绿袍老祖厉害，业已尝过，第三处既是他的寝宫，必然防备周密，进行较难；第二处风穴泉眼，纵有他的门下余孽防守，既能居人，想必容易入内。四人既是同去，到时简直俱在一起，不要分开，径由第二处通力合作，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以免重蹈覆辙。

各人到了以后，第一步先将护身隐迹的法宝紧持备用，稍有不利，即行隐身退出。最后一次商量决定，各人聚精会神，先做完了一番功课。挨到

亥初光景，不用金蝉的霹雳剑，以防风雷之声惊动敌人，各自运用玄功，附着庄易的玄龟剑，由最上高空中，直往百蛮山主峰飞去。到了地头，隐身密云里面，由金蝉运用慧眼穿云透视。因为飞行甚高，如此高大一座主峰，在月光里看下面周围形势，竟似一个盘盂中，端端正正竖着一个大笋一般。隐隐只听四围洪涛飞瀑微细声浪。留神旷观三面，俱无动静，只有主峰后面，略有红绿光影闪动。知道置身太高，纵使将剑光放出，也不易被人看破。

彼此稍微拉手示意，便在距离主峰尚远的无人之处落下，然后试探着往峰后风穴泉眼低飞过去。那峰孤立平地，四面俱有悬崖飞瀑。四人落处，恰在主峰以外十来里的一个斜坡上面。金蝉用目谛视，果然前面没个人影，与空中所见仿佛。当下仍用前法同驾剑光，留神前飞，直飞到峰前不远，仍是静荡荡的。及至由峰侧转近峰后，才看出这峰是三面涧流的发源之所。近峰脚处，峭壁侧立千丈，下临深潭。潭侧危崖上有一深穴，宽约丈许，咕嘟嘟直冒黑气。潭中心的水，时而往上冒起一股，粗约两三抱，月光照去，如银柱一般。那水柱冒有十余丈高下，倏地往下一落，喷珠洒雪般分散开去。冒水柱处，平空陷落。四周围的水，齐往中心汇流，激成一个大急漩，旋转如飞。崖穴、潭面，不时有光影闪动，黑影幢幢。四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七个穿着一身黑衣，手执妖幡，形态奇特的妖人，正分向崖穴、潭心行使妖法。这七个妖人，周身俱有黑气笼罩，身形若隐若现，口中喃喃不绝。每值幡头光影一闪，潭心的水柱便直落下去，崖穴口的黑气也随着一阵阴风，直往穴内反卷回来。

四人隐身僻处看了一会，正想不出该当如何下手。忽听潭心起了一阵怪声，那崖穴里面也呜呜怪啸起来，两下遥为呼应，仿佛与那日笑和尚、金蝉在洞中所听辛辰子来时发出的怪声相类，听去甚为耳熟。这时潭面、崖穴两处的妖人也忙碌起来，咒语诵不绝口。倏又将身倒立，上下飞旋，手中妖幡摇处，满天绿火。接着又是一片黄光，将崖、潭两处上下数十亩方圆团团罩定。为首两个妖人，各持一面小幡，分向崖穴、潭心一指。

先是崖穴里面一阵阴风过处，一团黑气，拥着一个形如令牌、长有丈许开外的东西出来，飞到潭边止住。上面用长钉钉着一个断臂妖人，一手一足，俱都反贴倒钉在令牌之上，周身血污淋漓，下半截更是只剩少许残皮败肉附体，白骨嶙峋，惨不忍睹。笑和尚、金蝉认出那妖人正是辛辰子，虽受妖法虐毒，并未死去，睁着一双怪眼，似要冒出火来，满嘴怪牙，错得山响，怪啸不绝。接着又是一阵阴风，从潭心深穴里，同样飞起一个令牌，上面钉着唐石，身上虽没血污，也不知受过什么妖法荼毒，除一颗生相狰狞的大头外，只剩了一具粉也似的白骨架。飞近辛辰子相隔约有丈许，便即立定，指挥行法的为首妖人，低声说道：“再有一个时辰，师父醒来，又要处治你们了。我看你二人元神躯壳俱被大法禁制，日受金蚕吸血，恶蛊钻心，煞风刺体，阴泉洗骨之厄，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除了耐心忍受，还可少吃点苦，早点死去；不然，你们越得罪他，越受大罪，越不得死，岂不自讨苦吃？我们以前俱是同门，并没深仇，实在也是被逼无法，下此毒手。自从你们逃走，我们俱都受了一层禁制，行动不能随心。听说师父大法炼成以后，先去寻捉逃跑的同门，只要捉回来，便和你们一样处治，越发不敢冒险行动。我们每日虽然被迫收拾你们二人，未尝不是兔死狐悲，心里难过，但是有何办法？不但手下留情做不到，连说话都怕师父知道，吃罪不起。今日恰巧师父因为白眉针附体，每日须有几个时辰受罪，上次又差点被辛师兄将金蚕盗走，昼

夜用功苦练，虽然尚未炼化，今日竟能到时减却许多痛楚，心中高兴。雅师叔想凑他的趣，特地从山外寻来了几个孕妇胎儿，定在今晚子初饱饮生血，与淫妇倪兰心快活个够。这时他本性发动，与淫妇互易元精，必有一两个时辰昏睡。我们知他除了将寝宫用法术严密封锁外，不会外出，才敢假公济私，趁你二人相见时，好言相劝。少时他一醒来，一声招呼，我们只得照往常将你二人带去，由他凌迟处治了。”

唐石闻言，口里发出极难听的怪声，不住口埋怨辛辰子，如不在相见时拦他说话，必然和那许多逃走同门一般脱离虎口。就是见面，若听他劝，先机逃走，也不致受这种惨劫。他只管念念叨叨，那辛辰子天生凶顽，闻言竟怒发如雷，怪声高叫道：“你们这群无用的业障，胆小如鼠，济得甚事！休看他老鬼这般荼毒我，我只要有三寸气在，一灵不昧，早晚必报此仇，胜他对我十倍。你们这群脓包，几次叫你们只要代拔了这胸前七根毒针，大家合力同心，乘他入定之时，害了金蚕，盗了文蛛，我拼着躯壳不要，运用元神，附在你们身上，投奔红发老祖，他记恨老鬼杀徒之仇，必然容留，代我报仇，也省得你们朝不保夕，如坐针毡。你们偏又胆小不敢，反劝我耐心忍受，不得罪他，希冀早死，少受些罪苦，真是蠢得可怜。实对你们说，受他荼毒，算得什么！那逃走的峨眉小辈必不甘休，机缘一到，只要外人到此，我便和他们一路，请他们代我去了禁制，助他们成功，报仇雪恨。一日不将我元神消灭，我便有一日的指望。我存心激怒老鬼，使他想使我多受折磨，我才可望遇机脱难。谁似你们这一干废物，只会打蠢主意。快闭了你们的鸟嘴，惹得老子性起，少时见了老鬼，说你们要想背叛，也叫你们尝尝我所受的味道。”

这伙妖人原都是穷凶极恶，没有天良，无非因自己也都是身在魔穴，朝不保暮，时时刻刻提心吊胆，见了辛、唐二人所受惨状，未免兔死狐悲，才起了一些同情之念。谁知辛辰子暴厉恣睢，愍不畏死，反将他们一顿辱骂，说少时还要陷害他们；再一想起平时对待同门一味骄横情形，又是这一次的祸首，不禁勃然大怒。为首一人，早厉声喝骂道：“你这不识好歹的瞎鬼！好心好意劝你安静一些，你却要在师父面前陷害我们。师父原叫我们随时高兴，就收拾你。我因见你毒针穿胸，六神被禁，日受裂肤刮骨，金蚕吮血，阴风刺体之苦，不为己甚，你倒这般可恶。若不叫你尝点厉害，情理难容！”说罢，各自招呼了一声，将手中幡朝辛辰子一指，一溜黄火绿烟飞出手去。那辛辰子自知无幸，也不挣扎，一味乱错钢牙，破口大骂。火光照在那瞎了一只眼睛的狰狞怪脸上，绿阴阴的，越显凶恶难看。眼看火花飞到辛辰子头上，忽然峰侧地底，起了一阵凄厉的怪声。那些妖人闻声好似有些惊恐，各自先将妖火收回，骂道：“瞎眼叛贼，还待逞凶，看师父收拾你。”说罢，七人用七面妖幡行使妖法，放起一阵阴风，将四围妖火妖云聚拢来，簇拥着两面妖牌，直往峰侧转去。

四人见形迹未被敌人发现，甚是心喜。妖人已去，崖穴无人把守，正好趁此机会，潜入风穴，去斩文蛛。互相拉了一下，轻悄悄飞近前去一看，哪里有什么穴洞，仅只是一个岩壁凹处，妖氛犹未散尽。金蝉慧眼透视，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显然无门可入。要说苦行头陀乘上之言必然不差，只可惜来迟了一步，洞穴已被妖法封闭。庄易自告奋勇，连用法术飞剑，照辛辰子现身所在冲入，冲了几次，都被一种潜力挡回，知道妖法厉害，恐防惊动妖人，又不敢贸然用天遁镜去照，只索停手。笑和尚猛想起师父乘上既然只说

广崖地穴不可涉险，余下两处当然可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个径往妖人寝宫一探？想到这里，将手一招，径往适才妖人去路飞去。月光之下，只见前面一簇妖云，拥着那两面令牌，业已转过峰侧，绕向峰前而去。

四人知道妖人善于闻辨生人气息，虽在下风，也恐觉察，不敢追得太紧，只在相隔百十丈以外跟踪前往。两下俱都飞得迅速，顷刻之间，四人已追离峰前不远，忽见正面峰腰上，现出一个有十丈高阔的大洞。这洞前两次到此，俱未见过。远远望过去，洞内火光彩焰，变幻不定，景象甚是辉煌。前面妖云已渐渐飞入洞内，不敢怠慢，也急速飞将过去。这时地底啸声忽止。前面妖人进洞之后，洞口倏地起了一阵烟云，似要往中心合拢。笑和尚恐怕又误了时机，事已至此，不暇再计及成败利害，互相将手一拉，默运玄功，径从烟云之中冲进。兀自觉得奇腥刺鼻，头脑微微有些昏眩，身子已飞入洞内。

定睛一看，这洞竟和外面的峰差不多大小。就这一转眼间，洞口业被妖法封闭。立脚处，是一个丈许宽的石台，靠台有百十层石阶，离洞底有数十丈高下，比较峰外还深。洞本是个圆形，从上到下，洞壁上横列着三层石穴，每层相隔约有二十余丈。洞底正当中有一个钟乳石凝成的圆形穹顶，高有洞的一半，宽约十亩，形如一个平滑没有底边的大琉璃碗，俯扣在那里，四围更没有丝毫缝隙。洞壁上斜插着一排形如火把的东西，行隔整齐，火焰熊熊，照得洞通明，越到下面越亮。那琉璃穹顶当中，空悬着一团绿火，流光荧活，变闪不定。适才所见七个妖人，业已尽落洞底，在琉璃穹顶外面，簇拥着两面令牌，俯伏在地。令牌上钉着的辛辰子，仍是怪啸连声。四人俱都不约而同，蹲身石上，探首下视。

笑和尚因为立处没有隐蔽，易为妖人发现，地位太险，不暇细看洞内情景，先行觅地藏身。一眼瞥见近身之处石穴里面，黑漆漆地没有光亮。趁着干妖人伏地，没有抬首之际，打算先飞纵过去察看，能否藏身。心才转念，石生已先见到此，首先飞纵过去。

笑和尚觉得石生挣脱了手飞去，一想自己和金蝉俱都仗着庄易、石生二人行法隐形，石生前去，自然比较自己亲去还好。只恐石生阅历太浅，涉险贪功，不是寻觅藏身之处，就不好办了。正想之间，手上一动，石生业已飞回，各人将手一拉，彼此会意，悄悄往左近第二层第三个石穴飞去。金蝉先运慧眼，往穴内一看，那穴乃是人工辟成石室，深有七八丈，除了些石床石几外，别无动静。而且穴口不大，如将身伏在穴旁外视，暗处看明处，甚是真切。虽然不知此中虚实深浅，总比石台上面强些，便决计在此埋伏，谨谨慎慎，相机行事。也是合该四人成功，这一座峰洞，正是绿袍老祖和手下余孽居处炼法之所。正中间琉璃穹顶，乃是绿袍老祖的寝宫，通体用钟乳石经妖法祭炼而成。洞壁上石穴，便是他门人余孽所居，每人一个，环着他的寝宫排列。自从在玉影峰遭劫，青螺峪断体续身，逃回百蛮山后，暴虐更甚于前，门人余孽被伤害逃亡，两辈三十六人，总共才剩了十一个。因他行为大狠毒，众门人触目惊心，一个个见了，吓得战兢兢忘魂丧胆。他见众心不属，不怪自己恶辣，反觉这些门人都不可靠，越发厌恶，如非还在用人之际，又有雅各达苦劝，几乎被他全数杀戮。虽然留了这十一个，他也时刻防着他们背叛，防备非常严密。每值与妖妇行淫，或神游入定之际，必将寝宫用妖法严密封锁，连声气一齐隔绝，以防内忧，兼备外患。否则他嗅觉灵敏异常，添了四个生人，如何不被觉察？四人潜伏的石穴，恰巧穴中妖人又是

早已死去，所以才能尽得虚实。这且留为后叙。

再说四人刚将身立定藏好，便听啸声又隐隐自地下传出。探头往外一看，那琉璃穹顶当中那一团荧活绿火光倏地爆散，火花满处飞扬，映在通体透明的钟乳上面，幻成了千奇百怪的异彩，绚丽非常。一会又如流星赶月般往靠里的一面飞去。接着起了一阵彩焰，踪迹不见。绿光收去，这才看清穹顶里面，一个四方玉石床上，坐着那穷凶极恶、亘古无匹的妖孽绿袍老祖，大头细颈，乱发如茅，白牙外露，眼射绿光，半睁半闭。上半身披着一件绿袍，胸前肋骨根根外露，肚腹凹陷，满生绿毛。下半截赤着身子，倒还和人一样。右脚斜搁石上，左脚踏在一个女子股际。一条鸟爪般的长臂，长垂至地，抓在那女子胸前。另一只手拿着一个下半截人尸，懒洋洋地搭在石床上面。断体残肢，散了一地。莹白如土的白地，斑斑点点，尽是血迹。余外还有一两个将死未死的妇女，尚在地上挣扎。只他脚下踏定的一个女子，通体赤身，一丝不挂，并没有丝毫害怕神气，不时流波送媚，手脚乱动，做出许多丑态，和他挑逗。只急得穹顶外面令牌上面的辛辰子吼啸连声，啾啾恶骂。那绿袍老祖先时好似大醉初醒，神态疲倦，并不作甚理会。待有半盏茶时，倏地怪目一睁，裂开血盆大口动了一动，便听一种极难听的怪声，从地底透出。随着缩回长臂，口皮微动，将鸟爪大手往地面连指几指，立刻平地升起两幢火花，正当中陷下一个洞穴，彩焰过处，火灭穴平。那七个妖人，早拥着两面妖牌，跪在当地，四人俱没有看清是怎样进来的。估量那赤身女子，定是辛辰子当初失去的妖妇无疑。这洞虽有许多石穴，可是大小式样如一，急切间看不出哪里是通文蛛的藏处。绿袍老祖现身醒转，更是不敢妄动，只得静以观变，相机而动。

那妖妇一见辛辰子身受那般惨状，丝毫没有触动前情，稍加怜惜，反朝上面绿袍老祖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倏地从绿袍老祖脚下跳起身来，奔向辛、唐二人面前，连舞带唱。

虽因穹顶隔断声息，笑语不闻，光焰之中，只见玉腿连飞，玉臂忙摇，股腰乱摆，宛如灵蛇颤动。偶然倒立飞翔，坟玉孕珠，猩丹可睹。头上乌丝似云蓬起，眼角明眸流波欲活。妖妇原也精通妖法，倏地一个大旋转，飞起一身花片，缤纷五色，映壁增辉。再加上姿势灵奇，柔若无骨，越显色相万千，极妍尽态。虽说是天魔妖舞，又何殊仙女散花。

偏那辛辰子耳听浪歌，眼观艳舞，不但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反气得目毗欲裂，撩牙咬碎，血口乱动，身躯不住在牌上挣扎，似要攫人而噬。招得绿袍老祖张开血盆大口，大笑不已。妖妇也忒煞乖觉，竟不往令牌跟前走近。见那七个妖人俱都闭目咬唇，装作俯伏，不敢直立，知道他们心中难受，益发去寻他们的开心，不时舞近前去，胯拱股颤，手触背摇。招得这些妖人欲看不敢，不看不舍，恨得牙痒筋麻，不知如何是好。妖妇正在得意洋洋，不知怎地不小心，一个大旋转舞过了劲，舞到辛辰子面前，媚目瞬处，不禁花容失色，刚樱口大张了两张，似要想用妖法遁了开去。那辛辰子先时被妖法禁制，奈何她不得，本已咬牙裂毗，愤恨到了极处。这时一见她身临切近，自投罗网，如何肯饶，拼着多受苦痛，运用浑身气力，一颗狰狞怪头，平空从颈腔子里长蛇出洞般暴伸出来，有丈许长短，咧开大嘴潦牙，便往妖妇粉光腻腻的大腿上咬去。

座上绿袍老祖见妖妇飞近辛辰子面前，知道辛辰子也是百炼之身，得过自己真传，虽然元神禁制，身受荼毒，只不过不能动转，本身法术尚在，

不能全灭，就防他要下毒手。还未及行法禁阻，妖妇一只腿已被辛辰子咬个正着。绿袍老祖一看不好，将臂一抬，一条鸟爪般的手臂，如龙蛇夭矫般飞将出去，刚将辛辰子的细长头颈抓住，血花飞溅，妖妇一条嫩腿业已被辛辰子咬将下来。同时辛辰子连下巴带头颈，俱被绿袍老祖怪手掐住，想是负痛难耐，口一松，将妖妇的断腿吐落地面。绿袍老祖自是暴跳如雷，将手一指，一道浓烟彩雾，先将辛辰子连头罩住。嘴里动了几动，彳亍晃着大头长臂，从座上缓缓走了下来，一手先将妖妇抱起，一手持了那条断腿，血淋淋地与妖妇接上。手指一阵比划，只见一团彩烟，围着妖妇腿上盘旋不定，一会工夫，竟自连成一体。妖妇原已疼晕过去，醒转以后，就在绿袍老祖手弯中，指着辛辰子咬牙切齿，嘴皮乱动。绿袍老祖见死妇回醒还原，好似甚为欣喜，把血盆大嘴咧了两咧，仍抱妖妇慢腾腾地回转座位。

坐定以后将大口一张，一团绿火直往辛辰子头上彩烟中飞去。那绿火飞到彩烟里面，宛似百花齐放，爆散开来。彩烟顿时散开，化成七溜荧荧绿火，似六条小绿蛇一般，直往辛辰子七窍钻去，顷刻不见。妖牌上面的辛辰子，想是痛苦万分，先还死命在妖牌上挣扎，不时显露悲愤的惨笑，未后连挣扎都不见，远远望去，只见残肢腐肉，颤动不息。

这原是邪教中最恶辣的毒刑锁骨穿心小修罗法，本身用炼就的妖法，由敌人七窍中攻入，顺着穴道骨脉流行全身。那火并不烧身，只是阴柔毒恶，专一消融骨髓，酸人心肺。身受者先时只觉懒洋洋，仿佛春困神气，不但不觉难受，反觉有些舒泰。及至邪火在身上顺穴道游行了一小周天，便觉奇痒钻骨穿心，没处抓挠，比挨上几十百刀还要难受。接着又是浑身骨节都酸得要断，于是时痒时酸，或是又酸又痒，同时俱来。本身上的元精真髓，也就渐渐被邪火耗炼到由枯而竭。任你是神仙之体，只要被这妖火钻进身去，也要毁道灭身。不过身受者固是苦痛万分，行法的人用这种妖法害人，自己也免不了消耗元精。所以邪教中人把这种狠毒妖法非常珍惜，不遇深仇大恨，从不轻易使用。

实因绿袍老祖大劫将临，这次借体续身，行为毒辣，被师文恭在临死之前暗运玄功使了一些魔法，回山以后，不但性情愈加暴虐，自得倪氏妖妇，更是好色如命。他因山外摄取来的女子，一见他那副丑恶穷凶长相和生吃人兽的惨状，便都吓死过去，即或胆子大一些的还魂醒来，也经不起些须时间的躁蹭。虽然吸些生血，不过略快口腹，色欲上感觉不到兴味。只有妖妇，虽然妖术本领比他相差一天一地，可是房中之术，尽有独得乃师天谣娘子的真传，百战不疲，无不随心。残忍恶辣的心理，也和他差不许多，仅只不吃生人血罢了。因此绿袍老祖那般好恶无常，极恶穷凶的人，竟会始终贪恋，爱如性命。

其实妖妇自从当年天谣娘子被乾坤正气妙一真人用乾天烈火连元神一齐炼化后，便结识上了妖道朱洪，原想一同炼成妖法异宝，去寻峨眉派报杀师之仇。不想朱洪法未炼成，被秦寒萼撞来，身遭惨死。因自己人单势孤，敌人势盛，本不打算妄动。无奈天生奇淫之性，不堪孤寂，时常出山寻找壮男，回去寻乐。无巧不巧，这一天回山时节，遇见辛辰子，见她生得美貌，已经大动淫心。所居洞内，深藏地底，更是隐蔽，可以藏身，便强迫着从他。妖妇见辛辰子独目断臂，狰狞丑恶，比朱洪还要难看。昔时嫁给朱洪，也是一半为事所迫，无奈的结合。好容易能得自由自在，事事随心，如何又给自己安上一副枷锁，当然不愿，两人便动起手来。妖妇虽然不是弱者，却非辛

辰子敌手，打了半天，被辛辰子破去许多法宝，末后还被辛辰子擒住。先前爱她，一半也为了这所居的洞府。天生淫凶，哪有怜香惜玉之念，一经破脸动手，已成仇敌。虽然占了上风，自己法宝也损失了两件，不由发了野性，当时便想活活将妖妇抓死。幸而妖妇见势不佳，忙用天媪娘子真传——化金刚荡魂邪法，媚目流波，触指兴阳，引起辛辰子淫心，才得保全性命，结为夫妇。本是万般无奈，恨入骨髓。如果隐居地底，原也无事。偏生辛辰子报仇心切，隐忧念重，盗了化血神刀，又盗文蛛。还未及与妖妇炼成邪法前去报仇，便被绿袍老祖派唐石率领许多妖人，将他二人擒住。辛辰子幸遇红发老祖中途索刀，得逃活命。妖妇自己却吃了苦头，到了百蛮山阴风洞，一见绿袍老祖比辛辰子还要丑恶狠毒，心中自是越加难受。为了顾全性命，只好仍用妖淫取媚一时。因为绿袍老祖喜怒不测，恶毒淫凶，毫无情义，门下弟子都要生吃，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但封锁紧严，又无法逃走。便想了一条毒计，暗运机智，蛊惑离间，使他们师徒相残，离心背叛。既可剪去绿袍老祖的羽党，异日得便逃走，减些阻力；又可借此雪忿。这种办法收效自缓，每日仍得强颜为欢，不敢丝毫大意。追本穷源，把辛辰子当作罪魁祸首。因为唐石畏服绿袍老祖，被擒时，连施妖法蛊惑，都被唐石强忍镇定，没有放她，于是连唐石也算上。及至辛、唐二人被擒以后，每日身受妖刑时节，她必从旁取笑刻薄，助纣为虐。唐石自知魔劫，一切认命，只盼早死，还好一些。辛辰子凶顽狠恶，反正不能脱免，一切都豁出去，能抵抗便抵抗，不能便万般辱骂，誓死不屈。

绿袍老祖本来打算零零碎碎给他多些凌辱践踏与极恶毒的非刑，又见他将心爱的人咬断一截嫩腿，越发火上浇油。因所有妖法非刑差不多业已给他受遍，恨到极处，才将本身炼就的妖火放将出来。还恐辛辰子预为防备，行法将身躯骨肉化成朽质，减去酸痒，先将妖雾罩住他的灵窍，然后施展那锁骨穿心小修罗法，摆布了个淋漓尽致。约有半个时辰，估量妖火再烧下去，辛辰子必然精髓耗尽，再使狠毒妖法，便不会感觉痛苦，这才收了回来。嘴皮微微动了几动，旁立七个妖人分别站好方位，手上妖幡摆动，先放出一层彩绢一般的雾网，将辛、唐二人罩定，只向里一面留有一个尺许大小的洞。那唐石早已触目惊心，吓得身体在妖牌上不住地打颤。这时一见要轮到他，越发浑身一齐乱动，望着绿袍老祖同那些妖人，带着一脸乞怜告哀之容。辛辰子仍是怒毗欲裂，拼受痛苦。

绿袍老祖只狞笑了一下，对着怀中妖妇不知说了几句什么。妖妇忙即站起，故意装作带伤负痛神气，肥股摆动，一扭一扭地扭过一旁，远远指着雾网中辛、唐二人，戟指顿足，似在辱骂，那绿袍老祖早将袍袖一展，先是一道黄烟，笔也似直飞出去与雾网孔洞相连。

接着千百朵金星一般的恶蛊，由黄烟中飞入雾网，径往辛、唐二人身上扑去。虽然外面的人听不见声息，形势亦甚骇人。

半月多工夫，那些金蚕恶蛊已有茶杯大小，烟光之下，看得甚为清晰。只见这些恶虫毒蛊展动金翅，在雾毅冰绢中，将辛、唐二人上半身一齐包没，金光闪闪，仿佛成了两个半截金人。也看不清是啃是咬，约有顿饭时候。绿袍老祖嘴皮一动，地底又发出啸声，那些金蚕也都飞回，众妖人俱将妖雾收去。再往两面妖牌上面一看，辛、唐二人上半截身子已经穿肉见骨，但没有一丝血迹。两颗怪头，已被金蚕咬成骷髅一般，白骨鳞峋，惨不忍睹。绿袍老祖也似稍微快意，咧开大嘴狞笑了笑。妖妇见事已完，赶将过去，一屁股

坐在绿袍老祖身上，回眸献媚，互相说了两句。在旁七个妖人，便赶过去，将两面妖牌放倒，未及施为。辛、唐二人原都是断了一只臂膀，一手二足钉在牌上，有一半身躯还能转动。辛辰子毕竟恶毒刁顽，胜过旁的余孽，不知用什么法儿，趁众人不见，拼着损己害人，压了一个金蚕蛊在断臂的身后。那恶蛊受绿袍老祖妖法心血祭炼，辛辰子元神受了禁制，勉强压住，弄它不死。及被金蚕在身后咬他的骨头，虽然疼痛难熬，还想弄死一个是一个，略微雪仇，咬定牙关不放。这时一见妖妇又出主意，要收拾他，来翻令牌的又是适才和自己口角的为首妖人，早就想趁机离间，害他一同受苦。这时见他身临切近，不由计上心来，暗施解法，忍痛将断臂半身一抬。那恶蛊正嫌被压气闷难耐，自然慌忙松了口，飞将出去，迎头正遇那翻牌的妖人。这东西除绿袍老祖外，见人就害，如何肯舍，比箭还疾，闪动金翅，直往那妖人脸上扑去。

那妖人骤不及防，不由大吃一惊，想要行法遁避，已是不及，被金蚕飞上去一口，正咬了他的鼻梁。因是师父心血炼就的奇珍，如用法术防卫，将这恶虫伤了，其祸更大，只得负痛跑向绿袍老祖面前求救。那辛辰子见冤家吃了苦头，颇为快意。又见余下六个妖人，也因恶虫出现，纷纷奔逃，正是进谗离间机会，便不住口地乱叫，也不知制了些什么谗言。绿袍老祖先见辛辰子偷压金蚕，去害他的门下，正要金蚕收去，再亲身下来收拾辛辰子，经这一来，立时有了疑心。那受伤妖人飞身过来，未及跪下求饶，忽见绿袍老祖两只碧眼凶光四射，一张阔口朝着自己露牙狞笑，带着馋涎欲滴的神气，晃动着—双鸟爪般的长臂，荡悠悠迎面走来，便知中了辛辰子反间之计，情势不妙。还未及出口分辩，一只怪手已劈面飞来，将他整个身体抓住。那妖人在鸟爪上只略挣了一挣，一只比海碗还粗的膀臂，早被绿袍老祖脆生生咬断下来，就创口处吸了两口鲜血。袍袖—展，收了金蚕。大爪微动，连那妖人带同那只断臂，全都掷出老远。妖人趴伏地上，晕死过去。绿袍老祖这才慢悠悠走向两面妖牌面前。剩余六个妖人，见同门中又有一人被恶师荼毒，恐怕牵连，个个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仰视。

绿袍老祖若无其事地—伸大爪，先将辛辰子那面妖牌拾起，阔口—张，—道黄烟过处，眼看那面丈许长的妖牌由大而小，渐渐往—起缩小。牌虽可以随着妖法缩小，人却不能跟着如意伸缩。辛辰子手足钉在妖牌上面，虽然还在怒目乱骂，身上却是骨缝紧压，手足由分开处往回里凑缩，中半身肋骨拱起，根根交错，白骨森列。这种恶毒妖刑，任是辛辰子修炼多年，妖法高强，也难禁受。只疼得那颗已和骷髅相似的残废骨架，顺着各种创口直冒黄水，热气蒸腾，也不知出的是汗是血。这妖牌缩有二尺多光景，又重新伸长，恢复到了原状。略停了停，又往小里收缩。似这样—缩—伸好几次，辛辰子已疼得闭眼气绝，口张不开。绿袍老祖才住了手，略缓了—会，—指妖牌上面钉手足前胸的五根毒钉，似五溜绿光，飞入袖内。辛辰子也乘这一停顿的工夫，悠悠醒转。睁开那只独目怪眼—看，手足胸前毒钉已去，绿袍老祖正站在自己面前。大仇相对，分外眼红，倏地似飞—般纵起，张开大嘴，—口将绿袍老祖左手咬住。

第一二—回

双探穹顶 毒火煨文蛛

同入岩窝 飞光诛恶蛊

绿袍老祖满以为辛辰子纵然一身本领，连被自己摆布得体无完肤，元神又被玄牝珠禁制，每次下手，始终没见他有力抵抗。这次信了妖妇谗言，说不愿意见辛辰子怒目辱骂，要将他手足反钉，面向妖牌。因是自己亲自动手，事前又给辛辰子受了新的毒刑，收拾得周身骨断筋裂，晕死过去，还能有何反抗？一时疏忽，未令手下妖人持幡行法相助。没想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蜂蚕有毒，积仇太深。辛辰子眼睛一睁，未容下手去抓，已从牌上一阵飘风般飞将起来，一口将他左手寸关尺咬得紧紧，纵有满身妖法，也不及使用（若非辛辰子元神被禁，受伤太过，百伤之躯，能力大减，势必齐腕咬断。情知辛辰子拼着粉身碎骨而来，咬的又正是要紧关穴，稍差一点，定然不会松口。将他弄死，原是易事，又觉便宜了他。只得一面忍痛，忙运一口罡气，将穴道封闭，使毒气不致上袭。右爪伸处，一把卡紧辛辰子上下颞关节处，猛地怪啸一声，连辛辰子上下颞，自鼻以下全都撕裂下来，整个头颅只剩三分之一。一条长舌搭在喉间，还在不住伸缩。

这两片上下颞连着一口撩牙，还紧咬着左手寸关尺，并未松落。绿袍老祖此时怒恨到了极处，暂时也不顾别的，先伸手将辛辰子抓起，紧按在妖牌上面，袍袖一展，五根毒钉飞出手去，按穴道部位，将辛辰子背朝外，面朝里钉好。这才回转身来，见左手还挂着两片颞骨，撩牙深入骨里，用手拔下。怒目视着唐石，晃悠悠走了过去。

这时妖妇早慌不迭地跑近前来慰问，朝绿袍老祖说了几句，不住流波送媚。这几句话，居然似便宜了唐石，没受缩骨牵筋之苦。绿袍老祖听了妖妇之言，便停了手，咧开大嘴怪笑。伸出鸟爪将妖妇拦腰抱起，先在粉脸嫩股上揉了两下，慢腾腾回转座位，嘴唇动了几动。旁立六个妖人忙挥妖幡，放起妖雾，将唐石笼罩。然后上前如法炮制，将唐石钉好，收了妖法，推到绿袍老祖面前。绿袍老祖同妖妇商量了几句，分派了三个妖人将辛辰子推走，仍往风穴，留下唐石。五色烟光过去，地下啸声传出，三个妖人已放起烟云，到了琉璃穹顶外面，洞门开处，一阵阴风卷了出去。余下三个妖人也扶了适才那受伤的妖人，待要走出穹顶。绿袍老祖忽又将手一挥，大嘴动了几动。那受伤妖人连忙跪拜一番，才随三个妖人，仍如适才一般走出穹顶，受伤妖人自驾阴风出洞。这三个妖人正要折转，倏地一同扬着头，往笑和尚等四人潜伏的方向用鼻嗅了几嗅，面上都带着惊讶神气。笑和尚一见，知是闻出生人气息，不禁着慌，忙拉了金蝉、石生等一下，暗示留神。四人正在警备，且喜三个妖人只朝四人藏处看了一下，各又互相看了一眼，便即若无其事地绕向穹顶后面而去。

笑和尚等先因穹顶里面妖人的一切举动虽然都看在眼里，但除有时听见地下透出怪啸外，别的都听不见声息，知道声息被穹顶隔住，不易透过，略微放心。待了半日，只目睹了许多穷凶极恶的惨状，始终未察出文蛛踪迹。进来虽然容易，出去实无把握。除了石生初出茅庐，又有穿山透石之能，虽然有些触目惊心，还不怎样。余人连金蝉素来胆大，都在心寒。尤其笑和尚责任最重，又带了三个年幼识浅的同门好友同蹈危机，更是万分焦急。无奈这寝宫内外，四面如一，洞壁上巢穴虽多，除了穹顶后面有一处七八丈长、

四五丈宽的洞壁，从上到下，通体莹白浑成，并无洞穴。虽有一块长圆形的白玉嵌在石上隐现妖光外，别无异状。未尝不猜那里是个暗穴，一则密迹妖人，不敢妄动；二则也不知怎样破去那石上妖法封锁。在极危绝险中，只好焦急忍耐，静候时机。这时又见形迹已被这三个妖人觉察，暗忖：“门下小妖的嗅觉尚且如此灵警，万一老妖走出穹顶，岂能再隐蔽？”未免吃了一惊。只知道三个妖人既然发觉敌人，何以并不下手？莫非故作不知，另有暗算？个个提心吊胆，各把防身逃遁的法宝又准备了一下，一同用眼觑定那三个妖人的动作。

说时迟，那时快，三个妖人已到了那长圆白玉石壁下面，各自将身倒立悬转，口中念念有词。没有多时，便听石壁里面发出一种尖锐凄厉似唤人名的怪声，由远而近。四人中只笑和尚听这音声最熟，不由又惊又喜，侧身向金蝉咬了一下耳朵，说声：“来了！”三人一听，越发精神紧张，跃跃欲试。一会，怪声越来越近，三个妖人也似慌了手脚，旋转不停，倏地将身起立，往壁上一指，随即分别飞身避开，摆动妖幡，放出烟雾护住全身。转眼之间，壁上又是吱吱两声怪响，石壁先似软布一般晃了两晃，倏地射出一股黄色的烟雾。白玉长圆石壁忽然不见，现出一个圆圆的大洞，远远望见两串绿火星从烟雾之中飞舞而出。一会全身毕现，正是笑和尚在天蚕岭所遇的妖物文蛛。众人虽未见过，也都听说过形状，果然生得丑恶，令人恐怖。这妖物近日自经绿袍老祖喂了丹药，行法祭炼，虽然它数千年内丹已经失去，却依然不减出土时的威风。才一现身，见有生人在前，便吱吱叫了两声，张牙舞爪，飞扑过去，浑身毒烟妖雾笼罩，五色缤纷。再加上前爪上两串绿火，如流星一般上下飞腾，越显奇异骇人。那三个妖人原是奉了绿袍老祖之命，特意用解法去了壁洞封锁，将妖物引出，给它些人肉吃。谁知行法时节，绿袍老祖禁不起妖物引逗，行淫起来。正在得趣之间，哪管别人死活。反见他们逃避狼狈，情形有趣。妖物更是笑得花摇柳颤，周身摆动不已。那座穹顶，内外相隔，有极厉害妖法封锁，胜似铁壁铜墙，天罗地网。那三个妖人既知妖物厉害，又不敢动手伤它，除了用妖幡护身，借遁光飞逃外，只盼绿袍老祖早些完毕，开放门户。否则稍有疏虞，便受伤害。

一个个俱都恨得敢怒而不敢行于颜色，一味拼命飞逃。妖物如何肯舍，也是一味紧紧追赶不已。幸而那座穹顶孤峙中央，四外俱是极宽的空间，三个妖人又非弱者，一时不易追上。当下三个妖人在前，妖物文蛛在后，紧围着这座琉璃穹顶绕转追逐开来。只见烟云翻滚，火星上下飞腾，映在那透明的穹顶上面相映生辉，幻成异彩，真是美观异景，莫与伦比。

笑和尚几番想乘妖物近前时节下手除去，一则出路毫无把握，二则又有这三个同门至好在一路。适才亲见绿袍老祖处治异己的惨状，倘有闪失，如何对人？不比自己独来，可以拼着百死行事。妖人密迹，稍有举动，必被觉察，一个也幸免不了。师父柬上原说只可暗中下手，方保无事，明做自是危险万分。想来想去，一阵为难。反倒暗止众人不可妄动，决意看个究竟，将一切出路和妖人妖物动静观察明白以后，再暗中前去将妖物刺死。庄易、金蝉，一个少年老成，一个虽然胆大，也经过几次教训，俱惟笑和尚马首是瞻。惟独石生几次跃跃欲试，都被笑和尚、金蝉二人拉住，心中好生气闷。这时三个妖人已被妖物越追越近，两串绿火快与妖幡上烟雾接触。三个妖人知道毒重，虽有妖幡护身，也恐难以抵敌。正在危急之间，忽听地下起了一阵怪声，三个妖人如获大赦一般，慌忙飞身到了穹顶前面，往旁一闪，一阵

烟光过处，便入了穹顶。妖物也跟踪追入，才一照面，便向绿袍老祖飞扑过去。眼看扑近，忽从绿袍老祖头上飞起一团绿光，正罩向妖物顶上，竟似有甚吸力，将妖物吸在空中，只顾张牙舞爪，吱吱乱叫，却不能进退一步。妖妇凑趣，早一手提起座旁半截妇人残躯，往妖物面前扔了过去。快要扔到绿光笼罩底下，好似被什么东西一挡，跌落下来。妖物急欲得人而噬，眼看着不能到嘴，越显猴急，不住乱舞乱叫。

绿袍老祖狞笑了一下，大嘴微动了动，用手朝绿光一指，绿光倏地迸散开来，化成千百点碗大绿火星，包围着妖物上下左右，不住流转，只中间有丈许地方，较为空稀。

妖妇仍将那半截女尸拾起，再次朝妖物扔去，这次才没了阻拦。妖物本已等得不甚耐烦，一见食物到来，长爪一伸，抓个正着，似蜘蛛攫食一般，钳到尖嘴口边，阔腮张动，露出一排森若刀剑的利齿，一阵啃嚼，连肉带骨，吞吃了个净尽。吃完以后，又乱飞乱叫起来。妖妇早又把地上几具妇人尸首和一些残肢剩体，接二连三扔上去，照样被妖物嚼吃。直到地下只剩一摊摊的血迹，才行住手。那妖物吃了这许多人肉，好似犹未尽兴，仍望着绿袍老祖和妖妇张牙舞爪，乱飞乱叫。妖妇又不住向绿袍老祖撒娇送媚，意思是看着妖物吃人有趣，还要代妖物要些吃的。绿袍老祖忽然面色大变，大嘴一张，怪啸声音又从地底透出。不多一会，先前六个妖人又从洞口现身，待要下入穹顶，一眼看到穹顶里面绿袍老祖神气，各自狂吼了一声，比电闪还疾，穿出洞去。气得绿袍老祖发狠顿足，啸声越厉，两只鸟爪不住乱伸乱舞。六个妖人想已避去，始终不见再行进来。

笑和尚见这些妖人才一现身，又行退出，正猜不透这一群恶徒是什么用意。那绿袍老祖见手下妖人竟敢不听指挥，玄牝珠要照顾妖物，运用元神去追他们，又防妖妇被文蛛伤害，万分暴怒。猛一眼看见身旁妖牌上面钉着的唐石，立刻面容一变，颤巍巍摇着两条长臂，慢腾腾摇摆过去。那唐石先前早已触目惊魂，心寒胆裂，这时一见这般情状，自知不免惨祸，益发吓得体颤身摇，一身残皮败肢，在令牌上不住挣扎颤动。绿袍老祖因取媚妖妇，急切间寻不出妖物的食物，门下妖人又揣知他的用意不善，望影逃避。恰巧唐石未曾放入寒泉，正用得着。惨毒行径原是他的家常便饭，哪有丝毫恻隐之心。妖妇更是居心令他师徒自残，好减却他的羽翼，反倒在旁怂恿快些下手。唐石连丝毫都没敢抵抗，被绿袍老祖收了牌上妖钉，伸鸟爪一把抓起，先回到位上，搂抱妖妇坐定。然后将绿光收回，罩住自己和妖妇，将唐石扔出手去。那妖物文蛛虽享受了许多残尸败体，因受法术禁制，方嫌不甚称心，一旦恢复了自由，立刻活跃起来，先朝绿袍老祖飞去，飞近绿光，不敢上前，正在气愤不过，爪舞吻张，大喷毒气。一眼看见唐石从绿袍老祖手上飞起，如何肯舍，连忙回身就追。人到临死时节，无不存那万一的希冀。唐石明知恶师拿他残躯去喂妖物，穹顶封锁紧严，逃走不出，还是不甘束手去供妖物咀嚼。把心一横，竟和妖物一面逃避，一在抵抗起来。逃了一会，暗忖：“老鬼如此恶毒，起初不敢和他抗拒，原想他稍动哀怜，早日将自己兵解，可少受许多非刑。谁知临死，还要将自己葬身妖物口内。穹顶封闭严密，逃也无用，反正免不了这场惨祸，何不拼死将妖物除去，也好灭却老鬼一些威势。”想到这里，不由略迟了一些，妖物已疾如飘风，赶将过来。身还未到，一口毒雾早如万缕彩丝一般，喷将出来。唐石元神受禁，本能已失，仅剩一些旁门小术，如何是妖物敌手。未容动手施为，猛觉双目昏花，一阵头晕，才知

妖物真个厉害。想要转身已来不及，被妖物两只长爪大钳包围上来，夹个正着。唐石在昏迷中望见妖物两只怪眼凶光四射，身子业已被擒，自知必死，面容顿时惨变。当时也不暇思索，忙将舌尖咬碎，含了一口鲜血，运用多年苦功练就的一点残余之气，直朝妖物的头上喷去。这种血箭，原是邪教中人临危拼命，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厉害邪法。

非遇仇敌当前，万分危迫，自己没了活路，连元神都要消灭时，从不轻易使用。

绿袍老祖以为唐石已成瓮中之鳖，又有自己在旁监察，妖物文蛛何等厉害，何况唐石又失了元神，岂是它的对手。一时疏忽，万没料到唐石还敢施展这最后一招辣手。眼看妖物长爪大钳将唐石夹向口边，忽然红光一闪，一片血雨似电射一般，从唐石口里发出。知道不妙，忙将手一指，头上绿光飞驰过去。妖物二目已被唐石血箭打中，想是负痛，两爪往怀里紧紧一抱，接着又是一扯，唐石竟被妖物扯成两片，心肝五脏撒了一地。

妖物一只爪上钳着半片尸身，夹向口边，阔腮动处，顷刻之间嚼吃了个净尽。再看妖物，仍在乱叫乱舞，两只怪眼凶光黯淡，知道受了重伤。绿袍老祖恨到极处，将手朝绿光指了一指，便见绿光中出现一个小人，相貌身材和唐石一般无二，只神态非常疲倦。落地以后，似要觅路逃走。逃不几步，绿袍老祖将口一张，一团笆斗大的火喷将出去，将那小人围住，烧将起来，先时还见小人左冲右突，手足乱动。那绿火并不停住，小人逃到哪里，也追烧到哪里。未后小人影子越烧越淡，顷刻之间，火光纯碧，小人却不知去向，只剩文蛛像钻纸窗的冻蝇一般，绕着穹顶乱扑乱撞。

绿袍老祖忽又怪啸两声，从穹顶后面壁洞中又飞出一个妖物，轻车熟路般飞到穹顶前面，烟光闪处，飞入穹顶。笑和尚一见那妖物生得大小形状与文蛛一般无二，只爪上绿火星与围身烟雾不如远甚，不由大吃一惊。暗忖：“这妖物听说世上只有一个，哪里去寻出这一对来？”正在寻思，那妖物已飞到绿袍老祖面前，阔腮乱动。绿袍老祖狞笑了一下，将手一指，妖物身上妖雾忽然散尽，落下一个红衣蛮僧。金蝉慧眼，先见妖物出来时，仿佛抱着一个红人。及至烟光散尽，去了妖法，才看出这后来妖物并不是真的，他原与绿袍老祖一党，为何又将他幻化文蛛？好生不解。那红衣蛮僧雅各达，现出全身之后，走近绿袍老祖座前，似在商量一件事情。妖妇却横躺在绿袍老祖长腕之上，跷起一只粉腿，又去向雅各达撩拨。雅各达哪能禁受这种诱惑，好似按捺不住，又碍着绿袍老祖，有些不敢，脸上神气甚是难看。绿袍老祖想有觉察，倏地将妖妇一甩，推向旁边，摇晃着一双鸟爪般长臂，颤巍巍走下位来。慢说雅各达，连妖妇都觉做过了火，有些害怕，脸带恐怖之容，分别倒退开去。壁上旁观四人，都以为又有什么惨况发生，还待往下看去，将妖物来去下落观察仔细，以便下手。却没料到雅各达虽忿恨绿袍老祖，却没有他们下厉害，还是一样敌忾同仇。适才从藏妖物的洞内飞出时，已觉察出有生人在穹顶外面潜伏。一则壁上洞穴甚多，二则笑和尚等又隐去了身形，没有被他们看破。他见察不出形迹，来人既敢入虎穴，必非弱者，径去告诉那绿袍老祖。绿袍老祖用他幻化文蛛，另有用意，这且不提。唤他出来，原因是好些门人同时叛逃。虽然现在不比以前，各人都下有禁制，不怕他们逃走多远，都可用妖法寻踪追去，加以杀害。无奈恶蛊和一些法宝尚未炼成，至少还得三五人相助，惟恐那看养金蚕的几个门人也受逃人引诱。要是现在就一齐杀害，自身白眉针余毒未尽，行法之时，无人代他照料。想命雅各达先

监视岩洞中几个妖党，自己再用妖法将逃走的人挨次抓回，残酷处死。一听雅各达说洞中有奸细，不禁暴怒，倒吓了雅各达和妖妇一大跳。

那壁洞口潜伏的笑和尚、金蝉、石生、庄易等四人，见绿袍老祖走下位来，并未处治妖妇和雅各达，只将手朝妖物一指，一团妖光护定文蛛。烟光一闪，到了穹顶外面，怪声吱吱，比箭还疾。转眼飞回原来壁洞。石生再也不能忍耐，手一起，正要法宝飞出。幸得金蝉眼明手快，一眼看到穹顶里面有了变化，觉出石生手动，连忙拉住，没有发出，直催还不施展隐身法宝快逃。石生也回头看出异样，四人互拉了一下，原打算仍隐身形，用法宝由壁上从来时入口飞出。谁知对面烟光，已如一片铁墙飞至，只觉奇腥刺鼻，头脑晕眩。笑和尚低声喊得一声：“不好！”幸得石生机警，一见前面受阻不能飞越，忙即悄喊：“哥哥们休慌，快拉在一起，由我开路，往后试试。”说时迟，那时快，石生已一手持定两界牌，默念真言，将牌一晃，带了笑和尚等三人，竟从穴后石壁穿将出去。三人只觉眼前一黑，忙用剑光护身，转眼已透石上升，飞入青旻。惊魂乍定，各道了一声惭愧。低头下视，足底百蛮主峰已是妖雾弥漫，霞蔚云蒸，彩艳无俦。因走时迅速，又未飞出剑光，显露身形，但盼不被妖人觉察，再来就省事了。妖法厉害，虚实已得大概，且等回去看完最后柬帖，再作计较。当下四人仍隐身形，径往来路上飞去。

原来四人正看妖物回穴时，笑和尚、金蝉二人也未始不想乘机一试。猛然看见绿袍老祖又朝空指了几指，穹顶上面忽然开了一个大洞，仰首向四外嗅了一嗅，发出一声凄厉的怪笑，大手爪一搓一扬，先飞出一团烟雾，弥漫全洞。接着将手一招，绿光飞回，元神幻化出一只鸟爪般的大手，陡长数十丈，竟朝笑和尚等潜伏的壁洞飞抓过来。幸得他擒敌心急，下手错了一着，以为有妖雾封锁全洞，不愁敌人飞遁。不料石生有穿山透石之能，又有两界牌护身，逃得异常迅速，一个也没有遭毒手。四人遁后，绿袍老祖仍以为奸细隐身洞中，不曾逃走，及至待了一会，既未见敌人中毒现身，又未见敌人有何举动。原是嗅着生人气息所在下手，不曾看清敌人形迹，笑和尚等一去，渐渐闻不见生人气息。虽疑敌人业已事前逃走，门户封锁又是好好的。出洞一看，也未见丝毫踪影。

当时因急于要处治异己，自恃妖法高强，元神奥妙，穹顶封闭严密；极乐真人李静虚闻已成道，不问世事，别的正邪各教中人，俱不能伤害自己，纵有奸细混入，迟早被擒，不足为虑。一时大意，也没往笑和尚等藏身之所观察，只用妖法暗将各处理伏，以等敌人自投罗网。布置就绪，同了蛮僧雅各达，径往那藏养文蛛的壁洞之内飞去。不提。

话说笑和尚、金蝉、石生、庄易四人飞回原住洞内，打开柬帖，互相观看。不但上面语气较前两次柬帖温和许多，还指示了四人时间和下手之法。另外还附有四张隐身灵符。知道大功将要告成，不由又惊又喜。彼此商量了一阵，决定到时各人佩了苦行头陀灵符，分作两起，照柬帖所说行事。由庄易、金蝉去斩妖僧雅各达幻化用来诱敌的假文蛛，随即虚张声势，用飞剑去除崖壁上的金蚕恶蛊，以便将绿袍老祖引出巢穴。笑和尚、石生事先从妖人口内得了开闭之法，再由适才穿出的石隙中入内，到了里面贴壁飞行，顺路绕向那藏文蛛的白玉石壁上面，破了封锁。等文蛛自己飞出，它二目已被妖人血箭所伤，必然误陷在绿袍老祖埋伏的妖火之中。等到二毒相遇，燃烧起来，飞走不脱，再用霹雳剑由它阔腮中刺入，直穿妖物脏腑。妖物灵气一失，身子便被妖火所化。大功一成，急速退身遁走，飞到空中去与金蝉、庄易二

人会合。因为时机迅速，稍纵即逝。尤其是除妖时节，穹顶内尚伏有那倪姓的妖妇，虽然封闭严密，不能走出，可是笑和尚、石生也是无法飞进。妖妇一见文蛛飞出，误触埋伏，必用妖法惊动绿袍老祖。此时下手稍迟，被绿袍老祖飞将回来，玄牝珠绿光一照，灵符便失了效用，不但妖物难斩，还有性命之忧。大敌当前，险难正多，除了石生，余下三人俱都小心翼翼。几番计议筹划，惟恐闪失。直谈到次日黎明，算计时辰快到，笑和尚同了石生，先往柬帖上所说的暗谷里去探机密。二人走有半个时辰，金蝉、庄易也随后动身而去。

且说笑和尚、石生二人隐形借遁飞往百蛮山主峰的南面，照柬帖所指的暗谷之中落下一看，那谷形势异常险恶，丛林密莽间，到处都是毒岚恶瘴，秽气郁蒸，阴森森一片可怖的死气。阳光射到谷里，都变成了灰色。除了污泥沮洳中，不时遇见毒虫恶蝎，成围大蟒，在那里盘屈蜿蜒，追逐跳跃外，静荡荡的，漫说人影，连个鸟兽之迹都无。笑和尚因为时光紧迫，急于寻找绿袍老祖的叛徒，也无心去除那些虫蟒，拉了石生一同往谷的深处飞去。那谷是个螺旋形，危崖交覆，怪木参天，古藤蔽日，越往里走越暗，眼看走到尽头，了无迹兆。正在着急，忽听一种怪声自远处传来，侧耳细听，仿佛人语。

循声追去，径从一处岩壁缝里发出，外有藤萝遮蔽。揭藤一看，现出一条宽有二尺的夹衙，壁苔绣合，草气熏人。深入了半里光景，耳听水声潺潺，面前忽然开朗，碧树挺生，野花竞丽，水秀山幽，景物甚是清淑。举目凝望，隔溪对面山崖脚下有一洞穴，那怪声便从洞中发出，时发时止，只是声音尖厉，听不清说些什么。

笑和尚知那洞中必有妖异，仗着灵符隐身，不怕被人看破，便同石生往洞中飞去。

里面一片暗红，光焰闪闪。定睛一看，那洞深广约有数丈。当中洞壁上钉着一个妖人，认出是绿袍老祖门下叛徒之一。面前有四面小幡，妖火熊熊，正在围着那妖人身子焚烧。

虽没见烧伤哪里，看神气却是异常苦痛，不住呼号，挣扎悲啸。心想柬上所说，必是此人。还未及上前问讯，那妖人已经觉出有了生人进洞，忽然停了悲啸，怪声惨气地说道：“来的生人，莫不是想除绿袍老鬼的么？你的隐身法很好，老鬼法术厉害，你也无须现身。如能应允我一件事，我便助你一臂之力。”笑和尚见他觉出形迹，便喝道：“绿袍老祖凶恶狠毒，你们是他门下，一有不对，便受这种暴虐非刑，想必已知悔悟。如能改恶向善，向我等泄了机密，相助成功，我便救你脱难。”那人闻言，冷笑道：“我虽不知你们有何本领，要说除他，除了极乐真人还在人间管闲事，别人再也休想，救我脱难更是休提。要不是他如此厉害，我等或逃或叛，早已下手，不再受这种度日如年的痛苦，还等你来？我不过想和你们交换，少受些罪罢了。”笑和尚道：“既不能除他，助我何用？”

言还未了，妖人已抢着说道：“以前曾有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孩来盗文蛛，想是受了高人指教，怕他将来如虎添翼，先期下手。他迷恋女色，自恃本领，没人敢捋虎须。

彼时又恰巧我大师兄辛辰子前来报仇，本可乘他不备，如愿以偿。不想来人不明地理与这里机密，未盗成文蛛，差点送了性命，还害我们多受老鬼一番疑忌。虽说未等他下手禁制，见机逃走的也有好些，早晚仍是要遭他

毒手。昨日他因讨好淫妇，将我等二次唤入寝宫，去喂文蛛。我等明知逃走不脱，不过当时进内既是必死，何如暂且避开。万一事过境迁，他想起正在用人之际，不宜多残同类，饶了我们，岂不又可苟延残喘？谁知老鬼真个心毒，事后一个也未幸免。因为元神早被禁制，容易追寻，一个个俱被他用法术分别钉住身躯，用各种恶毒非刑，先摆布了个够。未后再将我等生魂元神去炼一种厉害法术。现在他用阴火烧我，并非没有破法。只是此火一灭，他立刻现身追来，那时连你也逃不脱，要想救我，如何能成？我只希望早死，只盼有人能暗入他的寝宫后面阴风前洞，将妖物文蛛除了。一是去掉他的羽翼，稍息心头之忿；二则妖物一死，他那种狠毒妖法便炼不成，留下我等无用，必然早日处死，可以少受许多罪苦。那阴风洞有他法术封锁，即使进去，不识途径，误走阴风洞后户金峰崖，那里有蛮僧雅各达幻化的假文蛛为饵，更埋伏有极厉害的妖法。一中埋伏，地水火风同时发动，必将来人化为灰粉。

要进此洞，非会本门法术和我们用的六阳定风幡不可。昨日老鬼处治我们，色蒙了心，竟然没有收去我们随身的法宝。那文蛛藏身的空壁上面有一石匣，内中有十来根三寸六分长的小针，每根针上钉着一小块血肉。你从右至左，数到第六根针上，下面钉着的便是我的元神。你只要将针一拔去，我这里虽然躯壳被阴火焚化，身遭惨死，元神却得遁走转劫，不致消灭。不过拔那根针，比除文蛛还难得多。此针一拔，老鬼就到，被他玄牝珠照住，休想脱身，最是危险。我将死之人，自知罪大恶极，该有恶报。不说明，连累了你，也救不了我，所以明说在先。如自问法力不行，就作罢论。你如敢去，你只要答应我除了文蛛之后，代我将那根针拔去，不但传你解法和那面六阳定风幡，万一侥幸，脱劫转生，异日相遇，必报大德。我知你们正教中人不打诳语，如能应允，现在正是老鬼行法人定之际。你如到了他的寝宫，必见他端坐在那里，似有知觉。其实老鬼多疑，仗着法术封锁，并不愁有人侵害他的躯壳，元神并不在此。他一面用阴火去炼化身上白眉针的余毒，元神却在金峰崖，监视那照料恶蛊的几个残余同门。你进去无须害怕，也不可因见老鬼入定，就打算将他除去，那是自找苦吃。只有一直贴着圆壁飞行，到了那白玉圆石下面，用我传的法术，将幡一指，那块假玉石便即不见。入洞以后，不可照直路走，须往左一拐，有一极幽暗曲折的地穴，穴底便是文蛛潜伏之所，那时凭你自己能力行事好了。”

笑和尚闻言，心中大喜，忙即答应了那妖人的请求。随又说道：“我不但以前来过，并且昨日也曾亲眼目睹，明明见那文蛛等洞一开便自己飞出，怎说是深藏穴底，还要入内找寻呢？”那妖人一听，不由面色惨变，厉声说道：“原来你深知虚实，只是无法去开那壁洞而已。你如等他飞出，我的元神怎能飞遁？幸你自己说出，不然我又上当了。”笑和尚见妖人已在反悔，暗悔自己口快，不该没有传了解法，便露出柬上进行之法。事机一瞬，不敢放松，笑了笑答道：“你误会意了。实对你说，我便是东海三仙之一苦行头陀门下弟子笑和尚。也知绿袍老祖厉害，奉命先除文蛛。你只要传我解法，比入内除它容易。我除了文蛛以后，定然入内将你元神救出。有德不报，过河拆桥，乘人于危，岂是修道之人所为？”那妖人闻言，想了想，叹口气答道：“你说得是，按说原是等文蛛自己飞出更好。我总怕除了文蛛，宫内淫妇将老鬼惊醒，你虽成功，我却无望。不过传你解法，到底多一丝希望。现在一切委之命定，孽由自作，悔已无及，负我不负，任凭于你。我名随引，是老鬼门下第八弟子。除妖之后，如能冒险相救，异日必报大德。”

那幡经老鬼传授，我自己多年心血祭炼，已拼一死，恐被老鬼搜去，藏在洞外枯树腹内，有法术隐蔽，外人不能取用。待我传你取幡与入洞之法，你急速前往便了。”

笑和尚自是高兴，学了解法，照所指地点取了妖幡，忙不迭地同了石生直往百蛮主峰飞去。虽然妖雾浓密，因为灵符在身，不畏毒侵，顺顺当地寻着昨日出路，飞入寝宫。只见绿袍老祖并不在内，只有妖妇赤身横陈石座之上。二人隐住身形，到了穹顶后面的圆长玉壁之下，按照解法，将幡一指，也学昨日妖人所为，忙即纵过一旁。转眼间烟雾起处，妖物啸声又由地底传出，渐渐由远而近，毒烟妖雾中带起两串绿火星，张牙舞爪飞将出来。才一出洞，似有觉察一般，竟往笑和尚、石生面前飞来。笑和尚知道妖物异常灵警，必是闻出生人气息。又知妖人寝宫到处都是埋伏，一触即发，不敢大意，只得沿着洞壁一面飞避。那妖物也紧迫不舍，围着洞壁绕逐起来。毕竟妖物身躯庞大，追来追去，绕到第二圈上，因为相隔越近，笑和尚一着急，倏地往下一沉身，打算绕到妖物脚底，往后反逃过去。身子刚一转侧，忽见头上一亮，有千百点暗赤火星飞起，满洞彩氛同时蒸腾，不禁吃了一惊。恰巧身侧壁间有一洞穴，连忙同了石生纵身入内，站定观看。那千百点暗赤火星，已将妖物包围成一团，四外彩氛也向妖物身旁聚拢，妖物飞到哪里，火星彩氛也追到哪里。彩烟之中，只见红绿火星滚滚飞扬，煞是好看。妖物且斗且逃，逃来逃去，逃到穹顶上面，不知又触动了什么妖法，轰的一声，穹顶上面起了一阵黄烟，妖物周身的千百点暗赤火星也都爆散开来，化成一片烈火，连同下面黄烟，将妖物团团罩住，脱身不得。只烧得妖物口中毒气直喷，吱吱怪叫，爪上两串绿火星似流星赶月般舞个不停。笑和尚见是时候了，忙运玄功，将手一指，霹雳剑化成一道红光，直朝妖物口中飞去。只听“哇”地一声惨叫，业已洞穿妖物脏腑，飞将回来。那妖物灵气一失，整个身子便落在穹顶上面，被妖火围着，燃烧起来。笑和尚见大功已成，想起妖人随引所托之事，不愿负人，更不怠慢，拉了石生，径往妖物出口的壁洞之中飞去。

穹顶中的妖妇正在假寐，忽然妖物飞出，因是司空见惯，又未见有敌人踪影，以为绿袍老祖又弄玄虚，只是旁观，没做理会。及见妖物触动埋伏，飞到穹顶上面，被妖火围烧，方在惊异，猛见一道红光，比电还疾，从侧面飞来，直穿妖物口内，随又飞回不见。看出那道剑光是正教法数，才知不妙。忙用妖法告警时，妖物已经坠落穹顶，被妖火烧死。那绿袍老祖身上的白眉针虽然余毒未尽，已无大害。今日正在寝宫行法，先听后洞雅各达告警，赶到一看，雅各达业已身首异处，所有埋伏均未触动，知道来了能人，不由又惊又怒。猜想敌人决难走远，必是隐身在侧。忙用妖法将出入口严密封锁；一面运用元神满洞搜寻，如被玄牝珠光华照上，不愁他不现出身来。正在施为，猛觉一阵心血来潮，金峰崖前门下余孽又在告警。急忙赶出去一看，一道乌光与一道带有风雷之声的紫光，正在飞跃。壁洞中三个看护文蛛的妖人，业已死去两个，只剩一个，展动妖幡护着自身，一面狂喊报警，也不敢上前迎敌。崖壁间封锁金蚕的彩雾，已被敌人破去少半，万千金蚕满空飞舞。这些尚未完成气候的毒虫，怎经得起玄门至宝，被那乌、紫两道光华追杀得吱吱乱叫，金星坠落如雨。有些被剑光追散的金蚕，更是三五成群，往四外逃开去，眼看伤亡在即。越发痛借忿恨，怪啸一声，便往那两道光华飞去。谁知来人忒也乖觉，绿光才现，便即破空而去，转眼隐去形迹，一任玄牝珠能照形显影，一时也难以追寻。又痛惜那些心血祭炼的金蚕恶蛊，只得强忍怒

气，乱错钢牙。先顾不得去追敌人，运用玄功，先将那些逃散的金蚕一一追回。那些恶蛊又是生来野性，虽用心血喂炼，心息相通，到底还未炼到功候纯熟，这次又未用法术先行禁闭，被敌人剑光惊走，收起来自然艰难，不觉便费了些时刻。估量敌人既是那以前来过的小孩，自己一到便即逃避，惊弓之鸟，必然走远。对着那些死去的恶虫，忿怒了一阵，见看守的人死亡殆尽，又恐敌人去而复转，想了想，还是迁地为良。刚用妖法将所有金蚕收聚一起，带往昔日藏文蛛的中洞地穴之下。因在用人之际，只对那一个未死的门人狞笑了两声，并未责罚，仍命他在穴中看守。恨到极处，到处都埋伏下水火风雷，严密防守。准备敌人不来则已，如来，不得手，自被妖法所困；纵使得手，也必同归于尽。

绿袍老祖刚布置好，又听前洞妖妇用石窍传音的妖法，在那里呼救，猜是刚才逃走的小孩，又往前洞扰闹。暗想：“后洞虽有地水火风，因防雅各达同时受伤，还有松懈之处，以致被敌人察明虚实，得利而去。寝宫埋伏森严，只一接近穹顶，任你天人也难脱身。此番若将这小业障擒住，必与辛、唐二人一般处治，方消胸中恶气。”一面打着如意算盘，身已飞回。一见文蛛业被阴火围住，不由大吃一惊，连忙收去妖法，而文蛛已成灰烬。入内问起妖妇，听说了经过，气得暴跳如雷。一把将妖妇甩开，径往后壁洞中飞去。原意以为今日敌人是受了高人传授，深知虚实，乘其不备，觑便下手，必然得手逃去，决不敢和自己对面，报仇只有俟诸异日。想起文蛛穴内，尚禁制着几个叛徒元神，目前用人之际，门下死亡殆尽，打算将石匣取了，挑放两个备用，并无搜敌之意。

不想刚刚飞到洞口，猛觉心中一动，知道又有人在内去救那些叛徒元神，已经破了自己的禁法。也是合该笑和尚、石生不该遭难。绿袍老祖如将那洞先用妖法封闭，再发动地水火风，一个也休想走脱。偏他报仇心切，只想生擒敌人，不假思索便往洞内飞去。恰巧笑和尚、石生按照随引所说，果然寻着了石匣，依言行事，将第六根妖针刚才拔起，下面那团血肉便化成一溜火星，一闪不见。石生觉得好玩，随手也拔起一根。笑和尚连忙拦阻，刚喊得一声：“还不快走！”便见一团绿火劈面飞来，知道不妙，仗着隐住身形，径从斜刺里飞避开去，打算让过绿光，往外逃走。刚刚避开逃出穴外，那绿袍老祖立即追到，忽闻一股生人气味从身旁飘过，知道敌人业已隐身遁走，心中大怒，狂啸一声，那团绿光倏地暴涨开来，比电还疾，顷刻照耀全洞。笑和尚、石生仍想从原来石隙遁走，焉能做到。绿光射处，首先将隐身灵符破去，现出身形。笑和尚知道不好，忙用霹雳剑护身时，绿光中一双数十丈长的怪手，业已抓将过来。幸得石生机警，趁百忙中绿袍老祖一意生擒敌人，收了妖法，去了许多阻力，把两界牌一晃，一道光华，竟然破壁飞去。二人方喜脱离虎口，后面绿袍老祖业已催动烟光，电闪星驰般追来。笑和尚知难脱身，正要返身迎敌，忽然一道五彩金光，原来是金蝉同了庄易手持天遁镜，劈面飞到，放过笑和尚，直敌绿袍老祖。笑和尚、石生见大功告成，金蝉、庄易俱都得手无恙，不由精神大振。四人会在一起，合力迎敌，百忙中彼此略说了两句经过。金蝉、庄易索性将两道灵符藏好，以免被妖法污损。四人剑光，俱都不怕邪污，由金蝉用天遁镜阻住妖氛，各人指挥剑光应战。

绿袍老祖见前面敌人果有上次来的那两个小孩在内，自己纵横一世，却在地沟里翻船，吃了几个小孩的大亏，益发怒上加怒。暗忖：“上次因想生擒，行法慢了一步，被你们走脱，今日饶你们不得。”知道剑光虽多，并

不能伤自己。只有天遁镜厉害，毒雾烟光，不能上前。狞笑一声，长臂挥处，烟雾越浓，倏地分成数团，分向四人拥去。绿袍老祖妖雾是随消随涨，不比寻常，宝镜光芒一照便消，只能阻住前进。金蝉天遁镜只照一面还可，四面挥照，便显力薄，不能同时使它消散。飞出去的剑光，明明绕到敌人身上，绿光闪处，依然不能损伤分毫。四人见势不佳，知道再若延迟下去，必然凶多吉少。一面由金蝉用天遁镜去抵抗前面妖雾，一面由各人将剑光收回护身，准备逃走。那绿袍老祖早乘四人慌乱分神之际，从烟光中用身外化身，将玄牝珠元神幻化成一只数十丈长的大手，绿光荧荧伸将过来，映得天地皆青，眉发尽碧。笑和尚等四人正待逃走，忽见一只怪手已从烟光中飞临头上。石生动手最早，连用子母降魔针，宛如石沉大海，降魔针投入绿光之中，杳无反应。笑和尚、金蝉又双双冒险将霹雳剑放出抵挡，剑光只围着绿光怪手，随断随合。眼看来势大疾，危机一发。不知四人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二二回

晶锅幻彩 邪雾蒸辉 彻地分身消魔首
仙阵微尘 神刀化血 先天正气炼妖灵

话说笑和尚等四人正在危急之际，倏地三道匹练般的金光，如长虹泻地，从空中往下直射，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一个大霹雳打将下来。四人身躯好似被什么大力吸住，直甩出去约有半里之遥，脱出了险地毒手。只是震得耳鸣目眩，摇魂荡魄。知道来了救应，略一定神，往前一看，所有前面毒氛妖雾，已被霹雳震散，金光影里，现出两个仙风道骨的全真和一个清瘦瞿昙，正是东海三仙玄真子、苦行头陀和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驾到。

笑和尚、金蝉心中大喜，胆气为之一壮，匆匆说与庄易、石生，便要上前再斗。这时三仙的三道金光，正与敌人那亩许方圆一团绿光斗在一起，宛如三条金龙同抢一个翠珠，异彩晶莹，变化无穷，霞光四射，照彻天地。四人刚刚飞近，苦行头陀将手往后一挥，吩咐不要上前，暂待一旁候命。

四人才住脚步，又听得破空之声，三道光华，两个自北一个自西同时飞到，现出三个矮子。西边来的天灵子首先到达，生得最为矮小，一露面便高喊：“三仙道友，暂停贵手。我与老妖有杀徒之仇，须要亲手除他，方消此恨！”言还未了，北面来的也现出身来，正是嵩山二老追云叟白谷逸和矮叟朱梅，同声说道：“三位道友，我们就听他的，看看天矮子的道力本领。他不行，我们再动手，也不怕妖孽飞上天去。”这时三仙已各向天灵子举手，道声遵命，退将下来。天灵子手扬处，九十九口天辛飞剑如流星一般飞上前去，包围绿光，争斗起来。绿袍老祖狞笑一声，骂道：“无知矮鬼！也敢助纣为虐，今日叫你尝尝老祖的厉害。”说罢，长臂挥处，倏地往主峰顶上退飞下去。天灵子哪里肯舍，大声骂道：“大胆妖孽！还想诱我深入，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伎俩。”说罢，将手一指，空中剑光恰似电闪星驰般直朝绿光飞去。

三仙二老也不追赶，大家都会在一起。峨眉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齐漱溟，从法宝囊内取出六粒其红如火、有茶杯大小的宝珠和十二根旗门，分

给玄真子、苦行头陀与嵩山二老每人一粒宝珠，两根旗门，自己也取了一套。剩下一珠二旗交与笑和尚，传了用法，吩咐带了金蝉、庄易、石生三人，将此旗、珠带往东南角上，离百蛮主峰十里之间立定，但听西北方起了雷声，便将珠、旗祭起，自有妙用。笑和尚去后，妙一真人对众说道：“我正愁除此妖孽须费不少手脚，会不会在我等行法时，他用元神幻化逃窜，实无把握。难得天灵子赶来凑趣，正好在他二人争斗之际，下手埋伏，想是妖孽恶贯满盈，该遭劫数。不过天灵子虽是异派，除了他任性行事外，并无大恶。这生死晦明幻灭微尘阵，乃是恩师正传，又有我等三人多时辛苦炼成的纯阳至宝为助，到时他如果见机先退还好，不然岂不连他也要玉石俱焚？莫如我和玄真师兄交替一下，由我来主持生门，给他留一条出路如何？”矮叟朱梅道：“你虽好心，一则恐他执迷不悟，二则他既见机退出，绿袍老祖岂有不知之理？倘或妖孽也随着遁走，我们竟投鼠忌器，万一闹了个前功尽弃，再要除他就更难了。”苦行头陀道：“齐道友言得极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天灵子数百年修炼苦功，也非容易。如被纯阳真火烧化，身灵两灭，不比兵解，反倒成全。

此事不可大意，因果相循，误人无殊误己。长眉真人预示妖孽命尽今日，决无差错，我等宁被妖孽遁走，再费手脚，也不可误伤了天灵子性命，才是修道人的正理。”众人闻言，俱都点头赞可。当下除妙一真人与玄真子相换，去守生门外，余人也各将方位分别站好，静等时机一到，便即下手行事。

这时主峰上空的天灵子，正和绿袍老祖杀了个难解难分。天灵子用白铁精英炼成的九十九口天辛剑，只管在那团亩许大小的绿光中乱穿乱刺，但敌人恰似没有知觉一般。

适才又在三仙二老面前夸下大口，越俎不能代庖，岂不笑话，不由又愧又怒。想另使法宝取胜时，那绿袍老祖早有算计，将天灵子诱入了重地之后，乘他一心运用飞剑，不及分神之际，暗中行使妖法，下了埋伏。一切准备停当，才将手往空中一指，空中玄牝珠那团绿光倏地涨大十倍，照得天地皆碧。天灵子刚将法宝取到手内，忽见绿光大盛，飞剑虽多，竟只能阻挡，无力施为，才知绿袍老祖玄牝珠真个厉害，大吃一惊，不敢松懈，也先将手往空中一指，正用全神抵御之间，忽听地下怪声大起，鬼声啾啾，阴风怒号，砰的一声大震，砂石飞扬，整个峰顶忽然揭去。五色烟雾中，只见一个赤身露体的美妇影子一闪，一座琉璃穹顶比飞云还疾，升将起来。飞到半空，倏地倒转，顶下脚上，恰似一个五色透明的琉璃大蒸锅，由天灵子脚下往上兜去；上面飞剑抵不住绿光，又平压下来。天灵子先见峰顶揭开，烟雾迷漫中，有一赤身美妇，只疑是敌人使什么姹女阴魔，前来蛊惑自己，并没放在心上，只注重迎敌头顶上的绿光，防它有何幻化。百忙中见脚底烟雾蒸腾而上，随手取了一样法宝，待要往下打去，猛一定睛运神，看出下面烟光中那座穹顶。才知绿袍老祖心计毒辣，知道自己也擅玄功，不怕那玄牝珠幻化的阴魔大擒拿法，力求取胜，竟不惜将多年辛苦用百蟒毒涎炼成的琉璃寝宫，孤注一掷地使将出来。

若是旁人，精神稍懈，岂不遭了毒手？就在这一转念间，早打定了主意，拼着牺牲一些精血，不露一些惊惶，暗将舌尖咬碎。等到穹顶往上兜来时，忽然装作不备，连人带剑光，竟往烟光中卷去。

绿袍老祖见敌人落网，心中大喜，忙将绿光往下一沉，罩在穹顶上面，

以防遁逃。

然后将手一指，正待将穹顶收小，催动阳火将敌人炼化时，忽见穹顶里面，霞光连闪两闪，两道五色长虹，宛如两根金梁，交错成了十字，竟将穹顶撑住，不能往一处收小。

接着，咝咝微响了一下，烟光尽散，天灵子已不知去向。那座仰面的大穹顶，底已洞穿，恰似一个透明琉璃大罩子，悬在空中，自在飘扬。才知害人不成，反中了敌人的道儿，将多年心血炼成的法宝破去，不由又惊又怒。方在查看敌人踪迹，忽然一道光华，从身后直射过来。连忙回身看时，一朵黄云疾如奔马，飞驶过来，快将自己罩住。情知今日和天灵子对敌，彼此都难分高下，决非寻常法宝法术所能取胜。这朵黄云定是天灵子元神幻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也用元神，和他一拼死活。想到这里，略一定神，无暇再收拾残余法宝，因舍不得本身这副奇怪躯壳，敌人势盛，恐遭暗算，便暗使隐身妖法，往地下钻去。同时精魄离身，与元神会合一体，直往黄云中飞去。两下一经遇合，那黄云竟似无甚大力，暗笑敌人枉负盛名，竟是这般不济，也敢和我动手。正待运用玄功，将敌人消灭，倏听地底一声大震，黄光如金蛇乱窜，天灵子从烟光中破空直上，手中拿着绿袍老祖两半片怪头颅，厉声喝道：“该死妖孽！还敢逞能。你的躯壳，已被祖师爷用法术裂成粉碎了。”

原来天灵子适才飞入穹顶时，先用法宝将穹顶撑住，然后喷出一口鲜血，运用玄功破了妖法。知敌人凶狡，妖法厉害，自己本领未必能够伤他，便猛生巧计，脱险以后，暂不露面。先使滴血分身，假幻作自己元神，装作与他拼命。本人却隐身在侧，觑准绿袍老祖隐身之所，猜他必将躯壳潜藏地底。忙即跟踪下去，只苦于不知藏处深浅，姑且运用裂地搜神之法，居然将敌人躯壳震裂。绿袍老祖也是自恃太过，才两次中了敌人的道儿，躯体已毁，日后又得用许多心力物色替身。空自痛恨，也无办法。那天灵子更是恶毒，将那绿袍老祖两半个残余头颅拿在手中，口诵真言，用手一拍，便成粉碎。再将两掌合拢一搓，立刻化成黄烟，随风四散。眼看前面黄云已渐被绿光消灭，知用别的法宝决难抵敌，便将身往下一沉，落在山岩上面，将九十九口飞剑放出，护住全身。然后将手往头顶一拍，元神飞出命门，一朵亩许大的黄云，拥护着一个手持短剑、长有尺许的小道士，直往天空升起。这时玄牝珠已将先前那朵黄云冲散，劈面飞至，迎头斗将起来。天灵子运用元神和多年炼就的心灵剑，想将绿袍老祖元神斩死。绿袍老祖又想乘机幻化，将残余的金蚕恶蛊放出来，去伤天灵子的躯壳。

两下用尽心机，一场恶战。绿光、黄云上下翻滚，消长无端，变化莫测。直斗了有个把时辰，未分胜负。斗到后来，那道绿光芒彩渐减。天灵子久经大敌，这会工夫已看出玄牝珠的神化，虽不能伤害自己，却也无法取胜。一见敌人似感不支，便疑他不是蓄机遁逃，就是别有用意。正在留神观察，猛听绿光中连连怪啸，似在诵念魔咒，半晌仍无动作。又斗了半盏茶时，对面绿光倏如陨星飞泻，直往下面坠落。天灵子早有防备，连忙追将下去，刚刚坠落到主峰上面，绿光已经在前飞落。还未等到跟踪追入，忽见下面绿光影中，一道红光一闪，一阵血团黑烟劈面飞洒而上。知敌人又发动了埋伏，不知深浅，未敢深入，略一迟疑，绿光已随血团飞出。天灵子运用真神，看出那血团中有好几个阴魂厉魄催动。知道那些血团是绿袍老祖用同党生魂血肉幻化，甚为厉害。便将心灵剑飞出手去，一团其红如血的光华，立刻长有

亩许方圆，先将那阵血团黑烟围住，然后再用元神去敌绿袍老祖，两下才一接触，猛然又听异声四起，吱吱喳喳，响成一片。

接着喻的一声巨响，从后崖那边又飞起千万点金星，漫天盖地飞叫而来。一个妖人手持长幡，幡上面放出数十百丈的妖云毒雾，笼罩着这些金蚕恶蛊，在后督队，正要往自己存放躯壳的山崖飞去。才知敌人故意用妖法绊住自己元神同那口心灵剑，暗中却将毒蛊放出，嚼吃自己的躯壳，不由大吃一惊。这时敌人元神光大盛，心灵剑虽然神妙，偏偏那些血团俱是妖人精血所化，诛不胜诛。尽管被剑光斩断，并不消灭，反而由大变小，越来越多，紧紧缠定剑光不舍。下面躯壳虽有九十九口天辛剑护身，无奈这些受过妖法训练的通灵恶蛊，见了生人，胜似青蝇逐血，死缠不舍。又秉天地奇戾之气，憨不畏死，得空便钻，见孔就入，不比别的法宝尚可抵御。大敌当前，自己元神不能兼顾，只凭飞剑本身灵气运转，略有疏忽，被恶蛊侵入了几个，定遭粉身碎骨之惨。自己功行尚未完满，便将肉身失去。正后悔不该贪功好胜，将元神离身，铸此大错。忽听下面怪啸连声，那金蚕后面的督队妖人便停了飞行。金蚕原受那面妖幡指挥，也跟着不再前进，只管在妖雾中乱飞乱叫。

转眼间，从斜刺里飞来两道妖光，涌现出两个妖人，其中一个断了一只臂膀，各持一面妖幡，烟雾围绕。才一照面，便对那督队妖人喝道：“老鬼劫运快到，现在云南教祖和三仙二老，正在合力除他。我等元神，已蒙一位恩人救去。你看他平时对我等那般暴虐狠毒，到了这般田地，还将众同门的精魂血肉，供敌人宰杀诛戮。我们已将洞底禁法破坏，少时他那化血分魂之法，便要破去。侥幸他因用你，还了元神，还不趁他有力无处使时，急速带了这些恶蛊，随我们死中觅活，等待何时？”言还未了，三个妖人已经聚在一起，呼啸一声，各将长幡一摆，烟云起处，簇拥着那些金蚕，便往东南方向飞去。

绿袍老祖见众叛亲离，又将费尽辛苦炼成的金蚕恶蛊失去。虽受过心血祭炼，灵感相应，无奈这三个妖人本领俱非寻常，驾驭金蚕又是自己所传。元神禁制，还不怕他们反逃上天；如今他们元神被人解放，自己元神又被敌人绊住，眼看着奈何不得，只急得“呜呜”怪啸。天灵子以为自己躯壳必毁在恶蛊毒口，万料不到敌人起了内叛，居然保全。同时敌人所用化血分神之法，原是受了同党的救援。内中妖人乘绿袍老祖与敌人交手之时，前往阴风洞底去将自己元神救去。不料被绿袍老祖赶来，遭了毒手，又将他们元神驱遣御敌，因为受了禁制，只能甘受对方宰杀，无力避免。及至二次被那两个同党暗中去破了禁制，自然纷纷逃散。妖人元神一去，妖法便失了灵效，血团妖云顷刻消灭，更是喜出望外。方在得意，忽听西北方起了一个震天价的大霹雳，接着四外雷声同时响应，六七道长虹般的金光，倏从远处飞向中央主峰上面，满空交织。见那三个妖人驾着烟云，带着那成千上万的金蚕飞出好远，被这金光闪了两闪，顷刻不见。正在惊疑，猛听耳旁有人低语道：“妖孽凶顽，一时难以诛灭。贫道等奉了长眉真人遗命，已布下生死晦明幻灭微尘阵，将妖窟完全罩住。道友何必多费精神与他苦斗？快请退出西北生门，且由贫道等来代劳吧。”

天灵子听出是三仙用千里传音警告，此山已设下生死晦明幻灭微尘阵。这阵法乃是长眉真人当年除魔圣法，非同小可，如不见机退出，势必连自己也一同消灭在内。再往上下四方一看，先前金光闪过几闪之后，已经了无踪影，只觉到处都是祥云隐隐，青漾漾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别的并无异兆。

知道适才雷声，阵势业已发动，危机顷刻，不顾再和敌人争持。百忙中往下一看，九十九口天辛剑光华绕处，自己躯壳仍旧好端端坐在那里。知是三仙二老不但给自己留了出路，连躯壳都未用阵法隐去，好让自己全身而退，心中又感又愧。不敢怠慢，忙将手一指，心灵剑稍缓敌人来势，运用元神，如飞星下逝，遁回躯壳，刚合得体，飞起身来。上面心灵剑抵不住玄牝珠，敌人元神业已追到，哪敢再作迟延，就势收了心灵剑，使用遁法，忙往西北方飞去。那绿袍老祖急怒之余，虽未听出传声示警，已看三仙二老有了动作，仗着玄功奥妙，敌人不能伤害。一见天灵子想要逃遁，如何肯舍，紧紧追去。两下里遁光俱都迅疾非凡，天灵子驾着遁光在前，绿光在后，恰如飞星过渡，电闪穿云，相隔也不过十丈左右。这里三仙二老用千里传音，警退了天灵子。见绿袍老祖元神也随着退出。当时如将阵势发动，玉石俱焚，又违了初意；否则妖孽也要跟着逃遁，日后成了气候，更难消灭。正在举棋不定，绿光已追离阵门不远。乾坤正气妙一真人见势不佳，正待飞身上前阻挡，天灵子已首先退出阵来。就在这一友一敌，首尾衔接，绿光转瞬便出阵门之际，倏地一片红霞从斜刺里飞来，放过天灵子，便见一道血光比电还疾，直朝绿光飞去，恰好两下碰个正着，只听绿光一声惨啸，掉转头便遁回去了。妙一真人看出来人是红发老祖，用化血神刀伤了绿袍老祖元神一下。知道红发者祖定要前往追逐，恐那化血神刀也葬送阵内，忙中不及开言问讯，袍袖扬处，先飞起一道金光，将化血神刀敌住。再用手往空一指，一团红光飞将起来，顷刻化作一片火云，直往空中布去。然后上前与来人相见。此时，天灵子自觉无趣，早道得一声：“道友留情，再行相见。”驾遁光飞遁回去了。

红发老祖因报绿袍老祖杀徒之仇，特意炼了两件法宝，前来寻他算帐。一到便看出绿袍老祖追赶天灵子甚急，乘其不备，给了他一化血神刀。刚要往前追赶，忽见一道金光飞起，将神刀阻住，不能前进。定睛一看，放剑的人正是峨眉掌教，怎会相助妖孽？正在诧异，阵势业已发动，才看出是一番好意。相见不用分说，自知这阵法非同小可，不愁杀徒之恨不消。与妙一真人见礼之后，又去寻见追云叟，谈了几句，便即作别回山。

那绿袍老祖先时只知敌人有了动作，还不知轻重利害。及至追赶天灵子快出阵间，看见前面祥云中隐现的旗门宝光，才知不妙。方要随敌飞逃，不想才出阵门，便遇克星，吃了一刀。红发老祖亲来，不比洪长豹，可用玄功幻化欺骗。虽有抵敌的法宝，匆忙之中也来不及行使，前进不能，只得后退。一时急怒交加，惊慌忙乱，竟忘了退路更险。

才退不到丈许，阵门已合。这时一座百蛮主峰，周围数十里上空，俱是祥云瑞蔼笼罩，红艳艳一片金霞异彩，更看不清丝毫景物。只不时看见那团亩许大的绿光东冲西突，闪动不定。三仙二老各在本门方位上盘膝坐定，运用玄功，放起纯阳真火，手扬处便是一个震天大霹雳，带着一团火云，直往阵中绿光打去。四外雷声一个接着一个，只震得山摇地动，石破天惊。静等满了一十九日，消灭妖人元神，扫荡毒氛。这且不提。

话说把守灭门的笑和尚等四人，先时因为灭门是全阵死门，不愁敌人飞遁，只须到时听见雷声，依法行事。到了灭门以后，刚将阵法布好，笑和尚猛地想起借幡指引自己去斩蛛的随引，虽是妖人余孽，颇有悔过之诚。自己受了人家好处，完成大功，虽说冒险将他元神救出，不知他是否遁走，如等阵势发动，岂不玉石俱焚？还有那辛辰子，也是穷凶极恶，如不是他，自己何致失却无形剑，差一点身败名裂？石生在阴风洞底，又曾误放了一个妖

人元神，如要是他，岂不又留祸患？看目前形势，天灵子与绿袍老祖不斗到智穷力竭，决不罢手。何不趁此时机，前往一探虚实？因自己隐身灵符已为妖法所毁，便向庄易要了来，再三嘱咐谨守阵门，自己顷刻即回。金蝉、石生闻言，也争着同去。笑和尚因石生初次出世，阅历太浅，虽说除妖还不到时候，守阵责任重大，便留下金蝉。又向他要了灵符，交与石生佩用，随自己一同前往，以便到了紧急时间，一闻雷声号令，就用他的两界牌飞回，商议定后，直往今日相遇随引之处飞去。飞经主峰后面，风穴上空，遥望辛辰子还背钉在妖牌上面挣扎。知他元神未被石生错放，心中大喜。正以为手到成功，忽见一溜绿火，在风穴口外一闪，现出昨日先在风穴看守辛辰子，后来被绿袍老祖咬去一只臂膀的妖人，单手持着那面妖幡，指着辛辰子骂道：“你这恶鬼临死还要害人！昨日我好心好意劝你忍耐一些，少受些罪，你却向老鬼去搬弄是非，害我断了一只手臂，眼看要步你后尘。不想我的元神，竟会自己飞出。如今乘老鬼和敌人动手之际，先报了仇，再行远走高飞，特地前来寻你算帐。”一边说着，早将那面妖幡插在背后，从怀中取出一把三尖两刃的刀子，一道黑烟，便要脱手向辛辰子飞去。辛辰子元神受了禁制，残躯毁灭，早在意中，只没料到毁他的不是绿袍老祖，而是昨日的同门。

身子又背朝外钉在那里，耳听仇人恶骂，连口都张不开，只急得在牌上乱抖乱颤。

笑和尚一想这两个东西俱非善类，自己除灭这类炼就元神化身的妖人，正觉无甚把握，乐得假手妖人，以毒攻毒。便停止上前，徐观动静。眼看那道黑烟中，一把飞刀快飞到辛辰子后心要穴，忽听一丝破空之音，从斜刺里比电还疾地飞来一溜绿火，恰好将那道黑烟阻住。现出一人，正是昨日借幡给自己去斩文蛛的随引，一现身便将那断臂妖人拦住说道：“他虽不好，也和我们同门多年。自从今早诸同门被老鬼禁制后，我也被他寻着，受了许多活罪，自知命在旦夕，不知还要受多少毒刑。想起以前为恶多端，方在悔恨，不想来了救星，将我元神救出。你元神脱禁，也未始不是那位恩人所放。我本要就此逃遁，走没多远，便看出老鬼和云南教祖天灵子斗法，东海三仙与嵩山二老俱都到来。老鬼纵能脱身，也决顾不了处治我们。想起多年同门之情，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意欲乘此空隙，往阴风洞底解去大家禁制，再一同逃走。好在文蛛已死，老鬼元神又得全力对付敌人，只要不被他撞上，还怕谁来？事机迅速，稍纵即逝。你我恨辛师兄，也不过将他躯壳毁了，他的元神尚在。我等差不多一样功行，除了老鬼的玄牝珠能将他消灭，再不就遇上峨眉派的纯阳仙剑，不然，我等仍奈何他不得。何苦为伤别人，反而耽误自己？”说罢，又转身对辛辰子道：“师兄，你也是平日为恶最甚，才遭此惨报。我二人前去，决定将你元神也一齐放出，不过时间太促，牌上宝钉须要你自用玄功解化，恕不能前来代劳了。”那断臂妖人还在愤恨，随引将话说完，拉了他一同化成两溜绿火而去。

笑和尚见随引果然悔过脱身，甚是高兴。当时如果将辛辰子身躯毁灭原非难事。只是这种妖人，元神如在，终必为祸世间。随引既说峨眉纯阳仙剑可以斩他的元神，何不隐身在侧，随引此去，如不将他元神救出便罢，如果救出，便趁他归窍之际，拿霹雳剑试他一试。主意打定，悄悄拉了石生，隐身埋伏在侧，等候到时行事。辛辰子也是恶贯满盈，气运将终，到了这般田地，还恋惜着原来这一副残躯，以致受完孽报，结果还是神形一齐消灭。笑和尚、石生等了不多一会，便见一团灰暗暗绿阴阴的妖火，从主峰那面朝

辛辰子飞来，看去颇为疲惫，飞得并不迅速。想是辛辰子的元神已被随引救出，诚恐将他惊跑，悄悄嘱咐石生在旁留神警备，直等那绿火飞近辛辰子头上，将要入窍之际，才将精神集中，运用玄功，身剑合一，冲上前去，以便一击不中，还可随后追赶。辛辰子脸朝里钉着，笑和尚又有灵符隐身，一丝也不曾觉察。及至听见隐隐风雷之声起自身后，才知不妙，可是已来不及了。那元神原也异常精灵，剑光一现，便即往空中飞遁，无奈被绿袍老祖禁锢已久，日受玄牝珠妖火烧炼，元气大伤，怎敌峨眉至宝。退飞没有多远，被石生飞剑一挡，略一迟顿，笑和尚霹雳剑正从后方追到，恰好从绿火中心穿过。

耳听妖牌上“哇”的一声惨叫，那团妖火已被剑光斩为两半，还在飞跃。石生的飞剑如一阵银雨涌了上来，会合笑和尚剑光，围往这两个半团绿火一绞，光焰由浓而淡，逐渐消灭。笑和尚万不料这般顺手。回看妖牌上面的辛辰子，还在“吱哇”惨叫，更不怠慢，指挥剑光飞将过去，围着妖牌绕了几下。牌上妖雾散处，连辛辰子带妖牌俱都斩断成好几截，半晌毫无反应。知道大功告成，方要同了石生回转，忽见随引驾着遁光飞来，喊道：“恩公留步！老鬼正打算放那恶蛊出来，去害天灵子躯壳。快将那面幡儿还我，待我去将恶蛊引来，将它消灭，以免日后为害。”笑和尚闻言，刚将幡取出还了随引，未及答话，便见金蝉从灭门上飞至，说道：“适才苦行师伯巡视各门，给了我们一道灵符，说是少时如见金蚕，可用此符破它。如今距离除妖不远，吩咐你快回去呢。”笑和尚一听，顾不得再与随引多说，道了声：“好自为之，得手速急逃走，以免玉石俱焚。”便同金蝉、石生飞回原处。

不多一会，果然随引同了两个妖人，各持妖幡，将千万金蚕恶蛊引来。笑和尚忙用真火将灵符焚化，一道金光宛如一幅天幕，从空中落下，将随引等三人和那万千金蚕一齐罩住。笑和尚见随引也不免于难，甚是难过。方要代他跪求师父开恩时，随引已和一个妖人从金光影里脱身出来，朝着笑和尚等下拜说道：“我到阴风洞底去放各位同门元神，刚刚得手，有几个同门想生吃那妖妇报仇，只管在洞中寻找，我劝他们不听。刚刚逃出，老鬼忽然回来，那几个后走的同门，连人带元神都被他擒住，死于非命。我听老鬼又在吩咐将恶蛊放出，才向恩公要回幡儿，去与这位同门带了金蚕逃出，行到此间，被金光罩住。正愁难得逃命，耳旁忽听‘速弃妖幡，立誓改邪归正，便可免死’。我二人刚刚依言，起了重誓，金光也闪出了一条道路。那断臂同门名叫乔瘦，想是他平日积恶太重，未及逃出，只见他在一团红云里挣扎了两下，便没有踪影。这位同门名叫梅鹿子，入门最晚，人甚忠厚，这次迭经险难，看出因果，决计弃邪归正。此时如求各位仙长收录，自知我等以前罪恶太重，必难获允。意欲先寻地方隐居潜修，过些年月，出外积修功行，以赎前愆，俟有成效，再求恩公代向诸位仙长讲情，收归门下吧。”笑和尚闻言，不禁点头称善。二人又向金蝉三人分别见完了礼，直到雷声大作，仙阵发动，才作别而去。

笑和尚等四人，按照苦行头陀吩咐，直守到第十九天的正午时分。忽听四外雷声如战鼓密集一般，往中央聚拢，猛地主峰那边，又是震天价一个大霹雳响过，眼见一道青烟往上升起，立刻祥光尽敛，红云齐收。三仙二老同在主峰上空现身，传谕四人过去，知道妖孽身灵，业被真火炼化消灭。四人连忙一同过去参见。这时四面崖上飞瀑全部停歇，主峰周围数十里方圆地面，塌陷成一个大湖荡，清泉涌突，洒雪喷珠，翻滚不停。

那座主峰只剩半截，独峙湖心，高出水面约有数丈。正中心冒起一股

温泉，有百十丈高，十来丈粗细，热雾蒸腾，晶光幻彩，恰似一根撑天宝柱，百色缤纷。再衬着四外清流浩浩，飞白摇青，越显雄伟奇丽，气象万千。四人参拜了三仙二老之后，笑和尚单独向苦行头陀请罪，并谢各位师伯叔成全之德。玄真于道：“你连经磨难，不辱使命，你师父已经许你将功折罪。日后光大峨眉，用你之处正多。你虽得了火灵宝珠，却失了无形仙剑，终是缺陷。现在绿袍、谷辰两个妖孽，已除其一。谷辰劫运未到，正是尔等小辈个人修道积功之机会。你如想求深造，可先回山，等到宝相夫人脱劫之后，到她风雷洞去面壁十九年，于静中参悟，重炼无形仙剑，炼成以后，再出山积修外功，自能得着正果。

不过你师父功行圆满，不久飞升。一入风雷洞，不俟将来正果修成，不能相见。你师父门下只你一人，他的剑法系释家炼魔至宝，与我所用不同，虽说殊途同归，到底别有玄妙。你师父已参佛家正谛，对此末法，原不重视。只我同你妙一师叔，不愿你师父剑法失传，欲令你承继你师父剑法衣钵，归入峨眉门下。无奈你师徒聚首日浅，怕你不能在短时间内尽得真传。此番回转东海，须一丝也懈怠不得，否则到时功亏一篑，岂不可惜？”言还未了，笑和尚一听师父不久便要飞升，想起平日教养深恩，不禁悲从中来，跪在地下泪流不止。

苦行头陀道：“业障，你枉自随我多年，还这等免不了贪嗔痴爱，只须努力潜修，道行岂有止境？自你两次触犯戒律，我便看出你非佛门弟子，欲待将你逐出门墙，又念你平时尚无大过，苦修不易，过出无心，罪不至此。若就放任，依旧传我外相衣钵，又恐我去以后，你又重犯贪嗔，中途变节。虽说各位师伯叔可以帮我制你，到底也是我的过恶。因此，才命你三上百蛮，饱尝忧患，见你虽有悔过之诚，究竟难保未来。只打算就你自己平时心得，由你自己参悟，不再传授心法。经你诸位师伯叔再三苦劝，你妙一师叔并答应将你收归峨眉门下，以免日后放纵。固然是你宿根深厚，遇此仙缘，但是也非容易。还不上前行了拜师之礼，只管作些世俗之态则甚？”笑和尚一肚皮委屈，哪敢还言，恭恭敬敬上前，朝着乾坤正气妙一真人，重行拜师之礼，请求训示。妙一真人道：“我念你天资功行，均非凡品，恐日后无人管束，误入魔道，辜负你师父多年教养苦心，才请求将你收归门下。你本有宿慧仙根，自会努力潜修，无庸多为晓谕。我不久回转峨眉，本派三辈同门，俱来聚会，乃是长眉祖师飞升以后，第一次大典，万无一人不到之理。不过你师父玄功奥妙，飞升在即，诚恐往返费时，误你功课，特降殊恩，准你一人无须赴会，可在东海早晚虔诚用功参悟。等到参透玄机，前往风雷洞面壁潜修。一过中秋不久，就是你师父功德圆满之时。只此有限时光，能否承继你师父衣钵，全在你自己修为何如了。”

笑和尚跪领训示之后，玄真子道：“此次虽将妖孽消灭，事前还逃走了几个余党和那个姓倪的妖妇。虽说他们能力有限，到底日后免不了兴风作浪，为祸人间。好在妙一师弟回山之后，自会传谕同门弟子，前往相机行事。这些余孽如能悔过，自当不咎既往；否则下手宜速，以防他们投入谷辰门下，助纣为虐。我与白、朱两位道友，尚须往北海一行，要先走了。”说罢，同了追云叟白谷逸、矮叟朱梅向苦行头陀与妙一真人举手，道得一声：“请！”百道金霞展处，升空而去。苦行头陀便对妙一真人举手道：“贫僧回山，便着尉迟火到时前往仙府受训。凝碧崖之会，恕贫道无此缘法。道友此去九华见了妙一夫人，请代致意。贫道尘缘将满，只好先走一步，不及面别了。”

笑和尚早和金蝉、石生、庄易三人叙过别意，彼此自然都有些依恋不舍。见师父把话说完，连忙赶过来重向妙一真人跪下叩别。妙一真人又谆勉了几句。将他师徒送走后，才将金蝉等三人唤过，首对金蝉道：“你年来颇有精进，但是童心犹在，言行均欠谨饬，不是修道人的风度。我以后不常在山，你更须时常外出积修外功，务须事事留心，听从汝姊及各前辈同门的训诲，以免误却历劫三生的慧业夙根和异日的成就。芝仙与你仙缘最深，你和众弟子用它之处甚多，更要好生将护，不可大意。我此去九华、黄山，与餐霞大师及汝母尚有事商量。峨眉之围已解，你可同了石生、庄易回山等候便了。”

金蝉跪领训示已毕，石、庄二人仍在地下未起，等妙一真人说完，便恳求收录。妙一真人点了点头，由二人行行了拜师之礼，方吩咐起立。先对石生道：“你母苦修多年，因有宿孽，感了灵石精气，无夫而孕。你外祖不察究竟，严加责罚。如非极乐真人先赐灵符防身，几乎将一生功行付于流水。你秉两间英灵毓粹之气而生，异质仙根，得天独厚。我门下教规甚严，只须努力潜修，不犯戒条，异日成就，不在三英二云以下。此番到了峨眉，可先向师姊师兄们请教。等我回山，再传授你功课吧。”石生领训，跪谢起立。妙一真人又对庄易道：“你也是生具异禀，只为夙孽，使你误服涩芝，失音暗哑。

你前师可一子虽在旁门，心术品行极为纯正，以他能力使你复音，原是易事。他因见你质地不恶，恐你得了他的真传，反倒误入歧途，再入正教，修为不易，才行作罢。这是他对你用心深厚之处，不可不知。本想俟我回山，再行与你医治。一则见你心地虔诚，修为勤谨；二则你和诸同门均是初见，言语不通，全用手势，终是憾事。特为你耽延片刻，使你复音。此后入了本门，要知仙缘不易，坚固初衷，勤积外功，力求精进，勿负我意才是。”庄易闻言，不禁感激涕零，拜将下去。妙一真人便取出一粒丹药与庄易服下，然后命庄易盘膝内视，运气调元。少时如觉各宫部位有何感应，须要镇静心神，不可动念。坐有片刻，坎离业已配合。妙一真人才将手一指，一线金光细如游丝，直往庄易左鼻孔之中穿去，不多一会，又由右鼻孔钻出，再入左耳，游走完了七窍。最后走丹田，经涌泉，游天阙，达华盖，顺着七十二关穴逆行而上，才从口内飞出。庄易只觉一丝凉气，从涌泉顺天脊直透命门，倏地倒转，经灵关、玉海，夺门而出，立时觉得浑身通泰，心旷神怡。直到妙一真人说道：“好了，起来。”不由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恩师！”居然复音如常，心中大喜，忙即翻身拜谢。妙一真人将袍袖一展，一道金光如彩虹际天，电射星飞，转瞬没入云中不见了。

第一二三回

恶计毁仙山 巧语花言谋荡女
对枰凌绝巘 玄机妙用警淫娃

金蝉、石生跪送妙一真人走后，俱代庄易心喜，抢着问长问短。各自称道了一阵师父恩德，又观赏了一些眼前奇景，才一同驾起剑光，径往峨眉凝碧崖飞去。飞行迅速，没有多时，便离峨眉不远。正行之间，忽见两道青

光，从天边由西往东南一闪即逝。金蝉认得那两道剑光虽是异教，却已得了峨眉传授。揣看来路，正从峨眉方面飞起，疑是凝碧崖新人门不久的同门，不知有甚急事飞得那般快法，偏又相隔大远，不及追上前去询问，只得作罢。一路寻思，眼看快到凝碧崖上空，倏地又见一道紫光、一道青光冲霄直上，定睛一看，正是英琼、若兰二人。连忙迎上前去，未及开言，英琼首先抢问：“来时路上可曾看见寒萼与司徒平二人去向？”金蝉答道：“我倒未见二人，只看见两道青光，像是本门中人，由此往东南天际飞去。难道山中又发生了什急事么？”英琼忙对若兰道：“你猜得对，他二人定是回转紫玲谷去了。我们赶快追去。”金蝉还要追问究竟，英琼急道：“这没你的事，只是她姊妹闹点闲气，我们要去追他们回来。你先回仙府，等我们将人追回再谈吧。”说罢，也不俟金蝉答言，匆匆拉了若兰，同驾剑光冲霄而去。金蝉见二人飞行已远，便带了石生、庄易往下降落。刚要着地，又见神雕佛奴在前，秦紫玲驾着那只独角神鹫在后，迎面而来，紫玲在神鹫背上，只朝金蝉等三人笑着点了点头，便即往空飞去。金蝉降落下去一看，崖前静悄悄的，只有袁星站在仙籁顶飞瀑底下，掬水为戏。见了金蝉，跪下行礼。金蝉便问：“他们都往哪里去了？”袁星躬身答道：“各位仙姑和新来几位大仙，都在太元洞内商量事呢。”金蝉闻言，慌忙同了石生、庄易，直往大元洞前跑去。

石、庄二人见这凝碧崖果然是洞天福地，仙景无边，俱都惊喜非常。因为金蝉催促快走，不暇细细赏玩，一同进洞。一看正中石室内坐定的除了齐灵云、周轻云、朱文、严人英、吴文琪、裘芷仙等原有诸同门外，还有好多位男女同门，也有认得的，也有未见过的。只余、杨二人与南姑的兄弟虎儿不在洞中。灵云见金蝉成功回转，甚是心喜。

金蝉等三人与大家彼此见礼，略一叙谈，才知余英男自英琼等取来温玉，日服仙药，业已复原。妙一夫人日前曾回山一行，南姑已蒙恩收归门下，昨日才回了九华。这些新到的同门，皆为重阳盛会在即，久慕仙府奇景，又急与久别诸同门相见，所以先期赶来团聚。还有多人，有的尚未得到传谕，有的因事羁身，有的已经得了师长传谕尚在途中，不久都将陆续到齐。目前已到的，除了风雷洞髯仙门下的石奇、赵燕儿，因洞府毁于妖气，奉命移居凝碧崖外，远客计有岷山万松岭朝天观水镜道人的门徒神眼邱林，青城山金鞭崖矮叟朱梅的弟子纪登和陶钧，昆明开元寺哈哈僧元觉禅师的弟子铁沙弥悟修，以及前在风火道人吴元智门下的七星手施林、灵和居士徐祥鹅。一个个都是仙风道骨，气宇不凡。

金蝉原有一肚子的话想问，因见灵云把大家聚在这平时准备朝参师长的中间石室以内谈话，必有要事商议，只得勉强忍住。一眼看见朱文独自一人坐在离门最近的一个石墩之上，默默不语。近旁不远，恰巧空着一个位子，便搭讪着走了过去。灵云正在说话，看了他一眼，金蝉也未在意。一落座，便悄问朱文：“妖人围山何时已解？紫玲姊妹因何淘气？可有英琼、若兰在内？司徒平又是何时回山？为何也与寒萼同行？”一连问了好些。朱文只把嘴朝着灵云努了努，一言不发。金蝉见连问数次，朱文俱不答理，一赌气把头转向一边，身子往旁一偏，将石生招了过来，坐到一起。

二人刚坐下，猛听灵云道：“诸位师兄师弟师妹，昨日掌教夫人临走前，说秦家姊妹现有灾难，曾留下柬帖一封，吩咐到时开看。不想她姊妹今晨因小事反目，寒萼师妹年幼无知，竟不惜干犯戒条，挟制司徒师弟私自离山他去。因见李、申两师妹大难已完，命她们追去当无妨碍。偏偏紫玲师妹又因

为求好过切，非要亲自前去将他二人追回处罚不可。此次开山盛会不比寻常，本派长幼同门，非经掌教师尊特许，届时不准不到。如今端阳期近，误了盛会，不但寒萼师妹吃罪不起，就连愚妹也负有平日失于纠察之责。

秦氏姊妹乃有功之人，更不忍见她们受难受灾。适才拜观掌教夫人柬帖，才知她姊妹因在青螺峪用白眉针伤了天灵子门人师文恭，此番回山，无心与天灵子相遇，该有十六日险难，稍一救援不及，便遭惨祸。尤其是八月中秋，便是她母亲宝相夫人脱劫之时，更不可误却这千载一时的良机。此事除怪叫花凌真人，不能解围。现奉掌教夫人之命，着愚妹借送还九天元阳尺为名，前往青螺峪邀请凌真人出山相救，就便送于建、杨成志二人前往学道。事有周折，即时便要起程。只是这凝碧崖仙府，先前因掌教师尊及各前辈师伯叔均不在此，掌教师尊原住的峨眉丹云嶂全真洞，又因简冰如师伯超劫在即，用风雷将洞封锁，面壁静修，不能来此主持，掌教师尊才命愚妹暂时看守。当时仙府新辟，异派不知底细，崖顶又有师祖灵符封锁，无人前来侵扰。自从飞雷捷径打通，便引起了妖人异教的觊觎。先是阴素棠门下孙凌波，几次前来寻衅。接着便是施龙姑等勾引了华山派门下一干妖孽，围困本山，目前虽然妖氛已解，这些漏网余孽岂肯就此甘休？难保不在掌教真人回山以前，乘隙前来侵犯。防守仙府，责任重大。难得各位同门日内俱要到来，不比以前势太孤单。不过暂时还须有个主持，以免有事发生之时，失去通盘筹算。

按照入门先后和道力深浅，自以纪师兄为第一，意欲请纪师兄代愚妹统率一切，便不虞有失了。”

峨眉门下，班次之分甚严，灵云虽不算最长，因奉师命，义无多让。既有要事他去，论道行班次，均以纪登为长，自然不便推却，只口头上略致谦辞，便接受下来。灵云又命南姑去将于、杨二人唤来，说带他二人前往青螺峪。杨成志自从惊了肉芝，连次惹祸，自知不得众心，巴不得离此他去。于建却是万分不愿离开仙府，但是又不敢违拗，眼望南姑等人，露出十分依恋，恨不得都代他求说几句。南姑知于建同去，灵云原另有作用；再说，自己泥菩萨过江，好容易才得保全，哪敢再管别人闲事。只好装作不解，将头偏过一旁，兀自觉心里酸酸的。朱文素来口快，见于建这般情景，方要开言，灵云看了她一眼，也就住口。当下灵云略微分派，又嘱咐朱文、金蝉，好好在洞中听从纪师兄吩咐，不要离开。然后带了于、杨二人，用遁法直往青螺峪飞去。

灵云走后，大家略谈了一阵，均各自便。人英带了庄易，往洞外去观赏仙景。金蝉拉了石生，径去寻了朱文、轻云二人，追问别后之事。原来施龙姑和阴素棠的弟子孙凌波本是死党，自从二人看中石奇，前往飞雷洞寻衅，结果羊肉未吃成，闹了一身臊，孙凌波身遭惨死，自己也几乎送了性命，本就怀恨在心。偏巧阴素棠赶到云边旧府时，她两个心爱门人已被峨眉门下铁沙弥悟修、七星手施林、灵和居士徐祥鹅等杀死。仇人业已远颺，在自忿怒。回转枣花崖，见孙凌波与余英男俱都不在。唐采珍还不知孙凌波已死，只说余英男乘孙凌波出门逃走，孙凌波回来去追，未追上，隔日又找她的好友施龙姑，前往峨眉飞雷洞，从此一去不归等语。阴素棠闻言大惊，暗忖：“那风雷洞是峨眉派髯仙李元化的洞府，她二人怎敢冒险深入虎穴？”知徒莫若师，算准孙、施二人到飞雷洞去，决非寻常采药访友，必有所为。又看出唐彩珍胸前双乳隆起，秀眉含润，媚目流波，颦眸之间春情溢露，哪里是一个

处女？便再三喝问真情。唐采珍年幼胆小，禁不住阴素棠威吓，只得哭着说出孙凌波平时行为，怎样和姓韩的少年藏在洞内淫乐。末后又看中了风雷洞一个道童，头一次已将那道童撮来，因值师父回山，被那道童乘机遁脱。

二次又去擒那道童，那姓韩的便乘她不在，强将自己奸污。同时还想强奸英男，被英男用剑将他杀死，恐孙凌波回来不饶，才行逃走。最后一次，孙、施二人同往风雷洞，也是为了那道童才去的等实话，一一说出。阴素棠免不得责骂了唐采珍一顿。情知孙凌波最后前去，必遇峨眉主要人物，说不定已丧了性命。虽恨她胆大，瞒着自己行事，到底多年师徒之情；又是一个得宠得力的门人，心中不免难过。尤其是峨眉门下欺人太甚，就在这一二月之间，竟连伤自己好几个爱徒。孙凌波如侥幸不死，还可缓图；如已死在敌人之手，再不给她报仇，岂不于自己面上也大下不去？虽知敌人势盛，也就顾不得了。

想到这里，决计去见施龙姑，问明真相和孙凌波的生死存亡，再作计较。便将枣花崖洞府封销，留下唐采珍，独自一人赶到姑婆岭。

到了施龙姑洞前，忽听头上有破空的声音，两道半青不白的光华如太白经天，直往洞中飞去。阴素棠现在虽然失足，走入邪道，毕竟出身昆仑正派，除了自己多行不义外，对于各派邪正，分别颇清，这时看出来人是华山派中能手。暗忖：“施龙姑既嫁给了熊血儿，难道就不知道轻重利害？背了天灵子师徒，偷偷摸摸已是不可，怎便大招大揽，连华山派这一干色魔也延纳了来？自己和天灵子交谊颇厚，施龙姑行为不检，未必不是自己徒弟的勾引。那华山派中的史南溪，又曾伤害过自己的情人赤城子，万一狭路相逢，岂非不便？”正在欲前又却，踌躇不定，忽听有男女笑语之声由洞中传出。连忙将身闪过一旁，待要避开，已是不及。那出来的几个男女，内中有两个女的：一个是施龙姑，一个是魔教中有名的勾魂姹女李四姑。还有三个男的，正是华山派几个魔君：史南溪、阴阳脸子吴凤、兔儿神倪均。一出洞便由施龙姑为首，抢上前来拜见。余人也随着打了问讯。阴素棠见了史南溪，心中自是万分痛恨。那史南溪却如没事人一般，一张红脸笑嘻嘻地献殷勤，闹得阴素棠反倒不便发作。见孙凌波没有出来，已知凶多吉少，方要询问，施龙姑已恭请入洞再谈。阴素棠既已现身，当然不能拒绝，只得由施龙姑陪了一同入洞。刚得落座，施龙姑便含泪将孙凌波怎样在飞雷洞前身遭惨死，自己同李四姑若非见机得早，也步了她的后尘等经过情形，说了一个详细。

原来施龙姑自从飞雷洞前漏网逃脱，归途路上，勾魂姹女李四姑遇见旧好阴阳脸子吴凤，便约他相助报仇。才知毒龙尊者师弟史南溪，因年来浮荡，没有归宿，也没有创立甚么门户。烈火祖师和他至交莫逆，便劝他和自己做一党，一同管领华山派，以图增厚势力。史南溪加入了华山派以后，益发声势赫赫，无恶不作。李四姑与他原是旧好，已有多年不见，便请吴凤去将史南溪约来，得便寻几个助手，好报峨眉之仇。吴凤去了没有多日，果然将史南溪约到。史南溪本是色中饿鬼，最善采补之术，与李四姑叙旧，自不必说。李四姑嫌一人分身不开，连施龙姑也一起拉了下水，四人两对，更番淫乐了些日，才互商报仇之策。史南溪略知峨眉虚实，便说道：“现在峨眉虽是几个后辈在彼，但是前洞凝碧崖顶有长眉真人封锁，不易攻进。既然他们将后洞打通，纵有几个小辈防守，也未必是我们对手。报仇还在其次，那凝碧崖洞中，还有长眉真人遗藏的许多灵药异宝，九华肉芝也移植在内，我们如能攻了进去，不但报了仇，扫了他们的脸，还得了那些好东西，助我们

增长道力，真是一件美事。日前听说，峨眉派重阳前后，要在凝碧崖大元洞召集长幼同门，开开山大会，那时他等人多势众，去也徒劳。最好趁他们在东海采药炼丹，不能分身之时前去，要容易得多。不过我们的人还嫌少些，那群小辈的道力虽是不济，几口剑皆非凡品。孙凌波前次失利，便是吃了人少的亏。烈火道兄和他师弟兔儿神倪均，炼了一个都天烈火仙阵，厉害非凡，不论仙凡，一入阵里，便被风雷所化。任是一等仙山，受风雷攻打，不消数日，也成灰烬。现在去寻他对付几个小辈，虽说有点小题大做，不过那阵原为峨眉这群业障而设，先去消灭他们的根本重地，也未尝不是善策。且待我前去和他商量一番。”当下便别了龙姑等三人，径往华山，一问方知烈火祖师已往陷空岛有事，须要年底才回。且喜兔儿神倪均和那阵图法宝，俱在山中。

彼此一商量，割鸡焉用牛刀，既然阵图法宝都在，何必要烈火祖师亲去。便写了十几封柬帖，吩咐门人去约请帮手，自己同倪均先在枣花崖相候。

史南溪眼光何等精灵，一眼便看见下面洞门前站定的阴素棠，想起以前剑伤赤城子之事，不便上前相见。自己又想了一个主意，便抢在阴素棠前头入洞，对施、李二女说了大概，吩咐如此如彼，千万不可将阴素棠放走。然后一同出来，将阴素棠接进洞内，说完许多经过，又请阴素棠加入相助。阴素棠对报仇自是十分愿意，但心里还是记着史南溪前仇，只管唯唯否否，未下肯定答词。一面又看四人亲昵情形，不住拿话去点醒龙姑，意思说她不要如此明目张胆胡为，天灵子师徒不是好惹的。谁知施龙姑已为史南溪等淫魔邪术所迷，闻言强笑道：“血儿他不顾我，把我一人冷冷清清地丢在此地。以前几次要拜他师父的门，学些本领道术，想是他师父嫌我资质太低，不堪教训，始终没有答应。这次在峨眉吃了多人的亏，差点送了性命。事后思量，皆是自己道行不济之故，非常害怕。现在我和李四姑都拜在烈火祖师门下，静等祖师回山，就行拜师之礼了。”

阴素棠闻言，便猜龙姑因为贪淫，又恐后患，竟至毅然不顾一切，背叛丈夫，投身到华山派门下。知她将来必无好结果，错已铸成，无可再说。至于寻峨眉派报仇之事，这些淫魔前去，果能如愿，更省得自己费事。否则等他们失败回来，自己再广寻能人为后助，设法报仇，也免得沾他们的光。此时正好坐山观虎斗，人已死了，报仇何在早晚？自己羽毛未丰以前，何苦随着他人去犯浑水？想到这里，便推却道：“孽徒惨死，原该为她报仇，但眼下峨眉势盛，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就，原想俟诸异日。难得诸位道友与龙姑同仇敌忾，又有都天烈火大阵，不患不能成功。我道力有限，对于此阵奥妙，莫测高深，有我不多，无我不少。近在山中炼了一样法宝，也是为了报仇之用，如今尚未炼成，意欲向诸位道友告辞回山，俟有用我之处，再来如何？”兔儿神倪均道：“仙姑这话奇了，我等原因龙姑相约，为报令徒之仇而来，仙姑本是主体，怎会置身事外？令人不解。”众妖人又再三从旁婉劝，说得阴素棠无话可答，只得应允。最后仍说山中有事，法宝也未随身，决定届时赴约。又座谈了一会，才行辞去。一路暗想：“久闻史甫溪这个恶道性如烈火，怎么今日几次给他难堪，他都始终和颜悦色地对答，情意殷殷？莫非他后悔伤害赤城子，又不便明和自己道歉，特意和自己殷勤，释嫌修好？也未可知。”又想起孙凌波随自己多年的师徒情意，既有这种现成的时机，还是先报杀徒之仇再说。主意定后，便往枣花崖飞去。

阴素棠原也是昆仑派中健者，只为一时情欲未尽，与赤城子有了苟且

行为，被众同门逐出教外，一赌气想和赤城子另创新派，争回颜面。经营多年，不但没有成效，近来又遭失意之事。如就此知难而退，她除平时淫行外，尚无别的大恶，一时也不致便伏天诛。偏偏遇上孙、施两个淫女往峨眉闯祸，把她引入漩涡。起初不愿和仇人共事，主意本打得不错，何曾想到史南溪阴险淫凶，心存叵测，别有深意。这次同犯峨眉，便种下恶因，闹得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此是后话。

再说史南溪知阴素棠也非弱者，就此引她入港，说不定还讨个没趣。见她执意要先回山，只好欲擒先纵，放松一下，龙姑此时已无所忌惮，异日熊血儿不知更好，只须等他回时，略避一些形迹；如若事情败露，好在有华山派作为护符，索性公然与他决裂，省得长年守这活寡。等阴素棠走后，三男二女五个淫魔，又会开无遮，任情淫乐起来。

过没三日，约请的人陆续来到，除了华山派门下的百灵女朱凤仙、鬼影儿萧龙子、铁背头陀伍禄外，还有昔日曾在北海无定岛陷空老祖门下的长臂神魔郑元规。那郑元规自从犯了陷空老祖的戒条，本要追回飞剑法宝，将他处死，多亏他大师兄灵威叟再三求情，又给他偷偷送信，才得逃走。自知师父戒律素严，早晚遇上，还是难讨公道，便投奔到百蛮山阴赤身寨五毒天王列霸多门下。逃走时节，又偷了他师父许多灵丹仙药，害得灵威叟为他在北海面壁罚跪三年，自己却得逍遥事外。那列霸多是个蛮族，自幼生着一身逆鳞，满口獠牙，本就无恶不做，自从得了郑元规，益发同恶相济。因见各派俱在收罗门人，光大门户，也想把那赤身邪教开创到中上来，便命郑元规到崆峒山创立赤身教。他与史南溪等都是极恶淫凶一流，平时情感甚密。这次史南溪侵犯峨眉，派人前去请他。他听来人说起峨眉凝碧崖有许多美女，已是动心；何况还有那千年难遇的肉芝，更是令他垂涎不已，一接信便赶来了。见面略一商量，仍然公推史南溪主持一切。因为还有约请未到的人，定在第五日子正去袭峨眉后洞，能偷偷进去更好，如果敌人有了准备，使用都天烈火大阵将凝碧崖包围，强逼敌人献了肉芝降顺；否则便豁出肉芝不要，将敌人根本重地化成灰烬。主意打定，一面着施龙姑去与阴素棠送信，一面又同一干妖人就在姑婆岭前演习阵法。一个个兴高采烈，静等到时行事。不提。

且说施龙姑到枣花崖见了阴素棠，说明经过。阴素棠知她执迷不悟，不好再劝。心中究竟还是恨着史南溪，不愿立刻就去，推说再有三四日，法宝才能炼好，请上复史道友，准定在期前赶到便了。龙姑辞别回去，行到离姑婆岭不远，见自己洞前一片暗赤光彩，杀气腾腾，千百道火线似红蛇乱飞乱窜，知是史南溪等在演习阵法。正要催动剑光前进，忽然一眼瞥见离姑婆岭还有三十余里的一座高峰绝顶上，有两个人在那里对坐。

暗想：“那座峰上丰下锐，高出左近许多峰峦之上，似一根倒生着的石笋挺立半空。上面除了有些奇石怪松外，漫说是人，连鸟兽也难飞渡。峰的上半截，终年云雾包没，时常看不见全身。今日虽然天气晴朗，罡风甚大，寻常修道的人也不会上去盘桓，这两个人来头想必不小。现在各道友正在姑婆岭练法，莫要把机密被外人得了去。记得以前因采药曾上去过两次，有一次在无意中发现在上面有一个洞穴，直通到半峰腰下。当时因为那洞幽深曲折，洞底又是一个极深水潭，无甚用处，没有再去。反正此时回山也没甚事，何不即便前往探个动静？那两人如果是峨眉敌派，乐得结纳引为己用。要是自己这一派的敌人，便看情形行事，凭自己能力，能除去他更好，不能也不去

惊动他，回去约了人再来，也不为晚。”想到这里，因为相隔不远，恐防被人觉察。那峰位置，原在姑婆岭西南，如要前去，本应南飞。故意把剑光折转往东，一路将剑光减低，飞出约有三五里光景，恰好穿入前面密云层里，估量峰上的人已看不见自己，方向一改。即使刚才露了形迹，也必以为自己是过路的人而忽略过去。

施龙姑便将剑光降低，折回来路，仗着密云隐身，紧贴着山麓飞行，顷刻之间，到了峰底。无巧不巧，峰半腰上也起了一圈白云，将峰腰束住，看不见顶。龙姑心中暗喜，急匆匆找着以前去过的那个洞穴，飞身入内。才一入洞，便见剑光影里，有一团大如车轮的黑影，迎面扑来。一个不留神，差点被那东西将粉脸抓破。还算龙姑机警，忙运剑光去斩时，那东西已疾如电逝，掠身而过，飞出洞外去了。龙姑暗想：“无怪人说深山大泽，多生龙蛇。连这一个多年蝙蝠也会成精，竟然不畏剑光，自己一时疏忽，差点还吃它伤了。回来得便，定要将这东西除去，以免年久害人。”当时微觉左耳有些疼痛，因为急于要知峰上人的底细，并未在意，仍旧觅路前进。叵耐以前来路大部不甚记忆，兀自觉得洞中黑暗异常，霉湿之气蒸蒸欲呕。一任自己运用玄功，剑光只能照三尺以内，也不知飞绕了许多曲折甬径，仍未到达上面。末后依稀辨出昔日行路，算计不会再有差错。刚飞上去约有十来丈左右，明明看见前面是一个岩窗，正待运用剑光飞升而上，忽地前额一阵剧痛，火花四溅，眼前一黑，许多石块似雨点一般打来，同时自己的飞剑又似被什么绝大力量吸收了去。刚喊得一声：“不好！”一阵头晕神昏，支持不住，竟从上面直跌下来，扑通一声，坠入下面深潭臭水里面，水花四溅，水声铮纵，与洞壁回声相应，入耳清脆，身已没顶，闹得浑身通湿。恰好被水的激力冒出水面，看见自己的飞剑正从上面坠落。惊慌昏乱之中，不暇细思别的，忙运一口真气，将剑光吸来与身相合，仍旧腾身而起。忙取出随身法宝，一面用法术护身，四下里留神观察，只觉出头面上有几处疼痛，余外并无一丝一毫异状，既无鬼怪，也无敌人在侧，心中好生惊异。再仔仔细细飞向适才坠落的顶上一看，原来是一块凸出的大怪石，黑暗之中看不甚清，连人带剑撞将上去。因飞时势子太猛，正撞在自己头上，将头脑撞晕，坠落潭底。若换了寻常的人，怕不脑浆迸裂，死于非命。那丈许大小的怪石，也被剑光撞得粉碎。所以当时看见火星四溅，并非有什埋伏。暗怪自己鲁莽，受这种无妄之灾，还闹得浑身污泥臭水，好不丧气。欲待就此回去，更衣再来。一则不好意思对众人说起吃亏之事，二则恐峰上的人离此他去。想了想，这般狼狈情形，怎好见人？决计还是上去，只探明了实情就走。

略将身上湿衣拧了拧，顺手往脸上一摸，剑光照处，竟是一手的鲜血，知道虽未受有重伤，头皮已撞破无疑。自出娘胎修道以来，几曾吃过这般苦楚？不由冤忿气恼，一齐袭来，越发迁怒峰上之人，好歹都要查出真相，以定敌友。

人入迷途，都是到死方休，甚少回头是岸。龙姑虽是异教，学道多年，功行颇有根底，并非弱者。她没有想想，一个飞行绝迹的剑仙，岂是一个大蝙蝠所敢近身？一块山石，便能将自己撞得六神无主，头破血流，身坠潭底，连飞剑都脱了手的？仍是一丝也不警悟，照样前进。因为适才吃了大亏，不敢再为大意，一路留神飞行。偏这次非常顺利，洞中也不似先前黑暗得出奇，顷刻之间，已离绝顶只有一两丈光景。恐被对方觉察，收了剑光，攀援而上。到达穴口，探头往外一望，果然离身不远，有两个人在一块磐石上面对弈，

旁边放着一个大黑葫芦，神态极是安详。定睛一看，两人都是侧面对着自己。

左边那人，是个生平第一次见到过的美少年。右边那人，是个驼子，一张黑脸其大如盆，凹鼻掀天，大眼深陷，神光炯炯。一脸络腮胡须，长约三寸，齐蓬蓬似一圈短茅草，中间隐隐露出一张阔口。一头黄发，当中挽起一个道髻，乱发披拂两肩。只一双耳朵，倒是生得垂珠朝海，又大又圆，红润美观。身着一件红如火的道装，光着尺半长一双大自足，踏着一双芒履。手白如玉，又长又大，手指上留着五六寸长的指甲，看去非常光滑莹洁。右手指拈着棋子，沉吟不下。左手却拿着那葫芦，往口里灌酒。饶是个驼子坐在那里，还比那少年高出两个头，要将腰板直起，怕没有他两人高。真是从未见过的怪相貌。再细看那美少年，却生得长眉人鬓，目若朗星，鼻如垂玉，唇似列丹，齿如编贝，耳似凝珠，猿背蜂腰，英姿飒爽。再与那身容奇丑的驼子一比，越显得一身都是仙风道骨，不由看得痴了。

第一二四

迷本性 纵情色界天

识灵物 言访肉芝马

话说美少年与驼子所在山峰，因高耸入云，上面不生杂树。只有怪石缝隙里，疏疏密密并生着许多奇古的矮松，棵棵都是轮囷盘郁，磅礴迂回，钢针若箭，铁皮若鳞，古干屈身，在天风中夭矫腾挪，宛若龙蛇伸翔，似要拔地飞去。驼子和少年对弈的磐石，正在一株周有数围、高才丈许、荫覆数亩的大松盖下，两个黑钵里，装着许多铁棋子，大有寸许，看去好似一色，没有黑白之分。敲在石上，发出丁丁之声，与松涛天风相应，清音娱耳。那洞穴也在一株松针极密的矮松后面。穴旁还有一块两丈多高的怪石，孔窍玲珑，形状奇古。人立石后，从一个小石孔里望出去，正看得见前面的磐石和那两人动作，石前的人，却绝难看到石后。龙姑见有这种绝好隐蔽，便从穴口钻出，运气提神，轻轻走向石后，观察那两人动静。身刚立定，便听那少年说道：“晚辈还奉师命，有事嵩岳。老前辈国手无敌，晚辈现在业已输了半子，难道再下下去，还要晚辈输得不可见人么？”说到这里，那驼子张开大口哈哈一笑，声若龙吟。龙姑方觉有些耳熟，那驼子忽地将脸一偏，对着她这面笑了一笑，越发觉出面熟异常。看神气好似自己踪迹已被他看破，不由大吃一惊。总觉这驼子是在哪里见过面，并且不止一次，只苦于想不起来。

当时因为贪看那美少年的丰仪，驼子业已转过头去与少年谈话，适才那一笑，似出无心，便也放过一旁，继续留神静听二人讲些什么。

那驼子先听少年说了那一番话，只笑了笑，并未答理。这时忽对少年道：“你忙些什么，白矮子此时正遍处去寻朱矮子，到百蛮山赴东海三仙之约，你去嵩岳也见不着，还得等他回来，此时赶去有什么意思？还不如留此陪我，多下一局棋，就便看看鬼打架，岂不有趣？”那少年答道：“既是家师不在嵩岳，弟子去也无用。老前辈玄机内莹，烛照万象。此次三仙二老均往百蛮，不知妖孽可会漏网？”说时又在石的右角下了一子。

驼子答道：“妖孽恶贯满盈，气数该尽。不过这业障忒也凶顽刁狡，如

非魔限已终，三仙所炼的生死晦明幻灭六门两仪微尘阵，连那纯阳至宝，虽然厉害，无奈他玄功奥妙，阵法不能当时施展，稍微被他警觉一些，至多斩掉他的躯壳，元神仍是不能消灭。偏我昨日遇见天师派天矮子，怀着杀徒之仇，执意要寻天狐二女为难。是我激他道：‘一成敌人，胜者为优，只怨自己师父传授不高，不能怪人辣手。你那孽徒虽中了白眉针，若非妖孽借体还原，并非没有救法。你们自己同党尚且相残，何况敌人？像这种学业尚未炼成，眼睛没有睁开，喜与下流为伍而给师父丢脸的徒弟，早就该死，还给他报什么仇？既要怪东怪西，头一个就得去寻那害他的同党算帐。欺软怕硬，算是哪门子一派的教祖？’天矮子向不服人，闻言大怒，便要和我交手。我又逗他：‘你和我交手还早呢。

第一你先去百蛮山，把你孽徒的仇报了来。你如无此胆子，我还借乌龙剪给你助威。事完之后，我准明年端午到云南去登门求教。’我当时不是不愿和他动手，实因昔年峨眉道友助过我一臂之力，久无以报，恐他们大功难成，本要亲身前去相助。难得巧遇三寸丁，他性情执拗不下于我，他也会这种分神化炼玄功，他只要被我激动，一到百蛮，必定好胜贪功，自告奋勇，正好由他去见头阵，让三仙道友抽空布置。谁知他果然中了我的道儿，忿忿要走。我还怕激他不够，行前我又对他说道：‘我知你这个没出息的三寸丁，只为利用一个女孩子来脱劫兔难，自己当了王八不算，还叫徒弟徒孙都当王八。我生平除极乐童子外，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叫阵。早晚不给你看点颜色，你也不知我驼子贵姓。’他知我是那下流女孩母亲的旧友，他那种做法也太不冠冕，便说他并非成心拿圈套给人去钻，实因那女孩母亲求他允婚时，见那女孩资质还不错。只是先天遗留的恶根太厚，早晚必坠入淫孽，形神销毁，不堪为他弟子匹配，不肯答应。经不住那女孩的母亲再三苦求，他因以前好友之情，又念在那女孩母亲苦修数百年，只有这一点骨血，连门人都没有一个，眼看快遭天劫，能避与否，尚不可知。当其途穷日暮之际，不好遇事坚拒，才将婚事答应。起初原想过上几年，查明心迹，引入他的门下。谁想那女孩天生孽根，无法振拔，叛夫背母，淫过重重。如依他徒弟心理和他的家法，本应将其斩魂诛体。

但是一则看在亡友分上，二则他自己以前又不是没有看出将来收场结果，想了想他教中原有献身赎罪之条，才暂时放任，留为后用。我没等他说完，便呸了他一口，说道：“那女孩虽没出息，你若使其夫妻常在一起，严加管束，何致淫荡放佚到不可收拾？你明明纵人为恶，好供你将来的牺牲，还当我不知你的奸谋么？”他闻言冷笑答说：‘慢说他徒弟是他承继道统之人，不能常为女色耽误功行，就是任其夫妻常聚，也不能满其欲壑。如其不信，尽可前往实地观察，便知我所说真伪。’他那种办法，此时看去，似存私念，其实还是看在故人情分，使她到时身死而魂魄不丧，仍可转劫为人。否则那女孩淫根太深，积恶过重，异日必追乃母后尘，而道力又不如远甚，万难似乃母一般侥幸脱劫，以至形灰神灭，岂不更惨？说完便和我订了后会之约而去。他前往百蛮，我正可省此一行。想起那女孩的母亲也曾与我有旧，情知天矮子所言不谬，但是还想亲来看看，万一仍可振拔，迷途知返，岂不堵了天矮子的嘴？及至到此一看，这女孩真是无可救药，只得由她去了。”

那少年道：“同门诸位师伯叔与老前辈，尽有不少香火因缘。这里的事，老前辈适才已然说知因果，只一举手，便可使诸同门化险为夷，又何必坐观成败呢？”那驼子答道：“你哪知就里。一则劫数所关；二则我与别人不同，

人不犯我，我也向来不好管人闲事。照你所说，各旁门中尽有不少旧友，若论交情深浅，岂不便是峨眉之敌呢？”那少年也不再答言，似在专心一意地下棋。那驼子说完了这一席话，两眼渐渐闭合，大有神倦欲歇神气。

龙姑这时虽在留神偷听，一边还贪看那美少年的丰仪，仅仅猜定驼子虽不是峨眉同党，也决不是自己这一面的人，别的并未注意。后来听出驼子所说的天矮子，有点像云南孔雀河畔的天灵子。又仿佛在说自己与熊血儿结婚经过，越听越觉刺耳。听驼子之言，自己所行所为，天灵子师徒已然知道真相，怪不得上次熊血儿回山，神态如此冷漠。只是熊血儿素常性如烈火，天灵子也不是好惹的人，何以装作不知，不和自己破脸？如说有用自己之处，熊血儿不说，天灵子玄功奥妙，道法精深，若遇天劫，岂是自己之力所能化解？又觉有些不类，心中好生惊异。若照前半年间，施龙姑只在中隐居，虽和孙凌波同流合污，弄些壮男偷偷摸摸，毕竟守着母训，胆子还小。那时如闻驼子这一番话，纵不惊魂丧魄，痛改前非，也会暂时敛迹收心，不敢大意。再听出那驼子与母亲有旧，必定上前跪求解免，何致遭受日后惨劫？无奈近来群魔包围，陷溺已深，淫根太重，迷途难返。先时也未尝不入耳惊心，不知怎样才好。继一寻思：“天灵子师徒既已知道自己行为，即使从此回头，不和外人在往来，也决挽回不了丈夫昔日的情爱；纵使和好如初，也受不了那种守活寡的岁月。烈火祖师门人众多，声势浩大，本领也不在天灵子以下。

事已至此，索性将错就错，先发制人。即使明白与熊血儿断绝，公然投到华山派门下，还可随心所欲，快乐一生，看他师徒其奈我何？”

想到这里，不禁眉飞色舞，对驼子底下所说，也不再留神去听。只把一双俏目，从石缝之中注视那美少年，越看心里越爱。色令智昏，竟看那美少年无甚本领。若非还看出那驼子不是常人，自己适才又不该不留神，闹了个头破血流，浑身血污，不好见人时，几乎要现身出去，勾引一番，才称心意。正在恨那驼子碍眼，心痒难挠，猛想道：“看这驼子气派谈吐，都不是个好相识。这峰密迤姑婆岭，必已得了虚实。那美少年明明是峨眉门下无疑，万一驼子为他所动，去助敌人，岂不是个隐患？何不乘他不备，暗中给他几飞针？倘若侥幸将他杀死，一则除了强敌；二则又可敲山镇虎，将那美少年镇住，就势用法术将他迷惑，摄回山去，岂不胜似别人十倍？”随想，随即将头偏过石旁，准备下手。因猜不透驼子深浅来历，诚恐一击不中，反而有害，特地运用玄功，将一套玄女针隐敛光芒，觑准驼子右太阳穴发将出去。那金针初发时，恰似九根彩丝，比电闪还疾。眼看驼子神色自若，只在下棋，并未觉察，一中此针，便难活命。

就在这一眨眼的当儿，那少年倏地抬头望着自己这面，将手一扬，仿佛见有金光一闪。那驼子先把右手一抬，似在止住少年，那金光并未飞出。同时驼子左手却把那装棋子的黑钵拿在手内，搭向右肩，朝着自己。驼子动作虽快，看去却甚从容，连头都未回望一下。那棋钵非金非石，余外并无异处。说时迟，那时快，龙姑的九根玄女计恰好飞到。只见一道乌光，与针上的五色霞光一裹，耳听叮叮叮叮十来声细响过处，宛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龙姑大吃了一惊，这才知道轻捋虎须，驼子定不肯甘休。刚想重用法宝飞剑防御，驼子不知取了一件什么法宝向龙姑反掷过来，一出手便是一团乌云，鳞爪隐隐，一阵风般朝龙姑当头罩来。龙姑忙使飞剑防身，欲待驾起遁光退避，已来不及，当时只觉眼前一黑，身上一阵奇痛，神志忽然昏迷，晕死过去。

过了有好一会，觉着身子被一个男子抱在怀中，正在温存抚摩，甚是亲昵，鼻间还不时闻见一股子温香。起初还疑是在梦中，微睁媚目一看，那人竟是个美貌少年道士，眉若横黛，目似秋波，流转之间隐含媚态，一张脸子由白里又泛出红来。羽衣星冠，容饰丽都，休说男子，连女人中也少如此绝色。转觉适才和驼子对奔的美少年，丰神俊朗虽有过之，若论容貌的温柔美好，则还不及远甚。尤其是偎依之间，那道士也不知染的一种什么香料，令人闻了，自要心荡神摇，春思欲活。见他紧搂纤腰，低声频唤，旁边还放着一个盛水的木瓢，看出并无恶意。刚要开言问讯，那道士已然说道：“仙姊你吃苦了。”依了龙姑心思，还不舍得就此起身，到底与来人还是初见，已经醒转，不便再赖在人家怀里。才待作势要起，那道士更是知情识趣，不但不放龙姑起身，反将抱龙姑的两手往怀里紧了一紧，一个头直贴到龙姑粉脸上面挨了一下。龙姑为美色所眩，巴不得道士如此。先还故意强作起立，被道士连连搂抱，不住温存，早已筋骨皆融，无力再作客套。只得佯羞答道：“适才被困在一个驼背妖道之手，自分身为异物，想必是道友将我救了。但不知仙府何处？法号是何称呼？日后也好图报。”道士道：“我已和仙姊成了一家，日后相处甚长，且休问我来历。适才见仙姊满身血泥污秽，是我寻来清水与仙姊洗涤，又给仙姊服了几粒丹药，才得回生。请问因何狼狈至此？”

龙姑此时业已色迷心窍，又听说道士救了自己，越发感激涕零，不暇寻思，随即答道：“妹子施龙姑，就住前面姑婆岭。路过此山，见有二人下棋，疑是敌人，前来窥探。

被内中一个驼背道人，收去妹子一套玄女针，又用妖法将妹子制倒，幸得道兄搭救。那驼子不知走了不曾？”那道士又细细盘问明了驼子的相貌，虽然脸上频现惊骇之容，龙姑却并未看见。等到龙姑说完，那道士忽然扭转龙姑娇躯抱紧，说道：“亏我细心，不然几乎误了仙姊性命和攻打峨眉的大事呢。”龙姑忙问何故。道士道：“我便是巫山牛肝峡铁皮洞的温香教主粉孩儿香雾真人冯吾，与烈火祖师、毒龙尊者、史南溪等俱是莫逆之交。因为前数月毒龙尊者曾派他们门下弟子俞德到牛肝峡请我往青螺赴会，偏巧我不在山中，往福建仙霞岭采阴阳草去了。回山才知峨眉门下一干小业障请来怪叫花穷神凌浑，破了毒龙尊者水火风雷魔阵，强霸青螺峪，死伤了许多道友，毒龙尊者还被天灵子擒往云南。我闻信大怒，立誓要代各位道友报仇。刚得下山，便遇黄山五云步万妙仙姑许飞娘，说峨眉气势方盛，报仇还不到时候。他们新近开辟了根本重地凝碧崖太元洞，里面藏有不少珍宝。还从九华移植了肉芝，吃了可以入圣超凡。如今一班有本领道行的敌人都分头在祭炼法宝丹药，准备应劫，凝碧崖只有几个孩子在那里看守。飞娘来时，曾路遇华山派的使者，说史南溪在姑婆岭主持，乘峨眉无备，去潜袭他的凝碧崖，夺走肉芝，代众道友报青螺之仇。飞娘本人因有要事在身，不能前往，便代他们来约我前去相助。因我终年云游，正拿不定我回山不曾，恰好半路相遇。我久慕仙姊丽质仙姿，别了飞娘，赶往姑婆岭。正行之间，忽然看见下面山谷中有条似龙非龙，虎头蓝鳞，从未见过的异兽，刚落下遁光，想看个仔细。恰好遇我一个仇人和那个驼子，正说要将你处死。是我用法宝飞剑，将驼子和那仇人赶走。恐他们约人回转，于你不利，才驾遁光将你摄到此地，用清泉洗去你脸上的血泥，又用我身带仙丹将你救转。只说无心之中救了一人，没想到你便是姑婆岭的施仙姊，真可算仙缘凑巧了。”

龙姑这时已看清自己存身所在，并非原处。又听说那道士便是史南溪

常说的各派中第一个美男子，生具阴阳两体的巫山牛肝峡粉孩儿香雾真人冯吾。一听惊喜交集，全没想到冯吾所言是真是假，连忙挣着立起身来下拜道：“原来仙长便是香雾真人，弟子多蒙救命之恩，原是粉身碎骨，难以图报。”言还未了，冯吾早一把又将她抱向怀中搂紧，说道：“你我夙缘前定，至多只可作为兄妹称呼，如此客套，万万不可。”说罢，顺势俯下身去，轻轻将龙姑粉脸吻了一下。龙姑立时便觉一股温温暖气，触体酥麻，星眼流媚，瞟着冯吾只点了点头，连话都说不出来。淫男荡女，一拍便合，再为细表，也太污秽椿墨，这且从略。

那冯吾乃是本书前文所说妖人阴阳叟的师弟。阴阳叟虽然摄取童男童女真阳真阴，尚不坏人性命。冯吾却是极恶淫凶，天生就阴阳两体，每年被他弄死的健男少女，也不知若干。自从十年前与阴阳叟交恶之后，便在牛肝峡独创一教，用邪法炼就妖雾，身上常有一种迷人的邪香，专一蛊惑男女，仗着肉身布施，广结妖人，增厚势力，真实本领比起阴阳叟相差得多。那驼子却是本书正邪各教前一辈三十一个能手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姓名来历，且容后叙。那美少年便是追云叟白谷逸的大弟子岳雯。两人都爱围棋，因此结了忘年之交。这次驼子用激将言语说动天灵子去往百蛮山后，想起金针圣母友谊，特意到姑婆岭点化施龙姑，先给她吃了点苦头。然后将她带到落凤山，交给屠龙师太善法大师，原想使她躲过峨眉之役，托屠龙师太指点迷途，管束归正。谁知施龙姑魔劫太深，业障重重。驼子到了落凤山，屠龙师太业已他去，只剩她徒弟眇姑和神兽虎面藏彪看守洞府。驼子将她交给眇姑，嘱咐一番，便即同了岳雯走去。眇姑见龙姑一身都是血泥污秽，驼子虽用了解法，尚未醒转，想进洞去取点丹药泉水，与她服用。才一转身，正遇冯吾得了许飞娘之信，从巫山赶往姑婆岭。他以前在雁荡山吃过屠龙师太大苦，并不知屠龙师太移居此山。一眼看见那神兽在谷中打盹，觉着希奇，身才落下，便见崖上躺着一个面有血泥的女子，似乎很美。心刚动得一动，忽听风雷破空之声，看出是屠龙师太回山，吓了个魂飞魄散。幸而手疾眼快，忙将身形隐起。

屠龙师太也是著名辣手，近年不大好管闲事，万没料到有人敢来窥伺，一到便往洞中飞去。眇姑自然说了前事，就这问答工夫，谷底神兽早闻见崖上生人气味醒转。无巧不巧，冯吾行法太急，又正站在龙姑身前，连龙姑也一起隐起。冯吾先还只以为龙姑是屠龙师太新收弟子，自己既没被仇人看见形踪，更可借此摄去淫乐，以报昔日之仇。一见神兽蹿上崖来，不问青红皂白，将龙姑抱定，摄了便走。屠龙师太和眇姑闻得兽啸，出洞一看，人已不见，只当龙姑自醒逃走。本就不愿多事，并未追究。倒是冯吾淫贼胆虚，飞出好远，才另寻了一个幽僻山谷落下。寻来清泉，洗去龙姑脸上血泥，竟是美如天仙。再一抚摸周身，更是肌肤匀腻，滑不留手。起初还怕她倔强，不肯顺从。正要用邪法取媚，龙姑已经醒转，极露爱悦之情，益发心中大喜。再一问明来历，才知还是同道。这还有什么说的，随便择了一个山洞，尽情极致仙一度，彼此都觉别有奇趣，得未曾有。又互相搂抱温存了一会，商量一同回转姑婆岭。这时已是次日清晨，龙姑问起道路，才知离家已远。两人便一起驾遁光，手挽手，往姑婆岭飞去。到了洞前落下，冯吾忽然想起一事，唤住龙姑，低声嘱咐，见了史南溪等人，休提遇见驼子及自己半途相救情形，只说无心在云路中相遇便了。龙姑不知冯吾连见屠龙师太都吓得心惊胆裂，哪里还敢去和那驼子交手。把他先时的信口胡诌当成真言，竟以为他不愿人

知道和自己有了私情，故尔隐过这一节。本想对他说，史、吴、倪等人一向俱是会开无遮，不分彼此，只要愿意，尽可任性取乐，日后用不着顾忌。因已行到洞口，不及细说，恩爱头上，自是百依百顺，笑着—瞟媚眼，略一点头，便即一同入内。进洞一看，见里面除了原有的人外，又新到了一个华山派的著名党羽玉杆真人金沈子，也是一个生就玉面朱唇的淫孽。

座中只长臂神魔郑元规与冯吾尚是初见，余下诸人见了冯吾，俱都喜出望外，分别施礼落座。从此一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每日照旧更番淫乐，自不必说。

史南溪派出去约人的使者，原分东南西三路。东西两路所请的人，俱已应约而至。

只派往南路的人，有个头陀名叫神行头陀法胜，却未到来。此人百无所长，飞剑又甚寻常。仅有一件长处，是他在出家时节，无心中得了一部异书，学会一种七星遁法，能借日月五星光华飞遁，瞬息千里，飞行最快。那东西两路派出去的人，原都是见了所约的人，只须传了口话，递了柬帖，事情一完，各自回山。惟这神行头陀法胜，史南溪因他有七星光遁之长，飞行绝迹，盗取肉芝大有用处，特地命他与被请的两人同到姑婆岭听命。起初算计他去的地方虽远，回来也最快。谁知人已到齐，而他请的人未来，连他本人也渺无音信。直等到第四日过去，也不见法胜回转。知他虽然平素胆小怯敌，却极善于隐迹遁逃，不致被敌人在途中擒杀。而且所约两人，乃是南海伏牛岛珊瑚窝的散仙，南海双童甄良、甄兑，俱非寻常人物，万无中途出事之理。想了想，想不出是什缘故。

这些淫孽，多半是恶贯满盈，伏诛在即，并未深思，也不着人前去打探，以为峨眉只几个道浅力薄的后辈，狮子搏兔，何须全力。南海双童不来也罢，既然定了日期，决计到时动手就是。

光阴易逝，不觉到了第五日子正时刻，阴素棠果然如期赶到。她本人虽然一样犯了色戒，情欲不断，毕竟旁观者清，一见这班妖孽任意淫乐，公然无忌，便料知此次暗袭峨眉，纵使暂时胜利，结局也未必能够讨好，早就定了退身之策。与众人略微见礼，互道景仰，已到了动身时刻。一千妖人由史南溪为首，纷纷离洞，各驾妖遁剑光，齐往峨眉山飞雷洞前飞去。这一千妖人，只说峨眉都是些后生小辈，纵有几个资质较佳，受过真传，也不是自己一面的对手，何况又是潜侵暗袭，不愁不手到成功。没料到 he 这里还未动身，人家早已得信准备。自从髯仙令仙鹤回山报警后，灵云等人早就日夜留神。接着又连接掌教夫人飞剑传书，指示机宜。只是金蝉、英琼俱都有事羁身，离山他去。这还不算，紫玲的独角神鹫，现在优昙大师那里，等用仙法化去横骨；神雕钢羽与灵猿袁星，又因英琼一走，也都跟去。这三个虽是披毛带角的畜生，却是修炼多年，深通灵性，要用来观察敌情，防守洞府，有时比人还更有用。这么一来，无疑短了好几个有用的帮手。

灵云等知道敌人势盛，责任重大，哪敢大意。除将石、赵请来，连同仙府中原有诸同门，妥善计议，通力合作，定下防守之策外，又命芷仙去将芝仙唤来，对它说道：“仙府不久便有异派来此侵犯，志在得你和仙府埋藏的重宝。我等已奉掌教真人之命，加紧防御，料无闪失。你自移植仙府，我等因见你修道千年，煞非容易，又感你灵血救人之德，视若同门至友，既不以异类相待，亦不覬觐你的仙体灵质，以助成道之用。你却因此忘了机心，上次在微尘阵前，吃了杨成志的大亏，几乎送了性命，未始不是你乐极生悲，

上天给你预兆。后来我等回山，斥责杨、章等人，你以为无人敢再侵犯，故态复萌。偌大仙府，尽多美景，难道还不足意？昨日朱仙姑往前山解脱庵，去取余仙姑的衣物，归途竟见你独自在前洞门外，追一野兔游玩。在有多年功行，还是如此顽皮。万一遇见邪魔异派，我等不知，何能救援？倘或膏了妖孽的馋吻，岂不悔之无及？现在为你安全设想，你生根之处虽然仙景最好，仙果繁植，因为这次来的妖人俱非弱者，诚恐幻形隐身，潜来盗你，容易被他发现。适才和秦仙姑商量，因你平日满崖游行，地理较我等要熟得多，着你自寻一所隐秘奥区，将你仙根移植，由秦仙姑再用仙法掩住敌人目光。只是此法一施，非俟破敌以后，你不能擅自离体神游，你深通灵性，当能逆料。如自知无事，只须多加小心，不离本洞，也无须多此一举；如觉将来仍有隐忧，还须依照我等所言行事，以免自误。”

芝仙先时闻言，脸上颇现惊异之色。及听灵云说完以后，也未表示可否，径自飞也似地跑向若兰面前，拉着衣角往外拖拉。众人俱当它要拖去看那隐秘地方，知它除金蝉外，和若兰、英琼、芷仙三人最为亲热，所以单拉若兰。灵云、紫玲自是必须前往，余人也多喜它好玩，都要跟去。谁知众人身才站起，芝仙却放了若兰，不住摆手，又向各人面前一一推阻。众人都不解是何用意。灵云问道：“看你神气，莫非只要申仙姑同你一路，不愿我等跟去么？”芝仙点了点头。灵云知它必有用意，又见它神态急切，便不多问，拦住众人，单命若兰随往。芝仙才高兴地张着两只又白又嫩的小手，跳起身往若兰怀里便扑。若兰知它要抱，刚伸手将它抱起，芝仙便急着往外连指。

若兰抱起芝仙出洞之后，众人重又落座叙谈。紫玲猛想起灵云适才说，朱文在凝碧崖顶的洞门外面遇见芝仙之事，便问朱文道：“朱师姊从解脱庵回来时，在何处遇见芝仙？可曾看清它追的野兔是个什么模样吗？”朱文道：“我当时因为降落甚速，先只瞟了一眼，看见它追的那东西浑身雪白，有兔子那么大小，并没看得仔细，一晃眼便追到草里去了。我因芝仙还要往草里去追，想起它关系重大，不论哪一派的人见了这种灵物，谁都垂涎，它又没有能力抵御，恐受他人侵害，才转身回去，将它抱起回洞。可笑它记仇心甚重，因为昔日蝉弟在九华得它时节，我曾劝蝉弟就手将它生吃，补助道行，蝉弟不肯，它却永远记在心里，从不和我亲热。这次抱它时，它虽没有像往常遇见不愿的人，便往土里钻去，却也在我手里不住挣扎，口里乱嚷，小手往后乱舞。我也没理它，就抱着一同回来了。迎头遇见大师姊，才没说几句，它便溜下地去跑了。”紫玲好似对朱文后半截话不甚注意，抢问道：“那东西师姊未看清，怎便说是野兔呢？”朱文笑道：“我今儿还是头一次见秦大师姊这么打破沙锅问到底。刚才不是对你说过，那东西是白白的，洞外草长，看不见它全身，仿佛见它比兔子高得多，还有一双红眼。白毛红眼，又有兔子那般大小，不是野兔是什么？”紫玲还未答言，灵云已听出一些言中之意，便问紫玲道：“文妹虽然年来功行精进，但是阅历见闻，都比贤姊妹相去远甚。听玲姊之言，莫非这洞外又有什么灵物出现么？”紫玲道：“大师姊所言极是。诸位师姊请想，那芝仙秉天地灵秀清和之气而生，已有千百年道行，非极幽静明丽之区，不肯涉足，性最喜洁，岂肯与兽为伍？而且它虽是灵物，胆子极小，见了寻常虫豸，尚且惊避不遑，何况是个野兔，怎敢前去追逐？照适才拉扯申师姊情形与朱师姊所言对证，那东西决不是什么野兔，说是匹小白牛白马，比较对些。纵然不是芝仙同类，也是天地间的灵物异宝。大师姊说它大胆，擅自出游。据妹子看，它冒险出游，决非无故。既不要我们跟

去，必有原因，少时申师妹回来，便知分晓。如说是它领人去寻那避敌之所，恐怕不像。”

正说之间，若兰已抱了芝仙回转。芝仙两只小手搂着若兰脖子，口里不住呀呀，也听不出说些什么。看神气好似有些失望，手里却是空无所有。朱文首先问道：“兰妹，芝仙可真是领你去寻一匹小白马么？”若兰道：“你们怎地知道？”朱文便将紫玲之言说了。若兰道：“马倒像马，可惜晚了一步，我又莽撞了些，被我将它惊走。用先师传我的法术阻拦，已来不及。听秦大师姊之言，那马定是芝仙同类无疑了。”众人便问究竟。若兰道：“我起初也当芝仙是领我去寻地方。我抱它出了洞，依它指的路到了凝碧崖前，它又用手往崖顶指。我便驾剑光上去，走出前洞，直到昔日英琼师妹割股疗亲的崖石底下。芝仙忽然挣脱下地，用手拉我，意思是教我藏伏起来。我一时未得领悟，它已离开我，往深草里飞扑过去。我跟踪一看，原来是一个有兔子大的白东西。当时我如忙着使用小修罗遁法，连芝仙一起禁制住，必然可将那东西擒住。偏偏我看见芝仙扑到那东西背上，刚骑上去，叫了两声，那东西两条后足忽然似燕双飞，往起一扬，将芝仙跌了一交，回身似要去咬。我恐伤了芝仙，不加寻思，先将飞剑放出去，原想护住芝仙，并无伤它之意。谁知芝仙落地时，竟将它一只后腿抱住，没有放开。等我看见，剑光业已飞到，吓得那东西像儿啼一般叫将起来。芝仙连忙放手时，那东西想被剑芒微微挨着一下，受了点伤，惨叫一声，便钻到土里去了。这时因为身临其境，才略微看清。

那东西生得周身雪也似白，比玉还要光亮。长方的头，长着火红的一双眼睛。这时听你们一说，又想起那东西抬腿时，两腿有蹄无爪，蹄上直泛银光，说它像匹小马，再也不差分毫。芝仙见它借了土遁，急得直朝我乱叫乱跳，好似我如早用法术禁制，定跑不脱，即或我不管它，也能将那东西擒住似的。后来我想再仔细搜寻，芝仙却拦住我，拉我回来，其实它如先时不拦，大家同去，也许人多手众，还跑不了呢。”说时，芝仙已挣下地来，往洞外走去。芷仙追出洞去，已经不知去向。

紫玲又细细问了问那小马形象，对众说道：“天地生物，无独有偶。本教昌明，所以迭有灵物归附。那匹小马不是千年成形灵芝，也是何首乌一类的灵药，经多少年修炼而成。据我猜想，芝仙和它必是同类，惺惺相惜，恐为外人侵害，想连它移植仙府中来，与它作伴。这种灵物，最怕受惊。但愿没被申师妹飞剑所伤才好。不然它既受了亏损，还变成惊弓之鸟，或者自移他处，潜藏不出，我等纵有法力，它不现形，其奈它何？再要被异派妖人遇上，不问它死活，只图到手，暗中得了去，岂不可惜！”灵云道：“事已过去，芝仙不让兰妹再寻，想必灵物已不易得。如今既已知道芝仙冒险私自出游，是有所为。适才又嘱咐过它，它本来灵慧异常，不领我们另寻藏身之处，或者知道无须，也说不定。在我为求万全，须替它代谋为是。绣云涧那边邻近丹台，师祖仙阵在彼，敌人纵然偷偷进来，也不敢轻易前去涉险。就烦兰妹与紫妹在那里寻一善地，今晚亥末子初，二气交替之时，将它仙根移植，用法术封锁。破敌之后，再任它自在游行便了。至于新发现的灵物，虽然暂时无暇及此，但是如为外人得去，不但可惜，而且异派中人多是狠毒，只顾自己便宜，必定加以残杀。不似我等一样也用它的精血，却给它另有补益，爱护惟恐不至。起先不知，也倒罢了；既已知道，焉能袖手坐观天地间灵物异宝，葬身妖孽馋吻？不过目前防御事急，两害相权，须弃其轻，我们也不便

专注此事。诸位师姊师弟，可仍照先前所议行事，只由兰妹与紫妹负巡视全洞之责，略可兼顾一二，在妖人未来侵犯以前，随时同往灵物现身之处相机视察。二位师妹俱擅异术，倘能遇上，必可生擒。再去寻着根源，好好移植在芝仙一起。日子一久，野性自退，岂不又给仙府添一活宝？倘如灵物因受兰妹剑伤，惊遁入土，或即因此耗了元精，不能化形神游，藏根之所必然有些异样。以二位师妹之敏慧与道力，只须细细寻踪，想必不致疏漏。如还不得，便是我等无此缘法，只好俟掌教师尊回山，禀明之后，再作计较。中间一有警兆，便须迅速应付，共支危局，不可贻误。”

灵云说完，紫玲等俱都称善遵命。当下便照先时商定人选配置行事。石奇、赵燕儿二人，自即日起暂停内修坐功，只是在飞雷洞左近防守，探查敌情，兼为仙府后洞犄角。

前洞洞顶有长眉真人灵符封锁，原不愁外人闯入。但因昨日芝仙竟能出游，虽说芝仙善于土遁，能缩形敛迹，通灵幻化，非妖人所能，也不可不防。特命紫玲、若兰随时巡视全洞全崖，以防万一。除芝仙本领最次，不堪御敌，在洞内管束于、杨二人与南姑姊弟外，余人均分班在飞雷捷径、后洞口外把守，一经发现敌人，便会合石、赵二人，一面迎敌，一面分出一人飞剑传书。灵云等虽明知一二日内还不至出事，因为责重力微，不能不先事演习，如临大敌一般，以免临阵着慌。除吴文琪一人原在后洞值班外，余人俱都各按职掌，领命而去。

第一二五回

困仙山 群魔惊失利

闯妖云 二女建殊功

且说紫玲、若兰还未到亥末子初，先去寻找芝仙。到了芝仙生根之所一看，芝仙并不在那里。照往常一般唤了几声，也未出现。依了若兰，简直就要将它那原体往绣云涧那边移去。紫玲却主张慎重，说芝仙如不愿移植，必有理由，还是寻着它，问明之后，如愿意，再行移植为是。于是二人又在崖前崖后，连绣云涧、丹台，全都找遍，仍是没有。眼看即交子初，若兰猛道：“它是不是又上去了呢？”紫玲点头会意，便和若兰飞身到了上面，只见灵云一人正站在那里查看形势，二人便问见着芝仙没有。灵云道：“我在亥初来此，曾见它在崖脚深草中呼唤，我将它唤到面前，说妖人不久来犯，此地太险，叫它回去，不要出来。它和我连比手势，指着草里，意思是有些不舍。我又问它愿意移植不？它摇了摇头。随后又往草里钻去，便不见了。我连唤几声，没有出来。想看看它的出入路径，直寻到现在也未寻着。我猜它已由间道回去，刚要回转，你二人就来了。紫妹见闻广博，你看此事该当如何？”紫玲道：“看芝仙神气，似乎不愿移植。

它能变化通灵，想必无甚妨害。倒是前洞有师祖灵符封锁，我们不带它，竟能随意出入。

万一这条秘径不仅是芝仙可以通行，那还了得！总得寻它出来才好。”一边说，一边往四下留神细看。忽然径往深草里走去，虽是星月交辉，又是

一双慧眼，还嫌丛草碍眼，便将剑光飞出去削那草。忽然惊唤道：“二位师姊快来，在这里了！”灵云、若兰也在帮着寻找，闻声过去一看，紫玲剑光照处，那一片草竟是特别繁茂，正中央一处土地，已被紫玲无心中用飞剑挑起，现出深若三尺的土穴，微闻一股异香，清馨扑鼻。紫玲忽又惊叹：“毕竟被它走了，真是可惜！”二人便问何事？紫玲道：“二位师姊，请看这穴里的土，不是明明像一匹小马卧过的痕迹？又有这种遗留的香味。以前，灵物定在这里生根，可惜我们不曾发现，又被申师姊飞剑误伤惊走。适才大师姊见芝仙打此不见，这一类灵物，都长于土内穿行，想必跟踪而去，也未可知。”

正说之间，忽见轻云从洞内飞身出来，手里拿着一封柬帖，见了灵云说道：“我从太元洞出来，正要经飞雷捷径到后洞去寻吴师姊，忽见一道金光，带着这封柬帖飞来。

我知是师尊飞剑传书，接将过来，金光已是飞走。师姊请看。”灵云望空拜过，接来一看，里面还附着两道灵符。上面大意说：过了明晚子丑之间，妖人定来侵犯，因知前洞有长眉真人封锁，决不会擅侵前洞，后洞关系重大。各前辈师长均有要事羁身，不能归来。妖法虽然厉害，有灵云九天元阳尺，合众弟子之力，终能无事。只须挨到紫郢、青索双剑合璧，便是驱敌之日。石奇、赵燕儿有难在身，鬃仙的飞雷洞也恐怕难保。可将这两道灵符与赵、石二人佩带，即使为妖法所困，也于性命无损。芝仙灾劫已满，无须移植。纵有潜入的敌人，也是自来送死。芝仙所寻的灵物，也是一个多年成形肉芝，名叫芝马，日后必为芝仙引植仙府，功用甚大。此时无须兼顾，抗敌为重。芝仙出入的道路，乃是五府中另一捷径，到处有灵符封锁，只有草木之灵，可以借着地气在地下面穿行，无须防守。另外还指示了一些应敌的机宜。灵云看完，说与轻云、若兰、紫玲等三人。因见为期已促，自己的调度还有未尽善处，柬上既说明了日期，期前必定无事，正可从容重新布置。便命紫玲住手，仍将浮土拢好，一同回洞，召集众人传观赐柬，依言行事。当晚无话。

第二日仍然不见芝仙的面，因有柬上预言，料知无事，都未放在心上，一个个聚精会神，准备迎敌。因恐人少，将于、杨二人与虎儿姊弟，分别关在室内，由紫玲用法术封锁，以防万一。芷仙改去照料英男。当日黄昏过去，仍着吴文琪值班，防守后洞；因见时辰将到，特命申若兰前去相助。余人都在洞中候信。若兰领命，正由飞雷捷径往后洞飞行，快离洞口不远，忽见一个小人从一处石缝中逃出，往前飞跑，定睛一看，正是芝仙。连喊两声，未曾喊住。后洞正当敌人来路，恐它出去涉险，便驾剑光追了出去。

吴文琪正在后洞门口，与对面飞雷洞石、赵二人隔崖谈话，忽听后面若兰连喊：“快将芝仙截住！”回身一看，芝仙跑得比箭还疾，转瞬已到了面前，将手一抓未抓住，被它从腿缝里穿过。一任二人叫喊，连头也未回，径往飞雷崖左侧的孤峰下跑去。二人知道时光已到戌正，敌人快来，哪敢怠慢，连忙飞身追去。叵耐今日芝仙竟像疯了一般，穿石越坂，纵跃如飞，满峰乱窜乱蹦。二人剑光虽快，恐怕伤它，又不敢指挥上前拦阻，只好分头兜捉。眼看追上，又被它遁入土中。及至定神细寻，又在旁的石缝中出现。二人看看追到峰后，正在顾此失彼，无计可施，敌人来犯时辰已渐渐切近。若兰忽然急中生智，悄悄与文琪打个暗号，由文琪上前兜拿，自己暗用木石潜踪之法，将身形隐去，静等吴文琪追赶芝仙路过，暗中出其不意，将它擒住。刚刚行完法术，隐去身形，不一会，眼看吴文琪正从远处将芝仙追了回来，忽听身旁丛草中轻轻响动，先疑是什么虫豸之类。回身一看，正是昨日所见那

匹小白马，从一个石罅里钻将出来，昂头向芝仙来路望了一望，又往四下一看，似要觅地遁走。若兰一见，喜出望外，未容它往前窜走，早一伸手将它两只前腿捉住。那马知道中了道儿，惨叫一声，两条后腿往下便挣。若兰知它脚一着地，便要遁去，哪肯怠慢，就势一伸左手，又将它两条后腿捉住，提了起来。

这时芝仙已来到切近，若兰正想换手去捉时，那芝仙好似闻见什么气息，忽然停步，仰头闻个不已。恰好文琪也赶将过来，将它抱起。若兰忙解去法术，现出身来。芝仙见那匹白马被若兰擒住，十分欢喜，更不挣扎，只一手朝着天上连指。二人这时已微闻峰那面隐隐有了破空之声，猛想起来时只顾捉回芝仙，误了守洞责任。这一惊非同小可，不暇多说，一同把手一挥，竟往洞中飞去。

刚刚越过峰顶，便见下面飞雷洞被妖云毒雾笼罩，石、赵二人不知去向，隐隐见有剑光飞跃，自己洞门这面，站定灵云、轻云、紫玲、寒萼、朱文等人。除各人剑光外，灵云手上的九天元阳尺，已化成百十丈金光异彩，将洞门护住，正和飞雷洞上空十来个妖人对敌呢。原来那峰高出天半，二人不知不觉中追越过去老远。妖人来路正当峰前，又是偷袭，形迹诡秘，所以没有觉察。忧急之中，料知敌人尚未侵入，略放宽心。正打算飞剑护身，冲破妖氛，去与灵云等人会合。身子还未飞投到那一片妖云毒雾之中，那在飞雷洞上空的十来个妖人业已看见若兰、文琪二人，自侧面峰顶飞来，就中鬼影儿萧龙子和铁背头陀伍禄两人，正闲着无事，见来的是两个绝色女子，喊一声：“众位道友，待我擒她。”首先从妖云中飞将过来，一人放出一道半红半黄的光华，往若兰、文琪飞去。二人正忙着抵挡，妖阵中长臂神魔郑元规和粉孩儿香雾真人冯吾，一个放起一片五色迷人香雾，一个放起一团烈焰，飞向对阵，却被灵云的九天元阳尺光华阻住。眼看几个绝色美女不能到手，正在垂涎焦躁，猛一眼看到后来两个女子，一个抱着一个小孩，另一个抱着一匹小马。定睛一看，心中大喜，也不招呼别人，不约而同地双双舍了对阵四人，竟自收转火焰，飞赶上去。那长臂神魔郑元规来得更快，长啸一声，将两条手臂一振，倏地隐去身形，幻化成两条蛟龙一般的长臂，带着数十丈烈焰，直扑吴文琪。同时灵云等人，也看清若兰、文琪二人抱着芝仙和一匹小马，从侧面高峰飞回。紫玲首先喊声：“不好！”忙道：“申、吴二位恐要失陷，大师姊们可用全力御敌，待我前去救援。”言还未了，一展手中弥尘幡，早化成一幢五色彩云，冲破妖云，直达若兰、文琪二人面前。

若兰、文琪刚将剑光飞去敌那对面来的僧道，忽见飞来一团烈火，当中现出两条长臂飞舞而至，后面还紧跟着一片五色彩雾，便知妖人厉害，自己还得分神去顾手上的芝仙、芝马，正愁难以脱身。忽见紫玲驾着一幢彩云飞来，哪敢怠慢，连忙收转剑光，与紫玲会合一起，郑元规、冯吾眼看可望成功，忽见一幢彩云似电闪般在眼前亮了一亮，便即飞回，再寻敌人，哪有踪迹，好生痛惜。只得重又回身，来敌灵云等人。这时，飞雷崖下两道匹练般金光，倏地冲霄而上。接着便听两声惨叫过去，那剑光顷刻布散全崖。史南溪带了十来个妖人，正往高处升起，疑是又来了什么劲敌，也忙着飞遁开去。

再往对阵一看，凝碧崖后洞站定的几个敌人，全都遁去，不见踪迹，只剩数十丈高的金霞，灿烂全山，丝毫没有空隙。猛听史南溪在那里叫喊呼唤，一同飞身过去一问，才知史南溪见敌人法宝飞剑厉害，正在率领众妖人

布置都天烈火阵法，忽然两道金光冲霄直上，便知中了埋伏诡计。不及施展法术抵御，连忙率众打算稍退时，那用法术困住崖上石、赵二人的免儿神倪均，竟自不及退却，陷在金光埋伏之内。同时鬼影儿萧龙子和铁背头陀伍禄返身飞回，正遇金光骤起，一个被金光卷走，一个挨着一些，半身皮肉都被削去。阴素棠离得较近，刚想去救，偏偏伍禄急痛攻心，神志昏迷，不往上空遁走，反倒往下坠落。阴素棠识得金光厉害，不敢过于冒险，眼看伍禄葬身金光影里。敌人未伤分毫，自家人却惨死了三个。一千妖人锐气顿挫，只气得史南溪与郑元规怒发不止。

原来石奇、赵燕儿在飞雷崖前，正与吴文琪闲话，只见申若兰追赶芝仙飞身出来，文琪也随着往侧面高峰上赶去。燕儿年轻好玩，也打算跟去看个下落，被石奇阻住。起初以为她二人去去就回，谁知等了好一会不见回转，眼看时辰快到，不由焦急起来。正打算分出一人往大元洞送信，忽听远远天空中，似有极细微破空之声，由远而近。石奇机警，情知不妙。果然一转眼间，从空际陆续飞来十来个男女妖人，奇形怪状，丑俊不一。见凝碧崖后洞无人防守，关系大为重要。明知妖人势盛，抵敌不住，惟恐他们乘隙侵入，毁了仙府。忙喊：“师弟快去送信！”言还未了，双足一顿，早身剑合一，化成一道白虹，迎上前去。也是合该仙府不应遭劫，这新辟的飞雷捷径，只有施龙姑与追魂姹女李四姑二人来过，余人俱都不知底细，便由施、李两个淫女在前引导，一照面便遇石奇飞身迎战。施、李二人一见又是那个道童，想起前情，不由勾动淫念。两心一意想将石奇生擒活捉回去，双双放出飞剑，将石奇围住，忘了指给众妖人真正地点。赵燕儿本往飞雷捷径跑去，一见师兄危急，同仇敌忾，重又回身，放出飞剑应战。那些妖人见敌人并无防备，只有两个道童应战，并未在意。原想乘虚而入，偏偏凝碧崖后洞外观，远不如髯仙飞雷洞来得雄伟奇峻。又见石、赵二人从洞前崖上飞起，以为那洞便是凝碧崖后户，不问青红皂白，纷纷往飞雷洞飞去。施、李二淫女正与石、赵二人杀得难解难分，百忙中看出错误，刚喊得一声：“那里不是，在这一边！”李四姑的情人免儿神倪均忽然一眼看到施、李二淫女双战两个道童，兀自不能得手，猜出二人心意。大喝一声：“二位且退，待我擒他！”说罢，口中念念有词，将两手往前一张，一片黄烟红雾，风卷一般直朝石、赵二人飞去。施、李二淫女知道这是华山派中最厉害的波斯慝迷神邪火，只得避开，领了众妖人去侵凝碧崖后洞。石、赵二人被二淫女剑光绊住，眼看妖人侵入自己洞府，正在着急。忽见对面飞来一个兔耳鹰腮、油头粉面的妖人，才一照面，便飞出一片黄烟红雾，如风涌一般卷至，情知不妙。恰好敌人剑光也在这时撤去，不敢迎敌，收转剑光，待往凝碧崖后洞逃遁，身子已被烟雾罩住。顿时便觉奇腥刺鼻，头眩目昏。

勉强落到崖上，用尽功力，将两道剑光护住全身，只顾保命，竟忘了施展妙一真人所赐两道灵符。

石、赵二人被困之时，太元洞中的齐灵云等人，因为时辰已至，不见后洞传警，尚以为妖人未来。还是寒萼、朱文二人心急，主张先去看个动静。灵云等人也因洞中埋伏业已设好，正好前往迎敌。当下朱文、寒萼在前先行，余下众人也都随往。才一出洞，便见飞雷崖上烟雾弥漫，文琪、若兰二人不知去向。还未及看清石、赵二人被陷，施龙姑早领了五六个妖人劈面飞来。朱文、寒萼心中大怒，首先将剑光放出手去。对阵鬼影儿萧龙子、铁背头陀伍禄、勾魂姹女李四姑、施龙姑四个淫孽刚将飞剑放起，猛听几声娇叱，敌

人后又飞出几道光华，光中现出几个绝色美女。两下剑光才一交接，妖人这面便感不支。粉孩儿冯吾、长臂神魔郑元规和史南溪、阴素棠在后督队，看见敌人虽只几个幼年女子，发出来的飞剑竟是宛若游龙，神化无穷，才知敌人并非可以轻侮，料知这般战法难以取胜。史南溪打了一声暗号，同了两个妖人自去布置阵法。余人便各自将妖法异宝施展开来。灵云、紫玲见妖人纷纷放起法宝烟雾，知道厉害，除灵云、轻云、朱文三人的飞剑不怕邪污外，余人都只得将飞剑收回，另打主意。众妖人见敌人撒了几口飞剑，正在得意洋洋，不料想就中一个长身玉立的女子，倏地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个似尺非尺的东西，向烟光中一指，便飞起九盏金花，一团紫气，立刻放出金光异彩，将所有妖法邪宝一齐阻止，休想上前一步。

众妖人中，除了史南溪与长臂神魔郑元规自恃本领，不知忌惮，粉孩儿冯吾天生淫孽，色胆包天外，余人多不知此宝妙用。只阴素棠出身昆仑门下，得过真传，虽然走入歧途，见闻广博。起初联合妖人一起，本早打点好了取巧主意。交手之际，便看出对阵敌人个个仙根深厚，剑术得有峨眉真传，不是等闲之辈。她还以为这些妖人厉害，或者可以取胜。及至灵云九天元阳尺一出手，虽未见过，却深知此宝来历功用。漫说敌人皆非弱者，即此一宝，已足保障峨眉而有余。后来萧龙子、伍禄自知不济，退了下来，正遇若兰、文琪飞回，赶上去迎敌。郑元规、冯吾又看出若兰、文琪手上的芝仙、芝马，想捡便宜，却被紫玲抽空将若兰、文琪接应回去。阴素棠又看出紫玲用的是宝相夫人的弥尘幡。暗想：“敌人年纪不大，哪里去得来的这些奇珍异宝？”正在惊疑，那石奇、赵燕儿飞剑光芒锐减，看看危殆。燕儿早已不支。石奇更被妖雾蒸得头晕目眩，好容易用剑光掩护，一步一步退进洞口。忽然力尽神昏，一跤绊倒，被洞口一根石乳绊住道袍，哗的一声撕破，倏地怀中金光一亮，猛然想起两道灵符。忙喊：“师弟还不施展教祖灵符，等待何时？”说罢，忙即如法施为。二人刚刚诵完运用灵符的真言，便即心力交瘁，倒在地上。那灵符便在这时化成两道金光，往上升起，笼罩全山，立刻妖焰消逝，毒雾无功，反死了几个妖人。这一来，阴素棠更看出那灵符是玄门仙法，只有长眉真人有此道力，因而疑心洞中尚有能人埋伏；不然只有那两个道童，又被妖法困住，怎能施为？越发萌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想。偏那史南溪竟不肯知难而退，一见自己这边连遭失利，反而暴跳如雷。又看出金光起后，并无能人出来应战，敌人反而退却。明明是预先留下保洞之法，虽然厉害，伎俩止此，如用妖法攻打，并不难将金光消灭，随心所欲。

想到这里，索性约齐一干妖人，不必再用飞剑法宝和敌人争斗，各持妖幡，按方位站定，由他与长臂神魔郑元规、粉孩儿冯吾三人总领全阵妙用，施展都天烈火阵法，打算每日早午晚三次，用神雷和炼成的先天恶煞之气，攻打飞雷崖和凝碧崖后洞。阴素棠在众妖人中最有本领，但因阵法尚未谙熟，便请她领了施龙姑等在空中巡哨，以防敌人冲出求救。在这攻打期间，如敌人一干主脑不得信来救，决无败理。却不料那灵符竟是当年长眉真人飞升时节留下的九道灵符之一，连那封锁前洞的灵符，俱都各有无穷妙用，岂是史南溪的妖法魔阵短期内所能消灭。他这里只管打着如意算盘，暂且不提。

话说紫玲将若兰、文琪二人接了回去，见着灵云，恰好对崖灵符起了妙用。因有飞柬预示机宜，知道凝碧仙府应有此劫，石、赵二人虽然被困，生命不致危险。如就在此时冲出御敌，或许尚有差错。便各将飞剑法宝收了回来，静观动静。果然顷刻之间，听见雷声隐隐，金光上层似有烈焰彩雾飞

扬，妖阵已经发动，暂时除了困守，别无善法。

因飞柬尚另有机宜，灵云须得回转太元洞去主持，暂留下紫玲姊妹与轻云、朱文和那九天元阳尺防守后洞，以备万一。自己同了若兰、文琪回洞。那芝仙、芝马在若兰、文琪犯险遇敌之际，本已在二人怀中，吓得乱喊乱叫。一经回洞，当若兰、文琪忙着相助应战妖人之际，早就挣脱开去。最奇的是那匹芝马，起初那般野性，一入山洞，竟然驯顺起来，任芝仙骑着往洞内飞跑，丝毫不抗拒。众人因芝仙业已回转，到了安全地方，便不再去管它。灵云回洞时节，问若兰、文琪何故擅离职守，二人说了经过。被灵云好生埋怨了一阵，然后命若兰、文琪依照柬上之言行事。布置妥帖，重又再往后洞。依了灵云，既然飞柬明示仙府应有此次被囚之厄，索性到时再议。妖人攻打不进，必然设法偷入，只专心在洞中等他前来落网，无须冒险出去迎敌。紫玲、轻云俱以灵云之言为然。

朱文、寒萼却不忿妖人猖獗，定要相机出战。灵云料知战虽无功，也无大碍，便自由她。

因灵符金霞笼罩全山，固然外人攻打不进，里面的人也不能冲破光围而出。便将九天元阳尺交与朱文，吩咐二人小心在意，稍得小胜即回，切勿贪功轻敌。妖阵厉害，最好借九天元阳尺护身出阵，再和妖人对敌。二人领命，兴高采烈地将九天元阳尺往金霞中一指，立刻便有九朵金花、一团紫气护住二人全身，联袂破空而上。金花紫气过处，顶上金霞分而复合。

上面一干妖人早将妖阵布好，满以为敌人借着灵符金霞隐蔽，不敢出战，正准备到了预定时辰，动用烈火风雷猛力攻打。华山派玉杆真人金沈子，正把守阵的东面，猛见脚底霞光如万丈金涛，突地往上升起有数十丈高下，金霞升处，飞起九盏金花，一团紫气，内中现出两个绝色美女。虽然垂涎美色，也知道那九朵金花的厉害。正想运用风雷拦阻，敌人却已由金花紫气护身，飞出阵去。金沈子料知两个女子定是逃出求救，从自己阵地上遁走，于面子上太不好看，忙驾妖光追上前去。阴素棠领了施、李二淫女，正在空中巡游，忽见金光紫气中拥着两个女子，竟冲破妖阵飞身而出，也猜是去寻峨眉主脑人物报警求救的。虽知九天元阳尺厉害，一则自己既已与史南溪等暂时连成一气，究属不便坐视成败；二则来的又是两个无名后辈，就此让她们从自己手内遁走，岂不貽笑于人？正待飞身上前迎敌，施龙姑早看出来人之中，有昔日腰斩孙凌波那一个女子在内。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问青红皂白，便将两套子母金针对敌人打去。只见九朵金花闪处，两套十八根飞针，如石沉大海，渺无踪迹。刚在惊愕痛借，谁知敌人异常大胆，破了金针之后，反倒将那金花紫气收去，现出全身，指着施龙姑等骂道：“我姊妹二人一时无聊，出山游戏片刻，便要回转仙府。不想遇见你们这群妖孽，阻我清兴。如用玄天至宝和你对敌，显得我姊妹倚仗师长法宝，来胜你们，忒显得我姊妹法力不济。有何本领，只管使将出来，莫待我姊妹倦游归去，你们不曾伏诛，失了指望。”言还未了，后面的玉杆真人金沈子业已赶到，同时施龙姑、李四姑两个淫孽也将飞剑放出。金沈子料知敌人非自己飞剑所能取胜，一追到便将手中拂尘一指，黑沉沉一片玄霜，直朝寒萼、朱文飞去。寒萼、朱文刚将飞剑去敌施、李两个淫孽，玄霜尚未临头，便觉身上一阵奇冷。朱文宝镜业被金蝉、笑和尚借走，正懊悔不该听信寒萼之言，恃强欺敌，将九天元阳尺收去，适才又说了许多狂话，不好意思再将尺取出。正在为难，喜得寒萼已将宝相夫人那粒金丹放将出来，一团

其红如火的光华，飞入玄霜之内，所到之处，那淫秽污恶邪岚妖瘴所炼成的毒霜，竟被红光融化成了极腥奇臭的水点，雨一般往峨眉山顶落了下去。

金沈子原想用毒霜将二女迷倒，不料心爱之宝受损。一见不好，忙使法术收转时，业已消溶殆尽，心中大怒。只得收了拂尘，也将飞剑放出，会合施、李两淫女，同敌朱文、寒萼。那阴素棠本在踌躇，忽见来人轻敌，破了施龙姑金针之后，反将九天元阳尺收去，暗骂：“好两个无知业障，有了玄天至宝不用，岂非自找无趣！”及见朱文、寒萼放出飞剑，去敌施、李、金三人，一个是餐霞大师嫡传，一个是宝相夫人心法，旁门玄妙，加以峨眉派的正宗传授，果然变化无穷。才知来人口出狂言，原有所恃。虽是暗中夸赞，毕竟二女剑术不在她的心上。见施、李、金三人不能取胜，喝一声：“大胆贱婢，敢在此猖狂！”手一指，一道青光宛若神龙出海，直往朱文、寒萼顶上飞来。二女和施、李二人对敌，本可占得上风。添了一个华山派的能手金沈子，已觉只可勉力应付，不能取胜。忽又加上阴素棠修炼多年，深得昆仑派奥妙的两口飞剑，怎是敌手？寒萼首先感到不支，尚幸来时早和朱文商量好了步骤，一见敌众我寡，势不能敌，便用新招。

恰好朱文也见出不妙，双双对打一声暗号，寒萼忙从法宝囊内取出一件宝物，口诵真言，往剑光丛中飞去。一出手，便是一条数十丈长、三两丈宽的五彩匹练，首先将阴素棠两口青白光华绞住。阴素棠一见寒萼施展当年天狐惯用的己寅九冲小乘多宝法术，才明白这女子竟与天狐宝相夫人有关，不知怎地会投到峨眉门下？既用旁门幻术御敌，足见敌人伎俩已穷。骂得一声：“左道妖法，也敢来此卖弄！”说罢，将手朝两道青白光华一指，立刻光华大盛，似两条蛟龙，纠结着那条彩练只一绞，嗤的一声，便化成无数彩絮，飞扬四散，映目生花，恰似飘了一天彩雾冰纨，绚丽无涛。阴素棠刚在快意，忽听剑光丛中“哎呀”一声。定睛往前一看，喊声：“不好！”不及再作招呼，长袖一展，连人带剑飞上前去。那青白两道光华立刻便涨有数倍，将施、李两淫女护住。

就在这时，那边妖阵上的史南溪，也看出下面敌人中有两个女子飞出阵去，阴素棠和施、李、金四人兀自不能取胜。知道骤然上前迎敌，二女有九天元阳尺在身，未必能够生擒。便暗使毒计，将妖阵暗中隐隐向前移动，等到将敌人陷入阵中，再行发动，使其措手不及，主意打定，正在施为之际，忽见玉杆真人金沈子中了敌人法宝落地。接着阴素棠又运用玄功，施展平生本领去救护施、李二淫女。便知事有不妙，刚要飞身上前相助，猛听一声娇叱道：“无知妖孽，暂饶尔等狗命！我姊妹要少陪了。”史南溪一见敌人想走，又恨又怒，怪叫一声，把手里一面都天烈火旗往前一挥，口中念念有词，立刻妖阵发动，千百丈烈火风雷，似云飞电掣一般合围上去。谁知敌人早有防备，又是九朵金花、一团紫气飞起，所到之处，烈火风雷全都分散。眼睁睁看着那两个少女冲破下面金霞，飞回凝碧崖去了，虽然暴怒，无法可施。那金沈子已在受伤时节，被下面金霞卷落，料知难有生理。只不知敌人用的是什么法宝，竟然这般厉害。及至一见阴素棠，才知是当年天狐宝相夫人所炼的白眉针。想是金沈子一时疏忽，被敌人打中要害，致遭惨死。敌人既有玄天至宝护身，怎便就此逃走，得胜之后，便即退了回去？好生不解。

第一二六回

涉险贪功 寒萼逢异叟
分光捉影 乙休激天灵

原来朱文与寒萼都是有些性傲，嫉恶如仇。寒萼素常更加小性，这次随了紫玲投到峨眉门下，见一千同门姊妹个个俱是仙风道骨，剑术高妙，同处在凝碧崖洞天福地，未尝不欢喜佩服，兴高采烈，以为从此可以参修正果。偏偏齐灵云奉了师父之命，暂时统领同门，镇守仙府，自知责任重大。起初人少，又加一千同门大半素有交谊，都是深受过师长戒律，奉命维谨，不用操心过虑，还好一些。及至从青螺归来，添了紫玲等人，虽然无歧视，因见寒萼轻纵任性，表面上对众人不得不端起一点尊严，以防日后有人逾闲荡检，违了教规。紫玲向道心诚，救母情殷，不但不以为苦，反越发加了几分敬佩。

灵云见她如此，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奖勉敬爱之言。寒萼素常在紫玲谷放纵惯了的，见灵云待她姊妹显有歧异，自己又好几次恃强逞能，越众行事，结果却不甚佳，本已无趣。

再加灵云对她虽没深说过什么，那种不怒而威的神气，也令她有些不快。及至在两仪微尘阵内失陷，被灵云救出时，紫玲又当众责难。灵云新得长眉真人七修剑，分给众同门保管，却没自己的份，益发认为没有面子，表面上说不出口，只是心里怏怏失望。总想得一机会，立点功给大家看看。难得妖人侵犯仙府，正好建功出气。谁知灵云却坚持师命，略向妖人对敌，等灵符发动，使命谨守，好生不以为然。因和朱文素日投契，再四怂恿出战。朱文虽和寒萼性情相投，对于灵云姊弟，既有救命之恩，又有师长之命，却与别的同门一样敬爱服从。因为好事贪功，再听寒萼说应敌之法，觉得有胜无败，不禁跃跃欲试，便随了寒萼去向灵云请战。灵云本想不准，因连日觉出寒萼神情有些阳奉阴违，不愿意当众扫她的面子；又料知二人并无灾厄，只得答应，将九天元阳尺交与二人防身，冲破金霞光围出战。

二人冲出妖阵，便照预定方略，收尺诱敌。不料敌人势盛，尤其阴素棠的飞剑厉害。

因为玉杆真人金沈子神气鬼头鬼脑，语言无状，早已恼在心里：一面由寒萼用天狐宝相夫人的旁门真传己寅九冲小乘多宝法术炼成的一条锦带飞上前去，暂将阴素棠剑光敌住；同时朱文便取出九天元阳尺准备退却，寒萼就势取出几根白眉针首先朝金沈子七窍打去。

那金沈子见阴素棠剑光厉害，正想生擒敌人，心存邪念之际，忽见眼前似有几丝光华一闪，便知道不妙，忙想避开，已是不及。只觉两眼一阵奇痛，心中一团迷糊，往下一落，正落在金霞之上，被卷了去。

话说寒萼那条锦带，原是旁门一种速成法宝，不论何物，只须经过九个己寅日便可炼成。看去虽数十百丈五色光华，却没多大作用。不过这种旁门小乘法术，也经过一些时日祭炼，虽然遇上正经法宝飞剑不堪一击，却足能阻挡片刻工夫。行法的人见势不敌，豁出牺牲数日苦功炼成的法宝被别人损坏，便可此时乘隙遁走，再妙不过。这原是宝相夫人传授二女遇见强敌脱身之法。紫玲姊妹到了峨眉，朱文等人因她姊妹擅长旁门法术，比若兰所学还多，平常请她姊妹施展出来，以开眼界。紫玲遇事谦退，总是强而后可。

寒萼原喜卖弄，在无事时，用小乘法炼了几件宝物，准备几时大家比剑，使出来博取一笑。出战之时，偶然想起，便带在身旁，果然用上。及至

用白眉针伤了金沈子，二次又用针去伤施、李二淫女时，被阴素棠识破，知道来人所用宝物是极厉害的白眉针。施、李二人危机一发，想起施龙姑母亲金针圣母的交谊，不好意思袖手，连忙身剑合一，运用玄功，飞上前去救护她们。寒萼见小乘法宝已被敌人破去，阴素棠剑光厉害，白眉针竟被阻住，知道再不见机，不能讨好，乐得占了便宜卖乖。本还想多说几句大话开心，正遇见史南溪见警追来，妖阵发动，更不迟延，与朱文会在一起，各驾剑光，仍在九天元阳尺的金花紫气拥护之下，冲破下面光层，飞回洞去。灵云、紫玲等人见寒萼、朱文已去多时，正在悬念，忽见二人面带喜容飞回，问起出阵得胜情形，也甚心喜，便赞了寒萼几句。寒萼自是高兴，哪把妖人放在心上。灵云、紫玲都主张得意不可再往，寒萼、朱文哪里肯听，当时并未争论什么。

这头一日，众妖人因连遭失利，都在气愤头上。史南溪更是气得暴跳如雷，尽量发挥妖阵威力，虽然有金光彩霞罩护洞顶，那烈火风雷之声竟是山摇地动，十分清晰。众人不敢怠慢，除若兰、文琪要在太元洞左近埋伏外，余人全都齐集后洞，准备万一。寒萼、朱文几番要想乘隙出战，都被灵云阻住。朱文还没什么，寒萼好生不满，背着灵云单人试了试，没有九天元阳尺，用尽平生本领，竟冲不到上面去，这才作罢。

第二日起，没出什么事变。第五日以后，护洞金霞却越来越觉减少。敌人方面，自然也是每日三次烈火风雷，攻打越急，渐渐可以从金霞光影中，透视出上面妖人动作。

休说寒萼、朱文等人，连灵云明知九天元阳尺可以应付，也有些着慌起来。寒萼更坚持说灵符光霞锐减，纵不轻敌出战，也须趁金光没有消灭以前，就便分身上去，探一个虚实动静，省得光霞被妖法炼散。九天元阳尺只可作专门防敌之用，无法分身。灵云也觉言之有理，仍由朱文拿着九天元阳尺，陪了寒萼同去。

寒萼、朱文满以为这次仍和上次一般，好歹也杀死两个妖人回来。高高高兴兴地走出洞外，将九天元阳尺一展，九朵金花和一团紫气护着二人，冲破光霞，飞身直上。这时正值敌人风雷攻打过去，上面尽是烈火毒烟，虽然金花紫气到处，十丈以内烟消火灭，可是十丈以外，只看出一片赤红，看不出妖人所在。来时灵云原再三嘱咐，九天元阳尺固是妙用无穷，妖阵也极为厉害，颇有变化，务须和上次一样，不可深入，等冲出妖阵，敌人追来，再行迎敌。如见妖阵往前移动，不论胜负，急速飞回，以免迷了门户，纵有至宝护身，难免被困。偏偏二人轻敌贪功心胜，一见敌阵无人，以为妖人没有防到自己隔了数日，又复出战，必定还在阵的深处。仗着九天元阳尺护身，算计好了退路方向，径往妖阵中央飞去。前去没有多远，猛觉天旋地转，烈火风雷同时发动，四围现出六七个妖僧妖道，分持着妖幡妖旗，一展动便是震天价一个大霹雳，夹着亩许大小一片红火，劈面打来。且喜九天元阳尺真个神妙，敌人烈火风雷越大，金花紫气也越来越盛，休说近身，一到十丈以内，便即消灭。一任四围红焰熊熊，烈火飞扬，罡飘怒号，声势骇人，丝毫没有效用。二人才略微放心，便想仍用前法诱敌出阵交手。谁知无论走向何处，烈火风雷都是跟着轰打。寒萼还梦想立功，几次将白眉针放将出去，总见敌人身旁一道黑烟，一闪便没踪影。留神一看，原来是一个奇胖无比的老头儿，周身黑烟围绕，手里拿着一个似锤非锤的东西，飞行迅速，疾若电闪。每逢寒萼放针出去，他便赶到敌人头里，用那锤一晃，将针收去。寒萼一见

大惊，不敢再施故技，这才知道敌人有了准备，无法取胜。暗道今日晦气，互打一声暗号，打算往原路飞回。不料史南溪自从那日失利，一面用妖法加紧严密布置，准备诱敌人阵，再行下手，事前隐身阵内，并不出战。同时这两日内，又到了几个极厉害的帮手，有两个便是史南溪派神行头陀法胜往南海伏牛岛珊瑚窝去约来的南海双童甄民、甄兑。还有一个，便是破寒萼白眉针的陷空老祖大徒弟灵威叟。

甄民、甄兑原是南海散仙，素常并不为恶。因前些年烈火祖师和史南溪往南海驼龙礁采药相遇，正值甄民、甄兑在诛那里一条害人的千年鲨鲸，虽然有法术制住，兀自弄它不死。史南溪趁鲨鲸吐出元珠，与甄氏兄弟相抗之际，从旁捡便宜，用飞剑从鱼口飞入，将鲨鲸穿胸刺死。因这一点香火因缘，就此结交。以后每一见面，必谈起峨眉门下如何恃强欺凌异派。甄氏弟兄隐居南海多年，不曾出山，各派情形不甚了了。激于情感，听了心中不服，当时未免夸口说：“史道友异日如有相需之处，必定前往相助一臂。”当时只顾高兴一说，后来又遇同道中人一谈，才知从小就以仙体仙根成道，僻隐海隅，见闻大少。那峨眉派竟是光明正直，能人众多。倒是烈火祖师和史南溪辈，素常无恶不作。便对史南溪等冷淡了起来。及至这次法胜奉命相请，约攻峨眉，甄氏弟兄本不愿去，一则不便食了前言，二则久闻峨眉威名，想到中上来见识。弟兄二人一商量，去便是去，只是相机行事，仗着裂石穿云之能，略践前言即归，拿定主意，不伤峨眉一人。这才同了法胜前往。眼看快离姑婆岭不远，不料遇见一个驼背异人，将甄氏弟兄同法胜困住，冷嘲热讽，耍笑了一个极情尽致。甄良头次出门，还未上阵，便栽跟斗，原想知难而退。

甄兑却主张好歹践了前言再说，真个能力不济，索性再投名师，学习道法，去报驼子之仇。反正一样扫兴，总算对史南溪践了前言，哪怕下回不管。法胜又从旁苦求，三人依然上路。到了姑婆岭，见洞门紧闭，又由法胜领往峨眉。史南溪说了此来目的，甄氏弟兄一听，凝碧崖有成形肉芝，不禁心中一动。又值史南溪要命法胜前去偷盗，得便暗伤敌人。甄氏弟兄便自告奋勇，愿意一同前去。甄氏弟兄同法胜在路上吃亏，以及盗芝之事，暂且留为后叙。

且说那灵威叟不约而至，事出有因。当初长臂神魔郑元规在陷空老祖门下犯了戒条，灵威叟因郑元规既有同门之谊，又有一次在无心中救过他的爱子灵奇，才再三替他求情送信，免去许多责罚。谁知郑元规狼子野心，逃走时节，趁陷空老祖正在炼法，不能分身追他，便盗去许多灵丹法宝，还投身到五毒天王列霸多门下，无恶不作。害得灵威叟受了许多苦楚，未免灰心，不想再和他相见，偏偏事有凑巧。那灵奇原是灵威叟未成道时，和一个贵家之女通奸所生的私生子，落地便被灵威叟盗走，寄养别处。那女子不久死去，灵威叟也被陷空老祖收为弟子。想起前情，几次求陷空老祖准灵奇上山，陷空老祖却执意不允。灵威叟无法，舐犊情殷，只得求了一些灵药给灵奇服用，自己也时常下山去传授他的道法。灵奇天资颇好，本领也甚了得，只是少年心性，虽不仗着本领采花为恶，却无端在衡山闲游，遇见金姥姥罗紫烟的门人崔绮，一见钟情，便去勾搭。崔绮翻脸，两下动起手来。彼时崔绮入门不久，看看可以取胜，又遇崔绮的同门吴玫和追云叟的大弟子岳雯，在远处闲眺看见，相次赶来。三打一，对吴、崔二女还可应付，那岳雯却是异常了得。正在危急，幸遇郑元规路过，救了性命。因那里距追云叟、金姥姥的洞府最近，灵奇业已带伤，并未恋战，即行退去。但灵奇却是一往情痴，爱定了崔

绮，三番五次前往衡山窥伺，很少遇上；遇上时候，总有能人在侧，不敢与上次一般涉险。

灵威叟得知此事，知道金姥姥不大好惹，只得将灵奇逼往缙云峰喝石崖仙源洞去，用法术将洞封锁，命灵奇在洞中养心学道。

第二年便值郑元规犯戒，灵威叟被处罚面壁三年。及至期满出山，前去看望，灵奇再三苦求解禁，决不出外生事。灵威叟先还不信，及见灵奇三年静修，果然悔过样子，才略放心。解禁后，灵奇也几年未往衡山去。不料事有凑巧，日前又在仙霞岭附近遇见崔、吴二女。灵奇与崔绮原有前因，不禁又勾起旧情，不知怎的，竟会怎么也丢不下。

暗中跟随二女在山中采药，走了好几天。末后一个按捺不住，趁崔绮和吴玫分手时，竟现身出来，跪在地下，直说自己也是修道之上，自知情孽，并无邪念，只求结为一个忘形之交；否则就请崔绮下手，用飞剑将他杀死。崔绮方在沉吟惊异，恰好吴玫路遇半边老尼门下缥缈儿石明珠、女昆仑石玉珠，一同飞身回来。吴玫刚说此人便是以前在衡山调戏崔绮、被同党救走的妖人，石氏姊妹全吃过异派的亏，疾恶如仇，不同青红皂白，飞剑便杀。灵奇只得起身抵挡，因在洞中潜修数年，又得乃父尽心传授，本领大进。石氏姊妹不比岳雯，虽然一人敌四，还是可以支持。崔绮因石氏姊妹动手，不好意思旁观。

吴玫也因金姥姥说过灵奇来历，知他并不似异派中的淫孽，也没有伤他之心。反是石玉珠见难取胜，将师父新传的五丁斧暗中放将出去。五色华光一闪，还算灵奇逃避得快，斩断了一只左腕。石氏姊妹正要下毒手，多亏崔、吴二女拦住说：“师父说此人尚无大恶，由他改过自新去吧。”灵奇才从死里逃生，见四女已走，拿着半截断腕回洞痛哭。

正在自怨自艾，不好和父亲去说，恰值灵威叟便中路过，下来看望，一见爱子受伤，又不肯明说实话，又恨又心痛。好容易向师父求了万年续断和灵玉膏，将他手腕接上。无奈事隔数日，精血亏耗大过，不能复原。再向师父去求灵丹时，陷空老祖却说，因他多事，被郑元规盗走了一葫芦灵丹，药草虽已采齐，还得数年苦功去炼。自己不久也有灾劫，所剩不多，要留着自已备用，不肯赐与。

灵威叟无法，猛想起郑元规盗走师父灵丹不少，这几年虽不来往，自己于他有救命之恩，何不去向他讨要？及至到了崆峒山一问，说郑元规已被史南溪约往峨眉。又赶到峨眉后山飞雷崖上空，才得相见。郑元规反怪他近年来不该和他冷淡，事急相求，须助他破了凝碧崖再说。又说灵奇定是为峨眉门下所伤，不然，他素来不喜生事，与人无仇无怨，除了峨眉门下，一见异派不问青红皂白，恃强动手，还有何人？灵威叟万没想到他儿子还是遇见了崔绮，一见伤处，早疑心是峨眉、昆仑两派中人用的法宝，闻言动心，起了怒意。灵威叟为了顾全爱子，几方面一凑合，便答应下来。今日对敌，见来人用的是玄天至宝，甚为惊奇。后来又见放出白眉针，知道厉害，使用北海鲸涎炼成的鲸涎锤，将针收去。

朱文、寒萼见势不佳，欲往回路遁走。不想史南溪在二女进阵时节，已暗用妖法移形换岳，改了方向。二女飞行了一会，才觉得不是头路。寒萼一着急，便对朱文道：“师妹，我们已迷失方向，休要四面乱闯。不管他青红皂白，凭着天尺威力，往前加紧直行，总有出阵之时。好歹出阵，看明白了再说。”说罢，二人一齐运用玄功，照直疾飞。那妖阵原是随时移动，二

人先前一面退走，一面还想相机处治一两个敌人，所以不觉。一经决定逃遁，毕竟九天元阳尺神妙无穷，不但所到之处火散烟消，众妖人连用许多妖术法宝也都不能近身，竟被二人冲出阵去，用目一看，已离前洞不远。知道难从后洞回去，又虑敌人知道前洞地点。正在且飞且想，众妖人也在后面加紧追赶之际，忽然正对面飞来一道奇异光华和一道红线，那光华竟拦在二人前面，将金花紫气阻住。红线却往二人身后飞去，猛听一声大喊道：“史师叔请速回去，这两个贱婢自有云南教祖来收拾！”一千妖人，倒有好几个认得来人是毒龙尊者的门人俞德。一听天灵子竟来相助，不由喜出望外。知道天灵子脾气古怪，招呼一声，一齐退去。

寒萼、朱文见金花紫气被来人光华阻住，心刚一惊，不知怎地神志一晕，朱文手中的元阳尺平空脱手飞去。同时那道光华便飞将上来，先将朱文、寒萼围住，现出一个容貌清奇、身材瘦小、穿着一件宽衣博袖道袍的矮道士，指着二女喝道：“那两个女子，谁是天狐遗孽？快通上名来送死，免得旁人无辜受害。”言还未了，俞德业已阻住史南溪等人，单同了灵威叟飞身过来。一见二女已被天灵子困住，心中大喜。闻言正要答话，忽见一片红霞，疾如电掣，自天直下，眨眼飞进天灵子光圈之内。接着便听到洪钟般一声大喝道：“好一个倚强凌弱的矮鬼！在称一派宗主，食言背信，怕硬欺软，替你害羞。”俞德定睛往光圈中一看，红霞影里，一个身材高大、白足布鞋、容貌奇伟的驼背道人，伸出一双其白如玉的纤长大手，也不用什么法宝，竟将那光圈分开。近手处，光华平空缩小，被驼子一手抓住一头，一任那光华变幻腾挪，似龙蛇般乱窜，却不能挣脱开去。

驼子骂了天灵子几句，便对寒萼道：“你二人还不快走！由我与矮鬼算帐。”朱文、寒萼失了九天元阳尺，已是吓得魂飞天外；又被来人用剑光困住，知道不妙。正当危机一发，刚将剑光放出，准备死命相拼之际，忽见一片红霞中飞来了救星，一照面便将敌人剑光破去，虽不认得那驼子是谁，准知是一位道行高深的老前辈，决非外人。方在惊喜，一闻此言，朱文首先躬身答道：“弟子一根九天元阳尺被妖人收去，还望仙长作主取回。”驼子笑道：“都有我哩。你二人都不是矮鬼对手，那尺我自会代你二人取回。急速闪过一旁，免我碍手，”朱文、寒萼不敢违拗，适才一与敌人剑光接触已知厉害，既有前辈能人在场，不犯再拼，便驾遁光，从驼子时下穿将出去。

驼子放过二女，将手一放，那光华便复了原状。同时那瘦矮道士也飞身过来，收了剑光，正要另使法宝取胜，那驼子已指着喝道：“矮鬼且慢动手，听我一言。”矮道士也真听话，便即停了施为，指着驼子骂道：“你这万年不死的驼鬼！我自报杀徒之仇，干你甚事，强来出头？别人怕你，须知我不怕你。如说不出理来，叫你知我厉害。”驼子闻言，一些也不着急，咧着一张阔口笑道：“天矮子，不是我揭你短处，前月在九龙峰顶上相遇，我同你说的什么？敌我相遇，胜者为强。害你孽徒身死，乃是他自己的同恶伙伴。你却怕仇人妖法厉害，不敢招惹，当时答应了我，还是不敢前去寻他。三仙道友与你素无仇怨，他们因事不能分身，被一千妖孽将洞府困住，你却来此趁火打劫，欺凌道行浅薄的后辈，在自负为一派宗主，岂不令各派道友齿冷？还敢在我面前逞能，真是寡廉鲜耻！”那矮道士闻言大怒道：“驼鬼休再信口雌黄！前日听你之言，便要去寻绿袍老妖算帐。分别时，你用话激我，说到了时日才能前去。我因为时日尚早，闲游访友，行至此间，又遇俞德，苦苦哀求，要我放他孽师。我见他为师之命，不惜再三冒死跟踪，准备带他回去。

忽见前面有两个女子，拿着九天元阳尺飞行逃遁。他认出有一个是天狐之女，顺便之事，岂有不办之理？我还不肯乱杀无辜，正待问明仇人，将她擒回云南报仇，你便出来多事，谁在倚强凌弱和趁火打劫？”驼子答道：“你还要强词夺理。”

我辈行事须要光明磊落，不当效那世俗下流，见财起意。就算你不是趁火打劫，乘人于危，秦女是你仇人，那餐霞道友的女弟子朱文，和你又有什么杀徒之恨？却倚仗一些障眼的法儿，将她九天元阳尺抢去？你如以一派宗主自命，还是我那几句老话：天狐二女不过微末道行，岂是你的敌手？你如将绿袍老妖诛却，再来擒她回山处治，只要你不怕开罪峨眉，自问道力胜过三仙二老，谁能说你做得不对？如今放着首恶元凶不敢招惹，却来轻举妄动，说你不是成心欺软怕硬，避重就轻，遮羞盖丑，谁人肯信？再说天狐二女如今已投入了峨眉门下，你和峨眉诸道友也有一些香火之情。他们的弟子行为狠辣，在仇敌相遇之时，不肯手下留情，以致伤了你孽徒性命，你心怀不忿，也应自己上门和诸道友评理。哪怕你自己理亏，不肯服输，兴起兵戎，胜了显你道力本领，超轶群伦，不在你一派宗主。就是败了，也可长点阅历见识，重去投师炼法，再来报仇，毕竟来去光明。如今别人家长不在家，你却抽空偷偷摸摸来欺负人家小孩子，胜之不武，不胜更加可笑。自古迄今，无论正邪各教各派中的首脑人物，有哪一个似你这般没脸？依我之劝，天狐二女逃走不了。不如急速回山，到了时日，自去寻绿袍老妖算完了帐。只要你能亲手将元恶诛却，优胜劣败，各凭道力本领，我驼子决不管你们两家的闲帐。”

一言甫毕，只气得那矮道士戟指怒骂道：“驼子，你少肆狂言。今日我如不依你，定说我以大压小。我定将绿袍老妖诛却，再来寻她们，不过容她们多活些时，也不怕这两个贱婢飞上天去。那九天元阳尺原在青螺峪，与天书一起封藏，被凌花子觑便，派一个与我有瓜葛的无名下辈盗去。我不便再向那人手里要回，便宜花子享了现成。他却借与旁人，到处卖弄。我如想要，还等今日？不过暂时收去，问明仇敌，处治以后，即予发还，你偏来多事。你这驼鬼素来口是心非，要我还尺，须适才那女子亲来，交你万万不能。”驼子笑道：“你词遁理穷，自然要拿话遮脸。我还给你一个便宜：只要你能斩却老妖，量你也不敢与三仙二老起衅，省你到时胆小为难，我要代替三仙二老作主，在中秋节前找着天狐二女，自往紫玲谷相候，作为你们两家私斗，胜败悉凭公理。我将劝三仙二老不来袒护，由我去做公断，决不插手。你看如何？”说完，便将手一招，将朱文喊了过来，说道：“这位是天师派教祖天灵子，适才抢去你的元阳尺，如今还你，还不上前接受？”说时，天灵子早把袍袖一扬，九天元阳尺飞将过来。朱文忙用法收住，躬身道谢。正要和驼子见礼，天灵子已带了俞德，口里道一声：“驼鬼再见！容我将诸事办完，再和你一总算帐，休要到时不践前约。”说完，一道光华，破空而去。

朱文、寒萼早猜出来人是天灵子。一见驼子这么大本领，双方对答时，天灵子虽嘴里逞强，却处处显出知难而退，不由又惊又喜。见他一走，连忙上前拜见驼子。驼子并不答理，只将手一招，灵威叟飞落面前，躬身下拜。原来灵威皇起初见天灵子赶来相助，因是师父好友，正准备随了俞德上前拜见，猛见一片红霞飞来，一个驼子用玄门分光捉影之法，将天灵子剑光擒住。定睛一看，认出来人是曾在北海将师父陷空老祖制服，后来又成为朋友的前辈散仙中第一能手。师父平日尝自称并世无敌，只有驼子是他唯一克星。知

道此人喜管闲事，相助峨眉，一举手间，史南溪这一班妖人便可立刻瓦解。见机早的，至多只能逃却性命而已。因这人手辣，不讲情面，一意孤行，本想溜走，忽见驼子目光射来，已经看见自己。暗想：“此时不上前参拜，日后难免相遇，终是不妙。”灵机一动，想起此人灵丹更胜师父所炼十倍，有起死回生、超凡换骨之功。与其多树强敌，去乞怜于忘恩负义的郑元规，何如上前求他？主意一定，见两下方在说话，便躬身侍立在侧。未及与天灵子见礼，已然飞走。又见驼子招他，连忙上前参拜。驼子道：“你是你师父承继道统之人，怎么也来染这浑水？我早知这些淫孽来此扰闹，因不干我事，不屑与小丑妖魔比胜，料他们也难讨公道，不曾多事。适见天灵子以强凌弱，又受一个后辈苦求，才出面将他撵走。你见我还有事么？”灵威叟说了心事。

驼子便取了一粒丹药交与灵威叟，说道：“你有此丹，足救你子。如今劫数将临，你师父兵解不远，峨眉气运正盛，少为妖人利用。这里群孽，我自听其灭亡，也不屑管。

速回北海去吧。”灵威叟连忙叩首称谢，也不再入阵中与群妖相见，径自破空飞走。

驼子又唤朱文、寒萼起立，说道：“我已多年不问世事，此番出山，实为端午前闲游雪山，无心中在玄冰谷遇见一个有缘人，当时我恐他受魔火之害，将他带回山去一问，才知他乃天狐之婿。我于静中推详原因，知道天狐脱劫非此子不可，就连忙带他回山，也有些前因后果。如今我命他替我办事去了，不久便要回转峨眉。他已在齐道友门下，我自不便再行收录。念他为我跋涉之劳，知天狐二女目前先后有两次厄难，又因东海三仙昔日有惠于我，先在路上激动天灵子，使他去助三仙道友一臂之力。又到此地来助你二人脱难。”朱文一听甚喜。驼子又道：“只是天灵子记着杀徒之恨，必不甘休，百蛮山事完，定要赶到紫玲谷寻你姊妹报仇。此事三仙二老均不便出面。我这里有些柬帖一封，丹药三粒，上面注明时日，到时开看，自见分晓。凝碧仙府该有被困之厄，期满自解。

你二人回去，见了同门姊妹，不准提起紫玲谷之事；不到日期，也不准拆看柬帖，只管到时依言行事，自有妙用。只齐灵云一人知我来历。现时洞中已有妖人潜袭，妖阵虽然寻常，你二人寡难胜众，可从前洞回去便了。”

朱文、寒萼听来人口气，料知班辈甚高，自然唯唯听命。等到听完了话，方要叩问法号，请他相助，早日解围。驼子早将袍袖一挥，一片红霞，破空而去。同望山后，妖焰弥漫，风雷正盛，恐众同门悬念，不敢久停，径从前洞往凝碧崖前飞去。远远望见绣云涧往丹台那条路上光华乱闪，疑心出了什么变故，大吃一惊。急忙改道飞上前去，近前一看，若兰、文琪两人正用丝绦捆着一个头陀，一人一只手提着那头陀的衣领，喜笑颜开地正要飞起。若兰一眼看到朱文、寒萼二人飞来，便即迎上前去说道：“我二人奉命，持了教祖灵符在太元洞侧防守，也不知这贼和尚和两个小贼用什妖法穿光进来，想将芝仙盗走。我二人闻得地下响动，便将灵符施展。为首两个小贼妖法飞剑都甚厉害，若非预先防备，几乎吃了他们的大亏。如今已被教祖灵符发生妙用，引入丹台两仪微尘阵去困住，等候教主回山再行发落。只有这个贼和尚，见吴师姊破去他的飞剑，想要逃去，被我将他擒住，不愿杀他，以免污了仙府，正准备去见大师姊请命处治呢。”

说罢，四人一路，擒了那头陀，直往飞雷捷径飞去。到了一看，灵符金光靠后洞一边的，已经逐渐消散收敛，只剩飞雷洞口一片地方金霞犹浓。

敌人注意后洞，只管把烈火风雷威力施展，震得山摇地动，石破天惊，声势十分骇人。灵云、轻云、紫玲三人，已各将飞剑放出，准备灵符一破，应付非常。因九天元阳尺被朱文、寒萼二人携走，一去不归，虽然柬上预示没有妨害，终不放心。正在着急，一见四人同时从飞雷捷径飞来，又惊又喜。刚要见面说话，猛听震天价一个大霹雳，夹着数十丈方圆一团烈火，从上面打将下来。洞口光华倏地分散，变成片片金霞，朝对崖飞聚过去。烈焰风雷中簇拥着五六个妖人，风卷残云一般飞到。众人这一惊非同小可，纷纷放出飞剑法宝抵御。灵云连话也顾不得说，早将朱文手中的九天元阳尺接过，口念真言，将手一扬，飞起九朵金花、一团紫气，直升到上空。将洞顶护住，才行停止。这时那九朵金花俱大有亩许，不住在空中上下飞扬，随着敌人烈火风雷转动。一任那一团团的大雷火一个接一个打个不休，打在金花上面，只打得紫雾生霞，金屑纷飞，光焰却是越来越盛。雷火一到，便即消灭凶散，休得想占丝毫便宜。

众人先时还恐灵云独力难支，大家一齐动手。及见这般光景，才行放心，不愿白费气力，各人收了飞剑。谈说经过，才知朱文、寒萼出战不久，上面雷火曾经稍微轻缓一些。灵云等方以为是朱文、寒萼将敌人引出阵外对敌，施展九天元阳尺的妙用，所以雷火之势稍减。约过去个把时辰，忽然敌人声威大盛，烈火风雷似惊涛掣电一般打来，同时护洞金霞也被妖火炼得逐渐衰弱。灵云方后悔不该将九天元阳尺交朱文带走，万一妖火将金霞炼散，如何抵御？谁知敌人一面用那猛烈妖火攻洞；一面却请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带了神行头陀法胜，运用他二人在南海多年苦功炼就的本领，穷搜山脉，潜通地肺，从峨眉侧面穿过一千三百丈的地窍，循着山根泉脉，深入凝碧腹地，在太元洞左近钻将上来，打算乘众人无力后顾之际，先盗走芝仙、芝马，二次回身再里应外合。幸而飞剑传书，预示先机，灵云早已严密布置，命若兰、文琪二人在太元洞、绣云涧一带，持了教祖所赐的灵符游巡守候。若兰担任的是太元洞左近，因为好些天没有动静，灵云又不许擅离职守，也不知后洞胜负如何，正在徘徊悬想。忽见路侧奇石后面草丛一动，芝仙骑着芝马跑了出来，快到若兰跟前，倏地从马背上跳下，口中呀呀，朝着前面修重中乱指。若兰颇喜那匹芝马，自从前些日救它回洞，仍是见人就逃，始终不似芝仙驯顺，听人招呼。见芝仙一下地，它倒如飞跑去，便想将它追回，抱在手里，看个仔细。身刚离地飞起要追，文琪原在绣云涧左近窥视，远望芝仙骑着芝马跑出，这种灵物谁不希罕，也忙着飞身过来。猛一眼看见芝仙神态有异，连忙唤住若兰。身一落地，芝仙早伸小手拉了二人衣袂，便往前走。走到修篁丛里，朝地下指了两指。又伏身下去，将头贴地，似听有什么响动，忽地面现惊惶，口里“呀”了一声，朝芝马走的那一面飞一般跑了下去。文琪道：“兰妹，你看芝仙神色惊惶，又指给我二人地方，莫非柬上之言要应验了吗？”言还未了，若兰忙比划手势，要文琪噤声，也学芝仙将耳贴地，细心一听，并无什么响动。情知芝仙决非无因如此，又恐大家守在一起，旁处出了事故难以知晓，两人附耳一商量，反正早晚俱要施为，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第一二七回

行地窍 仙府陷双童

拜山环 幽宫投尺简

话说若兰、文琪合计之后，便由文琪运用灵符，施展仙法妙用，将绣云涧往丹台的埋伏发动，只留下一条诱敌的门户。若兰自恃本领，却在芝仙所指之处附近守候。不消片刻，文琪也施为妥当，照旧飞行巡视，与若兰立处相去仅三数十丈，有什么动作，一目了然。二人俱都聚精会神，准备迎敌。待了一会，文琪遥用手势问若兰有什么动静。若兰摇了摇头，重又伏身地上一听，仿佛似有一种极微细的破土之音，心中又惊又喜。知道来人擅长专门穿山破石，行地无迹之能，二不留神，将他惊走，再要擒他，便非易事。

非等他破土上升，离了地面，用第二道灵符断却他的归路，不能成功。一面和文琪打了个招呼，暗中沉气凝神，静静注意。没有半盏茶时，地底响声虽不甚大，伏地听去，已经比前入耳清晰，渐渐越来越近。若兰倏地将身飞起。文琪知有警兆，连忙准备，也将身形隐去。沙沙几声过去，三道青黄光华一闪，从修篁丛里飞起三个人来，为首一人是个头陀，后面是两个道童打扮的矮子。这三人一出土，若兰已看出那头陀本领平常，后面的矮子却非一般。忙将气沉住，先不露面，趁来人离了原地有十丈以外，口诵真言，抢上前去，将第二道灵符取将出来，往空一展，立刻一道金光飞起，瞬息不见。知道埋伏俱已发动，敌人退路封锁，万难逃遁。这才娇叱一声道：“大胆妖孽，已入樊笼，还不束手受缚！”

一言甫毕，那来的三人，正是南海双童甄氏弟兄和神行头陀法胜。他们先在史南溪面前告了奋勇，以为峨眉纵有灵符封锁，也挡不了自己有穿山入地的无穷妙用。起初从峨眉侧面，带了法胜，施展法术，直钻下去，穿石行土，仿佛破浪分波，并无阻挡，心中甚喜。及至下到千余丈左右，循着山脉再往横走，快达敌人地界，觉着到处石土都和别处不同，石沙异常坚硬，休想容易穿透。用尽法术心力，有好一会工夫，只钻进了二三十丈远近，山脉又只此一条通路。正在着急，忽见左侧不远，三人行过之处，有一团白影子一闪。法胜虽也会地下穿行，却比甄良弟兄差得太多，首先追将过去，并未查见什么。甄氏跟着近前，从剑光影里仔细辨认，竟看出有一处土石松散，像一种伏生土内的东西出入之路，鼻端还微微闻见一丝香气。知道峨眉仙府地质坚硬，难于穿透，若非天生灵物，离地面这般深的所在，虽是夏日，其热如火，怎能支持？闻得肉芝通灵无比，差一些的法术封锁，都阻它不住，适才白影，便是肉芝也说不定。既在此地发现，生根之处想必不远。这里石土这样坚硬，何不循它径之路搜查，若能到手，岂不省事？想到这里，刚拉了乃弟甄兑打算前进，那法胜也在无意中寻着一处地方比较松软，看出便宜，首先循路往前钻去。

甄氏弟兄对肉芝本有觊觎之念，因是为友请来，还不好意思得了独吞。先见史南溪派神行头陀法胜跟了同来，便疑他有监视之心，已是不悦。及见法胜贪功直前，暗忖：“一路来时，都是我弟兄给你开路，这时发现肉芝，你却抢在前头。凝碧崖是峨眉根本重地，未必没有准备。莫看这里土松，便认作通行无阻，少时难保不叫你知道厉害。”弟兄二人彼此用手一拉，虽然都是一样心思，毕竟大利当前，不由得往前注意。谁知路一打通，竟比初下来时还要易走。法胜更是卖弄，穿行如飞。惟独白影却未再现，料知已惊逃上去。算计快达峨眉腹地，仍是法胜在前，三人便一同斜着往上穿行，凑巧经行之处处的泥石也正合心意，仿佛天生的一条地下甬道。试试别处，依旧

与先前一样艰难。

利令智昏，哪里知道敌人早有了准备，特地给他们留的入口。等到快达地面，神行头陀法胜首先飞出，甄氏弟兄也就随在后面，飞身直上，深入敌人腹地。虽然艺高人胆大，也不免要加上几分小心，一面放起剑光，准备遇敌交手。定睛一看，到处都是瑶草琪花，嘉木奇树，岩灵石秀，仙景无边，果然不愧是奥区仙府，洞天福地。只是地方虽大，四外都是静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

三人以为敌人定是倾巢出战，内部空虚，正好从容下手，那肉芝既在来时地底发现，生根之处必在左近，且寻着了再作计较。走没多远，一眼看到路侧矗立一座洞府。正在搜寻观察，猛觉身后似有一片金霞闪烁了一下，便知有警。接着又听见一个女子的呵叱声音。连忙回身一看，一个美如天仙的少女，正从身后飞到，一照面便是一道青光飞来，别的却无什么动静。甄兑喊一声：“来得好！”也将一道青光飞起，才得敌住。那女子猛然又是一扬手，便是数十溜尺许长像梭一般的红光飞将过来。甄良一见，暗忖：“以前曾听师长说过，各派飞剑中，像梭的只有桂花山福仙潭红花姥姥一人，乃是独门传授。

这女子既在峨眉门下，怎会有异派的厉害法宝？”恐乃弟吃亏，一面将剑光飞出助阵，一面从法宝囊内取出师父所传的镇山之宝——用十余对千年虎鲨双目炼成的鱼龙幻光球，一脱手便是二十四点银色光华，宛似一群碗大的流星在空中飞舞。及至与若兰的丙灵梭一接触，倏地变幻了颜色，星光大如笆斗，辉映中天，照得凝碧崖前一片仙景彩霞纷披，瞬息千变，浮光耀金，流芒四射。那丙灵梭是红花姥姥亲自炼成的镇山异主，虽能将敌人法宝阻住不得上前，但那光华过分强烈，一任若兰炼就慧目，兀自被它照射得眼睛生疼，不可逼视。心神稍一松懈，飞剑光芒便受了敌人压迫。文琪又被那头陀绊住，不能飞剑相助，才知敌人果然厉害。想照先时打的主意，凭自己法宝道力将来人生擒，决不能够。只得微咬银牙，将手一招，身剑相合。因为敌人法宝厉害，还不敢就将丙灵梭收回，仍用它抵挡敌人。一面往绣云涧那边退走，诱敌入阵。甄氏兄弟焉知厉害，见敌人败走，不假思索，径自追了下去。

这时法胜和文琪对敌，剑光已被文琪压得光芒大减，正在危急。甄氏弟兄因他适才情形可恶，又不知道前行不远便进入了埋伏，反而存心让法胜吃点苦头，想先将这少女擒住，再行回身相救。飞行迅速，转眼已入绣云涧口。见前面峭壁拂云，山容如绣，清溪在侧，泉声淙淙。心中正夸好景致，忽然前面金霞一闪，那少女连她所用的丙灵梭和眼前景物，全都没了踪影。用目四顾，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天低得快要压到顶上。情知不妙，待要回身，哪里都是一般。没有多时，心里一迷，忽一阵头晕神昏，倒于就地。由此甄氏弟兄便陷身两仪微尘阵内，直到乾坤正气妙一真人回山，才将他们放出，这且不提。

且说那神行头陀法胜，在华山派门下，除了早年得到一部道书，学成了穿山行地的异术，飞行迅速，来去无迹外，别的本领俱甚平常，班辈也是最卑。前奉史南溪之命出外约人时，因知自己地遁功夫尚有欠缺，闻得南海双童是此中圣手，满想便中求甄氏弟兄指教。谁知甄氏弟兄近年已深知烈火祖师、史南溪等为人，方在后悔择交不慎。为了以往相助之德，不便推却，此来本属勉强。一见法胜满脸凶光，言行卑鄙，心中已是厌恶。偏偏行近姑

婆岭时，路过一个大村镇，法胜因为连日忙着赶路约人，未动酒肉，要下去饱餐一顿。在酒肆中遇见一个驼子和一个俊美少年，法胜见那少年是峨眉门下，仗着甄氏弟兄在座，不问对方深浅，逞强叫阵。被驼子引到山中无人之处，空手接去三人的宝剑法宝，羞辱戏侮，无所不至。未了又将三人陷在烂泥潭里，受了好几天的活罪，才还了飞剑法宝，放三人逃走。甄氏弟兄推原祸首，口里不说，心里却恨法胜到了极点，哪里还肯教他法术。幸而那驼子行时，自己表白不是峨眉派中人。又经他再三苦求，总算向史南溪复了使命，省却一场责罚。对于甄氏弟兄，未免由嫉生恨，一听二人要偷人凝碧盗取肉芝，看出别有用意，偷偷向史南溪递了个眼色。史南溪也恐甄氏弟兄见宝起意，临时生了异心，明着派他前去相助，暗中实是监防。

法胜到了土里一看，果然甄氏弟兄道术惊人，直穿地底千百丈，直似鱼入江河，游行无阻。自己平时钻山入地，哪有这般神妙。甄氏弟兄又故意拿他取笑，足登处便是数十丈远近。他虽是顺着二人打通之路前进，到底山石沙土，不比天空水里，哪里追赶得上，累得力尽精疲，兀自落后。快达腹地，石土忽然坚硬起来。正在钻寻无路，忽见白影一晃，无心中竟被他发现一处地方，泥沙异常松软。连忙施展本领，往前一钻。那经行之处，约有二尺方圆，恰可容人进入。虽一样有泥沙填没，一经使法穿行，竟是顺溜已极，仿佛原有地底一条斜行往上的现成甬洞。离身二尺以外，又照样坚硬。以致他在前面穿行，甄氏弟兄那般地行神速，都不能越过，反而循着他开的甬道前进。知是巧遇山脉中的气孔，不由喜出望外。因适才地下闻见异香，猜那肉芝生根之处必在附近地面之上。一出土便东张西望，用鼻连嗅，准备一见就下手。走出原地没有多远，忽听身后一声娇叱，刚要回望，倏地侧面崖壁上飞落一个紫衣少女，一照面，便是一道青光飞将过来。知道敌人有了准备，忙将剑光放出迎敌。起初还仗有甄氏兄弟相助，并未着忙。

百忙中偷眼往侧面一望，才见另外还有一个少女，剑光法宝甚是厉害，正和甄氏兄弟杀得难解难分。甄氏兄弟两个打一个，并不管自己的闲帐。对面紫衣女子的剑光又神化无穷，顷刻工夫，竟将自己那道黄光绞住，任凭运用全副精神，休说取胜，连收回逃遁都不能够。渐渐势弱光消，急得头上青筋直进，通体汗流。正在心慌着急之际，若兰已经诱敌诈败逃走。

起初文琪见那两个矮子放出来的剑光厉害，自己站在远处，尚觉光彩射目。时候一久，恐若兰有了闪失，正怪她还不退走。相隔又远，恐敌人警觉，不便高声招呼。见来的头陀剑术平常，暗付：“这种蠢物，何须小题大做？”当下便运用玄功，朝着空中剑光一指，立时光华大盛。法胜见势不佳，知道飞剑万难保住，又因甄氏兄弟乘胜追敌，明明有心不来相助。自己被紫衣女子绊住，既不能脱身追上一路，又不便出声求救，势在紧急，当然保命要紧。暗中咬牙痛恨，把心一横，念咒施法，便想择路遁走。气刚一懈，那道黄光被紫衣女子的青光压得光芒锐减，猛然锵的一声，断为两截，恰似带火残枝，当当两响，变为顽铁，坠落地上。法胜心里一惊，慌不迭地刚要回身逃走，正赶上若兰诱敌陷阵飞回，一见头陀被文琪破了飞剑相逃，哪里容得，法宝囊内取出一根丝绦，使用禁法，将手一扬，一道光华飞起，将法胜捆个结实。三个敌人，一个也不曾漏网。

大功告成，正遇朱文、寒萼到来，便一同到后洞见了灵云等人，说了经过。

这时在敌人妖阵压罩之下，烈火风雷越来越盛，护洞金霞消逝殆尽，

只剩飞雷洞前石奇、赵燕儿存身的上空，有亩许大一团光华，一任雷火攻打，依旧辉耀光明罢了。灵云等人哪敢怠慢，一齐合力防守，静等时机到来。遇到紧急之时，除灵云运用九天元阳尺外，余人各将飞剑放起，准备万一。似这样在危急震撼之中，又过了两天，神雕突然飞回。灵云因李英琼自救回余英男后，二次前往莽苍山除妖盗玉，多日没有音信，正愁她出了差错，一见佛奴独自飞回，大吃一惊。忙请紫玲持了九天元阳尺暂代防守，退入后洞，问神雕：“英琼是否在莽苍有难，需人去救？”神雕点头示意，连声哀鸣。灵云见状大惊，敌强我弱，正愁力量不支，怎能分人去救？稍一迟延，英琼生命堪虞，还有温玉和青索剑再落敌手，那还了得！神雕虽是灵异，言语不通，又不知英琼怎么遇难，对方能力高下。算计无论莽苍方面情势如何，道行稍差一点的同门，纵然去了也是无用。

细一寻思，自己主持全局，万难分身。只有紫玲精细稳练，剑术虽非正宗，却有几件得用法宝，道术更高出济辈之上。此时虽然靠她之处正多，为救英琼，别人实未必能够胜任。见神雕不住哀鸣示意，料知事在紧急，迟则生变，不暇再多计利害，匆匆赶往后洞，同紫玲附耳说了机宜。命紫玲带了两粒灵丹，骑着神雕，暗出前洞，飞往莽苍山相机行事。如见事缓，可先将英琼救回再说。又因紫玲一走，如同去了一条膀臂，归来早晚，难以逆料。虽说洞中擒着了三个妖人，各处俱有埋伏布置，不愁敌人偷入，毕竟还不甚放心。若兰、文琪要代紫玲相助众人御敌，洞中无人。南姑虽无本领，自随众人练气学道，也颇身轻足健。便命紫玲出洞时，放出南姑姊弟，去帮助芷仙照料英男。芷仙不时巡行各地，如有动静，无须迎敌，可用飞剑传警，以便分人救援。芷仙能力有限，两口宝剑却是仙人遗留神物，临危用人之际，总比没有强些。

紫玲领命去后不久，灵云又接到妙一夫人飞剑传书。大意说：教祖即行回山，聚会神仙，开辟五府。英琼归来伤愈后，可命轻云随了同去，先取青索剑，后斩妖尸。史、郑诸孽，能力止此，伎俩已穷。除每日三次烈火风雷攻打最烈时，大家多留一点神外，有那九天元阳尺尽可应付，无须全体日夜防守，荒了日常功课。余外还预示了一些机宜。

灵云拜观已毕，传与诸同门，俱都放心大悦，照书行事。只轻云曾前往黄山，听得餐霞大师说起三英二云之中，惟有自己一人尘缘未尽，将来婚姻应在姓严的身上。行时赐偈，并有英、云遇合的暗示，心中时常想起难过。这次阅读飞剑传书，见有严人英的名字，又说自己前往取剑，全仗姓严的相助，才能成功。想起餐霞大师的前言，不由又羞又急。

无奈师命难违，心中又想得那一口青索剑。暗付：“灵云起初未始不是三世尘缘纠缠，全仗毅力解脱。自己只拿定主意，怕他何来？且喜众同门均注重应敌，没能留神到这一节，索性搁置一旁，到日再相机应付。”

第二日，紫玲将英琼救回峨眉休养。身体复原之后，灵云便命轻云照飞剑传书所言行事。英琼便同了轻云三上莽苍，先会见了严人英、庄易、金蝉、笑和尚等人，寻着青索剑，剑斩了妖尸躯壳，倒翻灵玉崖，带了温玉回到峨眉，仍从前洞入内，见灵云等人一个也未在太元洞内。问起芷仙，敌人那面又添了两个万妙仙姑许飞娘约来的妖党，只有早晚、子夜过去，风雷稍懈。灵云因余英男日受灵泉浴体，自腰以下血脉渐渐融和，有了知觉，反倒痛苦起来，抽空同了紫玲回洞看望。

上面新来的两个妖人看出下面轻敌，忽然又用烈火风雷攻打。朱文以

为敌人又施故伎，并没放在心上，照旧使用九天元阳尺迎敌。猛一眼看到烈火风雷掩护之中，有一个紫面长须、相貌凶恶的道人，手里持着一面小旗，所指之处，雷火也随着攻打起落。朱文受了寒萼怂恿，一时贪功好胜，没有防到敌人卖弄玄虚，误认妖道手里拿的是妖阵主旗。先还未敢擅离洞口，忽然看到一股猛烈雷火过处，烟光中的妖人飞临切近，被朱文九天元阳尺连指几指，九朵金花、一团紫气飞将过去，雷火也立时消散。那妖道好似被金霞扫着一些，受了重伤，往下一落，重又勉强飞起，往左侧面斜着上升。送上门的一件大功，哪里肯舍，忙与寒萼二人飞起追去，追没多远，妖道便被金花紫气罩住。方在心喜，忽听若兰连声娇叱，回身一看，有两三亩大的一团烈火，后面跟着四五个妖人，疾如云飞，正往洞口卷到。才知中了敌人诱敌之计，虽相隔不远，已是不及救援。若兰使用全神将飞剑法宝放出抵御。那团烈火已然罩向头上，眼看危机顷刻，若兰性命难保。

不顾再斩那坠落的妖道，慌不迭地忙使九天元阳尺飞回抵御时，倏地眼前一黑，一片乌云中隐现出两条形如蛟龙的黑影，比电闪还快，同时也在洞口前面落下。以为妖人双管齐下，若兰定难免难。就在朱文、寒萼飞回应援，金花、紫气正往烈火团中飞落之际，那片乌云竟赶在妖人烈火之前，当着若兰前面降落。等到朱文、寒萼飞回，乌云已将妖人烈火托住。接着又是一片紫阴阴的光华从空飞下，现出一个英俊少年。

寒萼首先看出来人是苦孩儿司徒平，不由又惊又喜。知道那片乌云是司徒平用的法宝，恐为九天元阳尺所损，忙喊“师姊留神”时，朱文也认清了敌友，早默诵真言，用手将尺一指，玄天至宝，果然灵异非常，那九朵金花带着一团紫气，竟舍了那片乌云，往那团烈火飞去。敌人来得大猛，先吃那片乌云出其不意地一挡，略一停顿间，正值金花、紫气流星坠流一般赶到，一个收法不及，两下一经接触，恰似火山爆发，散了一天的红雨，转瞬烟消火灭。那隐在乌云中像两条蛟龙一般的东西，在司徒平的指挥下，更不怠慢，也跟着交头接尾，飞空直上，朝着烈火后面诸妖人卷去，只听“嗷呀”一声惨叫过去，平空掉下两个半截尸身。寒萼、若兰等人方要乘胜追赶，朱文因为刚才稍一离洞，差点闪失，连忙止住。同时敌人方面已将妖阵发动，烈火风雷如疾雨狂涛一般打到。

灵云、紫玲也从洞中回来，见了司徒平，也是心喜惊奇。一面运用仙尺抵挡雷火，一面问起前情。才知那日在玄冰谷崖上雪凹之中将司徒平带走的人，便是巫山灵羊峰九仙洞的大方真人神驼乙休。他是多年不曾出世，正邪各派之外唯一的高人。因为路过青螺，行至雪山顶上，见下面妖雾魔火弥漫，无心中看出司徒平资禀过人，又算出与他有缘，一时心喜，将司徒平带回山去，传了些道法。只有十多天，便留下司徒平，命在洞中炼他传授的法术，然后独自出游。日前回去，又传授了一柄乌龙剪和两道灵符、一封柬帖。说道：“峨眉仙府现为妖人所困，解围后不久，便是天狐脱劫之期，你须在期前回去。见了天狐二女，照柬行事。那里上有妖阵笼罩，非我灵符不能下去。下时如见金花紫气，那便是峨眉门下所持的玄天至宝九天元阳尺，只一现身便可相见。事前还须代我办一点事：岷山白犀潭底，住着我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你可拿那另一道灵符和一根竹筒，绕道前往潭边，口中呼三声‘韩仙子，有人给你带书来了’。说完不可稍停，即将竹筒投往潭内，无论有何动静，不许回望。只将我传的真言急速行使，便借灵符妙用回往峨眉。不过去时甚难。你驾剑到了岷山，便须下落。那潭在山背后，四围峭壁低处又阴

森，又幽静，路极险峻难走。你须在山脚一步一拜，拜到潭边。路上必遇见许多艰难困苦，稍一心志不坚，便误我事，你也有性命之忧，不可大意。如将此事办成，我日后必助你如愿成道，以酬此劳。”司徒平前在万妙仙姑门下，见闻本不甚广，惟独这位神驼乙休的大名却听说过。明知他有大本领，却命自己替他办事，必非容易。不过这人性情古怪，丝毫违拗他不得。况又得了他许多好处，更是义不容辞，只得恭恭敬敬地跪谢领命。神驼乙休带笑将司徒平唤起，另给一粒丹药服下，吩咐即时起身。说他自己还与人订了约会，要出山一行。路过峨眉时，也许伸手管一回闲事。说罢自去。

司徒平送走神驼乙休后，便独自往岷山进发。到了山脚，落下剑光，照神驼乙休所指途径，诚心诚意，一步一拜地拜了上去。初起倒还容易。后来山道越走越崎岖，从那时起，直拜了一天一夜，一步也未停歇，还未走出一半的路。若换常人，纵不累死，就是一路饥渴，也受不了。总算司徒平修炼功深，又有灵丹增补体力，虽觉力困神乏，尚能支持。他为人素来忠厚，受人重托，知道前路艰难，并不止此，除虔心跪拜外，尚须留神观察沿路动静。先一二日并无什么异兆。拜到第三天早上，拜进一个山峡之中，两崖壁立，高有千丈，时有云雾绕崖出没，崖壁上满生碧苔，绿油油莫可攀附。前路只有一条不到尺宽的天然石埂，斜附在离地数百丈的崖腰上。下面是一条无底深涧，洪波浩浩，飞泉击石，激起一片浪花水气，笼罩涧面，变成一片白茫茫的烟雾。耳旁只听涛声震耳，却看不见真正的水流。真个是上薄青旻，下临无地，极险穷幽，猿猴难渡。司徒平拜进那条窄石埂上，情知已达重要关头，前路更不知有无危险，一不小心，功亏一篑。

略缓了缓，敛息凝神，将真气全提到上半身，两膝并拢，行道家的最敬礼，五体投地，往前跪拜行走。

那石埂原是斜溜向外，窄的地方只容一膝，力量不能平均，稍一不慎，便要滑坠涧底。一任司徒平有练气功夫，在连日跪拜，毫不停歇，心神交惫之下，提着气拜走这艰难绝险，蛇都难走的危壁，真比初学御气飞行，还要费劲十倍。幸而那条石埂围附崖腰，虽然高高下下，宽宽窄窄，一些也不平顺，尚无中断之处，否则更是无计可施。走了半日，行进越深，形势越险，直累得司徒平足软筋麻，神庸骸散，心却丝毫也不懈怠，反倒越发虔敬起来。行至一处，崖回石转，默忆路程，转过崖角，径由一个石洞穿出，便是潭边。功成在即，心中大喜，不由精神一振，拜到崖边，刚立起来，待要折过崖角，重拜下去，还未及注视前面路径，忽然一片轻云劈面飞起。等到拜罢起身，已是一片溟濛，周身裹在云中，伸手不辨五指。危崖掩覆之下，本就昏黑，不比平日，哪有月光照路。又当神疲力尽之际，两眼直冒金星，哪里看得清眼前景物。遵守着神驼乙休之命，既不能放出剑光照路，更不能用遁法飞行，只得提神运气，格外谨慎留神，摸一步拜一步地往前行进。拜走还没有两三步，猛然闻见奇腥刺鼻。定睛往前面一看，云气滃翳中，一对海碗大的金光，中间各含着一粒酒杯大小，比火还亮的红心，赤芒耀目，像一对极大的怪眼，一闪一闪地，正缓缓往前移来，已离自己不远。

司徒平猜那金红光华，必是什么凶狠怪物的双目。这一惊非同小可，忙着便要將飞剑放出，防身抵御。猛一动念：“来时神驼乙休曾说，此去山途中，必然遇见许多艰难怪异之事，除了山路难走，余外皆是幻象，只须按定心神，以虔诚毅力应付，决无凶险。

何况前面不远便是仙灵窟宅，岂容妖物猖獗？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

躲不过。事已至此，索性最后一拼，闯将过去，看看到底是否幻景。自己也是劫后余生，天狐深明前因后果，她既说全仗自己脱劫，岂能在此命丧妖物之口？即使遭受凶险，神驼乙休纵未先知，也必不能坐视不管。譬如当初不遇秦氏姊妹，也许早就惨死在许飞娘手下，又当如何？”想到这里，把心一横，两眼一闭，重又恭恭敬敬，虔诚拜将下去。身才拜倒，妖物虽还没有就扑到身上，那股子奇腥已经越来越近，刺鼻晕脑。虽说信心坚定，毅力沉潜，当这密迩妖邪，转眼便要接触，又在这幽暗奇险的环境中，毕竟还是有些心惊胆怯。料知不消片刻便可过去，适才主意一个打错，被妖物扑上身来，那时想逃已不可能，不死也必带重伤。又想到此时一个把握不住，万一怪物是假，岂不将连日所受艰难辛苦，都付流水？宁可葬身妖物口内，也不可失言背信，使垂成之功，败于俄顷。索性两眼睁开，看看妖物到底是何形状，死也要死个明白，成败付之命数。

刚把胆子一壮，便听一种类似鸾凤和鸣的异声，由前面远处传来。睁眼一看，前面光华已经缓缓倒退下去，金光强烈，耀眼生花，用尽目力也未看出那东西形状。只依稀辨出一些鳞角，仿佛甚是高大狰狞。金红光华在密云层中射透出来，反映出一层层五光十色的彩晕，随着云儿转动，卷起无量数的大小金红旋圈，渐渐由明而晦，朝前面低处降了下去，半晌才没有踪迹。那云也由密而稀，逐渐可以分辨眼前景物。才看出经行之处，是一个宽有丈许的一条平滑岗脊。两边都有深壑，高崖低覆，密阴交匝，不露一线天光，阴沉沉像一个天刚见曙的神气。往前又拜不了两步，伏地时节，摸着一手湿阴阴的腥涎。细一辨认，岗脊中间，有一条四五尺宽的蜿蜒湿痕，那妖物分明是龙蛇一类。

计算距离最近时，相隔至多不过丈许，暗中好不庆幸。妖物既退，云雾又开，惊魂一定，越发气稳神安，把一路上劳乏全都忘却，渐行渐觉岗脊渐渐低了下去。

拜走约有两三里之遥，两面危崖的顶，忽然越过两旁溪涧，往中央凑合拢来。景物也由明而暗，依稀辨出一些大概，仿佛进入了一个幽奇的古洞。前行约有里许，岗脊已尽，迎面危壁挡路，只壁根危石交错处，有一个孔窍，高可容人。知从孔中拜出，下面便是深潭，不由又惊又喜。略一定神，循孔拜入，从石窍拜到潭边，约有一箭之地。虽然不远，上面尽是一根根的石钟乳，下面又是石笋森立，砂石交错，锋利如刃，阻头碍足。常人到此，怕没有穿肉碎骨之险。还算司徒平练就玄功，虽未受伤，也受了许多小痛苦，才行通过。到了窍口，将身拜倒，探身出去，偷眼往上一望，那潭大抵十亩，四面俱是危崖，团团围裹，逐渐由宽到窄往上收拢，到极顶中间，形成一个四五尺的圆孔。日光从孔中直射潭心，照在其平如镜的潭水上面，被四围暗色一衬，绝似一片暗碧琉璃当中，镶着一块壁玉。四壁奇石挺生，千状百态，就着这潭心一点点天光，那些危壁怪石，黑影里看去，仿佛到了龙宫鬼国，到处都是鱼龙曼衍，魔鬼狰狞，飞舞跳跃，凶厉非凡。初看疑是眼花，略一细看，更觉个个形态生动，磨牙吮血，似待攫人而噬。

那孔窍突出壁腰，距离下面已有千百余丈，从顶到底，其高更不必说。满眼都是雄隐幽奇，阴森可怖的景象。知道不是善地，不敢多作留连，忙从身畔法宝囊中取出竹筒，捧在头上，默诵传的咒语。刚刚念毕，猛见潭心起了一阵怪风，登时耳旁异声四起，四壁鬼物妖魔、龙蛇异兽之类，一齐活动，似要脱石飞来，声势好不骇人。

司徒平哪里还敢有丝毫怠慢，战兢兢拜罢起身，双手持筒，照乙休嘱咐，喊了三声，往潭心中掷了下去。筒才脱手，猛觉腰上被一个极坚硬的东西触了一下，其痛无比。不敢回看，就势默运玄功，驾起遁光，径朝潭心上面的圆孔天窗中穿了上去。才一飞起，便听异声大作，越来越盛，怪风狂涛，澎湃呼号，山鸣谷应，石破天惊。及至飞出穴口，上面竟是岷山顶上一个亘古人迹不到的所在。虽是夏日，积雪犹未消融，皑皑一片，白日无光。耳听后面一片风沙如疾雷暴雨一般打到，慌不迭地直飞，逃出岷山地界。后面没了声响，心才稍定，精力已尽，身又受伤，再被空中罡风一吹，觉着背上伤处奇痛入骨。

第一二八回

完使命 得宝返峨眉

斩妖旗 冲烟入敌阵

话说司徒平寻了一个僻静的山谷落下，又寻了一个石洞，取出丹药服了，然后运用玄功，直休养了两天，方渐痊愈。心中惦记仙府被困之事，便往峨眉后山飞来。到了一看，正值史南溪、郑元规等连续失利，旷日无功，又约来了两个妖党：一个是华山派本门的厉害人物赤火神洪发，一个是竹山七子中的金刚爪戚文化。俱因在路上遇见黄山五云步的万妙仙姑许飞娘，说知史南溪等一干妖人潜袭峨眉之事，劝他二人前去参加。洪、戚二人得了信，便赶到峨眉。史、郑等人虽仗烈火风雷，将敌人洞府围困，不但未占便宜，反伤了许多党羽。日前有一女子从外飞至，正想乘大家不备，暗破都天烈火神旗。

幸亏香雾真人冯吾赶到，正待将那女子擒住，又被一个同党女子将她救走。后来才知是天狐宝相夫人的二女秦氏姊妹。先来的一个名叫秦寒萼，同了一个姓朱的女子，已经在阵中出入数次，众人俱没奈其何，这一次差点被她坏了中央主旗。目前下面敌人护洞金光虽被烈火风雷炼化，只是敌人手内有九天元阳尺，乃是玄天至宝，烈火风雷一律无功。

还有南海双童甄氏兄弟和神行头陀法胜，在初来几日内，曾用地下穿行之法，偷入敌人洞府去盗肉芝，也是一去不归，不知生死下落。正在愁烦，一见洪、戚二人赶到，甚是心喜。见面之后，说了经过，互商克敌之法。洪发道：“诸位道友，怎地这般临阵儿戏行事？敌人首脑一个不在，只几个黄毛幼女，我等便吃了许多大亏，连伤许多道友。再延挨下去，峨眉一干妖道得信回山，更无胜理。依我之见，少时仍用烈火风雷攻打，戚道友长于身外化身，可由他用替身幻化诱敌，只须将那用九天元阳尺的女子引开一旁，再由我与众道友乘隙下去，运用全力，将敌人根本重地毁去，顺便好歹也杀他几个出气，岂不是好？”史、郑等人闻言大喜。当时照计行事，先由戚文化在上面运用元神，幻化替身前去诱敌。朱文、寒萼果然中了道儿，以为敌人受了重伤，近在咫尺，还不手到擒来。谁知才一离洞，洪发已看出九天元阳尺厉害，戚文化弄假成真，元神已受了重伤，迫不及待，将一团烈火飞起。不想正遇苦孩儿司徒平赶到，见下面妖云弥漫，烈焰飞扬，连忙取出乌龙剪，

展动灵符，冲破妖氛直下。一见申若兰正在危急，将手一扬，乌龙剪先飞将上去，挡住敌人妖火。及至朱文返身回救，司徒平见金花紫气照处，烈火全消，更不怠慢，将手一扬，乌龙剪飞将过去，似两条蛟龙，往上一绞，将洪发腰斩两截，跌下地来。史、郑等人又折羽翼，自是懊丧万分。知道敌人不可轻侮，就此罢手更是不甘。

只得仍用老法攻打，静候烈火祖师事毕赶来，再行克敌报仇。灵云这一面，虽有九天元阳尺护住洞口，却也不能擅离，反守为攻。两方暂时仍是相持不下。司徒平与众人见面之后，互谈了一阵经过，协助防守。

就在第二天，英琼、轻云、严人英等从莽苍山斩了妖尸，得了青索、温玉，带了米、刘二矮和袁星的尸体赶回。本打算一到，便用紫郢、青索二剑联合去破敌人中央主旗，因有袁星碍事，仍入前洞，在凝碧崖前落下。先往太元洞见了芷仙，问了连日敌情，放下袁星尸体。径往后洞与众同门相见之后，灵云又取出最后飞剑传书，与三人观看，恰好破敌之期应在明午。既有一日空闲，索性将袁星救转，英男身体复原，再行协力破阵。

便将九天元阳尺仍交朱文，与严人英、寒萼、司徒平、若兰、文琪等人一同防守。余人先往灵泉，扶起英男，由英琼与轻云将她抱往太元洞内，放在石榻之上。英男虽得回生，仍是奄奄一息，近来日受灵泉阳和之气浸润，骨中冰髓逐渐融解，有了知觉。因未全体融化，反觉痛楚，不住皱眉咬牙喊疼。灵云忙命英琼取出温玉。又命轻云寻来芝仙，向它求血。芝仙惨然应允。灵云便取一块玉块，在芝仙左臂上轻轻割了一下，用玉瓶接了十来滴仙液。再取一粒仙丹，分为两半，与芝仙半服半敷伤处。见这次芝仙已不似以前，一经取血便形神委顿，仍是好好的。知它功行大进，俱都代它心喜。谢慰了几句，仍由轻云送往生根之处将息。

诸事齐备，灵云才对众人道：“英男师妹陷身的冰窟，乃天地穷阴凝闭之气所萃，纵有半仙之体，若在黑霜发动时陷入，也难生还，何况凡体。总算她仙根深厚，又在无心中眼了灵药仙草，虽然通体冻僵，元气不曾消散，又仗教祖灵丹，才得回生。但是她骨髓业已冻结，下半身便成了坚冰一般。九天元阳尺虽有纯阳奥妙，只能引魂归窍，祛除邪毒；而且阳气太盛，由外照射进去，定然骨髓受伤。此次如不得万年温玉，或者再迟些日，便误事了。”一面说着，早将玉瓶对着英男的嘴灌服下去。然后命紫玲坐上榻去，将英男湿衣解了，扶起靠在紫玲怀中坐定。再命英琼取出温玉，放在英男两足心中间，用两手各握一足，紧紧夹拢。那玉实体只有鹅卵大小，微微带扁。一出现便是紫光艳艳，时泛红霞，满室皆春，照得众人面目眉发时红时紫。英男先服了芝血下去，精神稍振。那块温玉一贴上了足心，立刻觉着千百丝暖气由涌泉穴底钻入，穿过毛孔，直通经络，瞬息到了腿际，又觉一阵辣痒痒的，通体舒泰，骨髓疼痛逐渐减轻。芝血又引着阳和之气，自上而下，两下会合行动。两个时辰过去，精神大振，已不似先前气喘吁吁。

早有芷仙将备就的麦粥，掺了灵丹端来。英琼在旁连忙接过，用羹匙一口一口地喂给她吃。先时英男虽早从芷仙等人口中得知英琼冒险相救细情，心中感激，高兴自不必说，日日总想和英琼见面长谈。无奈英琼使命未完，回去不久就走，自己又体弱气虚。这时身略复原，一见众姊妹这般殷勤救护，尤其英琼情义深重，现于颜色，内心感动过甚，不由喜下泪来。英琼又将妙一夫人恩准收录，仙府美景如何佳妙，众同门个个道法高深，情感水乳，胜于骨肉，明日破敌之后便可随了大师姊学习剑法，一一说了。英男听

了，自是加倍心喜。大家治愈了英男，本该去救袁星，因九天元阳尺要守后洞，不能取来应用，只好候破敌之后再说。米、刘两矮自随英琼拜见灵云等人之后，英琼总觉得自己资历学行尚浅，越众收徒，心内不安，便命等在凝碧崖前候命。子夜过去，英男身体逐渐康复，约计不消多的时日便可恢复安健。

灵云见时辰快到，便责成芷仙、南姑照料英男，重新分配众人职务，定准到时由紫玲、英琼、轻云、人英四人绕出前洞，乘敌人烈火风雷攻打正盛之时，用弥尘幡护身，直攻妖阵，用紫郢、青索二剑联合去斩断敌阵中央主旗。那时敌人见有人由外攻入，必然舍了下面，返身接应。自己带了后洞诸同门，用九天元阳尺冲破妖氛，里应外合。

计议已定，英琼想起米、刘二矮出身旁门左道，虽说立誓改邪归正，又有青囊仙子华仙姑说情保他们，灵云、紫玲等人见了也说可以收录，到底其心难测。仙府尽多灵药异宝，自己责任太大，见灵云忘了分配二矮职务，留在洞内，不甚放心，只得据实和灵云说了。灵云笑道：“你平时那般天真，怎么一到自己头上，顾虑就多起来了？你想仙府重地，这两人如非夙因仙缘，休说不能到此，就连青囊仙子也不会从旁多口。上次掌教夫人曾对我说，众同门中，只你将来险难太多，一切均准便宜行事。昨日二人初来，我已看出他们的意志诚恳，悔过之心甚切。虽出身旁门左道，只不过当初误入歧途，比较杨成志生具恶根，还强多了。你莫胆小多疑，阻人迁善之路。昨日匆忙，未及细问，不知他二人有何本领。妖阵中人不比寻常，所以不曾吩咐他们去应攻应守，正要问明了你，给他们一点建功之路呢。”英琼便将二人所能说了。灵云道：“穿地之能，此时尚用不着。可带在你身旁，同去破阵，由他二人相机建功便了。”英琼正要去唤二人前来谢命，灵云又喊住说道：“本门收徒，自师祖长眉真人以来，各位师伯师叔收徒，男女之分，素未错过，你入门不久，独蒙特许，必有深意。既在你的门下，总算一家，每日令其在崖前打坐。无处存身，也不要紧，不久各男同门陆续都要到来，可令他们暂时与于、杨二人同居。等五府开辟，拜见了掌教师尊之后，再作计议便了。”英琼领命，将二矮唤至后洞，向灵云拜谢起立，静候时辰一到，便即分别出去破敌。

灵云这一提到杨成志，寒萼却又多了心。因为杨成志自从觊觎芝仙，误入两仪微尘阵闯了大祸，自知在峨眉门下不能立足，又悔又恨。因自己当初陷身妖窟，是蒙秦氏姊妹援引，痴心妄想，拟求秦氏姊妹讲情。紫玲素有远见，又极谦逊，方后悔当初多此一举，怎肯代他进言。寒萼却是小孩心性，当不住杨成志再三苦求，便冒冒失失答应下来。

及至朝灵云一说，灵云道：“此事非同小可。如今芝仙无恙，虽然可以恕其无知，不咎既往，但是仙阵被他发动，教祖遗留的灵丹至宝不知有无损伤，掌教真人回山，大家都担着许多不是，怎能容他在此？破敌之后，便要将他送往青螺。他如有志悔过向上，凌真人也非等闲之辈，一样可以成就。本门教规素严，似他这等狂妄胡为，即使我等拼着受责，代他求下鸿恩，收列门墙，异日有了差错，岂不更是求荣反辱？”寒萼闻言，当时也觉灵云之言有理，并未放在心上。后来一天一天过去，总觉出灵云等人对紫玲还可，对自己处处都显出有些歧视。再加上几次敌势稍懈，灵云不肯转守为攻，自己不服气，逞能出头，都遭失败，越显没脸。先时还只怨恨灵云一人。末后几天，一次负气冒险，偷出前洞，去破敌人中央主旗，陷身阵内，若非紫玲得信赶救得快，险被妖人掳去。回来时节，被紫玲当众埋怨了一阵。又一次，

便是司徒平回山那一天，攥掇朱文离洞擒敌，若兰险些命丧妖人雷火之下，紫玲又着实数说了几句。于是连紫玲也暗怪起来。英琼在众同门中得天独厚，备受掌教真人恩遇，而年纪却是最轻，论到资历和功行，又属不深，再加上众同门的过分爱护。寒萼相形之下，本就不服。这次见她竟从外面擅自收了两个左道旁门回山，灵云不但毫不阻止，反说她秉承师命，一切均可便宜行事。暗想：“杨成志虽由妖窟救出，并未多受妖人习染。这新来的米、刘两矮，明明以前是异派中为恶多端的妖人，力穷来归，焉知可靠？分明以人为重，显有厚薄。”越想越气。当时因应敌在即，未说什么，只望着司徒平冷笑了笑，便即走开。

不多一会，天光近午，众人各按分派行事。紫玲首先持了弥尘幡，带了英琼、轻云、人英三人与米、刘二矮，飞出前洞。这时史南溪等妖人因迭有死伤，忿恨已极，虽然多日攻打不生效用，仍想着敌人主脑人物不在洞府之内，只凭一柄九天元阳尺和几个少年男女，只要一有空隙，仍有求胜之道，所以到时仍用猛烈雷火攻打。只有阴素棠旁观者清，料到围困多日，敌人首脑一个不归，事先必有通盘筹算。几次建议：既是烈火祖师一时难到，单用阵法围困，旷日持久，延到敌人那边的主脑回山，纵然烈火祖师赶来，也难济事。不如暂将阵法撤退，诱敌出战，对方没有法术封锁的仙府做防御，九天元阳尺只能抵挡一面，料这一群小孩子有何道行，好歹还可伤他几个，遮遮羞脸。史、郑等人未始不听，几次将阵势撤退，故意露出破绽，好诱敌人冲出。谁知对方早有主意，给他一个不理不睬。间有一两个女子出敌，不是少胜即去，便是败了被人救回。只急得有力无处使。这日史、郑等人在焦躁仇恨之中，决计来一次全体出动，一面用烈火风雷攻打，一面豁出损失一些法宝，大家同时各施本领，一齐施为，给敌人来个以多为胜，措手不及。除阴素棠一人早萌退志，以为此非上策，借口要防敌人由外冲入，约了施龙姑仍在空中防守外，余人都随着史、郑诸人，到时发动。

这里众妖人刚刚分道扬镳，紫玲、英琼、轻云、人英等六人，已用弥尘幡化成一幢彩云飞至。阴素棠与施龙姑隐身空中，正在巡行，见山那边一幢彩云飞起，疾如电逝，转眼快到面前，认得是宝相夫人的弥尘幡，知道敌人又来冲阵。依了施龙姑，便要上前拦阻。阴素棠知此宝神妙无比，敌人如不收宝现身迎敌，有彩云拥护，寻常法宝飞剑攻不进去，敌人却可由内放出法宝飞剑应战，有胜无败。又加慧目看出彩云中隐隐光华闪动，敌人来势颇盛，此番不比上回，来者不善。史、郑等人既非好相识，眼前形势又决难讨好，更加打点了退身步数，不肯去犯浑水。想看金针圣母情面，将龙姑点醒，走时一路，又觉不好意思。只得巧说敌人攻阵，并非冲出求援，正是自寻死路。我们先无须露面，容他过去，堵他退路，岂不反劳为逸？话才说完，那幢彩云已到了近旁，一晃投入阵去。龙姑见阴素棠连日神态消极，这时又不肯动手，好生不满。正待开言，猛觉后面一片红光照来，未及回身，便听脑后有人大喝：“妖孽势穷力竭，劫数已在眼前，你还在此等死么？”说罢，那一片红光已罩到龙姑头上，也未看清来人是谁，只觉一阵头晕神昏，便被来人用法宝摄去。阴素棠先疑又有敌人暗使法宝，闻声注视，红光中现出一个高大道童，手持红袋，朝着自己微一躬身，便将龙姑摄走，转眼没入天边，只依稀剩下云际一丝残红影子，认得来入正是云南天灵子的得意门人熊血儿。知道史、郑等人定然凶多吉少，心中一动，也想退走。毕竟此时胜负未分，还恐异日相见不好意思，迟疑了一会。及至降到阵前上空，往妖阵一看，

一道紫巍巍和一道青莹莹的光华夭矫腾挪，正似两条神龙彩虹一般，在阵中飞跃，所到之处，妖氛尽散。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料知众妖人必定瓦解无疑，纵然下去也是有败无胜，及早抽身，是为上策。便不再入阵，径自借遁光回转枣花崖去了。不提。

紫玲等一行六人将要飞到妖阵上空，一眼看见左近不远，有两道遁光游行，竟自没有上前阻拦，猜是敌人意在引敌入阵。因为时辰已至，破阵要紧，既是敌人不来阻拦，乐得省事，早些下手。却不料是阴素棠生了异心，被熊血儿赶来将龙姑摄走，以致日后生出许多事来，这都留为后叙。且说紫玲等彩云迅速，转即便闯入妖阵中去。弥尘幡虽然神妙，毕竟不如九天元阳尺玄天至宝，又值雷火最烈之际，众人在彩云拥护中，兀自觉得有些震撼。知道厉害，不敢大意，便将飞剑纷纷放起，以备万一。这时四围都是一片暗红，罡飙怒号，火焰弥漫，一团团的大雷火直往下面打去，山摇地动，声势委实有些惊人。六人正行之间，忽地对面一个大霹雳，带着十几团栲栳大的烈火，疾如闪电，打将过来。众人有弥尘幡护身，也禁不住晃了几晃。紫玲知是来了敌人，口诵真言，将手一指，六人全从彩云中现出全身。各运慧眼，定睛往前一看，雷火过处，对面飞来一个妖烧道姑，手里拿着一面红旗，上面绘着许多风云符篆，旗角上烈焰飞扬，火星滚滚，只一展动，便是震天价的霹雳烈火飞起打来。这女子正是史南溪的新恋淫女异教邪魔追魂姹女李四姑。因见史、郑等人今日运用全力出战，自己以前和施龙姑在飞雷崖前吃过峨眉派的苦头，自知能力不济；敌人有九天元阳尺，迷人的妖术魔法又无处施展，特意向史南溪讨了这个轻松差使，代他持着都天烈火神旗，从上面往下发动雷火。以为这旗经烈火祖师修炼多年，有无穷妙用，人一遇上，便成齑粉。只有一柄九天元阳尺可以抵御，敌人又须用在下面应战。如无人进阵便罢，一有便是自来送死。

正在得意扬扬，尽量施展雷火威力，为一干妖人助威之际，忽见对面阵门上风雷开处，烟氛滚滚，一幢彩云，从火焰中似冲风破浪一般飞来，认出是那日救走陷阵女子的那幢彩云，知道来人不是弱者。偏偏史、郑等人事前没料到，敌人也会乘此时来破阵，全力贯注下面，阵上面并未派人主持，以为有了那面都天烈火神旗，便不妨事。曾告李四姑，万一有人进出，只管用雷火飞打，非到紧急，无须报警。所以李四姑虽知来人厉害，并不着慌。头一次施展烈火风雷，正值紫玲等在彩云中现出身来，并不知是敌人存心露面，还以为风雷收效，将彩云冲散了些，心中甚喜。说时迟，那时快，第二次又将风雷祭起。紫玲知道烈火厉害，还在持重，打定有胜无败的主意，想俟二次风雷过去，再行下手。英琼方听紫玲说了一句：“那女子持的不是妖阵中的主旗吗？”早已忍耐不住，就在对面风雷二次又起之际，同时喊一声：“周师姊还不动手，等待何时？”二人剑光原已放出，英琼说毕，紫郢剑首先飞起，轻云的青索剑也跟着出去。两条剑光才一离开云幢，便如长虹亘天，神龙出海，一紫一青两道光华，汇成一道异彩，横展开来，似电闪乱窜，迎着烈火风雷闪了两下，立刻雷散烟消。更不用人指挥，就势拨转头，往前驰去，倏地光华大盛，烛地经天。因为去势太疾，淫孽李四姑连看也未看清，只觉眼前紫青色光华一闪，登时连人带手中拿的都天烈火神旗，同时被青紫光华绞住，血肉残焰，有如雨落星飞，一齐了帐，“噯呀”之声都未及喊出。

众人破了妖阵主旗，见阵中余焰未消，先不下去，各人运用法宝飞剑，随着索、郢青紫两道剑光，驱散妖氛。只见光霞潏潏，所到之处如飘风之扫

浮云，立刻消逝。那史南溪同了长臂神魔郑元规、香雾真人粉孩儿冯吾、阴阳脸子吴凤、百灵女朱凤仙，还有连日新由许飞娘转约来的青身玄女赵青蛙、虎爪天王拿败、天游罗汉邢题等一干妖人，先用雷火攻打了一阵，一声招呼，同时下落。对面金花紫气中，一眼看见神行头陀法胜被敌人用法术绑在后洞门首，神态甚是狼狈，史南溪越发愤怒，对郑元规道：“这一干狗男女，捉了人去不杀，却吊在洞门，羞辱我们。几次去抢，俱被那妖尺挡住。我等脸上大无光彩，活活要将人气死！道兄玄功奥妙，变化无穷。等我用雷火去对付那妖尺，诸位道友同时施展法力，去和敌人相拼。道兄可在旁乘隙将法胜抢回，以免给我们丢脸。”说时，众妖人早已忍耐不住，纷纷各将剑光法宝祭起。

灵云自紫玲走后，知破阵克敌在即，自是越发谨慎小心。早带了朱文、寒萼、文琪、若兰、司徒平等，在后洞口外静候。先见一阵猛烈雷火打下，仍用九天元阳尺往上一指，金花紫气起处，妖焰尽散，雷火无功。那风雷烈火尽管随散随消，仍是越来越盛。料知敌人伎俩已穷，静候紫玲等前去破了妖阵主旗，里应外合，一丝也不着急，安心谨守，以逸待劳。那雷火攻打了一阵，忽然一阵红云紫雾中，现出十来个奇形怪状的妖人，从烈火后面飞来。为首一人正是史南溪，遍体火焰，一身妖雾，两手一搓一扬，便有震天价大霹雳打将过来。灵云见妖人势盛，只管发挥天尺妙用，也不上前。急得对面妖人在用许多法宝妖术，全被天尺的金花紫气阻住，不得上前。寒萼、若兰更是淘气，见敌人情态急躁，没处奈何，便指定妖人大骂：“无知妖孽，转眼伏诛授首，还敢在此猖狂！”骂声未了，对阵百灵女朱凤仙被二人一骂，忽然想了一个怪主意，对众说道：“贱婢如此可恶，我们何不羞辱她一番，借此出出心头恶气。”一句话将众妖孽提醒，一面仍旧攻打，口里也骂将起来。他这骂更是可恶，淫词秽语，骂不绝口。那阴阳脸子吴凤、粉孩儿冯吾、虎爪天王拿败与百灵女朱凤仙，几个异教中的下流妖孽，更是肮脏不堪，骂了几声，索性连上下衣一齐脱去，赤身露体，做出许多恶形丑态，满口污秽言语。

寒萼等人起初因为好容易盼到今日是解围破敌的日子，由内往外，由外往里，反正是自己这几个人，还不是一样。及见灵云持重不出，只守不攻，已是气闷。又见了众妖孽这一阵秽骂丑态，休说众人，连灵云也恼怒起来，觉得这些妖孽万不可任其存留在世，为祸人间。算计紫玲等六人已达妖阵，不知收功与否，还想忍耐片时。旁边恼了朱文，口称：“大师姊，今日既是克敌之期，你看妖人如此可恶，我等还不动手，岂容他等长此猖獗，污人耳目？”灵云未及还言，寒萼早万分忍耐不住，口里随声附和，用手左拉朱文，右拉若兰，三人先后飞出阵去。灵云恐防有失，忙喊：“师妹们少等，容我同行，休得分开。”接着将手一指，将那九朵金花及紫气分散开来，原想护着众人迎敌，以防有失。谁知寒萼因为开始辱骂是对阵那个妖女，恨她不过，一出阵，便朝百灵女朱凤仙飞去。若兰、朱文却又认定那粉孩儿冯吾妖形怪状，秽语淫声，同那副不男不女的丑态，罪该万死，不约而同地飞剑过去。她三人事先没和灵云商量，怒气头上，各自行动不打紧，却正合了敌人的心意，巴不得她们能够分开，才好下手，只略引远一片，便即施为。

灵云见三人不在一起，虽不定有碍，究非稳妥。同时妖阵上面雷火来势更急，灵云既防雷火，又顾三人，不免心中一慌。暗想：“敌人如此势盛人多，若不待英琼、轻云两口飞剑得胜回来接应，恐难取胜。敌人雷火妖法

俱在对面施展，必须多加小心，前后留神，稍向前面移动，量不妨事。好在已到破敌时辰，紫玲等人也快由上而下，仍是先护着三人要紧。”喊了两声，见三人盛怒之下仍未回头，只得运用天尺飞上前去。果然身才飞起，对面那个赤身露体、不男不女的妖道，忽然放出一片五色粉雾，眼看若兰、朱文似要晕倒，往下败退。灵云一见不好，连忙飞上前去，金花紫气照处，香消雾散，朱文、若兰神志也立即清爽。

就在这时，忽听司徒平连声大喝。回头一看，就在灵云救人空隙，从空中飞下一只亩许方圆的大毛手，正要去抓那洞壁上倒吊着的头陀。那日擒来法胜，灵云因为这班妖孽永世不会悔悟，本要将他斩首。寒萼再三说，可以留着诱敌。灵云因她连日正犯小性，想日久缓缓感化，暂时不愿多伤她的感情，便允了她。由若兰用法术禁制，吊在洞口，以作激怒敌人之用。众人离洞迎战时节，吴文琪素来度德量力，见灵云不愿妄动，虽然一样仇恨妖人，并未上前。司徒平见三人同时离洞，灵云也往前追去，惟恐隔离过远，防守无人，也未上前。见金花刚随灵云离开洞口不过丈许远近，忽然一只大毛手从空飞下，直取法胜。司徒平急不暇择，一面高声报警，先将飞剑放了出去。谁知剑光绕在大毛手上，敌人竟似没有感觉。同时灵云、朱文、若兰三人一见洞口有警，忙舍敌人飞回时，上面烈火风雷又同时打到，只得仍用九天元阳尺抵御。文琪飞剑也难制敌，那只毛手竟将法胜抢起，就待飞走。司徒平见飞剑要失，一着急，猛想起神驼乙休所赐的乌龙剪，还未及使用。百忙之中，也不顾得别的，忙从法宝囊内将剪取出，才一离手，两条蛟龙般东西，带起一片乌光黑云，疾如电闪，追上前去。那毛手想已知道厉害，不顾再救法胜，将手一松，缩入上空不见。司徒平的剑光还在空中悬绕，那法胜坠在空中，被乌龙剪赶上一绞，立时腰斩坠地。司徒平也不穷追，忙将剑光收起。

当寒萼、朱文、若兰三人分头出战之际，众妖人原想将敌人引得离开洞口远一些，不在九天元阳尺金花的罩护之下，再行下手。不料寒萼怒在心里，出阵太急，与百灵女朱凤仙一照面，飞剑刚放出去，左手一扬，白眉针连续而出，一线细如游丝的光华只闪得两闪，朱凤仙躲避不及，竟将双目打中，败退下去。那针顺血攻心，败退不远，登时坠地身死。虎爪天王拿败一见朱凤仙惨死，心中大怒，与青身玄女赵青蛙双双飞剑出战。

正待展动法宝，寒萼心辣手快，一面飞剑抵御，白眉针接连发出，拿败虎爪上早中了一针。赵青蛙未及施展妖法，被阴阳脸子吴凤看出那针厉害，忙喊：“仙姊留神，这是天狐白眉针！”赵青蛙闻言大惊，忙取一个飞囊往空一掷，一朵妖云将身护住。这边香雾真人粉孩儿冯吾，贪看来的二女美貌，正要行法擒拿，忽被灵云破了迷人香雾救去。方在悔惜，一眼瞥见寒萼正在大显白眉针威力，丰神美丽，也不亚于适才二女，连忙转身飞来。天游罗汉邢题，也看出便宜，赶来合围。

这里史南溪见灵云带了出战的人返身回去，重施九天元阳尺，护住洞口。长臂神魔郑元规人未救出，反伤了法胜性命。又见寒萼将百灵女朱凤仙用针刺死，连着又伤虎爪天王拿败。俱都怒发千丈，不约而同飞将过来，欲得寒萼而甘心。还未近前，史南溪猛听上面雷火忽然停止，正在惊疑，忽见敌人洞口一干青年女子倏地全数冲杀上来。百忙中往上一看，见有两道青紫光华，似游龙一般满空飞舞，所到之处，烟火齐消。妖阵中心，天光已是照下，知道妖阵已破，主旗定然被毁，这一惊非同小可。同时对面敌人紫光业已飞到。史南溪恼怒到了极处，大喝一声，连同那几个残余妖人，各将法宝

飞剑纷纷祭起，分头接住厮杀，准备决一死战。对面齐灵云知敌人妖法厉害，众同门业已分开应战，便持着一柄九天元阳尺飞行空中，往来接应，专破妖法。那虎爪天王拿败的虎爪中了一白眉针，自知不妙，幸而他生就畸形，本来无手，两只虎爪原是用妖法安上去的，恐那针透入手臂，连忙自行断去，重又飞剑上前助战。

香雾真人粉孩儿冯吾，早看出今日形势凶多吉少，无奈为色所迷，只管恋恋不走。

先见寒萼势单，想找便宜。及见妖阵一破，众妖人不顾得合围寒萼，分开应敌，他知寒萼白眉针厉害，留下天游罗汉邢题去敌寒萼。劫数当前，邪心犹自未退，仗着自己邪法摄人厉害，遁法迅速，满想在对阵许多美女中觑准一个剑法平常的，乘她措手不及，用妖雾迷了摄走。主意打好，一眼看到敌人虽然个个年幼，本领俱非寻常。只有一个与青身玄女对敌的青衣女子，剑光不似峨眉嫡派，以为好欺。忙用遁光飞将过去，乘那女子全神贯注飞剑之际，便想趁机下手。那女子正是黑凤凰申若兰，一上阵早看见一干妖人俱在应敌，只有适才用妖雾差点将自己迷倒的那个妖道在空际盘旋，似想相机行使妖法。

无奈对面青身玄女赵青蛙是个劲敌，急切不能取胜，自己吃过亏，不由加了几分防备。

此时猛见他鬼鬼祟祟，正朝自己身后飞来，便知来意不善。一面指挥飞剑应付前面敌人，暗从法宝囊内取出丙灵梭，未容冯吾施展那迷人香雾，倏地回身将手一扬，便是数十溜尺许长像梭一般的红光，直朝冯吾打去。冯吾眼看飞临切近，那女子丝毫也未觉察，刚在心喜，将手一指，一片五色香雾才飞出去，忽见那子女回身将手一扬，数十溜红光陨星一般飞到。心想：“这女子倒也狡猾，居然用法宝来暗算自己。”当下一面放出飞剑，想将那红光敌住；一面仍指挥香雾过去迷人。正打着如意算盘，就在那片香雾快要飞向若兰头上，冯吾剑光也与丙灵梭刚刚接触之际，倏地眼前一亮，九朵金花和一团紫气如电驶云飞般直卷过来，光华一照，粉雾全消。冯吾方悔功败垂成，猛见一道紫虹从空飞射，相离数十丈外，已觉寒光耀眼，冷气森森。知道不妙，正待抽身，哪知连人带飞剑已被紫光罩住，性命垂危。忙用脱体分身之法，咬紧牙关，把心一横，将一条左臂平伸出去，紫光扫处，断了下来。同时冯吾也借血光行使妖法遁走。

第一二九回

掣电飞龙 妖氛尽扫
涤污掩秽 仙境长新

话说冯吾逃走后，那口飞剑眼看被紫光一绞，便要毁灭。若兰看出那剑虽是妖人所用，本质不差，毁了未免可惜。恰巧灵云指挥九天元阳尺过来，破了妖人香雾，见青身玄女赵青蛙剑光不弱，便将飞剑放出助战。抽空舍了敌人，高叫道：“琼妹莫坏这剑，你只将它挡住，待我收了它去。”英琼原是同了紫玲、轻云等，用紫郢、青索两道光华在上面驱扫妖焰，顷刻之间业已

将近毕事。氛云散处，一眼看见下面有人暗算若兰，飞剑下来相助，一照面，剑光便将冯吾罩住，只见一道血光一闪，妖人业已断臂遁走。心中正可惜下手晚了一些，还想去破那口飞剑时，听若兰一喊，忙即止住。那剑失了凭依，又有剑光圈住，哪能飞遁，不多一会，便被那数十道红光围住，追得缓缓降下。若兰将手一招，连那丙灵梭一齐收入法宝囊内。

英琼见若兰将剑收去，回头一看，战场上敌我形势已经大变。原来虎爪天王拿败独战女空空吴文琪，被严人英用飞剑追杀，只见银光一闪，登时废命。天游罗汉邢题，剑光甚是灵活，又识得白眉针厉害，寒萼连放飞针，俱被邢题用妖法防身，未能奏效。寒萼一着急，便将宝相夫人金丹放出，一团栲栳大的红光，直朝邢题打去。邢题料难抵敌，想要收剑逃走，正遇司徒平伤了竹山七子中的金刚爪戚文化，飞身过来，一指乌龙剪，一片乌光中现出两条蛟龙，交头剪尾飞来。邢题忙着收剑，慢了一些，将双足齐膝绞断。

还算他玄功奥妙，怪叫一声，负痛破空逃走。这一干妖人死散逃亡之余，只剩下长臂神魔郑元规、阴阳脸子吴凤、青身玄女赵青蛙与史南溪四人，还在死命支持。尤其是史、郑二人最为厉害，若论本领，峨眉一班小同门原非敌手。也是妖人该遭劫数，偏遇见英、云会合，紫郢、青索双剑出世，又有那一柄九天元阳尺，纵有妖术邪法也无处施用，才有这场惨败。这且不提。

那阴阳脸子吴凤，原与邢题、赵青蛙等人合敌寒萼，一见敌人纷纷出战，正要迎上前去，猛见妖阵被破，从空中先后飞坠下六个人来，一眼看到那最后落下的两个矮子甚是脸熟。不及细看，对阵女神童朱文已经飞到，只得迎着交起手来。两人恰是劲敌，剑光绞在一起，杀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妖焰已散，阳光透下，恢复了清明景象。吴凤诡计多端，看见下面飞雷洞口光影里，横卧着那日初来时所见两个道童，护身金光被多日烈火风雷轰打，已经稀得似一团光雾。情知这两个道童仗着灵符护身，虽中妖法，并未身死。暗想：“自己这面死伤多人，敌人一个也不曾受伤，明明形势凶多吉少。现时史、郑二人不退，不便单独遁走，早晚终须败逃。何不暗使法术，分身过去，趁那两童护身金光散去，抽空将他们杀死，可略微解恨。”想到这里，暗运玄功，将手一招，空中剑光倏地飞回，与身相合，重又朝着朱文飞去。朱文以为敌人身剑合一来拼死活，也将身飞起，与剑相合，迎上前去。谁知吴凤暗使狡猾，早已隐身往下飞坠。刚刚飞近两个道童身旁，正待行法破去那残余金光，施展毒手。脚才沾地，猛被两只怪手将他擒住，心中大惊。还未及行法抵御，倏地迎面飞来一道黑烟，立时一阵头晕，不省人事。那朱文身剑合一，去敌敌人飞剑，几个回旋之后，猛觉敌人飞剑光华未减，忽然失了灵活，仿佛无人驾驭一般。先还恐是敌人诡计，及见敌人飞剑一任自己压迫，恰巧寒萼得胜飞来，看出破绽，忙唤：“师妹，敌人业已逃走，现成便宜你还不捡？”一句话将朱文提醒，又有寒萼帮着，果然很容易地将那飞剑收了。

正在这时，恰值英琼飞来，一眼看到朱文获胜，对阵妖人只剩三个，青身玄女赵青蛙独敌灵云，连施邪法异宝，都被九天元阳尺破去，智穷力竭，势将逃遁。英琼哪里容得，娇叱一声，紫虹电闪般飞出。赵青蛙刚驾遁光飞起，被英琼紫光横扫过来，只一绕，身首异处。那史南溪与长臂神魔郑元规先战轻云、紫玲，一个有弥尘幡，一个有青索剑，神妙无穷。又有灵云往来策应，妖法雷火全然无效。郑元规一见大怒，忙运玄功，元神幻化大手，从空往轻云头上抓来。轻云飞剑是峨眉至宝，郑元规所用飞剑原不是它敌手。

无奈妖人邪法厉害，更番变化。轻云久经大敌，不求有功，先求无过，防卫时候较多。

及至斗了一会，见妖人飞剑光芒大减，心中大喜。正盼成功，忽见头上乌烟瘴气中，隐现一只大手抓来，不由吃了一惊。未容收剑防御，正遇严人英斩了拿败，飞身过来助战。

见轻云危急，银光疾如电闪，飞将出去，与那大手斗在一起。偏偏这时灵云又回身去救护若兰，身子被赵青蛙绊住，急切不能奏功。史、郑二人一见金花紫气飞走，暗付：“不乘此时下手，更待何时？”双双一打招呼，各将全身妖法本领一齐施为。

长臂神魔郑元规料知自己飞剑不是敌人对手，索性收了回来，只用元神变化应战。

郑元规已是劲敌，再加上史南溪双手雷火猛烈，妖法厉害。紫玲、轻云和人英三人见势不佳，只得用弥尘幡护身，勉强应战，以免有失。轻云飞剑虽然仍旧活跃、也难取胜。

双方拼命恶斗没有半刻，众妖人一齐伏诛逃散。一于峨眉同门先后包围上来，满天空都是法宝飞剑，光华灿烂。史、郑二人先时急怒攻心，存了有敌无我之念，此时也心慌起来。郑元规首先觉出金花紫气二次飞来，再如恋战，决无幸理，正想逃遁。紫玲在彩云掩护之下应战，一见灵云、英琼先后飞到，忙喊：“周师姊，还不将双剑会合去除敌人？”说罢，便将宝幡收起。轻云闻言，一指青索剑，与英琼紫光合而为一，便朝敌人飞去。

双剑合璧，威力大增。郑元规刚要飞走，元神已快被金光罩住，又遇青紫光华横卷过来，百险中陡生急智，倏地将飞剑放将出去。先是一阵黑烟一闪，一道绿光迎着青紫光华互相一绞，绿光便成粉碎，洒了一天的鬼火，纷纷下落。轻云、英琼鼻端只闻着一股子腥风，再找妖人，已经不见。史南溪此时忽然见机，一见郑元规快被金光罩住，放起飞剑，便知他准备弃剑逃走。遭此惨败，势孤力弱，纵能伤害一二敌人，又何济于事？不如回山等烈火祖师回来，再商报仇之策为是。就趁众人围攻郑元规之际，倏地两手一扬，十数团大雷火朝紫玲、人英等打去。紫玲刚把弥尘幡抵御，史南溪已在雷火光中逃走。灵云知道追赶不上，便同众人去救石、赵二人。

这时妖云尽散，清光大来。仙山风物，依旧清丽；岚光水色，幽绝人间。除了地下妖人的尸身和血迹外，宛然不像是经过了一番魔劫的气象。及至到了飞雷洞前一看，好好一座洞府，已被妖人雷火轰去半边，锦络珠缨，金庭玉柱，多半震成碎段，散落了一地。那石奇、赵燕儿二人护身金光业已消散，躺在洞前，奄奄一息。灵云见飞雷洞受了重劫，非一时半时所能整理。又恐妖人去而复转，须将他二人抬往太元洞内医治，才为稳妥。只是后洞仍须派人轮流防守，便问何人愿任这第一次值班。紫玲方要开言，寒萼先拿眼一看司徒平，抢着说道：“妹子愿任首次值班，但恐道力不济，平哥新回，不比众姊妹已受多日劳累，他又有乙休真人赐乌龙剪，意欲请他相助妹子防守后洞，料可无碍。不知大师姊以为胜任否？”灵云因善后事多，又忙着要救石、赵二人和袁星，知道二人夙缘，寒萼要借此和司徒平叙些阔别，略一思考，便即答应，留下寒萼、司徒平防守后洞。命人英、英琼、轻云三人扶了石、赵二人，大家一齐回转太元洞去，少时再来收拾余烬。司徒平知道寒萼有些拗性，虽觉她此举有些不避形迹，面子上还不敢公然现出。紫玲闻言，却是大大不以为然。又听寒萼当了众人唤司徒平做平哥，形迹太显亲密，一

些不顾别人齿冷。虽说众同门都是心地光明，不以为意，也总是不妥。又知二人缘孽牵缠，寒萼心浮性活，万一失检，连自己也是难堪，心中好生难过。本想拦阻，无奈灵云已经随口答应，只得走在后面，回头对寒萼看了几眼。寒萼心里明白紫玲用意，不禁又好气，又好笑，装作不知，把头偏向一边去了。自此两人误会越深，暂且不提。

且说灵云带了众同门回转大元洞，将石、赵二人放在石榻之上。然后取出妙一夫人预赐的金丹，命人英塞入二人口内，再用九天元阳尺驱散邪气。二人本未曾死，不过被妖法雷火困住多日，身子疲惫不堪，经此一番救治，不多时，便行醒转。灵云吩咐尚须慢慢调养，不要下榻。二人只得口中称谢。灵云救好了二人，再拿着九天元阳尺去救袁星。先给它口里塞了灵丹，诵罢真言，将尺一指，那九朵金花和那一团紫气，便围着袁星滚转起来。不消片刻，袁星怪叫一声，翻身纵起。一见主人同众仙姑一同在侧，知是死里逃生，忙又跳下榻来，跪倒叩谢。灵云道：“你这次颇受了些辛苦，快出外歇息去吧，少时还有事要你做呢。”袁星叩了几个头，刚刚领命走出，英琼忽然想起一事，“噯”了一声，便往外走。灵云忙问何故？英琼回身道：“众人都在，破了妖阵之后，独不见米、刘二人，还有神雕佛奴。原因他们辛苦多日，一则妖法厉害，二则今日也用他们不着，命他们在太元洞前警备，防有妖人偷入，适才回洞，也未看见。佛奴不怕有何灾难，只恐米、刘二人吉凶难保，所以想往后洞去看个仔细。”灵云道：“便是我适才也因后洞飞雷崖有好些妖人的尸身血迹，须人打扫，欲待救了袁星，等它出洞，稍微运行血气，复原之后，领了米、刘二人，去往崖上打扫。适才匆匆回来，不是你提起，还以为二人是听你吩咐，在洞外候命呢。”紫玲道：“适才战场上，我见有一个两面妖人和朱师妹对敌，那厮忽用玄功分身之法遁走，意在乘隙侵害石、赵二位师兄。曾见米、刘二人突然在飞雷洞前现身，与那妖人交手。只一照面，便即一同隐去。彼时正值匆忙之中，不及赶去救援，也不知他二人胜败如何。”

正说之间，袁星忽从洞外进来跪禀道：“米、刘二人说他们追赶妖人，被佛奴追去擒来抓死，尸首已带回飞雷崖，有佛奴看住，现在太元洞外候命。”灵云略一寻思，说道：“反正还有事分配他们二人，命他们无须进洞，我等即时出去。”说罢，便命人英看护石、赵二人，大家一同出洞。米、刘二矮见众人出洞，迎上前来拜见。灵云便问和妖人交战经过。米、刘二人刚要开口，袁星在旁，大声说道：“你二人还是实说的好，那佛奴好不刁钻，我还吃过它不少的苦呢。”二矮把脸一红。英琼早已看出，喝问袁星鬼祟什么？米、刘二人知难隐瞒，便由刘遇安躬身答道：“弟子等自知道力不济，不是妖人敌手。初入仙山，又急于建立一点功劳，破完妖阵之后，便隐身在旁，等候时机。”

后来见众仙姑都忙于交战，崖前被困的两位大仙却无人照管。弟子二人知那护身金光将要消散，挡不住厉害妖人，恐防有失，便起了立功之想。隐身守在二位大仙身旁，只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没多时，果然有一个妖人看出便宜，化身飞来，刚把二位大仙护身余光破去，便被弟子二人出其不意，用旁门擒拿魔法，合力将他擒住。一看，才知他是当年弟子等的师叔阴阳脸子吴凤。便将他带往僻静之处，原想问他一些虚实，再擒将回来。经不住他再三说好话，弟子等想起师门大义，心中不忍，忘了他一向心辣手狠，不合将擒拿法解了。谁知这厮一旦脱身，便与弟子等翻脸。那擒拿法原是先师未兵解时所传，吴凤以前虽是同门一派，却并未学会。不过那法须预先布

置，引人入窍，匆促之间，不能使用。所幸那厮有两样厉害法宝，事前因想脱身，已经送与弟子二人，否则定遭他的毒手无疑。弟子等见他忘恩反噬，就要下手，一面虚与委蛇，反而向他求情，暗中想法抵敌。未及施为出来，已经被他看破。也是那厮该死，因知弟子等有入地之能，竟下绝情，用法术将弟子等困住，苦苦逼迫，先要还他那两样法宝。弟子等情知中了奸计，本就难以脱身，故作投降，乘他不备，打了一黑霉钉，正中他的左脸。那厮急怒交加，催动妖法，四面都是烈火红蛇包围上来。眼看危险万分，忽从空际飞下一黑一白两只火眼金睛大神雕来。黑的一只正是主人座下仙禽佛奴。白的一只更是厉害，首先冲入火烟之中，两只银爪上放出十来道光华，把那些火蛇一阵乱抓，那雷火竟不能伤它半根毛羽。那吴凤先不见机，只管运用妖法。及至见势不佳，想要逃走，却被佛奴两爪将他前胸后背一齐抓住，再被白雕赶上前来一爪，一道黑烟闪处，被佛奴生生抓死。两只神雕对鸣了几声，白的一只冲霄飞去。佛奴抓了吴凤尸身，回到飞雷崖放下，长鸣示意。

秦仙姑也命弟子等进洞请命。弟子等不合擒敌又纵，几遭不测，还求主人和众仙姑开恩饶恕。”

英琼心想：“两矮纵敌，只为顾念师门恩义，情有可原。”便听灵云发落。灵云却早听出二人还有些须不实不尽之处，便道：“你二人之事，我已料知。念在暗保石、赵二仙有功，暂时免罚。”说罢，便向紫玲道：“有劳紫妹带他二人和袁星去往飞雷崖，借紫妹法力，汲取隔崖山泉，洗净仙山，监率他三人等将残留妖人尸身碎体，搬往远处消化埋葬如何？”紫玲巴不得借此去相机劝化寒萼，欣然领命，带了三人便走。灵云因掌教真人回山开府在即，微尘阵内还困着南海双童，须往察看，便带了众同门自去。不提。

且说寒萼、司徒平二人等众人走后，便并肩坐在后洞门外石头上面，叙说别后经过。

二人原有夙缘，久别重逢，分外显得亲密。司徒平毕竟多经忧患，不比寒萼童心犹在，见寒萼举动言语不稍顾忌，深恐误犯教规，遭受重罚，心中好生不安，却又不敢说出。

寒萼早看出他的心意，想起众同门相待情节，显有厚薄，不禁生气，满脸怒容对司徒平道：“我自到此间，原说既是同门一家，自然一体待遇；若论本领，也不见得全比我姊妹强些。偏偏他们大半轻视我。尤其齐大师姊，暂时既算众姊妹中的领袖，本应至公无私，才是正理。但她心有偏见，对大姊尚可，对我处处用着权术，不当人待。如说因我年轻，管得紧些，像大姊一般，有不妥的地方，明和我说也倒罢了，她却故意装呆，既知我能力不济，那次我往微尘阵去，就该明说阵中玄妙，加以阻拦，也省得我身陷阵内，几遭不测，还当众丢脸。随后好几次，都对我用了心机，等我失利回来，明白示意大姊来数说我。还有那次得那七修剑，连不如我的人全有，只不给我一口，明明看我出身异教，不配得那仙家宝物。更有大姊与我骨肉，却处处向着外人。你道气人不气，只说等你回来，诉些心里委屈，谁知你也如此怕事。我也不贪什么金仙正果，仙人好修，这里拘束闲气却受它不惯。迟早总有一天，把我逼回紫玲谷去，有无成就，委之天命。”司徒平知她爱闹小性，众人如果轻视异类，何以独厚紫玲？不过自己新来，不知底细，不便深说，只得用言劝解。说的话未免肤泛，不着边际，寒萼不但没有消气，反倒连他也嗔怪起来。

正说之间，忽见神雕抓着一个妖人尸首，同了米、刘二矮飞到崖前落

下，见寒萼、司徒平在那里防守，米、刘二矮便上前参拜。略说经过，稍有不实，神雕便即长鸣。寒萼也懒得问，便命神雕看着尸首，米、刘二矮前往太元洞外候命，自己仍与司徒平说气话。司徒平见她翠黛含颦，满脸娇嗔，想起紫玲谷救自己时，许多深情密意，好生心中不忍，不住地软语低声，温言抚慰。说道：“我司徒平百劫余生，早分必死，多蒙大姊和你将我救活，慢说牺牲功行，同你回转紫玲谷，就是重堕泥犁，也所心甘。无奈岳母转劫在即，眼巴巴望我三人到时前去救她。峨眉正教，去取门人甚严，侥幸得入门墙，真是几生修到。异日去救岳母，得本派助力，自较容易。就往岳母身上想，也应忍辱负重，何况将来还可得一正果？同门诸师姊都是心地光明，怎会分出厚薄？只恐是见你年轻，故意磨你锐气，心中相待原是一样。纵有什么不对之处，也须等见掌教师尊，自有公道。此时负气一走，不但有理变作无理，岳母千载良机，岂不为我二人所误？”寒萼冷笑道：“你哪里知道。听大姊素常口气，好像我不知如何淫贱似的。只她一人和你是名义上的夫妻，将来前途无量。似我非和你有那苟且私情不可，慢说正果，还须堕劫。”

却不想我们这夫妻名头，既有母亲作主，又有前辈仙尊作伐，须不是个私的。神仙中夫妻尽有的是，休说刘桓、葛鲍，就拿眼前的掌教师尊来说，竟连儿女都有三个，虽说已转数劫，到底是他亲生，还不是做着一教宗主。怎地轮到我们就成下流？我早拿定主意，偏不让她料就。可是亲密依旧亲密，本是夫妻，怕什么旁人议论？便是师长，也只问德行修为如何，莫不成还管到儿女之私？我们又不做什么丑事，反正心志坚定，怕她何来？她既如此，我偏赌气，和你回转紫玲谷去，仍照往常修炼功课。等掌教师尊回山开府，再来参拜领训，我同你好好努力前途，多立内外功行。掌教师尊既是仙人，定然怜念，略迹原心，一样传授道法。既省烦恼，还可争气。只要我们脚跟立定，不犯教规，难道说因我得罪了掌教师尊的女儿，便将我二人逐出门墙？那仙人也大不公了。怎能说到因此便误母亲大事，便坏自己功课呢？再过两日看看，如果还和以前一样，我宁受重谴，也是非走不可。”

司徒平见她一派强词夺理，知道一时化解不开，只得勉强顺着她说两句。原想敷衍她息了怒，过了半天，问明紫玲之后，再行劝解。偏巧紫玲领命飞来，一眼看见二人并肩同坐，耳鬓厮磨，神态甚是亲密，知寒萼情魔已深，前途可虑，不禁又怜又恨。因后面米、刘二矮就要跟来，只看了二人一眼。寒萼笑着招呼了一声，仍如无事。司徒平却看出紫玲不满神色，脸涨通红，连忙站起。米、刘、袁星也相次来到，紫玲当了外人，自是不便深说，便和二人说了来意。正要吩咐行事，见神雕还站在阴阳脸妖人的尸体旁边，一爪还抓住不放，见紫玲到来，连声长鸣。心中奇怪，走过去定睛一看，又问了袁星几句，忙喊寒萼近前说道：“你看这妖人，分明已将元神遁走，如果潜藏在侧，岂不仍可还阳？难怪神雕守着不走。师姊命你二人在此防守，责任何等重大，你们只顾说话，也不看个仔细。休说妖人元神偷来复体，就是被妖党前来盗走，也是异日之患。怎地这般粗心？”寒萼闻言，也低头细看了看，冷笑道：“大姊倒会责备人。你看妖人前脑后背，已被神雕抓穿，肚肠外露。他如有本领还原，岂能容容易易便被神雕抓来？我和平哥已是多日不见，母亲超劫在即，趁无事的时候商量商量，也不算有犯清规咧。如说妖人想弄玄虚，只恐妹子本领虽然不济，也没这般容易。”这一番话，当着米、刘两矮，紫玲听了甚是难过，略一寻思道：“如此说来，不但我，连神雕守在这里也是多事的了。”说罢，便对神雕道：“这具妖尸，由我们三人处

理，将他用丹药消化掩埋。你擒敌有功，少时再告诉你主人。如今敌人惨败，难保不来生事，可去天空了望，有无余孽来此窥伺？”神雕闻命，睁着一双金睛，对紫玲望了一望，展开双翼，盘空而去。

第一三 回

临难得奇珍 纳芥藏身 微尘护体
多情成孽累 伤心独活 永誓双栖

紫玲便命二矮与袁星去将崖上所有残尸碎体一齐提来，与吴凤尸身放在一处，再用仙药消化，自己也随在二矮后面指点。寒萼抢白了紫玲一顿，见她无言可答，略觉消气，索性仍唤司徒平到洞口石上坐谈。司徒平见他姊妹拌口，已是不安。又见寒萼唤他，其势不能不依。跟着走没几步，正在心中为难，忽听紫玲在身后大喝道：“无知妖孽，竟敢漏网！”接着光华一闪，便是一幢彩云飞起。寒萼、司徒平大吃一惊，连忙回身注视，吴凤的尸身已经复活，从地下卷起一团黑烟正要飞走。幸而紫玲早有防备，存心欲擒先纵，明是随了二矮前走，时刻都在留神动静，未容吴凤飞起，弥尘幡已化彩云飞来，将他罩住。就在这时，那神雕何等通灵，早看出紫玲心计，并未飞远，一见妖人想逃，星流电闪般束翼下击。起先吴凤因黑白二雕来势厉害，知难逃命，把心一横，舍了躯壳，将元神隐遁。二雕并未看出，原可逃回山去，借体还原。及见原身并未被二雕抓裂，不禁又起希冀：一则借体还原，总不如原有的好；二则法宝囊内还有两样宝物，舍不得丢弃，重又回身窥伺。心想：“只要原身一脱雕爪，便可与元神合了遁走。”谁知神雕受了同伴指示，紧紧抓定，竟然不肯离开一步，只由二矮回去请命。吴凤干自心急，知道这东西异常厉害，适才已经吃过苦头；又以为二雕一样神化，若以元神相拼，本无不可，偏偏原身又被它抓住，投鼠须要忌器。法宝飞剑已无用处，万一惊觉，只要被它两爪抓裂，便成粉碎。不敢造次，隐藏在侧，静候时机。认定成固可喜，败亦至多毁了躯壳，元神仍可逃走。不料袁星能通鸟语，一出来便代神雕解说它受了白雕指教，留下妖人躯壳。言还未了，紫玲机警，已明白是诱妖人元神前来伏诛，忙止住袁星。便唤寒萼来问，偏遇寒萼顶嘴，索性将计就计，故意遣走神雕，装作不备。

吴凤恐神雕觉察，元神藏处相隔本远，袁星又只说了一半，没有听清，只听明了秦氏姊妹的大声问答。先听紫玲盘问之言，以为看出破绽，甚是吃惊。及见她二人拌嘴走开，再举目往空中一望，不知神雕隐身彩云以内，一见没有踪影，心中大喜。暗忖：“闻得峨眉消骨丹药甚是厉害，莫待她回来措手不及，功败垂成。”匆促之中，又忘了弥尘幡彩云飞动，疾如电掣，以为紫玲纵然到时警觉，相隔有三数十步之遥，也必追赶不上。谁知元神刚与身合，驾遁飞起，彩云已经照临头上。此时吴凤如果仍旧弃了躯壳，未始不可二次逃生。也是他该遭劫数，已回原身，不舍就弃，一时乱了主意，妄想抵敌，连身逃遁，左手雷火刚刚发出，接着又在法宝囊内去取宝物。就在这略一停顿之间，上面神雕飞到，紫玲与袁星、二矮齐放飞剑法宝。寒萼因自己适才任性，看走了眼，万一妖人逃走，少时又受埋怨，又气又急。忙喊：

“平哥，还不快放你的乌龙剪！”司徒平已将飞剑放出，闻言又将乌龙剪放在空中。吴凤本是打战中逃走主意，及见敌人法宝飞剑纷纷祭起，幸而彩云被自己雷火略微托住，势子一缓，正好逃走。猛地又见头上一片乌云罩到，现出两点金睛，知是神雕飞来。忙把遁光往下一落，一面运用玄功，准备万一难以脱身，仍将元神遁走。不料司徒平的乌龙剪又从下面飞上，迎个正着。那剪原是神驼乙休多年修炼的异宝，专斩修道人的元神，只要不能抵御，被那两条蛟龙般的乌光绞住，便难脱身。吴凤恶贯满盈，不但躯壳被众人飞剑斩成多段，连元神也同时被斩消灭。

紫玲眼看吴凤顶上隐隐飞起一道白烟，被乌龙剪绞散，知获全功，大家收了法宝飞剑相见。寒萼虽然内愧，幸而敌人是死在司徒平手内，还可遮羞。见紫玲没有说话，也就不再开口。紫玲也不去理她，这才正经命二矮、袁星，将全崖妖人尸首残肢收放一起。

再命袁星先在远处择好一个僻静所在，掘下深坑等候。二矮便求紫玲将吴凤法宝囊赐他二人。紫玲点头应了，二矮心中大喜，感激非凡。又对紫玲说，他二人能用法术将尸骨残肢运走。紫玲含笑点头。二矮立刻口诵咒语，施展旁门搬运之法，将所有尸体全都移到袁星所择之处，抛入坑内。紫玲取出化骨丹药洒了下去，顷刻之间化成黄水。才命袁星、二矮用土掩埋好了，回转飞雷崖。又从身旁取出四面小旗，分与袁星、二矮，传了咒语，自己也拿着一面，向隔崖一指，那水倏地飞起四五尺粗细的四股飞泉，宛如四条银龙，起自洪涛之中。随着四旗指处，满崖飞舞冲射，不消顷刻，已将崖上妖迹血污，洗荡得干干净净。袁星素来看惯不说。那二矮自命是旁门能手，只为高人点化，志在逃劫避灾，屈身奴仆，虽然心意甚诚，究还不知峨眉门下有多大本领。及至来此没有多日，先见大众飞剑法宝神化无穷，又见紫玲等适才对敌施为，连雕、猿都如此灵异，才自愧弗如，只配供人奔走役使，不配置身雁列，越发是死心塌地，不起异念的了。紫玲洗罢仙山，时已黄昏，斜阳从远山岭际射到，照在新洗过的林木山石上，越显山光清丽，不染尘氛，心中也觉快意。回望寒萼，仍与司徒平并肩低语，喁喁不休，暗叹了一口气，不忍再看。这时神雕已经飞走，便带了二矮、袁星回洞复命。走时连司徒平也不愿答理，略微招呼，就此走去。

寒萼等紫玲走后，又说道：“我同了朱文，拿着九天元阳尺去闯妖阵，败下阵来，又遇云南教祖天灵子摄去元阳尺，要报杀徒之仇。幸遇神驼乙休相救，还赐了三粒仙丹，一封柬帖，吩咐到日才许开看。他又说你和他有缘，他定助你成功。适才又听你说，他也赐了你一封柬帖，开示日期与我正同，都是应在十日之后。我听大师姊和申若兰师姊说起乙真人来历，真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此人并有拗性，别人以为不能的，只要得他心许，无论如何艰难的事，都要出力办成，比那怪叫花凌真人的性情还要古怪。先前身材高大，容颜奇伟，背并不驼。因为屡次逆天行事，遭了天劫，假手几个能手，合力行法暗算，移山接岳，将他压了四十九年。幸而他玄功奥妙，只能困住，不能伤他，反被他静中参悟禅功，参透大衍天机，一元妙用。等到七七功行圆满，用五行先天真火炼化封锁，破山出世。当初害他的人，闻信大半害怕，不敢露面。谁知他古怪脾气，反寻到别人门上道谢，说是没有当初这一举，他还不能有此成就，只要下次不再犯到他手内，前仇一概不记。内中有一个，便是凌真人，反和他成了至好朋友。齐师姊说，掌教夫人曾说他还有一个妻子，与他本领不相上下，百十年前不知为何两下分开，没有下落。他素常还

爱成人婚姻，他那日又曾提起你我未来的话，且等到时开看柬上的话，定于我们有益。”司徒平也把代神驼乙休拜上岷山之事，详细说明。正谈得高兴，忽见若兰、朱文飞来，说是奉了大师姊之命，代他二人接班防守。寒萼见紫玲才去不久，便有人来接替，又起疑心，不便向外人发作，迟疑气闷了一会。

寒萼正要转身回洞，忽听遥天一声长啸，甚似那只独角神鸢。寒萼连日都在惦记，飞身空中，循着啸声，迎上前去看个明白。只见新月星光之下，彩羽翔飞，金眸电射，从西方穿云御风而来，转眼便到了面前，正是那只独角神鸢，爪上还抓着一封书信，心中大喜。便跨了上去，飞近洞口，唤道：“平哥，你去太元洞相候，我骑了它由前洞下去。”说罢，骑了神鸢径飞前洞，在凝碧崖前降落，见一干同门正在比剑。紫玲早迎上前来，劈头问道：“大师姊因今日诸事就绪，你我所学本门心法，尚有两关未透，着朱、申二位去换你前来传授，怎地这时才来？神鸢是怎样回来的？”寒萼闻言，方知适才自己多疑，气便平了。只得说正待回洞，忽听神鸢空中鸣啸之声，上去接它，故此来迟。

因优昙大师那封书信是给灵云的，便递了过去。灵云拆开一看，大意说开府盛会在即，正教昌明不远，可喜可贺，到时当领全体门人前来赴会。那日在冰崖上所救神鸢，因当时乌龙剪来势甚急，只得收了。神驼乙真人脾气虽然古怪，人却正直，道力也甚高强，异日当为峨眉之友。不愿开罪于他，事后便将乌龙剪给他送还。中途路遇，果然他心中不忿，斗法三日，不分胜负。幸遇极乐真人空中神游解围，化敌为友。他因乌龙剪以前是自己心爱法宝，竟被外人收去，不屑再用，欲转赠被他救去的司徒平。此剪如能善用，神妙非常，专斩异派妖人元神。如已见赠，须要加功修炼，不可大意。神鸢横骨已经化去，可与神雕佛奴的功行不相上下。知秦氏姊妹还有用它之处，特命它飞归故主。书末又说不久各同门均要先期回转仙府，敬候开山盛典，命灵云早为准备安置等语。灵云观毕，传示众同门，一齐向空谢了。大家练了一会功课，回转太元洞。

第二日将所有石室全都汲了灵泉洗净，把正中供朝参石室旁的三十六间石室分供掌教师尊和前辈师伯叔居住。余下百十间石室，分成男东女西，以备众同门来了起居和做功课之用。又因同门中道行深浅不一，好多未断火食，便命神雕、神鸢连日出外猎取猛兽。肉由英琼、芷仙、若兰三人腌腊。皮由米、刘二矮持往城市变卖，连同英琼昔日遗留的银两带去，备办米粮和应用物品。山中有的黄精首乌，异果野菜，只须袁星每日出外采取。洞中又有芷仙平日用奇花异果酿成的美酒甚多。不消两三日，一齐备齐。又责成芷仙管领仙厨，米、刘二矮与袁星供她驱遣，南姑姊弟也愿帮忙。大家都兴高采烈，静等佳客降临。到第七八天上，妙一夫人忽然回山，布置了一番，住了两日，嘱咐灵云一阵，才行走去。先后又来了许多同门，除石、赵二人原是近邻移居不算外，远客计有岷山万松岭朝天观水镜道人的弟子神眼邱林、昆明开元寺哈哈僧元觉禅师的弟子铁沙弥悟修，以及风火道人吴元智弟子七星手施林、灵和居士徐祥鹤、青城山金鞭崖矮叟朱梅弟子长人纪登、小孟尝陶钧等。余者不下百十位，俱已得了师命，有的因事羁身，有的尚在途中，均当在开辟仙府以前赶到。大家聚在一起，新交旧识，真是一天比一天热闹。

每日欢聚一阵，不是选胜寻幽，便由灵云、纪登为首，领了众人练习剑法，互相切磋砥砺，功行不觉大进。

这期间只苦了寒萼、司徒平两个。因为紫玲见她一味和司徒平时常厮守在一处，外表上俨然伉俪一般，心中害怕，其实二人名分已定，众同门均已知道；又知寒萼是个小孩心性，有时和若兰、英琼也是如此，不以为怪。事一关心太过，反要出事，乃是常理。

紫玲何尝不知他二人心地光明，但是惟恐因情生魔，堕了魔孽，坏了教规，不时背人劝诫。谁知寒萼暗怪紫玲不偏向她，时常给她难堪。这一责难过甚，反而嫌怨日深。司徒平左右为难，无计可施。偏偏又遇见一个多事的神驼乙休，给二人各留了一封柬帖。到日二人借着防守后洞之便，同时打开一看，除了说明二人姻缘前定而外，并说天灵子从百蛮山回来，定要到紫玲谷报杀徒之仇。秦氏姊妹本非敌手，就连峨眉诸长老也有碍难之处，不便出面相助。乙休怜二女孝思和司徒平拜山送简之劳，准定到时前往相助一臂。

命二人只管前去，必无妨碍。不去倒使乙休失信于天灵子，反而不妥。此番前去，因祸得福，齐道友必能看他面子，决不见怪等语。二人看了，又惊又喜，忙即向空拜过。本想和紫玲说知，偏巧紫玲因今早不该他们二人值班，却双双向灵云讨命，愿代别人往后洞防守，起了疑心。暗中赶来，见二人在那里当天拜跪，又无什事，更误会到别的地方，便上前盘问，语言过分切直了些。恼了寒萼，也不准司徒平开口，顶了紫玲几句嘴，明说自己不想成仙，要和司徒平回转紫玲谷去。紫玲也气到极处，没有详察就里，以为二人早晚必定闹出事来，既是甘心自弃，无可救药，莫如由他们自去，省得日后闹出笑话。

心里却还原谅司徒平是为寒萼所迫，还想单独劝解。不料寒萼存心愠气，也不容人说，立逼着司徒平随她飞走，不然便要飞剑自刎。司徒平知她性情无法劝转，好在有神驼乙休作主，且等事完之后，劝她姊妹言归于好。当下便与紫玲作别，随之飞去。

紫玲在气头上，竟没有想起宝相夫人转劫之事，因后洞无人，只得代为防守。二人刚走不久，忽然想起救母事大，正值轻云、文琪游玩回来，紫玲匆匆请她二人代为看守，忙即回转太元洞，正遇灵云、英琼、若兰、英男四人在洞外闲谈。紫玲略说经过，问该如何处置。灵云因妙一夫人说她姊妹有难，又知寒萼拗性，她和英琼、若兰二师姊情感甚好，可着她二人前去劝他们回转便了。二人领命去后，紫玲终觉不妥，执意要去。灵云劝她不住，想起优昙大师那封书信曾有神鹫备用之言，便命骑了同去。去时三人先后遇见金蝉、石生、庄易、笑和尚等回山，前已表过，不提。

且说寒萼与司徒平看罢神驼乙休柬帖上预示的机宜，正值紫玲赶来规劝，寒萼料知此番回转紫玲谷凶险不少，又因紫玲连日对自己多有误会之处，心中不快，借此和紫玲翻脸。一则可以出出心中闷气；二则此行既有神驼乙休为助，定然逢凶化吉，乐得独任其难，显显自己本领和毅力。即使师尊怪罪，还可借口乙休力主，事要机密迅速，不得不如此。当下和紫玲说了几句，便立逼司徒平连众同门都不说一句，竟然同驾剑光往黄山紫玲谷飞去。司徒平对于秦氏姊妹，原是一般感激爱重。不过紫玲立志向上，参透情关，欲以毅力坚诚摆脱俗缘，寻求正果。与司徒平名义上虽是夫妻，除了关心望好之外，平时总是冷冷的。寒萼却是天真烂漫，纯然一派童心，觉得司徒平这人心地光明，性情温厚，比乃姊还要可亲可爱。二人本来又有前生夙缘，如磁引针，那情苗竟在不知不觉中滋润生长。紫玲情切骨肉，关心忧危，不得不随时提醒一二。谁知责难过甚，倒起反感，欲离更合。使得司徒平心目中看

她姊妹一个春温，一个秋肃，情不自禁便偏向着了一头。所以此次回转紫玲谷，被寒萼娇嗔满面，一派要挟，连想和紫玲说明经过都未能出口，竟被寒萼逼了同行。

二人剑光迅速，没有多时，已离紫玲谷不远。因为神驼乙休预示先机，不敢大意。

等到飞近紫玲谷上空，先不下落，按住剑光，定睛往下一看，见崖上面齐霞儿的仙障封锁犹存。除了白云瀚翳，岚光幻灭而外，空山寂寂，四无人踪。寒萼暗忖：“难道自己赶在头里，那天灵子还未来到？”想起那两只白兔尚留养谷中，不禁又勾起童心，便与司徒平一同降下。寒萼自初遇司徒平，重访五云步与轻云、文琪相会，因仙障封锁，几乎无法飞转谷中，赴青螺时节，早向紫玲学了解法用法。落地时节正站在崖前，口诵真言，要将仙障收了回来。忽见一片红霞从身后照来，知道不妙。刚要回身，猛听身后有人喝道：“无知贱婢，今日是你授首之期到了！”寒萼、司徒平双双回身一看，面前站定一个面容奇古的矮小道人，认出是天师派教祖天灵子。那日与朱文拿了九天元阳尺去闯史南溪的妖阵，尝过厉害，虽然有神驼乙休预示，心中也未免有些着慌。寒萼见司徒平不知厉害，露出跃跃欲试神气，这时二人身子已被红云罩住，恐怕失闪，忙使眼色止住。寒萼硬着头皮挺身说道：“云南教祖，休要逞强！你我相争，强存弱亡。贵高足师文恭朋恶比匪，杀害生灵，无恶不作。愚姊妹奉师尊之命，往除八魔，路遇他与俞德上前动手，被愚姊妹用白眉针将他打伤。彼时同党恶人如肯约请能人施救，并非不治。不想这些同恶妖孽乘人之危，将他断体惨死。即此而论，贵高足纵不遇愚姊妹，已有取死之道。教祖不明是非，放着首恶不诛，却与一二弱女子为难，只恐胜之不武，不胜更传为笑谈。愚姊妹如果怕事，自身现在峨眉教下，三仙二老，道流冠冕，难道还任教下门人受邪魔外道摧残？尽可安居凝碧崖，一任教祖找上门来，自有师长作主，何足置念？只为愚姊妹以前也曾学有微末道行，明知秋萤星火，难与日月争光，但一想到本门师长多与教祖有旧，愚姊妹身入师门，行为无状，寸功未立，岂能为些须小事劳动师长清神？又奉乙真人示谕，特地赶回紫玲谷来候令领罪，只作为弟子与教祖私争，不与师门相涉。

初拟教祖为一派宗主，道力高深，行为必然光明，定任愚姊妹竭其防卫之力。在愚姊妹只求幸免一死，于愿已足，并无求胜之心。教祖亦可略示宽大，一任愚姊妹有可施为，以教祖法力，也难幸脱死罪。谁知教祖仗能前知，算就小女子与外子今日回山，埋伏在此，乘人不备，未容家姊赶到，稍加防卫，便下毒手。纵然难逃刑诛，未免贻羞天下。”

言还未了，天灵子怒骂道：“大胆贱婢！死在目前，还敢以巧语花言颠倒是非。孽徒师文恭命丧毒手，罪有应得，我决不加袒护。汝姊妹倚仗天狐遗毒，用此恶针，为祸人世。我寻汝姊妹，乃是除恶务尽，为各派道友除害。前赴峨眉，驼鬼作梗，用言相激，我才暂留汝姊妹多活几日，亲赴百蛮山除去绿袍老妖，才来伸讨。你既说乘你无备，我就姑且网开一面，容你半日，看你有何伎俩，只管使将出来，看你能否逃脱罗网？这半日之内，汝姊若不来，便是规避，我自会前去找她。”说罢，怒容满面，将袍袖一扬，一道光华闪过，天灵子踪迹不见。

司徒平方要开口说话，寒萼又使眼色止住，与司徒平飞落谷底。那两只白兔正在树下吃草，见主人归来，欢鸣跳跃上前。寒萼毕竟童心犹在，在

此危急存亡之秋，还有闲情将那白兔抱在怀中，一同入内。进谷一看，不由叫得一声：“噯呀！”原来上次前往青螺，紫玲后走，将谷顶明星全数收去，所以里面漆黑一片。来时负气，又忘了问紫玲要回。按照神驼乙休之言，谷中原有一番布置，虽然练就慧眼，到底不便。想了想无法，只得各将剑光放出照路，直奔里面一看，后洞藏宝之处，又被紫玲行时用法术封锁。宝相夫人当年遗留的两件御敌之宝和一幅保山保命的阵图，全都不能取出。这一急非同小可，后悔来时应当与紫玲说明，约了同行，不该负气任性，以致有此差失。如今时机紧迫，又不及回转峨眉求助。正在无计可施，那白兔素通灵性，也仿佛看出主人有大难将至，只管哀鸣不已。寒萼把心一横，暗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总须和天灵子一拼。既有神驼乙休答应事急相助，想必不至便遭凶险。好在还有一会，且将两个白兔藏过，以免玉石俱焚。”当下同了司徒平，一人抱了一个，向昔日司徒平养伤室内放下。

嘱咐道：“我如今大敌当前，吉凶难保，少时便须出去交手。你两个不要出去，免遭毒手。”

寒萼说罢，走出室去，用法术将石室封锁。走将出来对司徒平道：“起初只说照乙真人之命，将母亲阵图取出，防过几日便不妨事，所以约你同来。如今御敌之宝被大姊封锁，又不及回山去取，事在紧迫，至多挨过两三个时辰，便要应敌，全凭齐仙姑这个仙障保命了。如果敌人厉害，宝障无功，乙真人早来还好，若是来迟，我两人性命休矣！”

我死原不足惜，不但连累了你，还误了母亲飞升超劫大事，如何使得？那天灵子与你无仇无怨，你如回山，必不阻拦，你可趁此时速返峨眉。我凭齐仙姑仙障与母亲先天金丹至宝，与那矮鬼决一死活，存亡委之命数，以免为我误了母亲大事。”司徒平道：“寒妹切莫灰心短气。乙真人妙术先知，决无差错，既命我二人到此，必有安排。他柬上原说可约大姊同来，虽你一时负气，疏忽了一步，须知我二人仙缘前定，生死都在一处。”

昔日在往岷山以前，乙真人曾对我说过，我的重劫大灾业已过去，如今只有一难未完，决无死理。难道你死我还独生？寒妹休要过虑。”寒萼未始不知司徒平在此一样凶多吉少，口里虽强迫他走，心里却正相反，正愿其不去。人在危难之中，最易增进情感，两人这一番携手并肩，心息相通，说的又尽些恩深义重、荡气回肠的话，在不知不觉中，平添了许多柔情密意。连二人也不知怎的，虽未公然交颈，竟自相倚相偎起来。藏宝之处既被紫玲预先封锁，等到少时交手，更无别的准备。寒萼仍不住在催司徒平快走，固是口与心违。

司徒平天生情种，到这急难关头，分明并命鸳鸯，更是何忍言去。一阵推劝延挨，不觉快到时候。寒萼一想：“与其坐以待毙，何不出谷应战，还省得坏了旧时洞府。”见司徒平执意不走，便道：“平哥，你既如此多情急难，反正死活我二人都在一起。那矮鬼好不厉害，那日朱师姊拿着九天元阳尺玄天至宝，竟会被他夺去。寻常飞剑法宝全用不得，白白被他损坏。此番上前，但盼齐仙姑仙障有功，我二人还可苟延性命，否则不堪设想。如等他来，倒显我们怯敌怕他，上去吧。”一边说着，上了谷口，抬头一看，崖顶一角，隐隐见有红霞彩云混作一团，才知紫玲已经赶到，先与天灵子动手，弥尘幡已被敌人困住。不由起了敌忾同仇之心，把成败利害置之度外。口中念动真言，正待展开仙障护身，驾遁飞起，忽听头上断喝道：“秦家贱婢！既敢出面，有何伎俩只管使来，汝姊即将伏诛。我已设下天罗地网，不怕你

逃上天去。”言还未了，一片红霞随着罩将下来。幸亏寒萼防备得快，同时也将仙障展开，迎上前去。那齐霞儿的紫云仙障，原是优曇大师镇山至宝，又经霞儿多年修炼，真个神化无穷。初起时，只似一团轻绢雾縠，彩绢冰纨。及至被红霞往下一压，便放出五色毫光，百丈彩雾，将二人周身护住。二人知难上去，便在谷底搂抱坐定，静候外援。不提。

原来紫玲百忙之中，原因弥尘幡太快，恐赶在二人头里，还得回身来寻，便驾了神鸞赶去，谁知去晚了些。在鸞背上运用慧目往去路上一看，见前面天边云影里，有两三点青光隐现移动，当下催动神鸞往前追赶。偏那青光飞行甚速，越赶越远，只依稀辨出一些影子，追了一会，并未追上。猛觉青光不见，细一留神，才想起不是往紫玲谷去的道路，已经在无意中转了方向。更加英琼、若兰跟在后面，为何不见紫郢剑的紫光？神鸞飞行，不亚于寒萼剑遁，怎会追赶不上？还恐二人中途起了别意，成心避却自己来追。

便将弥尘幡取出，连人带鸞仍往那两三点青光前路追去。不一会，将要追上，相高切近，才看出错认。正待飞回紫玲谷，前面青光中人也转飞现身招呼。紫玲因那青光甚与自己相似，内中一道比较还要强些，猜是前辈中人，不敢怠慢，只得暂停。同时青光敛处，现出一个老道婆同两个少年女子。见面一问讯，正是衡山金姥姥罗紫烟和两个门人吴玫、崔绮。

原来金姥姥因从东海去会三仙，归途又往岷山访友，遇见吴玫、崔绮，说是在武夷采药，发生了一点事情。料知金姥姥要往岷山，赶到一问，知还未到，又往回赶，才在云中相遇。金姥姥带了吴、崔二人折转武夷，行经峨眉不远，见后面远处有峨眉门下御剑飞行，先时并未在意。及至赶到前边，认出那弥尘幡是宝相夫人之物。又见紫玲功候深纯，仙风正气现于眉宇，着实夸奖了几句。再一问起经过，金姥姥笑道：“我在东海听三仙说，此番你回紫玲谷，必遇天灵子来报前仇。结果有一能人相助，因祸得福，令堂超劫便在此事之后。此次乃汝姊妹一番劫数，令师并不见怪，但去无妨。我此番将事办完，便往峨眉赴那群仙盛会。今既相遇，总算有缘。天灵子独创异宗，虽是旁门，法力远在汝姊妹二人之上。相遇之时，一切法宝飞剑均难施为，只可紧持弥尘幡护身，以待后援。不去原可避此一劫，无奈天灵子神光厉害，如不使其分心两顾，专注一处，汝妹寒萼恐难幸免。今将我镇山之宝纳芥环借你，略备万一吧。”说罢，取出一个寸许大小青彩晶莹的圈儿，递与紫玲，传了用法。

紫玲拜谢之后，便辞别金姥姥，直飞紫玲谷。既知就里，越发关心，同怀忧危。不消片时，已经飞到谷顶上空。先运慧目往下一看，见下面白云消散，齐霞儿所传紫云仙障已被人收去，不禁吓了一跳。暗想：“难道这么一会工夫，寒萼、司徒平已遭毒手？否则他二人既知大敌当前，如何进谷之时，不将谷顶封锁？”正在惊疑，忽见下面崖畔红霞一闪，现出一个矮小道人，跌坐当地。两手一搓，便飞起数十丈红霞，正要往谷底罩去。事不关心，关心者乱。紫玲哪知寒萼已得高人指教，存心收了紫云仙障备用。竟以为天灵子还是初到，刚刚破了仙障，等下毒手。寒萼、司徒平尚在谷中，她没有觉察，惟恐他二人被敌人暗算。心里一着急，便将云幢往下一落，高声说道：“何方道长驾临，怎不叩关入内，却在暗中窥伺，要待主人出迎么？”

那天灵子自以为胜算在胸，秦氏姊妹难逃掌握。纵有神驼乙休作梗，自己已经斩了绿袍，难道他还有何话说？正好反怪他不令秦氏姊妹全来，违言背信。又因寒萼适才语言尖刻，讥他不敢前往峨眉，激动烦恼，打算除了

寒萼，再去峨眉寻找紫玲。两个时辰过去，见寒萼还不出面，料知她并无伎俩，无非延挨时刻待救，心中又好气又好笑。自己是一派宗主，不便乘人不备。正待将炼就先天离合神光照向谷中，打一个招呼与敌人，促她出战。忽见眼前光华一闪，一幢彩云从空飞坠，彩云拥护中，现出一个紫衣少女，亭亭玉立，举止从容。虽然语近讥刺，却是那般和平，不亢不卑，容貌又与寒萼相似，知是乃姊。因她来时，事前自己并未觉察，不免也有些惊异。暗忖：“莫怪狐女猖狂，果然有些道行。既敢同来，多少须有些防备，倒不可过分轻视于她呢。”便怒喝道：“来的是天狐长女秦紫玲么？汝姊妹以天狐余孽，妄用毒针，残害生灵，本教祖代天兴讨。适才来此，遇见汝妹寒萼，巧言规避，是我容她多活几个时辰。只说驼鬼言而无信，汝已逃死远遁。现既敢来，难道也同汝妹一般，想求我容你多活些时么？”紫玲为人，虽然事前持重，却是外和内刚，一旦遇上事，绝不胆怯。一听寒萼、司徒平未遭毒手，胸中顿时一放。情知天灵子专心寻上门来，无可避免。仓猝之中，不知寒萼何事耽延，不肯动手。也未想到姊妹见面，再商量应战一层。更错听金姥姥说除了弥尘幡，一切法宝飞剑均难施为的话，忘了宝相夫人遗留的阵图。紫玲闻言，冷笑道：“原来道长是云南教祖天灵子，为了杀徒之恨而来。愚姊妹早已投身峨眉门下，各派仙长大抵知闻。紫玲谷虽是儿时旧居，每日勤于功课，从不轻易回来。若非今日抽空回谷探视，岂不令教祖在此空候，其罪倒更大了。今既相遇，无所逃死，任凭教祖处治吧。”

天灵子见紫玲态度倔强，言中有刺，不禁大怒。戟指骂道：“无知余孽贱婢！我门人师文恭附匪丧身，咎由自取。只是汝姊妹不该用这种狠毒邪针，为祸人世。我今日除恶务尽，断乎宽容不得！任汝姊妹如何巧说激将，也须除了汝等，再寻汝师长算帐。”说罢，两手合拢一搓，将那多年辛苦，用先天纯阳真火炼就的离合神光发挥出来，化成数十丈红霞，向紫玲当头罩下。紫玲早有防备，一面展动弥尘幡护住全身，暗中念诵真言，又将金姥姥新赐的纳芥环放起。玄门异宝，果然妙用无穷。那大约寸许的小圈儿，一出手变成青光荧荧一圈亩许寒光，在彩云拥护中，将紫玲全身套定，一任天灵子运用神光化炼，竟是毫无觉察。紫玲暗中留神观察，静等寒萼、司徒平出来，如二人能见机逃走更好，不然，自己便运用玄功飞移前去，连他二人一齐护住，以待救援。谁知敌人厉害，哪能容她打算。待没多一会，忽见天灵子双手一搓一扬，分出一片红霞，飞向崖下。紫玲喊声：“不好！”待要移动，猛觉身外亩许远近，阻力重如泰山，虽然二宝护身，不受伤害，却是上下四方，俱被敌人神光困住，休想挪动分毫。只见崖前红霞下去，倏地又有一片彩雾云霞冲起，稍微迎拒，随又降下。才知齐霞儿的紫云仙障未被敌人收去，想必寒萼、司徒平二人已经知警，并封锁了谷顶，心中略宽。预料灾难未满，一时半时难以脱身，索性盘膝地面，静心宁气，打起坐来。由此紫玲姊妹与司徒平三人分作两起，俱被天灵子的神光困住。

那天灵子满怀轻敌之气，初到时，正赶寒萼已将紫云仙障收去，没有在意寒萼持有异宝。后来紫玲飞到，虽然看出彩云护身，也听说过弥尘幡妙用，终以为天狐旁门异类，纵有道行，也非自己对手，何况又非本人。秦女初入峨眉不久，不过得了乃母几件遗留宝物，有何本领？一交手间，怕不成为齏粉？谁知来人胸有成竹，只守不攻。先时云幢耀彩，发生妙用，竟将神光阻隔，不能透进，已出意料。及见彩云影里，飞起一圈光芒，定睛一看，认出是金姥姥的纳芥环。这两件宝物，论起来虽不如九天元阳尺，但是此宝

俱有各人心传收用之法；不比元阳尺，用的人如道行稍弱，便可夺取。明知敌人大胆赴约，只守不战，必有强援在后。以自己道力本领，竟不能制服两个无名后辈。正在又恨又怒，恰值寒萼、司徒平出来，又飞起一团彩烟霞雾，抵住神光，保护全身。更认出那是神尼优昙当年镇山之宝紫云仙障，不禁吃了一惊。暗想：“此次东海三仙不肯出面，必是为了三次峨眉劫数，不愿多树强敌之故。这个老尼却甚难斗，倘助二女，自己胜算难操。若一失败，只好埋头闭门，连三次峨眉斗剑，想要出头参与，都无颜面了。”越想越恨。又因两次被神驼乙休言语所激，兼有杀徒之恨，便只管运用玄功，发挥神光威力，欲把敌人炼化。几天工夫过去，果然两处敌人的法宝光华逐渐减退，也无后援到来，心中甚喜。

第七天头上，紫玲虽然看出身外彩云减退了些，纳芥环青光依旧晶莹，还不觉得怎样。那寒萼、司徒平二人，仗着齐霞儿的紫云仙障护身，先时只见头上红霞低压，渐渐四面全被包裹，离身两三丈，虽有彩烟霞雾拥护，但是被那红霞逼住，不能移动分毫，仍然不知厉害。因紫玲有弥尘幡护体，紫云仙障又将神光敌住，以为时辰一到，自会脱难，仍和司徒平说笑如常，全不在意。二人感情本来极好，又有前世夙缘和今生名分。

寒萼更是兼秉乃母遗性，一往情深。不过一则有乃姊随时警觉，一则司徒平又老成持重，熟知利害，不肯误人误己。所以每到情不自禁之时，二人总是各自敛抑。这种勉强的事，原难持久，何况今生患难之中，形影相依，镇日不离，那情苗不知不觉地容易滋润生长。

果如二人预料，仅只略遭困厄，并无危难，还可无事。谁料第三日，护身仙霞竟然逐渐低减，这才着慌起来。初时还互相宽解，说既是一番灾劫，哪能不受丝毫惊恐。乙真人神通广大，事已前知，到了危急之际，必定赶到相救。及至又等候了两天，外援仍是杳无消息，护身仙云却只管稀薄起来；那敌人的红霞神光，还在离身五七尺以外，已是有了感应：渐渐觉着身上不是奇寒若冰，冷浸骨髓；便是其热如火，炙肤欲裂。一任二人运用玄功，驱寒屏热，又将剑光放出护身，俱不生效。这是中间还隔有仙障烟霞，已是如此，万一仙障被破，岂能活命？这才看出厉害，忧急如焚。似这样拼死支持，度日如年，又过了两夜一天。眼看护身仙云被敌人神光炼退，不足二尺，危机顷刻。不定何时，仙云化尽，便要同遭大劫，司徒平为了二女，死也心甘，还强自镇静，眼巴巴盼神驼乙休来到。

第一三一回

舌底翻澜 解纷凭片语

孝思不匾 将母急归心

寒萼自从仙云减退，每到奇寒之时，便与司徒平偎依在一起，紧紧抱定。此时，刚刚一阵热过，含泪坐在司徒平怀中，仰面看见司徒平咬牙忍受神气，猛然警觉，叫道：“我夫妻绝望了！”司徒平忙问何故。寒萼道：“我们只说乙真人背约不来救援，却忘了他柬中之言。他原说我等该有此番灾劫，正赶上他也有事羁身，约在七日以外才能前来。所以他命我们将母亲炼就的

仙阵施展开来，加上齐仙姑这紫云仙障，足可抵御十日以上还有余裕。那时他可赶到，自无妨害。偏我一时任性，想和大姊赌胜，宁愿单身涉险，不向她明说详情，以致仙阵不能取出，仅凭这面仙障，如何能够抵御？如今七日未过，仙障烟霞已快消尽，看神气至多延不过两个时辰。虽然我们还有乌龙剪同一些法宝飞剑，无奈均无用处。此时敌人神光尚未透进身来，已是这样难受，仙障一破，岂非死数？这又不比兵解，可以转劫投生，形神俱要一起消灭。我死不足惜，既害了你，又误了母亲飞升大事。大姊虽有弥尘幡护身，到底不知能否脱身。当初如不逼你同来，也不致同归于尽，真教我悔之无及，好不伤心！”说到这里，将双手环抱司徒平的头颈，竟然哀哀痛哭起来。司徒平见她柔肠欲断，哀鸣婉转，也自伤心。只得勉抑悲怀，劝慰道：“寒妹休要难受。承你待我恩情，纵使为你粉身碎骨，堕劫沉沦，也是值得。何况一时不死，仍可望救，劫数天定，勉强不得。如我二人该遭惨劫，峨眉教祖何必收入门下，乙真人又何苦出来多此一举？事已至此，悲哭何益？不如打起精神，待仙障破时，死中求活，争个最后存亡，也比束手待毙要强得多。”寒萼道：“平哥哪里知道。我小时听母亲说，各派中有一种离合神光，乃玄门先天一气炼成，能生奇冷酷炎，随心幻象，使人走火入魔，最是狠辣。未经过时，还不甚知，今日身受，才知厉害。仙障一破，必被敌人神光罩定，何能解脱？”

说时又值身上奇热刚过，一阵奇冷袭来，仙障愈薄，更觉难禁，二人同时机伶伶打了个冷战。寒萼便将整个身子贴向司徒平怀里去。本是爱侣情鸳，当此危机一发之际，更是你怜我爱，不稍顾忌。依偎虽紧，寒萼还是冷得难受，一面运用本身真气抵抗，两手便从司徒平身后抄过，伸向两胁取暖。正在冷不可支，猛地想起：“神驼乙休给自己柬帖时，曾附有一个小包，内中是三粒丹药，外面标明日期。那日一同藏入法宝囊内，因未到时，不准拆看，怎就忘却？”想到这里，连忙颤巍巍缩回右手，伸向法宝囊内取出一看，开视日期业已过了两日。打开一看，余外还附有一张纸条，上书“灵丹固体，百魔不侵”。连忙取了一粒塞入司徒平口内，自己也服了一粒。因给紫玲的无法送去，便将剩的一粒藏了。这丹药才一入口，立时便有一股阳和之气，顺津而下，直透全身。

奇寒酷热全都不觉，仍和初被困时一般。深悔忙中大意，不曾想起，白受了两三天的大罪。及至一想，霞障破在顷刻，虽然目前暂无寒热之苦，又何济于事？不禁又伤心起来。

司徒平见寒萼不住悲泣，只顾抚慰，反倒把自己的忧危一齐忘却。似这般相抱悲愁，纠结不开，居然又过了一夜。护身仙障眼看不到一尺，司徒平还在温言抚慰。寒萼含泪低头，沉思了一阵，忽地将身仰卧下去，向着司徒平脸泛红霞，星眼微汤，似要张口说话，却又没有说出，那身子更贴紧了一些。二人连日愁颜相对，虽然内心情爱愈深，因为危机密布，并不曾略开欢容。这时司徒平一见寒萼媚目星眸觑着自己，柔情脉脉，尽在欲言不语之间，再加上温香在抱，暖玉相偎，不由情不自禁，俯下头来，向寒萼粉颊上亲了一亲。说道：“寒妹有话说呀！”寒萼闻言，反将双目微合，口里只说得一声：“平哥，我误了你了！”两只藕也似的白玉腕早抬了起来，将司徒平头颈圈住，上半身微凑上去，双双紧紧搂定。这时二人已是鸳鸯交颈，心息相通，融化成了一片，恨不能地老天荒，永无消歇，才称心意。

谁知敌人神光厉害，不多一会，便将二人护身仙障炼化，一道紫色彩

光闪处，仙障被破，化成一盘彩丝坠地，十丈红霞，直往二人身上罩来。这离合神光原是玄门厉害法术，专一随心幻象，勾动敌人七情六欲，使其自破真元，走火入魔，消形化魄。何况二人本就在密爱轻怜，神移心荡，不能自持之际，哪里还经得起天灵子离合神光的魔诱？仙障初破的一转瞬间，司徒平方喊得一声：“不好！”待要挣起，无奈身子被寒萼紧紧抱持。略一迟缓，等到寒萼也同时警觉，那神光已经罩向二人身上。顿觉周身一软，一缕春情，由下而上，顷刻全身血脉僂张，心旌摇摇，不能遏止，似雪狮子向火一般，魂消身融，只顾暂时称心，什么当前的奇危大险，尽都抛到九霄云外。正在忘形得趣，眼看少时便要精枯髓竭，反火烧元，形神一齐消化。猛见一团紫气，引着九朵金花，飞舞而下。接着便各觉有人在当头击了一掌，一团冷气直透心脾，由上而下，恰似当头泼下万斛寒泉。心里一凉，顿时欲念冰消，心地光明。只是身子悬空，虚飘飘的，四面都是奇黑。这才想起适才仙障破去，定是中了敌人法术暗算，心里一急，还想以死相拼。待将剑光法宝放出，耳旁忽听有人低语道：“你两个已经脱险，还不整好衣履，到了地头出去见人！”语音甚熟。

一句话将二人提醒，猛忆前事，好不内愧。暗中摸索，刚将衣衫整好，倏地眼前一亮，落在当地。面前站定一人，正是神驼乙休。知已被救，连忙翻身拜倒，叩谢救命之恩。因知适才好合，已失真元，好不惶急羞愧，现于容色。神驼乙休道：“你二人先不要谢，都是我因事耽搁，迟到一天，累你二人丧失真元。若再来迟一步，事前没有我给的灵丹护体，恐怕早已形神一齐消灭。我素来专信人定胜天，偏不信什么缘孽劫数，注定不能避免。这里事完，你夫妻姊妹三人，便须赶往东海，助宝相夫人超劫之后，即返峨眉，参拜开山盛典。等一切就绪，我自会随时寻来，助你夫妻成道，虽不一定霞举飞升，也成散仙一流，你二人只管忧急则甚？”寒萼、司徒平闻言，知道仙人不打诳语，心头才略微放宽了些，重又跪谢一番。并问紫玲有无妨害，吉凶如何？神驼乙休道：“这里是黄山始信峰腰，离紫玲谷已有百十里路，你二人目力自难看见。秦紫玲根基较厚，毅力坚定，早已心超尘孽，悟彻凡因。既有乃母弥尘幡，又新借了金姥姥的纳芥环护体，虽然同样被困七日，并未遭受损害。此时已由齐灵云从青螺峪请来怪叫花凌浑相助脱险，用不着我去救她。如果当时你姊妹不闹闲气，你二人何致有此一失？不过这一来也好使各道友看看我到底有无回天之力，倒是一件佳事。如今凌花子正拿九天元阳尺在和矮鬼厮拼，到了两下里都势穷力竭之时，我再带你二人前去解围便了。”

寒萼、司徒平闻言，往四外一看，果然身在黄山始信峰半腰之上。再往紫玲谷那面一看，正当满山云起，一片浑茫。近岭遥山，全被白云遮没，像是竹笋参差排列，微露角尖，时隐时现，看不出一丝朕兆。神驼乙休笑道：“你二人想看他们比斗么？”寒萼还未及答言，神驼乙休忽然将口一张，吹出一口罡气，只见碧森森一道二三丈粗细的青芒，比箭还直，射向前面云层之中。那云便如波浪冲破一般，滚滚翻腾，疾若奔马，往两旁分散开去。转眼之间，便现出一条丈许宽的笔直云衢。寒萼、司徒平朝云孔中望去，仅仅看出相近紫玲谷上空，有一些光影闪动，云空中青旻氤氲，仍是不见什么。正在眺望，又听神驼乙休口中念动真言，左手掐住神诀，一放一收，右手戟指前面，道一声：“疾！”便觉眼底一亮，紫玲谷景物如在目前。果然一个形如花子的人，坐在当地，正与天灵子斗法，金花红霞满天飞舞。紫玲身上围

着一圈青荧荧光华，手持弥尘幡，站在花子身后，不见动作。知道神驼乙休用的是缩天透影之法，所以看得这般清楚。定睛一看，天灵子的离合神光已被金花紫气逼住，好似十分情急，将手朝那花子连连搓放，手一扬处，便有一团红火朝花子打去。那花子也是将手一扬，便有一团金光飞起敌住，一经交触，立时粉碎，洒了一天金星红雨，纷纷下落。只是双方飞剑，却都未见使用。正斗得难解难分之际，忽见一幢彩云，起自花子身后。寒萼见紫玲展动弥尘幡，暗想：“难道她还是天灵子对手？凌真人要她相助不成？”及见云幢飞起，仍在原处，并未移动，正不明是什作用，耳听司徒平“咦”了一声。再往战场仔细一看，不知何时天灵子与凌浑虽然身坐当地未动，两方元神已同时离窍飞起，俱与本人形状一般无二，只是要小得多。尤其是天灵子的元神，更是小若婴童。各持一柄晶光四射的小剑，一个剑尖上射出一道红光，一个剑尖上射出一朵金霞，竟在空中上下搏斗起来。真是霞光潋滟，烛耀云衢，彩气缤纷，目迷五色。

斗有个把时辰，正看不出谁胜谁败，忽见极南方遥天深处，似有一个暗红影子移动。

起初疑是战场上人在弄玄虚，又似有些不像。顷刻之间，那红影由暗而显，疾如电飞，到了战场，直往凌浑身坐处头上飞去，眼看就要当头落下。这时凌浑的元神被天灵子元神绊住，不及回去救援。身后站定的秦紫玲好似看出不妙，正将彩云往前移动，待要救护凌浑的躯壳。忽然又是一片红霞，从凌浑身侧飞起，恰好将那一片暗赤光华敌住。两下才一交接，便双双现出身来：一个是红发披拂的僧人，那一个正是助自己脱难的神驼乙休。忙回身一看，身后神驼乙休已经不知去向。二人还想再看下去，见神驼乙休朝那僧人口说手比了一阵，又朝紫玲说了几句，便见紫玲离开战场，驾了云幢，往自己这面飞来。面前云衢忽见收合，依旧满眼云烟，遮住视线。二人谈没几句，紫玲已经驾了云幢飞到。说道：“寒妹、平兄，乙真人相召，快随我去。”说罢，双方都不及详说细底，同驾弥尘幡，不一会飞到紫玲谷崖上。落下一看，神驼乙休、天灵子、怪叫花凌浑，连那最后来的红发僧人，俱已罢战收兵。除神驼乙休和怪叫花凌浑仍是笑嘻嘻的外，那红发僧人与天灵子俱都面带不忿之色，似在那里争论什么。

三人一到，神驼乙休吩咐上前，先指着那红发僧人道：“这位便是南疆的红发老祖，与三仙二老俱有交情，异日尔等相见，也有照应。”说完，又命寒萼、司徒平拜见了怪叫花凌浑。然后吩咐向天灵子赔罪，说道：“云南教祖因你姊妹伤了他门人师文恭，路过峨眉寻仇。我因此事甚不公平，曾劝他先除了绿袍老祖再来，彼时我原知他虽是道力高强，但是要除绿袍老妖也非容易。他此去如能成功，算你姊妹二人该遭劫数，自无话说；如不能成功，谅他不会再寻汝姊妹，也算给汝姊妹留了一条活路。我既管人闲事，自不能偏向一面。当时留下柬帖，仍命汝姊妹到日来此待罪。我往天凤山途中，听人说绿袍老妖虽死，乃是被东海三仙、嵩山二老，连同他们门下弟子用长眉真人遗传密授的两仪微尘阵所炼化，并非天灵道友之力。我以为天灵道友既未将事办到，必不致对后生小辈失言背信，仍自寻仇。又值有一点闲事不能分身，未到紫玲谷来相候。不料天灵道友虽未诛灭绿袍老妖，倒惯会欺软怕硬，竟自腆颜寻到此地。如非凌道友见事不平，扶救孤寡，你们又有我给的灵丹护住元气，秦紫玲仗有弥尘幡、纳芥环，虽然不致丧生，秦寒萼与司徒平，早在我同凌道友先后赶到以前形消神灭了。天灵道友口口声声说，宝相夫人

传给秦氏二女的白眉针阴毒险辣，非除去不可。须知道家防身宝物，御敌除魔，哪一样不是以能胜为高？即以普通所用飞剑而言，还不是一件杀敌防身之物，更不说他自家所炼离合神光。若凭真正坎离奥妙，先天阳罡之气致敌于死，也就罢了。如何炼时也采用旁门秘诀，炼成因行归邪，引火入魔之物，以诈致胜，败坏修士一生道行？其阴险狠毒，岂不较白眉针还要更甚？我因凌真人已与天灵道友理论是非，不愿学别人以众胜寡，以强压弱，只作旁观。等到二位道友也分了胜负，再行交代几句。偏偏红发道友也记着戴家场比擂，凌真人杀徒之忿，路过此地下来寻仇。虽是无心巧遇，未与天灵道友合谋，终是乘人不备，有欠光明。故此我才出面，给三位道友讲和。红发道友已采纳微意。天灵道友依旧强词夺理，不肯甘休。因此我才想了个主意，请三位道友先莫动手。

我们各人都炼有玄功，分身变化，道力都差不多，一时未必能分高下，何苦枉费心力？莫如先将你姊妹之事交代过去。你姊妹与我并无渊源。司徒平为我曾效劳苦，已心许他为记名弟子。他夫妻原是同命鸳鸯，我自不能看他们同受灾劫。有道是：‘小人过，罪在家长。’天灵道友既说毁了绿袍躯壳，不算没有践言，难道不知道家元神胜似躯壳千倍？躯壳毁了，还可借体，令高徒师文恭因何惨死，便是前例。元神一灭，形魂皆消，连转劫都不能够，何能相提并论？此话实讲不过去。我也难禁天灵道友心中不服，便将这场仇怨搅到自己身上。恰巧我四人都值四九重劫将到，与其到时设法躲避，莫如约在一起，各凭自身道行抵御，以定高下强弱，就便也解了凌道友与红发道友的纷争。如天灵道友占了胜着，你夫妻三人由他处治；否则一笔勾销。纵使到时幸免灾劫，而本身道力显出不如别人，也不得相逢狭路，再有寻仇之举。三位道友俱是一派宗主，适才已蒙允诺，事当众人，自难再行反悔。不过我又恐届时天灵道友千虑一失，岂不难堪？才特意命你夫妻三人前来，先与天灵道友赔罪，就便交代明白。”

神驼乙休这次挺身出来干涉，红发老祖自知乙休、凌浑如合在一起，自己决难取胜，不愿再树强敌，当时卖了面子。天灵子却是被神驼乙休一阵冷嘲热骂，连将带激，本是恨上加恨，无奈神驼乙休的话无懈可击。未后索性将秦氏二女冤仇揽在他自己头上，约他同赴道家四百九十年重劫，以定胜负，更觉心惊。情知单取秦氏二女性命，势有不能。

当时与乙、凌二人交手，纵然幸免于败，绝无胜理。何况凌浑与红发老祖俱已答应，岂能示弱于人？只好硬着头皮依允。暗忖：“那四九重劫非同小可，悔恨自己不该错了主意。当初青螺峪天书已经唾手可得，偏偏情怜故旧，让给魏青，致被凌浑得去。乙休既敢以应劫挑战，必有可胜之道。凌浑有那天书，也有避免之方。红发老祖不知如何。自己却实无把握。当初对于避劫，原曾熟虑深思，打好主意。如今势成骑虎，一经答应，不特前时准备的一齐徒费心劳，还白累心爱徒弟熊血儿终年忍辱含垢，枉为自己受了许多委屈。现今距离应劫之期，虽说还有三十四年光景，但在修道人看来，弹指即到。明白赴难，当众应付，全凭真实本领和道行深浅，丝毫也取巧不得，不比独自避灾，稍一不慎，纵不致堕劫销神，也须身败名裂。真恨不能将神驼乙休粉身碎骨，才快心意。”表面虽仍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内心正自焦虑盘算。忽见神驼乙休命秦氏姊妹与司徒平三人上前向自己赔罪，又说出那一番话来，不由怒火中烧，戟指骂道：“你这驼鬼！”

专一无事挑衅，不以真实道力取胜，全凭口舌取巧，只图避过当时。

现在和你计较，显我惧怕灾劫。好在光阴易过，三数十年转瞬即至，重劫一到，强存弱亡，自可显出各人功行，还怕你和穷鬼与妖狐余孽能逃公道？只不过便宜尔等多活些时。此时巧言如簧，有什用处？尔等既不愿现在动手，我失陪了。”说罢，袍袖一展，道声：“行再相见。”一片红霞，升空而去。

天灵子走后，红发老祖也待向乙休告辞。乙休笑阻道：“道友且慢，容我一言。适才拦劝道友与凌道友的清兴，并非贫道好事，有什偏向。二位道友请想，我等俱是饱历灾劫，经若干年苦修，才到今日地步。即使四九重劫能免，也才成就散仙正果，得来实非容易。我借同赴重劫为名，了却三方公案，实有深意在內，并不愿內中有一人受了伤害，误却本来功行。只为天灵道友枉自修炼多年，还是这等性傲，目中无人，袒护恶徒，到时自不免使他略受艰难，也无仇视之意。这次重劫，我在静中详参默审多年，乃是我等第一难关，过此即成不坏之身，非同小可。曾想了许多抵御主意，自问尚可逃过，毕竟一人之力，究属有限，难保万全。假使我等四人全都化敌为友，到时岂不更可从容应付？只是天灵道友正在怒火头上，视我胜于仇敌，此时更不便向他提醒，道友功行，虽与贫道不同，共谋将来成就，也算殊途同归。昔日戴家场，虽是凌道友手辣一些，令徒姚开江济恶从凶，玷辱师门，也有自取之咎。这等不肖恶徒，护庇他则甚？再为他误却正果，岂非不值？何如容我愚见，与凌道友双方释嫌修好，届时我等同御大劫，究比独力撑天，来得稳妥。不知尊见以为然否？”

红发老祖虽是南疆异派，人甚方正。自从当年在五云桃花瘴中助了追云叟白谷逸夫妇一臂之力，渐与三仙二老接触，日近高人，气质早已变化；再加多年参悟，越发深明玄悟。平时只隐居南疆修炼，虽然本领道力高强，从不轻易生事。只为各派劫运在即，俱趁此时收徒传宗，又经门人鼓动，想把异派剑术传到中土，创立一个法统。谁知姚开江野性未化，一出山便遇坏人引诱，比匪朋恶，被怪叫花凌浑伤了他的第二元神，还算见他是初次为恶，手下留情，没有丧命，得逃回山。道基已坏，只如常人一般，须经再劫，始可修为。他原是红发老祖惟一爱徒，纵然所行非是，也觉面子难堪。无奈怪叫花不是好惹的，心想报仇，苦无机会。今日路过黄山，看见怪叫花正和天灵子争斗，明知未必全胜，只想乘隙下手，用化血神刀毁去他的躯壳，挽回颜面。无端又被神驼乙休挺身而出干涉，当时度德量力，听了劝阻，心中未免忿怒。一面又想到那道家的四九重劫，自己因早听追云叟等人警告，曾有准备，毕竟也无把握。不过乙休性情古怪，更比凌浑难斗，树此大敌，必遭没趣。

红发老祖正在盘算未来，见天灵子受了乙休讥刺，负气一走，暗想：“天灵子道力不在凌、乙二人之下，正好与他联合，彼此关助，以免势孤。”只是骤然跟去，当着凌、乙二人，觉得不好意思。略一停顿，便被乙休拦住，说出这番话语。细一寻思，再想起姚开江、洪长豹等的素日行径，果是不对。如果将自己多年辛苦功行，为他们去牺牲，太不值得。立刻恍然大悟，便对神驼乙休道：“道友金玉良言，使我茅塞顿开。如凌道友不见怪适才鲁莽，我愿捐弃前嫌，同御四九重劫。”言还未了，怪叫花凌浑早笑嘻嘻地道：“你这红发老鬼，溺爱不明，放任恶徒和妖人结党，残杀生灵。当初我在戴家场相遇，若不是看你情面，早已将他置于死地。你不感念我代你清理门户，手下留情，反倒鬼头鬼脑，乘人于危。亏我事前早有防备，又有驼鬼前来拦阻，要换别人，岂不中你化血刀的暗算？驼鬼是我老大哥，有他作主，谁还与你

这野人一般见识？实对你说，便是矮鬼，也算是异派中一个好人，我又何尝愿意惹他。只为有一个要紧人再三求我，又恨矮鬼当初在青螺峪夸口，才和他周旋一下，不想倒招他动了真火。并非我和驼鬼夸口，这次四九重劫，乃是道家天灾，最为厉害，如无我和驼鬼在场，你和矮鬼纵然使尽心力，事前准备，也难平安渡过。即使四人合力，也未必到时不受一些伤损。若当仇敌，各凭本领试验，更是危到极处。难为你一点就透。我念在你当年破桃花五云瘴相救舍妹之德，与你交个朋友吧。”三人话一说明，立刻抛嫌修好，共商未来。红发老祖得闻先机，越发心惊，暗幸自己持重，不曾错了主意。重向乙休谢了解围之情，又订了后会之期，才告辞而去。

红发老祖走后，凌浑又问神驼乙休何往。乙休道：“我也不想作什一教宗主。自从新近脱难出世，一班老朋友超劫的超劫，飞升的飞升，剩了不多几人。他们都因劫数在即，各有事做，只我一人闲散逍遥。新近交了两个后辈棋友，常寻他们对弈一局。本来清闲已极，前数月忽然静极思动，遂管了这件闲事。经此一来，天灵子虽然老脸，也不好意思再寻她们的晦气了。本想这里一完，往当年旧游之地看望一回。昨日来时，遇见一个晚辈道友，说起莽苍山妖尸谷辰的元神近已毁了长眉真人火云链，逃脱出世，正在觅地潜伏，准备大举为恶。一则是峨眉隐患；二则这东西留在世上，不知残害多少生灵。

东海三仙与我虽无深交，昔年遭难时曾有相助之德，既知此事，怎能不管？欲待那东西未成气候以前，赶往察看，能下手时，便将他除去，岂不是好？你此时便回山去么？”凌浑道：“我原在青螺炼了几口飞剑，传授门人。是齐道友长女灵云，因见昔日我作主引进的四个孩子中有一杨成志，连在峨眉生事，恐异日师父回山碍我情面，不大好处；又因秦女有难，借送还九天元阳尺为名，将杨成志、于建二人与我送去。此女所说的话甚是得体，造就也极深厚，我甚心喜，才允她来此解围。行时曾接齐道友领名的请柬，请我往峨眉赴开府盛典。难道不曾约你？”乙休道：“他既知我出世，必来邀约，只恐寻不着我一定地址，也未可知。”

正说之间，忽见遥空中光华闪闪，裹着一团黑影，星驰飞来，渐近渐大。紫玲等还未及看清，乙休说道：“白眉座下神禽飞来，定是峨眉门人来援秦女。闻此鸟为一姓李的女孩子所得，长眉真人曾有预言，说她是三英之秀。我们慢走，看看是否此女，有无过誉？”言还未了，空中雕鸣连声，英琼、若兰骑雕降下。见了紫玲姊妹，正要说话，紫玲忙令见过乙、凌二位真人。英琼见果然围解，甚是心喜，闻言忙和若兰上前，行了参拜之礼起立。乙休见二女俱是仙根仙骨，神仪内莹，英华外宣，尤以英琼为最。拍手笑道：“果然峨眉后起多秀，人言实非过奖。如此美质，我二人纵未受人之托，也应遇机扶助她们才是。”凌浑点首称善。二女忙又称谢二位真人栽培。紫玲姊妹、司徒平见乙、凌二人把话说完，重又上前跪谢救命之恩。乙休道：“汝母超劫在即，今再赐汝夫妻三人灵符四道，届时连同汝母分别佩带一道，可作最后防身之用。急速回山，略微准备，前往东海，汝师父等必有安排。”说罢，将符递给他们，便向凌浑微一举手，各道一声再见，一片光华闪过，转眼无踪。紫玲忙又领了众人跪送。然后问英琼、若兰：“你二位走在头里，怎会此时才来？”英琼道：“话说起来长呢。我等来迟，二位师姊和司徒师兄，曾受什么伤损没有？”寒萼、司徒平闻言，不禁脸上一红。紫玲道：“大家都非片言可了，回山再说吧。”寒萼忙道：“姊姊且慢。多少要紧话都没顾

得说，还有事也没办，就忙着回去？都是我和你呕气，齐仙姑一面紫云仙障，被那矮鬼妖道毁去，还了原质，异日相见，何颜交代？又把我害得……”言还未了，眼圈一红，几乎落下泪来。

紫玲在适才神驼乙休和红发老祖等谈话时，已经得知一些大概。姊妹情长，只有怜悯之心，闻言不忍苛责。正要回话，英琼抢着说道：“来时我遇见齐霞儿师姊，也已尽知这里之事。仙障被毁乃是劫数使然，她因急于回山，无暇来此。嘱我见了二位师姊，说此宝灵光虽失，原质犹在，仍可修炼复原。务须好好代她保存，等峨眉开府相见时还她。并无见怪之意，事非有意，急它则甚？”紫玲也道：“不是我着急回山，你没听乙真人说，母亲超劫在即，回山见过大师姊，便要在期前赶去么？”寒萼满肚委曲，又不好出口，怏怏说道：“母亲超劫还有好多天，这紫玲谷旧居封锁既去，母亲遗留的阵图法宝，难道就此丢下，留待外人来得？还有玄真师伯赠的一对白兔，也忍心不要么？”紫玲道：“我先时说走，无非为念母亲心急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往东海。彼此话长，回山见了众同门，又须再说一遍，耽延时间，并非舍此不管。你没等说完做完，就心急起来。母亲所遗的法宝阵图，原本深藏谷底，外有法术封锁，是她老人家几次三番嘱咐，不许妄动。如今仙障虽破，仍可用母亲所传的天魔晦明遁法封闭一时。那遁法经过母亲当年辛苦勤修，从玄真师伯指示参悟而成，虽不如仙障妙用自然，外教邪魔也不易窥破。

而且当我行时早已布置，只须移到谷顶，并不费事。那双白兔自然带往峨眉。还有什话说呢？我们快准备走吧。”寒萼闻言，又想起紫玲以前未传天魔遁法，以致这次取不出阵图，失了元阴，虽知前缘注定，好不悔恨心酸，口中还自埋怨不休。紫玲一面命雕、鹫两神禽盘空守望，邀了众人一同下去。眼看寒萼神情凄怨，也甚代她难受，且行且答道：“这事须怨不得我，一切皆禀母命而行，凡事皆有前定，丝毫勉强不得。何况那日你忙着先走，否则你见我行法，我纵不传，也经不起你一磨，岂有不会之理？就以这次而论，乙真人明明柬上写明令三人同来，你偏独行独断。我知你用意：一则好胜任性；二则因大敌当前，胜固可喜，败则独任其难，免我同遭劫运。原有一半好意，却不知我平日虽然不免当众责难，原为峨眉教规严谨，我等仙缘不易，恐你触犯戒条，悔之无及，爱深望切，不觉语言切直了些，并非待你不如外人。几次和你解说，你终执迷不悟，才有今日惨败。还有当初白眉针伤师文恭，乃是我首先发出，敌人认为我姊妹为仇。倘若伤你，怎能容我一人独生，岂非打错了主意？”

寒萼还要再说，紫玲已经到了后洞深处行起法来。那双白兔原本通灵，想是知道就要将它们携往仙府，不住绕着众人脚下欢蹦乱跳。英琼、若兰看着可爱，一人抱起一个，逗弄玩耍。不多一会，紫玲布置完毕，邀众人出谷，飞身上崖，将遁法移向谷顶。口中念诵真言，道一声：“疾！”耳听风雷之声，烟云过处，偌大紫玲谷，竟然不知去向。

那谷的原地方，变成一条悬崖底下的浅溪，浊流汨汨，蔓草污秽，一些不值得留恋。英琼见了，连声赞妙。紫玲心注东海，归心似箭，便请众人聚在一处。英琼、若兰携了白兔，仍跨神雕。紫玲姊妹与司徒平三人，同跨那只独角神鹫。展动弥尘幡，一幢彩云拥护着两只神禽。没有多时，便飞达峨眉，到了凝碧崖前落下，这时仙府内又添了不少位同门。灵云也从青螺回转，见五人无恙回来，甚是心喜，连忙接入太元洞内，与众同门相见。大众都是喜气洋洋，互询前事。只苦了寒萼、司徒平二人，各怀鬼胎，羞急在心

里。所幸除紫玲外，休说英琼、若兰不知就里，连灵云和一干同门，俱都似不曾看破。

灵云更是连私离洞府一层都未深说，只说是既有乙真人之命，还应对大家说一声，以免悬念，也多派两个同门相助，比较稳妥。寒萼痛定思痛，本已渐渐悔悟以往任性之非，又见灵云大度包容，仍和往日一样，越发内心愧悔，当众向灵云认了不是。灵云又用温言劝慰，听说仙障被破，好生可惜。

第一三二回

灿烂金光 雁山诛鲛怪
霏飞玉雪 微雨赏龙湫

话说灵云听紫玲说罢往事，便道：“紫、寒二妹，无须心急。伯母超劫之事，我在青螺已闻凌真人谈起。因为伯母连年苦修，功行大进，功成之日，灾劫魔障也应时而至。

虽然应在期前赶往，尚有数日之隔，并不急在一天半日。回山时节，路遇玉清师太，说郑八姑即日复原，此番前去接她，定在今日可到。这两位同门先进，道妙通玄，对于伯母之事也曾道及，曾说届时愿效绵薄。如今二位师妹与司徒师弟到了东海，正值三仙师长俱在闭洞炼宝，不到时候也见不着，只能在伯母洞前守候。何妨再等半日，见了长辈领教再去，有益无损。”紫玲道：“妹子明知期前赶去为日还早，无非想母心切，想早日相见，预先密筹而已。乙真人行时，原有回山商妥再去之言。既然玉清师太与郑八姑今日将到，自应稍候为是。”灵云又问英琼、若兰，为何去时相左？英琼这才说起经过。

原来英琼同了若兰，当时急于追赶寒萼、司徒平回来，连神雕也顾不得呼唤，竟驾了剑光追去。偏偏迎头遇见金蝉、笑和尚等四人回山，拦住叙谈。紫玲谷，英琼本未去过，若兰也仅仅到过一次黄山。先在途中耽延些时，寒萼、司徒平飞行已远，不见踪迹；再被金蝉耽搁，停顿了一会。又听金蝉说来时路遇两道青光，便照所指方向追了下去。

却忘了寒萼是从后洞飞雷崖上飞去，自己出的是前洞，金蝉只在半途远远瞥见青光一眼，方向略有差误，走错了些。紫玲后出，又误追金姥姥，走向歧路，所以始终不遇。

二人只管催动剑光，终未追上。若兰心想：“紫玲谷既在黄山，只须往黄山进发，料无寻不着之理。”却没想黄山方圆多大，紫玲谷深藏壑底，既是初来，谷外又不似始信、天柱等峰可以揣寻，一时半时，怎能找到二人？

到了黄山，正在盘空下视，没有主意。猛觉身子被一种力量往侧牵引。英琼眼快，往下面一看，只见云海苍茫，群峰尽被云遮。只那旁有一座高峰，形体不大，笔也似直。

下半截没入云中，一点也看不见；上半截孤立在海里，像一个大海里的中流砥柱，云涛起伏，随着烟波起落，似要飞去。峰顶上站着一个老尼，手持拂尘，正向二人招手。

二人身不由己，飞了过去。落下一看，只见那道姑年在五旬，气宇冲

和，举止庄重，一身仙气。料是一位未见过的前辈仙人，不敢怠慢，上前拜见。一问法号，才知那道姑便是黄山的餐霞大师。二人忙又拜倒，行了晚辈之礼。餐霞大师问二人何往，二人说了。

餐霞大师道：“秦氏姊妹该有这回劫数，我已早知。天灵子是异派能手，你二人决非敌手。好在她们七日难满，自有能人相救。尔等去了，有害无益。当初优昙大师门下弟子齐霞儿，因在雁湖斩蛟，激动雁湖底下红壑中潜伏的神鲛，幸有优昙大师同往，仗佛法将峰顶雁湖封锁，以免洪水伤害生灵。本想当时将恶鲛除去，无奈那东西有数千年道行，除非有长眉真人遗留的紫郢、青索二剑之一，还须大师本人用自己所炼的九口天龙伏魔剑将它围住，连炼一百零八日，才能奏功。想那东西劫运未至，偏值大师因功行圆满在即，未了之事甚多，又须赶往青螺一行，只得命霞儿仗那九口天龙飞剑看守，以防逃出为祸，随后动身往青螺去了。昨日给我来了一封飞柬，说雁湖妖鲛，日内就要带了湖底禹鼎逃遁，齐霞儿独立难支。妖鲛逃时，带起百十丈洪水，所过之处，桑田尽成沧海。虽然妖鲛入海，水即平息，但这一路上，生灵田产之失，何止百万。大师偏有要事，不能分身前去。且喜莽苍妖孽已诛，凝碧仙府之围已解，众弟子先后齐赴开府盛典，暂时俱在闲中。静中默算你二人将赴秦氏姊妹之难，此去不但无功，反有妨害。霞儿现正势孤，正好趁此数日空闲，赶往雁荡山峰顶雁湖上面，相助霞儿一臂之力，同建此不世奇功，实力一举两得。并请我今日在此相候。等你二人助霞儿成功回来时，秦氏姊妹之难已解，岂不是好？”

英琼、若兰闻言，因以前听轻云、文琪等说过，当在紫玲谷约秦氏姊妹同往青螺时，灵云的妹子齐霞儿正在黄山向餐霞大师借神针去除恶鲛。后来知道师父优昙大师正在紫玲谷，才改请她师父同去。那妖鲛深藏红壑绝底，潜修数千年，踪迹隐秘，自来无人知晓。霞儿因斩雁湖恶蛟，无意中发现蛟虽斩去，还有异兆，又从湖畔神碑得知就里。不敢轻举妄动，才请了师父同去。此乃一件莫大外功。霞儿自幼便被优昙大师度去，早参上乘妙谛，并未转动历生，看去虽似年轻女孩，已有多年道行，此次功成，便可圆满正果。若非要助父母参与三次峨眉劫数，功成即可飞升。自己闻名已久，无奈霞儿每日勤修内外功课，除一年一次往东海参谒父母外，连灵云姊弟都不轻易相见，相遇之机甚难。

此次峨眉开府，算计她必要来，众姊妹方在欣喜盼望，不想自己竟先能往雁荡相见，同立奇功，真是喜出望外。当下忙称：“弟子领命，请示机宜。”

大师又取出一封柬帖和九九炼魔神针，交与二人道：“当初霞儿向我借针，我因彼时此针拿去，若不将妖鲛用仙剑分身，并无用处，又恐为禹鼎所毁，未曾应允。此番你二人见着霞儿，那妖鲛通灵变化，不可多言语，将柬帖与她看了，照此行事，自然明了。”

定要说话，只可用手在地上比划，以防惊觉。到了第五六日头上，便是妖鲛逃遁之时。

英琼先不动手，直等那恶鲛身旁放起万丈红光，才用你的紫郢剑，突破优昙大师飞剑光层，斩去妖首。妖首斩后，速将这炼魔神针一齐放出，便有一团五色光华将鲸首围住。

妖物元灵，便在那妖首之中，不可大意。剩下半截尸身，连那禹鼎，霞儿、若兰自有制它之法。若兰代霞儿取得禹鼎后，谨持手中，抱在怀中，

盘膝坐定，把生死置诸度外，如有怪异，不可理它。三个时辰过去，霞儿已能收用，仍用此鼎将洪水压平，大功便告成了。”

二人连忙拜谢，接过柬帖、神针，正要告辞，忽听神雕在空中鸣叫。大师道：“白眉座下神禽，于此行甚有用处，来得甚是凑巧。”说罢，神雕佛奴已盘空飞下，先朝大师点首长鸣示礼。大师笑着摸它顶道：“汝主不久成道，你也快完劫成正果了。”那雕又长鸣了几声，才走近英琼身旁。二人当着大师，不便就骑，先行拜辞，驾遁光飞起。

回望峰顶，霞光起处，大师不见，才同上雕背，往浙江雁荡山峰顶雁湖飞去。相隔还有十来里路，便见雁湖上空笼罩着一片红色霞雾，远望如南疆中山岚瘴气一般，不时有几十道金光乱窜。寻常人眼目中望去，好似山顶密云不雨，只见电闪，不闻雷声。二人身临切近一看，半山以上全被浓云封锁，大小龙漱，只剩顶端半截，似两条玉龙倒挂，直往下面云海里钻去。其余景物尽在云层以下，俱都隐没。只有雁湖顶上，霞蔚云蒸，无数金光，似龙蛇一般乱闪。二人先不下去，双双离了雕背，驾起遁光，将手一指，那雕会意，径自飞入青旻去了。二人见那湖方圆数十顷，俱是水雾霞光笼罩。正待仔细寻找齐霞儿下落，忽然一道红光从脚底下冲起，现出一个数十丈高下的光柱。二人定睛往下一看，只见下面光围中，现出一片岩石，当中坐定一个紫绢少女，一手掐诀，一手往上连招，料是霞儿无疑，连忙一同飞身降下。身才落地，便听轰隆澎湃之声大作，顷刻之间，声息俱无。那少女掐诀一收一放之间，一个大霹雳往光雾中打去，立刻前面光雾全消，现出湖面，才看出存身之处正在湖岸。那湖实大不过十顷，湖中波浪滚漩，百丈洪流正朝湖底退落，去势甚疾。云雾中隐隐现出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转瞬没入湖中。那数十道金光结成的光幕，也随着怪物退却，紧贴水面。此外除了四周围封山霞彩依旧浓密外，全湖景物俱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少女已停了法，站起身来说道：“妹子齐霞儿。”

二位师姊敢莫是家师约来的么？”二人守着餐霞大师之戒，忙着摇手，在地下写道：“妹子李英琼、申若兰，正是奉命来此。师姊乃同门先进，休得这等称呼。”写罢，若兰早把手中柬帖递过，三人同观。

霞儿看了，也在地上写道：“这恶鲛真是厉害！愚姊拿了师父炼魔仙剑，仗着剑法道法，炼过它一百零八日，怎奈法力不够，虽然将它困住，并不能损伤它分毫。湖底还有一件至宝，乃夏禹当年治水的十七件宝物之一，名为禹鼎。妖鲛也是为了此鼎，不曾拼命逃出。如今别的不愁，只怕它算出劫数，舍了禹鼎逃走归海，不但关系千百万生灵性命田庐，逃走时节必用那鼎来抵敌家师仙剑，势必鼎、剑两伤，它却乘机逃走。而且这东西灵警非凡，愚姊自到此间，不曾少息，元神稍懈，它必乘机冲出。若非素日略炼苦功，又有家师仙法仙剑，早遭它的毒手了。适才正和愚姊厮拼，二位师妹一到，忽然窜入湖底，想必知道厉害，回壑排气蓄势，以备再来无疑。它不出时，湖中的水有时能被它收得涓滴皆无，只剩一团妖雾笼罩在它存身的无底红壑上面。一出水便带起千百丈洪水。幸而家师早有防备，双方支持了这么多日，否则近山数百里生灵田庐早已化为乌有了。愚姊只恐功败垂成，求荣反辱，每日提心吊胆，不敢对妖物过分用强，以防它情急作祟。恰值二位师妹到来，真是再妙不过。前听家师说起，李师妹是峨眉后辈中第一流人物。又得了长眉师祖的紫郢仙剑和白眉老禅师坐下神雕，俱是至宝仙禽，非同小可。

申师妹前在福仙潭红花姥姥门下，本已妙道通玄，今归峨眉，必更功

行精进。今有二位师妹相助，更有餐霞大师预示仙机，妖物授首之期定不远了。”二人闻言，也用手写，逊谢道：“妹子等未学后进，怎比师姊参修正果，业已多年。此番前来略效微劳，未必便能有益高深，还请师姊预示机宜才好。”霞儿答道：“所有机宜，俱在餐霞大师柬中，适才已经同观。妖物既还有五六日才行逃遁，依愚姊之见，仍用前法，只防不攻。如见真个紧急，请申师妹暂助一臂。李师妹的紫郢剑，不到时节不可动手，以防妖物看透机密，毁了禹鼎至宝。即便请二位师妹看清那怪物形状，也可广广见闻。”二人点头称善。

计议已定，把紧要关节俱已商妥，寻常言语不怕妖物听去，仍用口说。三人谈得甚是投机，彼此相见恨晚。英琼、若兰因听霞儿说，那妖物生相奇特，巴不得早开眼界。偏那妖鲛却是一经潜伏，便不再现。

直到三天过去，连霞儿也觉奇怪起来，说道：“往日妖鲛虽有深藏不出之时，那都在我聚精会神，运用玄功，想借仙剑之力一鼓成功的当儿，也从没经过三日之久。若说逃走，那红壑原是天生封锁妖物的石库，当初封锁妖鲛时节，壑底全有法术祭炼，坚逾精钢，下有地网，上有镇妖禹鼎。几千年来，虽被妖物潜心修炼，参透禹鼎玄机，不但不能制它，反被它挟以自用。但据大师说，那面大阴地网，它却无法弄破。除了雁湖，并无第二出路，从下面逃遁，决然不会。这次耽延甚久，必然又在故弄玄虚，否则在打逃走主意。此番不出则已，出来必比以前来势厉害得多。”正说之间，便听湖底似起了一阵乐声，其音悠扬，令人听了心旷神怡。霞儿说道：“这多日来，并不曾听过这种乐声。”俱甚惊异，不敢怠慢，一同聚精会神，注视湖心变化。不多一会，湖底乐声又起，这番响了一阵，忽起高亢之音。霞儿偶然往上一看，云幕上面，仿佛有大小黑点飞舞，半晌方止。似这样湖底乐声时发时歇，每次不同。有时八音齐奏，萧韶娱耳；有时又变成黄钟大吕之音，夹以龙吟虎啸。如闻钧天广乐，令人神往。如非身临妖窟，几乎以为置身天上，万不信这种从未听过的仙乐，会从妖窟之中发出。正在惊疑，湖底又细吹细打起来，其音靡靡，迥不似先时洪正。过有半个时辰，戛然中断。接着声如裂帛，一声巨响，湖水似开了锅一般，当中鼓起数尺水泡，滚滚翻腾，向四面扩展。一会左侧突起一根四五尺粗、两丈多高的水柱，停留水面；约有半盏茶时，右边照样也突起一根。似这样接连不断，突起有数十余根之多，高矮粗细虽不一样，俱是红生生里外通明，映着剑光彩影，越觉人目生辉，好似数十根透明赤晶宝柱，矗立水上，成为奇观。霞儿见妖物此次出动和往常不同，猜是幻术，只将飞剑光幕罩紧湖上，留神注视，一任那些水柱凌波耀彩，不去理它。那些水柱也是适可而止，最高的几根距湖岸光幕还有数尺，便即停止，不往上升。又耗约一个时辰，哗的一声响过，几十根水柱宛如雪山崩倒，冰川陷落，突地往下一收，耳听万马奔腾般一阵水响，湖水立时迅速退去。只见离岸数十丈处，妖雾弥漫，石红若火，哪有滴水寸流。

霞儿知道妖物快要出现，刚喊得一声：“妖鲛将出，二位师妹留意！”便见湖底妖雾中，隐隐有一团黑影缓缓升起，顷刻离岸不远，现出全身。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九首蛇身，肋生多翼，约有十丈长的大怪物，并非妖鲛原形。霞儿正疑它卖弄玄虚，刚把飞剑光幕罩将下去，湖底妖云涌处，又是一团黑影飞起，不一会显露原身，乃是一个女首龙身，腹下生着十八条长腿的怪物。一上来，竟然避开光层，飞向西面。霞儿恐是妖物分身变化，忙运玄功，将手一指，飞剑立刻金光交错，布散开来，将湖口紧紧封闭。

就在这时，湖底妖云邪雾滚滚飞腾，陆续飞上来的妖物也不知有多少：有的大可十抱；有的小才数尺；有的三身两首，鸪形虎面；有的九首双身，狮形龙爪；有的形如僵尸，独足怪啸；有的形如鼯蛟，八角歧生。真是奇形怪相，不可方物。幸而那些妖物飞离湖岸数尺，因有飞剑光幕阻隔，俱都自行停住。身旁妖雾，口里毒氛，虽然喷吐不息，并不再往上冲起。末后湖底中心，忽然起了一声怪响，妖云中火光一亮，飞起一个其大无匹的妖物。才一出现，所有先时飞出来的那些千百种奇形怪状的妖物，全都纷纷避让，退向四边。

三人仔细一看，这东西更是生得长大吓人。狼头象鼻，龙睛鹰嘴。獠牙外露，长有丈许，数十余根上下森列。嘴一张动，便喷出十余丈的火焰。一颗头有十丈大小，向上昂起。背上生着又阔又长的双翼，翼的两端平伸开来，约有十四五丈长短。自头以下，越往下越觉粗大。身上乌鳞闪闪，直发亮光，每片大约数尺，不时翕张。由湖面到红壑底，因下有妖云弥漫，看不出多少深浅，但以湖水退涛估算，从上到下，也有七八十丈。

那东西挺立湖中，只能看到它大如岗岳的腹部，其凶恶长大，真是无与伦比。霞儿先时以为最后妖物出来，定有一场恶战。还不知以前那些妖物中，是否有妖鲛潜形变化在内。

又因这些奇形怪状的妖物生平从未见过，正恐是湖底恶鲛的同类，并非幻术。倘若本领道行和恶鲛一般，凭她们三人，绝难抵敌。口中虽未明言，心中却是忧惊。还算好，这长大的妖物也和别的妖物一样，升离光幕数尺，便即停止。霞儿仍是不敢丝毫怠慢，全神贯注湖中，把优昙大师九口天龙伏魔剑的妙用尽量施为，光霞笼罩，密如天罗，一丝缝隙都无。一面觑准湖中群妖动静。双方耗有多时，英琼忽然失惊道：“这些妖怪的眼睛，有的虽然大得出奇，怎么却都像呆的？”无意中的一句话，将霞儿提醒，睁慧眼定睛一看，果然湖中妖物的眼睛，虽是闪闪放光，千形百态，却都像嵌就的宝玉明珠，并不流转。暗忖：“师父以前曾说，当初禹鼎铸好，包罗万象，雷雨风云，山林沼泽，以及龙蛇彪豸，魑魅魍魉之形，无不毕具。这些妖物虽是生相凶恶，既不似妖法变幻，有形无质；又不似精灵鬼怪，各显神通。不但目光呆滞，而且行动如一，仿佛有人暗中操纵。莫非是禹鼎上所铸山妖海怪之类，受了妖鲛利用，故布疑阵，惑弄人心？”正在想得出神，湖底音乐又起。响未片刻，忽然一阵妖风，烟雾蒸腾，湖中群妖随着千百种怪啸狂号，纷纷离湖升起。一个个昂头舒爪，飞舞攫拿，往那九口天龙伏魔飞剑的光网扑去。为首那个最为长大的狼首妖物更是厉害，口里喷着妖火，直冲中心。

当时霞儿正在沉思，略一分神，差点被它冲动。所幸优昙大师飞剑不比寻常，霞儿深得师传，功候深纯，见势不佳，忙运全神，将一口真气喷将出去。经此一来，九口飞剑平添了许多威力，居然将狼首妖物压了下去。那剑光紧紧追着许多妖物头顶，电闪飙驰一般疾转。只见光层下面，光屑飘洒，犹如银河星流，金雨飘空，纷纷射。那妖物仍是拼命往上冲顶，好似不甚觉察。霞儿因往日妖物和自己抵敌，虽然厉害非常，全凭它数千年功行炼就的一粒元珠，并不敢以身试剑。这些妖物却拿头来硬冲，仿佛不识不知。这般神妙的飞剑，竟未诛却一个。越想越像是禹鼎作用无疑。眼看下面金屑飞洒，九口天龙飞剑却没丝毫伤损。深恐长此相持，坏了禹鼎至宝，实为可惜，但又不能收回。

正打不出主意，忽又见下面一阵奇亮，千百个金星从那些妖物顶上飞

出，竟然冲过飞剑光层，破空而去。霞儿疑是妖物乘机遁走，正在心惊，湖底乐声又作，换了靡靡之音。

一片浓雾飞扬，将那些妖物笼住，一个个倏地拨头往下投去。接着水声乱响，甚是嘈杂，转眼没入洪波，不知去向。忽然在离岸数十丈处，涌出一湖红水，金光罩处，其平若镜。

霞儿提心吊胆，静气凝神一听，隐隐仍听见红壑底下的妖鲛喘声，和往日斗败回去一样，才知并未被它逃遁。只不知适才飞起的那千百个金星主何吉凶，仍是有点放心不下。这时先后已经过了四天四夜。

到了第五天的正午，估量妖鲛暂时不会再出作怪，便邀英琼、若兰二人在岩石上坐定，互相参详了一阵，俱猜不透那千百个金星作用。到了这日晚间，湖中并无动静。霞儿仍是只管沉思，忽然失惊地“咦”了一声。英琼、若兰同问何故？霞儿打了个手势，在地上写道：“那金星竟能冲开家师飞剑，厉害可知。而妖物并未乘此时机逃去，更是令人莫解。适才我又细观餐霞大师柬帖，虽未说出金星来历，上面曾有封锁禹鼎的大禹神符，届时必定为妖物所毁，恐其将鼎带走，或用以顽抗，作脱身之计等语，并传我们收鼎之法。照此看来，那金星想是大禹神符妙用了。妖鲛虽能参透玄机，将鼎上形相放出，但要去那神符，却无此法力。所以才假手我们飞剑，将灵符毁去。如果所料不差，那最长大的狼首双翼妖物，定是禹鼎的纽，灵符关键也必在纽上。据我估算，妖鲛此时运用禹鼎，还难随意施为，尚须加一番功候。今日或者不出，明后两日，正合餐霞大师柬上所指时日，方是重要关头。成败在此一举，我等三人务须慎重行事，不可大意。”当下按照柬上所示机宜，重又详细筹商了一阵。果然那晚平安度过。

直到第二日下午申西之交，三人正在凝神观察，忽听湖底乐声发动，八音齐奏，声如驾凤和鸣，铿锵娱耳。知道事在紧急，顷刻便有一场恶斗。霞儿将手一挥，三人同时打了一声招呼，各站预定方位行事。霞儿将手一指，飞剑光层越发紧密。英琼忙向光层以外寻一高崖隐秘之处藏好，准备待机而动。若兰却藏在霞儿身后，静候霞儿收了禹鼎，接来抱定，再由霞儿飞身上前御敌。三人布置就绪，那湖底乐声也越来越盛，紧一阵，缓一阵，时如流莺啭弄，时如虎啸龙吟，只管奏个不休。却不见妖物出现，湖水始终静荡荡的。到了亥时将近，乐声忽止，狂风大作，轰的一声，三根水柱粗约半亩方圆，倏地直冲起来，矗立湖心烟霞之中，距上面光层三尺上下停住，里外通红透明，晶光莹彻，也无别的举动。三人只管定神望着，防备妖鲛遁逃。

一交子初，那根红晶水柱，忽然自动疾转起来，映着四围霞彩，照眼生绚，那水却一丝也不洒出。湖底乐声又作，这次变成金鼓之音，恍如千军万马从上下四方杀来一般，惊天动地，声势骇人。乐声奏到疾处，忽又戛然一声停住。那根水柱倏地粉碎分裂，光影里宛似飘落了一片红雨，霞光映成五彩，奇丽无俦。水落湖底烟雾之中，竟如雪花坠地，不闻有声。只见烟雾中火花飞溅，慢腾腾冲起一个妖物。这东西生得人首狮面，鱼背熊身。三条粗若树干的短腿：两条后腿朝下，人立而行；一条前腿生在胸前。从头到腿，高有三丈。头上乱发纷披，将脸全部遮没。两耳形如盘虬，一边盘着一条小蛇，红信吞吐，如喷火丝。才一上来，便用一只前爪指着霞儿怪叫，啾声格磔，似人言又不似人言。霞儿因和妖鲛对敌多日，听出它口中用意，大喝道：“无知妖孽！谁信你一派胡言？你如仍似以前深藏壑底，原可不伏天诛。你却妄思蠢动，想逃出去，为祸生灵。你现求我准你行云归海，不以滴水伤人，

谁能信你？要放你入海不难，你只将禹鼎献出，用你那粒内丹为质。果真入海以后，不伤一人，我便应允。否则，今天我已设下天罗地网，休说逃出为恶，连想似以前在壑底潜伏都不能够。”妖鲛闻言，从蓬若乱茅的红发中，圆睁着饭碗大小的一对碧眼，血盆大口獠牙乱错，望望头上，又瞪视着霞儿，好似愤怒异常，恨不得把敌人嚼成粉碎。却又知道头上飞剑光层厉害，不敢轻于尝试。

霞儿见妖鲛今日改了往常行径，开口便向自己软求，情知它是故意乞怜，梦想连那禹鼎一起带走，一面对答，暗中分外警惕。那妖鲛见软求无效，又向霞儿怪叫怒吼。霞儿见它又施恐吓故伎，便喝道：“想逃万万不能！如有本领，只管施为。因你适才苦求，你只要身子不出湖面，尚可容你偷生片刻。今日不比往日，如敢挨近我的飞剑，定叫你形神消逝，堕劫沉沦，永世不得超生。”妖鲛见霞儿今日竟是只防不攻，飞剑结成的光幕将全湖罩得异常严密，越知逃遁更难。不由野性大发，怪吼一声，将口一张，一颗碧绿晶莹、朗若明星的珠子，随着一团彩烟飞将出来。初出时小才数寸，转瞬间大如栲栳，流光四射，直朝顶上光层飞去。霞儿见妖鲛放出元珠，便将手往九口天龙伏魔剑一指，那光幕上便放出无量霞光异彩，紧紧往下压定，将那珠裹住。正在施为，忽然身后若兰低唤：“师姊留神妖物。”霞儿再往前一看，妖鲛已被一团极浓烟雾裹定，看不见身影。

顷刻之间，越胀越大，仿佛一座烟山，倏地厉声怪吼。趁上面光层裹住元珠，湖面有了空隙，霞儿运用慧目一看，烟雾中裹着一个大如山岳的怪头，两眼发出丈许方圆两道绿光，张着血盆一般大口，正朝自己面前飞到。霞儿大喝一声：“妖物敢来送死！”左肩摇处，一道金光，一道红光，将自己的两口飞剑发将出去。若兰藏在霞儿身后，恐飞剑不能伤它，暗取丙灵梭，运用玄功诀，先将光华掩去，然后朝妖鲛两眼打去。霞儿先因妖鲛重视那粒元珠胜如生命，决不会弃珠而逃，所以才将九口天龙剑将珠裹定。没料到妖鲛却乘隙变化飞出，不知妖鲛是忿恨到了极处，舍死来拼。恐它乘此时机收珠遁逃，一面将自己两口飞剑放起抵御，一面注视那九口飞剑。稍现危机，便招呼英琼下手，禹鼎不能到手，也说不得了。那妖鲛原见霞儿全神贯注空中飞剑，想乘其不备，变化原形伤人。谁知去势虽急，敌人动作更快。先是两道金红色剑光迎面飞来，知道厉害，正欲回身，猛地眼前又是几道红光一亮，两只眼睛被丙灵梭双双打中，怪叫一声，风卷残云般直往湖中退去。

霞儿、若兰见红光亮处，碧光一闪不见，知道妖鲛双眼受伤，心中大喜。一面忙把各人飞剑法宝收回。霞儿乘此时机，运用一口真气往空中喷去，想收那粒元珠时，湖底一道白气，早如白虹贯日一般升起，眼看那粒元珠如大星坠流，落了下去。接着湖底乐声大作，千百种怪声也同时呼啸起来。有的声如儿啼，非常凄厉；有的咆哮如雷，震动山谷。湖底骚动到了子正，乐声骤止。便听水啸涛飞，无数根大小水柱朝上飞起，哗哗连声。日前所见各种奇形怪状的妖物，一齐张牙舞爪，飞扑上来。霞儿等知道妖鲛要乘此时逃遁，不敢大意，各自聚精会神，凝视湖面。静等那狼首双翼、似龙非龙的怪物，和妖鲛一出来，便即下手。就在这些妖物连番往上冲起，都被飞剑光层阻隔之际，又听湖底惊天动地一声悲鸣怪吼，一团烟云中飞起那狼首双翼的妖物。先在光幕之下、湖沿上面盘旋了两周。才一现身，先上来的那些妖物，全都纷纷降落，随在它的身后，满湖面游走，鱼龙蔓延，千姿百态，顿呈奇观。绕了三匝过去，湖底又将细乐奏起。这一次才是妖鲛上来，胸前一只独

爪，托定一个大有二尺、是鼎非鼎的东西，金光四射。细乐之声，便从鼎中发出。大小妖物，一闻乐声，齐朝妖鲛身旁拥来，都升到湖面，朝着霞儿怪啸一声，将爪中宝鼎朝飞剑光层打去。鼎一飞起，还未及近前，妖鲛早冲到湖面，朝着霞儿怪啸一声，将爪中宝鼎往空一举。立时鼎上乐声变成金鼓交鸣的杀伐之音，一盘彩云拥护中，朝顶上光层冲去。同时，那狼首双翼、似龙非龙的东西，率了湖中千百奇形怪状的妖物，也齐声怪吼，蜂拥一般从鼎后面追来。

霞儿早有防备，左手掐诀，右手从法宝囊内取出优昙大师预赐的一道灵符，交与身后若兰。口诵真言，连同一口先天五行真气喷出。立时化成一座霞光万道、高约百丈的光幢，将若兰全身罩住。若兰忙将身剑合一，在光霞围绕拥护之下，比电还疾，一转瞬间，未容宝鼎与飞剑光层接触，仗着优昙大师灵符妙用，一伸双手，便将宝鼎接到手中。

更不怠慢，连忙回身飞到原来岩石上面，将鼎抱在怀里，盘膝打坐，默用玄功。鼎后面千百大小妖物，也都纷纷赶到，围在光层外面，不住张牙舞爪，怪啸狂吼。若兰仗有光霞护身，也不去理它，只管默念冥思，随机应变。那妖鲛冷不防宝鼎被人收去，又怒又急，连忙幻化原形，随后追来，被霞儿迎面一截，忽然回身隐入湖内。霞儿料知它还要拼死冲出，暂时退逃，必有作用。仗着四外封锁，又有九口天龙伏魔飞剑结成的光幕，也不穷追。回望若兰存身之处，一片乌烟瘴气中，现出霞光万道，怪声大作，怪影飞翔，如同狂潮惊飞，甚是骚乱，料无妨害。一心注视湖底，驾起剑光，凭空下视，静候最后时机，招呼英琼下手，同建奇功。

约有两个时辰，若兰盘坐岩间，见千百妖物全被光层所阻，不能近前，以为妖物伎俩止此。心一放定，精神未免少懈。因这些妖物多是生平罕见，一时好奇，定睛往外一看，那日所见为首妖物奇形，这时才得看清。变化到极大时，从头至尾，约有百十丈长短，身子和一座小山相似，越到下面，越显粗大。股际还生着四条长爪。自股以下，突然收小，露出长约数丈，由粗而细，形如穿山甲的一条扁尾。拼命想往手上宝鼎扑来。

其余妖物，也都是能大能小，随时变形，猛恶非凡。正在观看，远远闻得湖底怪啸一阵，鼎上乐声忽止。那些妖物也都比较宁静了些，只是盘绕不退。忽觉怀中一股奇冷，其寒彻骨，直冷得浑身颤抖，两手几乎把握不住。知道不妙，忙运玄功，从丹田吸起一股阳和之气，充沛全身。刚得抵住一些，忽然鼎上生火，其热炙肤，又不敢松手。眼看两手、前胸就要烧焦，想起餐霞大师柬上之言，把心一宁，连生死置之度外，一任它无穷变化。

一会热退，又忽寒生。身体并未受伤，愈发觉出那是幻象。双手紧握鼎足，静等收功。

猛一眼看到那鼎纽上盘着一条怪物，也是狼首双翼，似龙非龙，狞恶非凡，与光层外面那条为首怪物的形象一般无二。再一细看鼎的全身，其质非金非玉，色如紫霞，光华闪闪。鼎上铸着许多魑魅魍魉，鱼龙蛇鬼，山精水怪之类。外面那些妖物，俱与鼎上所铸形象一丝不差。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鼎便是那些妖物的原体和附生之所，无怪乎它们要追围不退。只是这种数千年前大禹遗留的至宝，少时除了妖鲛之后，怎样收法，倒是难题。正在寻思不决，忽见光幢外面红光千丈，冲霄而上，耳听波涛之声，如同山崩海啸，石破天惊，起自湖底。同时一道紫虹，自天飞射，数十道细长金光闪处，怪声顿止。

又待不多一会，忽见光幢外面，大小妖物纷纷乱闪乱窜，离而复合。一道匹练般的金光直射进来，定睛一看，正是霞儿。一照面便喊：“妖鲛已斩，快将禹鼎与我，去收妖物，压平湖中洪水。”说罢，不俟答言，一手将若兰手中禹鼎接过；另一手持着一粒五色变幻、光华射目的珠子，塞入鼎盖上盘螭的口内。然后揭起鼎盖一看，忽然大悟，口诵真言，首先收了灵符光芒，与若兰一同现身出来。

妖鲛一死，那些妖物失了指挥，虽然仍是围绕不退，已减却不少威势，好似虚有其表，无甚知觉一般。二人才一现身，纷纷昂头扬爪，往霞儿手上宝鼎扑来。霞儿虽得餐霞大师预示机宜，一见妖物这般多法，形象又是这般凶恶，也不能不预为防备。早把天龙飞剑放起，护住全身，照着连日从妖鲛口中呼啸同适才禹鼎内所见古篆参悟出来的妙用，口诵真言，朝着那为首的妖物大喝一声。那狼首双翼的妖物，飞近鼎纽，忽然身体骤小，转眼细才数寸，直往鼎上飞去，顷刻与身相合，立时鼎上便有一道光华升起。首妖归鼎，其余妖物也都随后纷纷飞到，俱都由大变小，飞至鼎上不见。这时湖底洪流，业已升过湖面十丈以上，虽未继续增高，也不减退。幸有优昙大师预先封锁，没有往山下面横溢泛滥，看上去仿佛周围数里方圆的一块大水晶似的。英琼正用紫郢剑化成一道长约百丈的紫虹，在压那水势，回望二人飞来，心中大喜。霞儿口中念动真言，将鼎一拍，从鼎上铸就千百妖物的口鼻中，飞出千百缕光华，射向水面。初发出时，细如游丝，越长光华越大，那水立刻减低了数尺。霞儿围着那鼎游行了一转，才飞到雁湖上空，由鼎上千光万彩压着那水缓缓降落。约有半个时辰，水已完全归入湖底红壑之中。霞儿随着水势降了下去，岸上的水业已涓滴无存。

一会，霞儿持鼎上来，对英琼、若兰道：“全仗二位师妹相助，才得大功告成。目前洪水虽然退入地心，不会再起，但这红壑之内，还有一面地网，也是禹王至宝。一则未奉师命，二则也不知取用之法。还有这座禹鼎，虽然收了，仅从连日妖鲛啸声悟出鼎内真诀，勉强试用，侥幸成功。一切俱以意会，并不能运用随心。此宝又大有数尺，携带不便。家师现时约在邛崃，意欲前往献宝请示，同时将妖鲛首级带去。二位师妹回山，可代愚姊向众同门问候。开府之日，定随家师前往峨眉参谒。秦家姊妹与天灵子对敌，那面紫云仙障必被损坏，见面之时，请代致意。仙障灵效虽失，务必代我好好保存，交与秦姊，等开府相见时，取回祭炼，仍可应用。”说罢，收了四围封锁，将手一举，一道金霞破空飞去，转眼不知去向。

二人见霞儿本领竟比灵云还要高出一头，甚是钦羨。这时妖鲛既除，天朗气清，水后山林，宛如新沐。又值晨曦初上，下视大小山岳，高耸围拱。摩云、剪刀诸峰，或如雕翼搏云，或如怪吻刺天，穷极形相。更运慧目遥望富春诸江，如大小银练，萦纤交错；太湖之中，风帆片片，出没烟波，细才如豆。再望西湖，仅似一盘明镜，上面堆些翠白点子。二人迎着大风，凭凌绝顶，指点山川，目穷千里，不觉襟怀大畅。待了一会，兴犹未尽，想起雁荡山水，奇秀甲于吴越。反正无事，现在刚到第七日早上，去紫玲谷还早，何不就便游玩一番？商量之后，同意先去看那大小龙湫，便步行往大龙湫走去。若兰问起除妖之事，才知底细。

原来昨晚天未明前，若兰收了禹鼎回飞，破了它声东击西之计。妖鲛怒啸追来，被霞儿剑光逼入红壑里面，怪吼一片。忽然将内丹炼成的元珠飞出，与九口天龙飞剑相斗。

本想将飞剑光层冲高一些，便可乘隙飞出，再收回它的本命元珠，冲破优昙大师的封锁逃走。不想敌人早有防备，霞儿得餐霞大师指示，业已料到此着。又见妖鲛二目中若兰的丙灵梭，竟能复原如初。知是那粒本命元珠作用，只须将此珠用飞剑紧紧包围，决不愁妖鲛走脱。何况这次不比往日，禹鼎既收，功已成了一半。空中又有英琼在彼防守，打起欲擒先纵主意。一面放起飞剑防身，将全神贯注在那九口天龙伏魔飞剑上面，将手一指，光层倏地升起，变成一道光网，将妖鲛的本命元珠紧紧裹定。对于妖鲛动静，连理也不去理它。妖鲛起初见光层升起，不再密罩湖面，还在心喜，以为得计，连忙驾起云雾，窜上湖来。身一腾空，便喷出一股白气，去收那珠。谁知飞剑光网，密得没有一丝缝隙，一任它用尽精神气力，那粒栲栳大的光华，在金光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休想逃出，这才着急起来。刚待回身，窜回湖内，默运玄功，将珠收回，耳听大喝一声：“无知妖孽，还不授首！”接着便有一道金光飞来。妖鲛知道情势危急，把心一横，胸前独爪往湖中抓了两抓，就在这湖水响动中，震天价怪吼一声，整个身躯忽然裂散，往下一沉。从躯壳内飞起它数千年苦功修炼的元神，周身发出万道红光，张牙舞爪，直朝飞剑光网猛扑，欲待弃了躯壳，抢了内丹，发动洪水逃走。霞儿见它来势甚疾，正想招呼空中英琼下手，一道紫色长虹已经从天而下、冲入光网之中，似金龙掉首，只一搅间，又是数十道红光飞下。霞儿知道妖鲛被斩，大功告成，连忙飞身上前，用手掐诀，只一招，先将那粒元珠收去。这时妖鲛身首业已落下，近前一看，虽然小才数尺，竟与原形一般无二。料它功行还差，只是临危脱壳。如炼过有形无质这一关，便难制服了。又见那颗怪头虽被神针钉住，二目仍露凶光，知难将它形神消灭。便收入法宝囊内，仍借神针钉压，回山请示，再行发落。所余下半截尸身，用丹药化去。躯壳已坠入湖底，无关紧要。刚刚料理完竣，那湖水已漫上岸来。回望若兰，正被千百妖物包围，知道禹鼎尚在手内。霞儿自幼就在神尼优昙门下，虽然看去仍如幼童一般，已有多年功行，道妙通玄，最得师父钟爱。连日听出妖鲛啸声有异，潜心体会，顿悟玄机，知那鼎纽上盘着那条狼首双翼的怪物，是全鼎枢纽。从若兰手中接过禹鼎，便用一颗主珠将鼎纽镇住。随手将鼎盖一掀，又看出鼎心内铸就的龙文古篆灵符。试一运用，竟然得心顺手，将千百妖物收回禹鼎，回山复命。不提。

英琼二人且行且谈，不觉已行至大龙湫下。正值连日降雨，瀑布越显浩大，恍如银河倒泻一般，轰隆之声，震动远近。尽头处，水气蒸起亩许大一团白雾，如轻绡烟云，随风飞扬，映着日光，幻成异彩，煞是奇观。留连了顷刻，若兰还说要往筋竹涧、小龙湫两处观赏一回，忽听头上雕鸣，佛奴盘空而下。英琼笑道：“连日防守妖鲛，也不知佛奴飞身空中作些什么？这时飞来，必有原故。这里岩谷林泉虽然优秀，毕竟还是不如仙山景物。你看小龙湫附近岩石上面似有山民攀援采药，不去也罢。久闻紫玲谷风景更好，今日午后，正是秦家姊妹脱难之期，不如趁早赶去，接了她们同回仙府，就便还可看看谷中景致怎样，岂不是好？”若兰幼随红花姥姥游过许多仙山灵域，雁荡并未过分在意。只为闻名已久，初次登临；又因英琼热心好事，如早到紫玲谷，遇见紫玲姊妹被困，说不定又要锐身急难，于事无补，徒留异日隐患，多树强敌，故借看山为名，耽延时刻。听英琼一说，举首一看日色，算计赶到黄山已差不多。又见神雕不招而降，当即应允。一同跨上雕背，刚升高大约二三十丈，便听下面人声呐喊。低头一看，见岩谷树林中，走出许

多山民，俱都仰首向天，齐声惊诧。才想起此山多产药材果木，山地肥美，山麓尽是良田美竹，居民甚多。暗幸昨晚侥幸将妖鲛除去，否则洪水发动，休说入海这条路上的千万生灵，就这附近一带田庐生命损失，也就可观了。正在沉思，神雕双翼扶摇已上青旻，凌云凌风，直往黄山飞去。会见秦氏姊妹后，携了一双白兔，同返凝碧仙府。

第一三三回

运仙传 发火震伏尸
破狡谋 分波擒异獭

且说大家将经过情形一一告知灵云以后，不一会，只见袁星飞奔入洞，报称辟邪村玉清大师同了另一位仙姑驾到。众人知是约了女殃神郑八姑同来，便一齐接了出去，迎入太元洞内。众同门有与郑八姑尚是初见的，便由灵云分别引见。落座之后，玉清大师笑道：“恭喜诸位道友，初步功行已有基础。开山盛会一过，便须分别出门，建立外功了。”说罢，又向英琼、若兰道谢相助霞儿雁荡诛鲛之劳。然后向着灵云、紫玲二人说道：“贫道此来，一则奉了家师之命，因开山盛会在即，各派群仙领袖以及先后辈同门道友均要到此参与大典，三仙二老与各位师伯叔俱奉长眉教祖遗敕，有事在身，期前不能赶到，特命贫道来此相助，布置接待。二则此番宝相夫人期前超劫，比较容易躲过，但那天魔来势厉害，不比寻常，虽然秦道友诚孝格天，又有三仙师叔助力，防御周密，到底初次涉险，难知深浅，稍有疏虞，便成大错。贫道前一位先师，也是旁门，遭逢天劫时，八姑师妹彼时随侍在侧，躬预其难，几遭不测，总算得过一番阅历。再则她又有那粒雪魂珠，可御魔火。又恰巧八姑师妹大难已满，法体复原，本该来此赴会。只为在雪山修炼家师所赐的飞剑尚需时日，为此才赶往雪山，助她勉强成功，邀她同来。先陪了秦道友姊妹、司徒道友同往东海，相助宝相夫人脱了天劫，再返仙府候命，岂非一举两得？来时听家师说，秦道友此时赶往东海，防备宝相夫人当年许多强敌得了信息，乘机危害，原是正理。不过此时三仙正闭门行法，期前必然不能拜谒，势必仍用以前神游之法，乘风雷少住之时，入洞与宝相夫人相见。迟早母女重逢，此举万万不可。一则宝相夫人正在功候紧急之际，不可使她分神；二则东海有三仙在彼，异派邪魔原不敢前往窥探。无奈三仙奉敕闭洞，行法炼宝，外人知者甚多。当初宝相夫人的仇敌又众，如乘三仙闭洞之际潜往侵害，有玄真师叔先天遁法封闭，本不易被外人找见门户，这一来正好被敌人看破，引鬼入室。诸位道友到了那里，可按平时所知门户外面，故布疑阵。真正紧要入口，由八姑师妹暗中巡视防守。即遇强敌，也不致被他侵入洞内，妨害大事。

一切布置防卫，贫道在雪山时已与八姑师妹商量妥当。到时由她相助安排，只须挨到三仙事完出洞，便无害了。诚恐秦道友姊妹念母心切，急于相见，贻误事机，日前曾请齐道友致意，请为暂候，略贡刍蕘之见。司徒道友所得神驼乙真人的乌龙剪，大是有用。

那弥尘幡、白眉针一类宝物，只可抵御外敌，天魔来时，千万不可使

用，以免毁伤至宝。

玄真师叔期前必留有预示，贫道尚恐万一事忙疏漏，再三转恳家师默算玄机，带来柬贴一封，到了正日开看，便知分晓。”说完，递过一封柬贴。

紫玲、寒萼闻言，早已感激涕零，与司徒平三人一同过去，跪下称谢不已。玉清大师连忙扶起，连说：“同是一家，义所应为，何须如此？”紫玲道：“愚姊妹幼遭孤零，备历艰辛，每念家母日受风雷之灾，心如刀割。多蒙大师垂怜，预示仙机，又承郑仙姑高义相助，不特愚姊妹刻骨铭心，就是家母也感恩无地了。”玉清大师道：“患难相扶，本是我辈应为之事，何况又是自家人，何必如此客套？但盼马到成功，宝相夫人早日超劫。此时就起程吧。”

当下紫玲、寒萼、司徒平与女殃神郑八姑四人，向众同门告辞出洞，到了凝碧崖前。

紫玲因玉清大师说独角神鸞带去无甚用处，便将神鸞留在峨眉。将手向众人一举，展动弥尘幡，一幢彩云拥护四人破空升起。飞行迅速，当日便飞到了东海，过去不远，便是宝相夫人被困的所在。正快降落，忽见钓鳌矶上飞起一道金光，直朝自己迎来。四人看出是同门中人，便收了弥尘幡，迎上前去。紫玲以前常往三仙洞内参拜，认得来人正是玄真子的大弟子诸葛警我。知他在此，必与宝相夫人超劫之事有关，心中大喜。彼此一招呼，各收遁光，一同落下。各自见礼通问之后，诸葛警我道：“伯母苦行圆满，脱难在即，偏偏家师奉了长眉师祖遗敕，闭洞行法，须要到日，始能相助。惟恐期前有以前仇敌得信前来侵害，又知二位师妹正与天灵子在紫玲谷相持，恐有疏虞，预示应付机宜，命我从今日起昼夜在此守望。正恐力弱难胜，且喜四位道友同来，料无一失的了。伯母所居洞中，此时风雷正盛，去了也难相见。这钓鳌矶高出海面数百丈，与那洞相距只有数十里，最便眺望，如有事变，即可立时前往应援。听家师之言，期前所来的这些外教邪魔，俱无足虑。只有一个，乃是大鹏湾铁笛拗的翼道人耿鲲，道术高强，心肠更是狠毒，又与伯母有杀弟之仇。为人也介乎邪正之间，不比别的邪魔，多半志在乘机剽窃伯母连年辛苦所炼的本命元胎，并无拼死之心。而且此人素来恃强任性，胁生双翼，顷刻千里，精通秘魔大法，行踪飘忽，穷极变化。更擅玄功地遁、穿山过石、深入幽域、游行地肺，真是厉害非常。即使明知家师在此，也要前来，分个胜负，决不甘心退让，何况我等。不过此人心地还算光明，轻易不使鬼蜮伎俩。他如不知这里虚实便罢，如知家师闭洞行法，不能在期前助力，或者反要到时才来也说不定，事难逆料。何况还有别的外教邪魔，均非弱者，自宜小心预防为是。为今之计，我等五人，可由三人在此防守，分出二人在伯母所居洞前四外巡视，以免敌人不从空中飞行，正面出现，却用妖法出奇暗算，这里守望疏漏。现在各位师长俱在本山行法，小一辈同门又都奉命分头赶赴峨眉，等候参与开山大典。这十日左右，当不会有自家人来此。如见外人到来，固不必说。就是遇见沙石林木有了异征变态，也须留神观察，运用剑光报警，不可丝毫大意。”计议停妥，便由紫玲与郑八姑二人在洞前四外巡视，司徒平、寒萼随着诸葛警我在钓鳌矶上了望防守。紫玲便同郑八姑驾起遁光，先往宝相夫人炼形的所在飞去。

当初天狐兵解之后，玄真子因她那时业已改邪归正，结了方外之交。以后又救助诸葛警我脱去三灾。又照极乐真人李静虚的嘱托，便将天狐躯壳用三昧真火焚化埋藏，另寻了一座石洞，将元神引入，使其炼形潜修。外用

风雷封锁，以免邪魔侵害。宝相夫人虽然出身异类，原有千年道行。又经极乐真人点化，参透玄机，在洞中昼夜辛苦潜修。

不消多年，居然形凝魄聚，炼就婴儿，静中默悟前因后果，决意在洞中甘受风雷磨练，挨过三次天劫再行出世。一俟外功积修完满，减却以前罪孽，便可成道飞升。似这样每日艰苦潜修，道行大为精进。所炼婴儿，也逐渐长成。又用身外化身之法，调和坎离，炼那本命元丹，以期早日孕育灵胎，躲过天劫，参修正果。这日忽见玄真子走来，说是因奉长眉真人遗敕，得知天狐道行精进，灾劫也随之移前，但是不可幸免。灵胎初孕之时，便是她大难临身之日。当初风雷封洞，一为彼时她元神未固，恐那外魔侵害；二则借此淬炼，减轻未来灾劫。此时本可不用，无如宿孽太重，树敌甚多，惟恐事前发生变故，还得增加风雷之力，以防仇敌乘隙扰乱道心。但是风雷过烈，势必勾动地壳真火。

本人又因奉命闭洞行法，期前不能来此相助，全仗风雷阻挡不住能手。已由妙一夫人飞剑传书，示知秦氏二女与司徒平，命他们到时赶来防卫。惟恐勾动真火，以后只顾抵御，误了功行，特地赶来告知，并借了一件宝物与她，以作护身之用，然后别去。宝相夫人闻言，自是感激万分。知道自己身成败，在此一举，只要躲过这一关，便可永脱沉沦，邀翔八表。又是惊，又是喜，益发奋力修为。不提。

紫玲同郑八姑等到达的时候，正是地壳真火发动，风雷正盛之际。那洞位置在一座幽崖下面，出入空口甚多，俱被玄真子用法术封闭。洞的中心，深入地底何止百丈。宝相夫人便在其中藏真修炼。八姑和紫玲因有玉清大师预先警告，不敢径至往常入口之处，飞到那崖侧面相距数十丈处，便即落下，停止前进。眼望那崖洞明穴显，山石嶙峋，形势分明，看不出有一丝形状。八姑叫紫玲侧耳伏地一听，也只微微听出一些轰隆之声汇成一片，还没有以前神游入洞时的声势浩大，心甚诧异。八姑道：“这定是玄真子师伯恐风雷齐鸣，光焰烛天，更易招引仇敌，特意用法术将风雷遮掩，不到身临切近，难知妙用。我等道力还浅，所以不易觉察出来。”紫玲闻言，知是八姑谦词，便不敢轻易深入，一同在附近周围巡行了两转，细心留神搜查，且喜并无异状。

第二日清晨，寒萼在钓鳌矶顶上正闲得无聊，一眼望见紫玲与八姑二人只管贴地低飞，游行不息。以为八姑素无深交，仗义相助，却累人家这般劳神，于心不安。便飞身下去和紫玲说了，意欲对调，使八姑稍微休息。紫玲也有同样心理，闻言颇以为然。姊妹双双先向八姑道了劳，将心意说出。八姑见二人情意殷殷，满脸不过意神气，初见未久，不便说她二人能力不如自己。只得嘱咐遇敌小心，不可轻易动手，以先报警为是。

然后由寒萼接替巡行，自己往矶上飞去。八姑走后，寒萼随紫玲巡行了一阵，不觉日已偏西，上下两地均无动静。寒萼随紫玲巡行了，不觉日已偏西，上下两地均无动静。寒萼对紫玲道：“我二人在一起巡行，惟恐还有观察不周之处。不如你我两人分开来，把母亲所居的洞当作中心，相对环绕巡行，你看如何？”紫玲也觉言之有理。分头巡行还没有一转，忽见海天一角，一叠黑云大如片帆，在斜阳里升起，渐渐往海岸这一面移动。

云头越来越大，那灰白色的云脚活似一条龙尾下垂，直到海面，不住地左右摆动。海天远处，隐现起一痕白线。海岸边风涛，原本变幻莫测。紫玲运用慧目，凝目观察，云中并无妖气，略微放心。一会那云渐渐布散开来，

云脚也分成了无数根，恰似当空悬着一张黑幔，下悬着许多长短的灰白穗子。转瞬之间，海上飓风骤起，海水翻腾，狂涛骇浪往倚崖海岸打来，撞在礁石上面，激起百十丈高的银箭。一轮斜日已向云中隐去，天昏地暗，景物凄厉，声如雷轰，震耳骇目。不消多时，海浪已卷上岸来，平地水深数丈。

这时方看出海浪涌到崖洞前面，相隔有里许地，仿佛被什么东西阻住，不能越过，浪卷上去，便激撞回来，知是玄真子法力作用。虽然那风云中无什异状，因为来势猛烈，越发兢兢业业，不敢大意。双双对巡了几转，风势越盛，海水怒啸，天色逐渐黑暗如漆，只听澎湃呼号之声，震天动地。二人有时凌波飞翔，被那小山一般的浪头一打到面前，剑光照处，隐约似有鱼龙鬼怪，随波腾挪，明知幻影，也甚惊心。钓鳌矶上三人，俱都格外留神，戒备万一。这风直到半夜方才停止，渐渐风平浪静，岸上海水全退。云雾尽开，清光大来。半轮明月孤悬空中，碧海青天，一望无际，清波浩淼，潮音如奏鼓吹。

景物清旷，波涛壮阔，另是一番境界。

紫玲方庆无事，忽听寒萼在远处娇叱一声，剑光随着飞起，不禁大吃一惊。忙驾遁光飞将过去一看，寒萼已被五个浑身雪白、不着一丝、红眼绿发的怪人围住。原来寒萼自从连遭失利，长了阅历，顿悟以前轻躁之非。在东海这两日，虽无甚变故发生，因为关系乃母忧危，随着紫玲巡行，一丝也不敢懈怠。适才飓风来得太骤，已是有了戒心。

等到风平浪息，月光上来，虽然景物幽奇，也无心观赏，只顾随时留心查看。正在飞行之间，忽见前面海滩上，棕林下面似有黑影一闪。忙即飞身入林一看，四面浓荫匝地，月光从叶隙叶缝中透射沙上，闪闪放光。巡行了一周，并无所见，以为是风吹树影，看花了眼。刚刚退身出林，偶一低头，地面海沙似在漫漫往上拱起，先以为是海边蛟鳄产卵，生长出壳。只一注视间，那一块沙竟拱起有三尺来高，倏地又往下一落，与地齐平，仍和方才一般，复了原样，不显一丝高低痕迹。正觉希奇，忽然相隔四五尺远近，又有一处海沙照样拱起，一会低落下去，又在旁处出现。总当是土生虫豸一类，不愿大惊小怪，也未与众人报警。接连三处起落过去，方要离开，飞向别处，忽听幽幽之声，先前所见拱起之处的海沙，忽然自动四外飞散，仿佛地下有什么力量吹动，又匀又快，转眼便现出了一个四尺大小的深穴。一时好奇，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由停下。低头往穴中一看，那穴竟深不可测，以自己的目力，还不能够见底。同时旁的两三处，也和这里一样，海沙四外旋转如飞，无风自散。正在观看，猛见头一个穴口内，一团绿茸茸如乱草一般的東西，缓缓往上升起，俄顷上达地面，先露出一个头来，渐渐现出全身，才看出那东西是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满头绿毛披拂。一双滴溜溜滚圆的红眼，细小如豆，闪闪放光。鼻子塌陷，和骷髅差不甚多。一张像猴一般凸出的方嘴，唇如血红，往上翘翻，露出满口锐利的钩齿。头小身大，浑身其白如粉，上部肥胖，手足如同鸟爪，又长又细，形态甚是臃肿。寒萼知是妖异，娇叱一声，便将剑光飞出手去。谁知那东西颠预不灵，却甚厉害。眼看剑光绕身而过，并不曾伤它一丝一毫。同时那旁的两处，也同样冒起两个怪物，也是行动迟缓，不见声息。猛一回顾，身后面不知何时也冒起了两个，恰好团团将寒萼围住。寒萼见运用飞剑不能伤它们，大吃一惊。因恐四面受敌，正想飞出重围，再行应付，紫玲已闻警赶来，各自将飞剑放出。

那五个怪物，俱似有形无质，剑光只管绕着它们浑身上下乱绕乱斩，

终如不闻不见。

身一出穴，缓缓前移，向二人围拢。紫玲一面应战，一面示警。钓鳌矶上三人，好似不曾看见，并不赶来应援，猜那边一定也出了事故，不禁着慌起来。眼看那五个怪物快要近身，虽未见有甚伎俩，毕竟不知底细，恐有疏失。只得将身飞起，再作计较。谁知那五个怪物也随着飞起，围绕不舍，离二人身前约有五尺光景。五张怪嘴同时一咧，从牙缝里各喷出千百条细如游丝的白气。幸而紫玲早有防备，展动弥尘幡，化成一幢彩云，将身护住。因怪物五面袭来，寒萼只得与紫玲相背而立，分防前后。有一个怪物距离寒萼较近，竟被那白丝沾染了一些，立时觉得浑身颤抖，麻痒钻心，不能支持。幸而紫玲回身将她扶住，见她神色大变，知已中了邪毒，忙将峨眉带来的灵丹取了一粒，塞入她的口内。情知怪物定是外教邪魔一类，自身虽有弥尘幡护住，不知有无余党乘隙侵害宝相夫人，又无驱除之法，更不知钓鳌矶上发生什么变故，寒萼又受了伤，一阵焦急。把心一横，正待借宝幡云幢拥护，飞往洞前查看，忽见下面离洞不远处有一道金光、两道青光同时飞起，看出是诸葛警我、郑八姑、司徒平三人，心中一定，连忙追随上去。原想诸葛警我等三人已看见自己彩云，必然来援，那时再回身协力除那怪物。谁知那三人仍是头也不回，催动遁光，电闪星驰般往前飞走。紫玲不解何意，以为定是怪物厉害，三人自知不敌，率先逃走。别人还可，司徒平怎地也是如同陌路，不来救援？惊疑忙乱中，猛一回顾，那五个怪物想因宝幡飞行太快，知道追赶不上，径舍了紫玲、寒萼，掉头崖洞前飞去。

紫玲一见不好，也不暇再计成败利钝，刚待回身追赶，眼看五个怪物将要落到地上。

忽见前面离地数十丈处，似火花爆发一般，崖前上下四方，俱是金光雷火，也不闻一些声息，齐向那五个怪物围拢，一团白气化成轻烟飞散，转眼雷火怪物全都不见。月明如水，景物通明，依旧静荡荡的。猜那五个怪物定中了玄真子的法术埋伏。正在迟疑之际，忽听后面有人呼唤。回头一看，正是郑八姑与司徒平二人驾了剑光飞来。一见面，八姑首先说道：“事变将来，更恐妖人还有余党，二位速往钓鳌矶相助诸葛道友守望。由我与司徒道友代替巡行吧。”紫玲知八姑之言有因，匆匆不及细问，忙即道谢，和寒萼同往钓鳌矶飞去。幸而寒萼服了灵丹，仅只胸前有些恶心，头略昏眩，尚无大碍。见了诸葛警我一问，才知那五个怪物才一现身，八姑首先看出来历，喊声：“不好！”知道紫玲、寒萼有弥尘幡护体，可保无事。便和诸葛警我略一商量，由诸葛警我行法，将阵法暗中发动，引敌深入。然后与八姑、司徒平入阵，去除来的邪魔。因那五个怪物乃是千年腐尸余气，由来人从地下采取穷阴凝闭的毒氛，融合炼成，有形无质，飞剑伤它不得。

又见紫玲姊妹驾着云幢，正往崖洞飞行，这时甫将敌人困住，诚恐警觉，被阵外五个怪物逃了回去，故意引开紫玲姊妹。等到敌人知道被陷，想将那五个怪物招来相助逃遁时，才行发动风雷，将敌人与五个怪物一齐化为灰烬。那怪物的来历，还算女殃神郑八姑知道底细，不然不等天灾到来，宝相夫人已无幸了。

原来适才来的妖人，乃是南海金星峡的天漏洞主百欲神魔鄙什，专以采补，修炼邪法。当初原与莽苍山灵玉崖的妖尸谷辰同在天淫教下。自从天淫教主伏了天诛，妖尸谷辰被长眉真人杀死，元神遭了禁锢，所有同门妖孽俱被长眉真人诛除殆尽，只有鄙什一人漏网，逃往南海潜藏。知道长眉真人

道成飞升，门下弟子个个道法高深，轻易不敢往中土生事，便在海中采取生物元精修炼。那天漏洞底，原有五个盘踞魔鬼，时常出海祸害船舶上的客商。这些东西乃是几个被人埋在海边山洞中的死尸，死时气未断尽，所葬之处又地气本旺，再加日受潮汐侵蚀，山谷变成沧海，尸体逐渐深入地底。年深日久，海水减退，山谷重又露出海边。这些东西虽然成了僵尸，无奈骸骨为巨量海沙掩埋，不能脱土出来。又经若干年代，骸骨受不住地下煞风侵蚀，虽然化去，那尸身余气反因穷阴凝闭，与地底阴煞之气融会滋生，互为消长，逐渐凝炼成魔，破土出来，为害生灵。

鄢什因爱那洞形势险恶幽僻，在内隐居。无意中与这五个魔鬼遇上。他知这些东西如能收到手下炼成实体，足可纵横世间，为所欲为。便仗妖法，费尽心力，将这五个魔鬼收伏，又用心血凝炼，成了他五个化身。炼了多年，可惜缺少真阳，那东西依旧有形无质。

寻常飞剑法宝，固是不能克制，到底美中不足，难遂报仇之念。闻得天狐宝相夫人兵解以后，仗三仙相助，二次炼就法身，日内就要功行圆满。如能将天狐所炼的那粒元丹得到，用妖法化炼，便可形神俱全。先时深知三仙厉害，还不敢来。后来探知三仙奉了长眉真人遗教，闭洞行法，自然多日耽搁，不由喜出望外。他也知三仙虽然闭洞，宝相夫人并非弱者，必有防备。

恰好这日海上起了飓风，正可行事。使用地行之法赶来一看，果然有两个女子驾着剑光，低飞巡视。看出剑光是峨眉家数，自己多年惊弓之鸟，恐二女身后有人，还不肯轻易出现。一面暗遣五鬼，迷害二女，自己却往那崖前去搜寻天狐藏真的洞穴。他才露面，便被女殃神郑八姑看出行径，诚恐风雷封锁，他走不进去，被他看破玄机逃遁。知道诸葛警我受了玄真子真传，能发收仙阵妙用，给他放出门户，诱他深入。鄢什贪心太重，忘了厉害，以为三仙不出，纵有法术埋伏，自己有通天彻地之能，那两个防守的女子又被五鬼困住，万无一失。到了崖前，还在一心寻找入洞门户，打算破洞而入，抢了元丹就走。猛觉眼前金花一闪，那崖便不知去向，同时身上火烧也似地疼，却不见一丝火影，才知不妙。不消顷刻，已是支持不住，不敢久延。偏偏上下四方俱有风雷封锁，身又陷入阵中死户，不能脱身。如不招回五鬼，用那地下行尸之法化气逃走，就不能活命。刚使妖法将五鬼招来，诸葛警我早在留神，一见五鬼舍了紫玲姊妹，飞入阵去，知道敌人厉害，一经逃走，便留后患，只得将玄真子预先埋伏在阵内的五火神雷发动了一处，将鄢什与五鬼齐化为灰烟，四散消灭。

话说五火神雷，乃是玄真子闲中无事，当海洋狂风骤雨之际，用玄门妙法，采取空中雷火凝炼而成。一共只收了两葫芦，原备异日门下弟子功行圆满时节，防有外魔侵扰，以作封洞之用。因知宝相夫人魔劫太重，来者多是劲敌，虽有仙阵封锁，仍恐遇见能手不能抵御，便将这两葫芦雷火也一同埋伏在彼，传了诸葛警我用法。并说这神雷乃是五火之精，经用玄门妙法禁闭凝聚，一经引用真火发动，立时爆发，无论多厉害的邪魔，俱要与之同尽。不比别的宝物，能发能收，只能施用一次，须要多加珍惜，不遇极难克制的强敌，不可妄费。诸葛警我久闻鄢什恶名，更听八姑说那五鬼厉害，又见紫玲姊妹飞剑无功，鄢什虽陷阵内，被无形风雷困住，并未身死，还在卖弄邪法，迫不得已，才行施展。

妖人虽死，但是未来的仇敌尚多，五火神雷只能再用一次，不可不多加准备。便与八姑商量，先由八姑与司徒平去将紫玲姊妹换回休息，顺便告

知防御之策。这五人当中，诸葛警我是玄真子得意弟子，早得玄门正宗心法，事前奉了师命，胸有成竹。因郑八姑虽然出身异教，不但道术高深，而且博闻多识，不在玉清师大以下。自从雪山走火入魔，在冰雪冷风中苦修多年，得了那粒雪魂珠后，又经优昙大师点化，功行精进。司徒平道行剑术，原不如紫玲姊妹。一来关系着本命生克，是这一次助宝相夫人脱难的主要人物；二则得了神驼乙休的乌龙剪，差一点的邪魔外道，皆不是他的敌手。所以才和八姑商议，目前各派邪魔无足深虑，只有那翼道人耿鲲是个劲敌，变化通玄，有鬼神不测之机，诚恐一时疏于防范，被他暗地侵入阵内，施下毒法，非同小可。紫玲姊妹不知来人深浅，遇上了无法应付。那人吃软不吃硬，容易受激。请八姑带了司徒平前去，仔细搜查全崖有无异状，相机行事，将紫玲姊妹换回，告知机宜，到时如此如彼。寒萼平时固是自命不凡，就连紫玲也因得过父母真传，中经苦修，更有弥尘幡、白眉针等至宝在身，又见凝碧诸同门不如己者尚多，对人虽是谦退，一旦遇事，并无多让。起初听说翼道人厉害，虽持谨慎，还不怎样惊心。谁知头一次便遇见强敌，如非玄真子早有布置，加上诸葛警我、郑八姑二人相助，几乎有了闪失，闻言甚是惊惶。这才在钓鳌矶上，随定诸葛警我，凝神定虑，四下了望。只见郑八姑与司徒平并不分行，一道白光与一道青光连在一起，疾如电闪星驰，围着那崖流走不息。时而低飞回旋，时而盘空下视，直到次日并无动静。

似这样提心吊胆，惊惊惶惶地过了两日，且喜不曾有甚么变故。

到了第六日夜间，因为明日正午便是宝相夫人超劫之时，当日由午初起，一交子正，三仙出洞，再过一日，便即成功脱难。八姑见连日并无妖人来犯，大出意料之外。因明午便是正日，越应格外戒备，不敢疏忽离开。便请司徒平去将紫玲替来，商议一同飞巡。

悄声说道：“前日妖人用千年僵尸余气炼成的五鬼来犯，伏诛以后，据我与诸葛道友推测，事已开端，妖人纵无余党偕来，别的邪魔外道定要赓续而至。尤其是那翼道人耿鲲，更是必来无疑。因此人最长于大小诸天禁制之法，只要被他暗中来此行法布置，不须天魔到临，便能用替形挪移大法，将此崖周围数十里地面化为灰烬。就是玄真子师伯的仙阵风雷，也未必能够禁他侵入。侥幸我以前略明克制，又得了这粒雪魂珠，珠光所照，物无遁形。他如行使妖法，借用别物代替，毁灭此崖，必被看破。仍恐破法时节，敌他别的法宝不过，你与令妹的飞剑也皆非其敌。只司徒道友的乌龙剪，乃真真人镇山之宝，尚可应用，故邀他同来相助。谁知正日将到，仍无动静，优昙大师与玄真子师伯俱能前知，绝无料错之理。只恐那些妖魔外道到时偕来，我等既防天劫，又要应付强敌，危机甚多。适才想了又想，事已至此，除了竭尽我等智力抵抗重劫外，并无良策，明日午初以前，令堂必然脱劫出洞，天魔也在那时相继到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可由司徒道友乘外邪未到之际，紧抱令堂元婴，觅地打坐。你与令妹左右夹护。将出入门户按玄真子师伯仙柬所说，故布疑阵，引开仇敌。翼道人和其他外教邪魔，由我与诸葛道友抵挡。

只须挨到三仙出临，便无害了。紫玲因为祸事快要临头，道浅魔高，一切形势又与玉清大师预示有了不同，心中忧急如焚。

时光易过，不觉又交子夜。一轮明月高挂中天，海上无风，平波若镜，银光粼粼，极目千里。因近中秋，月光分外皎洁，景物清丽，更胜前夜。虽然距离正时越近，竟看不出有一丝异兆。紫玲一路随着八姑飞行，心中暗自

默祝天神，叩求师祖垂佑，倘能使母亲超劫，情愿以身相殉。八姑已经觉察，笑对紫玲道：“你我自雪山相见，便知道友神明湛定，慧根深厚。连日更看出一片孝思，即此至诚，已可上格天心，感召祥和。你看素月流光，海上风平浪静，简直不似有甚祸变到来的样子，但盼这些邪魔外道，到日也不来侵犯，我等专抗天魔，便可省却许多顾虑，不致有害了。”

紫玲正在逊谢之间，忽见海的远处起了一痕白线，往海岸这边涌来，离岸约有半里之遥。白线前边，飞起一团银光，大若盆盂，直升空际，仿佛平空又添了一轮明月，光华明亮，流芒四泻，照得海上波涛金翻银浮，远近岩石林木清澈如画。八姑知道这光华浮而不凝，不是海中多年蜃蚌之类乘月吐辉，便有妖邪来犯。正唤紫玲仔细，倏地狂飙骤起，那团光华好似流星陨射，银丸脱手，直往波心里堕去。霎时间乌云蔽月，海涛翻腾，海里怪声乱啸，把个清明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八姑、紫玲一见事变将临，自是戒备越紧。那钓鳌矶上三人看出警兆，因为正时将到，恐有疏虞，未容下边报警，留下诸葛警我一人在矶上操纵仙阵，司徒平与寒萼早双双飞下矶来，协同巡守。八姑见天气过于阴黑，惟恐各人慧眼不能洞察，刚将雪魂珠取出，忽见一个高如山岳的浪头直往岸上打来。光影里照见浪山中有好几个生相狰狞、似人非人的怪物在内。大家一见妖邪来犯，司徒平首先将乌龙剪飞将出去。眼看那浪山快要近岸，忽然一片红光像一层光墙一般，从岸前飞起，直往那大浪山里卷去，转眼浪头平息。司徒平的乌龙剪也没入红光之中，不知去向。紫玲姊妹的飞剑相随飞到时，红光只在百忙中闪了一闪，与那大浪头一齐消灭。八姑最后动手，一见司徒平才一出手，便失了乌龙剪，大吃一惊。司徒平更是痛惜惶骇，不知如何是好，连使收法，竟未回转。这时海上风云顿散，一轮明月又出，仍和刚才一样，更无别的异状。如说那红光是来相助的，不该将司徒平的乌龙剪收去；要说是敌非友，何以对于别的飞剑没有伤害，反将妖魔驱走？那乌龙剪自从到了司徒平手中，照神驼乙休亲授口诀用法，已是运用随心，收发如意。一出手便被人家收去，来人本领可想而知。

众下正都测不透主何吉凶，忽见近海处海波滚滚，齐往两边分涌，映着月光，翻飞起片片银涛，顷刻之间，便裂成了一个一丈数尺宽的裂缝。郑八姑疑是妖邪将来侵犯，飞身上前，将手一指，雪魂珠飞将出去。刚刚照向分水缝中，猛见银光照处，海底飞起一个道人，两手各夹着一个怪物，吱吱怪叫。定睛一看，又惊又喜，连忙将珠收起，未及招呼众人，那道人已飞上岸来。司徒平首先认出来人正是神驼乙休，不由喜出望外，忙和众人一同拜倒。神驼乙休一上岸，将手臂上夹的两怪物丢了一个在地上，手一指，两道乌光飞出去夹在怪物身上，也不说话。另一手夹着一个人首鼉身、长约七尺的怪物，迈开大步，便往宝相夫人所居的洞前走去。众人也顾不得看清那两个水怪形状，忙即起身，跟在后面。神驼乙休看似步行，众人驾着遁光俱未追上，眨眼便入了阵地。钓鳌矶上的诸葛警我先见海岸红光，早疑是乙休。这时见他走入阵内，众人又跟在身后，忙将门户移动，准备放开通路时，猛觉阵中风雷已经被人暗中破去，正在大惊。那郑八姑和司徒平、紫玲姊妹四人，追随神驼乙休入阵没有多远，八姑一眼望到前面杉林旁有一座人力堆成的小山，和宝相夫人所居的崖洞形式一般无二。刚暗喊得一声：“不好！”神驼乙休已直往那小山奔去，将那人首鼉身的怪物往地下一丢，两手一搓，飞起一团红光，将小山罩住。口中长啸了两声，那蛙物胸前忽然伸出一只通红大手，朝海沙连忙扒了几下，扒成一个深坑。回手护着头面，直往沙中钻去，

顷刻全身钻入地下。便见那小山逐渐缓缓往上隆起，一会离却地面。仔细一看，那怪物已从沙中钻下去，将小山驮了起来。

小山通体不过数尺，怪物驮着，竟好似非常沉重，爬行迂缓，显出十分为难神气。神驼乙休又长啸一声，将手往海一指，怪物被逼无奈，喘气如牛，不时回首望着乙休，仿佛负重不堪，大有乞怜之意。神驼乙休一手指定红光，一手掐诀，喝道：“拿你的命，换这么一点劳苦，你还不愿么？”怪物闻言，摇了摇头，嘴里又啸了几声，仍然且行且顾，不消片刻，已经出了阵地。

八姑知道怪物行走虽缓，乙休使了移山缩地之法，再有片刻，一到海面，便可脱险。

正在沉思，忽听天际似有极细微的摩空之音，抬头一看，月光底下，有一点白影，正往崖前飞来。快离海岸不远，便有数十道火星，直往众人头上飞星一般打下。众人一见又来敌人，神驼乙休仍若无其事一般，连头也不抬一下。寒萼心急，方喊了一声：“乙真人，敌人法宝来了！”一言甫毕，那数十点火星离头只有两三丈，眼看快要落下。乙休倏地似虎啸龙吟般长啸了一声，左手掐诀，长臂往上一伸，五根莹白如玉的纤长指甲连弹几下，便飞起数十团碗大红光，疾飞上去，迎着火星一撞，便是巨雷似的一声大震，红光火星全都震散纷飞。紧接着一个撞散一个，恰似洒了一天火花红雨。霹雳之声连续不断，震得山鸣谷应，海水惊飞。只吓得那怪物浑身战栗，越发举步维艰。毕竟玄门妙法厉害，双方斗法之际，那人首鼯身的怪物，已将小山驮到海边。神驼乙休左手指甲再向空中弹出红光，与敌争斗。右手往海里一指，海水忽又分裂，那怪物将小山驮了下去。

没有半盏茶时，海中波涛汹涌，怪物二次飞上岸来，跑至乙休足前趴跪，低首长啸不已。

乙休正在全神注视海中，等怪物一奔上岸，便握紧右拳，朝着海里一捏一放。便听海底宛如放了百子连珠炮，一阵隆隆大响过去，忽然哗的一声，海水像一座高山，洪波涌起，升高约有百丈，倏地裂散开来。月光照见水中无数大小鱼介的残肢碎体，随着洪涛纷纷坠落。这时月明风静，碧波无垠。只海心一处，波飞海啸，声势骇人，震得众人立身的海岸都摇撼欲裂。乙休连忙将一口罡气吹向海中，举右掌遥遥向前紧按了按，波涛方才渐渐平息。同时左手指甲上弹出来的红光，也将敌人火星一齐撞散消灭。焰火散处，一个肋生双翼的怪人飞身而下。众人见来人生得面如冠玉，齿白唇红，眸若点漆，晶光闪烁，长眉插鬓，又黑又浓。背后双翼，高耸两肩，翼梢从两肋下伸向前边，长出约有三尺，估量飞起来有门板大小。身材高大，略与神驼乙休相等。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道家云肩，露出一双比火还红的手臂。下半身穿着一件莲花百叶道裙，赤着一双红脚，前半宛如鸟爪。那人面鼯身的怪物，见他到来，越发吓得全身抖颤，不再叫啸，藏在乙休的身后去了。怪人一照面，便指着乙休骂道：“你这驼鬼！只说你永远压在穷山恶水底下，万劫不得超生。不料又被人放出来，为祸世间。你受人好处，甘心与人为奴，忘了以前说的大话。巴结峨眉派，与天灵道友为难，已经算是寡廉鲜耻的了。玄真子因妖狐有救徒之恩，护庇她情有可原；你与妖狐并不沾亲带故，却要你来捧甚臭腿？又不敢公然和我敌对，却用妖法挟制我的门下；乘我未来，偷偷坏我的移形禁制大法。今日如不说出理来，叫你难逃公道！”

乙休闻言，也不着恼，反笑嘻嘻地答道：“我老驼生平没求过人，人也

请我不动。

闲来无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这披毛带角的玩意，不通人情，也不细打听，就张嘴胡说。天狐与我虽无瓜葛，她却是我小友诸葛警我的恩人，我记名徒弟司徒平的岳母。

爱屋及乌，我怎不该管这场闲事？你既和她有仇，我问问你：天狐自从兵解，这些年来元神隐藏东海岩洞，托庇三仙道友宇下，日受风雷磨炼，你因惧怕三仙道友厉害，不敢前来侵犯，却趁三仙道友奉敕闭洞，不能分身之际，乘人于危；来又不和人家明刀明枪，而是鬼头鬼脑。自己已经不是人类，还专收一些山精海怪，畜生鬼魔，打发它们出来献丑。用邪法暗中污了人家封洞风雷，从海底钻透地层，打算移形禁制，连此岛一齐毁灭。

不曾想你那两个孽徒偏不争气，事还未办完，好端端觊觎老蚌明珠，兴风作浪，巧取强夺。我只一举手，便破了你的奸谋。你看你那两个孽徒：一个被我乌龙剪制住，还在挣扎；一个口口声声说你心肠歹毒，事败回去，定难活命，哀求归降。你除了惯于倚强凌弱，欺软怕硬，还有什么面目在此逞能？”那怪人闻言大怒道：“无知驼鬼，休以口舌巧辩！以前妖狐兵解，藏匿此间，我因彼时除她，虽只是一弹指之劳，一则显我落井下石乘人于危；二则妖狐所作淫孽太多，就此使她形神消灭，未免便宜了她，特意容她苟延残喘。她以为悔过心诚，又有三仙护庇，从此潜心苦修，更可希冀幸脱天灾，超成正果。我却乘她苦练多年，志得意满之时，前来报仇除害。也是因山中有事，一时疏忽，晚来了一步，被你这驼鬼偷偷破了我的大法。我门人弟子甚多，这两个畜生背师胡为，被人乘隙而入，咎由自取，既落你手，凭你杀害。那妖狐断不容她再行脱劫，蛊惑世人，祸害无穷。如不将她化魄扬尘，此恨难消！你既甘为妖狐爪牙，有本领只管施为便了。”

紫玲、寒萼、司徒平三人已从那怪人生相看出是那翼道人耿鲲。先时原有些畏惧，后来听他口口声声左妖狐，右妖狐地辱骂不休，不禁怒从心起，尤其是紫玲姊妹更是愤不两立。也是耿鲲自恃太高，轻敌过甚，心目中除对神驼乙休还有一二分顾忌外，对于乙休身侧立的几个不知名的男女，哪里放在眼下，只顾说得高兴。还要往下说时，紫玲姊妹早已孝思激动，气得连命都不要，哪里还顾什么利害轻重。悄悄互相扯了一下，也不说话，各自先将飞剑放出手去。耿鲲一见，微微笑道：“微末伎俩，也敢来此卖弄！”肩上两翅微展，从翅尖上早射出两道赤红如火的光华，将二人飞剑敌住，只一照面，紫玲姊妹便觉敌人光华势盛，压迫不支。司徒平见势不佳，也将飞剑放出应援。乙休笑道：“我不像你们喜欢众打一，既要上前，何不用你的乌龙剪？”司徒平闻言，将手一招，那乌龙剪果从地面妖物身上飞回。这时敌人肩上又飞起一道光华敌住乌龙剪。三人飞剑，眼看不支。耿鲲仍若无其事一般，并指着乙休道：“你既不愿现在动手，且等我除了这几个小业障，还你一个榜样，再和你分个强存弱亡。”耿鲲以为自己玄功变化，法力高强，连正眼也不朝三人看一看。正朝着乙休夸口之际，旁边郑八姑、诸葛警我二人知道乙休脾气古怪，未必此时相助。紫玲等剑光相形见绌，恐有疏虞，一声招呼，一个将剑光放出，一个将雪魂珠飞起。耿鲲先见诸葛警我剑光不似寻常之辈，虽然有些惊异，还未放在心上。刚又放出一道剑光，忽见一团银光飞来，寒光荧流，皓月无辉，所有空中几道光华俱觉大减，知是仙家异宝，不由心里一慌。正要行法抵御，谁知紫玲姊妹明知剑光不敌，还有别的计算，一见雪魂珠出手，银光强烈，阵上敌我光华俱都减色，越发合了心意，忙趁敌人疏

神之际，暗中默运玄功，将白眉针直朝敌人要害接连打去。

耿鲲识得雪魂珠厉害，忙将双翼一舒，翅尖上发出数十道红光，敌住雪魂珠。拉着便想展翼升空，另用玄功变化，伤害众人。就在这一时忙乱之中，忽见有十余条线细如游丝的银白光华往身上飞来。因那雪魂珠银光强烈，宛如一轮白日辉照中天，曜隐星匿，双方飞剑光芒尽为所掩。耿鲲虽是修道多年，一双慧目明烛纤微，竟没有看清敌人何时发出白眉针，直到近前，才得警觉。猛想起天狐白眉针厉害非常，自己因为想报当年仇恨，还炼就一样破她的法宝。闻得她所生二女现在峨眉门下，曾用此针伤过好几个异派能手，怎地一时大意，忘了此宝？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危机紧迫之中，一任耿鲲玄思电转，万分机警，纵有法宝道术，也来不及使用施为。略一迟疑，眼看针光快要到达身上，知道此针能随使用人的心意追逐敌人，除了事前早有防备，一被针光照住，想要完全避免，断乎不能。只能将身一侧，先避开几处要害，不但不躲，拼着两翼受伤，急忙迎上前去。那十几道银丝打在翼上，登时觉着好些处酸麻。惟恐顺着血流攻心，忙运玄功，暗提真气，将全身穴道一齐封闭。身受暗伤，急须设法将针取出，以免两翼为针所毁。再加神驼乙休这个强敌还未交手，雪魂珠又非寻常法宝，同时司徒平的乌龙剪又如两条神龙交尾而至，其势难以恋战。起初只说乙休难斗，谁知反败在几个无名小辈手里，阴沟里翻船，好不痛恨懊悔！咬牙切齿长啸一声，借遁光破空而去。八姑连忙唤住众人，各收飞剑法宝，侍立神驼乙休面前，听候吩咐。那初被乙休夹上岸来的一个怪物，乃是鱼首人身，肋生四翼，两脚连而不分，与鱼尾微微相似，却生着两只长爪。它已在司徒平收回乌龙剪时，身首异处了。

神驼乙休见翼道人耿鲲受了重伤，狼狈逃走，不禁哈哈大笑。对众人道：“我自在紫玲谷气走天矮子后，被凌花子硬拖到青螺峪去住了两天，又回去办了一点小事。知道天狐怨家甚多，魔劫太重。她以前虽有过恶，也还有许多善处。自经极乐真人与三仙道友点化，兵解以后，潜心忏悔，改邪归正，仍还脱不了天劫这一关，已堪怜悯。何况寻她晦气的又都是些邪魔外道，除老耿略好些外，余下平日为恶，更比天狐还胜百倍，偏要来此趁火打劫，委实令人不平。再加三仙道友、诸葛小友与我这记名徒弟的情面，我又最爱打抱不平，前日便到了此地，已经迎头将许多邪魔骗走诛戮。那耿鲲好不歹毒，他与天狐有仇，却想连此岛一齐毁灭。他因自己是乃母受大鸟之精而生，介于人禽之间，平日不收人类，专一取一些是人非人的东西做徒弟，打算别创一派。偏又疑忌太多，心肠狠毒，恐这些东西学成本领，出来闯祸，丢他的脸，教规定得极严，错一点便遭惨死。

可是他的门下，除了本来炼就的功行外，得他真传的极少。除非有事派遗，才当时交付法宝，传些法术。他曾从南海眼金阙洞底得了量尤氏遗留下来的一部《三盘经》。除本来炼就玄功外，所炼法术法宝，俱是污秽狠毒。虽然他也不多生事，无故不去欺凌异己。

每次派出来的徒弟，除临行传授一些应用法术外，必有他的一两样护身法宝和一根鸟羽。

外人见了那鸟羽，一则因他难惹，二则所行之事又非极恶大过，多不愿与他结怨。因此成道以来，不曾遇过敌手，目空一世。不想今番却败在你们几个人手上。他与北海陷空老祖颇有交情，必到那里将针取出。但盼他二次赶来，有我与三仙道友在场，办个了结。

否则仇怨更深，你们从此多事，防不胜防了。

“他这次派出来的两个徒弟，死的一个是蛟人一类，专在海中吐丝，网杀生灵。自被他收服，仍改不了旧恶。他对别的门徒最严，惟独这东西因有许多用处，道行也最高些，特予优容，时常派遣出外。另一个是人鱼与旱獭交合而生，名为獭人。除四爪外，胸生独手，能钻入海底，穿行地面，比较不甚作恶。耿鯤也是一时疏忽，只知道此地有风雷封锁，三仙道友奉敕闭洞，至多派两个门下相助防守，不在他的心上，又贪图和他新娶妻子乌女儿苏南怡厮守。便派两个怪物徒弟到此布置，由獭人从海底偷偷钻入阵地，再由那蛟人先用雌霓淫精破了风雷。照他所传法术，用海沙筑成一所小岛崖洞，与这里地形无二，外用吐出蛟丝包好。静等天狐快要出洞应劫之时，耿鯤赶来，施展那移形禁制之法，只一举手间，将那小山毁去，所有此岛山林生物，还未等天劫到临，便一齐化为灰烬，沉沦海底。这两个怪物俱甚狡猾，事一办完，仍由原路钻回海底潜藏，一丝形迹不露。你们只注意阵外，哪里观察得出？即使被雪魂珠光华照见，你们还未动手，两个怪物在海底先有惊觉，立时施展禁制之法，此岛仍是毁灭，你们依然不知。

“我知道如不先将此两怪擒获，事甚可危。能在事前将他禁法破去，耿鯤赶来，也无法照那般的狠毒布置了。正想深入海底搜寻，合该我省事。两怪在水中静极思动，恰赶上一个从别处游来的千年老蚌乘月吐辉，吸采大阴精气，被两怪看见，起了贪心，从海面现身赶来，想夺老蚌那粒明珠。被我双双拦住，先夺了蛟人胸藏的禁制之符，从从容容将它夹上岸来，耿鯤原本要到明日辰巳之交才到，偏那蛟人最是刁狡，以为我惧怕耿鯤，竟乘我转身之时，吐火将耿鯤给的鸟羽点燃。那鸟羽原从耿鯤两翼脱卸，这里一烧，那里便得了警兆，还未容我将那小山驱入海中销毁，耿鯤已得信追来。那座小山若被他放出来的火星打中，此岛便会震裂下沉。还算我早有防备，一面用全神护着小山，一面和他抵敌，用缩地法将小山驱入海心深处，还隔断了他的生克妙用，才借他禁符将山毁去。你们但看适才破法时声势，便知厉害。起初本不愿伤他徒弟性命，只想臊臊耿鯤的脸，警戒他以后不要目中无人，使其知难而退。后来见你们动了手，仇怨已深；那蛟人又是恶贯满盈，仗它师父来到，以为我必投鼠忌器，竟敢在乌龙剪夹困下，暗放毒丝出来害人，我才将它杀死，倒是那獭人自一见面，就口口声声哀告，准它归降，永远为我服役，以贷一死。我平素不喜收徒弟，留它看洞，也还不错。”

说时那人首鼉身的怪物早从乙休身后爬到前边，跪在地上。一听乙休答应收它，不住欢跃鸣啸。乙休又道：“我虽收它，留此无用，待我行法将它送回山去。天已快亮，该作御劫准备了。”说罢，在那獭人身上画了一道灵符，口诵真言，将手一指，一团红光飞起。那獭人将头在地连叩数下，长啸一声，化成一溜火星，被红光托住，离地破空而去。

第一三四回

敌众火雷风以抗天灾 返照空明 凡贪滇痴爱恶欲 皆集灭道历诸厄
苦难而御魔劫 勤宣宝相 无眼耳鼻舌身意 还自在观

话说乙休送走懒人，率领众人来到宝相夫人所居岩洞前边，说道：“可惜这里风雷已为妖法所破，先时所打主意大半无用。所幸玄真子道友在地下所埋藏的五火神雷因为藏在葫芦以内，又有玄门妙用，未为妖法所毁。此宝颇有用处，但是你们都动它不得，少时由我代为取出，由诸葛警我持在手内备用便了。现在一交午时，天劫便临。也是天狐魔劫太重，优昙大师、玄真子虽然默算玄机，事前慎加防卫，仍不免稍有出入，稍一疏忽，定成大错。还算我在事先赶来，所有来犯的邪魔外道，俱被我驱除殆尽，只剩耿鯤一个，少却你们许多顾虑。只要等到三仙道友出洞，便可将天劫躲过。我不久也有此一关，不能过抗造化之力，以干天忌，天狐一出洞，便须避开。到时可仍参照玄真子道友预示，由我按天地阴阳消长之机，用玄门遁法布下一阵，倒转生门，直通岩洞门户。

由司徒平坐镇在死门位上，运用峨眉传授，澄虑息机，心与天会，把一切祸福生死置之度外。我再传你一道保身神符。专等秦氏二女从生门口上将她母亲婴儿护送入阵，便接过来紧抱怀中，急速用本身三昧真火，连带来诸符焚化。你三人天门自开，元神出现，借神符妙用，护住全身。

“午时天劫来到，初至时必是乾天纯阳之火。这火不比平常。非寻常法宝所能抵御。

全仗你三人诚心坚忍，甘耐百苦，将本身元神与它拼持。那火专一消灭道家成形婴儿，自然感应而来，对常人反难伤害，此中含有阴阳消长不泄之机。你三人中如有一个禁受不住苦痛，就会全功尽弃。等到这火过后，便是粪地风雷，其力足以销毁万物，击灭众类，已非道家法术所炼者可比，你们所有飞剑法宝全无用处。届时可由诸葛警我将玄真子道友葫芦中炼藏的五火神雷放将出去，以诸天真火制诸天真火，使其相撞，同归于尽。

雷火既消，罡气势减，八姑的雪魂珠乃在此时运用。巽地风雷过去，未一关最是厉害。

这东西名为天魔，并无真质，乃修道人第一克星。对左道旁门中人与异类成道者更为狠毒。来不知其所自来，去不知其所自去，象由心生，境随念灭，现诸恐怖，瞬息万变。

稍一着相，便生祸灾，备具万恶，而难寻迹。比那前两道关，厉害何止十倍！除了心灵湛明，神与天会，静候三仙道友出洞，用他们所炼无形法宝，仗着无量法力，硬与天争，将它或收或散，才能过此一关外，无别的方法抵御。耿鯤纵然厉害，在这三重天劫到临之时，也不敢轻易涉险。此次再来，不是前期阻挠，便是事后寻仇。他如先来，有我在此；后来时，三仙道友业已出洞。纵还有别的邪魔来犯，也无足虑，你们只管谨慎行事便了。”

秦氏二女和司徒平闻言，早一同拜伏在地。乙休吩咐已毕，便行法布置起来。一面又将阵中机密收用之法，生死两门用途，如何将死户倒转生门，生门变成死户，怎样置之死地以求生，一一详为解说，传与司徒平牢牢紧记。等到行法完比，业已已初时分。

司徒平忙往阵中死门地位上澄息静念，盘膝坐定，先将玄功运转，以待宝相夫人入阵。

诸葛警我仍去钓鳌矶上了望。紫玲姊妹分立岩洞左右，先将剑光飞起，一持弥尘幡，一持彩霓链，静待接引。八姑暗持雪魂珠，飞身空中戒备。到了巳未午初，正喜并无仇敌侵扰，忽见乙休飞向钓鳌矶上，与诸葛警我说了几句话，一片红光闪过，升空而去。乙休一走，宝相夫人就要出来，大劫当

前，阵内外夫妻姊妹三人，俱各谨慎从事，越加不敢丝毫松懈。待有半盏茶时，忽听岩洞以上哗的一响，一团紫气拥护着一个尺许高的婴儿，周身俱有白色轻烟围绕，只露出头足在外，仿佛身上蒙了一层轻绢雾縠。离头七八尺高下，悬着碧荧荧一点豆大光华，晶光射目。初时飞行甚缓。一照面，紫玲姊妹早认出是宝相夫人劫后重生的元神和真体，不禁悲喜交集，口中齐声喊得一声：“娘！”早一同飞迎上去接住。紫玲一展弥尘幡，化成一幢彩云，拥护着往阵内飞去。司徒平在死门上老远望见，忙照乙休真传，将阵法倒转。一眨眼彩云飞至，因为时机紧迫，大家都顾不得说话。紫玲一到，一面收幡，口中喊道：“平哥看仔细，母亲来了！”说罢，便将宝相夫人炼成的婴儿捧送过去。司徒平连忙伸手接住，紧抱怀内。正待调息静虑，运用玄功，忽听怀中婴儿小声说道：“司徒贤婿，快快将口张开，容我元神进去，迟便无及了。”声极柔细，三人听得清清楚楚。司徒平刚将口一张，那团碧光倏地从婴儿顶上飞起，往口内投去。当时只觉口里微微一凉，别无感应。百忙中再看怀中婴儿，手足交盘，二目紧闭，如入定一般。时辰已至，情势愈急，紫玲姊妹连忙左右分列，三人一齐盘膝坐定，运起功来。

当婴儿出洞之时，便听见西北天空中隐隐似有破空裂云的怪声，隆隆微响。及至婴儿入阵，司徒平吞了定相夫人那粒元丹，用本身三昧真火焚了灵符。一切均已就绪，渐渐听得怪声由远而近，由小而大。那钓鳌矶上诸葛警我与空中巡游的郑八姑俱早听到。

先时用尽目力，并看不见远处天空有何痕迹。过了一会，回望阵中死门地位上，已不见三人形体，只见一团紫霞中，隐隐有三团星光光芒闪烁，中间一个光华尤盛。知道三人借灵符妙用，天门已开，元神出现，时光即交正午。诸葛警我还不妨事，八姑究是旁门出身，未免也有些胆怯。天劫将到，耿鯤未来，料无别的外魔来侵，无须再为巡游，便也将身往钓鳌矶上飞去。准备第二次巽地风雷到来，再会合诸葛警我，一用玄真子的五火神雷，一用雪魂珠，上前抵御。八姑刚飞到钓鳌矶上，便听诸葛警我“咦”了一声，回首一看，西北角上天空有一团红影移动。

这时方交正午，烈日当空，晴天一碧。那团红影较火还赤，看上去分外显得清明。

初见时只有茶杯大小，一会便如斗大，夹着呼呼隆隆风雷之声，星飞电驶而来，转眼到了阵的上空。光的范围，大约亩许；中心实质不到一丈，通红透明，光彩耀眼。眼看快要落到阵上，离地七八丈高下，忽见阵里冒出无数股彩烟，将那团火光挡住，相持起来。

那团火光便仿佛晓日初出扶桑，海波幻影，无数金光跳动，时上时下，在阵地上空往来飞舞，光华出没彩烟之中，幻起千万层云霞丽影，五光十色，甚是美观。火光每起落一次，那彩烟便消灭一层。诸葛警我与郑八姑看出那彩烟虽是乙休阵法妙用，但至多不过延宕一些时间。果然那火光越来越盛，紧紧下逼阵中彩烟，逐渐随着火光照处，化成零丝断紈，在日光底下随风消散。顷刻之间，火光已飞离死门阵地上空不远，忽然光华大盛，阵中残余彩烟全都消散。砰的一声大震，那团火光倏地中心爆散开来，化成千百个碗大火球，陨星坠雨一般，直往阵中三人坐处飞去。到离三人头顶丈许，那三颗青星连那一团紫气，便飞上去将那火光托住。两下里光华强弱不一，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相持有个把时辰，不分高下。八姑以前有过经验，先时甚代三人担心悬念。及见这般光景，知道那乾天真火乃是一团纯阳至刚之气，来

势异常猛烈，先被乙休布下仙阵，借用地底纯阴之气抵挡了一阵，已缓减了不少威势。难得阵中三人俱能同心如一，将死生置之度外，坚毅能忍，拼受熏灼，居然将它敌住。只须挨过未正，头一难关便逃脱了。

八姑正在惊叹心服之际，那一丛火光忽然大减，同时那三颗青星除当中一粒光华更强盛外，其余二颗都渐晦暗。方暗道一声：“不好！”当中那颗青星忽先往下一落，然后朝上冲起，直往火丛中一团较大的主光撞去。才一碰上，那团主光便似石火星飞，电光雨逝，立刻消散。主光一灭，所有空中千百团成群火光，像将灭的油灯一般，一亮一闪，即时化为乌有，八姑、诸葛警我知那团主光乃是五火之原，因灵感应，疾如电飞，瞬息万里。一见被司徒平的元神撞碎，便知大功将成。不料余火消灭得这么神速，说灭便灭了，无形迹可寻，不由喜出望外。再往阵中一望，阵法已是早被乾天真火破去。三颗青星，有一颗已离开紫气围拥，像人工制成的天灯，悬在空中，浮沉不定，并无主宰。

料是受创已深，元神无力归窍。且喜第二关风雷之劫，要交申时才到，还有半个时辰空闲，连忙飞身过去救援。飞临切近，各念归魂咒语，将雪魂珠取出，放出一片银光，罩向那最高一颗青星上面，缓缓压了下去，到离司徒平头顶不远才止。再一细看，紫气围绕中的三人，一个个闭目咬牙，面如金纸，浑身汗湿淋漓，盘膝坐在当地。因四围俱有紫气围绕，恐有妨害，不便近身。

正要商量离开，忽听司徒平怀中的婴儿开目细声说道：“二位道友，借此宝珠之力，便可近前。他三人因救难女，已被乾天真火所伤。难女元丹原附在小婿身上，适才因见势万分危急，冒着百险，上去助他一拼，侥幸逃脱此劫，力竟神疲，几乎不能归窍。多蒙道友珠光一照，立时清醒。如今小婿虽然不致有害，两个小女已是不可支持，虽不送命，还有两重劫难以抵御。望乞二位道友救他们一救，将此宝珠，向他们三人命门前后心滚上一遍，再请诸葛道友将令师预赐的灵丹给他们每人一粒便无害了。”二人闻言，便由八姑持珠，诸葛警我紧随身后，一同上前。果然雪魂珠光华照处，紫气分而复合。

到了三人面前，八姑先用手向紫玲身上一摸，竟是火一般烫。将雪魂珠持在手内，在紫玲身上滚转了两周，立时热散，脸色逐渐还原。诸葛警我也将玄真子预给的灵丹，塞了一粒在她口内。然后再按同样方法救寒萼与司徒平。等了一会，直到三人一齐复原，头上元神依旧光明活泼，才行离去，一同往钓鳌矶上飞行。

诸葛警我道：“这乾天纯阳真火，只听师长说过，不想有这般厉害！如无道友的雪魂珠，三位道友不死也重伤了。”八姑道：“昔年随侍先师，曾经身遇其难。那火所烧之处，不但生物全灭，连那地方的岩谷洞壑，沙石泥土，皆化为灰烬，全都不显一丝焦之痕。此时晴日无风，我们又是离地飞行，虽然附近树木也有无故脱落的，看去还不甚显。少时，巽地风雷一到，便看出那火的厉害了。这次若非宝相夫人多年苦炼，道力精深，适才冒险与司徒道友元神合而为一，指引他去撞散原火，主光如在，余火随散随生，消而又长，秦家姊妹中，紫玲尚可支持，寒萼最是可危。她的元神一受重伤，连带其余二人，不但宝相夫人遭劫，此后他姊妹夫妻三人，重则丧失灵性，不能修真；轻则身受火伤，调治当须时日。这次居然脱过，岂非万幸？”诸葛警我虽然在小辈同门中功行比较深造，到底没有八姑经历丰富，见闻广博。他

闻言往四外一看，远近林木山石仍然如旧，树叶仍是青葱葱的，并无异状。虽觉她言之稍过，也未再问。到了矾头上面，因第二关有用着自己之处，先将五雷真火葫芦从身后摘下，持在手内，静候申时风雷一到，便即迎上前去下手。先时乾天纯阳之火来自西北，此时巽地风雷却该来自东南。那钓鳌矾恰好坐西南朝东北，与三人存身的阵地遥遥相对，看得一清二楚。二人便站向东南方，一同注视。

这时离申初不远。神驼乙休阵法已破，除了死门上三人仗着护身紫气，盘膝坐定在那一片平石上面，以及钓鳌矾上八姑、警我二人遥为防守外，藩篱尽撤。诸葛警我方在和八姑笑说：“翼道人耿鲲幸是先来，受了重伤而去，若在此时来犯，岂非大害？”一言未了，忽然狂风骤起，走石飞沙。风头才到，挨着适才天火飞扬之处的一片青葱林木，全都纷纷摧断散裂，仿佛浮沙薄雪堆聚之物，一遇风日，便成摧枯拉朽，自然瘫散一般，声势甚是骇人。诸葛警我疑是风雷将至，忙作准备。八姑先运慧目四外一看，说道：“道友且慢。此风虽也从东南吹来，不特风势并不甚烈，又无雷声，而且远处妖云弥漫。

那些林木裂散并非风力，乃是适才乾天之火所毁。一切生物已经全灭，因为先前微风都无，所以尚存一些浮形，遇风即散，并无奇异。现距申时还有刻许，只恐别的异派邪魔乘隙来犯，请道友仍在此矾上防守，以御雷火。贫道此来，未出什力，且去少效微劳，给来犯邪魔一个厉害。”说罢，便往三人坐处飞去。诸葛警我眼见八姑飞离三人里许之遥，将手一扬，一道青烟过去，司徒平等三人连那紫气青星，全都不见。只剩八姑一人跌坐地上，手足并用，画了几下。知她是用魔教中匿形藏真之法，将三人隐去。

八姑布置刚完，风势愈大，浮云蔽日，烟霞中飞来了许多奇形怪状的鬼怪夜叉，个个狰狞凶恶，口喷黑烟。为首是一个赤面长须、满身黑气围绕的妖道。左手持着一面白麻长幡，长约两丈，右手拿着一柄长剑，剑尖上发出无数三棱火星。到时好似并未看见八姑在彼，领着许多鬼怪夜叉，一窝蜂似地直往宝相夫人以前所居的岩沿中飞去。诸葛警我先见来势凶恶，也甚注意，准备上前相助。一见这般形状，敌我胜负已分。眼看那妖道同那一群鬼怪夜叉烟尘滚滚，刚刚飞入岩洞，便见八姑将手一指，口中长啸两声，那般高大的危岩，倏地像雪山溶化一般塌陷下去，碎石如粉，激起千百丈高，满空飞洒。

满空中隐隐听得鬼声啾啾，甚是杂乱。过了一会，才见那妖道带领那一群鬼怪夜叉，从千丈沙尘中冲逃出来，头脸尽是飞沙，神态甚为狼狈。八姑早长啸一声，迎了上去。妖道这才看清敌人，不由大怒，一摆手中长幡，幡上黑烟如带，抛起数十百根，连同那些鬼怪夜叉，一起向八姑包围上去。八姑骂道：“不知进退死活的妖道！连这点障眼法儿都看不透。我仅略施小技，便将你这群妖孽差点没有活埋在浮沙底下，怎还配觊觎宝相夫人的元丹？你吃了苦头，可还认得当年的女殃神郑八姑么？”说时，将手一扬，先飞起一道青光，将那些黑烟鬼魅逼住，不得前进。

八姑先时无声无息，坐在地上，生得矮瘦，形如骷髅，又穿着一身黑色道服，远望与一株矮的树桩相似。而妖道又是受了别个妖人利用，初来冒险，志在一到便抢宝相夫人的元丹遁走，所以没有在意。入洞便被八姑使了禁制，一座已被真火烧成石粉的灰山平压下去，怕没有几千百万斤重量，一任妖道妖法厉害，一时也难以逃出。何况周身俱被灰尘掩埋，五官失灵，上

面又有那般重的压力压下，无论仙凡，也难承受。还算那妖道本领并非寻常，所带鬼怪夜叉又是有形无质，一见脚下发软，知道越避越险，口诵护身神咒，用尽妖法抗拒，往上硬冲，费了无穷气力，吃了许多苦头，才行逃出。一见八姑高喝，迎面飞来，知是宝相夫人请来帮手。刚在行使妖法抵敌，一听来人自报姓名是女殃神郑八姑，正是昔年的对头冤家，越发又愧又怒，又惊又恨。仇人对面，无可逃避，只得破口大骂道：“你这贼泼贱！原是一样出身旁门，却偏与旁门作对。想当初我师父向你提亲，原是好意，你却恋着昆仑钟贼道，执意不肯，以致引起许多仇怨。后来你师父遭了天劫，九剑困方岩，神火炼冷焰，将你与玉罗刹等一干泼贱困住，偏又被你两个逃脱。她认贼作父，早晚难逃公道；你也未嫁成那钟贼道。这些年来，听说你独自逃往雪山潜伏，走火入魔，不死不活地苦苦挨。不知又被那个贼党救将出来，与自家人作对。天狐不在，定然被你弄死，捡了便宜。趁早将那元丹献出，免得死无葬身之地！”言还未了，八姑虽是近多年道心平静，也禁不住他任意诬蔑，勃然大怒道：“无知业障！”

有什么法力？无非仗着你那孽师一灯老鬼的势力，到处为恶，欺压良善。今日犯在我的手里，如和前次一般，放你生还，休要梦想！我且先不杀你，让你先尝尝活埋的滋味，再伏天诛。”说罢，将手一指。妖道忽觉脚下一软，知道不妙，方要腾空飞起，猛见头上灰蒙蒙一片压将下来。待使循法逃避时，已被八姑早在暗中行法困住，地下似有绝大力量吸引，头上又有数千百万斤东西压下，身不由己，连人带那些鬼怪夜叉，全都陷入地内。这次更不比刚才，八姑存心与他为难，用魔教中最狠毒的禁法，暂时也不伤他性命，只教他在地下无量灰沙中左冲右突，上下两难。

八姑将妖道困住，一望日影，已入申初。暗恨妖道言行可恶，把心一狠，收转适才剑光，飞回钓鳌矶上。诸葛警我连赞八姑妙法，顷刻除了妖道。八姑道：“那妖道是已伏天诛的一灯上人门徒。虽然无恶不作，也非弱者，更炼就许多成形魔鬼，遇到危险，可以随便择一替身逃遁。名叫风梧，人称百魔道长。论贫道本领，只能将他赶走，要想除他，却是万难。也是这厮恶贯满盈。他未来前，岩洞附近一片山地，尽被纯阳真火化炼成了朽灰，只是暂时表面还看不出，再被我一用禁法，更难辨认，先使他到洞底吃了一番苦头。因为自己弃邪归正，不由生了与人为善之心。谁知这厮怙恶不悛，才将禁法发动，虽不比耿鲲能够移形禁制，借物毁形，却能借着这现成的浮沙，将他陷入地内。

上面又一并将那座毁崖朽灰移来，与他压上。他纵然精通法术，可以脱身，也须挣扎些时。这种恶道留在世上，终究为害。不如趁此极巧机会，将他除去，连手下鬼怪夜叉一网打尽，岂不是好？如今时辰已到，少时巽地风雷便到，等道友发动五火神雷以前，算准时分，将禁法一撤，恰好降下神雷，这群妖道魔鬼不愁不化为灰烟了。”

正说之间，诸葛警我一眼瞥见东南角上有一片黑云，疾如奔马，云影中见有数十道细如游丝的金光，乱闪乱窜，忙喊八姑仔细。一面举着手中葫芦，口诵真言，准备下手。

八姑知那风雷来势甚快，耳听云中轰轰发动之声，越来越响。不俟近前，便将手朝下一指，连禁法与阵中三人隐身匿形之法一齐撤去。这时妖道陷身之处，已成一片灰海烟山，尘雾飞扬，直升天半。那妖道在灰尘掩埋中，领了那一群鬼魔冲将上来，恰巧巽地罡风疾雷同时飞到，一过妖道头上，便

要朝司徒平等三人打去，轰轰隆隆之声，惊天动地。

雷后狂飙，已吹得海水高涌，波涛怒啸，渐渐由远而近。诸葛警我早已准备，用手一指，一道金光将那葫芦托住，直向那团飞云撞去，一面忙将金光招了回来。耳听砰的一声，二雷相遇，成团雷火四散飞射。那妖道未离土前，还在想寻仇对敌，一眼看到前面三颗青星，贪心又起。未及上前，猛见头上一朵浓云，金蛇乱窜，飞驶而至，大惊失色。方要逃避，业已雷声大震。这一震之威，休说雷火下面的妖道与鬼怪夜叉之类要化为飞烟四散，连诸葛警我与郑八姑，俱觉耳鸣心怖，头昏目眩。那海上许多大小鱼介，被这一震震得身裂体散，成丈成尺成寸的鱼尸，随着海波满空飞舞。若换常人，怕不成为齏粉。

迅雷甫过，罡风又来。乙休还说神雷既破，风势必减，已吹得海水横飞，山石崩裂，树折木断，尘覆障目了。八姑见罡风的翼略扫矶头，矶身便觉摇晃，似要随风吹去。哪敢怠慢，忙将雪魂珠放出手去。然后飞身上空，身与珠合，化成亩许大一团光华，罩在司徒平等三人头上。这万年冰雪凝成的至宝，果然神妙非常，那么大风力竟然不能摇动分毫。风被珠光一阻，越发怒啸施威，而且围着不去，似旋风般团团飞转起来。转来转去，变成数十根风柱，所有附近数十里内的灰沙林木，全被吸起。一根根高约百丈，粗有数亩，直向银光撞来。一撞上只听轰隆一声大震，化作怒啸，悲喧而散。

诸葛警我在矶头上当风而立，耳中只听一片山岳崩颓，澎湃呼号之声，骇目惊神，难以形容。相待约有个把时辰，银光四围的风柱散而复合，越聚越多，根根灰色，飘轮电转。倏地千百根飞柱好似蓄怒发威，同时往那团亩许大小的银光拥撞上去。光小，风柱太多，互相拥挤排荡，反不得前，发出一种极大极难听的悲啸之声，震耳欲聋。风势正苦不前，那团银光忽然胀大约有十倍。那风似有知觉，疾若电飞，齐往中心撞去。谁知银光收得更快，并且比前愈小，大只丈许。这千百根风柱上得太猛，伺时挤住不动，几乎合成了一根，只听摩擦之声，轧轧不已。正在这时，银光突又强盛胀大起来，那风被这绝大胀力一震，叭的一声，紧接着嘘嘘连响，所有风柱全都爆裂，化成缕缕轻烟四散。不一会，便风止云开，清光大来，一轮斜日，遥浮于海际波心，红若朱轮。碧涛茫茫，与天半余霞交相辉映，青丽壮阔，无与伦比。如非见了高崖地陷沙沉，断木乱积，海岸边鱼尸介壳狼藉纵横，几疑置身梦境，哪想到会有适才这种风雷巨变？那空中银光，早随了郑八姑飞上矶来。八姑已是累得力尽精疲，喘息不已了。

这第三次天魔之灾，应在当晚子夜。除了当事的人冥心静虑，神与天合，无法抵御。

八姑与诸葛警我二人自是爱莫能助，除了防范别的邪魔而外，惟盼三仙早时开洞出临而已。

且说苦孩儿司徒平与秦紫玲姊妹护着宝相夫人法体元神，抵御乾天真火之灾，身体元神俱被真火侵灼，痛楚非凡，元神受损，几乎不能归窍。多亏女殃神郑八姑的雪魂珠与诸葛警我给服的三仙灵丹，总算躲过这第一关重劫。元气还未十分康复，又遇邪魔来侵，虽然仗有八姑抵挡，未被妖人侵害。同时巽地风雷又复降临，远远便听见雷霆巨响，震动天地，狂飙怒号，吹山欲倒。那被第一次天火烧过的岩石林木，早已变成了劫灰。

风雷还未到达，便受了侵袭，成排古木森林和那附近高山峻岭，全都像浪中雪崩一般，向面前倒坍下来。休说司徒平夫妻三人见了这般骇人声势

会惊心动魄，就连宝相夫人早参玄悟，劫后重生，备历艰苦磨炼，深明造化消长之机的人，也觉天威不测，危机顷刻。

一有不慎，不特自己身体元神化为齑粉，连爱婿爱女也难保不受重伤。四人俱在强自镇定，拼死应变之际，诸葛警我首先用玄真子的五火神雷与来的天雷相挡，虽然以暴制暴，使仙家妙用与诸天真阳之火同归于尽，那一震之威，也震得海沸鱼飞，山崩地陷。何况雷声甫息，狂飙又来，势如万马奔腾之中，杂以万千凄厉尖锐的鬼怪悲啸。眼看袭到面前，忽见雷火余烬中飞起一团银光，照得大地通明，与万千风柱相搏相撞，挤轧跳荡。

经有半个时辰，竟为银光所破，化成无量数灰黄风丝，四外飞散，那银光也往钓鳌矶上飞去，知是八姑的雪魂珠妙用。这第二关风雷之灾，虽比乾天真火厉害得多，仅只受一番虚惊，平安度过，好不暗中各自庆幸。三劫已去其二，只须挨过天魔之劫，便算大功告成。因为前两关刚过，最后一关阴柔而险毒异常，心神稍一收摄不住，便被邪侵魔害，越发不敢大意，谨慎静候。这时，崖前一片山地，连受真火风雷重劫，除了司徒平四人存身的所在约周围二三亩方圆，因有紫气罩护，巍然独峙外，其他俱已陷成沙海巨坑，月光之下，又是一番凄惨荒凉境界。

到了戊末亥初，司徒平与紫玲、寒萼姊妹二人，已在潜心运气，静候天魔降临。忽听怀中宝相夫人道：“此时距劫数到来还有个把时辰。适才默算天机，知道末一关更是难过，如今虽说三灾已去其二，犹未可以乐观。想是我前生孽重，忏悔无功，虽有诸位仙长助力，未必便能躲免。先因急于抗抵大劫，未得与贤婿夫妻深谈。惟恐遭劫以后，便成永诀，意欲趁此危难中片刻之暇，与贤婿夫妻三人略谈此后如何修为，以免误入歧途，早参正果。如今祸变随时可发，你三人天门已开，元神在外，无须答言。只于警戒之中，略分神思，听我一人说话便了。我的前因后果，你夫妻三人早已深悉。大女紫玲，一心向上，竟能超脱情节，力求正果，她的前途无甚差误，我甚放心。贤婿原非峨眉门下上乘之士，将来难免兵解成道，所幸仙缘遇合，得蒙神驼乙真人另眼相看，收为记名弟子。他如躲过末劫，贤婿虽仍在峨眉门下，也可借他绝大法力，免去兵解之危，成为散仙一流。只次女寒萼，秉我遗性，魔劫重重，日前一念贪嗔，失去元阴。虽然与贤婿姻缘前定，无可避免，究还是资禀不良所致。尚幸未曾污及凝碧仙府；又与贤婿已有夫妻名分，曾由玄真子与优昙大师作主，不算触犯教规。三仙道友更因三次峨眉斗剑，群仙大劫，实由万妙仙姑许飞娘一人而起，除这罪魁元恶，须在你姊妹二人身上。对于次女，只要不犯清规大戒，小节细行，未免略予姑容。我如侥幸脱劫，自可于凝碧开山盛典之时，苦求教祖，将你夫妻三人带返紫玲谷，或在仙府内求赐一洞，同在一处修为，有我朝夕告诫，自不患有何颓废。否则，次女连遭拂逆，虽然暂时悔过，无奈恶根未尽，仍恐把握不住，误犯教规，自堕前程。务须以我为鉴，从此艰苦卓绝，一意修为。等开山盛典过去，便须奉敕出外，积修外功，尤不可大意轻忽，招灾惹祸。

“我那白眉针最是狠毒，大犯旁门各派之忌。以前相传，原为我不在旁，一时溺爱，留汝姊妹以备防身之用。事后时常后悔，既然师长不曾禁止，我也不便收回。冤家宜解不宜结，总以少用为是。前次青螺针伤师文恭，适才又针伤翼道人耿鲲。天灵子报仇，虽有乙真人揽去；耿鲲之事，尚还难说。这二人俱是异派中极难惹的人，汝姊妹初生犊儿，连树强敌，如无诸位真仙师长垂怜，焉有幸理？我如遭劫，次女务要事汝姊若母，一切听她训诫。对

于众同门，应知自己本是出身异类，同列雁行，已是非分荣光。虽然略谙旁门道术，此时诸同门入门年浅，造就多半不深，有时自觉稍胜一筹。一经开山之后，教祖量人资禀，传授仙法剑术法宝，你们以前所学，便如腐草萤流，难与星月争辉了。再者教祖传授，因人而施，甚至暂时不传，观其后效者。未传以前，固要善自谦抑，一切退让，恭听先进同门嘱咐。既传以后，更不可因原有厚薄，而怀怨望，致遭愆尤。

须知汝母年来默悟玄机，身在此地，心悬峨眉，往往默算汝姊妹所为。当时心忧如焚，无奈身居罗网，不能奋飞，只有代为提心吊胆而已。如能善体我意，三次峨眉劫后，也未始无超劫成道之望，只看你们能否知道自爱耳。我今日所受之灾，以末一灾最为难过。

天魔有形无质，而含天地阴阳消长妙用，来不知其所自来，去不知其所自去。休说心放形散，稍一应声，元精便失。但是不比前两次灾劫可以伤人，只于我个人有大害而已，因不能伤害你夫妻三人，我虽遭劫，夫复何恨？这次我的元神不能露面，全仗贤婿夫妻保护。尤以贤婿本命生克，更关紧要。只要贤婿神不着相，二女纵使为魔所诱，也无大害。贤婿务要返神内照，一切委之虚空，无闻不见，无论至痛奇痒，均须强忍，既不可为它诱动，更不可微露声息。我的元神藏在贤婿紫阙以下，由贤婿元灵遮护，元灵不散，天魔不能侵入，更无妨害。此魔无法可退，非挨至三仙出洞，不能驱散。此时吉凶，已非道力所能预测，虽有幸免之机，而险兆尤多，但看天心能否鉴怜而已。”说罢，三人因为不能答言，只是潜心默会。因为时辰快到，连心中悲急都不敢。只管平息静虑，运气调元，使返光内莹，灵元外吐，以待天魔来降。不提。

钓鳌矶上诸葛警我与郑八姑一眼望见下面紫气围绕三人顶上的三朵青星，当中一朵忽然分而为二，落了一朵下去。一望天星，时辰将到，知道天魔将临，宝相夫人元神业已归窍。御魔虽有力难施，惟恐万一翼道人耿鲲乘此时机赶来报仇侵害，不可不防。二人略一商量，觉得钓鳌矶相隔尚远，倘或事起仓猝，那耿鲲长于玄功变化，不比别的邪魔。仗有雪魂珠护身，决计冒险飞身往三人存身的上空附近，仔细防卫。二人飞到那里有半个时辰过去，已交子时，一无动静。月光如水，碧空万里，更无纤云，未看出有丝毫的警兆。正在希奇，忽听四外怪声大作，时如虫鸣，时如鸟语，时如儿啼，时如鬼啸，时如最切近的人在唤自己的名字。其声时远时近，万籁杂呈，低昂不一，入耳异常清脆。

不知怎的，以司徒平夫妻三人都是修道多年，久经险难的，听了这种怪声，兀自觉得心旌摇摇，入耳惊悸，几乎脱口应声。幸有玄真子、乙休和宝相夫人等事前再三嘱咐，万一闻声，便知天魔已临，连忙潜心默虑，镇慑元神，不提。

三人起初闻声知警，甚为谨慎。一会工夫，怪声忽止，明月当空，毫无形迹。正揣不透是何用意，忽然东北角上顿发巨响，惊天震地，恍如万马千军杀至。一会又如雷鸣风吼，山崩海啸，和那二次巽地风雷来时一样。虽然只有虚声，并无实迹，声势也甚惊人，惊心动魄。眼看万沸千惊袭到面前，忽又停止，那东南角上却起了一阵靡靡之音。

起初还是清吹细打，乐韵悠扬。一会百乐竞奏，繁声汇呈，秾艳妖柔，荡人心志。这里淫声热闹，那西南角上同时却起了一片匝地的哀声，先是一阵如丧考妣的悲哭过去，接着万众怒号起来。恍如孤军危城，田横绝岛，眼

看大敌当前，强仇压境，矢尽粮空，又不甘降贼事仇，抱着必死之心，在那里痛地呼天，音声悲愤。响有一会，众声由昂转低，变成一片悲怨之声。时如离人思妇，所思不见，穷途天涯，触景生悲；时如暴君在上，苛吏严刑，怨苦莫诉，宛转哀鸣，皮尽肉枯，呻吟求死。这几种音声虽然激昂悲壮，而疾痛惨怛，各有不同，但俱是一般的凄楚哀号。尤其那万众小民疾苦之声，听了酸心腐脾，令人肠断。

三人初听风雷杀伐、委靡淫乱之声，因是学道多年，心性明定，还能付之无闻。及至一听后来怨苦呼号之声，与繁音淫乐遥遥相应，不由满腔义侠，辘念黎庶，心旌摇摇，不能自制。幸而深知此乃幻景，真事未必如此之甚。这同情之泪一洒，便要神为魔摄，功败垂成。只是那声音听了，兀自令人肌栗心跳，甚是难过。正在强自挨忍，群响顿息。

过一会儿，又和初来时一样，大千世界无量数的万千声息，大自天地风雨雷电之变，小至虫鸣秋雨、鸟噪春晴，一切可惊可喜、可悲可乐、可憎可怒之声，全都杂然并奏。诸葛警我、郑八姑道行较高，虽也一样听见，因是置身事外，心无恐怖，不虞魔侵，仍自盘空保护，以防魔外之魔乘机潜袭。一听众响回了原声，下面紫气围绕中，三点青星仍悬空际，光辉不减，便知第一番天魔伎俩已穷。果然不消顷刻，群噪尽收，万籁俱寂。

方代下面三人庆幸无恙，忽见缤纷花雨自天而下，随着云幢羽葆中簇拥着许多散花天女，自持舞器，翩跹而来，直达三人坐处前面，舞了一阵，忽然不见。接着又是群相杂呈，包罗万象，真使人见了目迷五色，眼花缭乱。元神不比人身，三人看到那至淫极秽之处，紫玲道心坚定，视若无睹；司徒平虽与寒萼结过一段姻缘，乃是患难之中，情不由己，并非出于平时心理，也无所动；惟有寒萼生具乃母遗性，孽根未尽，看到自己与司徒平在紫玲谷为天灵子所困时的幻影，不禁心旌摇摇起来。这元神略一摇动，浑身便自发烧，眼看那万千幻象中隐现一个大人影子，快要扑进紫气笼绕之中。寒萼知道不好，上了大当，连忙拼死镇慑宁静时，大人影子虽然退去，元神业已受了重伤。不提。

一会万幻皆空，鼻端忽闻异味。时如到了芝兰之室，清香袭脑，温馨荡魄；时如入了鲍鱼之肆，腥气扑鼻，恶臭熏人。所有天地间各种美气恶息，次第袭来。最难闻的是一股暖香之中，杂以极难闻的骚膻之味，令人闻了头晕心烦，作恶欲呕。三人只得反神内觉，强自支持。霎时鼻端去了侵扰，口中异味忽生，酸甜苦辣咸淡涩麻，各种千奇百怪的味道，一一生自口内，无不极情尽致，那一样都能令身受者感觉到百般的难受，一时也说不尽。等到口中受完了罪，身上又起了诸般朕兆：或痛、或痒、或酸、或麻。

时如春困初回，懒洋洋情思昏昏；时如刮骨裂肤，痛彻心肺。这场魔难，因为是己躬身受，比较以前诸苦更加厉害，千般痛痒酸麻，好容易才得耐过。忽然情绪如潮，齐涌上来，意马心猿，怎么也按捺不住。以前的，未来的，出乎料想之外的，一切富贵贫贱、快乐苦厄、鬼怪神仙、六欲七情、无量杂想，全都一一袭来。此念甫息，他念又生。越想静，越不能静；越求不动，却偏要动。连紫玲姊妹修道多年，竟不能澄神遏虑，返照空明。眼看姊妹二人一个不如一个。首先寒萼一个失着，心中把握不住，空中元神一失，散了主宰，眼看就要消散。寒萼哪里知道是魔境中幻中之幻，心里刚一着急，恐怕元神飞逝，此念一动，那元神便自动飞回。元神一经飞回，所有妄念立止。等到觉察，想再飞起防卫，却不知自己大道未成，本无神游之能，只是

神驼乙休灵符妙法的作用。神散了一散，法术便为魔力所破，要想再行飞起，焉能做到？紫玲虽比寒萼要强得多，无奈天魔厉害，并不限定你要走邪思情欲一关，才致坏道，只你稍一着想，便即侵入。紫玲关心宝相夫人过切。起初千虑百念，俱能随想随灭，未为所动。最后不知怎么一来，念头转到宝相夫人劫数太重，天魔如此厉害，心中一动，魔头便乘虚而入。惟她道行较高，感应也较为严重，也和寒萼一样，猛觉出空中三个元神被魔头一照，全快消灭。以为元神一散，母女夫妻就要同归于尽，竟忘了神驼乙休的行时警告，心中一急，元神倏地归窍。知道不妙，忙运玄功，想再飞出时，谁知平时虽能神游万里之外，往返瞬息，无奈道浅力薄，又遇上这种最厉害的天魔，哪还有招架之功？用尽神通，竟不能飞起三尺高下。

宝相夫人的左右护翼一失，那天魔又是个质定形虚、随相而生之物，有力也无处使。

这一来，休说紫玲姊妹吓得胆落魂飞，连空中的诸葛警我与郑八姑一见空中三朵青星倏地少了两朵，天还未亮，不知三仙何时出洞，虽然司徒平头上那朵青星依旧光明，料定道浅魔高，支持稍久，决无幸理，二人也是一般心惊着急，爱莫能助。尤其女殃神郑八姑，发觉自己以前走火入魔，还没有今日天魔厉害，已是不死不活，受尽苦痛。眼看宝相夫人就要遭劫，免死狐悲，物伤其类，更为难过。暗忖：“自己那粒雪魂珠，乃是天地精英，万年至宝，除魔虽未必行，难道拿去保护下面三人还无功效？”一时激于义愤，正要往下飞落，忽听诸葛警我道一声：“怪事！”定睛一看，觉得奇怪。论道行，司徒平还比不上紫玲姊妹，起初紫玲姊妹元神一落，便料他事败，只在顷刻。谁知就在二人沉思观望这一会工夫，不但那朵青星不往下坠落，反倒光华转盛起来，一毫也不因失了左右两个辅卫而失效用，二人看了好生不解。

原来苦孩儿司徒平幼遭孤露，尝尽磨难，本就没有受过一日生人之乐。及至归到万妙仙姑许飞娘门下，虽然服役劳苦，比起幼时，已觉不啻天渊。后来因自己一心向上，未看出许飞娘私心深意，无心中朝餐霞大师求了几次教，动了许飞娘的疑忌。再被三眼红蜃薛蟒从中蛊惑进谗，挑拨是非，平日已备受荼毒。未一次若非紫玲谷二女借弥尘幡相救，几乎被许飞娘毒打惨死。人在万分危难冤苦之中，忽然得着两位美如仙女的红粉知己，既救了他的性命，还受尽温存爱护之恩，深情款款，以身相许，哪能不涖髓沦肌地感激恩施。当日一听，说异日有用他处，已抱定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念。

再一想到峨眉门下所居的洞天仙府，师长前辈尽是有名的正派中飞仙剑侠，同门个个仙根仙骨，自己前途修为无量。又知道此次宝相夫人劫数，有三仙等前辈先师相助，事非真不可为。万一事若不济，便准备以一死去谢二女。因切得报恩之心，更有敢死之志。

以他平日那样谨饬恭慎的人，竟敢不惜得罪灵云等诸先进同门，异日受师长谴责，甘受寒萼挟制，径往紫玲谷去会天灵子，以身犯险，也无非是为此。此番到了东海，若论临时敬畏，并不亚于紫玲姊妹。论道行法术，还不如寒萼；比起紫玲，更是相差悬殊。也是司徒平该要否去泰来，本身既寓有生克之机，又赶上第一次乾天真火来袭，眼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危机一发，忽被宝相夫人冒险将元神飞出，助长他的真灵，与真火相撞，居然侥幸脱难，再一听宝相夫人所说的一番话，忽生妙悟，暗想：“宝相夫人遭劫，自己无颜独生以对二女。现在元神既因乙真人灵符妙用飞出，宝相夫人已和

自己同体，那天魔只能伤夫人，而不能伤我，我何不抱定同死同生之心？自己这条命原是捡得来的，当初不遇二女，早已形化神消，焉有今日？要遭劫，索性同夫人同归于尽。既是境由心生，幻随心灭，什么都不去管它，哪怕是死在眼前，有何畏惧？”主意拿定，便运起玄功，一切付之无闻不见无觉。一切眼耳鼻舌的魔头来侵时，一到忍受难禁，便把它认为故常，潜神内照，反诸空虚，那魔头果然由重而轻，由轻而灭。司徒平却并不因此得意，以为来既无觉，去亦无知，本来无物，何必魔去心喜？神心既是这般空明，那天魔自然便不易攻进。中间虽有几次难关，牵引万念，全仗他道心坚定，旋起旋灭。先还知道有己，后来并己亦无，连左右卫星的降落，俱未丝毫动念。不知不觉中，渐渐神与天会，神光湛发，比起先时三星同悬，其抗力还要强大。道与魔，原是此盛彼衰，迭为循环。

过了一会，魔去道长，元神光辉益发朗照。所以空中请葛警我与郑八姑见了十分惊异。

这时只苦了紫玲姊妹，自知误了乃母大事，一面跪地呼天，悲号求救；一面吁恳三仙出洞救难。惊急忧惶中，不禁偷眼一看司徒平，神仪内莹，宝相外宣，二目垂帘，呼吸无闻，不但空中星辉不减，脸上神光也自焕发。那婴儿也是盘膝贴坐在司徒平怀内，若无闻见。虽看出还未遭劫，毕竟不能放心。二女正在呼吁求救之中，猛听四外怪声大作，适才所见怪声幻象，忽然同时发动。紫玲姊妹固是惊惶，那空中的八姑、警我也看出兆头不对。如果所有六贼之魔同时来犯，休说一个司徒平，任是真仙也难抵御。正在忧急，忽见西南角上玉笏峰前，三仙洞府门首飞起一道千百丈长的金光，直达司徒平夫妻三人坐处，宛如长虹贯天，平空搭起一座金桥。这时海上刚刚日出，满天尽是霞绮，被这金光一照，奇丽无与伦比。诸葛警我知是三仙开洞，心中大喜。眼看那道金光将司徒平等三人卷起，往回收转。就在这时，东北遥空星群如雨，火烟乱爆，夹着一片风雷之声，疾飞而来。烟光中，翼道人耿鲲展开双翼，疾如电掣般直往金光中三人扑去。八姑喊声：“不好！”刚要飞身上前，忽然天魔的一派幻声幻象一齐收歇。从下面三人坐处，飞起一个慈眉善目的清瘦霍县，一个仙风道骨的星冠白衣羽士，双双将手往空中一指，也未见发出什么剑光法主，那翼道人耿鲲兀自在空中上下翻飞，两翼间的火星像暴雨一般纷纷四散坠落，洒了一天的火花。过没半盏茶时，忽然长啸一声，仍往东北方破空飞去。下面三人就在双方斗法之间，随着那道金光到了三仙洞中。诸葛警我知道大功告成，忙邀八姑跟踪过去，到了洞前落下。一同入内一看，三仙正与司徒平等三人说话，连忙上前拜见。玄真子便命诸葛警我到妙一真人房内，取来妙一夫人日前遗留的一身道衣。然后吩咐紫玲从司徒平怀中抱过婴儿，拿了那身衣服，入室与宝相夫人更换。等到紫玲出来，宝相夫人已成为了一个妙龄道姑了。

原来司徒平刚将六贼次第抗过，忽又同时袭来。眼看危急万分，正赶上三仙奉敕闭洞修炼仙法，功行圆满出来，首由玄真子与苦行头陀用先天太乙妙术驱散天魔。仍恐魔高道低，再由乾坤正气妙一真人用长眉真人天篆玉笈中附赐的一口降魔仙剑，借本身纯阳真气，化成一道金光，接引三人入洞。偏巧耿鲲在北海陷空岛取出了白眉针，修炼复原，赶到报仇，原想乘隙使用毒手，伤害三人性命。正值苦行头陀与玄真子除了天魔，用无影剑将他赶走。司徒平等三人到了洞中，叩见三仙之后，宝相夫人多年苦修，业已炼体归原，婴儿可大可小，三仙早向妙一夫人要了一身仙衣相赠。紫玲姊妹见母亲仍和

从前一般模样，只是添了一身仙气，好不悲喜交集。

宝相夫人更衣出来，先向三仙谢了救命之恩。又同二女、司徒平重又跪谢诸葛警我与八姑相救之德。妙一真人便取一封仙札，交与宝相夫人，说道：“我三人奉了先师遗敕，闭洞开看玉笈，修炼法宝。笈中附有这封仙札，吩咐你持此札去往峨眉前山解脱庵旧址的旁边，那里有个洞穴，直通金顶，可在里面照札中仙示修炼，直到三次峨眉斗剑，方许出面。事完之后，功行便自圆满，飞升仙闭。积修外功，由你二女代为。千万不可离开，自误功课。苦行道友飞升在即，也为相助行法，略延时日。我不久即往峨眉，准备群仙聚会和开府大典。此番魔劫只司徒平一人无碍，道心坚定，甚是可嘉。你女俱受魔侵，元神亏损，尤以寒萼为甚。须俟回山开府，取了先师太极两仪微尘阵中所藏仙丹，方可复元。你母子多年未见，方得重逢，又要久违，可同到峨眉聚上三二日，再照仙札修为便了。”宝相夫人闻言，忙将仙札跪领过去，默谢长眉真人施恩。这才起身，率了众人向三仙拜辞。玄真子道：“诸葛警我在此无事，也随了一同去吧。”

第一三五回

龟策著灵 初呈妙算蛮烟瘴雨 再作长征

话说宝相夫人与诸葛警我、郑八姑、司徒平夫妻等人拜别三仙，出了仙府，各驾遁光法宝，齐往峨眉进发，到了凝碧崖前落下。灵云同了一千小辈同门，已在延颈相候。

互相见礼之后，问起宝相夫人脱劫之事，俱都惊喜非常。自那日司徒平等四人走后，陆续又来了不少两辈同门。洞中之事，已由髯仙李元化代为主持。因为开府在即，来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接待一切，俱都派有专司。这都暂且不提。

那宝相夫人原不甚放心寒萼，打算脱劫以后，母女三人同在一起修炼，就便监管。

不料又奉长眉真人仙札，只能相聚二三日便须分手，往解脱庵侧岩洞之内修为，知道运数如此。这两日里，默观众小辈同门之中，只有英琼不但根器最厚，前途造就更是难量。

又见她和寒萼颇投契，越发心喜。再三叮嘱寒萼，对于英琼，务要极力交欢。自己又当面向灵云、英琼重托，说二小女劫重魔深，缘浅道薄，务望随时照应等语。到了第三日，不能再延，打开仙札拜观，不由又惊又喜。便又嘱咐了紫玲姊妹与司徒平三人几句，才行辞别各老少同门，径往解脱坡岩洞之中潜修去了。

宝相夫人走后，紫玲姊妹自是心酸难过，大家不免又劝勉一番。这日英琼、若兰、紫玲等四人，奉命在飞雷捷径的后洞外面接待仙宾，米、刘二矮与袁星、神雕俱都随在身旁。等了一阵，不见人来。英琼偶然想起教祖不久回山，米、刘二矮跟随自己业经多日，似这般门徒不像门徒，奴仆不像奴仆，虽说奉有师命，可以便宜行事，又有灵云极力主持，到底自己年幼道浅，越众行事，心中老是不安。因此米、刘二人屡向自己告奋勇，求准他二人出山积点外功，或采取一些灵药，俱未敢轻易允准。适才又向自己讨令，说今

日起了一个先天神数，算出有一同门在途中遇难，打算前去探听搭救。若兰、寒萼也代二人请托。“何不姑且试他一试，果然灵异，也不在冒着万千不是，收他二人一场。”想到这里，便命二矮姑且离山，探看可有同门到来。

那米鼯、刘遇安去后不久，英琼等四人正在闲谈，芷仙忽然同了余英男来到后洞。

英琼便问二人出洞则甚，英男笑道：“我自身子复原以后，大师姊因我还不会剑术，命我与南姑帮助裘师姊管理仙厨，好两天也没见你的面，心里头怪想的。适才朱师姊到仙厨，来取百花酿给醉师伯饮，我问起你，她说随了三位师姊在此迎接仙宾。后洞口我还没有来过，本想抽空前来看你。一则不认得路，相隔又远；二则恐大师姊们有事呼唤。

心里正在盘算，恰好裘师姊把今日应办之事办完了，因所剩鹿脯已然无多，要请你派佛奴去捉几条鹿来熏腊。又值大师姊走来，知我想到后洞看看风景，便请裘师姊带了我同来，与你谈谈。别的也无甚事。”

原来英男劫后重生，大家因她生具仙根，又是三英之一，十分爱重。她的性情又是英爽之中夹以温和，个个投缘，俱都抢着传她剑法口诀。此次款待仙宾，英男入门不久，不能御气飞行，本未派她职事。英男见众同门俱有事做，只自己是个闲人，定要求灵云派她一些职事。灵云只得命她相助芷仙、南姑管理仙厨。因英琼奉有师命，两日未见，甚是想念，抽空请芷仙带来看望。她二人原是生死患难之交，自比别的同门感情更要来得亲切，不见就想，见了又谈说不完。

英琼当时只顾和英男对答，也忘了派神雕前去擒鹿。芷仙也在和寒萼、轻云、若兰三人说话，问紫玲谷所酿的桃叶春，与桂花山福仙潭的千年桂实制成的琥珀春怎样做法。

并问若兰，上次带来的千年桂实，剩得还多不多。谈了好一会，才得想起命神雕佛奴出山擒鹿之事，便催英琼快些吩咐。英琼笑道：“只顾闲谈。倒把正经事儿忘了。”说罢，唤了两声，佛奴俱未答应。四外一看，连袁星也跑没了影子。先疑袁星在近处山中采取果实，神雕必在空中飞翔。等了又一会，不见回来，才飞身空中一看，哪有雕、猿的踪迹。知道雕、猿未奉使命，不会走远。下来和芷仙说了，心中正在奇怪，忽听空中雕鸣。

抬头一看，雕背上和雕爪上影绰绰似有几个人影。转跟飞下，快要落地，袁星先从雕爪上纵下地来。及至神雕落地。才见米、刘二矮也骑在背上，把那两少年扶了下来。然后向英琼说道：“我二人因算出本门有人中途遭难，奉了主人之命，前去接引。快近峨眉后山山麓，便遇见两个小妖道，将这两位困住，已经身受重伤。我二人看出两位剑法是峨眉传授，刚刚救护过来，未想到岩石上面还坐着两个小妖道的师父越来岭黄石洞的飞叉真人黎半风。当时便动起手来，眼看抵敌不住，正值佛奴、袁星赶来相助，偏巧又遇元敬师太路过，将妖道赶走。所幸妖道因见二位根基甚好，想命他两个徒弟逼二位投入他的门下，初动手时未下毒手，不然早已丧了性命。元敬师太赶走妖道之后，说他二位一个姓周，一个姓商，俱是醉真人新收不久的门徒。因在贵阳接了醉真人派人带去的法谕，吩咐在重阳以前赶到峨眉凝碧仙府赴开山盛会，谒见教祖，传授仙法仙术。一路之上，遭受了许多磨难。大师已经在路上托人救过他二位一次了。大师还说，是二位该当有此一难。本人有事，不能同来，须到重阳的前一日，方能来此赴会。当时给了两粒保命灵丹，吩咐我等骑雕护送回来，请齐仙姑用教祖的灵丹，给他二位治那飞叉之伤等

语。”

四人闻言，因芷仙正要回洞，便托她带了米、刘二矮，护送那二少年入洞去见灵云，医伤安顿。英琼又问袁星，才知它和神雕见无事做，便商量骑了神雕，飞往阴素棠所居的枣花崖，盗那大枣。刚刚飞离峨眉山后，便见老少三个妖道，在和米、刘二矮动手。

其余也和二矮所说一样。英琼便命神雕前去禽鹿。英男起初在解脱魔住时，因访英琼，原骑过神雕。一时兴起，以为擒鹿不比与别人动手，没有凶险，便要骑了同去。平素英琼爽快，这次竟会持重起来。见袁星在旁无事，便命随往保护。又因英男手无寸铁，便将在莽苍山兔儿崖从死妖人法宝囊内得来的两口小剑，交她带去防身。英男走后，若兰笑道：“余师妹也和琼妹一般，有些小孩脾气。自己剑未学成，不能飞空，连骑着雕飞飞也是好的。只苦了佛奴背上背着一人一猿，爪上还得抓着两个鹿儿，真是晦气。”轻云半晌俱未说话，闻言忽道：“若论余师妹，李师妹和她有生死患难之交，情厚自不必说。即我们全体同门，哪个不爱重她的根骨和好性情？不过吉凶祸福生乎动，她平日那么文静静的，今日忽然想起骑雕玩耍，不要闹出点事故吧？刚才我本想说，后来一想，她大难方过，九死一生，遭的劫比谁都重，目前应该否去泰来，脸上又没有晦容，佛奴、袁星虽是异类，也不是好对付的，也就罢了。”四人这里只管说笑。不提。

且说周云从在天蚕岭中了文蛛之毒，巧遇笑和尚和黑孩儿尉迟火相救，并护送回家，才知仇敌妖道、妖妇已被师父醉道人除去。送笑和尚与尉迟火二人走后，便在家中与商风子按照醉道人与笑和尚所传口诀剑法坐功，闭门日夜练习。那商风子原是一块浑金璞玉，又加无有室家人事之累，心性空灵，无论什么，一学便会，竟比云从还要精进。过没多日，他岳父张老四也伤愈回来，云从家事更多了一人料理。再加妻子生了一子，有了宗嗣后，几次想和商风子往成都去寻醉道人。俱因父母不甚放心，自己也因此一去不定多少时才回，一方面求道心切，一方面孺慕依依，便迁延下来，老是委决不下。

这日正是七月半间，残暑未消，天气尤热。云从与商风子，随了乃父子华、岳父张老四，日里同往黔灵游玩了半天。余兴未阑，还想去到南明河畔看放莲花灯，就便到一个富户人家看做盂兰盛会。下山时节，已是将近黄昏，夕阳业已落山，明月初上，衬着满天绮云，幻成一片彩霞。归巢晚鸦，成阵成群地在头上鸣噪飞过，别有一番清旷之景。

四人沿着鸣玉涧溪边且行且谈，人影在地，泉声贴耳，不但三个会武功的人兴高采烈，连云从的父亲子华虽是一个文弱的乡绅，安富尊荣惯了的，都觉乐而忘倦。眼看快到黔灵山麓，忽见路侧林喂尽处一家酒肆门口，系着一匹紫花骡子，浑身是汗，正在那里大嚼草料，喷沫昂首，神骏非常。张老四猛然心中一动，忙请云从父子与商风子先行一步，自己径往那酒肆之中走去。一会同一个红衣女子，牵着那匹紫花骡子出来，追上三人。

云从父子一看，那骡子的主人正是上次锐身急难、代云从去求醉道人搭救全家的老处女无情火张三姑姑。各自上前拜谢之后，便请张三姑姑家中一叙。张老四忙代答道：“三姑此次正为贤婿之事绕道来此。她还在黔灵山上约好一个人，须去会晤。而且她这般江湖打扮，同行也惊俗人耳目。莫如我们径去家中相候吧。”说罢，张三姑姑含笑点了点头，道声：“少时再见。”径跨上了骡子直往黔灵山麓，绕向山后而去。只见微尘滚滚，那骡子一路翻蹄亮掌，转眼不见。商风子直夸骡子。张老四道：“舍妹已到剑侠地步，能

够飞行自如。那骡子并非她的，是上次我在途中遭难，前往借居养伤那一家的主人所有，就是那江湖上有名的紫骝神刀杨一斤。这次杨一斤忽然洗手出家，托她将这骡子同一些兵刃暗器带往云南省城，交给他的心爱侄子镇远镖行主人杨芳。舍妹因他救我一场，答应替他办理后事，安排家务并交这些东西。正走到路上，忽遇贤婿的令师醉真人的弟子松、鹤二童，奉了醉真人之命，各处传递仙谕，吩咐门下弟子在重阳前赶往峨眉山凝碧崖仙府，去参加本派教祖乾坤正气妙一真人的开山盛典。因舍妹上次到成都碧筠庵，为代求醉真人除害，有过一面之缘。知道舍妹是府上至戚，他二人又有事往旁处去，便托舍妹略绕些路，将仙谕带来。我认得那紫花骡子是杨一斤的坐骑，以为本人到此，不料与舍妹相遇。她虽是女流，性子最急，我如不进酒店探看，这次相逢又错过了。”老少四人，一路谈笑回家。

到了午夜，老处女无情火张三姑姑从空中飞下，子华、云从夫妇与张老四、商风子等早在院中迎候，一同入内落座。一问黔灵山所会之人，也是一个峨眉门下，因犯了教规，罚在黔灵山后水帘洞内苦修，与张三姑有极厚的交情，那匹紫花骡子，便寄顿在那里。此人也是书中一个重要角色，须到后文方有详传，暂且不提。

且说张三姑姑见了众人，说了来意，便将醉真人的仙谕取出。大意说醉道人自从上次诛凶之后，曾亲往云从家，暗中察看了几次，知他向道尚勤，品行端正，甚是心喜，切实奖勉他几句。日前教祖乾坤正气妙一真人奉了长眉真人玉笈仙札，就要回山开辟五府，分配门下弟子修真之所，量才传授道法。此会非比寻常，所有本派几辈同门，除有特别原因外，均须届时前往听训。按云从的道行，本来还弱，只是这种仙缘良机千载难逢，特赐恩准前往参拜。可告知父母，此行虽难免小有阻难，并不妨事，终必因祸得福。

并说商风子天赋既佳，性又至孝，可与云从结伴同行，到了凝碧仙府，自有仙缘遇合等语。

子华夫妻虽因束上说云从此行还有阻难同因祸得福之言，不甚放心。一则仗着云从的师父是个仙人，既说无碍，必无过分凶险；再者自己全家满门全是醉道人所救，怎能违抗？又经张老四与张三姑姑极力劝说，仙缘难得，良机一失，抱恨终身，务须早日前往，以免错过。子华夫妻盘算再四，只得从了云从之志。张三姑姑交代完了，便作别而去。云从与商风子起身之日，父子夫妻大家都免不了一些离情别意。众中尤以云从的妻子张玉珍最为难过，暗想：“当初醉真人作伐时，曾说自己日后也有仙缘遇合，迄今并无一丝影子。”良人远别，丢下双亲幼子，仰事俯蓄，责任重大，更谈不到别的，心中好不愁虑。行时再三叮嘱云从，到了峨眉，得遇仙缘，千万给她想个法儿，接引到峨眉门下。但求能如她姑姑一般，学成剑术，心愿已足。云从练到剑术以后，也须时常回家，探望父母，就便传她道法。云从一一应了，然后同了商风子，向父母拜别起身。子华夫妻近来已知云从武功颇好，通常数十人近不了身，带人无用，便重重拜托了商风子。眼看二人走远，才行忍痛回家。不提。

云从、风子一上路，想起不久就遇合仙缘，身居仙府，好不兴高采烈。因为云从自从病后服了仙丹，体力大增；又朝夕按照峨眉剑法苦练，一柄霜镡，已练得精熟非常。

商风子也不比小三儿，一则天生异禀神力，通常便可手捉飞禽，脚踏虎豹；再加练了这些日子，心领神会，越发本领出奇。哪里还把什么蛇虫野

兽放在心上。二人俱是赶路心切，除了食宿耽搁外，晓夜赶路。因为求快，便专一走山径小道。云从这次出门，有了上回经验，每次俱将路径探明了再走，以为不会再有迷路之虞。却没有料到如从官驿正路入川，直往峨眉，原可无事。这一抄近，便招出许多事来。黔川两省山岭本多，二人所行又是荒山僻径，往往走上数百里，深林密菁，叠蟑重峦，不见一些人烟，全凭日光分辨去路。出了贵州省界，一路之上虽遇见好几次蛇虎侵袭，都被二人除去，无事可记。

刚一人四川省，走入虎爪山乱山之中，忽然降起雨来。二人见雨势甚大，又走了半日，腹中有些饥渴，便择了一处岩洞避雨，就便取出干粮饱餐一顿上路。

那山乃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野茅岭，乱山丛沓险峻，最难行走。二人原来如走黔北，经遵义、桐梓，过綦江，到重庆，再由重庆经巴县、永川、隆昌、富顺、犍为等地，而达峨眉，未免路长费时。特意改走黔西，经大定、毕节、到了川属长宁。翻山越岭，渡过横溪，由石角营再横越大凉山支脉，直赴峨眉。路虽险恶得多，却要少走许多日子，途程也差不多要近二分之一。因为一路平安，又算计前程已过一半，照连日这般走法，不消多日便可到达。

当日在岩洞中吃完了干粮，又待一会，雨还不止，轰隆之声，震动山谷。原来打算再赶一程，及至出洞一看，那雨竟如银河倒泻一般，大得出奇。只见湿云漫漫，前路冥冥，岩危径险，难以行路。那夹雨山洪，竟如狂潮决口，满山都是玉龙飞舞，银蛇奔窜。

成围成抱的山石林木，俱随急流卷走，互相撞击排荡。加上空中电闪霹雳，一阵紧似一阵，一片轰轰隆隆之声，震得人耳鸣目眩，恍如万马千军，金鼓齐鸣，石破天惊，涛鸣海啸。再衬着天上黑云，疾如奔马，偶然眼睛一个看花，便似山岳都被风雨夹以飞去，越觉声势骇人。知道此时万难再走。观一阵雨景，那天越发低暗起来，势要在压到头上。

远近林木岩壑，都被雾罩烟笼，茫茫一片黑影中，只见千百道白光，上下纵横，乱飞乱窜。渐觉寒气侵人，只得一同回转岩洞以内，席地坐谈。且喜那洞位置甚高，不虑水袭。

因嫌雨声喧杂，不便谈话，索性打起不走主意，将行囊往洞内的深处择地铺好，取出蜡烛点燃，准备在洞中过夜。天色昏黑，洞中不辨早晚，二人谈得兴尽，加上连日劳乏，便自沉沉睡去。

第二日云从醒来一看，蜡泪已干，天尚未明，雨声仿佛已经停歇。见风子还在酣眠，也不去叫醒他，重又点起一支蜡烛，意欲坐以待旦。待不一会儿，忽闻鸟声繁碎，从洞外传将进来。心中奇怪，跑出洞口一看，天色已经大亮，只日头被对面山头挡住，没有上来。这时雨静风清，山色浓如色染。大雨之后，岩峰间添了无数大小飞瀑流泉，奔湍激石，溅玉喷珠，音声铮纵，与枝头鸟语、草际虫鸣汇成一番天然鼓吹。真是目遇耳触，无限佳趣。只是断木折林，坠石淤沙，将去路壅塞，上路为难罢了。云从见雨住天晴，正好行路，略微观赏了一会，便赶回洞去。风子业已醒转，云从对他说了，匆匆各持水具，汲了点山泉，盥洗饮用，吃饱干粮，继续前进。因为到处都是积水乱流，须得绕道，越过前边那个山脊方能前进。二人分肩行李，一路纵跳飞跃，虽然路滑道险，倒也未放在心上。及至上了山顶一看，不由大失所望。原来山脊那边，是一片盆地，尽头处危峰独特，经昨晚一阵大雷雨，将那危峰震塌了一角，倒将下来，恰巧将去路堵塞。那一片盆地，也被山洪淹没，

成了一个大湖荡。许多大树，只剩树梢露出水面，如水草一般，迎着微风摇曳。平涛百顷，闪绘起一片粼纹，被朝阳一照，宛若金鳞，衬着碧天云影，浮光悠悠，风景倒也美丽，只是无法飞越。欲待绕向别路，到处都是密莽荒榛，刺荆匝地，高可及人，随着地形高下起伏，一望无际。除非胁生双翼，纵是野兽也难穿过。云从正在无计可施，还算风子自幼生长南疆，身轻力大，天生铜筋铁骨，不畏荆棘，便向云从告了奋勇，往前探路。云从因一路上所见毒虫蛇蟒甚多，林菁丛莽之中，正是它的潜伏之地，加上那些不易看得出的浮沙沼泽，更是危险，一不小心便被陷入，再再嘱咐，小心从事。风子笑道：“无妨。”留下云从仍在山脊高处望，施展天赋本能。健步如飞，一路蹿高纵矮，往山脊下跑去，不一会儿，便到了那片榛莽前面。略一端详日影，便拔出身佩的那柄铁铜和云从行时给他定打的一把缅刀，分荆披棘，钻了进去。云从在山脊上只见那片榛莽头上，一条碧线往前闪动，风子时而纵起身来，又落了下去，一纵便是十来丈远近。那般厉害的刺藤荆棘，竟没将他阻住，好生赞叹佩服不已。

第一三六回

虎爪山单刀开密莽 鸦林砦一剑定群雄

话说风子去有半个多时辰才得回转。云从连忙携了行囊，迎上前去。一问究竟，风子叹口气道：“这条路真是难走！适才我在高处看，单这片荆棘，怕有二百里长短。还算好，没有污泥浮沙，地尽是沙，雨水也没有存住。有些蛇虫，也禁不住我的铜打刀劈。

只是路太长了，我低着头用铜护着眼面，费了无穷气力，才走上十几里地，你说怎样过法？想是天神保佑，我正寻不见出路着急，忽然一处地势较高，竟有丈许方圆地面未生荆棘。当中却盘了一条大蛇，一见我，就昂首奔来，被我一刀一铜，将蛇头打了个稀烂。

那蛇性子很暴，死后还懂得报仇，整个身子像转风车一般，朝我绕来。我怕被它绕住，将身往前纵有七八丈远。落地时节，无意中看见左侧荆棘甚稀，隐见一座低岩洞，比昨晚所住要宽大很多。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里探去，那洞又深又大又曲折。走完一看，正是我们去路危峰塌倒的后面，你说巧不巧？不过这十几里荆棘，你却走不过去。且等一会，待我用这缅刀给你开出条路来再走吧。”说罢，脱下上衣，赤着身子，一手持铜，一手持缅刀，往荆棘丛中连砍带打而去。云从也将霜镡宝剑拔出，口中喊道：“二弟莫忙，你那刀、铜没有我的宝剑厉害。”风子已开出了丈许长、二尺来宽一条路径，闻言回头说道：“哥哥你生长富家，不像我是个野人出身，宝剑虽快，招呼荆棘刺伤了你。

那刺上还多有毒，不是玩的。由我一人来吧。”

云从因一路上劳累的事都是由风子去做，适才硬往榛莽中探路，险些为蛇所困，哪里过意得去。见风子不肯停手，便将行囊挂在一株古树上，手持宝剑追上前去。二人谁也不肯让谁。一个仗着天赋奇禀，皮糙肉厚，力大无穷，铜起处，荆断木飞，刀过去，榛莽迎刃而折。奋起神力，一路乱砍乱

打，所向披靡。一个是手中有仙人所赐奇珍，漫说荆棘榛莽，就是间或遇上些成抱的灌木矮树，也是一挥而断。云从先时也知艰难，及见仙剑如此锋利，毫无阻隔，再不愿风子左劈右打，多耗气力，再三将他唤住，说道：“你这般傻来则甚？岂不是多费气力？莫如你我一左一右，并肩齐上。你我二人，一个用刀，一个用剑，也无须像你那般乱打乱砍。只各用刀剑，朝根上削去，就手挑开，岂不省事？”风子闻言，想了一想，觉得有理，仍恐云从在前，被荆棘伤了皮肉衣服，坚持和云从换了兵刃，他在前面，用剑将荆棘榛莽削断，由云从用刀锏去挑向两旁。云从强他不过，只得依了。当下二人三般兵器齐施，手足并用。约有个多时辰，竟然将那十多里的荆榛丛莽打通开来，到了风子所说的岩洞前面。风子这才唤住云从，请他在那岩洞口外等候，自己返回去取那行囊。这次往来容易，纵有一些没砍伐干净之处，也经不起风子健步如飞，纵高跳远，没有半个时辰，便将行囊取到。又寻了些枯木，做成火把，同往洞中穿行出去。那枯柴偏是有油质的木料，被昨夜雨水浸透，点了好一会才点燃，烟子甚浓，闻着异常香烈。二人觉得那柴香很奇怪，急于走出洞去，也未管它，且喜洞中并无阻拦，也没虫兽之类潜伏，不多一会，便到危峰下面。绕过峰去，忽见高岗前横。

登岗一望，前面林中炊烟四起，火光熊熊，东一堆西一堆地约有数千余处之多，知是到了山寨。

云从猛想起来时曾向人打听过，说此山数百里荆榛丛莽，只中间有处地方，名叫鸦林砦。有不少山民野獠杂居，性极野悍，喜吃生人，浑身多是松香石子细砂遮蔽，不畏刀斧，厉害非常，汉人轻易不敢向此山深入。只有一个姓向的药材商人，因母亲是个山民，自幼学得土语，时常结了伴，带一些布匹、盐茶之类的日用品和他们交易，换了药材再往成都、重庆一带贩卖。指引途径的人，曾跟那姓向的走过，并且通过此山往峨眉朝过一回顶，所以对路径知道甚详。可惜在云从未到以前，那姓向的已往鸦林砦去了，否则他和山民的头子饿老鸦黑乞姥甚是交好，只须拿上他一件信物到了那里，不但毫无伤害，还能好好接待并护送过山等语。云从当时一则急于赶路，二则仗着风子一身本领，自己纵不敢说精通武艺，有那口霜镡剑，足可抵挡一切，既是虔诚向道，哪能畏惧艰险？便谢了那人指引，仔细问明了去路。那人原也说，去时如果不畏蛇虎，到了那危峰下面，从另一条道走，虽是榛莽多些，却可绕开那座鸦林砦。想是合该生事，中途遇上狂风暴雨，将峰震塌一角，山洪暴发，断了去路，终于误打误撞地走到。因那人说除绕走另一条小路外，非由砦前通过不可，幸而来时备了礼物，准备万一遇上，以作买路之用。但愿那姓向的还留砦中未走，事便好办得多。当下和风子一商量，风子根本就没把这些山民放在心上，主张不必答理，随时留点神，给他硬绕过去。云从自是持重，再三告诫说：“强龙不斗地头蛇。如得了对方同意，第一可以问明真实的捷径。第二又省得时时提心吊胆。”

风子闻言，便道：“并不是我轻看他们。早先我娘在日，也和他们打过交道，土语也说得来几句。记得我那时打了野兽，换了盐茶，再和他们去换鹿角蛇皮，卖给药材客人。深知这些东西又贪又诈，一点信义都没有。打起来，赢了一窝蜂，你抢我夺，个个争先。别看他们号称不怕死，要是一旦败了，便你不顾我，我不顾你，脚不沾尘，各跑各的。这还不说。再一被你擒住，那一种乞怜哀告的脓包神气，真比临死的猪狗还要不如。我看透了他们，越答理他们越得志。那些和他们交易的商人，知道他们的脾气，除了多带那

些不值钱的日用东西外，一身并无长物，到了那里，由他们尽情索要个光，再尽情拣那值钱而他们决不希罕的东西要。一到之后，虽然变了空身，回去仍然满载。这些蠢东西还以为把人家什么都留下了，心满意足，却不知他们自己的宝藏俱已被人骗去。

因此他们往来越久，交情越厚。我何尝不知这地方大险，但是既到这里，哪能一怕就了事？我们不比商人，假如我们送他们的礼物，当时固是喜欢，忽又看中我二人手持的兵器，一不给，还不是得打起来，与其这样，不如径直闯过去。他们如招惹我们，给他来一个特别厉害，打死几个，管保把我们看做天神一般，护送出境，也说不定。”云从总觉这样办法不妥，最不济，先礼后兵，也还不迟，能和平总是和平得好。商量停妥，因风子能通土语，又再三不让云从上前，便由风子拿了礼物，借寻姓向的为由，顺带拜咎送礼，相机行事。云从跟在身后，惟风子之马首是瞻，虽不放心，一则见风子平时言行虽是粗野，这次一上路却看出是粗中有细，聪明含蓄；二则想强也强不过去，自己又不通土语，只得由他。这半日工夫，二人俱都费了无穷气力，未免腹中饥渴。先不让山人看见，择了一个僻静所在，取了些山泉、干粮饱餐一顿。一人身后背定一个小行囊。风子嫌那把缅甸刀太轻，不便使，便插在背后。一手持着那铁锏，一手捧着礼物，大踏步直往那片树林走去。云从手按剑把，紧随风子身后，一路留神，往前行走。从峰顶到下面，转折甚大，看去很近，走起来却也有好几里路。那条山路只有二尺多宽露出地面，除了林前一片广场没有草木外，山路两旁和四外都是荆棘蓬蒿，高可过头，二人行在里面，反看不见外面景物。

风子因知山民惯在蓬蒿丛中埋伏，狙击汉人，转眼就深入虎穴，自己虽然不怕，因为关系着云从，格外留心。走离那片广场约有半箭多地，猛见林中隐现出一座石砦，石砦前还竖着一根大木杆，高与林齐，上面蹲踞着两个头插羽毛的山人，手中拿着一面红旗，正朝自己这一面指点。回头一看，路侧蓬蒿丛中，相隔数丈之外，隐隐似有不少鸟羽，在日光之下随着蓬蒿缓缓闪动，正朝自己四面包围上来。知道那木杆定是山人了望之所，踪迹已经被他发现，下了埋伏，只须那木杆上两个山人将旗一挥，四外山人便会蜂拥而上。形势严重，险恶已极。反正免不了一场恶斗，惟恐来势太急，荆棘丛中不好用武。一面低声招呼后面云从留意，脚底加紧，往前急行，且喜路快走完。刚刚走出蓬蒿，忽地眼一花，蓬蒿外面猛蹿出数十个纹身刺面、身如黑漆、头插鸟羽、耳佩金环、手持长矛的山民，一声不响，同时刺到。那些山人这头一下，并不是要将来人刺死，只是虚张声势，迫人受绑，拿去生吃。偏生风子心急腿快，见快走完蓬蒿，一望前面无人，便挺身纵了出去。却没料到蓬蒿尽处本是一个斜坡，山人早已蹲伏地上，一见人来，同时起立，端起长矛便刺。风子骤不及防，一见银光刺眼，数十杆长矛刺到，知道躲不及，急中生智，索性露一手叫他们看看。只灵机一动间，猛地大喝一声，右手铁锏护着面门，径直挺身迎了上去。两下都是猛势，只听扑通连声。那数十山人被风子出其不意，似巨雷一声大叫，心里一惊。再被这神力一撞，有的撞得虎口生疼，挤在一旁；力小一点的，竟撞跌出去老远。风子身坚逾铁，除衣服上刺穿了数十窟窿外，并未受伤。就在这众山民纷乱声中，喊得一声：“大哥快随我走！”早已一纵多高，出去老远。身才落地，便听一片铿锵咔嚓之声。回头一看，日光之下，飞舞起数百道亮晶晶的矛影，身后云从早断矛飞舞中纵身出来。风子一见大喜，连忙迎上前去，背靠背立定，准备

厮杀。

忽听一声怪叫，由林中走出一个高大山人，身侧还随着一个汉装打扮的男子，正缓缓向前走来。那些山人俱都趴伏地上，动也不动。原来云从在风子身后，自从发现蓬蒿中的埋伏，好不提心吊胆。眼看一前一后，快将蓬蒿走完，猛听风子大喝，便知不好。

刚要纵身出去接应，身才沾地，便听脑后风声，知道身后敌人发动。也顾不得再管前面，忙使峨眉剑法，缩颈藏头，举剑过顶，一个黄鹄盘空的招数，刚刚转过身来，不知那些山人从何飞至，百十杆长矛业已刺到面前，来势疾如飘风。休说以前云从，便是一月以前，云从剑法还未精熟时遇上，也早死在乱矛之下。云从见乱矛刺到，心中总是不愿伤人起衅，猛地举剑迎着—撩，脚底—垫劲，使了个盘龙飞舞的解数，纵起两三丈高。手中霜镡剑恰似长虹入海，青光晶莹，在空中划了个大半圆的圈子。众山民手中长矛，挨着的便迎刃而断，长长短短的矛尖矛头，被激撞上去，飞起了一天矛影。二人这一来，便将那些山人全都镇住。尤其见风子浑身兵刃不入，更是惊为神奇，哪个还敢再行上前。

正在这时，山酋饿老鸦黑乞姥也得信赶来。云从见那山酋身侧有一个汉人随着，便猜是那姓向的。低声告诉风子留神戒备，切莫先自动手，等那汉人走到，再相机行事。那山酋和那汉人也是且行且说，还未近前，早有二个像头目的山人低着身子飞跑上前去，趴伏在地，回手指着二人，意似说起刚才迎战之事。那山酋闻言，便自立定，面现警疑之色，与那汉装男子说了几句，把手一挥。两个山人便低身退走开去。山酋依旧站住不动。

那汉装男子却独自向二人身前走来。云从一见形势颇有缓和之兆，才略微放了点心。

那汉人约有四十多岁，相貌平正，不似恶人，身材颇为高大。走离二人还有丈许远近，也自立定，先使个眼色，忽然跪伏说道：“在下向义，奉了鸦林砦主黑神之命，迎接大神。并问大神，来此是何用意？”云从方要答言，风子在云从身后扯了一把，抢上前去说道：“我是小神，是这大神的兄弟。因为奉了天神之命，要往峨眉会仙，路过此地。这些山崽子不该暗中来打我们。本当用我们的神铜神剑将他们一齐打死，因看在来时有人说起你是个好汉，黑神又是条好汉子，现在送你们一点东西。只要黑神派人送我二人出境，多备好酒糍粑，便饶他们。”向义跪在地上，原不时偷看二人动作，—闻此言，面上立现喜色。忙在地下趴了一趴，将两手往上一举，这才起身去接风子手中礼物。

口里却低声悄语说道：“砦中现有一个妖道，甚是可恶，现在出游未归。二位客人必被黑乞姥请往砦中款待，不去是看他不起，只是去不可久停，谨防妖道万一回来生事。”说罢，接过礼物，也不俟风子答言，径自倒身退去。走到那山酋面前，也是将两手先举了举，口里大声说了一套土语。山酋—见礼物，已是心喜。听向义把话说完，便缓缓走了过来，口里咕噜了几句。

那四外伏藏地上的众山民，猛地震天价—声呐喊，全都举着兵刃，站起身来。云从不知就里，不由吓了一大跳。还算风子自幼常和生熟山人厮混，知道这是山人对待上宾的敬礼，忙走上前，将两手举起，向众—挥，算是免礼的表示。同时对面黑乞姥也喝了一声，从虎皮裙下取出一个牛角做的叫子，呜呜吹了两下。四外山人如潮水—般，俱都躬身分退开去，转眼散了个干净。向义才引着黑乞姥，走近二人面前，高声说道：“我们黑神道谢大神小神赐

的礼物，要请大神小神到砦中款待完了，再送上路。”风子答道：“我们大神本要到黑神砦中看望，不过我们还要到峨眉应仙人之约，不能久呆，坐一会便要去的。”向义向黑神讷姥叽咕了几句，黑讷姥向二人将手一举，便自朝前引路。由向义陪着二人，在后同行。风子、云从成心将脚步走慢，意在和向义道谢两句。却被向义使眼色拦住，低声说道：“山民多疑，砦中还有小人，二位请少说话。我们都是汉人。”云从、风子闻言，只好感谢在心，不再发言。一会进了树林，一看林中也有一大片空地，当中堆起一座高才及人的石砦。砦的四围，到处都是些三叉铁架，架下余火还未全熄，不时闻见毛肉烧焦了的臭味与酒香混合。砦门前站着两个山民卫士，也是纹身刺面，腰围兽皮，身材高瘦，相貌丑恶异常，一见人到，便自跪伏下去。快要行近砦前，忽然砦中跑出一个小道士来，与黑讷姥各把手举了一下。猛一眼看见向义陪着两位生客在后，好似十分诧异。向义忙将双方引见道：“这二位和令师徒一样，俱是大神，要往峨眉会仙，被黑神请至砦中款待，并不停留，少时就要走的。”

那小道士看去只有十七八岁，生就一张比粉还白的脸，一脸奸猾，两眼带着媚气，脚底下却是轻捷异常。听向义说头两句，还不做声。及闻二人是往峨眉会仙，猛地把脸一沉，仔细打量了二人两眼，也不容向义给双方引见，倏地回转身，往砦中走去。向义脸上立现吃惊之色。二人方暗怪那小道士无礼，黑讷姥已到砦前，回身引客入内。二人到此也不再作客套，径直走进。

那砦里是个圆形，共有七间石室。当中一间最大，四壁各有一间，室中不透天光，只壁上燃着数十筐松燎，满屋中油烟缭绕，时闻松柏子的爆响，火光熊熊，倒也明亮。

室当中是一个石案，案前有一个火池，池旁围着许多土墩，高有二尺，墩旁各有一副火架钩叉之类。黑讷姥便请二人在两旁土墩落座，自己居中坐定，向义下面相陪。刚才坐定，口中呼啸一声，立刻从石室中走出一个山婆，便将池中松柴点燃，烧了起来。黑讷姥口里又叫了一声，点火山婆拜了两拜，倒退开去。紧跟着，四面石室中同时走出二十多个山女，手中各捧酒浆、糍粑、生肉之类，围跪四人身侧，将手中东西高举过头，头动也不动。黑讷姥先向近身一个山女捧的木盘内，取了一个装酒的葫芦，喝了一口放下。

然后将盘中尺许长的一把切肉小刀拿起，往另一山女捧的一大方生肉上割了一块，用叉叉好，排在火架上面去烤。架上肉叉本多，不消一会，那尺许见方的肉，便割成了两三大块，都挂上去。黑讷姥将肉都挂上，用左手又拿起酒葫芦，顺次序从头一块肉起，用右手抓下来，一口酒一口肉，张开大口便嚼。他切的肉叉厚又大，刚挂上去一会，烤还没有烤熟，顺口直流鲜血，他却吃得津津有味，也不让客，只吃他的。当初切肉时，向义只说了一声道：“这是鹿肉，大神小神请用。”云从恐不习惯，一听是鹿肉，才放了心，便跟着向义学，也在山女手中切片薄的挂起。只风子吃得最香，虽烤得比黑讷姥要熟得多，块的大小也差不多。云从因适才来时已经吃过干粮，吃没两片，便自停了。黑讷姥看着，好生奇怪。向义又朝他说了几句土语，黑讷姥才笑了笑。

一会，大家相次吃完。那黑讷姥吃完了那三方肉，还补了半斤来重、巴掌大小的两块糍粑，才行住嘴。他站起来将手一挥，地下众山女同时退去。向义和他对答了几句，便对云从道：“我们黑神因适才手下报信，说大神手

内有一宝剑，和我们这里的一位尤真人所用的兵器一样，无论什么东西遇上，便成两半。尤真人那剑放起来是一道黄光，还能飞出百里之外杀人。我们黑神已经拜在他的门下。如今尤真人出门未归，只有一位姓何的小真人在此。我们黑神因听说大神的是剑是青光，想请大神放一回，开开眼界。”云从闻言，拿眼望着向义，真不知如何是好。风子知道山人欺软怕硬，他所说那姓尤的妖道必会飞剑，且喜本人不在，不如吓他回去，即刻走路，免生是非。便抢着代云从答道：“大神飞剑，不比别人，乃是天下闻名峨眉派醉真人的传授。除了对阵厮杀，放出来便要伤人见血。恐将黑神伤了，不是做客人道理。我们急于上路，请派人送我们走吧。”向义闻言，正向黑讫姥转说之际，忽听一声断喝，从石室正当中一间小石室飞身纵出一人，骂道：“你们这两个小业障！你少祖师爷适才瞧你们行径，便猜是峨眉醉道人门下小妖，正想等你们走时出来查问。不想天网恢恢，自供出来，还敢口出狂言。你如真有本领，此去峨眉，还要甚人引送？分明是入门的余孽。趁早跪下，束手就擒，等我师父回来发落；不然，少祖师爷便将尔等碎尸万段！”正说之间，那向义想是看出不妙，朝黑讫姥直说土语，意思好似要他给两下里劝解。黑讫姥倏地狞笑一声，从腰中取出那牛角哨子使力一吹，正要迈步上前，这里风子已和云从走出岬去。

原来风子早看出那小妖道来意不善，其势难免动手。猛想起日前与云从在家练剑法，云从无意中说起，当初醉道人传授剑法时，曾说峨眉正宗剑法，非比寻常，那柄霜镡剑更是一件神物异宝，纵然未练到身剑合一地步，遇见异派中的下三等人物，也可支持一二。听小妖道口气，必会飞剑，如在岬中动手，便难逃循。现在身入虎穴，敌人深浅不知，不如先纵出岬外，自己代云从先动手。好便罢，不好，也让云从逃走，以免同归于尽。没等小妖道把话说完，便和云从一使眼色，双双纵了出去，接连几纵，便是老远。

猛听人声如潮，站定一看，成千成百的山人，早已听见黑讫姥的哨子呐喊奔来。同时后面敌人，也接着追到。那姓何的小妖道口中直喊：“莫要放走这两个峨眉小妖！”同了黑讫姥如飞到追到。云从一见这般形势，料难走脱，便要拔剑动手。风子因自己虽然学剑日子较浅，剑法在云从以下，但身轻力大，却胜过云从好几倍。恐有疏失，早一把将云从手中剑夺了过去，自己的一把缅甸刀拔出换与云从，口中说道：“大哥你不懂这里的事，宝剑暂时借我一用。非到万不得已，不可动手。”说罢，不俟云从答言，早已返身迎上前去，口中大喝道：“妖道且慢动手，等我交代几句。”那黑讫姥近来常受妖道师徒挟制，敢怒不敢言，巴不得有人胜过他们。先见两下里起了冲突，正合心意，哪里还肯听向义的劝，给两下分解。原准备云从、风子输了，又好得两个活人祭神；如小妖道被来人所杀，便将来人留住，等他师父归来，一齐除去，岂不痛快？正想吹哨集众，约两下里出岬，明张旗鼓动手，来的两人已经纵身逃出。不由野性发作，心中大怒，一面取出牛角哨子狂吹，赶了出去。

那小妖道名叫何兴，一见黑讫姥取出哨子狂吹，便知敌人逃走不了。一心想捉活的，等他师父回来报功。刚刚追出，不料敌人返身迎来，手中拿着一柄晶光射目的长剑，知是宝物，不由又惊又喜。正要答话动手，后面向义也已迫来，情知今日二人万难逃脱，好生焦急，只苦于爱莫能助。一听风子说有话交代，便用土语对黑讫姥说：“二神并非害怕小真人，有几句话，说完了再打。黑神去拦一拦。”黑讫姥一见来人并非逃走，反而拔剑迎了上

来，已是转怒为喜。闻言便迈步上前，朝何兴把手一举。向义乘机代说道：“黑神请小真人暂缓动手，容他说完再打不迟。”风子便朝向义道：“请你转告黑神，我们大神法力无边，用不着他老人家动手，更不用着两打一，凭我一人，便可将他除去。”

只我话要说明，一则事要公平，谁打死谁全认命，并非怕他。因为我们大神不愿多杀生灵，又急于赶往峨眉会仙，他打死我，大神不替我报仇；我打死他，黑神也不许替他报仇。你问黑神如何？”风子本是事太关心，口不择言，只图云从能够逃生，以为山人多是呆子，才说出这一番呆话。不知山人虽蠢，那小妖道岂不懂得他言中之意？且看出敌人怯战。没等向义和黑讫姥转说，便自喝骂道：“大胆小业障！还想漏网？”说罢，口中念念有词，将身后背的宝剑一拍，一道黄光飞将出来。

何兴原是那姓尤的妖道一个宠童，初学会用妖法驱动飞剑，并无真实本领。风子虽然不会飞剑，却仗有天赋本能，纵跃如飞。那口霜镡剑又是斩钢切玉，曾经醉道人淬炼的异宝。何兴一口寻常宝剑，虽有妖法驱动，如何能是敌手？也是合该何兴应遭惨死，满心看出来人不会剑术，怀了必胜之想。他只顾慢腾腾行使妖法，却不料风子早已情急，一见敌人嘴动，便知不妙，也不俟向义和黑讫姥还言，不问青红皂白，倏地一个黄鹤穿云，将身蹿起数丈高下，恰巧正遇黄光对面飞来，风子用力举剑一撩，耳中只听锵的一声，黄光分成两截，往两下飞落。百忙中也不知是否破了敌人飞剑，就势一举手中剑，独劈华岳，随身而下，往何兴顶上劈去。何兴猛见敌人飞起多高，身旁宝剑青光耀目，便看出是一口好剑，以为来人虽是武艺高强，必为自己飞剑所斩。正准备一得手，便去捡那宝剑。还在手指空中，念念有词，眼看黄光飞向敌人。只见青光一横，便成两截分落，也没有看清是怎样断的。心里刚惊得一惊，一团黑影已是当头飞到。情知不妙，刚要避开，只觉眼前一亮，青光已经临头，连哎呀一声都未喊出，竟被风子一剑，当头劈为两半，血花溅过，风子落地，按剑而立。

正要说话，忽听四外芦笙吹动，鼓声咚咚。向义同了黑讫姥走将过来，说道：“这个姓何的道士，师徒原是三人。自从前数月到了这里，专一勒索金银珠宝，稍一不应，便用飞剑威吓，两下里言语不通，黑神甚是为难，正遇我来，替他作了通事，每日受尽欺凌。最伤心的是不许我们黑神再供奉这里的狼面大神，却要供奉他师徒三人。这里不种五谷。全仗打猎和天生的青棵为食，狼面大神便是管青棵生长的，要是不供，神一生气，不生青棵，全皆山人，岂不饿死？所以黑神和全皆山人，都不愿意，几次想和他动手。人还没到他跟前，便吃从身上放出一道黄光，挨着便成两截。他又会吐火吞刀，驱神遣鬼，更是骇人。心里又怕又恨，只是奈何他师徒不得。日前带了他另一个徒弟，说是到川东去约一个朋友同来，要拿这里作根基。行时命黑神预备石头木料，等他们回来，还要建立什么宫观。起初听说大神会使一道青光，只不过想看看，并没打算赢得他过。”

后来一交手，不料竟是黄光的克星。小神有这样的本领，大神本领必然更大。但求留住几日，等他师父回来，代我们将他除去。这里没什么出产，只有金沙和一些贵重药材，情愿任凭二位要多少，送多少。”

先时云从见妖人放起飞剑，风子飞身迎敌，同仇敌忾，也无暇计及成败利钝，刚刚纵上前去，却不料风子手到成功，妖人一死，心才略放了些。一闻向义之言，才想起小妖道还有师父，想必厉害得多，再加赶路心急，哪

里还敢招惹。忙即答应道：“我弟兄峨眉会仙事急，实难在此停留。等我弟兄到峨眉，必请仙人来此除害。至于金沙药材，虽然名贵，我等要它无用。只求黑神派人引送一程，足感盛意。”向义闻言，却着急道：“二位休得坚拒。如今他的徒弟死在二位手内，他如回来，岂肯和这里甘休？就是在下也因受他师徒逼迫，强要教会全砦山人汉语，以备他驱遣如意，方准回去。日伴虎狼，来日吉凶难定。二位无此本领，我还正愿二位早脱虎口，既有这样本领，也须念在同是汉人面上，相助一臂才是。”那向义人甚忠直，因通土语，贪图厚利，常和黑讫姥交易。

不想这次遇上妖道师徒，强逼他作通事，不教会山人汉语，不准离开。如要私逃，连他与黑讫姥一齐处死。一见二人闯了祸就要走，一时情急无奈，连故意把二人当作神人的做作都忘记了，也没和黑讫姥商量，冲口便说了出来。

黑讫姥自被妖人逼学汉语，虽不能全懂，已经知道一些大概。原先没想到妖道回来，问他要徒弟的一节可虑，被向义一席话提醒，不由大着其急，将手向四外连挥，口里不住乱叫。那四外山人自何兴一死，吹笙打鼓，欢呼跳跃了一阵，已经停息。一见黑神招呼，一齐举起刀矛，渐渐围了上来。风子先见云从话不得体，明知山人蠢物可以愚弄，姓向的却可左右一切。便朝向义使了个眼色，说道：“我们大神去峨眉会仙，万万不能失约。如想动强，将我们留住，适才初来时，你们埋伏下那么多山人和那小妖道，便是榜样，你想可能留住我们？适才你不说你是汉人么，大神当然是照应你和你们的黑神。”

不过我们仍是非动身不可。好在妖道是到川东去，还得些日才回，正好我们会完了仙，学了仙法来破妖法，帮你除害。你如不放心，可由你陪我们同去，如迎头遇见妖道，我们顺手将他杀死更好，省得再来；否则事完便随你同回。你看好不好？如怕途中和妖道错过，他到此与黑神为难，可教黑神一套话，说小妖道是峨眉派醉道人派了二个剑仙来杀他师徒三人，因师父不在，只杀了他一个徒弟，行时说还要再来寻他算帐。他必以为他的徒弟会剑术，如非仙人，怎能将他杀死？说不定一害怕，就闻风而逃呢，怎会连累你们？”

向义闻言，明知风子给他想出路，此去不会再来。无奈适才已见二人本领，强留决然无效。他话里已有畏难之意，即使留下，万一不是妖道敌手，其祸更大。细一寻思，还是除照风子所说，更无良策。不过自己虽可惜此脱身，但是妖道好狠毒辣，无恶不作；山人又极愚蠢，自己再一走，无人与他翻话，万一言语不周，妖道疑心黑讫姥害了他的徒弟，哪有命在？既是多年交好，怎忍临难相弃？倒不如听天由命，这两人能赶回更好，不然便添些枝叶和他硬顶。想到这里，便和黑讫姥用土语对答起来。风子见四外山人快要缓缓走近，黑讫姥仍无允意，惟恐仍再留难，索性显露一手，镇一镇他们。便低声悄告云从道：“大哥莫动，我给他们一手瞧瞧。”云从方喊得一声：“二弟莫要造次。”风子已大喝一声道：“我看你们谁敢拦我？”说罢，两脚一垫劲，先纵起有十来丈高下。

接着施展当年天赋本能，手中舞动那霜镡剑，便往那些山人群中纵去。一路蹿高纵矮，只见一团青光，在砦前上下翻滚。山人好些适才吃过苦头，个个见了胆寒，吓得四散奔逃，跌成一片。风子也不伤人，一手舞剑，一手也不闲着，捞着一个山人，便往空中丢去。不消片刻，已将那片广场绕了一

圈。倏地一个飞鹰拿兔，从空中五七丈高处，直往黑乞姥面前落下。

那黑乞姥正和向义争论不愿派人上路，忽见风子持剑纵起，日光之下，那剑如一道青虹相似，光彩射目，所到之处，山人像被抛球一般向空抛起，以为小神发怒，已是心惊。正和向义说：“快喊小神停身，不再强留，即时派人引送。”只见一道青光，小神已从空当头飞来，不由“暖呀”了一声，身子矮下半截去。偷眼一看风子，正单手背剑，站在面前，对着向义和黑乞姥道：“你看他们拦得了我么？”随说随手便将黑乞姥搀起，就势暗用力将手一紧。山人尚力，黑乞姥原是众山民之首，却不想被风子使劲一扣，竟疼得半臂麻木，通身是汗。益发心中畏服，不敢违拗，便朝向义又说了几句。向义先听黑乞姥“暖呀”了一声，黑脸涨成紫色，知道又吃了风子苦头，越答应得迟越没有好。

闻言忙即代答道：“二位执意要走，势难挽留。只是黑神与妖道言语不甚通晓，恐有失错，弄巧成拙，在下实不忍见人危难相弃。只是黑神适才说，二位俱是真实本领，不比那妖道的大徒弟，初来时和他斗力输了，却用妖法取胜，使人不服。二位决能胜过妖道师徒，峨眉事完，务请早回，不要食言，不使我们同受荼毒，就感恩不尽了。”

云从见向义竟不肯弃友而去，甚是感动。便抢答道：“实不相瞒，我们并非见危不援，实有苦衷在内。此去路上遇妖道师徒，侥幸将他们除了，便不回转；否则即使自己不来，也必约请能人剑仙，来此除害，誓不相负。”向义见云从说得诚恳，心中大喜，答道：“此去峨眉原有两条捷径。最近的一条，如走得快，至多七八日可到。但是这条路上常有千百成群野兽出没，遇上便难活命，无人敢走。引送的人仅能送至小半途中，只须认准方向日影，决不至于走错。另一条我倒时常来往，约走十多日可到。送的人也可送到犍为一带有村镇的去处，过去便有官道驿路，不难行走。任凭二位挑选。”说罢，细细指明路径走法。云从、向义在无心中又问出一条最近的路，自是喜欢，哪还怕什么野兽。向义道：“这条路也只山民走过。好在两条路都已说明，如二位行不通时，走至野骡岭交界，仍可绕向另一条路，并无妨碍。”说时那领路的两个山人已由黑乞姥唤到，还挑许多牛肉糍粑之类，准备路上食用，二人知是向义安排，十分感谢，彼此殷勤，定了后会。风子将剑还了云从，才行分别上路。

向义将小妖道的两截断剑寻来，尸身埋好。那剑只刻着一些符篆，妖法一破，并无什么出奇之处。因为是个凭证，不得不仔细藏好，以待妖道回来追问不提。

那跟去的两个山人力猛体健，矫捷非常，登山越岭，步履如飞，又都懂得汉语，因把二人当作神人，甚是恭顺得用。一路上有人引路，不但放了心，不怕迷路，而且轻松得多。只走了一日，便近野骡岭交界，当晚仍歇在山洞以内。

第一三七回

天惊石破 万蹄踏尘电射星驰 双獠救主

第二天早上起来，风子见两个山人在用土语叽咕，先以为他们只是畏难，哪知一入野骡岭，便要告辞回去。后来又见他们脸上带着惊慌神色，问他们什么原故，都不肯说，越发动了疑心。风子知道山人习性，便拔出铜来，大喝一声，平地纵起七八丈高下，一铜朝路旁一块丈许高的山石打去，叭的一声，那石被击碎了小半截，碎石纷飞，火星四溅。吓得两个山人跪在地下，浑身颤抖，口中直喊小神饶命。风子喝道：“你们只管告诉我，为什么那样惊慌？”那山人被逼无法，四下偷望了望，才低声说道：“昨晚我二人在洞外大树上睡，看见那神了。想是因为那老真人师徒不准我们供他，供着外来的神，想抽空将大神和小神吃了解恨。我二人本想逃了回去，因还没走到野骡岭，怕黑神杀我们；不逃又怕走在路上，连我二人一起吃了去。如今被小神逼着说了，他如吃不了大神小神，我二人回去时是没命的了。死我们不怕，只是被神吃了，是不能投生转世的。好歹想个法儿，救救我二人吧。”说罢，便鬼噪般哭了起来。

风子知他说的便是所供的狼面神，山人惯会见神见鬼，又说是什么不常见的野兽虫豸之类，便问：“既是你二人亲见，可曾看清是什么形状？”二山人又做张做智答道：“昨晚月光很亮，我们正说明午可以回去，忽见那神背着一个和大神差不多高矮生相的神，比飞还快地跑来，一到，便直进洞去。待了一会，两个神出来，站在地上争论。我们才看清那神是一张人脸，两手极长，并不算高。那另一个神，说话神气也和大神、小神差不多，只上下身都穿着虎皮，脑后从头到背生着一把金毛，直放光，腰间也围了一张虎皮。和另一个争了一阵，未后吼了一声，仍然背了便走。刚一动步，从南山上又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神，更是怕人，除脑后生着极长的金毛外，周身俱是黄光，脸有点像猴，眼睛又红又绿，比闪电还亮。一见前面两个神已走，也没进洞，便追了去。走起路来和风一样，转眼追上先前两个，一会便没了影子。刚起步时，有一株大树正碍他路，被他长臂一扫，便成两段。我们先时原要在那树上睡来着，因为枝叶太密，才换了另一株。幸亏不在那树上，要不昨晚就没命了。当时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悄悄从树上溜下来，寻了一个土窟窿伏了一夜。算计这三个神必跟在我们后面，哪还敢说回去？这一说，神必见怪，只好死活都随大神一路了。”

风子正因前路不熟，山人事前说明不愿再送，觉着不便。不想这一来，不用劝，反而志愿跟去。与云从对看了一眼，暗自心喜，风子知道山人蠢而畏鬼，昨晚所见，必是梦境。要不自己不说，云从素来睡觉警觉，稍有响动，便自醒转，昨晚怎么毫无知觉，那东西也没什侵犯？又想两个山人怎会同时入梦，所见分厘不差？也许是什么奇兽，凭自己和云从的本领，再加上那口霜镡剑，也没什么可虑之处。乐得借此威吓二人道：“你二人不说，我已知道。昨晚那神进洞，原是被我们大神打跑，因为我们贪睡，没有追赶，没想你们这等害怕。本来到了野骡岭，我们原用不着你们引路，只是那神吃了我们的亏，保不得拿你二人出气，待我与大神说，如念你们可怜，便准你们同往峨眉，再行分手。此去路上，再不许像刚才那样做张做智。晚来露宿，你们在外边，如见动静，不论他是人是怪，只管进来报信，我大神自会除他，保你无事。”二人因眼见昨晚二神入洞好一会，云从、风子并未受伤，闻言甚是相信，立现喜容，一一应允。云从因二人所说那东西的形状好似在哪里见过，苦于一时想不起来，只管沉思不已。风子与二人把话说完，便请上路，因有二人报警，毕竟有些戒心，各将宝剑、铁铜持在手内，随时留意，往前

赶路。

不消多时，走进一座山谷，便入野骡岭。云从望见山形果然险恶，两边危崖壁立，高耸参天。长藤灌木，杂以丹枫，红绿相间，浓荫遮蔽天日。红沙地上，尽是荆榛碍足，径又窄小。这种路，山人素常走惯。只云从没经历过，仍是风子在前开路。走没多远，便将这条狭谷走完，又横越了一片满生荆莽的小平原，便到野骡岭的山麓底下。这山纵横数百里，林丰草长，弥望皆是。须要越过此山，才能到达峨眉，一行四人便往山上走去。荒山原本没路，危崖削嶂间，尽是一些蚕丛鸟道。有时走到极危险处，上有危石覆额，下临万丈深渊，着足之处又窄又滑溜，更有刺荆碍足。走起来须要将背贴壁，手扳壁上长藤，低头蹲身，提着气，镇定心神，用脚找路，两手倒换，缓缓前移。一个不留神，抓在腐木枯藤上面，脚再往下面一滑，便要粉身碎骨，坠落深渊。除风子外，休说云从，连那惯走山路的山民，都有些心寒胆战。有时又走到了头，无路可通，再从数十百丈高崖上攀藤缒身而下。深草里蛇虫又多，一不小心便被缠住。好在四人俱有武器，所带包裹又不甚大，还不得事。这一路翻高纵矮，援藤缒登，费力无穷。且喜这般极危险之处，路均不长。

走有两个时辰，居然走到较为平坦的山原。虽在秋天，因是山中凹地，四面挡风，草木依旧丰盛。那极低湿之处，因为蓄了山水，长时潮润，丛莽分外丰肥。顶上面结着东一堆西一堆的五彩云霞，凝聚不散，乃是山岚瘴气，还得绕着它走。两个山人更如狸猫一样，一路走着，不住东张西望。云从问他们何故？二人说是本山惯出野兽，往往千百成群。行走如飞。人遇上纵不被它们吃了，也被它们冲倒，踏为肉泥。还有昨晚那神更是厉害，所以心中害怕。云从见草木这般茂盛，明明没有兽迹，闻言也没放在心上。

四人且谈且行，不觉又穿过了那片盆地，翻越了一处山脊，走入一座丛林里面。山那边野草荆棘，何等丰肥。这森林里外，依然也是石土混和的山地，却是寸草不生。树全是千百年以上古木，松柏最多，高干参天，虬枝欲舞，一片苍色，甚是葱笼。风子偶然看见两株断树，因为林密，并未倒地，斜压在别的树上，枝叶犹青，好似方折不久，断处俱留有擦伤的痕迹，心中一动，便喊三人来看。二人见了便惊叫起来，说这树林之中必有水塘，定是什么猛恶野兽来此饮水，嫌树碍路，将它挤断，来的还不在少数。说罢便伏身地面。连闻带看，面带凄惶说：“趁日色正午，野兽出外觅食，不致来此，急速走出林去才好。因为林中松柏气味太盛，闻不出什么异味，但地上已经发现兽迹了。”

风子照他所指，看了又看，果然地上不时发现有不明显的碗大蹄痕。再往前走，越走蹄迹越多，断树也越多，有的业已枯黄。又走了一二里地，果然森林中心有一个大的水塘，深约数尺，清可见底，清泉像万千珍珠，从塘心汨汨涌起，成无数大小水泡，升到水面，聚散不休。塘的三面，俱有两三亩宽的空地。地的尽头，树林像排栅也似地密。

只一面倚着一个斜坡，上面虽也满生丛林，却有一条数丈宽的空隙，地下尽是残枝断木，多半腐朽。地面上兽迹零乱，蹄印纵横，其类不一，足以证明山人所见不差。那斜坡上面，必是野兽的来路。可是那林照直望过去，已到了尽头，广壑横前，碧嶂参天。慢说是人，野兽也难飞渡，非从那斜坡绕过去不可。明知这里野兽千百成群，绕行此道，难保不会遇上。少还好办，如果太多，不比山人杀一可以儆百。一来便往前不顾死活地乱冲，任是多大

本领，也难抵挡。但是除此之外，又别无他途。风子和云从一商量，想起无情火张三姑姑来传醉道人的仙柬时，原说此行本有险难，途中应验了些，既下决心，哪还能顾到艰危？决计从那斜坡上绕行过去。因一路都见瘴气，有水都不敢饮。一行四人，均已渴极，难得有这样清泉。见那两山人正伏身塘边牛饮，二人便也取出水瓢，畅饮了几口，果然清甜无比。饮罢告诉山人，说要绕走那个斜坡。二人一路本多优疑，闻言更是惊惶。答道：“这条路，我二人原是用来去过两次，回来时节，差点没被野骡子踹死。当时走的，也是这片树林，却没见这个水塘，想是把路走偏了些，误走到此。照野骡子的路走，定要遇上，被它踏为肉泥。只有仍往回走，找到原路，省得送命。”

风子哪肯舍近求远。事有前定，野兽游行，又无准地，如走回去，焉知不会遇上？便对二人再三开导，说大神本会神法，遇上也保不妨事。如真不愿行，便听他二人自己回去。二人闻言，更是害怕，只得半信半疑地应允。风子因路已走错，用不着二人引导，好在方向不差。二山民怕鬼怕神，此时也决不会逃跑。便和云从将身背行囊解下来交与二山民，自己一手持刀，一手持铜，在前开路。那路上草木已被野兽踏平，走起来本不碍事，不多一会，便将那斜坡走完。想是不到时候，一只野兽也未看见。二人却越加忧急，说和他们上次行走一样，先时如看不见一个，来时更多。云从、风子也不去理他们，仍是风子在前，二人在中，云从断后，沿着前面山麓行走。走了一会，忽在林茂草深，兽迹不见，也没有什么动静，二人方自转忧为喜。

四人俱已走饿，便择了一空处，取出食粮，饱餐一顿，仍自前行，按照日色方向，顺山麓渐渐往山顶上走，也不知经了多少艰险的路径，才到山巅。四顾云烟苍茫，众山潜形。适才只顾奋力往上走，没有回头看，那云层也不知什么时候起的，来去两面的半山腰俱被遮没。因为山高，山顶上依旧是天风冷冷，一片清明。四人略歇了歇，见那云一团一团，往一处堆积，顷刻成了一座云山。日光照在云层边上，回光幻成五彩，兀自没有退意。山高风烈，不能过夜，再不趁这有限阳光赶下山去，寻觅路径，天一黑更不好办。反正山的上半截未被云遮，且赶一程是一程，到了哪里再说哪里。能从云中穿过更好，不然就在山腰寻觅宿处，也比绝顶当风强些。商议停妥，便往下走。渐渐走离云层不远，虽还未到，已有一片片一团团的轻云掠身挨顶，缓缓飞过。一望前路，简直是雪也似白，一片迷茫，哪里分得出一些途径。而从上到下，所经之处，截然与山那面不同。这面是山形斜宽，除了乱草红沙外，休说岩洞，连个像样子的林木都没有。丛草中飞蚁毒蝇，小蛇恶虫，逐处皆是，哪有适当地方可以住人。这时那云雾越来越密，渐渐将人包围。不一会，连上去的路都被云遮住，对面不能见人，始终未看清下面途径形势，怎敢举步，只各暂时停在那里，等云开了再走。正在惶急，忽听下面云中似有万千的咯咯之声，在那里骚动，时发时止，两个山人侧耳细听了听，猛地狂叫一声，回转身便往山顶上跑去。

风子一把未抓住，因在云中，恐与云从相失，不敢去追。却是行囊全在二山人身上，万一被他们带了逃走，路上拿什么吃？同时下面骚动之声越听越真，二人渐渐闻得兽啸。

那两个山人逃得那般急法，知道下面云层中定有成千成百的兽群。来时由上望下，目光被云隔断，没有看出，忙着赶路，以致误蹈危机。如今身作云中囚，进退两难。虽然人与兽彼此对面不见，不致来袭，不过野兽鼻嗅最灵，万一闻见生人气味，从云雾里冲将过来，岂不更要遭殃？反不如没有

这云屏蔽，还可纵逃脱身了。二人虽有一身本领，处在这种极危险的境地，有力也无处使，就在这忧惶无计之际，云从无意中一抬手，剑上青光照向侧面，猛一眼看见风子的双脚。再将剑举起一照，二人竟能辨清面目，不禁想起昔日误走绝缘岭，失去书童小三儿，黑夜用剑光照路寻找之事。方要告诉风子，自己在前借剑光照路，风子在后拉定衣角，一步一步地回身往上，觅地潜伏。言还未了，风子倏地悄声说道：“大哥留神，下面云快散了。”云从和风子说话时，正觉他的面目不借剑光也依稀可以辨认。闻言往下一看，脚底的云已渐渐往上升完。仅乘像轻纳雾縠般那么薄薄一层和一些小团细缕，随着微风荡漾。云影中再看下面山地，只见一片灰黑，仍是看不很清。抬头一看，离头三二尺全被云遮，那云色雪也似白，仿佛天低得要压到头上。银团白絮，伸手可以摸捉，真是平生未见的奇景。

刚想举剑到云中去照，试试剑光在云中可以照射多远，恰值一阵大风劈面吹来。适才在云雾中立了一会，浑身衣服俱被云气沾湿，再被这剧烈山风一吹，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刚道得一声：“好冷！”猛听下面又有兽啸，接着又听风子惊咦一声。这时那脚底浮云已被山风一扫而空。化成万千痕缕吹烟一般，四散飞舞而去，浮翳空处，那下面的一片灰黑，竟似在那里闪动。定睛一看，并非地色，乃是一种成千成万的怪兽聚集在那里，互相挤在一起，极少动转，间或有几个昂颈长嘶。其形似骡非骡，头生三角，通体黑色如漆，乌光油滑。黑压压望不见边，也不知数目有多少，将山下盆地遮没了一大片，这一惊非同小可。这山从上到下，地形斜宽，无险可守。山这面比山那面，从上到下要近得多，立身之处与群怪兽相去也不过二里高下，五七里远近。风子知道，这种野兽生长荒山，跑起来其疾若飞。虽自己与云从俱都身会武功，长于纵跃，无奈听山人说，杀既杀不完，跑又跑不及，更不能从成千成万野兽头顶飞越而过。除了不惊动它们，让它们自己散去外，别无法想，山形是那般一览无遗，急切间寻不出藏身之所。只得用手一拉云从，伏身地上，眼前先不使它们看见，再想主意。

二人身才一蹲下去，云从头一个听到离身不远的咻咻之声。昔日误走荒山，路遇群虎，有过经验，听出是野兽喘息声。忙和风子回头一看，不知何时，在相隔数丈以外，盘踞着七八只与下面同样的野兽。兽形果然与地名相似，头似骡马，顶生三角，身躯没马长，却比马还粗大。各正瞪着一双虎目，注定二人，看去甚是猛恶。内中有一只最大的，业已站起身来，将头一昂，倏地往下一低。风子自幼生长蛮荒，知道这兽作势，就要扑过，刚喊：“大哥留神！”那只最大的早已把头一低，鸣的一声怪吼，四条腿往后一撑，平纵起数丈高下，往二人身前直冲过来。当大的怪兽一声吼罢，其余数只也都掉身作势，随着那大的一只同时纵到。云从、风子原不怕这几只，所怕的乃是下面盆地里那一大群。知道这几只大的定是兽群之首，已经被它们发现，吼出声来，下面千百成群的怪兽也必一拥齐上。此时逃走，不但无及，反而勾起野兽追人习性，漫山遍野奔来，再说天近黄昏，道路不熟，也无处可以逃躲。擒贼先擒王，如将这头几只打死，下面那一大群也许惊散。

二人心意不谋而合，便各自紧持兵刃，挺身以待。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动念间，那七八只似骡非骡的怪兽，业已纵临二人头上不远。风子未容它们落地，腿一使劲，手持铁铜，首先纵起空中，直朝那当头最大的迎了上去。这怪兽四脚腾空，将落还未着地，无法回转。被风子当头迎个正着，奋起神威，大喝一声，一铁铜照兽头打去，叭的一声。那怪兽嘴刚张开，连

临死怪吼都未吼出，立时脑浆迸裂，脊背朝天，四脚一阵乱舞，身死坠地。风子就借铁铜一击之劲，正往下落，猛听山下面盆地中万兽齐鸣，万蹄踏尘之声，同时暴发出来，声震山岳。心里一惊，一疏神，没有看清地面，脚才点地，正遇另一只怪兽纵到，低头竖起锐角，往胸前冲来。这时两下迎面，俱是猛劲，风子如被撞上，不死必伤。风子一见不好，忽然想起峨眉剑术中弱柳摇风、三眠三起败中取胜的解数。忙举手铁铜，护着前脑面门，两足交叉，脚跟拿劲，往后一仰，仰离地面只有尺许。倏地将交叉的双脚一绞。一个金龙打滚，身子便偏向侧面，避开正面来势。再往上一挺身，起右手铜，朝兽头打去，这一铜正打在兽的左角上面，立时折断。风子更不怠慢，左脚跟着一上步，疾如飘风般一起手中腰刀，拦腰劈下，刀快力猛，迎刃而过，将那怪兽挥为两段。刀过处，那怪兽上半截身子带起一股涌泉般的血水，直飞穿出去丈许远近，才行倒地。风子连诛二兽，暂且不言。

那云从不似风子鲁莽，却杀得比他还多。总是避开来势，拦腰一剑，一连杀了三只。

剩下两只，哪禁得起二人的宝剑、铁铜，顷刻之间，七只怪兽全都了帐。二人动手时，已听见盆地中那一大群万声吼啸，黑压压一片，像波浪一般拥挤着往上奔来。先以为兽的主脑一死，也许惊散。谁知这类东西非常合群，生长荒山，从未受人侵袭。除了天生生克，一物制一物外，只知遇见敌人一拥齐上。由上到下，原是一个斜平山坡，相隔又近。这一大群怪兽奔跑起来宛如平空卷起千层黑浪，万蹄扬尘，群吼惊天，声势浩大，眼看就到眼前。这时二人处境，上有密云笼罩，下有万兽包围，进既不可，退亦不能；再加斜阳隐曜，暝色已生，少时薄暮黄昏。那些怪兽全是纵跃如飞，一拥齐来，任是身有三头六臂，也是杀不胜杀。一经被它扑倒，立时成为肉泥。就在这危机俄顷之际，虽然明知绝望，不能不作逃生之想。正在张皇四顾之际，头上云雾又往上升高约有两丈。云从猛一眼看到云雾升处，离身数丈远近的山坡上面，露出二三株参天古树，大都数围，上半截树梢仍隐在云雾之中，只有下半截树干露出。急不暇择，口里大声招呼风子，脚底下一连几纵，便到了树的上面。风子因为那万千野兽漫天盖地奔来，相隔仅有半里之遥，知道逃已无及，二人说话声音又为万啸所乱，也没听清云从说的什么，一见云从纵到树上，便也跟着纵去。

